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四五冊



魯新登字 07 號

ISBN 7-5333-0478-0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9 787533 304782 >

EB56/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四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二四五册目次

## 子部·小說家類

明語林十四卷補遺一卷

〔清〕吳肅公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巴陵方氏廣東刻宣統元年印碧琳琅館叢書本

一

今世說八卷

〔清〕王暉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光緒間南海伍氏刻粵雅堂叢書本

九九

隴蜀餘聞一卷

〔清〕王士禛撰  
私藏清康熙王氏家刻後印本

一六六

皇華紀聞四卷

〔清〕王士禛撰  
私藏清康熙王氏家刻後印本

一八二

漢世說□□卷(存卷九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一卷三十一)

〔清〕章撫功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七硯書堂鈔本

二四一

過庭紀餘三卷

〔清〕陶越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二六六

山海經釋義十八卷圖一卷

〔明〕王崇慶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大業堂刻本

三一六

幽怪錄四卷續幽怪錄一卷

〔唐〕牛僧孺撰 續〔唐〕李復言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書林陳應翔刻本

四六一

續幽怪錄四卷

〔唐〕李復言撰  
北京圖書館藏宋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刻本

五三一

集異志二卷

〔唐〕陸勣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鈔本

五六二

劍俠傳四卷附錄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隆慶三年履謙子刻本

五八五

錄異記八卷

〔前蜀〕杜光庭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六二四

括異志十卷

〔宋〕張師正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六六一

# 明語林十四卷補遺一卷

〔清〕吳肅公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巴陵方氏廣東

刻宣統元年印碧琳琅館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語林十

四卷》提要

## 自序

予弱冠賦讀明書逢人丐貸謬不自揆思有補遺者備一代之遺雅不欲編蒲葺柳為多也披覽之下會  
有賞心間標識而劄記之擬為語林一書稍稍成帙矣  
然亦或錄或遺既窮餽頽廢曩昔之志百無一成即茲  
編臥麓中二十餘年業已毀蝕聽之新安友人仲喬與  
可見而慨焉欲授劄劄子遲迴久之以貧筭枵腸掛一  
漏萬而又蛙守里巷四方博雅無從校覈況向所采諸  
籍已經放散即缺略何由補說謬何由勘哉仲喬與可

明語林自序

碧琳琅館叢書

曰先生固有言矣義慶之後患無孝標元明之後患無  
元美乎蒲柳之茸庸知非史學所存耶乃予竊自笑往  
者撰著之為虛願而寥寥者猶有足存乎夫家無二酉  
之藏居無同志之友即才智企古人而輕言纂輯益難  
之矣況以余之庸庸間劣者乎抑是編也尤有曠者時  
易勢殊風會各別嘉言懿蹟有古今不相侔者何妨更  
置門彙而斤斤局已成之目為哉然而不及革矣又官  
字謚號無定例也隨所記憶補署其名大書分注先後  
互異總以貧不能副墨倉卒錄板未暇畫一云辛酉秋

日晴巖氏肅公題

明語林 自序

碧琳琅館叢書

明語林 凡例

劉氏世說事取高超言求簡遠蓋典午之流風清談之故習書園宜然至有明之世迥異前軌文獻攸歸取徵後代茲所採摭可用效顰亦使後人考風不默詞林博雅

劉氏何氏皆首四科然徵文述事則膾炙之助多勸懲之義少門彙已銓無庸更定優者不憚廣收劣者惟取備戒簡賸不侔或相什伯蓋亦善長惡短之義如任誕簡傲世每不察舉為雅談鄭衛不刪觀者宜辨

明語林 凡例

碧琳琅館叢書

狂士竹林希踪于沂浴荒主宸居托韵于玄風君子固已致歎乃若輔嗣平叔蔚為莊易之宗支遁法深高標梵竺之戶聞木樨香而謬謂無隱之指悟服五石散而幸發開朗之神明異說詭趨為種眩道吾徒著述曷敢不慎

世說清新詞多創獲雖屬臨川雅構半庀原史雋材明書冗蔓幾等稗家若名世彙苑玉堂叢語見閩錄等書踵襲譜狀殊失體裁茲所修葺略任愚衷雖不盡雅馴亦去太甚

晉書詭瓌半類俳諧劉知幾氏謂非實錄唐藝文志列  
之說家即新語不無遺議予茲所採名集碑版要于信  
能羽翼若野史互紛不免毀譽任臆是非任目或好譽  
而誕或溢美而誣謬參稽疑誤必缺

明史諸書取資治理偉略雖詳而節善無取朝臣悉載  
而幽士難收是編實史籍餘珍門徑稍寬尺度殊短即  
事優而冗難以悉入理言韵致代不數人人不數端見  
間寡陋多所挂遺以俟後人折衷有如元美之于元朗  
鄙人滋幸

明語林 凡例

碧琳瑯館叢書

名臣巨儒多稱爵諡單門介士直舉姓名履歷不能具  
詳系里因文偶見至異同疏解代年先後俱未遑及媿  
子非義慶庸患世無孝標

康熙壬寅吳肅公識

明語林目錄

卷一

德行上

卷二

德行下

言語

卷三

政事

文學

卷四

言志

方正

卷五

雅量

識鑒

卷六

賞譽

品藻

卷七

箴規

棲逸

卷八

捷悟

博識

卷九

豪爽

明語林目錄

碧琳瑯館叢書



夙惠	賢媛	容止
自新		
卷十	術解	巧藝
		企羨
卷十一	寵禮	傷逝
		任誕
簡傲	排調	
卷十二		
輕詆	假譎	黜免
明語林 目錄		
儉嗇	侈汰	忿狷
卷十三		
護險	尤悔	紕陋
惑溺		
卷十四		
仇隙		

碧琳瑯館叢書

補遺

德行

劉仁宅是忠宣父以楊文定舉為御史文定歸里還朝道華容便相造見忠宣方幼問汝父安在對曰在道中日母安在曰隣家治麪文定起徧視家所有遂援忠宣達寢所見牀上惟蒲席布被喜曰所操若此不負御史嚴文靖謂構一樓既成而落之縱酒宴客四顧惘然若不豫色者客徵之乃曰吾不察上棟直東隣是隣代我受禍也亟更之使東向而南北其棟直

明語林

補遺

碧琳瑯館叢書

劉憲副廷梅聘婦胡氏委禽而有父之喪母蕭恭人趣從俗成婚廷梅不可母曰吾憊憊不能奉若祖父母誰代吾饋者胡翁聞而遣女于歸公謝弗成亟已以孤而執喪胡以女而主饋養王舅姑焉

政 嚴文靖語其子曰吾才小弱而慈不稱大任所不媿者吏部一官能使長安金賤而士貴其縉紳不四顧而有憾于窟穴

周萊峯思兼知平度州巡行阡陌不從輿隸屢縛一藍擗置飯一盂其上令鄉民以次舁舁行民懼呼迎曰吾

父來

言志

章楓山以僉事福建考績赴部遂疏致政家宰慰留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楓山矢口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其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酷多矣年未艾而早斑亦老疾矣

麻孟璇三衡幼孤祖母徐安人嚴頻朴笞之家人笑問

譬知痛否答曰使痛與膚習吾異日好作楊繼盛受廷

杖耳

明語林

補遺

方正

徐華陽元太以考功郎知貢舉江陵欲並中其二子同

考官互相譏諉視爲奇貨一子卷落公房竟塗抹之江

陵怒謫公太安已江陵疾遣子嗣修禱于太山巡撫檄

公治具陪往公書報曰是役也子爲父禱非臣爲君禱

也殺不肯往謂人曰曾謂太山不如林放乎

高江尹新城數以亢直忤稅監中官盧受嘗具之會雪

而寒命索衣受出貂裘衣之衣至解還受欲因以贈江

笑曰子思不受孤白于子方吾賢不及子思而君裘美

論子方吾何敢受受姪旁強之遽拂衣起

張司空守道居官無岸異而未嘗濡染權倖崔呈秀投

刺來詣謝弗與通矚亡往蒼泊遷南太常南中方營建

瑞祠督監某招搖諸大紳致其報謁入祠多聲折俯拜

司空又矚亡弗入遇諸塗叱與人迂道避去

吳舍人懷賢與傅應星同官以應星爲魏璫甥尤不爲

禮楊忠烈劾璫二十四大罪懷賢擊節稱賞繕稿而考

識之曰空如韓魏公治任守忠即時安置遂以誹謗坐

楊左獄論死

明語林

補遺

雅量

陸貞山粲將劾張桂夜草疏而鬼哭于庭貞山叱曰非

二氏家鬼耶何自阻我草具亟上之

識鑒

曾襄愍銜復套之策朝廷大加褒賞議在必行王公以

旂爲本兵亦以爲便時余德甫日德客于王公公密咨

之德甫曰吾聞茲事實夏相主之夏相驕嚴相險而相

爲敵曾公且不自保何暇成功名乎

容止

趙參議承讓長七尺餘虬髯軒鼻少爲諸生里舍兒已  
目屬之而辭貌嚴冷不軌敵傳人意間有所不可目光  
怒射面須蝟張且語且咤稍已則理鬚懽然亡雷憇

排調

李西涯在翰院教習庶嘗頗事諧謔出句曰庭前花未  
放眾易之各對皆弗稱因曰何不言閣下李先生

明語林

補遺

四

碧琳瑯館叢書

明語林卷一

宣城吳肅公兩若甫集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德行上

上嘗欲以吳公時舊內賜徐武靈武靈辭一日侍飲上  
強之醉命內侍送居舊內中夜酒醒問何處內侍曰舊  
內也大驚即起趨丹陛北面稽首而出

至正間蕪黃寇犯龍泉章三益益從子存仁爲賊所得  
公以兄止一子不可亡後出語賊曰幼兒無知願以身

明語林卷一 德行

碧琳瑯館叢書

代賊方購公遂大喜因就問計公正色拒之賊怒繫公

刃磨其脇逼之降公卒不屈已間得脫

朱備萬善謫遼陽放歸買一區爲終老計方往經營聞

主人貧無依惻然憫之竟以券還不復問直人以爲與

蘇長公同

徐中山北定中原市不易肆以兵千人守元故宮使宦

寺護其宮人嬪妃給餼廩如故

唐侍讀之淳父應奉肅請死臨濠侍讀求其遺文雖荒

郵敗壁高崖斷石靡不搜訪簪錄時時伏讀聲淚淒咽

聞者掩涕

胡惟庸既敗有詔鄭提交通者吏捕之急湜諸兄爭欲行湜曰弟在忍使諸兄罹刑辟耶獨詣吏請行其伯兄濂先有事京師迎謂之曰吾家長當任罪湜曰兄老矣吾往辨之二人爭入獄上問俱召至廷慰勞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詔賜饌授之官

徽人程平謫戍延安其孫通上書言臣壯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豈少臣祖者辭極哀楚上密召平至立通階下東西向

明語林卷一 德行

碧琳瑯館叢書

顧謂通曰識若人乎祖孫相持泣哽咽不能仰視上嗟嘆良久除其籍驛送還鄉後通爲遼府紀善卒通免歸廬墓三年

劉謹父戍雲南謹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何許家人以西南指之朝夕向西南遙拜

祥符已鐸母歿葬鳴鳳山原泣曰鐸生咫尺不離膝下今逝矣委親魄於荒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冷夜月黑悲風蕭颯輒繞墓悲號曰鐸在此鐸在此虎聞哭聲輒避去

宋公訥爲祭酒時行言並教鑿不遺餘力寢食學廂不復家宿及疾革監官請還公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況在丁社兩祭齋戒中耶

主事常允恭杜環父執友允恭客死家破母老無依念金陵多故人庶幾一遇往得杜氏所在而環父亦前死天方霖雨母敝衣沾濡踰入門環見驚泣呼妻子出拜更衣食之母問子兒平生所厚皆安在子幼子遠不可至也環知他無足倚慰撫之曰卽無人環在也而母視環家貧固欲他訪環令媵女從之果無所遇環購帛

明語林卷一 德行

碧琳瑯館叢書

製衣衾家人以下咸母事之十年罔勑會環以禮卹祠會稽道遇其幼子伯章環泣語之伯章逾時一省而去母竟死環家死時舉手向環曰累君累君願君生子孫類君仁德勿替環爲殯葬歲時致祭環仕終太常丞劉司業崧初舉鄉試捷至適自田中摘粟歸悵然泣下曰奈二親何居官不以妻子自隨孤燈夜讀五更衣冠起坐待旦以爲常

吳琳致仕家居朝廷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其旁舍見一農人孤坐小几起拔稻秧徐布田間貌甚端謹使者

乃問曰此有吳尚書何在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  
還以狀聞上益重之

盛海人王敏夜讀空舍中有鄰女叩門求宿同舍友欲  
內之敏不可拒門疾呼使聞於外女愧謝屏息遂逸去  
有藩將欲試之召與飲婦人偏室酒酣內敏遽鑰門  
去敏皇遽大呼排戶乘廐馬逸去

靖難師入金川門門卒龔翊慟哭去之後宣德中翊以  
好學成名鄉里周文襄兩薦爲學官辭曰卽仕無害但  
負向來城門一慟耳

明語林卷一 德行

四 碧琳瑣館叢書

東湖樵夫樵浙東臨海間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文皇  
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中聽詔歸語藉藉新皇帝  
登極矣樵愕然問帝安在曰燒宮自焚矣樵大哭棄所  
負薪投湖中死

黃叔揚 傳 殯父在陂上舊廬御史按部至問曰此有黃  
給事何在邑中無有知其家者一鄰老引御史舟至陂  
暮秋刈禾堆積村巷路多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舍叔  
揚從廬中對語移時家人欲具雞黍曰豈有居喪割雞  
禮客者以菜粥對食而別

黃叔揚殉節琴川詔戮其家時親族避匿友人楊福日  
夜泣琴川橋多方求叔揚尸數日尸忽自立水中福親  
抱而起成禮葬之屏處亦終身不仕

建文帝出亡尚書徐貞畱之信宿後文皇聞其事逮族  
誅之一女年十三命屬樂籍樂官陳儀濟然不忍陰匿  
養之不令玷汚洪熙遇赦儀爲擇配良家

方正學篤於師友宋景濂葬饜州正學自漢中枉道二  
百里走祭墓所慟哭而返

姚廣孝少與王仲光 賓 友善姚既貴旋里鳴騶詣仲光

明語林卷一 德行

五 碧琳瑣館叢書

仲光閉戶不納姚曰仲光高士明日徒步造門乃相接  
坐談既久姚徐勸仲光仕仲光忽茗甌墮地而仆口目  
俱歛

王璉知靈波府廉潔峭峻一日見魚肉兼饌怒庖設過  
侈撤而瘞之人號埋羹太守

江南徙豪清鄞人黃潤五年十三詣有司請代其父有  
司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

楊文定 傳 鄉試首選胡若思 儼 寶典文衡後若思爲祭  
酒文定已在禁垣位望益崇終身執門生禮若思亦不

辭人兩高之

王英為御史時家居邑令盛饗邀英英辭不往一鄰叟適治飯相邀英便往赴或怪問既辭邑令而願飯鄰叟

可乎英曰叟貧治具故自難

上嘗疑楊文敏榮多受邊將馬以問西楊楊極言其無

他且稱榮習阨塞險易鹵孽情偽廷臣罕及上曰榮數

短汝非義原吉汝去內閣久矣汝願為之地耶顏首曰

願以容臣者容榮使改過

楊文敏從文皇北征昏迷失道金文靖幼茂胡文穆廣

明善林卷一 德行

六 碧琳環館讀書

同行金忽墜馬胡不顧而去文敏下馬為整轡扶持已

稍前復墜鞍盡裂文敏即推讓所乘而自乘驛騎從夜

及曙勞德勿恤翌午方詣中軍上慰勞之徐問所以嘆

嘉其義謝曰僚友誼固然上曰廣詎非僚友耶

陳檢討繼少奉母至孝御史聞而往廉之見檢討方隨

母抱甕行漚僵僕甚恭母以壺漿昇之拜而後歛

金聲是金問兄好古嗜學問事之如嚴師嘗病劇醫

云得螺可治時方盛寒問解衣循河得百枚以進聲病

良已

楊鼎在太學有郡守聞鼎賢欲以女妻之鼎以不告父

母為辭守屬其鄉人徐大司馬琦謂祭酒陳敬宗曰鼎

情貧而彼富裕父母豈庸見咎敬宗以告鼎曰原憲雖

貧於道則富猗頓雖富於道則貧鼎何敢貪富遠媿古

人

夏忠靖原吉有謹密文書為吏所污吏驚懼即肉袒以

俟忠靖叱起袖之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

謹因風起筆污文奏當死出之懷中上命易之

忠靖嘗撫案嘆息顏色愀然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

明善林卷一 德行

七 碧琳環館讀書

之公曰是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

張思齊潘臬山右長子紀徒步省覲道於曲沃沃令見

其良苦以一驢送之既見公公怪問驢何自得紀不敢

隱具以實告公怒垂紀驅驢還令且切責之

東楊諸子俱有雋才不令習舉業曰毋使與寒士爭進

楊仲舉肅成武昌日楊文貞士奇以學官失印流落無

依雨中偶憇仲舉家見仲舉方教童子句讀與之談深

相契合仲舉因就文貞授易文貞以無資為言仲舉即

推館與之而自教授他處往返日十餘里不以為勞

師司農遠少孤事母孝年十三母疾危殆思食藤花菜地不嘗有遠急出城廿五里得之歸已三鼓道遇虎逐驚而呼天虎舍之去

況伯律鍾與平思忠少有交況守蘇州平方釋成家居況數延見平執禮甚恭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使兒輩知君為吾故人

況伯律守蘇時一吏遺火府治為燼簿牘靡存及火熄況出坐礮中呼吏痛杖亟自造疏一引為已咎更不及吏吏初擬必死況聞嘆曰此守事也小吏豈足當此

明語林卷一 德行

八 碧琳現館叢書

柴司馬車以主事採木道經廣信廣信守與車有舊餽蜜一甕車疑其重發視皆白金車笑曰故人知君君乃不知故人竟不受

陳祭酒敬宗晉宗之政肅若朝廷以是致忿諸生有訟之法司者周文襄忱勸其申雪代為屬草詞理展轉公驚曰得無誑君周笑曰律奏事不實耳公曰被誣罪小欺君罪大具實以聞事亦竟白

鄺忠肅楚義方世篤按察陝西嘗以俸易一褐寄父父移書責之曰汝職刑名不能理冤澤物乃以不義污我

耶後忠肅以父在教職居閒謀於僚友請父入闈衡文父聞之大怒曰朝廷典章爾乃用私干紊且汝為憲司我為考官何以防範復以書責之忠肅捧書跪誦泣涕受教砥礪終身

楊尚書翁仁厚絕俗鄰人作室齋溜其家人不能平答曰晴多雨少又鄰人生子恐所乘驢鳴驚之即鬻驢步行

仰瞻以理卿家居夏時嘗仕郡學訓導瞻師事之後經其門必下驢趨而過人窺之雖暮夜亦然

明語林卷一 德行

九 碧琳現館叢書

劉忠愍球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靡間從弟玘作令莆田奉夏布一疋即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

編脩董璘有時名以母病歸養一日母思鱗時不可得禱於鎮江神命漁者舉網忽得一鱗以歸鄉里異之曹學士簡為太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色豔美目而心動輒自書曹簡不可終夕竟不及亂

石亨陷徐有貞秦川馬士權教授京師慨然不平每持論公卿間亨并收士權錦衣拷掠追訊瀕死不承貞貞

得免死感馬義許以女婚其子既而有貞負盟馬終不言時論皆重士權而薄有貞

英廟既復辟恭景帝欲令汪妃殉葬李文達賢曰江妃

雖立旋遭幽廢若令從死情所不堪況乳幼女尤可

悼念帝惻然從之遣居舊邸又嘗念建庶人久幽掖庭

親親之義實所不忍以問文達文達為將順之遣居鳳

陽

軒芥蕭輒初舉進士奉命督淮糧舟行瀾水左右挽出

之時冬涸寒衣盡濕以被自裹有司送新衣卻之不內

明語林卷一 德行

上 碧琳現館叢書

徐待舊衣之乾

謝鳴治傳蔬食布衣囊無長物稍有餘財周賑宗親方

正學殞身滅族沉鬱百年公以鄉人不避忌諱收綴遺

文梓行於世

陳恭愍選旬宣東粵時市舶司韋泰倚貢市為奸公繩

以法泰以他事誣公賄公黜吏張鞅令誣公鞅拷掠瀕

死不從既而文致公被逮道死鞅上疏訟冤條奏泰等

不法天下壯之

恭愍父負韜亦為御史恭愍既貴唯服先人故衣帶客

至瓦器蔬食相對未嘗有媿色自河東聞喪還行李蕭然惟車一輛而已

王忠肅剛出鎮遼東一中貴持明珠遺之公固讓不得

已受之乃自綴於衣領間居數年中貴死其猶子以貧

不敢見忠肅使人召之曰何不買宅曰貧不能也忠肅

乃解其珠出之衣領間與之值千金買第尚有餘也

吳匏庵寬初歸林下謁親友一業皮工韋布時鄰好也

即步入其門與低坐短簷道故舊甚洽工亦喜謂匏庵

曰與若飲可乎曰諾工乃布酒脯對酌斗室中是日有

明語林卷一 德行

上 碧琳現館叢書

貴官設宴候公吏跡得之相與愕然匏庵顧謂吏曰官

府酒易故人酒不易吏笑而去

中原西北長幼之禮甚嚴長者語必呼名幼者獻必長

跽雍世隆泰為憲副歸訪其同塾友王先生時已棄士

而農遇諸途曰雍泰汝謂貧賤友不予棄約期訪汝韋

曲問世隆敬諾至期冠帶以俛生布衣襍糝背隻雞持

瓢酒至據上坐世隆兄事之與飲而別

楊繼宗承芳知嘉興夫人受團卒熟鵝彘首繼宗自外

歸食之徐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恚聲鼓集僚吏告



以不能律家使妻納賄不義因吞皂莢丸吐出之趨吏

具舟即日遣妻子歸

羅一峰倫既歸結茅金牛山取給隴畝不受餽遺客晨

至甯飲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轉貸旁舍比舉火日已

近午曠然殊不為意

辭司馬遠歷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膠妾

曰吾少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太倉王芳守教不殺仁及蟻蟻嘗於旅舍遇慈人費廷

槐相晤語歎為奇士適廷槐病滯下困頓塵土芳便移

明語林卷一

德行

三

碧琳瑯館叢書

至已舍寢食撫護有如同生至便溺狼籍手自掃除廷

槐感涕索筆書曰生平心曲百不一伸天乎已矣埋我

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匿語脫而逝不瞑芳

祝曰古今旦暮孰為彭殤費兄達人而但化耶摩之不

瞑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謂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

弗面命也何恫廷槐喉間善然有聲兩目漸瞑舟載虎

丘稱貸棺歛厝僧寺乃走訃其父後舉匱弗前遲芳至

絮酒哭送匱乃舉

吳獻臣廷舉居太學與羅玘善玘病獻臣治藥餌負之

登廁中夜十數反後同玘進士玘語人曰四十年前生

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生我者獻臣也

鄒汝愚智謫死雷州吳獻臣尹順德經紀其喪會劉忠

宣大夏行部至謁尹何以不迎徐問知所以深嘉嗟異

因共資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

明語林卷一

德行

三

碧琳瑯館叢書

明語林卷一

明語林卷二

宣城吳肅公兩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德行下

陳茂烈乞歸終養身自治畦蒼頭給薪妻子服食粗糲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太守憫其勞遣二力助汲既三日往白太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卒還之

宋公垂裳少厲清節躬自炊爨為御史寒約如故人稱

長齋御史

明語林卷二 德行

碧琳琅館叢書

三原公王恕致仕歸見子姪買田宅皆鄰業因呼而讓之曰某某皆吾故舊豈宜奪之俾遠去仍給以原券不問值

楊文懿廷陳凡有賜賚必為親供餘輒分與族眾及後朝廷恩眷日隆至給三俸以親不逮養請以少俸俸於鄉邑給受以供祭祀及周恤親族之貧者詔允之

劉忠宣以忤瑾繫獄時同繫者請以賄免忠宣曰如此而死禍止一身稱貸求免則累及子孫且喪一生矣安事此為及發戍羶帽布被徒步過大明門匍匐頓首策

一塞即日行

忠宣戍肅州披堅執銳與諸卒同起處并不攜一子姪同行或問故曰吾仕宦不為子姪乞恩澤今發配老死令子姪補伍豈人情乎

韓紹宗為刑部郎母張嚴甚紹宗婦閻亦兩封宜人張時命與嫂負水紹宗歸見之乃命二隸人為代張怒持杖將笞之指紹宗罵曰汝有皂隸可代無則不吃水耶紹宗怡色曰兒婦身強有力豈不堪負水嫂弱有姪是以令代張乃解紹宗是邦奇父

明語林卷二 德行

碧琳琅館叢書

徐文靖清少時言動不苟嘗效古人以一瓶貯黃黑豆以記善惡善輒投黃不善投黑始黑多黃少已漸參半久之黃益多平生如是雖貴勿輟

呂涇野枏家居絕非義之餽剽請托之跡門庭清肅無異寒素有為權貴以三百金求序文公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何意視如烏獸

景伯時賜窮時與維揚火城相知及為中允數稱說之比伯時卒子才遺孤門戶衰落曩時親暱不相往來火君顧念益勸時時過江問遺踰於生時伯時有遺文數

十卷火君捐百金梓行之曰何忍使故人菁華遂隕於地

陳公甫自京師還舟至廣東陽江有寇乘小艇盡劫舟人財物公甫於舟尾呼曰我有行李可便取去他物且置寇曰汝是何人曰我陳獻章也寇舉手作禮曰小人無知驚瀾君子舟中人亦當是先生友何忍若此悉還之

柳御史彥暉貸陸坦金而不立券獨其子仲益知之後彥暉卒仲益成遼陽數年赦還貧其絲積粒聚得如數

明語林卷二 德行 三 碧琳瑯館叢書

拜坦慕納金坦子子以無券辭仲益曰若雖不知吾知之吾翁與若翁知之吾弗償異日何面目見兩翁地下孫清幼孤母沒未葬流賊入境清守柩弗去親友或勸之不從賊兩經其門皆不入鄰里有依之得免者

王海日華六歲與羣兒戲水濱有醉者濯足遺所負囊視之金也王度必復來恐人持去投之水中坐守之已而其人果至公指其處乃去

吳石岡宗周雖貴而老謹事其兄嘗謁郡過兄門迫未及下歸即悔之未脫衣冠急往詣兄兄果弗悻走入內

臥不起公呼再四跪榻前曰周有罪兄乃起曰往殊不爾吾姑教若遂具食歡飲而別

趙司成承一日過舊侍讀諱將往壽西涯李東陽侍讀

曰我固當偕然無以贊歸索方帕無有躊躇間憶家尚有枯魚命取之已食其半度更無他物即挾半魚以往西涯煮魚沽酒以飲二公即事倡和而罷

韓尚書邦問是王文成父執一日公卿賀冬至文成貂

蟬朝服乘馬而趨俄從人報尚書在後文成急下馬執笏道左尚書至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遂去文成

明語林卷三 德行 四 碧琳瑯館叢書

唯唯俟其過乃上馬

楊介夫廷和宦遊歸即為鄉人建一惠坊通水利灌涸

田萬頃號為學士堰次以坊費修城缺城完賊至民賴以全次置義田以贍族眾三歸而修創利物者三焉

許道克學士以母喪家居一族叔負米路遇學士曰為我負之公忻然負之隨行抵家而別行人指目殊自不覺

支琮少貧甚遇寒其母衾單不能寐盡解衣覆之已危坐待旦客候之良久不出呼敬將安在乃短衣出見云

方以所服覆母恐覺之故遲客太息去

羅念庵洪先以修撰歸道蕪湖時項東甌理稅事有楊

賈犯重辟願以千金求修撰為解修撰時病急鼻某許

之以為即不諱可藉為櫬乃言之項修撰覺之呼項曰

君子愛人以德使吾為清白鬼我即死君寧無俸可贖

乎已病間鼻理前語修撰曰項必以我故不脫賈獄賈

寧復有活理乃潛書謝項賈得脫而不知

朱升篤厚人理愷悌無恙刊夷町畦兼容謏劣有大賢

之度

明語林卷二 德行

五 碧琳瑯館叢書

董三泉仕宦十年布袍革鞵而外不蓄他物遷蓬州守

諸子請曰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覬顧

大人年高蜀多美材可預為計公頷之既致政諸子迎

之問及曩語公曰吾聞杉不如栢諸子謂當有栢材公

笑曰茲有栢子在可種之耳

文待詔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輒亂以他語使不

得言以為常俞中丞諫一日過文待詔見其門渠沮洳

顧曰通此者若干堪輿言當第待詔謝曰公幸無念渠

渠適當損傍民舍異日俞公悔曰吾欲通文生渠奈何

先言之我終不能為文生德也

憲副黃卷解職田間俾家眾耕作身與其配操杵臼炊

釜作食躬荷而饒之

中丞宋邦輔既歸杜門掃軌課子躬耕夫人親餉有司

或有饋卻之曰某德未至于可養貧未至于可周受之

無名

張永思少失父獨與母居年七十猶定省如兒時夜置

褥母榻下一聞聲欬蹶然起未嘗一夕入內有司與之

厚者間有饋曰非但僕所恥亦老母所羞

明語林卷二 德行

木 碧琳瑯館叢書

楊御史爵周給事怡久繫詔獄已而上聞空中神語乃

詔出之爵歸怡使人問之因遺金四兩使者至見有劍

菜於野者問之爵也乃出書呈金爵曰主安得此毋乃

改其故乎使者以貨告乃受之

朱邦憲父守福州其故吏後來官雲間欲為邦憲買田

宅邦憲輒不肯邑令日造請其廬驩飲欲請間為壽不

敢發言而止令死邦憲經紀其喪千里還葬

廖庭皓母采蔬於圃為虎所攫皓急追及之抱虎頭且

泣且訴願以身代即以拳入虎口母遂得脫

江山何宗道有至性精名理嘗有盜夜入其室宗道心覺其人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所竊大呼曰盜孝子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爲盜

程文純仕宦四十年始終一德致政歸與昆季共居處獨所宿樓居兄子復鸞其半文純作籬自障嘗自吟詩曰風雨半間樓

萬宗伯士和爲令時嘗無禮於直指直指街之及案粵欲巧詆以法悉取諸錢穀籍稽其出納無所得則榜掠

明語林卷二 德行

七 碧琳瑯館叢書

筦推吏欲誣引公吏死不承已而曰有之直指喜詢之對曰萬公無他自不合飲吾粵地一勺水

李椽學梅母喪廬墓三年獨棲林莽間苦貧日拮据生理出必返雖深夜亦然一夜至溪澗暴雨溪漲不可渡乃持蓋立谿上望墓踊號曰兒在此如是達旦又大雪鄰里意椽苦或他往深夜往闈席藁卧雪中沒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中隱隱一髻

卜者袁景休能詩而死無子夫婦寄棺蕭寺旁上雨旁風暴露十年其友林若撫草疏告哀莫有應者闈人林

古度取一摺扇畫兩棺則荒室而題詩其上俾寺僧爲募新安程月樵見而慨然出資以庀窆窆

林隱士春秀號雲波家貧嗜酒不能得其友鄭鐸多良醞日呼與飲醉輒狂不可制鐸度其飲戶爲製一壺鐸雲波二字至則飲之三十年如一日

沈徵君 壽民 高操絕俗義卻餽遺弘光鈞黨之獄楊宮允 昌祚 爲濟百金資其患窘宮允晚歲亟貸償之宮允

日向君非有丐於我我實急君今我卽多故豈復計此徵君謂門人曰不及今酬之後此將誰致又少時他所

明語林卷二 德行

八 碧琳瑯館叢書

嘗與居間者其人貧亦粥產代之日向者彼以我故也有涎徵君易與者脇其賠累沒齒窮終弗與校

徵君改革後晦跡蘭溪躬自刈種歲侵炊烟時絕麥爛浥不堪食甘之怡然蘭令季君亟訪之屏騶徒步始得造廬一面欲買田晦構書院居之皆謝不可令不得已託邑人祝生餉米豆受而發之有白金二百乃以半畀祝以半寘屋隙草間後有親黨將謁令之書于徵君指草間金畀之

言語

太祖既一海內命周元素畫江山於便殿壁間元素曰  
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易請規大勢臣從中潤色之上  
卽援臺揮灑既畢顧元素成之元素頓首謂江山已定  
臣無所措手矣上笑頷之

袁凱洪武中爲御史上一日錄囚畢令送東宮覆審遞  
減之凱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  
正東宮心之慈上善其言

復見心故元學士元亡削髮爲僧而髭髯如故高帝時  
召見怪問之對曰削髮除煩惱鬚表丈夫

明語林卷二 言語 九 碧琳瑯館叢書

國初郊祀文有予我字上怒欲罪作者桂學士彥良曰  
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  
通煩上譴呵上意乃釋

太祖一日問朱備萬善卿家豐城鄉里人物何如對曰  
鄉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則張華雷煥物則龍  
泉太阿

施狀元槃在翰林宣宗問曰吳下有何勝地答曰有四  
寺四橋問其名應聲對曰四寺者承天萬壽永定隆興  
四橋者鳳凰來苑吉利太平

康對山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魂而已  
譬之酒善飲者漉其醴不善飲者啜其醜

費文憲宏云觀書當如酷吏斷獄用意深刻而後能日  
知其所無記書當如勇將決勝焚舟沉襲而後能月無  
忘其所能

世宗入繼大統方在冲年登極之日袞衣曳地上數後  
視不悅楊廷和奏云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成巨蒙章至放勳殂落語  
侍臣皆驚顧徐云是時堯年已百有二十

明語林卷二 言語 十 碧琳瑯館叢書

馮南江繫獄論死行可年甫十四日哭長安街攀貴人  
輿訴之俄方相獻夫至問汝父何在行可曰朝廷且殺  
諫臣而宰相不知尙謂國有人乎方嘿然

嘉靖南郊創園丘汪鋐請鑿遷禁垣外塚墓帝不忍限  
止一里之內宗伯張潮言一里之內塚不下萬餘倘於  
瞻對無妨悉容仍舊執政者許爲褻穢園丘潮曰在園  
丘似褻然天無不覆卽遠遷何所逃詰者語塞

會稽守擬築禹廟山隴延袤十里民皆驚愕汪清湖曰  
論平成之功殫一方財力不以爲泰然茅茨土階盡力

溝洫者豈忍爲此役遂寢

陶文僖大臨嘗曰學有根室有基不實則欲又言善猶

水也爲之先者源爲之後者理始而濫一觴終而濶九

里

何良俊云六義者既無意義可尋復非言筌可得索之

於近則寄在冥漠求之於遠則不下帶衽

朱恭靖希周爲南冢宰當考察南科無一人去者或以

爲私公曰一曹皆賢使必去一人以爲公萬一皆不肖

亦姑去一二以塞責乎

明語林卷二

言語

十一

碧琳琅館叢書

陸太宰光祖初令濬有富民枉坐重辟眾以嫌莫敢白

公至破械出之臺使者以爲言對曰當論其枉直不當

論其貧富果不枉夷齊無生理果枉陶朱無死法

吳疎山悌令宣城以縣歲輸於郡吏多索羨餘悌立守

左吏敲兌白郡守請增守側立睨視曰未也悌曰某立

自正故見其有公立自邪故見其無耳守慚

有謂山西紫碧山產石瀨可益壽中官求之經年不可

得察察王維令民取小石相類者以進中官怒謂其僞

且以書記可驗那得云無雜曰鳳凰麒麟不見書記乎

給事薛畏齋自言平生受益者三一日貧二曰病三曰

患難貧故知節用病故知保身患難故知處世

烈宗一日夢兩日並出問羣臣主何祥羣臣莫能對周

陽羨廷儒曰應在東宮上大悅

明語林卷二

言語

三

碧琳琅館叢書

明語林卷二

明語林卷三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築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政事

陳祖以明經授新繁縣丞有嫗道哭甚哀祖問之寡而無子惟一孫十歲為巨蛇所噬祖令具狀遂移牒城隍期日引蛇至已而果有羣蛇蜿蜒增除噬人者死餘不驚而去

秦從龍與高帝書策密書漆板問答秘計左右皆莫聞

明語林卷三 政事

碧琳瑯館叢書

胡子祺按察廣西聞宋元祐黨人碑尚在融州巖谷中命出而碎之

方克勤守濟寧日具衣冠坐召諸吏授詩書法律庭不

陳械惟設重鞭而已

姚克一守蘇州欲見處士錢芹不可得因俞貞木道意錢曰芹固願見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若明公弘下土之風請俟月朔會於學宮姚如期致迎拜請質經義錢曰此士子業公有官守會有時務因袖出一簡授姚不交一言而退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

周新按察浙江初至有蠅集馬首使人跡之得暴尸莽中有木雷帶間公取視之乃商以識布者匿不言及蒞事使徵布有合記者即執訊之果殺商盜也

新開微行直觸其屬令收繫獄與囚語遂得一邑疾苦未幾吏返之出一邑大驚

方素易所在輒著廉明為衡州同知民有告虎噬人者素易齋沐為文檄山神明日虎自斃於道時人以比韓退之驅鱷

河南新安饑知縣陶銘貸亟驛糧賑之全活甚眾乃上

明語林卷三 政事

碧琳瑯館叢書

章自劾民危旦夕不及奏報專擅亦安敢辭上嘉勞之曰可謂能稱任使矣

何灝為刑曹郎京師人語曰毋縱誕避何鐵面

況鍾知蘇州初至佯不解事吏抱案請署鍾顧左右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吏乃大喜謂太守愚閱月集諸吏詰之曰某事應行若故止我某事不應行若故誘我行是皆有賄縛諸吏投庭下諸吏皆大懼謂太守神明

正統中綵繪宮殿需牛膠萬餘勛敕使督周文襄供辦公時赴京道遇使者請公還給公曰第行至京自有處



分及至京乃言庫所貯皮歲久且壞請出前給歸撥餘米買皮輸納以新易陳實為兩得文襄聞死獄每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反手立聽時忽肯首喜曰幸此可生

英廟北狩窗大入寇時壩上倉場糧料山積于忠肅急令縱火焚之或以事重須待詔公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緩之適以資敵致持久坐困於我非計

陳都憲鑑巡撫陝西民飲其德呼為髯爺爺有疾者誓為公昇輿以禱出則民爭來昇麾之不止

明語林卷三 政事

三 碧琳瑯館叢書

黃用章 緘 參政四川道崇慶忽風起輿前擁不得行用章曰卽有冤吾為若理風遂止既抵州沐禱於城隍夢中若有人曰州西寺州西寺云密訪州西果有寺當孔道倚山為巢乃率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一少而德詰之無牒命塗醋聖額曬洗之有巾痕用章叱之盡得好狀夜投宿者沉寺陰巨池中眾分其貲有妻女分隱窖中於是殺僧毀寺行旅晏然

韓王內使李毅等不樂府中忽作令旨啟城校弓跨騎越關詣京奏計王過所司請勘尹直曰毅不安王府逃

亡罪一詐令旨開門罪二越關罪三撫王小過當殺罪四豈得聽彼虛言以勘王遂押還府

吳石岡守臨江郡有僧利道觀並列孔廟扁曰三教坊下車卽廢而易之曰崇儒毀其屋以葺官廨汰其僧道悉配以尼刊說社學辨惑啟迷一郡翕然

劉文靖李西涯謝木齋同在政府遭遇聖明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蔣恭靖守維揚時上南巡六師俱發計夫役舟騎供費不貲揚民洶洶無以自存恭靖惟站設二十更番迭遣

明語林卷三 政事

四 碧琳瑯館叢書

計初議城可什八他亦推類遞減之上供無缺而民不擾

祝某守南昌有民犬咋靈府宦卒來訟云宦本御賜金牌可驗祝判云宦帶金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何與人事竟縱犬主又兩家牛鬪一至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畊

汪應軫知泗州武廟將南巡中使繹絡道路恣為求索公率壯士百餘列舟次呼聲震地中使沮喪公麾從人速牽舟頃刻百里出泗境後至者斂戢不敢肆公反禮

遇之於是皆咎前使而德公

大司徒雍太巡鹽南淮見饑丁餓貧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既去淮人詠之曰客邊榆囊揮無物海上遺民盡有家

楊文忠當國區畫調度取辦俄傾常命中書十餘輩操牘以從公一一口授動中機宜

故事吏部大僚所接見每不能數語以示嚴冷徐存齋佐銓獨曰果爾何以盡人才乃折節怡色見必深坐

疊咨訪邊腹要害吏治民瘼錯及寒暄可憐語冀以窺

見其人

韓襄毅才識明敏凡臨眾奏事動發數百言皆引經據律其所設施永恆輿情其後官民皆遵守之號曰韓都

例

徐九經尹句容循廉最著嘗圖一菜於堂曰古人有言民不可有此色官不可無此味及去兒稚挽衣泣曰毋

去我其長者曰幸惠訓我九經泣曰儉則不費勤則不隨忍則不爭保身及家之道也父老鏤所畫菜而書儉

勤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

明語林卷三 政事

五 碧琳瑯館叢書

譚讓為南昌通判初政嚴厲夜有書解壁者曰虎豹在

山雷行於天人宜自度不可犯譚讓顧視咲曰為政不能使民無犯而使民不可犯耶更治簡緩

楊雲才多心計為荊州同知適改拓郡城時錢穀已有成額而臺使者檄下欲增二尺許監司守令爭欲溢故

額雲才曰無庸也乃馳至陶所視其模怒曰是不可用自製模付之諸公視模了無以異蓋陰溢其模積之正

如所增數城成白其故監司大服

文學

明語林卷三 政事

六 碧琳瑯館叢書

宋景濂初學於聞人夢吉繼學於吳萊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致仕後在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閉戶

寡遊人罕見其面

曾侍郎魯博通史籍有叩者佳言如屑理蘊罪微借宋文憲修元史時謂公能以舌為筆潛溪以筆為舌

危學士素修元史欲訪尋元事不得每袖餅餌果實以

啖老兵得語即書之

太祖召宋景濂作靈芝甘露頌賜宴而醉不能屬草歸令方希哲代為之次日以進太祖讀之曰殊不似學士

筆景癡愕然因叩首謝臣實醉門人方孝孺代爲之木

祖曰此當勝卿立召見試大加寵禮

王冕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嘗竊入學舍聽諸生誦

已忘其半或牽牛來責躡父怒撻之母曰兒痴若此

盍聽其所爲因去依僧寺夜潛出坐佛剎上執筆映長

明燈讀之達旦像偶猛惡覺雖小恬弗怪

蜀王椿博通經藝旁及釋典大祖常呼爲蜀秀才王至

中都首闢西堂以書自娛閱武之餘輒與儒生李叔蘇

伯衡及名僧來復等講道論文殆無虛日

明語林卷三 文學

七 碧琳瑯館叢書

葉子奇博達今古詭德匿時以羣吏竊飲酒株連就

獄獄中以瓦研墨者草木子以草計時以木計歲

王止仲行髻時從其父昌門爲入市藥暮則爲主嫗看

稗官演說背誦至數十本主人翁異之授之魯論輒成

誦乃令遍閱所度書未弱冠辭去授徒於城北望齊門

議論踴厲貫穿今古洪武初延爲庠師弟子雜進問難

肆應不窮

王止仲少微爲人行貨長游諸生間爲言濟南生詩伏

生書胡安國春秋灑灑不窮諸生皆大異之然視其居

徒壁立故未嘗有書

徵士梁孟在禮局討論精審諸儒推服書成將授以官

以老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多從之學稱爲梁五經

隱者楊濛避雨泊舟黃鉞舍旁見鉞方倚簷讀因就視

之問孺子學如此日讀幾何鉞對曰過目不忘然苦無

書濛曰我有書藏洋海店架不下萬卷能從吾往乎鉞

喜遂往既至濛令其子福與同業三年盡其書而返

吳文太與丁敏爲友皆貧而湛吟咏無間日夕二人嘗

閉戶共爲詩人見其終日突無烟往視之方瞠目燃鬚

明語林卷三 文學

八 碧琳瑯館叢書

伊唔相對都不復省饑餓

楊文定在獄十餘年上命巨測日與死爲鄰家人供食

嘗數絕糧公日手五經諸子不輟日朝聞道夕死可矣

毘陵陳濟善記不遺其子道侍側問曰外人稱翁善記

試探一書請誦可乎曰可因探得朱子成書曰是最難

記可引其端子如其言遂朗誦終篇不訛一字文廟嘗

號濟兩腳書廚

陳簡討繼少孤貧嘗受學於俞貞木每歸飯輒反貞木

頗怪其速竊視之則至密廬中懷出一餅哺之即行貞

本以是雷食於家以為常

曹月川研精理學日事著述座下足兩磚處皆穿

呂文懿原宋元通鑑續編義例精審書成鬚髮盡白嘗

曰使我進二階不若稽古獲一事

景泰間吉安劉公宣代成於龍驤衛為衛使畜馬書夜

讀書廳中使初不知偶與塾師論春秋師驚異之以語

使使乃加優遇

劉侍講定之為文常對客揮毫稿不易幅成化初入秘

閣析疑稽古一揮九割停注演迥頓挫奔放變化不窮

明語林卷三 文學

九 碧琳瑯館叢書

一日中使傳旨命制元宵詩馮儿成七言絕句百首以

進

憲宗于內閣得古帖斷缺不可讀命中使持至館中適

傅瀚在即韻為二詩以復上大悅賜之珍饌法醞

倪公綴落筆千言每應制賦詩中使立候以進奉使朝

鮮有所題咏即席揮灑不加點竄遠夷驚吐舌以為神

因梓行其所作

繡智才十二歲能文章經史過目不忘居龍泉庵貧無

繼晷之給掃樹葉蓄之焚以自照讀常達旦

楊君謙好蓄書間有異本必購求繕寫結廬支硎山下

課讀經史以松枝為壽必精熟乃已顏其堂曰松籌

羅圭峰每有撰構輒棲居喬木之巔神思欲飛或時閉

坐一室客於隙間窺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

陳刺夫家始寒微幼賣油給養一日經里塾聞講書義

大悅遂從師學已而曰吾一於學何以給親養復請於

師願旦夕受業晝仍出賣油逾年學大進卒成名儒

楊升庵強記博學著述繁浩所撰七十餘種所編纂亦

不下百餘晚成演中簡籍不可得惟抽計腹笥而筆舌

明語林卷三 文學

十 碧琳瑯館叢書

間未嘗匱乏

吳趨之里有娶婦者夜而風雨燭滅無與乞火闕然驚

謂曰南濠都少卿字玄敬家有讀書燈在叩門果得火

王元美年十四其師駱行簡賦寶刀篇得漢字韻思久

不屬元美得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

駱深器服之

方西樵獻夫予告南歸屬吏書繳銀圖書疏適劉欽來

候止之曰大臣雖歸不能無言言非此不達昔三楊亦

攜以歸矣遂口誦三疏方酌用之後典籍呈原稿不差

復字於時博通典實推欽爲首蘇州劉堅貳馬謂之二

劉

楊忠愍生七歲家貧父使飯牛間往里塾觀羣兒讀書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學兄曰若幼何學艱然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兄言於父聽之學然猶不廢牧也楊椒山讀書僧舍恆至夜分會寒無下襦遠屋行且溫且誦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更起汲水手凍屬于綆呵之乃解

李于鱗少不慧同學生戲呼爲李攀鬼及長爲制義皆

明語林卷三

文學

七

碧琳瑯館叢書

勾棘不可句每試輒蹶年三十五始學爲詩齊人多以入聲爲平謂之轉韻于鱗刻意正之間不諧爲座客所姍卽嚼其唇血濺几席曰所不燥腸刮胃以祛宿習者有如此血

于鱗結七子社一日李伯承徑入其社于鱗不悅以玉河白燕爲題使人伺伯承句輒爲報伯承詩先成七人共大歎賞遂閣筆定交

王昭明潛心遜世者六經說旣沒而子孫貧甚不能存其書管志道與周道山各得其二二皆以爲帳中之秘

龍游童子鳴少爲書賈挾策問字輒曉大義遂實積書

帆檣窮心日夜吟詩蕭散燕山詞客如雲所至分曹命簡聽漏刻燭爭響暑刻間子鳴方危坐匡牀目瞪不出聲比誦一篇風調變絕羣客沮喪子鳴退然無有也嘗閉戶屢易而出出則強人彈射往往未愜并藁削之學於歸熙甫卒而祭之

梅禹金鼎社篤志纂輯嘗納妾鄒氏一月不出人怪其

暱問之則已輯青泥蓮花記十二卷

替者唐汝詢五歲時從父兄耳學無不暗記箋注唐詩

明語林卷三

文學

七

碧琳瑯館叢書

旁引該博酒間誦上林子虛賦杜白長篇鏗金夏玉琅琅不遺一字

蔣八公內閣德璟語操閩音其談古事則徵二十一史

如河瀉泉流叢殘小說無不畢舉談近事則十三陵蹟

五府六部之故九關十二鎮兵馬錢糧新舊之籍皆可

手畫而口數也嘗一日應閣中二十餘詰敕文詞典核

同官歎駭

明語林卷三

明語林卷四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言志

周太史是修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  
烈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忠節遺事輯  
為觀感錄朝夕省覽

程濟與同邑高翔俱起明經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曰  
願為忠臣濟曰願為知士後翔九十死難濟用術脫建

明語林卷四

言志  
碧琳現館叢書

文帝莫知所終

王良按察浙江謁岳鄂王廟曰苟媿武穆非人也

楊文敏十三歲時從教授周質夫與同門講學論古名  
相皆歎為不可及公徐曰皋夔伊周誠不易其餘毋乃  
可學

可學

王莊毅如嘗曰士當希朱雲汲黯安能局促效轅下駒

莊毅既歸躬營宅兆先壙之傍或曰大臣終官國家為  
營葬公胡庸此答曰竝以謫薄奉命總帥自分馬革裹  
尸幸無敗績謬膺擬擢所懼妨賢今幸優游林下以終

餘年志願畢矣何敢希意外之寵

李時勉少負大志每自厲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

陳敬宗司成二十年諸生多至卿貳公久不調家宰王  
直從容言以司寇相轉何如曰某托公為知已與天下  
英才終日講學庸詎不樂而顧以桎梏之徒見辱哉

練御史綱歸吳後喜舊業尹山之陽為終焉之計復建  
菴寫范文正文信公像語人曰初吾自分用則學范  
公否則為文信公死耳今兩失之奉其遺像以見志

吳康齋讀伊洛淵源至程伯淳見獵心喜曰審如是是

明語林卷四

言志  
碧琳現館叢書

吾亦可學賢聖遂絕意舉業潛心義理常自咏曰誠能  
通鬼神志當貫金石

真正夫寅嘗自警曰此生不學一可惜此身閒過二可

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楊承芳年四十有三乞致仕疏曰視錢若水致仕臣已

多三歲視陶弘景奉朝請臣尤多七歲臣得與弘景若

水游地下足矣

陳白沙答李憲長曰平生山水稍癖待明年服闋後采

藥羅浮訪醫南岳上下黃龍洞嘯歌祝融峯少僧夙願

劉忠宣在兵部職方規調兵食太宰才之欲以少司馬大僕進公公謂人曰京堂顯地人亦豈不欲願吾秀才時見郡邑政有失者輒自奮曰吾他日必不爾某所宜行某所宜罷其行與罷又復云何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且亦恐人負官亟堅請外

忠宣教子讀書兼令力田嘗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

楊文懿語徐少詹原曰平昔才無半斗而喜作文飲可數合而喜與賓客燕酣行不能里許而喜遊陟今皆不

明語林卷四 言志

三 碧琳現館叢書

復爾比入朝班率皆少年新貴獨以白髮青衫漫廁其後雖未謀引去宦味固已索然

楊文懿在館職十六年不遷或諷公援有力者謝曰癸婦抱節三十年今老改志耶

葉文莊盛崇尙名節動跂古人為文師歐陽而功業自期韓范

余肅敏子俊嘗曰人臣為國力隨事盡即近且小不可不計百年至大利害當身任之毋養交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故其經理延綏謗議紛如而執之不易

謝文肅錄居間起復謂人曰初心冀祿為親今亦何及苟仕非義也遂以疾聞閉門讀書暇則七行逸老眺方岩雁宕仕進之念泊然

黃伯固肇常自書壁曰茅屋石田為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患

何遵為諸生學師王純甫策問范滂母事遵歸告其母曰兒設為滂大人為滂母乎母笑而許之

國朝仕進以翰林為極選競進恐後戴莊簡珊獨避不往曰願就部曹習民事為國立勛業

明語林卷四 言志

四 碧琳現館叢書

王伯安十歲就塾問師何為第一事師曰讀書登第耳伯安憮然曰毋乃希聖

董蘿石少耽吟咏放浪江湖晚更折節師事王伯安或謂其老那復自苦蘿石笑曰吾方揚鬚渤海振羽雲霄且憫若苦願以吾為苦耶去矣吾從吾所好自號曰從

吾道人

劉源清諸生時讀唐史張巡許遠傳起曰巡遠何如人吾異日為人臣宜何如同舍生相顧愕然

給諫田汝耕與崔銑交善雅好何舍人景明每過兩人

浮白吟詩闡瑾既誅歎曰引裾請劍自許丈夫顧事會  
蹉跎迹與心違命與世左每自悲感于懷耳

王廷陳語余懋昭曰僕林居無營上不慕古下不肖俗  
為疎為懶不敢為狂為拙為愚不敢為惡高竹林之賢  
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嘉鳴夷之逝而汗其  
富每景物會意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  
臥賦苦俗途究心老莊保養性命此僕大略也

大初山人一無所好獨喜為詩時出入畦逕曰吾舍此  
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探其學輒撫掌大笑不倉

明語林卷四

五 碧琳頭館叢書

楊椒山喜雅惡崔云雅報凶崔報喜雅近忠崔近諛

王子裕問僉事廣東投劾而歸築室湖濱自言願屏居

三十年讀盡天下有字之書撰述以畢吾志

錢孝直敬忠父坐繫時甫能言輒詣圍土父教以讀書

灑淚受策時頭觸圍墻夢嚙呼泣誓成名贖父死五入

省闈卒成進士疏救父出之嘗曰上不敢效陳圭近不

敢作馮行可

羅狀元洪先傳臚日外舅吳太僕曰婿乃辨此非所料

也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者三年遞一

人那足異是日袖米借何善山黃洛村聯楊蕭寺中講  
學不置

陳仲醜繼儒云子出不能負向平五岳之笈入不能闢

香山五畝之園惟買舟襍被于名勝處遊客息躬所謂

每月一遊則日日可度每歲一遊可閱三十年

魏璫既誅未盡澄汰黃石齋諫項少保曰正人不盡升

可矣僉人不盡拾遺可乎草盛苗稀淵明所以帶月而

荷鋤也

金駕部鉉嘗讀邵子署其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

明語林卷四

六 碧琳頭館叢書

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衷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

卒歲優哉游哉庶沒吾世及死闢難人始見之蓋前此

二年壬午七月晦日題也又巡皇城過御河輒流連不

能去歸語弟曰吾見御河清泚若神志依依者何也後

竟投御河死

方正

高帝覽孟子草莽寇讐章謂非人臣所宜言欲去其配

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金吾射之錢司寇屠抗疏入諫

輿輓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帝見



其誠命大醫療其箭創孟子配享得不廢

劉長史璟是劉誠意子嘗至燕與文皇奕璟勝文皇怒曰那得不相讓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何可讓

景清初赴舉時過宿宿化主家有女為妖所憑是夜清在而妖不來女詰之曰吾避景秀才也清為書景清在此而妖遂絕

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上親勞之夏忠靖不可曰彝

人慕化遠來宜示以義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

明語林卷四

方正

七 碧琳瑯館叢書

者上曰爾欲效韓愈耶已而法王入上命忠靖拜忠靖

曰王臣雖微位列諸侯之上况彝狄乎卒不拜

御史周新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為冷面寒鐵公

給事周或剛直敢言有彈奏必着緋衣諸大臣每早候

或長安門外或緋衣各令取素服為待罪具

楊文定在內閣子某自石首來備言所過州縣迎送醜

遺之勤獨不為江陵令范理所禮文定異之即薦知德

安再權貴州布政使或勸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

人豈私于理卒不謝

陳黃門諤累以直諫瀕死三黜弗移後授京兆嘗出行

犯太子諤太子訴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不問

宣德中召用舊臣多依違者唯黃忠宣持正不阿命觀

劇曰臣故不好劇命奕曰臣幼奉嚴父師訓讀書外無

益之事非所敢問

顧中丞佐性嚴重未嘗口毀譽人旦晚東朝房小憩前

呵雙藤立戶官僚行道以此為候往往有輓驢駐馬折

而還者

薛文清自大理入一日召入便殿上方服短衣小帽文

明語林卷四

方正

八 碧琳瑯館叢書

清望見遲迴不進者久之上遽易服見之左右曰此正

是薛夫子時擬之不冠不見黜

初西楊薦文清于王振既至李文達謂薛宜詣振謝薛

曰原德亦為是言邪受爵公朝拜恩私室瑄所不為後

遇諸朝復不為禮振遂思中之

王振慕陳祭酒

敬宗

名無緣晤觀周文襄

忱

間以語祭

酒祭酒日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何以見諸生或

語振祭酒書最高託為求書者先之禮幣彼將報謝振

乃遣幣乞書程子四箴祭酒走筆書訖而反其幣竟不

往見

門達誣陷袁彬漆工楊暄抗疏論救復條達不法事上  
令達自訊達嚴刑迫之暄知達意謬曰李學士以書標  
我我實不知請眾鞠之明日眾既至暄大呼曰達以酒  
肉啖我使我陷學士皇天后土實鑒臨之暄即死曷敢  
誣善人達語塞彬得釋

汪直在西廠聲勢烜赫人莫敢犯嘗怒兵部郎楊士偉  
校突入其家拷掠逼辱及其妻孥眾咸錯愕莫敢言陳  
魏齋音與之比隣登墉呵之曰有國法何得遽爾校曰

明語林卷四

方正

九

碧琳瑯館叢書

爾何人敢不畏西廠答曰聞侍講陳音乎校為縮頸  
汪直頗欲延攬名士雅重楊承芳時承芳憂居直往弔  
于墓既拜起手拂楊鬚曰往聞君名今貌乃爾楊曰繼  
宗貌陋虧體辱親竊所不敢直不復言

內臣黃賜母死朝士無不弔祭翰林官猶未詣徐侍講  
璵言于眾曰時且如此那得不往眾或應或嘿陳魏齋  
忽奮然曰堂堂翰林相率拜中官之門請斯文萬世何  
詞氣憤激聲淚俱下言者大沮

陳恭愍選提學南畿試卷並不彌封纒號曰吾不自信

何以信人時韓襄毅頗尙崇飾方裏制家居聞公至悉  
屏儀衛曰母令陳御史知

李文祥與萬安同年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孫弘壁延禮  
之屬題書鳩文祥即奮筆云春來風雨身常事莫把天  
恩作已恩

張易令鉛山邑有大木蔭二十餘畝民祀為神慢輒為  
祟易出勘田欲伐去以廣墾治父老咸諫易檄隣邑共  
伐之莫有從者公執愈堅期日率徒戎服而往有衣冠  
者三人拜謁道左乞公中止公叱之忽不見命運斤樹

明語林卷四

方正

十

碧琳瑯館叢書

有血眾懼不前公手斧倡之樹乃仆上有巨巢三婦人  
墮地冥然欲絕已問之乃知樹妖所攝民惑遂解

邑有羊角巫能殺人一嫗訟巫殺其子易遣捕縛至杖  
之杖者手傷而巫自若命繫獄及夜烈風飛石屋瓦若  
崩公知巫所為乃衣冠起坐及旦取坐眾皆勸阻公不  
許厲聲叱巫巫忽墮一珠及書一帙公會僚屬焚書碎  
珠巫即仆死

孝廟初耕籍田行九推禮教坊司以碟劇陳或出狎語  
馬端肅文升時為都御史厲色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

豈宜以此瀆亂宸聽斥去之

屠滂督師兩廣中官有家順德者嘯滂為修其家廟時  
吳廷舉作順德令滂以語之廷舉曰安有官為奄治廟  
者且歲饑民貧不可又市舶監遺令市葛廷舉市二  
葛以進曰葛故雷產做邑無有奉此為式不中請還金  
監恚取金去

逆瑾擅權外官朝者多造第拜方壽卿良以僉事補官  
入朝既叩頭左順門鴻臚令向東揖瑾方徑趨出或以  
例宜謁瑾壽卿厲聲曰官可棄身可殺膝安可屈竟不

明語林卷四 方正

三 碧琳瑯館叢書

往瑾大怒勒致仕去

王文恪整與壽寧有姻絕不與通歲時問遺必斥去或  
以為過公曰昔萬循老攀附昭德吾嘗恥之今乃自附  
壽寧耶

羅景鳴玘是李西涯門生李處劉瑾張永之間或多委  
蛇景鳴責引大義願削門人之籍

康陵嬪佞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聞欲諫患未有徵俄  
內批番僧請田為大慶法王壽而書號並聖旨傳尚書  
珪伴不知奏曰孰為法王敢抗天子亂祖法大不敬當

誅詔不問田亦止

蔣子修欽劾劉瑾方夜屬草燈下聞篋篋間鬼聲戢戢  
子修自念疏上定擬奇禍當是先人軫念尼止吾事已  
而聲振四壁子修歎曰吾善不得顧私且緘嗚終為先  
人羞因奮筆曰死耳不可易也聲遂止疏再上再受杖  
竟死

武宗觀魚揚州得巨魚戲言直五百金時蔣恭靖瑤為  
守江彬惡其不屈請以昇守使人促值甚急恭靖脫夫  
人簪珥及綈服以進因臣貧而庫無緡錢不能具此帝

明語林卷四 方正

三 碧琳瑯館叢書

屬目久之徐曰酸儒耳勿較

武宗南狩中使矯詔令泗州進美婦善歌吹者汪公應  
軫奏云泗婦女荒陋近亦流亡無以應敕旨向募桑婦  
十餘人倘納宮中俾受醫事實于治化有補事遂寢

江西諸司賀靈王壽皆朝服按察蔡介夫清至謂其屬  
曰是觀君之服而以朝王非禮也去其鞞又三司于朔

望皆先朝王乃謁先師介夫改令先謁孔子已冥王即  
席謙清不能詩清亦讓王無禮  
馮御史恩疏劾張孚敬汪鉉方獻夫為根本腹心門庭

三慧逮下詔獄辨甚強項觀者嘖嘖歎曰是御史鐵膽  
鐵口鐵膽鐵骨相傳為四鐵御史

吳疎山同諸御史詣夏桂州桂州方服宮錦御史皆嘖  
嘖稱美有奉宴視者疎山獨無言桂州曰吳子云何疎  
山曰候公衣畢當以政務相請

霍文敏韜為南宗伯呂仲木為文敏時短夏貴溪仲  
木乘間諷曰大臣有過規之可也背噂非禮文敏疑其  
黨心銜之已仲木滿考之都謁貴溪貴溪時方柄國心  
折仲木欲亟援為助及見甚歡已亦數短文敏仲木毅

明語林卷四

方正

三

望琳現館叢書

然曰霍君天下才也公奈何欲以寸朽棄棟梁貴溪又  
心謂仲木黨文敏

世宗意欲用吳宗伯山入閣山子聞詣西直告其父曰  
上意如此恐亦需一揖嚴公許山怒斥之曰兒不解事  
孰謂閣老可以揖求卒不往

吳宗伯生一女嚴世蕃欲求為姻因置酒享宗伯而以  
大學士李本為介酒未行宗伯與李亦李以手掩局語  
宗伯曰知今日之飲乎宗伯謝不知李為道世蕃意宗  
伯遽曰山老矣何從得女世蕃意阻大恚

楊文襄一清以召入文衡山見獨後楊公亟謂曰生不  
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衡山曰先人棄不自三十年以一  
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子友也竟  
弗肯謝楊公悵然久之曰老諱甚媿見生幸寬我

靳文僖貴繼夫人未三十而寡有司奏請旌之吳宗伯  
曰旌典之設為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幽光以風世激俗  
若士大夫節義孝順固其常分靳夫人生受殊封奈何  
爭寵靈于微賤已學士徐階為言山曰閣老夫人靈復  
有再醮理耶

明語林卷四

方正

三

望琳現館叢書

張羅峯當國甚器重何粹夫瑋舉劄聖治期大用之始  
入京晤輒面數張十三愆眾為愕然

鄔懋卿為副都御史莆田林潤曰此窮奇也而身其服  
平

趙文華督師江南下令問有故人子朱生安在為好致  
之令一日三及門樓船輝耀趣邦憲邦憲弗顧自掉扁  
舟褐衣詣趙酒驩握手從容言丈夫乘時取功名多  
顧金錢尼母夫人甘糞礮礮匹夫節奚以為言之再三  
卒不應趙為歎息去

分宜柄國弼爵有定值而館職尤重陸平泉樹聲以吉

士還里詣闕世蕃頗知其廉使人索松綾二百疋當子

翰苑陸謝曰本不敢希翰苑又實無一綾張龍湖治陸

之座主為解于分宜且為具錦幣四雙白金四十召陸

與俱往而令嚴太史介之行至則投刺使自投之陸不

言懷其刺入一指而出分宜送之及門見金幣問誰具

對曰不知

海忠介瑞為閩邑博士御史行詣學宮令長以下皆伏

堂階忠介直立曰若至院臺敢不以屬禮見此師長教

士之地不當詘兩訓導夾跪忠介中立不屈時謂筆床

博士

江陵奪情宣城諸生吳仕期為書萬言斥之江陵私人

龍宗武為太平同知阿江陵捕期繫獄時沈太史懋學

不直江陵宗武嚴刑迫期使喉太史期笑曰男子負血

性而為不平之鳴寧受人教者撈掠無完膚題壁問云

寶劍埋冤獄忠魂繞白雲卒死獄中

葛端肅守禮終身不置姬侍夫人為置一姬公固不肯

夫人與之再四乃一往見姬直侍即內略不差蒞公即

明語林卷四

方正

五

碧琳瑯館叢書

拂衣出竟不復往夫人挈之山西數年召其家還之猶

慮子人以方之司馬文正張忠定

江陵相奪情吳編修中行趙檢討用賢文員外穆沈主

事思孝抗疏極論同日受杖削籍編成進士鄒元標號

哭于傍視四君杖罷出疏袖中亦受杖歸

沈烏城懽媚妖姆客氏交懽其子昂弟畜之臺省合章

抨之不動大司寇王紀奮袂起曰身為大臣奈何與奢

相同朝歷陳其奸惡削籍去破帽策蹇一時榮之

鄭克敬奉使復命賜燕不食光祿卿以闕上詰其故對

曰今日臣父沒忌不忍食酒肉上曰君命也對曰臣聞

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于文定慎行在南宮日早朝偶失中貴遺閣校許為隱

匿意以示交文定亟馳謝曰失朝事小欺君罪大忝為

大臣豈敢以欺自處可列吾名以進如有所隱當上書

自受反于中貴不便其人慚而止

毅宗怒劉都憲宗周抗直詔部提訊諸輔臣固請以免

因往慰之頗有德色宗周畧不致謝唯讓諸輔臣某事

大錯某事不為媿媿不已及過寶應喬侍御可聘來訪

明語林卷四

方正

五

碧琳瑯館叢書

語及延儒曰尤錯語及牲曰差勝首輔錯亦不少  
崇禎末以邊急赦中璫監軍所至橫甚守令拜謁天津  
同知張星獨憤恥之投告乞休督撫不許已趨謁璫璫  
倨上坐叱使跪見星怒曰若等監軍事而辱天子命吏  
耶星何戀一官而屈若輩為拂衣趨出不顧

明語林卷四

明語林卷四

方正

七

碧琳琅館叢書

明語林卷五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雅量

太祖天威嚴重繙錄之際侍臣或手顫不成書陳性善  
獨安雅自若書法端楷

孫襄敏炎總制處州苗將叛襲執襄敏幽窖中列卒環

守夜以燭雁斗酒饋曰以此與公訣襄敏拔佩刀割雁

舉卮仰天酌酒食竟顧所衣曰此紫綺裘乃上賜者遂

明語林卷五

雅量

碧琳琅館叢書

服而死

方克勤一日延客客飲醉使酒謾罵克勤待之益恭

及酒解來謝克勤陽不知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

何謝也

卓侍郎敬被執文皇憐其才以管仲魏徵動之侍郎不

屈後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畧無規畫敬死有餘辜

神色自若

夏忠靖襟宇闊深不見涯埃有從吏污金織賜衣懼伏

請罪公曰猶可洗也又吏壞所寶硯石公曰物固有壞

時並慰遣之

夏尚書以頻年北征力諫忤旨詔籍其家時公方治儲  
口北錦衣逮公追公從容曰姑少俟恐有侵漁死吾安  
之不以相累也

周文襄撫吳一日舟從錫山來天未曙公盛服待巨舟  
抵閘門觸于石燭仆公衣公易服舟人伏罪公曰衣故  
無恙恐風露偶易耳

魏尚書致仕時往于田遇御史官舟公引纜而行御史  
怪問對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尚書歸老蕭

明語林卷五

雅量

二

碧琳瑯館叢書

山魏驥也御史惶恐謝罪

陳僖敏 掌憲薦王文已而文與僖敏同官每陵僖敏

凡入臺僖敏後至文輒命堂吏鳴鼓集諸道升揖泊僖

敏至署不校一日僖敏先至吏請鳴鼓僖敏不肯曰少

需諸道咸不平文至知僖敏遲鼓以待忸怩曰吾久在

陳公度中

葉與中

盛

嘗求于節菴

謙

為其妻作墓表不數日有德

勝之役于進少保與中疏劾于妄報首功于朝退謂郎

中王偉曰科中葉公近求作一文不意今日有此若稍

遲當不免俗即命紙一揮而訖朝士推于高致

郭定襄 登鎮大同鹵迫城下人心洶洶乃身自登城視

師方酣戰左右急呼公笑命進食飲啖自若了不為異

徐曰雞未熟菜猶可噉

門達初誣陷袁錦衣榜掠頻死久乃得釋及達敗謫戍

袁治具餞送如禮不念舊惡人以爲難

俞允文家貧不治生產夫人緝緝洗助之不給也允文

怡然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曰

姑一食

明語林卷五

雅量

三

碧琳瑯館叢書

章楓山 懋在司成其子自金華徒步來省道逢巡檢笞

之已知請罪公曰吾子垢衣敝履不識固宜笑而遣之

三原公鎮瀕中官鎮守者曲爲諛悅公不動且裁抑其

政剪其與中官恨令刺客雜從徒中將賊公公子馬上

遽問曰從者何多一人因檢之得實杖而遣之中官欲

自殺公偕三司謂之曰我不過除民害即所罪亦不過

爲公清惡何爲過自疑中官惶恐謝乃更自戢

王康僖 承祐

承祐

少有雅量諸老嫂嘗試之暑月如廁必置

扇外舍牖間使婢藏之出視無扇輒往三置三藏之乃

不復置亦終無愠色諸老嫂相與笑曰七叔量如海可鼻吸三斗醋

秦襄毅敘督兩廣朝廷遣官校逮之方治事自若檢處軍務兵食畢乃就道而軍容驍從畧不稍損官校以其大臣重望不敢言及度嶺始白衣囚首請自繫曰曩非故違朝旨顧兩廣任重蠻彝具瞻一旦至此一身何足恤恐正自損國威耳就繫而去

武宗南巡倖臣竊柄天下洵洵有書生上書楊石齋數其過公延禮之至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

明語林卷五

雅量

四

碧琳瑯館叢書

宸濠作逆報至南京公卿計無所出喬白岩字時任留守從容籌畫若平時客至則談笑飲奕自若京師人恃以安

王陽明鄱陽會戰坐舟中對士友論學俄報伍文定焚須幾敗眾皆色怖公笑曰此兵家之常已而捷至公起行賞畢還坐曰頃報靈王已擒想當不偽但殺傷眾耳理前語如故

黃伯固輩劾江彬員外陸震亦具疏見羣草即自毀同署名進彬大恨下詔獄五日三訊杖五十死矣復甦書

示諸子曰吾筆亂吾神不亂也

宋御史璪家居有牛蹊柳氏田柳氏故悍格殺牛而遭子弟詬毀璪勸家人毋與競有狂醉者罵久墮水中璪使人援出之易以己衣迎謂之曰與而家世好即奈何以小忿棄之乃鞭牧兒以肩輿送歸謝其父老父老大慚

大學孫育遼菴相公鄉人受知遇獨隆霍文敏既劾罷公猶欲根抵公門士育遂私于霍錄公他事以自托已而育死公易服弔之育子泣曰人子不敢言親過然父

明語林卷五

雅量

五

碧琳瑯館叢書

寶賈公啟辱公弔公曰子為人所陷餘波及人我實累汝父彼身家是虞借子以脫耳子顧不諒我又負汝父矣人皆服公

楊伯修爵以建言繫獄數年得釋抵家未幾校忽至伯修曰若復來乎校素敬慕伯修慰之曰有他往特一省公伯修笑曰吾知之與校飯飯糲校不堪伯修啣茹自若食已曰行平校曰請一入為別伯修立屏後呼曰朝廷有旨見逮吾行矣即攬袂行

徐文貞階督學浙中試卷有頗苦孔卓之語文貞署云



撰後發卷秀才前對曰楊子法言非敢杜撰文貞應

聲云不幸早第苦讀書未多因降階再揖謝秀才去

蘇州曹太守新構一室喜藻繪其楹聯羅致諸畫史有

陰入沈石田姓名出片紙拆之遂過往訖工或曰謁貴

游可免先生曰往役義也求免貴游不再辱乎

胡孝思以迎駕詩被誣坐詛咒不道繫禁時年已八十

了無怖懾取詔獄柱械之類曰制獄入景為詩紀之客

笑曰君正坐此尙何吾伊為孝思淡然不輟曰作詩當

死不作詩遂免死乎人謂孝思意氣勝蘇長公

明語林卷五

雅量

六

碧琳瑯館叢書

張太岳居正執政權傾一時朱正色令江陵相府家奴

犯者或榜繫窮治不少貸太岳奇之廣為延譽卒至通

顯

李興化春芳廷試後同志集飲適某堂上遣官至延入

內與語而別人皆知傳臚信至賀之李坦然曰拙卷亦

與進呈神色不動

嘉廟時逮者至吳縣令持牒見周順昌吏部吏部慨然

曰吾辨此久矣顧左右曰一僧求菴額未應因命筆書

小雲棲三字擲筆笑了此別無餘事矣

雷介公綸在獄讀易不去手親友違視之出蔬菜浮

白蕭然不知患難以布作帷大書其上平生仗忠義此

日任風波

阮大鍼矯詔殺周儀部鍾儀部言笑自若口占絕句云

死生千古事猶雷一寸心語左右曰為惡而死則死有

餘辱為善而死則死有餘榮遂與雷公就縊

識鑒

高祖微時過臨淮郭山甫奇之深相結納備陳天表之

異退語諸子曰吾視若曹都非田舍郎往往有封侯相

明語林卷五

識鑒

七

碧琳瑯館叢書

今始知皆以此公

滁陽王將以仁孝配高祖而未決夫人張氏曰今天下

亂君舉大事正當收覽豪傑一旦彼為他人所親誰與

共事者王遂決

高帝渡江至太平陶安率父老迎謁驚相謂曰龍姿鳳

質非常人也

劉誠意在勝國屢仕不合時無知者惟西蜀趙天澤奇

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

吳元年中書省設座將奉小明王行正巨賀禮劉伯溫

大怒曰彼牧豎奉之何為遂陳天命所在太祖大悟  
高帝欲擇相問伯溫楊憲汪廣洋胡惟庸孰可者伯溫  
對曰皆不可帝怪問之曰憲有相材無相器廣洋褊淺  
不足用惟庸儂較犂犢也後皆如劉言

徐中山既定中原遂感元主于開平闕其圍一角使逸  
去常開平不欲中山曰是雖彘也然常久帝天下吾主  
上又何加焉將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  
縱之固使

會稽楊維禎以文主盟四海王彝獨薄之曰文不明道  
明語林卷五 識 碧琳瑯館叢書

而徒以色態惑人取媚所謂濫于文者也作文妖數百  
言詆之

練則成爲御史家居恒發堂下磬磚令諸子朝運而出  
暮運而入微問家人曰君誰健者曰大郎運獨多則成  
曰是存吾祀泊則成忤上論死諸子成邊長子以健獨  
存

建文帝既得燕謀密敕張信手致文皇信以告母母曰  
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王者不死非女能執不如轉  
禍爲福信遂改圖推戴

太和楊伯川有人倫鑿楊士奇十四五時與陳孟潔往  
詣之伯川以二人皆故人子歎洽移時酒酣顧孟潔曰  
子不失風流進士楊郎雖寒士後當大用惜子老不及  
見其勉之

宣宗雅好微行常幸楊文貞第文貞切諫帝頗不以爲  
然文貞曰德未洽於幽隱有如冤夫怨卒積而思逞何  
以爲備已而果有盜伏莽中伺帝幸玉泉寺挾弓矢爲  
逆校捕得寶帝乃服士奇言

阿魯台既納款收女真吐蕃諸部聽其約束請制于朝  
明語林卷五 識 碧琳瑯館叢書

將盟諸部長上以問諸臣咸請許之黃文簡 惟對曰夷  
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爲長則力易制若併爲一後且難  
圖上顧左右曰淮如立高岡無遠勿見眾人平原耳

仁廟爲太子居守南京讒言間作一日召赴行在勅已  
具命使未定夏忠靖請往上問故對曰太子久不蒙召  
一旦聞命恐不免疑慮已而仁廟聞召果驚怖慮有後  
命欲自裁問誰啣命知是原吉曰原吉來必能調護既  
見悉上旨仁宗乃安即日就道

榆木川之變楊文敏金文靖以六師在外秘不發喪軍

旅肅然寂無知者有欲以他事稱救馳訃太子文敏不可曰天子崩而擅稱救加寶罪且不測乃具啟并遺命以行

王振謂三楊曰國家之事三公是賴然今且俱耄毋乃倦勤西楊曰盡瘁以報死而後已東楊曰去死無幾亦何能報歸老為幸簡後進之良而效之可也振問其人遂舉苗吏馬愉曹勳陳循高穀等既退西楊讓曰何言之易對曰是幸于君今實馱我公誠自固彼遂已乎設謀樹其心腹以中旨代吾三人亦復奈何之數人者吾

明語林卷五

議鑒

十一

碧琳瑯館叢書

與也嗣我而相將協志以圖亦何患焉西楊稱善

正統初侍臣以蝗旱言大臣不職妨賢路所致有請罷歸以謝天譴者太宰郭璉獨不可曰主上幼冲吾輩皆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貪位故非所嫌

賀三老是曹欽妻父見欽怙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欲為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反親戚誅竄三老獲免

謝尚書綱最為英宗信任仲孫以蔭入監洎秋試持有司印卷白尚書尚書曰汝有階得任何乃強所不能以

冀非望遽裂卷火之

景泰時立春與聖節同日眾議欲先行慶賀或云先迎春咸無定說俄忠肅至眾質之忠肅曰先迎春而後慶賀不見春王正月乎春加王上眾以為是按景帝生是八月恐是太

后壽節耳

王文恪姑蘇志成遣送楊君謙君謙方櫛沐不暇展冊但搖首呼謬謬使者還述文恪以君謙多謠誅不之較一日會君謙問前語君謙曰府志脩于我明當以蘇州名志姑蘇吳王臺名亦安取此文恪始服

明語林卷五

議鑒

十一

碧琳瑯館叢書

林鷄知蘇州時蘇學廟像毀或請加飾林曰像非古也浮屠用之太祖建國學易木主一反前陋今必從之或曰聖賢像可毀乎曰木偶耳毀之何害遂悉易之

劉東山大夏自兩廣來總帥毛倫于道上謁公舟次拜起泣涕不已公曰好人之尤也竟公任擯弗用後果附逆瑾為亂

劉忠宣大夏為職方有獻下交南策者下部索永樂時英公調兵食數公急取匪尚書為榜吏至再忠宣密告曰彘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

孝宗嘗面諭忠宣曰事有不可者每欲卿一議以非所部輒止自是宜密揭以進對曰不敢李致首可戒也朝廷以私揭行是踵斜封墨勅之弊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外付府部內咨內閣揭帖臣不敢效順

楊文忠廷和才器恢廓早已見推余肅敏子俊是其鄉

先達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異日當相天下為我執此以助謀斷

劉大司馬機初葬其父族人泥于陰陽皆以生年與葬期值不克就壙陸淵來弔族人道所以機從苦塊間之

明語林卷五 識鑒

三 碧琳瑯館叢書

趨出泣拜曰願卽以機生年月葬父遂葬之

羅圭峰北家居時宸濠有異圖齋金餽公山中圭峰一

夕遁去莫知所之未幾濠反

千戶陽英奉使河南以襄鄧為憂疏請選吏賑卹漸圖

解散願占籍者聽絕礦盜禁交通勢自不可後千斤之

亂益熾鄧本端訟英之先見一言可當十萬師比之茂

陵徐福

楊石齋廷和已定計擒江彬顧彬爪牙勁卒皆邊兵恐

倉卒致變謀于王晉溪瓊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出

受賞于通州于是邊兵盡出彬遂成擒

戴銑等以劾瑾下詔獄錦衣牟斌為輕刑緩械且力為

救瑾令復獄詞去疏首權奄字斌不可謂其儕曰存此

則諸君臣節可白他日昔鄒浩以失原卷被罪吾儕毋

自為計

竇鏞之反仇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已降鏞侯保勛與

鏞有姻將為外應李西涯東陽曰鉞必不爾助以賊姻

遂疑不用則諸與賊通者不復反正矣楊文襄一清亦

謂張永曰竄夏不足平仇鉞故在已皆如其言

明語林卷五 識鑒

三 碧琳瑯館叢書

彭澤將討鄢本恕辭于楊文忠楊曰以君才制勝何有

卽賊誅毋早班師及至破誅本恕等班師而餘黨蜩起

澤已發而復留歎曰楊公先見非所及也

彭春菴易七歲時嘗從鄉父老入佛刹眾皆拜獨不肯

拜刹僧強之彭叱曰彼蹠跣者不衣不冠我何拜焉人

大奇之

世宗入繼議大禮未決張永嘉字敬言稱興獻以皇叔

鬼神不安稱聖母以叔母將毋臣母謂上以繼統而尊

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惟別立興獻

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庶不失尊親之孝時楊文襄家居曰後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何文定塘博學篤行嘗言象山慈湖之學流入禪定充

塞仁義

陳少司馬洪謨初守漳畚人拾大羽于海濱長七尺餘

五色爛焉以為鳳獻之洪謨命置之庫了不為異已中

使鎮閩者索之答曰業久焚御

王虎谷雲鳳為祠祭郎請嚴試僧道必精通玄典乃可

給度牒王晉溪瓊曰兄謂此遂可塞異端若果行之彼

明語林卷五 識鑿

古 碧琳瑯館叢書

希得牒精通玄典者正復不少今二氏之徒苟謀衣食

尚不可塞若更多識玄典與吾儒爭勝負其若之何虎

谷歎服

張肖甫佳胤為諸生光州劉繪為太守奇之召致門下

語其子黃裳曰此今之乖崖

于穀峯嘗言上度莫量宋太宰縉獨愀然曰時事得失

惟言官極論可以動宸聽苟怒及言官猶藉警省而一

切置之如痿痺之疾痛癢不仁即刀圭在手抑何可療

石公星署司徒稽有羨金可供國儲欣然色喜宋公獨

謂不然朝廷錢穀盈蓄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使人主知其羨或生侈心或言太倉陳腐漕可改折公曰少許贏餘便欲折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

陸貞山祭居前有五聖廟民咸溺之一日貞山病卜者

謂祟由五聖家人請祀陸曰天下有名為正神爵稱王

而聖妻攜母就食人家者且挾詐取財人道所禁何況

為神乃亦有此必山魃之類耳今與神約能禍人宜加

子子三日不死必毀其廟三日病良已竟毀之

何心隱掉閩之流托身講學頗有知人鑑嘗遊京師詣

明語林卷五 識鑿

五 碧琳瑯館叢書

耿定向會張江陵來訪偶坐各不及深語既去何謂耿

曰此人能操天下柄分宜欲滅道學而不能華亭欲興

道學亦不能能興且滅其若人乎久之又曰此能殺我

子姑識之已而果然

鄭貴妃負寵神廟比熹宗大婚禮妃當主婚廷臣謀于

中貴王安曰主婚乃與政之漸不可長也奈何或獻計

曰以位則貴妃尊以分則穆廟恭妃長盍以恭妃主之

曰無聖奈何曰以恭妃出令而封以御璽誰曰不然安

從之鄭氏不復振

梅衡湘國總督三鎮鹵忽來獻鐵云是新產公曰此非也幸我弛鐵禁耳乃慰遣之因以鐵鑄劍而鑄識某年月日某王獻鐵且檄諸邊可勿市釜後鹵來責釜公曰國既產鐵釜可自治使言無有乃出劍以示遂叩首服罪自是鹵莫敢詐

徐都諫耀聲氣自矜而時有委蛇謝陞起家宰言官多阻之耀獨婉解李映碧補為同官密問曰何推異已耶耀曰彼羽翼已成知其必不能遏而故阻之此正人君子他日隱憂也從而玉成之差得寬假

明語林卷五 識鑿 六 碧珠項館叢書

沈徵君劾武陵墨衰縮樞不身履行間而任熊文燦以誤軍機剿既愆期撫尤失術敗衄可卜釀禍無窮又言璫孽阮大鍼等招納亡命妄畫條陳未幾師敗獻反楊相縊能尚書修楚蜀為墟大鍼枋南都卒以國市悉如其言人謂其不矜茂陵徒薪之功獨高谷口躬耕之節

明語林卷五終

明語林卷六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賞譽

高帝嘗語廷臣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濂者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謂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初終靡異匪直君子抑亦可以為賢

劉誠意豪放負氣不屑用世孫丹陽炎守處州恒苦招致不得乃移書陳天命幾數千言劉不答遂巡就見置

明語林卷六 賞譽 一 碧珠項館叢書

酒與飲論古今成敗滾滾不休劉乃歎曰基自以為勝公觀公議論基何敢望

太祖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方孝孺獨不註曰異人也吾不能用雷為子孫光輔

王待制禕死節時仲縉年才十三從宋太史學太史奇之名其齋曰繼志

宋太史謂詹承旨同文酒酣耳熱捉筆四顧文氣細縷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成五采

吳宗伯小時能文識之者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能

掩

楊文貞目陳一德為純明程伯子灑落邵堯夫

世目曾子啟錄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園林

得春羣芳爛然

楊文定博初應試鄉舉胡若思典衡見其文曰異日必

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時以若思為

知言

王紳曰薛德溫直內方外果敢自取得許子平仲之傳

蒲州衛述學于河津忠信無詭能透金石可謂不媿師

明語林卷六 賞譽

碧琳瑯館叢書

承

李南陽嘗曰皋陶言九德王翱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

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彭惠安詔贊九皋曰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况苞苴孰

我敢施古三不惑于公見之人謂確論

吳元博未遇時受知徐武功有貞人或從武功乞薦表

武功曰若欲名宦為觀美耶抑精文以傳耶答曰發潛

闇幽固將為親不朽武功曰若爾何乞我為吳寬秀才

足永爾親矣盍往求之

鄒汝愚謫雷州吳獻臣方尹順德救邑民李煥于古樓  
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

王濟之年十六隨父遊京師讀書太學一時先達名流

屈年行求為友值冢宰王九皋新逝葉文莊曰失一王

翱得一王整安知非後來九皋

葉文莊見夏季爵時正文謂如春空層雲動含雨意及

其穎脫又如簇蠶抽絲秋雀引吭

世稱邱文莊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好學一

也詩文滿天下不為中官搦管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

明語林卷六 賞譽

碧琳瑯館叢書

僅得張准一園邸第始終不易廉靜三也

邱文莊文章流布遠邇即席限韻動輒千言士林稱其

瓌奇跌宕如壯濤激浪飛雪送雷

南京祭酒陳敬宗與北監李時勉聲譽矯矯世稱南陳

北李

陳伯獻稱林文安曰賤者即之不知其貴卑者即

之不知其尊不肖者即之不知公賢智非意相干者即

之始知公凜然莫可犯

錢監鬻鈔浙中方良力諍不得遂疏乞致仕大理寺丞

黃鞏以書賀之曰宇宙數百年不可無此一舉內外百  
執事不可無此一人丈夫生世如朝露官爵如雨泡不  
可無此一着

黃孔昭在文選雷意人才澄清自任謝方石云見其喜  
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

孫太初過江人未有知者方寒溪一見大為延譽太初  
詩調既豪精神朗異聲望遂崇

李空同以袁海叟凱為詩家冠冕顧東橋隣以空同為  
詩家武庫

明語林卷六 賞譽

四 題珠現館叢書

湯公讓肩勛歌詩豪放奇崛援筆揮灑人比之風雨晦

冥中電光翁嶽人多為之奪氣

開封婁良少與賈恪齊名諺曰婁良賈恪氣如山岳

桑民懌悅一覽成誦千言不草人謂其氣陵五侯目空

百代真文陣之健兒人羣之逸驥

董中峯理有女欲得佳婿曰吾女奇甚里中兒卒無當

者兩川尚書張時過中峯從容言曰富貴所不可知芝

草琅玕陳生束其人乎中峰即躡舟兩江之上呼視之

親為期日遣焉

升菴楊公嘗與李云陽對坐終日出語人曰見李生如  
臨水月

陳翁某愛其女不輕字人一日從羣兒中瞰吳國倫得  
之曰兒雖遊于鬪雞蹴鞠間儼然丈夫之度

王伯穀釋登與里中少年遊恒邑邑若三日新婦後遇

鳳洲先生酬應忘疲歎曰終日跨蹇驢不越數埃一乘  
飛黃便自千里

閩人傅汝舟與侯官高澱詩學齊名時人語曰高垂腹  
傅脫粟言齟齬中歌曲澱早善屬詞不樂制舉業每謂

明語林卷六 賞譽

五 題珠現館叢書

章飾比偶猶之去須眉以傅粉黛洗意爵祿結居霞上

蔣山卿見祝希哲所撰建康觀雪記吐舌曰文不在茲

乎偏才曲學真河伯未離龍門難與言水

唐荆川于文士少有推許嘗曰宋有歐蘇明有王趙趙

是平涼趙時春王謂晉江王慎中

徐東山故善包御史節節與中人競遂遠戍東山範白

金為回羅銘之曰不媿明時無負此心以遺節

王子衡廷陳云獻吉執符于雅謔遊精于漢魏如鳳矯

龍變人罔不知其祥亦罔不駭其異



文待詔微明極愛金琮書得片紙皆裝潢成卷題曰積

玉

王元美曰謝茂秦榛介越之資被以巽質布衣風格從來未有孟浩然亦當退舍

王元美云宗子相白白閣中手一編遺子乃五七言近

體予摘其佳句書之屏間雖沈侯采王筠之華皮生推

浩然之秀不是過也

盧次樵附被誣繫獄乃感慨著幽鞠放懷賦三十餘篇

以自廣王元美云盧諸賦雖不盡離津筏然宋景差蟬

明語林卷六 賞譽

六 碧琳瑯館叢書

綬左徒之門豈必先少樵入室

吳中行趙用賢疏劾江陵同時受杖許文穆國製酒不

為銘以送玉盃銘曰斑斑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蘭生

氣以贈中行犀盃銘曰文羊一角其理沈黜不惜剖心

盛辭碎首以贈用賢

周山人詩遊武林提學孔天胤自翰林出雅負知詩閱

岳鄂王廟壁詩曰何物疥吾壁急命隸人簪墨掃之至

詩所題大驚噴噴立命駕往謁相與定交詩時做衣匿

蕭寺中

品藻

太祖親征江南命王禕進江西頌太祖覽之喜曰故知浙東有二名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敏濂不如卿

宋潛溪旁通釋氏釋宗勅亦好儒雅上每稱之曰勅秀才宋和尚

歐陽玄評宋景濂文氣韻沈雄如淮陰將兵百戰百勝志不少懼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翫舉不沾塵土

辭調爾雅如殷彝周鼎龍文漫滅古意獨存態度橫生

明語林卷六 品藻

七 碧琳瑯館叢書

如晴霽終南翠嶂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眾長識邁往

古亦何可辨

論者謂劉如孫三吾文章不及宋景濂而渾厚過之先

見不如劉誠意而直諒過之勇退不如詹同文而事功

過之故曰尺短寸長

王希範在翰林與王侗王恭王褒俱負時名人稱四

王侗最自負願推重希範不敢以雁行進希範嘗與修

撰張洪自誦所作詩竊比漢魏張晒而未答復自謂曰

終不作六朝語張曰六朝人豈易及無論士衡嘉運且

自視比江沈云何子詩傍大李門墻猶未窺其庭與希  
範始屈服曰平生喜讀大李詩君評我甚當

成祖嘗手書大臣蹇義等名授解縉令疏其品縉具實

對曰蹇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量不遠小

人劉儵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然短于才

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

陳瑛刻于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懣直而苛人怨不卹陳

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駟膺之心後仁

宗以示楊士奇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評論皆有定

明語林卷六 品藻

八 碧琳瑯館叢書

見

李文達嘗曰今學者多病薛文清言之不華是以相如

子雲勝于曾子一時以為篤論

邱文莊嘗曰我朝相業三楊偉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

軒龍易位敕使旁午頻汎曾無一言及權歸常侍遠征

麓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誰任其咎

葉文莊姚文敏 農 林莊敏 鳳 尹恭簡 長 張汀州 益 同在

諫垣行藝相副尹嘗問張宣德以來科中人物誰當第

一張曰季聰尹曰季聰何敢望與中

楊文懿謂張子房不見詞章房立論僅辨符檄劉文成  
功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疑公逮仕季元  
專門象緯何異管伊尹之屢就公旦之多才

楊文恪 謙 稱章文懿懋曰未軒 黃仲 儒雅定山 莊景 豪

邁公斂華就實獨立其間一峰風節白沙習靜公既博

復約自成一家至于收四海無瑕之譽騰五福無疆之

年則同時諸老未之或先者也

世謂何喬新出有功烈處有德言信道之篤無媿薛瑄

著述之多比方邱潛

明語林卷六 品藻

九 碧琳瑯館叢書

陳茂烈隱衷粹行王中丞應鵬謂廉約如石守道而所

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

獻吉嘗曰吾嘗觀公卿于成化宏治間王三原居則岳

屹動則雷擊大事谷斷小事海蓄劉華容志在納約行

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自正德以來靡靡難覩矣

韓貫道 文 既卒朝士皆曰貫道愚同甯子卒保其身妻

似武公不弛于學

或問呂仲木 柎 曰何仲嘿何如其詩本漢魏可取也其

文沿六朝不可取也然其人則美矣問李獻吉曰曹劉

鮑謝之業而欲兼張程之學可謂係小子失丈夫問康德海曰漢馬遷之才而學則未達問馬伯循曰見善而能聚見惡而能勸其志遠哉問張仲修曰直而敏足以從政矣

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當時稱藝林四傑李天才雄放徐陶冶精融何藻思逸發邊華采不足而質朴有餘

陳白沙曰胡居仁執守甚堅洒落不如莊孔暘林緝熙氣質甚平果決不如沈真卿惟洒落有壁立萬仞之志

明語林卷六 品藻

十 碧琳現館叢書

惟果決有真金百鍊之剛

李康惠承勛嘗問林公見素朝士短長林一一評答李

問公所長云何林遜謝不答然則有短乎林憮然請問康惠曰子每侍教所簡唯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毋乃即公所短

元美曰用修筆任手運誦由目成固一代之雄匠惜其繁飾人工或累天悟班郢之思獨苦膏盲之病難醫良

可歎也

鄭端簡曉曰西場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斤遊刃

遇事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羹釀醴參合成名並稱賢相

一曰楊文貞之雅也文定之敦商文毅之慤也劉文靖之質也所謂守文相也楊文敏李文達之練也楊文忠之果也幾能濟時矣

皇甫子循汾詩名與元美相埒或問其優劣周道甫曰子循如齊魯變可至道元美若秦楚強逐稱王

嘉靖初增城餘姚以談道小別門徑幾墮參商黃省曾兩師事之常言王公如握日中天湛公如流光萬土王

明語林卷六 品藻

十一 碧琳現館叢書

如僕本崑崙湛如派達萬川日必有光流何離本

元美評陽明少好古文爽朗多奇晚取詞達不欲深造既以氣節名又建不世勛迨有志聖道一切掃除之識者不謂盡然慕好之者亦挾以兩相重其御烏合籠豪

傑待宵人蹈險出危倣儻權譎種種變幻

弁州外史論文臣三伯靖遠王驥材而欲興濟楊善材而巧武功徐有貞材而躁其隱忮忍割皆有陰隱

人謂弘治三臣忽似魏玄成韓稚圭文升合姚宋而小遜大夏似李沆司馬光又怨強差近名大夏弱差近實

文升練差用術

弁州論相臣曰廷和始以易進嫌而居位自稱其才勝也不可則止冕與紀其庶幾宏內勁于權倖外伸于奸藩惜為德不終假辭國老一清有應變之異無格心之本裨闡操舍將道也而行之揆地孕敬乘機遵會一言拜相強直自遂言詭遇而獲器不勝才上僭下逼禍豈不幸嵩以順為正內固寵而外籠賄即微孽子必敗階才不下廷和惟小用權術收采物情不無遺憾與廷和皆救時相也拱剛愎而伎小才不足道居正申商之習器滿為驕羣小激之虎負不可下魚爛不復顧故沒身而名穢家滅矣

明語林卷六

品藻

三

碧琳瑯館叢書

胡元瑞少以撰著見推元美詩數一書評騰今古錢謙益謂其愚賤自專妍媸任目要其指意無關品藻徒用攀附勝流容悅貴顯斯真詞壇之行乞菽苑之輿僮也耳食目論沿襲師承昔之刻畫卮言者徒拾元美之士苴今之抑揄詩數者仍奉元瑞之餘竅以致袁鍾諸子踵襲乘隙澄汰過當橫流不及不亦而乎  
錢牧齋論詩專諛西涯而詆諶空同撫擊七纂不遺餘

力謂于麟句撫字措行數墨尋與會索然神明不屬被斷淄以袞繡刻凡銅為追蠹限隔人代揣摹聲調論古則判唐選為鴻溝言今則別中盛如河漢繆種流傳俗學沉鋼昧者視舟壑之密移愚人求津劍于已逝又云徵吾長夜于麟既跋扈于前才勝相如伯玉亦簸揚于後而斯文未喪作者難誣當葵邱震驚之日仲蔚已有微言迨稷下鼓吹之時元美亦持異議

世言劉念臺

宗周

理學似周公死節似江古心論諫

似胡淡菴鉤黨似李元禮絕俗似范史雲

明語林卷六

品藻

三

碧琳瑯館叢書

明語林卷六

明語林卷七

宣城吳肅公兩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箴規

高帝嘗怒宋景濂欲誅之高后因御膳命以齋進上問故后曰聞誅宋先生聊為持齋以資冥福上即馳使赦之

高祖嘗御西廡房觀海東青應奉唐肅上應制詩云雪翻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卻

明語林卷七 箴規

憶當年魏鄭公上覽詩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

李希顏性行峻茂質耐羣籍高帝手書欲為諸王師教頗嚴毅有勿若者或擊額以管帝撫而怒高后問故曰惡有以堯舜訓其子顧怒之即帝威乃霽

仁宗畱守南京時畏讒邪解大紳應制題虎顧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撓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成祖覽詩大感悟

胡文穆母喪服闋還朝文帝問民疾苦對曰百姓猶自安惟有司窮治建文餘黨枝牽蔓引波及善良覺殊苦

上立命罷追詰者

楊文貞歸省過南京聞黃忠宣疾遂往問之公間文貞來甚喜強衣冠出迎執文貞手曰今日豈公還歸時耶不見谷永論宗室事乎文貞應曰某不學無術然未嘗不內媿

曹月川以父最佞佛乃作夜行燭一書其言曰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父遂悔悟

周恂如忱行部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人教諭朱冕進曰

明語林卷七 箴規

請稍待府中治之公至寓府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屬因怒傷人有累盛德公悚然謝過

王公度竣與李執中皆一時名臣比居鄉王抗志寡交

李出入里閭博奕諧謔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為逐細民戲狎不自愛李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為耶人兩是之

薛德溫以王振誣陷縛詣西市且斬之有老僕大哭厨

下振問何哭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振心動德溫得

釋

王振矯詔梏李祭酒時勉會昌伯孫繼宗雅知祭酒賢

會其生辰太后使內監來上壽伯曰今日宴殊不樂使

問故伯曰比歲皆得賢公卿賀國子李先生餽不過方

帆然得其辱臨為幸今方荷校使子席無此安所藉榮

內使反報太后讓帝時勉遂釋

林都諫聽為王文所陷坐比擅選法死胡忠安微不肯

署稱病臥數日景帝遣問對曰老臣無病聞殺林聰驚

悸成疾帝立釋聰

景帝初欲易儲將謀之金英殊難為言謂之曰七月二

明語林卷七箴規

三 碧琳瑯館叢書

日東宮之誕也英對曰陛下誤矣太子之生乃十一月

二日也帝嘿然

景泰冊懷愍為太子尚書楊仲舉翦以邸邸舊人自吳

入賀陳僉事祚一見語之曰異哉此行不以諫以賀

成化時傳奉官八百餘人多因梁芳以進一日上內宴

伶人戲為老人部糧以米濕責解戶解戶曰非我之罪

船縫之病老人曰盍塞之對曰欲塞船縫無糧方可上

為之悟

陳白沙就學康齋一日晨光初動意外見康齋手自巖

穀其子從之作厲聲云秀才起居作如此懶惰奚為于  
伊川之門白沙悚然

白沙名重一時英傑皆北面宗之胡叔心居仁獨斥其

禪寓書張東白元禎曰公甫清虛洒脫不屑為下學而

欲一切虛無以求道妙如以手捉風無所持護道本大

同而曰至無而動理本至實而曰致虛立本使人皆不

可曉望以相喻公甫高明應憬然有省又寓書羅一峯

謂公甫塵微六合瞬息千古只儻侗自大非見此道之

精微實乃莊佛之餘緒聖賢之言平易切實端不如是

明語林卷七箴規

四 碧琳瑯館叢書

張廷祥元禎和白沙詩有靜必有動天理實自然苟徒

泥于靜反為靜所纏我與二氏異正在些子間寄語了

心人素琴姑上絃又謂其門人容彥昭陳秉常曰生安

以下罔不由學學中光明如燭如鏡苟一事未解如燭

被物籠鏡受垢蝕學所以撤籠剝垢正以資之非以害

之也微學則籠無由撤蝕終不磨矣又狂生畧窺影響

便爾叫拍謂得人未有之真樂鄙禮法為土苴咄簡冊

為糟粕顛耆老死可憎可惡

黎文僖淳門生尹華亭嘗寄以雲布文僖不受責之曰

古之爲令拔葵秣麻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須着此妖服

瞿副使俊治廣見僚屬有貪墨者則多遺之箒曰此不足君所耶何君庭之多穢也

李西涯致政後楊遂菴一清載酒肴過其懷麓堂爲壽

觴有金卮西涯目屬之曰公近亦有此耶遂菴有慚色自是不敢復用以觴

秦王請陝西夏田賄緣中官武宗許之趨閣臣草制楊

公廷和蔣公冕引疾不出梁公儲獨承命上草制曰太

明語林卷七箴規

五碧琳瑯館叢書

祖之令禁益藩封誠慮土地既廣將啟異圖朕念親親

界地于王慎毋收聚奸人多蓄士馬毋聽姦人謀爲不

軌以危社稷上覽制驚曰寧遠爾耶遂勿與

蘇郡守以民多隱田爲丈量之法民頗患之劉文恭鉉

林居投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畱滄海與青天如

今那有閩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守爲罷役

王龍溪錄學王良知當下自足羅念菴洪先曰注念反

觀孰無少覺因言發處理亦宜然願以私欲之盤固血

氣之飛浮而欲從心所發任意而行以存心爲拘逼視

改過爲粘綴薄取善爲擬跡指盡倫爲情緣將使天下

蕩然無歸悍然自恣斯爲病道不淺已而邂逅龍溪龍

溪問何以贈我日以陽明先生之學惜也速亡未至究

竟公等受煅煉已久證印最明今不能求先生所未至

非先生負公等公等實負先生

陳長公察歸里監司歲造公或其人非長者而侈則徐

出所飯麥強飯之曰余田父甘也又多吳語刺刺是非

咸遠巡避去

李淑僉事浙江城慈溪甫半而郭居者賄趙文華俾折

明語林卷七箴規

六碧琳瑯館叢書

之乃置酒城外山上使人射矢着睥睨曰城易及矢乃

爾奈何淑則令人挾矢從它山射而至酒所曰益城至

此不能使矢無及也文華色變罷

有年少上書王司寇稱元美先生司寇拂然曰斲子胡

以元美我徐叔明原曰誰使君開輕薄之端爲山人枕

袴領袖而今更惡其稱

王元美意嘗不肯下子瞻一日陳仲醇繼儒曰公不及

子瞻者一事子瞻生平不喜作墓志公所撰不下五百

篇較似輸元美憚然

魏莊渠蘇與呂涇野耕云近來學者多病好名之心聽  
過高之論鮮不害道者歐陽崇一訥行敏言公當以此  
意告之

王岡伯士勛元美子嘗語錢受之先人構弁山園疊石  
架峯以堆積爲工吾爲沁園土石竹樹與池水映帶取  
空曠自然而已受之笑曰兄殆以爲園喻家學乎岡伯  
笑而不答

王都沈迅之入垣首皆上特簡王語沈曰勿言受皇上  
特恩者不止我二人當思負上特恩者恐又增此二臣

明語林卷七

歲現

七

碧琳瑯館叢書

以爲悚然迅後以保障鄉里闔門死難

李給諫清賜環北上其族兄喬爲吳相國姓甥謂之曰

弟行何以益吾舅清曰祇不爲累曰何累答曰不肖者

驅利則倚同邑相公爲招搖賢者好名則假同邑相公

以標榜皆累也

樓逸

宋景濂劉伯溫葉琛章三益同赴召出雙溪舟沂桐江  
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縮青絲繩立  
于江濱揖劉而笑且以語侵之劉急延入舟中宋疑問

此何人劉曰桐廬徐方舟也四人聞其名躍而起驟其  
酌酒別去後劉數薦起之避居江皋莫知其跡

馬山人不知其名居馬跡山故稱馬山人爲柱工從上  
大戰彭蠡賴以濟不受官賞惟日求美酒命光祿給之  
一日天寒雪甚醉卧屋角上解衣覆之俄而竟去不知  
所終

焦先生本高帝故人家江陰之虞門里帝爲天子遂隱  
去洪武初徵之甚急先生恐爲有司累間之金陵持雞  
酒馳道而入帝與班坐歡飲如微時贈以金五角三帶

明語林卷七

樓逸

八

碧琳瑯館叢書

取其角者亡何掛帶而去

李希顏足跡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騶輿來訪希顏方在  
途中枕囊側卧前驅蹶之已知是希顏遂與班荆傾囊  
以別

鐵笛道人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  
有萼綠梅花數百層樓出梅上積書數百卷蕭然塵外  
道人時時唱清江歌人爲作迴波引和之

錢芹以督府掾謝職歸姚克一善數求見之不得俞貞  
木亦見禮于克一克一使吏饋之菜誤致芹所芹受之



吏覺其誤以語貞木貞木曰府公得先生受遺乎先生賢府公故也其歸報府君吏遂以告克一大喜曰錢先生許我矣詰旦往謁使吏先序不可亦不欲庭謁請月見于澤宮

韓高士 奕 與王仲光友善偕隱于醫姚克一守吳造詩之高士匿布簾內答云不在一日伺賓在掩入其室高士走傍伽山克一隨至則泛小舟入太湖克一太息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

初黃鉞與楊濬子福同學篤志有聲州邑辟賢良濬怨

明語林卷七 樓逸

九 碧琳瑯館叢書

鉞曰吾遭亂世家破族散攜兒畊讀遠郊以畢餘生以子好學舉書供業一何不善晦并累吾兒鉞曰母恐當請尹為言遂說尹罷福

陳亮少懷靜嘿秉參無競洪永間詔求遺逸郡縣或相推說亮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穎吾投跡明時游戲泉石那便以爵服縈人

王仲光 賓 高節不仕姚克一枉謁之仲光以手抵門問汝為誰對曰姚善乃啟門畱坐及報謁向府門再拜而返善知之急馳追固請之卒不肯曰非公事亦何敢入

仲光既遭鼎革益晦迹清狂獨居無妻子家貧賣藥自資嘗以藥黥面皮肘股間皆成瘡病髮短服芒履竹杖行謂道傍故舊有訪之者輒箕踞捫蝨不相酬對靖難師入金川河西傭衣葛衣遽去依莊浪豪魯家為傭取值積買羊裘被之雖極寒必覆葛衣葛破縷縷不肯脫夏即衣新布故葛必覆其上人問不答每聞其吟哦或哭泣聲有雷都官至識傭欲呼與語傭走避都官去乃還或問都官都官亦不答

明語林卷七 樓逸

十 碧琳瑯館叢書

王仲光遁跡西山姚少師以舊訪之謂曰寂寂空山何堪久住答曰多情花鳥不肯放人

補鍋匠往來饜慶間為人補鍋所至不三日輒去夜嘗寄宿蕭寺有馬翁亦不知何許人教授童子題詩稱馬二或馬生或塞馬先生一日補鍋匠忽遇于市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率入山谷中坐語竟日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

性天遁金華東山披麻戴笠終身不易不言姓名又曰大呆將死囑主人曰斂吾尸懸于林木足矣雪菴和尚居松栢灘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掉灘

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復讀  
終卷乃已又不戒酒日注一壺無客至卽拉收監與飲  
半醅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如是秘迹以死

耶溪樵夫樵會稽日粥二束薪足食則已食已畫詩于  
溪沙已則亂其沙人怪之一日從後遠持之得二句曰  
無地可容王蠋死有微堪濟伯夷貧

袁敬所不知其名永樂草除流寓常山松嶺爲人易直  
能飲飲酣輒寫淵明五柳傳及詩擲筆悲吟繼之澺泪  
常夜宿旅店間人行聲披衣起題詩于壁悲吟達旦江

明語林卷七 棲逸 上 碧琳瑯館藏書

西一布商曰若吾鄉某編修也敬所趨掩其口商伴不  
顧而去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漁舟掉其旁卓問有魚不答  
曰無魚有詩乃鼓棹歌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水  
碧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鼓釣筒問其名不

答

陳海雍隱于清江遜世無闕陳白沙常以易義叩康齋  
康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蓋海雍也白沙往謁適  
龍潭被簑笠犁于田乃延至家與析疑義白沙既去龍

潭曰吳子非愛我者

杜淵孝 瓊 學綜今古行有至性每求賢詔下有司首舉  
郡守况鐘兩薦皆固辭不就自號鹿冠老人晚居東原  
戴鹿皮冠持方竹杖出游朋舊道遙移日歸而菜羹糲  
食怡然自得門人私謚曰淵孝

何廷矩以文行爲學使者所器重見陳白沙卽棄舉業  
從之遊會將秋試毅然謝去學使者遣人追之謝曰泉  
石疾已在膏肓矣

明語林卷七 棲逸 上 碧琳瑯館藏書

趙弼太僕罷官里居與農夫耦耕槃跚泥淖中晏然自  
足分巡姚祥至其廬兩時耘田遂棄鋤于田畔見之詞  
色自如祥問生事何實曰差勝秀才時

長興吳琬隱居蒙山窮經著述而安仁劉尙書麟方守  
紹興罷官卜築于南坦建業龍按察寬掛冠隱西溪郡  
人陸御史崑亦在罷于是皆就琬爲主而招太初山人

孫一

爲雅談

鐵脚道人嘗愛赤腳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  
嚼梅花滿口和雪嚼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

孫大初束髮入太白繼入終南汎觀恒岱躡衡廬返嵩  
山渡汴謁闕里久之踰江淮下吳越玄巾白紵混游貴  
賤常以鐵笛霍瓢自隨憤激悲歌俛仰千載思古豪傑  
不得一當自誦云平生陳正字死不受人憐初談導引  
人疑其仙晚居湖乃嬰婚娶人莫能識

邢用理量居葑門獨處不娶以下自隱每作一二卦卽  
閉肆不與人接苔生坐隅突常不煙其庭可以捕鼠客  
有造者多挾鈔以往停午則買食他處復就清談

邢麗文參量孫湛然高素絕意婚宦嘗獨居遇雪囊貧

明語林卷七

棲逸

五

碧琳瑯館叢書

無粟兀坐累日如枯株徐昌毅念之叩門慰問邢方苦  
吟自若畧不言他第誦所得句自喜連朝雨徐復往視  
見屋方三角墊邢怡然執書坐其一角不食累夕

閻巨賓用隱于吳市躬耕養親常跨牛行歌人莫測其  
際

鄭善夫嘗入武夷雁宕陟峻搜冥都忘內願養病自遠  
殆輕人爵一時以靈運叔夜相擬

劉南坦麟斂迹嘉遜蚤參玄論雅慕樓居而力不能構  
文徵仲爲寫層樓圖遺之命曰神樓楊用復作後神樓

曲南坦常懸置北壁下以自娛

蔣子健破屋半間隱居虹橋一介不苟八十年如一日  
江進之宰其邑目爲東海冥鴻

宋登春寓荊州買田天鵝池自署鵝池生徐學謨守荆  
往物色之至再始見明日戴紫籐冠衣皂緇衫報謁踞  
上坐髹皆竊罵徐爲授室城中約來看移居屬有參謁  
日盱往生鍵扉臥不內守令人穴垣入生科跣席一棗  
徑臥壁下強起之索酒酣別守後坐事廢生裏敗衲爲  
道士裝行乞三千里訪之海上

明語林卷七

棲逸

五

碧琳瑯館叢書

童子鳴以書賈博雅高行見推公卿間韓邦憲守衢過  
其家龍邱山陽序布衣兄弟之誼又下教邑樹綽楔左  
閭以風在野子鳴固辭

虞原璩隱居不仕温州何文淵時擊小舟造訪辨難商  
確一夕久坐不覺夜分村落無所覓酒文淵笑曰醯可  
代也璩遂出新醯侑以韭蔬對酌劇論時人謂之醋交  
文淵嘗曰此地不容易到璩曰此客正亦不容易來也  
吳中錢孔周所與遊唐伯虎徐昌毅湯子重王履約履  
吉文徵仲室廬靚深嘉禾秀野徵仲寫贈碧梧高士圖

沈石田嗜竹關水南隙地構宇其中將以千木環植之  
未易卒致乃作化竹疏

沈石田嘗以暑月泊舟村落一父老以客舟難之石田  
曰我是好人無勞憂恐父老曰六月出門豈是好入石  
田慚悚自失

鄭端簡家居角巾布衣每策杖獨往訪故所識與論桑  
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蕘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為  
名卿

錢叔寶穀築室支硎山下靈霞四封流泉迴繞藝名花  
明語林卷七 樓逸 五 碧琳瑯館叢書

數百種歲時佳客過從非其人以一石支門不顧  
王永壽家蓄一琴一鶴每客至彈琴鶴婆娑舞階下助  
客歡後一日鶴死為瘞鶴文已無病而卒以琴殉葬

謝憲臞然鶴立葛巾木屐日攜離騷往來西湖浩歌薄  
暮而返

孫宗伯承恩與華亭對巷而居徐賓客甚盛延接不暇  
孫閉門深卧而已一日着布袍負暄挾策讀書其僕竊  
語同為尙書彼車馬填溢相公第鬼莫顧問者公間呼  
謂之曰任爾輩他往雷我獨處教鬼負去

傅汝舟年二十輒謝諸生其弟汝楫並著才名州縣辟  
為醫官弟子岸謝不就號卧芝山人

海靈許相卿築室紫雲山中嘗製短簔長笠以二雀自  
隨遇佳日披簔戴笠身騎黃犢往來阡陌間喜與田翁  
野叟為爾汝交就彼食飲或一言目為貴人輒投袂而  
起

許給事相卿以排擊巨璫引疾不仕故人張璠夏言相  
繼枋用各貽書物探所欲官恐卻之對使者曰我方憫  
子勞子不憐我病官豈渠家物即以之私人而顧及我  
明語林卷七 樓逸 六 碧琳瑯館叢書

去矣傾子一尊聊耐子意竟不答書  
陳羽伯鳳讀書習隱常月夜挂琴松間調所馴山猿得  
詩擁膝自吟聲與猿嘯相應

海豐楊太宰巍好奇多雅致官游所歷皆取其卷石以  
歸積成小山間時舉酒酬石每一石舉酒一觥亦自飲

也于穀山嶺行雅慕其事山園種菊二十餘本當菊盛  
開時無共飲者獨造花下呼酒澆之驪焉酬酢徧菊本  
二十許亦徑酌  
吳孺子家故饒資中歲妻子死遂捐產買古書畫癖山

水之勝所至僦居僧寺白炊一銅竈飯不足則哺糜日  
買兩錢菜又以樹葉爲羹羹語人曰免我低眉向人覺  
此亦飽逾梁肉

吳介肅蘇撫真定時以分宜餒乃移疾屏居南旺湖上  
茅屋瘠田僅贍衣食出惟跨一驢或諷其矯答曰與人  
非所能辦騎馬則老不能驅實使我矯則吾不知後起  
公檄至僕夫白狀方跌坐導引搖首不答已乃下牀取  
觀便擲去

陳白雲昂隱于詩蕭田倭寇攜妻豫章織屨賣卜以食

明語林卷七 棲逸

碧琳瑯館叢書

又由楚入蜀附僧舟傭爨所至其僧輒死後客金陵姚  
太守守又死爲人傭詩文里巷慶弔代祝誄易百錢斗  
米而自勝片紙扉上無則又賣卜織屨佐之閩人林古  
度見門勝突人問之一扉之內床席缶竈敗紙退筆錯  
處狼籍檢誦之輒反向流涕嗚咽古度以鄉人也時就  
餅餌過之張貌山 慎言語人曰今入市見賣菜傭皆宜  
物色之恐有白雲先生在

崑崙山人張詩試順天試士皆自負几登山人命僮代  
之試官不許山人遂拂衣去不復試以詩名豪俊所居

一畝之宅隙間種竹每風雪飄蕭披襟流盼欣然命酌  
醉輒跨驢信其所之風雨自如李士行解其不狂不屈  
春風不足融其情醇醪不足況其味

邢子愿雅慕張月鹿觀風入吳命駕就訪張方卧病人  
榻前慰藉間問所欲張曰老人無嗜唯嗜邱園邢嗟歎  
檄縣令贈買山錢

程金家居履不及縣簿門車不及城府歲課二蒼頭各  
治五畝從田畯躬督之里人笑曰漢陽薄二千石而弊  
弊焉力二五畝田何倒置也

明語林卷七 棲逸

碧琳瑯館叢書

明語林卷七

明語林卷八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捷悟

高祖方欲刑人而劉伯溫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不祥將以應之伯溫曰頭上血眾字也傳以土得眾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為停三日待之海盜降報至

景中丞游太學同舍生有秘書景假閱約一宵還已乃故負約同舍生怒遽訟之祭酒景曰清私稟耳因背誦

明語林卷八 捷悟

晉琳瑯館叢書

徹卷不遺一字問生茫然莫對祭酒咤生及出以書還之曰以子過珍秘聊特相戲耳

徐武功嘗築一堰下木石則若無者因叩一僧僧無答

第曰聖人無欲有貞悟曰僧益言龍有欲也下當有龍

穴龍惜其珠惟鐵能融珠吾有以制之矣乃鎔鐵數萬

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

辛未會試江陰袁舜臣題謎詩云六經蘊藉已久一劍

十年在手杏花頭上一枝恐洩天機無口一點鬚鬚大

如斗掩卻半牀何所有完名直待掛冠歸本來面目君

知否劉城一見曰此辛未狀元四字也城卽是科榜眼

沐陽伯金忠征閩寇周鼎參幕下有四明章文仲來謁

曰聞幕下周伯器奇才願與之角沐陽出南征百韻詩

朗誦一過兩人各書一通不遺一字

平湖馮汝澗與諸子避倭假宿東園候報因折二字作

口號云曲川地可耕長刀砍低樹元來腹有文軍口三

十去令諸子合之其三子敏效年十五應聲曰是剿寇

二字明日得報大捷

屠長卿東髮操觚睨一世長篇短什信心矢口常戲

明語林卷八 捷悟

晉琳瑯館叢書

命兩人對案分拈二題各賦百韻咄嗟之間二章並就

與人對奕口誦詩文書嘗不逮誦

博識

永樂間西域進獨脚異鳥上以問解大紳對曰此名商

羊左肋有肉鼓右肋有肉鐘發鼓則舞考鐘則鳴試之

果然

宣宗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以問三楊不能對時陳繼

官卑在下列出前對曰龍有翅曰應龍問所出曰爾雅

驗之果然

處士王淮博極羣書嘗與湯公讓九勸遇于吳興蕭寺以辨博相夸詡對語移日不相下及徵青陵臺事各舉其二淮問公讓止此乎復舉其一厯厯口誦無遺公讓歎服語太守岳瞻曰栢原行秘書也

弘治中有熊入西直諸司請備盜何孟春曰宜慎火已而乾清宮災同列問孟春何以知其火曰宋紹興己酉永嘉災亦先有熊入自南掖州守高世則曰熊于字為能火子偶憶及不幸而中耳

康德涵殫精麻數尤妙刀圭用六壬太乙占事知來往

明語林卷八

博識

三

碧琳瑯館叢書

往輒驗惟薄博奕不為

楊用修登第時楊三南疏三事詞之皆生平所未用了修從容酬對本末融貫三南歎曰真才子

武廟一日閱文獻通考問天文注張為何星欽天監悉

莫能對遣內使問翰林楊用修曰注張柳星也周禮以

喙也史記律書西至注張漢書柳為鳥喙因取二書示

內使以復同館同館歎服

泰陵一日遣中涓問李西涯龍生九子其名狀云何涯

以詢編修羅祀祀疏以對一曰囚牛好音以飾胡琴二曰睚眦好殺以飾刀首三曰嘲風好險以置殿角四曰蒲牢好鳴以刻鐘鈕五曰狻猊好坐今佛座獅子是也六曰霸下好負重今以負碑七曰狂狴好觸邪今畫獄門八曰鬬鳳今以鏤碑緣九曰蚩吻好吞今殿脊獸是也

唐應德于學無所不窺天文樂律兵刑地志以迄弧矢勾股壬奇禽乙刺鎗拳棒靡不精心扣擊究極原委

豪爽

明語林卷八

豪爽

四

碧琳瑯館叢書

高皇帝親祀歷代帝王各獻爵畢獨於漢高增一爵曰我與公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比他氏不同

方正學嘗以月夜同客登山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

古竟夕不眠願謂客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

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為太白死三百年

無此樂矣斯樂又子瞻死後三百年所無也

孫襄敏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元季丁復夏

煜以詩名公遊兩人間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與煜對飲

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聲撼

四隣

永樂中交趾入貢使言飲量絕人上令舉善飲者欵之  
曾子榮自請往上問卿飲幾何曰當此二使足矣亦豈  
必盡臣量遂往飲徹夜二使皆醉愧去明日入謝上悅  
曰文學不復言即飲戶詎不作我明狀元耶

曾子榮病革呼酒至醉自題銘曰六十非天宮詹非小  
我以為多人以為少易養益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  
哉斯三

湯公讓少入學為生徒應天尹下學傳籌召諸生後至

明語林卷八 豪爽

五 碧琳瑯館叢書

當笞大呼折尹聲撼庭木攘袂走出題詩府署闔扉而  
去

湯公讓以周文襄薦驛召至京于少保請試之立將臺  
下摘古今將略兵事問之應對侃侃萬眾環列聲旬然  
如鍾以錦衣千戶通問裕陵于沙漠大酋脫脫不花問  
中國事抗對不少屈又箕踞坐上岸幘誦所著平蠻論  
鹵語譯者彼髯何人恨不殺之

沈孟淵避處不仕逍遙材亭之間每日治具以待客來  
若無客則令人于溪上遙望惟恐不至

高文義夫人悍妬無子雖置一妾不容入寢一日陳芳  
洲飲間語及之遂從屏後出詬芳洲怒撤案以棒撲夫  
人仆地數之曰汝實絕高氏罪不容死行且奏聞置汝  
于法自是文義得御妾生一子峴人曰陳公一吼高氏  
有後

一力士李金鎗來吳徐武功召試其藝武功微哂因呼  
家人取吾棒棒乃鈍鐵所為重六十餘斤願命李試之  
李謝不習武功笑起運棒如飛時時及李頸李懾伏不  
敢起公擲棒叱之去曰豈與若校技

明語林卷八 豪爽

六 碧琳瑯館叢書

韓襄毅方集兩司議兵適引數賊入公握刀起擲一布  
政曰公斬此布政失色公笑曰殺一纛囚猶爾臨陣亦  
何如即自持刀連斷之一坐眩絕

成化間宋景濂墓壞巡撫孫仁為遷葬成都適蜀府承  
奉宋昌新作壽藏于成都東門外孫仁令人求以葬先  
生承奉以其同姓慨然許之計費直可千金

王威靈在大同會大雪方飲諸伎抱琵琶捧觴一千戶  
入與談鹵事甚翫越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  
又喜命絃琵琶侑酒即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



諸伎最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為死

三原以太宰召過訪威靈三原時望重朝野威靈留之坐甫定出酒二行女伎攜樂器紛然而出三原欲起越挽使更坐曰卿自用卿法我自用我法

李獻吉既以論壽寧下獄得釋適醉遇壽寧于市罵其生事害人以鞭梢擊墮其齒壽寧恚極欲陳其事以前疏未久隱忍而止

康德潤六十徵名伎百人為百歲會既畢了無一錢第持賸命詩送王邸處置曰差勝錦纏頭也時郭杜王敬

明語林卷八

豪爽

七

碧琳瑯館叢書

夫名位差亞而才情勝之倡和詞章流布人間為關西風流領袖浸淫汴洛間遂以成俗

徐昌穀構別墅于邑北邨前後冢壘或憑蹙曰目中見此使人不樂徐笑曰不然目中日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崔子鍾好劇飲嘗至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地座李文正時以元相朝天偶早遙望之曰非子鍾耶崔便趨至輿傍拱立曰相公得少住乎李便脫衣行觴火城漸繁始分手別崔每一舉百觥不醉醉輒呼劉伶小子恨不見

我

陳約之少崔侍郎銑三十歲雅知飲量不敵恃其少壯值崔病初起即往謁與壽飲至夜分約之大醉跌宕不能支崔謂從者曰彼不自知願乘我瑕而闖我微我健不幾敗北踉蹌即復舉十餘白乃別陳竟病咯血不起

王文成游匡廬天池山直上佛手崑崙懸山半下臨無際人莫至者公徐步蜿蜒竦立瞻顧人服其膽

貴溪用事劉子素繪在省垣抗疏詆之貴溪度無以難

明語林卷八

豪爽

八

碧琳瑯館叢書

遣其客李實以相術來說子素怒起掉寶柱下已而從給舍為貴溪手玉碗行酒子素揮碗碎地客盡驚出明日幼疏上

常明卿多力善射雖為文法吏時蘇韋跼注兩健騎而馳諸徹侯弟子從俠少年飲常前突據上坐起角射咸不及問問稍知為常評事奉大白為壽常引滿沾醉馳去弗顧

吳人袁景休賣卜市上劉子威鳳文章負重名景休每扶掖其字句鉤棘文義糝繆向人為嫻笑子威大怒屬

郡尉攝而答之曰若敢復姍笑劉侍御耶景休仰而對曰願更受笞不能改口沓舌為諛

胡襄懋宗憲冥將士爛柯山酒酣樂作令沈嘉則作鏡

歌鼓吹十章援筆立就至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

不聞聲胡起將嘉則須曰沈郎雄快乃爾

儀真王維寧家貲巨萬性豪嗜客每宴續至者常增數

席人或勸其後計王曰丈夫在世當用財豈為財用及

業盡不能自存猶好酒不已或勸其硯耕自給曰吾學

書為口耶

明語林卷八 豪爽

九 晉琳瑯館書

唐汝迪植柄相子世蕃欲困以酒引巨犀奉觴謝不能任強之艷然拂衣起覆犀于地酒淋漓更謬起為謝顧之已揮鞭躍馬去

盧柎以冤繫坐死謝茂秦攜其賦京師貴人間絮泣曰

及柎在而諸君不以時白之乃惘惘從千古哀湘而弔

賈胡為乎及出獄為介之趙王王立召見賜金百鎰諸

王更置邸延柎柎坐右辯說揮霍江波肆湧及鳴臺

颯颯倏忽為辭賦各得以意去既被酒故態畢發時罵

其坐人還顧囊中所餘金幾何趣付酒家

趙王得謝茂秦竹枝詞酷愛之命所幸賈姬按琵琶扣

度歌之及謝來詣王王冥之便殿酒行樂作王命止諸

樂獨繼瑟佐琵琶聲繁屏後已復止眾妓獨奏一闕茂

秦傾聽未敢言王曰此先生竹枝詞也遂命諸伎擁賈

姬出拜倚容旖旎光華照人藉地竟竹枝詞十章茂秦

卧山亭王使姬以衽代薦承之以眩明日更製新竹枝

十四闕姬復按譜擲歌不失豪髮王竟以賈歸茂秦

福清何壁跣地放跡聚徒眾部署為俠上官捕之窮而

逸去後聞歛令張濤楚人好奇為詩四章投甌撼之濤

明語林卷八 豪爽

十 晉琳瑯館書

大驚延為上客贈以千金濤開府于遼將疏薦以布衣拜大將會罷鎮未果

沈伯和以忠俠為駙馬楊春元所推服春元為言國本

危疑謀擁護太子伯和奮臂曰吾不能為商山老人獨

不能為安全藏乎代藩之議抗章劄直客嘗訪其村居

見牀頭樹銅簡二高與身等夜分謂客曰彼不悔禍當

持此簡擊殺老魅于朝堂旋自刑以明國法何暇與喋

喋爭曩筆牘間乎因執簡起舞有風肅然晶光閃爍上

下寒燈吐芒四壁颯拉

沈太史懋學嘗上春官不第走之塞上長揖大將軍獵  
飛狐穿塞抵花馬池而後歸陵風長嘯慨然有封狼居  
野意

周忠介順昌忤璫被逮蘇民憤怒擊縱騎至死倡者五  
人顏佩章馬傑沈揚俱就繫論斬或曰相國蘇人必為  
之地五人笑曰彼方媚璫狂狴刺剝尸血狼籍吾五人  
足承歡一鬢乎

明語林卷八

豪爽

十二

碧琳瑯館叢書

明語林卷八

明語林卷九

宣城吳肅公雨若

新安吳拱岳仲喬

夙惠

高祖嘗至一驛見一童子方執役問其年曰七歲上云  
七歲孩童當馬驛應聲對曰萬年天子坐龍廷上大悅  
復其家

瞿宗吉十四歲時見楊廉夫香奩八題即席倚和凌彥

狎雲翰是其大父行彥狎作梅詞霜天曉角柳詞柳稍

明語林卷九

夙惠

碧琳瑯館叢書

青各一首號梅柳爭春宗吉一日盡和之彥狎驚歎呼  
為小友

楊東里一歲而孤母改適羅理為德安丞歲時祀先

恒命諸子公獨不見命時尚六歲以問母母泣語故因

慟哭日益感發私磨磚土如主式于外別室祀其三世

每旦入焚香謁拜出入扇鑰祕無知者左右窺以告羅

羅伺之而信遂皆感泣命復姓

解大紳六歲時穎悟絕人其從祖常戲之曰小兒何所

愛即應聲吟曰愛者芝蘭室更欲附飛龍上天看紅日

又曰小兒何所愛夜夢筆生花花根在何處丹府是吾家

解學士童時婦翁過其家解父抱置椅上婦翁云父立子坐禮平解遽答曰嫂溺叔援權也

方希直五六歲時便自雄邁雙瞳炯炯目十行下鄉人呼爲小韓子

李西涯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抱置膝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尙書

劉御醫博八歲賦溝水詩云門前一溝水日夜向東流

借問歸何處滄溟是住頭

李西涯程篁墩在英廟朝俱以神童薦時程九歲李七歲上出句曰螭螭渾身甲冑程對曰鳳凰遍體文章李

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上曰此兒宰相器

張棨五歲時口授書卽了了常雞鳴忽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今雞已鳴何不起母曰汝才

讀書豈便曉此應曰我願爲此徒曉耶

曾魯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不遺

何喬新年十一翰林周仲規至其書齋問所閱何書對

明語林卷九 夙惠

二 碧琳瑯

曰陳子經通鑑續編也曰子經書法何如曰先輩著述

非後生所敢議然呂文煥之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之

漏海不書其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義軒則采

怪誕不經之談遽金則失內夏外彝之義似有未當仲

現大驚因白其父曰三郎學識不易及也

洪鍾四歲隨父入京見石坊大書索筆擬之遂得古法

至京設肆粥字憲宗聞而召之命書卽地上連書已命

書聖壽無疆字鍾揮筆不動上曰得毋未解對曰是豈

可地上書上稱善命昇几加橙其上揮而就

羅一峰五歲時隨母入園中收果長幼競取獨不爲動

必賜而後受學于里師時乏書師令遍逐諸生受讀諸

生未成句羅已成誦

明語林卷九 夙惠

三 碧琳瑯

倪文毅甫五歲聞隣塾書卽請入遊聞侍文僖公問曰

地上有天下當亦有天蓋已悟渾天之理

楊用修七歲作擬古戰場文有曰青樓斷紅粉之魂白

日照青苔之骨時人傳誦謂淵雲再出

陳太僕沂五歲屬對八歲摹古人畫十歲能詩十二歲

作赤寶山賦傳誦人口

中峰吧八歲能詩翰一日咏胡桃曰形狀如雞子剛

柔質未分擘開混沌壳渾是一團仁

王陽明十一歲其祖竹軒公攜往京師過金山與客同

賦詩眾詩未成陽明傍占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擲破維

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又命賦

蔽月山房亦矢口而成

陶文僊甫就外傳朱先生者好為禮使童子洒掃拂展

几席夷貴于賤夏不得揮扇文僊獨安之曰習則不勞

靜則無暑

明語林卷九 夙惠

四 碧琳瑯

張江陵父故微賤給事御史府顧華玉按部至聞江陵

奇童時江陵方七八歲舉止不凡入見華玉命作破以

子曰二字為題江陵應聲曰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

為天下法華玉大異之解所佩犀帶以贈

張孝廉廷臣八歲從父令錢唐有沿司檄觀以上下廷

臣見之曰偽也問何以知曰于前檄象不類睇驗而信

父曰兒任官矣有塾客邀遊西湖而一吏主飲具廷臣

拂衣起曰是將有居間設耶歸語父果侵牟被訐者

林章七歲能詩塾師試題羣羊落句云曾從北海風霜

裏伴過蘇卿十九年題韓文公像云獨立藍關雪回看

秦嶺雲非干馬不進步步戀明君

楊孟春幼穎敏八九歲背誦六經著書十萬餘言名曰

論鑿

吳龍潭 先曾祖諱詔相汝州知州 應童子試縣尹佳其牘問年幾何

日十三尹曰子豈外黃兒矢口對曰君可中牟令

賢媛

蜀既平明昇母子俘至闕下太祖責以歸命不早彭氏

日向以先夫疆土委托臣妾夫業一日未亡妾一日未

明語林卷九 賢媛

五 碧琳瑯

應死今已甘谷饋死無復恨酬對從容辭色無阻上義

之賜冠帶居第京師

潮州周伯玉與妻郭真順避地村寨寨眾推伯玉為主

真順謂曰子觀寨眾矜能輕敵矜能則兵驕輕敵則寡

謀必敗乃事伯玉如言謝去後寨眾爭長果殺其主寨

人多積粟真順勸伯玉散之日與婢子索綯而食賊至

盡焚農家積粟真順引索與伯玉貫繫賊見謂是捕鹵

恣其起居因得從間道脫太祖定嶺南將軍俞良輔來

征諸寨皆恐真順作命將軍引遮道上之一寨獲全

胡郡奴是大理卿閩女閩死節郡奴方四歲沒入功臣家執事爨下長識大義髮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灰汚面禿垢無人狀後被流離依姻家誓不有家鄉人憐之日此忠臣女爭餽遺郡奴所受免餓而已

戴德彝嫂項氏聞靖難師渡江度德彝必仗節禍且及令諸戴盡以室逃二子方在抱亟藏山中焚家乘毀廟主獨以身畱及收者至一無所得械項詰之焚夷徧體乳膚為潰竟不承故忠臣惟戴族獨全

建文之難衛卒儲福以不食死妻范氏事福母甚謹每

明語林卷九

賢媛

本

看琳瑯館叢書

哭輒走山谷中一日浣澗邊有草若席因取織之售以養姑姑卒范營葬為廬于側年八十餘卒艸亦不生姚少師有姊嘗事之如母既貴還往拜之姊不肯出家人曰少師貴人執禮甚恭那得終拒姊不得已出立中堂少師望見即下拜拜未竟姊遽入扇戶且讓之終身不見

朱成國戰歿其子獨脫身歸拜母王夫人夫人讓之曰汝父死國難汝隨行間不能自奮乃脫身還是爵祿為重殉節為輕立命死之以庶子襲封

林以乘 大韓 為郎時以論抹黃鞏坐繫妻黃氏畱邸舍

中朝夕籲天緹騎誣以詛咒并逮下獄以乘備常楚毒訊者危詞怵黃黃慷慨曰妾夫被繫焚香告天所幸者庶皇輿不出生民休息忠良獲宥國法無頗耳庸有其他兒女子無知使吾夫重獲罪戾惟一死謝官家并謝吾夫言辭激昂神色暇裕

丘仲深與三原家宰不協有太醫院劉文泰求遷不得訐奏三原時人疑仲深教之洎仲深卒文泰往弔夫人叱之出曰為若故使我相公薨王公負不義名于天下

明語林卷九

賢媛

七

看琳瑯館叢書

安用若弔聞者快之

沈瓊蓮烏程女子以父兄之籍得通掖庭嘗試守宮論其發語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孝宗權居第一給事禁中為女學士

林鶚守蘇州母程淑人每夜輒令陳其日所行事或有過則答之

錦衣王佐故陸炳父執友佐死有三別墅炳賺其二復欲得其最麗者其子不可乃誣以他罪并捕其母炳與其僚列坐張刑具脅之母膝行前道子罪甚悉子恚呼

日兒頃刻死母忍助天爲虐耶母叱之曰死即死何說  
指炳坐而顧曰而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亦非一生  
汝不肖天道也復奚說炳面發赤膊汗簌簌趣遣出事  
遂寢

趙王以賈姬昇茂秦秦死大名姬率二子厝柩大寺傍  
每夜操琵琶一曲歌竹枝詞慟絕而罷已乃以千金裝  
付二子歸葬自破樂器歸老閨闈

嘉靖之季寇發建寧貢士游銓有女且笄妻張慮其不  
測數提誨之曰凡我婦質順適其晏以一所天幸矣彼

明語林卷九 賢媛

人 碧琳現館書

變之若惟湯與刃女謹識之銓讓其不祥張曰婦聞士  
尙節必崇于夙女愛身必明于素君將砥節胡是不解  
無惡不祥使婦與女能明不祥祥莫大焉寇至果赴井  
死

左赫

懋第

太君陳氏諳書史而好談節義李映碧

清

爲給諫疏請靖難殉義諸諡太君誦之咨嗟歎賞節  
稱快及難石以待郎北使殉節人謂母教居多

成樞

德

殉難妻妾寓金沙歲餘訛傳德實不死間行

抵江而妻妾聞之忿然曰彼若未死吾屬必死名殉實

逃何顯面人世

容止

中山上長身高顴赤色儕伍咸莊憚之

王昆好穿曳地袍行步翩翩兩袂軒着

張三十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項作一髻

常開半王長身白皙猿臂善射一日狀類獼猴指臂間

多秋毫

丁德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偉上以黑丁呼之

李希顏嘗首笠衣緋袍時臨盛會各嘲之曰戴者本

明語林卷九 容止

九 碧琳現館書

質者乃君賜

師遠入太學爲御史所劾逮至闕下囚服入見狀貌偉

麗面如玉盤戟髯拂拂太祖目而偉之卽以遠爲御史

陳京兆 嘗奏事聲響洪徹聽者颯然上令餓之數日

奏對如前乃曰爾賦自殊耶每呼爲大聲秀才

慶成王生百子長襲王餘九十九人並鎮國將軍每會

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而人俱龍準

岳季方 正 修頤美髯神采秀發侍講杜璽曰此我輩中

人

于忠肅骨相異常音如洪鐘嘗慮從征高煦罪人既得上命數其不軌辭嚴正矢口成文

徐有貞之相甫受命其止不容既退英宗謂左右曰惜有貞之寡命也許彬常退朝而入閣會雪踏于地扶服而登有貞側項大噤聲瑄奏事誤稱學士匠正言于前唾濺御服皆相繼出論者謂容之弗慎云

倫文敘長身玉立頭顱大二尺許

韓襄毅姿貌軒偉自大同入奏事憲宗偉之問為兵部侍郎求可代襄毅者李文達舉王越越故亦美姿貌上

明語林卷九 容止

十 韓襄毅姿貌

嘗目屬之既徵入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久曰是故快御史耶可弁而將遂命代雍

吳清惠 廷舉 長身而瘠面如削瓜恒敝衣帶穿不事修飾

陶自強 魯 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輒昏睡不恤

周伯器魁顏鬚鼻長上短下

萬安眉目如刻畫外寬然長者而內深刺骨

彭濟物 澤 腰帶十二圍雖與人偶語叱叱聲若雷

陳白沙身長八尺目光若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嘗戴方巾逍遙林下望之若神仙

張元禎短小不及四尺貌尤寢陋孝宗朝充日講官聲音朗徹問者悚然上命設矮几就而聽之

陳壽巡撫延綏適大鹵在邊壽自出帳擁數十騎據胡牀麾指飲食如無事鹵望見之遂引去

陳大常音不事修飾蓬垢自喜時一苦吟輒遺世務

祝京兆生而枝指自號枝山

楊文襄生而隱宮貌類寺人

明語林卷九 容止

十 韓襄毅姿貌

康德涵云往歲西歸見劉少師 健 于洛陽里第留入臥內微揭帳帷示之童顏黑髮雙瞳炯然

楊文懿生而天庭有七黑子如北斗狀

倪尚書謙有四乳雙瞳若電子岳尤瓊異秀偉望之若神

顧文康長七尺虬鬚虎額目炯炯射人聲吐若鐘在班

行上每目屬之

徐存齋生而白皙秀眉目美須鬚端坐竟日無波倚湛

若冰玉及接之謫然春溫襲人談論罪罪皆分屑

若冰玉及接之謫然春溫襲人談論罪罪皆分屑



謝布衣貌醜一目弱冠為伏齊魯間

霍文敏重瞳虬髯一代偉人

徐文長美姿儀面白皙音朗然如雀啖常中夜呼嘯羣  
雀應之

司寇蕭道亨長身偉貌瞻視非常萬曆中獻俘禮成上  
方御午樓朝暎正耀道亨前口敘數百言吐納清越神  
觀煥爛時人以方魏陽元

陸杰撫湖廣會肅廟巡幸召見杰偉貌美須髯進退從  
容語近侍曰陸都堂可謂大臣

明語林卷九 容止

三

碧琳瑯館叢書

王履吉俗言未嘗出口風儀玉立舉止軒揚其心每抑

下雖聲稱振疊而蘊籍自將

梅國楨三試不第因攜家長安與酒人俠客浮觴角射  
或效武夫結束或如羽流長髯大鼻聲如洪鐘望者卻

走

文待詔晚年衣紅罽袍戴捲簾帽坐白紙窗櫺下擁爐

曝背劇談娓娓坐客移日忘去

孫伯諧 友篋 山居獨行洞簫在佩不顧俗謂飄然自怡

丁戊山人傅汝舟方額碧目小指有四印文

聶壽卿 大年 一目重瞳長身紫髯博通經史儀觀偉然

張處士子靜 長髯秀目而儀貌朴野吳吳作湖語及

酣吟興發以手拄頰瞳目直視且思且革俄盈數十紙  
顧盼風生

麻孟璇 三衡 圓穎方頤虬髯玉面身昂藏而娟秀雅好  
飭其中服乘馬過者邑觀者相逐常命畫師做岳忠武  
像貌已笑謂人曰正恐頭頸相似

自新

宋仲溫 克 少任俠使氣好擊劍走馬及飲博遊戲遇貴

明語林卷九 自新

自新

碧琳瑯館叢書

遊以目攝之晚痛刮削豪習聲譽籍甚

靖江王不得于母作歌鳴鳳羣僚公讎令伶人歌焉參

政岑萬遽起曰此非臣等所忍聞也以子議母如上聞

奈何王悚然立命焚之母子歡好如初

薛文清少好詩賦稍長讀周程張朱書歎曰此道學正

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潛心道奧至忘寢食

徐昌穀天才高朗少即摘詞文匠齊梁詩沿晚季追舉

進士見獻吉始大梅改悉取所著稿焚之

王伯安十一歲奕奕神會好走狗鬪雞六博從諸少年

游一日入市買雀與鸚雀者爭相者異之出篋錢市雀  
送伯安曰自愛自愛異日萬戶侯也伯安奮激讀書以  
經術自喜

羅文莊欽順少讀禪家證道歌遠謂其理神妙天下莫

喻已研釋聖經及洛閣諸書始大悔曰昔夫子斥象山  
為禪蓋晰之審矣又言嘗從老僧間參庭前栢子之語

嗒焉靜坐遂窮日夜忽洒然朗澈見天地萬物俱在瑩  
湛中蓋此心虛靈之妙非性之理也著困知錄以自述

陸文裕嗜古玩羅列一室聞魏莊渠來悉令撤去

明語林卷九自新

西碧琳瑯館叢書

董蘿石少耽吟咏至廢寢食恒杖肩瓢笠笑傲江湖年  
六十乃精名理欣然有得淡而忘歸

明語林卷九

明語林卷十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術解

劉誠意少嘗與夏煜孫炎輩遊西湖望西北雲成五色  
光射湖水眾謂慶雲擬賦詩劉獨引白慷慨曰此王氣  
也在金陵後十年有英主我當輔之

高祖與友諒鏖戰鄱陽劉誠意忽躍起大呼上亦驚起  
誠意手揮急令更舟坐未訖顧前舟已為礮碎

明語林卷十術解

一碧琳瑯館叢書

劉青田在建德適張士誠來伐李岐陽文忠奮欲戰青

田固止曰不三日賊走矣三日登城望顧其下曰賊走  
急追勿失眾見壁壘旗鼓如故疑不敢發往視果空壁  
竟追取其帥

周顛仙自南昌從太祖時自言入火不熱上命巨瓮覆  
之積蘆五尺許火盡啟視端坐如故寓蔣山與寺僧怒  
不食已半月帝幸翠微召之步趨如常帝曰能不食一  
月乎對曰能乃坐之密室廿有三日上至賜食乃食  
太祖將援南昌問顛仙陳氏方強吾此行何如顛仙仰

視度久曰此上無陳氏也因命從行舟次院城無風不能進上問之曰行且風矣不數里風作

張三原不修邊幅人謂之儼傷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

日一吸斗升俱盡時或辟穀數月不餓

孝陵嘗微行至一寺羣僧悉出伏迎道左上問若何以

知朕至對曰鐵冠道人云因召至上方食餅未半問道

人能先知當言我國事道人乃誦語數十有曰戊寅閏

五龍歸海壬午青蛇火裏逃後悉如言

建文之生高帝知其不終乃以匣錮之戒曰嬰大難乃

明語林卷十 術解

碧琳瑯館叢書

啟及金川失守內璫捧匣至發視得僧牒楊應能名及

髡具縮衣遂髮髮從隧道出

程編修濟有奇術建文小河之捷勒名紀功濟時在軍

中夜起祭人莫解者及成祖至徐州見碑大怒趨左右

椎碎之椎再下遽命止籍其名後按族之濟名正當椎

脫遂免

姚廣孝嘗游嵩山佛寺袁珙相之曰靈馨胖和尚目三

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它日劉秉忠之流燕王聞

之因召至燕與使者飲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入肆珙

一見趨拜曰龍姿鳳質天高地厚大明歷中神略內蘊

真太平天子王曰度何時對曰年踰四十紫髯過臍其

候也世傳二語曰辨宰相于嵩山佛寺識天子於長安

酒家

徐武功陰陽方術無不精貫正統末熒惑入南斗徐語

其友劉溥曰禍作矣急遣其室以行及南宮復辟眾就

武功謀武功升堂而視象緯曰事在今夕不可失也

英廟北狩瞽者全寅筮得乾之復寅附奏曰大吉四初

應也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庚午躍侯也庚更新也龍

明語林卷十 術解

碧琳瑯館叢書

歲一躍秋潛秋躍洩歲也明秋駕當復絲勿用應或之

或之者疑之也還而復也幽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

躍近飛龍在丑丑日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也午奮于

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于丁象大明也位于南火方也

寅其生也午其王也王其合也其復辟當九年之後歲

丁丑月寅日午合于壬乎後悉如言

韓公雍總督兩廣獲術者懼惑眾命斬之公試問曰知

斬汝者誰曰緋衣人公命更白衣斬之間其人乃裴姓

也

劉偉知府比病命其子曰卽死毋埋我死後鄉人往往見之劉氏間之發棺視唯一履在

嚴分宜日集天下堪輿遍求吉壤有術者指一地曰葬此後子孫當相天下如言啟土治窆內有古冢按碑識乃是分宜遠祖

巧藝

冷起敬少從沙門更業儒初不解畫一日于四明見李思訓筆法忽發胸臆效之月餘山水人物尤加工麗遂入神品尤精音律為太常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裁定

明語林卷十

巧藝

四

碧琳瑯館叢書

王安道履畫師夏圭評者謂行筆秀勁布置茂密作家士氣咸備及游華山見奇秀天出乃知三十年學畫不過紙絹相承指名家數于是屏去舊習以意匠就天則人問所師曰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作圖四十記四篇詩百五十首云文章當使移易不動勿與馬首之絡相似

宋文憲一黍上能作十餘字

高廷禮詩既有名山水尤妙或求畫者輒自戲曰令我作無聲詩即時稱廷禮二妙

謝孔昭每營一障度或踰年舉筆立就蘇性初為人畫一幅終歲不成時人語曰謝速蘇遲各極其致

岳季方書法高簡旁通雕績嘗戲畫蒲萄遂稱絕品

周文安洪謨嘗手製璇璣玉衡圖以木代之規劃精巧

沈石田每營一障長林巨壑小市寒墟高明委曲風趣

冷然使覽者若雲霧山川集于几上

王敬夫將填詞以厚貲募國工杜門學按琵琶三絃曲

其技而後出之康德涵於歌彈尤妙每敬夫曲成德涵為奏之

明語林卷十

巧藝

五

碧琳瑯館叢書

豐道生坊家蓄古碑刻既富一一臨摹自大小篆古今隸草無不明了其中年得意處殘篇小碣人驟見之莫以為今人

周伯器鼎界畫烏欄信手與自未嘗摺紙為範而毫髮

不爽

梁辰魚善度曲嘯喉發響聲出金石崑有魏良輔者造

曲律世稱崑山腔者自良輔始而辰魚獨得其妙

祝希哲少度新聲傳粉登場即梨園子弟自謂弗及書

法自急就迄虞趙上下千年具臻神妙

楊忠愍受樂于韓苑浴閉戶耽思夢舜授以黃鍾遂合

呂律試樂之日有九雀飛集於庭

諸生汪宗孝有義概好拳捷之戲緣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屋瓦無聲已更自簷下屹立不加於色偃二丈竹水上驅童子過之皆股栗乃身先往數十過已復驅童子從之

馮子履備兵雲中屬彝酋那吉入市操強弓請與戲下

士角射公曰吾與若射鹵射利近乃特遠其侯公連射

皆中酋盡輸其衣裘鞍馬已乃前其候使自射而賞之

明語林卷十

巧藝

六

碧琳瑯館叢書

復盡子所奪酋大愧服去

方子振八歲知奕時于書案下置局布筭專執入神年

至十三天下無敵

西洋人利瑪竇精麻象推筭勾股圭測之術規玻璃為

眼鏡燭遠者見數百里外物顯微者能鑿疥蟲毛爪範

銅為小鐘以繩貫懸之機關相輪軸應時自叩週十二

辰刻漏不失他所製器皆機巧眩人從來未有

企羨

楊鼎鄉薦聞陳祭酒敬宗之賢乃求入南監不攜一僮

躬執爨事

楊仲舉講道胥溪生徒日眾楊文貞自廬陵來邂逅求館公叩其中而善之乃告主人曰吾不足為若師當求我所師者事之遂辭去

文清初授御史文貞當國令人邀文清一識面文清謝以糾劾之任無相識理一日楊于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可得而屈乎

楊東里一日新修廳事戒家人亟治具往邀楊仲舉過飲曰門戶初闢必一君子先行

明語林卷十

企羨

七

碧琳瑯館叢書

張益初與夏景同年俱喜作文寫竹後景見益作石渠

閣賦出已上遂不復作文益見景竹妙絕亦不復寫竹

張司馬悅任畱都雖中官皆敬禮之守備陳某嘗設席

獨延公置上坐子弟問更召何人曰他人那可同此席

賀給事欽聞陳白沙議論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埋世

即用我而我奚用焉即日解官歸執弟子禮既歸肖白

沙小像懸於家有大事必咨啟而行

劉閔恭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徐貫劉大夏

每拜其門輒曰今之顏子

耿文恪裕為禮書時嘗謂人曰吾暮自部歸必過三原王公門見蒼頭每持秤市油吾雖貧入仕未常市油見之不能無深媿以是每過輒面城而行

陳粹之按察豫章寵歸無以朝夕月廬於公三石南州人過者輒望其閭而拜

有朝鮮使于鴻臚寺見舉人劉甲問知其貫曰是劉公鄉人耶公起居何似劉問故曰吾聞中國李西涯劉東山久矣後劉公遠成安南使貢者問廣令曰劉司馬遠

成西鄙得毋恙否

明語林卷十 企羨

九 碧琳瑯館叢書

嶺南人遊國學北中人士必問之曰遊白沙先生門否以一字一墨為驗而因以輕重其人

蔡虛齋友甯永貞孫九峯拜何椒丘願為弟子既又友儲殖菴楊月湖好古獨信貞風淵軌使人躁息妄消

徐健嘗與白良輔論學不合而罷比曉白詣徐叩門揖曰吾中夜乃思得之始知吾子賢子遠甚

邵二泉寶云論名臣于正統景泰間劉忠愍敦君臣大義章恭毅明國家大紀于肅愍建社稷大功皆願為執

鞭而不可得

許襄毅進謂邢知州曰吾遙知關西有二高一為華岳一為雍世隆

劉瑾慕康德涵才名欲招致康不肯往及獻吉繫獄康慨然詣瑾瑾大喜過望延置上坐急趨治具康曰僕有所言許我乃得留瑾曰惟先生命康曰昔高力士為李

白脫靴君能之乎瑾曰請即為先生脫之康曰僕何敢當李白李夢陽之才百倍于白一不當公遂下之吏亦

安肯屈白乎瑾從屈謝明日夢陽得釋

王龍溪少年任俠日耽飲博陽明欲一晤不可得令弟子六博投壺歌呼飲酒因命密閫龍溪隨至酒肆索與

明語林卷十 企羨

九 碧琳瑯館叢書

共博龍溪笑曰腐儒豈能爾曰吾師門固日如此龍溪大驚求見陽明一接眉宇便稱弟子

廖道南曰予在翰林見有亭一區曰柯亭有栢一株曰柯學士栢抑何流風遺澤令人永矢勿諼

胡原荆修為御史言事侵中貴人削籍從戶部給繡跨一驢都門客爭勞之一中貴人沃之酒以好罽衫強被

原荆背曰毋謂我曹無人即從君死不難也

文徵仲望隆朝野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寶瓶珍貨

幾數百鎰來餽曰王無求于先生不爾仰慕之私無以自致先生固謝勿啟四夷貢道吳門者爭望里而拜以不得見文先生為恨

黃憲副卷孤介惻朴而甚好客常服憤身衣身自臨庖一日耿楚侗來詣縱談名理因及疆場奮憤自矢已有婢從屏間曰烹雞已熟時劇談方適應曰少需如是者三乃起入治具盥手更出歡笑移日裁肋狼籍了不為意楚侗出語人曰吾乃今遊義皇世矣

陸子淵云章楓山樂易不事邊幅喜與後生談論終日

明語林卷十 企羨

碧琳瑯館叢書

忘倦言若不甚切深而其應皆如景響所謂國家之著

蔡

李尚書古仲嘗言劉清惠 麟 觴子峴山逸老堂了無夙

具旋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蕭欣然達夜

顧涇陽 憲成 曰自予十歲時聞海忠介名真如天上人

不可及既稍知學讀忠介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其有功

于社稷可千萬世

唐荆川以古文負重名胡梅林嘗出徐文長所代謬謂

已作荆川驚曰此殆輩吾後又出他文荆川日向固謂

非公作然其人果誰耶願一見之乃呼文長偕飲結驪而去

一直指按粵惡萬公士和欲招撫之時黃公佐家居高不可致忽出謁直指直指心喜能致公自起迎公公入揖曰老夫久不詣公府今為萬君來聞欲湏之其人亦安可繼

萬士和之饒唐 原錄 以雙螯器贈之曰饒非乏螯而子

以磁贈知君不取磁于饒也

山人陸中行吐納風流寄詞逸婉弄扇舟五湖間信風

明語林卷十 企羨

碧琳瑯館叢書

來過一日過吳門黃滄甫異之灑灑晨夕拍浮曰見陸

生引人自遠何必山水

趙高邑吏部 星南 過王半菴司空 圖史縱橫異香網繞

少為流連歸歎曰司空故有佳致不及陳少宰 自有

香也一日語葉福清 向高 日家宰不足喜喜與陳孟諤

同官

袁公安 宏道 于陶石簣 望齡 樓架上得一闕編惡楷敗

煤挑燈讀之驚呼問誰作今耶古耶已知徐文長兩人

躍起燈影下且叫且哦僮僕皆錯愕起公安向人或作

書必首稱文長先生有來詣者即出詩與讀

陳卧子子龍舉進士客來賀則曰一第不足喜所喜者

出黃石齋先生門下

劉念臺宗周家居閉門掃軌給事中徐燿請見念臺謝

之耀曰昔人不得見劉元城以為如過泗州不得見大

聖耀若徒返亦何顏對鄉里父老都督劉應國見輒涕

泗再拜自言不遠萬里接遺名賢喜極難為情不自禁

其悲哽

周仲馭麟見劉念臺念臺留飯仲馭語人以匕箸長短

明語林卷十一 企羨

三 碧琳現館叢書

若何杯盤小大若何為一生未有之榮

沈徵君遊金陵年未弱冠時鄭玄嶽為司農于同邑徐

生得其文嘖嘖欣賞便投刺相訪折節定交嘗命其子

留之書舍子適他往公怒笞之曰沈生天下士可同他

客乎

徵君足跡不涉城市垂四十年當事委曲納交罕得見

面有別駕跡其在僧刹潛追躡及之退語人曰今生晤

沈耕崑前年捫黃山天都峯都忘塵世二者吾任盛國

大快事亦生平大快事

明語林卷十一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寵禮

洪武初甘露降上召宋文憲賜坐躬執金杓煉湯於鼎

以甘露投之手注于卮以賜文憲曰此和氣所凝延年

愈疾與卿共之

劉仲璟豐髮偉貌論議英發上一日召見喜曰真伯温

兒特置閣門使使仲璟為之曰欲汝日夕左右

明語林卷十一 寵禮

一 碧琳現館叢書

詹同劉基嘗侍上燕乾清同醉還史館未幾上乘步輦

至同餘醒猶未解上曰卿醉耶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

詩贈黃秀才問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上顧命濂取以進

笑曰朕即和同詩卿當為朕書之濂書訖以賜夏景

宋學士不勝盃勺一日應制獻秋水賦賜宴赦大官進

膳內官行觴上顧問濂飲何以不盡將撤命更嚼一觴

濂再起固辭引杯縮瑟上笑強之曰卿男子何不慷慨

濂飲遂醉行步欲側上命賦詩書無行列甫綴五韻上

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仍命侍臣賦醉學士歌且日俾



後世知朕君臣同樂

景濂乞歸上御製詩餞之云白下開尊話別離知君此  
後跡應希公續之云微臣願作衡陽雁一度秋風一度  
歸上悅賜白金錦幣文綺曰為卿作百歲衣自是歲一  
來朝

羅復仁以編修乞休高祖賜一布衣而題其上曰性雖  
巖率忠直可喜賜此布衣歸于田里

塞忠定義賜第大明門內上命中人進式皆不稱親為

書圖命工戒期落成

明語林卷十一

寵禮

二

碧琳瑯館叢書

金侍郎問在仁廟時嘗賜歐陽集二十冊寶藏之已而  
不戒于火失其八後宣廟于文華顧問因從容及賜書  
事宜宗即令內侍補之雖紙色不同而兩朝恩賜復完  
宣廟幸楊文貞第夜已二鼓文貞驚起朝服逆之變仗  
繞屋不知上所在惟降階北面拜上方倚東闌看月笑  
而呼曰朕在此賜物充庭際

文貞在內閣夫人已蚤世止一婢侍巾櫛一日中宮行  
慶賀命婦悉往太后以公無命婦召婢至貌既寢衣復  
儉陋命妃嬪為梳整易以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若

歸楊先生應不復相識矣翌日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為  
例

況伯律守蘇日李斯式角巾布袍獻詩為贊願為博士  
弟子伯律讀詩大加稱賞即召學官俛鳴金導入學明  
日仍野服進見伯律為製儒衣遺之

歸安凌賢有獨行不樂仕進陸平侯自荆還薦于朝宣  
宗作招隱歌徵之既入命以司馬又命掌都察院並辭  
不受上曰欲學疏廣耶朕遂汝高御書賜老堂褒遺之  
張英公輔雅重李司成時勉乞休復受講國子諸侯皆

明語林卷十一

寵禮

三

碧琳瑯館叢書

從既竣而宴英公登諸侯揖司成而讓之曰二三小子  
備役行間若有軍事執爰前導今日之事敢踰先典卒  
皆旁列

于肅愍窮年不歸私第以疾在告景帝使興安舒良往  
視知其自奉簡潔輟尙膳醯醬之屬賜之幸萬歲山伐  
竹為滌界以和藥或以寵過甚興安曰彼忘身以圖國  
雖寵之亦豈為過

楊仲舉介節道履久著朝野也先之退詣闕表賀景帝  
製衣一襲親命服之以觀其修短及薨子津八歲朝京

師帝復躬引入內賜果食授主簿

王忠肅繹在銓衡公忠上孚寵遇特隆上呼之老王而不名

劉忠宣戴莊簡嘗對事畢上令中使出白金二笏以賜曰佐卿茶果朕聞朝覲日文臣有閉門謝客以避嫌者如卿等雖日延接亦復何害朕知卿故有是賜然亦毋庸謝恐諸侍臣不無內媿者

孝廟君臣密勿劉戴尤勤造膝戴老病乞休屬劉上前與之上曰主人爾客堅客且為強留爾獨不能為朕留

明語林卷十一 寵禮 碧琳瑯館叢書

耶且天下向未平何忍舍朕因泣然久之二人皆叩首感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

章楓山請告家居天下以其出處卜治亂孝宗臨御思得醇儒以變士習特起為祭酒公適居憂詔復司業攝

監事仍虛祭酒以待

盧次樞被誣輸作元美方治獄大名乃飛書邑吏具筆札受次樞所著書若干卷已而趣至郡臺把臂為布衣

飲三日

國朝輔臣八十有賜者毛文簡澄賈文靖詠然亡專使

璽書守正被旌者劉文靖健謝文正遷諸公有專使璽書無特賜象龍之裘則林下大臣不復沾被華亭階得之璽書褒美隱然阿衡師尚父

江陵柄國禮遇殊絕旨敕題覆稱元輔太師而不名御講而暑上先立其處令內使扇殿隅試之冬則藉以氈扇講畢張幄文華之東偏以待語密勿疾則手和椒湯以賜御書褒語顏額無算而江陵亦漸恣

林見素再起司寇方抵任屬文徵仲應貢至京林首造其館延譽公卿間冢宰喬白崑深信重林乃奏授翰林

明語林卷十一 寵禮 碧琳瑯館叢書

待詔林曰吾此出庶不徒行

張肖甫開御史臺于句容諸生盛仲交才氣橫溢忽大醉搥鼓戟門肖甫曰何物狂生必仲交也使人拉入痛

飲達旦

邢侗就童子試學使者原錄賞其文因即院醫治具迎賓為行冠禮

徐文長在胡公幕多與羣少昵飲市肆幕中有急召之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偵者得狀以報曰徐秀才方大醉豪喜不可致胡公反稱善督府嚴重文武將吏惴惴

無敢仰視而文長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門入無忌諱公益優容之

傷逝

高帝聞中山王訃至披髮徒步往哭親至龍江迎祭之孫蕢為翰林典籍坐為藍玉題書論死臨刑口占曰鼙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後高祖聞詩曰如此才何不復奏率爾行刑遂併誅監斬張適少與高啟楊基齊名作吏桂林衣食不給竟抱案以死而辛楚寒薄困厄之意溢之于辭天下讀而哀之

明語林卷十一 傷逝

六 碧琳瑯館叢書

餘姚成器聞劉忠愍球死即邑中龍泉山巔為文祭之以餒頡諸同志文凡萬言時謂祭忠文

于忠肅之死指揮朶甘故彝人隸曹吉祥麾下以酒酬地歎歔長慟吉祥恚而扶之明日復酬慟如故吉祥莫能禁

湯允勳以參將戰死延綏朝士皆歎曰公讓以醜鹵一箭破其書囊程克勤謂其不死使提數萬出陰山功名詎下衛霍

于少保以冤死田畹行伍無弗哭者為之語曰鷺鷥水

上走何處尋魚鱖

姚文敏夔知貢舉試院災天下貢士死者相藉公設祭于郊既畢自謂不能致防災及賢俊伏地慟哭觀者萬數

三原馬伯循理赴任過河池見驛丞貌類黃伯固問之乃其弟叔開也泫然下涕厚禮之既作詩贈之云六年復覩先生面為過河池見叔開鞏乃其同諫謫友也

李空同之婦左氏卒翼日奠烹性腸腸自團織文理若流蘇垂綏夾耳搗擗在上空同觀之慟而賦結腸之篇

明語林卷十一 傷逝

七 碧琳瑯館叢書

凡三章詞致悽惋又使陳鰲譜之琴為結腸操且曰天下有殊理之事無非情之音

正德間王虎谷喬白巖王晉溪稱晉中三傑楊月湖曰虎谷廉過晉溪方剛過白岩惜其早逝使永年立朝何殊汲黯

何遵疏斥江彬被杖時父鐸與家人墓祭有烏悲鳴而前心異之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其死矣已而果然

鄭繼之居湖上多病病少間必往佳山水遊賞竟日一

日語顧華玉曰明年海上有紫氣東來是吾觀化至矣  
赴官留省中道奄殂華玉歎曰靈運樂遊稽康慕仙超  
然驗封千載同然矣

世廟時主事周積山天佐以救楊爵死民有張弼者祭

于樞前哭之哀人曰舊識乎曰否吾傷公以忠諫死

海忠介卒于官士大夫醵金以歛士民罷市慟哭者累  
日喪出江上白衣冠而送者彌望原桮雨泣動天簞食  
壺漿之祭千里不絕

王元美謂宗子相天才奇秀前賢罕儷中道摧殞每一

明語林卷十一 傷逝 八 碧琳瑯館叢書

念之不勝威明絕鏢之痛

中玄疾革適江陵還朝邀往視之握手歛歔以墓文相

託江陵心動中玄卒張夫人以所遺器玩悉齎獻江陵

謂先相公未有冢嗣不腆敝器莫之守也以充下陳江

陵惻然為請卹葬諡人謂夫人勝姚崇算張說然亦江

陵悔心之萌悼亡之誼

任誕

楊君謙循吉既辭官益詭跡自如貧無聊賴武宗問臧賢

誰善為詞賢與君謙有故遂舉君謙冠武人冠鞋

給戎錦以出羣性之了不為異既見上應制為新聲受  
賞亡異伶伍

羅圭峰動止詭異徑情直行人目之為鬼王

王稚欽既以任誕削秩家居愈益自放達官貴人來購

文好見輒蓬首垢面囚服應之間衣紅衫窄衫跨馬或

騎牛嘯歌田間人多避匿

桑悅調柳州殊不欲往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

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能自安

邊庭實以按察移疾還每醉則使兩伎肩臂挾路唱樂

明語林卷十一 任誕 九 碧琳瑯館叢書

觀者如堵

隨人顏木與王廷陳並名罷官家居有故人參政造訪

木匿不見參政行部他邑忽田父荷茨雞廬酒中道入

門戟呵止之乃木也因共飲劇醉委廬擔去不知其方

張夢晉與唐伯虎齊名會數買飲虎邱山亭且詠詩張

望見笑曰我且戲之遂更衣為丐乞食坐前已前請曰

謬勞諸君食無以報雖不能句而以狗尾續如何賈大

笑漫舉詠中事試之如響復丐酒連舉大白揮毫頃成

絕句數首不謝而去急易維蘿陰下賈使人伺之無所

見大駭以為仙

楊用修謫戍永昌遍遊臨安大理諸郡所至攜娼伶以從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乃以精白綾作襖遺諸妓服之使酒間乞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袖俱滿在廬州常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舁之諸伎捧觴遊行城市了不為忤

中牟舉人張民表任俠好客往往蕩舟郭外南陂頂高冠飄二帶帶繡東坡半升僅鹿淵明酒三寸纔容子夏冠之句乘敗車無頂帽一老特壺之朗吟車中日醉陂

明語林卷十一

任誕

十

碧琳瑯館叢書

頭老杏下門人子弟扶掖以歸兀傲自放世莫測其淺

深

陳中丞九疇以將畧樹勛為王瓊桂萼所忌不獲竟志晚益縱誕聲酒常宴客不給輒縱一捷馬走百里外必有所獲而歸人都不敢問

史癡翁年八十自知死期預命所知歌虞殯相攜出聚寶門謂之生殯

邳州湯指揮慕痴翁名擊舟過訪時方瘴暑煩冤痴散髮披襟笑語甚適徑攜手登舟遊下邳家人不知也痴

女及笄婿貧不能具禮詭詞觀燈偕其妻攜女至婿家大噓而去

常平事倫中法罷歸益為蕩恣從外舅滕洗馬飲大醉衣紅腰雙刀馳馬馬顧見水中影驚蹶刃出于腹潰而死

翰林故事兩學士典司教習體貌嚴重王稚欽為庶常俟其退食樓院署樹杪窺其起居大聲叫呼

吳孺子與客談對竟日客去閉門藉虎皮危坐移日人問之曰我尋味好客話言折除對俗夫時耳又好潔不

明語林卷十一

任誕

十一

碧琳瑯館叢書

畏寒遇水清冷雖盛冬便解衣赴濯樹蘭日本花時閉室護擁者索看者愈中捉鼻作兒女聲拒之

孺子癖好山水遊雁宕絕糧取啖蘆蕈四十日不返踰天台石梁採萬歲藤屢犯虎豹製為曲机可憑而寐

宋登春過邢子愿言將訪徐宗伯學諱吳中尋錢塘弄

江濤脫履江干乘潮解去子愿子愿君視登春豈杉柏四周中人子愿曰啖燕趙士自昔死魚腸龍雀不聞死

潮後登春卒赴潮死

張幼于獻翼與張孝資為放浪之交刺取古人越禮任

誕之事傲而行之或紫衣挾伎或徒跣行乞遨遊通邑大都自爲儔侶或歌或哭恬不知恥然每故人亡忌輒爲位置酒向空酬酢孝資生日乞生祭于幼于孝資爲尸幼于率子弟衰麻環哭上食設孝資坐而饗之翌日行卒哭禮設伎樂哭罷痛飲謂之收淚

阮堅之司理晉安以中秋大會詞人于烏石山之隣霄臺名士宴集者七十餘人屠長鄉幅巾布衲奮袖作漁陽搥鼓聲一作廣場無人山雲怒飛海水起立

簡傲

明語林卷十一 簡傲

主 碧琳瑯館叢書

王孟端嘗寓京師月夜聞蕭聲起隣家倚牀坐聽乘興寫竹石次日叩門投贈主人喜過望以駝段緞爲報更求配幅孟端曰我受蕭聲報以蕭材賈豎不足當我名筆那得相溷亟索畫碎之

景泰中召治中劉實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吝承見他人書不合已意輒大笑聲徹隣閣間

桑悅爲員博士提學使者抵邑顧問悅安在長吏素恨悅皆曰自負不肯迎謁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連宵淫雨傳舍皆圯守妻子以暇何候若促之急悅益怒曰若真

無耳者卽提學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爲若期三日先生來不三日不來及旣謁長揖就列椽訶之前日汲長孺不拜大將軍明公奈何以面皮相恐薄待寥廓之士耶

陳媿齋與人無貴賤賢愚輒傾盡遇事漫無可否但曰也罷人謂也罷先生

康德涵罷官居鄆杜楊侍御庭儀少師介弟以使事北上過德涵德涵置酒醉自彈琵琶唱新辭楊徐謂家兄居恆相念君但得一字僕爲道地史局語未畢德涵大怒手琵琶擊之格胡牀迸碎楊踉蹌走免德涵入口咄咄蜀子不復相見

明語林卷十一 簡傲

主 碧琳瑯館叢書

吳獻臣巡撫南直察院中嘗畜小雞自蒔瓜茄有時正坐堂忽念及雞雛或瓜茄當懼徒眾盈庭弃之入內俄頃而出

李獻吉旣以直節忤時起憲江西俞中丞諫督兵平寇用二廣例抑諸司跪李獨直立俞怪問足下何官李荅云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詔督諸生竟出勿顧又部使過客多謁李李年位旣不甚高見則據正坐使

侍側往往不堪

孫大初寓武林費文憲罷相東歸訪之孫適晝寢故臥不起久之費坐語益恭孫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是大奇事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何大復在京師日每讌敘常閉目坐不與連榻者交一言敕隸人攜圍至會所手挾一冊坐其上傲然不屑客散徐起

故事閣臣日給酒饌會食貴侯家厚而侈不食上官供

明語林卷十一

簡傲

五

碧琳瑯館叢書

所攜酒饌豐饌飲什器鏤金嚴嵩共事二載日對案自食大官供寥寥草具夏不以一匕及也

嚴嵩為宗伯數置酒延貴溪皆不許間許至期復辭所徵集諸方異物紅羊貔狸消熊棧鹿俱付烏有一日候

出直乃啟齒次揆翟諸城鑿力為從與乃曰吾以某日自閣出即相造也至日諸城為先憩朝房以俟乃貴溪

復過家寢它姬所薄暮始至就坐甫三勺略取沾唇忽傲然長揖命輿諸城亦不敢後三人者竟不交一言嵩

大衛之

王山人逢年謁袁文榮燿于政府時天子方修祠祀新

禮樂文榮使以筆札從事承明遂屬草應制文字會有所更竄山人謂閣下以時文取科以青詞拜相惡知天下有古文哉竟不辭而去文榮遣騎追之弗及山人自負謂謾世敵稽康綴文敵馬遷賦詩敵阮籍騷敵屈宋書敵二王作五敵詩

陸處士治晚年貧甚有貴官子因所知以畫請處士作數幅答之其人厚具贄幣以酬處士曰吾為所知非為貧也立卻之

明語林卷十一

簡傲

五

碧琳瑯館叢書

崔子忠畫法規古人敦尚簡遠興至解衣盤礴間遺知已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購請雖窮餓掉頭弗顧其故人宋玫居諫垣數求之不予誘而致之邸舍謂曰更淡旬不聽出則子之盎魚盆樹且立槁矣子忠不得已乃子畫畫成別去坐隣舍使僮往取之曰有樹石簡略處須一增潤玫欣然付與立取碎之而去

一時相子乞湯臨川顯祖為父傳臨川唾曰嚴夏高張被狐貉噉盡以筆綴之如以帚聚塵惟青霞君典時在吾心眼中臨川為龍宗武諛墓士論惜之

姚孟長希孟為諸生時申相公里居結夏開亭與客對

奕孟長入箕踞散髮執視良久擲掬而出或謂宜少遜

日何居乎伴食宰相

繆當時昌期讀書西溪與田夫牧豎偶語响濡爾汝相

狎至軒車造門意有不可直視旁睨手掇衣裾一揖之

外忽忽不相酬對

楊忠烈方疏劾逆奄當時匹馬過從每離立長安道上

停車拊馬戲手罵璫及忤璫就徵經毗陵驛舍緹騎抹

首鞞袴猗猛植立當時與客談時宰詔附當路狀俯躬

明語林卷十一 簡傲

六 碧琳瑯館叢書

起立伍聲罄折曲盡情態緹騎為哄笑失聲跌宕嗚噓

自若

排調

永樂甲辰上策進士本孫曰恭第一邢寬第三已更易

之笑曰暴不如寬蓋合曰恭字為暴云

吳文定初下第歸間母病抵關不及報轄關主拘繫之

公不為意以詩上之云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君王不

稅愁主關者慙而釋之

景太閒劉主靜為洗馬兵侍王偉戲曰君職洗馬日洗

幾何劉曰大司馬業洗淨矣少司馬猶未也眾噱然後

王謂劉曰假人假庶子君是真庶子蓋主靜母庶也

陸式齋大參雷滯郎署已遷職方李西涯學士戲語之

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為又入職方式齋應聲曰太史非

附熱者奈何只管翰林

何仲嘿與李獻吉曰君江西以後諸作色黯淡而中理

披曼讀之若搖鞦韆李曰君作如搏沙弄泥散而不坐

闕者鮮把持至其行文又無針線

劉希賢曰丘仲深一屋散錢殊欠索子仲深應之曰希

明語林卷十一 排調

七 碧琳瑯館叢書

賢一屋索子惟欠散錢

閣中試春陰詩命題不欲泥律體王欽佩卓作歌行其

警句云朱關十二畫沉沉畫棟泥融燕初乳後儲柴墟

過欽佩索觀之擊節稱賞曰絕似溫李原缺亦在座曰

本是摩詰蘇州何言溫李蓋以欽佩姓名合為戲

費文憲為侍郎兄為大常卿一日公宴以長少易位劉

瑾適過之云費秀才以羊易牛公云趙中官指鹿為馬

瑾怫然去

孫太白自誇其青崖貼天日下照芝草班之句不減曹



氏父子崑崙山人張詩掉頭大笑太白爲之短氣詩謂  
坐客今日崑崙山壓倒太白

陸平泉見贊盛筭譜曰禿翁老饒不惜口業好事者據  
爲食吏不知此乃淇園渭川刑書也

席都御書以議大禮稱旨擢尙書驟加少保一內臣見  
其束玉陽爲不識曰此毋乃大理石耶

世廟時客語鳳洲曰大內有胥十目十手是何禮也鳳  
洲曰諸君不嘗讀大學乎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爲誰分  
宜知而銜之

明語林卷十一

排調

大

碧琳瑯館叢書

癸未會試主司出策語詆陽明學陽明弟子徐珊拂衣  
而出時論高之後爲辰州同知侵餉事發自縊死時人  
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縊死

高中玄是介溪門生然雅相諧謔爲編修日介溪自內  
直回往候之適其鄉人環立介溪一至眾拱以前中玄  
曰偶憶韓詩敢爲師道之嚴問何語曰大雞昂然來小  
雞聳而待介溪亦笑人素嘲江西人爲雞故云

祝枝山右手駢拇指或戲曰君之富於筆札應以多指  
枝山曰誠不以富亦指以異

常熟嚴相公面麻新鄭高相作文用腹草在翰林時高  
戲曰公豆在面上嚴應聲曰公草在腹中

莫廷韓過袁太冲家見有書琵琶果者相與大笑適屠  
赤水至曰枇杷不是此琵琶袁曰只爲當年識字差莫  
云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鼓盡開花爲之絕倒

吳中一布衣詣沈一貫給事錢夢皋在座戲之云昔之  
山人爲山內閒人今之山人爲山外遊人布衣對云昔  
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一座哈然

何中丞棟汰侈豪誕嘗與許中丞輕車裘裘時時過所  
狎宋妓家時人爲語曰微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

明語林卷十一

排調

大

碧琳瑯館叢書

明語林卷十一

明語林卷十二

宣城吳肅公兩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輕詆

洪熙中修永樂大典一日諸儒羣集有及凡例未允者  
王儼孟楊曰譬之欲構層樓華屋乃計工于箍桶都料  
那得不悞座上皆有慚色

邱仲深與三原不協劉文泰以訐奏三原左遷怨邱在  
政府不能為地快快向人曰貌似盧杞學比荆公

明語林卷十二

輕詆

碧琳瑯館叢書

莊定山以諫謫退處三十年邱仲深常嫉之曰引天下  
士夫背朝廷者景也我當國必殺之及既執政公卿皆  
曰定山人物宜以翰林處之仲深曰我不識所謂定山  
王元美誠歸熙甫文熙甫作人序亦曰一二妄庸人為  
巨子爭相附和元美曰庸則有之妄則不敢熙甫聞之  
曰未有庸而不妄者

錢謙益論李空同倚恃氣節凌轢臺長剽竊聲響如嬰  
兒之學語童子之洛誦又曰國家日中月滿盛極孽衰  
粗材笨伯乘運而起雄伯詞盟劫持一世二百年流傳

譌種正始淪亡榛蕪塞路讀書種子斷絕

假誦

道衍為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繚厚垣以飯甌餅缶密營  
之口向內其上以錫下畜鷲鵬日夕鳴噪不聞鍛聲  
陳黃門諤以直言觸上怒命衛士出瘞之僅露其首既  
出就瘞所叱曰若不聞朝廷瘞人以大食耶衛士如言  
置之大食遂得屈伸自如

英廟有意採辦江南徐有貞度不可言將入對謂辭文  
清曰子多言恐忤上若度稍可從後觸止之辭以為信

明語林卷十二

假誦

碧琳瑯館叢書

尾其後有貞即大聲曰辭瑄欲有所言上問瑄云何文  
清倉卒即以江南買辦為言上不悅

豐存禮坊高才弔詭訓詁十三經皆鈎新索隱託名古  
本或詐云得之異域臨摹碑刻撰定法書以真易贗人  
莫能詰

梅克生國楨令固安時有中官徵責于民操豚蹄餉公  
公驩然為烹豚置酒曰今日為公了此中官大喜俄而

牒追民至公奮髯怒罵趣粥妻償賈人否乃死杖下中  
官又喜少選戒吏偽遣人持金買民妻追與偕入公持

金付中官叱買者挾婦去民夫婦不知哀慟訣別悽切  
盈耳中官亦慟不願得金公固不可叱去益力中官與  
民夫婦參立悲咽卒毀券而去

伊王初有飛語以二萬金餽嚴世蕃事轉急益以八萬  
乃解及世蕃敗王使校索所餽高曰誠有之願見費用  
盡請先以二萬為謝校喜高乃出上賜金有印識者給  
之而使人以盜報于郡郡為發兵高奴為導追及翻陽  
發之果賜金也校不能悉下獄論死

劉子威謂方太古少有名能致客然論不可測不知其

明語林卷十二 假請

三 碧琅琅館叢書

中所挾何術人都以為善

孫文介慎行愛鄭鄭重節其儉公所讀書必以報故  
為闡析若夙知者文介以為才黃石齋北上太夫人托  
宿其家故去紈綺夫人語石齋以為儉石齋過見治難  
雕不以供曰進老母每飯入內數次曰老母非某侍不  
懽也石齋以為孝

周原鉞以貪欺賜死猶作詩自鳴曰恩深慚報淺主聖

作臣忠國法冰霜勁皇慈覆載洪可憐惟赤子宜慎是  
黃封獻替今何極雷章達帝聰人謂原鉞欺罔之死不

忘

黜免

太祖一日御東閣靜坐間履聲橐橐問為誰對曰老臣  
危素上曰我以為文天祥也命赴和州看余闕廟  
嘉興桑悅恃才放達睨傲一世其會試文有云腹中有  
長劍一日幾回磨為三文莊所黜悅遂終身不第

有斬人督學南幾惡唐伯虎欲斥之張夢晉靈悒鬱不  
自遣伯虎曰子為所知何憂之甚夢晉曰不聞龍王欲  
斬有尾族蝦蟇亦哭乎果為所斥于是躬操力作糞塗

明語林卷十二 黜免

四 碧琅琅館叢書

不繼人或笑之答曰昔謝豹化為蟲行地中以足覆面  
作忍恥狀使露用子言固當如是亦安得更啣鑿落耶  
李襄敏秉剛介不阿統鈞時澄清仕路一時嗜進者咸  
嫉之已為大臣構妬遂致罷免前祭酒陳鑑作詩送之  
自古道自無三黜愠直臣又見一番歸  
董中峰文學蘊藉行誼修潔竟為永嘉中傷一廢遂不  
復起

楊用修自滇中戍暫歸蘆已七十餘而滇土有讒之撫  
臣者撫臣故俗戾人使指揮以銀鎗繫之用修不得已

至慎撫臣已沒敗然用修遂不得歸病寓禪寺以沒

儉齋

江景曦侍郎嘗為客設一雞客卒不至時正暑懸之井中幾七晝夜京師為之語曰經年請客屠正伯七日懸

雞江景曦

高文義陞侍講學士歷官已二十年公宴猶以新花補綴舊錦袍人謂高學士錦上添花

陳白沙家在新會兩司往返幾日談論至午留款只魚餐而已

明語林卷十二 儉高

五 碧琳瑯館叢書

景伯時官祭酒每升監乘一牝羸蹠蹠行旁觀者率不能堪景故自若

李西涯冬月不鑪披冊搽觚不勝其慄輒就日暴之日移亦移

胡壽安性清儉任信陽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日烹二雞子胡怒即遣之歸

劉與和 廷梅 合款時嘗與汪伯玉偕行而穗自靴出汪以為誤引之愈長劉曰葉也聊代錦扇伯玉大笑與和

日吾曩讀書時坐一木罌積案其中腰以下皆煖今僅

藁吾足殊自覺侈

客從梁公實 有舉 遊者問過飯一肉不再簋既復過具

鮭菜不能肉青衫杳拖當繡處時嘴殘則緹以絲襪之

侈汰

遼王好營宮室置亭院凡二十四區顏以佳名充以美妓編豆包絡黍羞腐蔽琪花瑤樹異獸文禽靡不畢致

王頗善新聲常自製雜劇傳奇命美人譜之日與諸名士觴飲嘯歌

大理王延詰 文略 公子嘗元夕宴客客席必懸一珍珠燈飲

明語林卷十二 侈汰

六 碧琳瑯館叢書

皆古玉杯恒日歸肩輿至門門啟則僮婦昇之後堂坐定羣妾笄而盛服者二十餘列坐其側各挾二侍女約

髮以珠璣羣飲至醉有所屬意則憑其肩聲樂前導入室耐飲乃寢

王諭德維禎過何中丞棟值其生辰因留預宴其綠窓朱戶坐而理絲調竹者皆家姬也外舍僮綠者廿餘人

皆徵伎也王託故而出然未常不心羨之 吳尙寶驥開宴窮水陸以溧陽子鸞懸室中凡七白飯

飯之日噉其一七日而過籠必以方滿則方而脂肥骨

亦為脆

嚴嵩當國邸懋卿總理鹽法巡行旁邑其妻從行裝五

綵輿以十二女昇之令長膝行蒲伏以文錦飾厨白金

飾溺器

嚴世蕃當籍有金纍絲帳輕細洞徹金鑲象牙金觸器

執政恐駭上聽悉錄之以金數報

大同僉事以人雙陸餽世蕃飾女童三十人分紅白繡

衫二色織紫絨屬為局每當對直當食子則應移女子

摩當食者出局世蕃為啟齒

明語林卷十二 侈汰

七 碧琳現館叢書

胡宗憲開府浙中值迎春節張筵江館集飲名貴選伎

女二百人侍每十人以佳者一人領之傍無几席屏去

僕役酒炙樂器俱伎手承又窮極精好蘭輝綺錯燈火

數里竟夜乃散有中貴賞金胡少之曰天下法錦在公

手遂之纏頭耶

有餽徐文長洮城十許足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壁私襲

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

江陵南還真定守錢普製一步輿前軒後寢旁翼兩廡

左右各一僮侍為揮筆炷香凡用卒三十二人昇之所

過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猶下箸不憚普為吳

饌江陵甘之口僅得一飽於是吳善庖者召募殆盡

江陵園池故分宜所建池以瀉園種蓮花不甚茂錦衣

大帥合醪實蓮花千餘盜賂守池者值江陵入朝而布

之池追請觀之江陵領之為一舉觴而心知所謂不問

自是復釀牡丹如之江陵奉母夫人一再玩賞成以為

恒

周輔延儒賀輔逢聖俱起自田間賀輔清謹周警敏而

尙通其赴闕時儻從如雲舳艫脚尾拜塵者畫鷁櫛比

明語林卷十二 侈汰

八 碧琳現館叢書

逢聖以次輔不敢先一輕舟隔數程踵後人無知者識

者目擊之深虞盛滿謂吐哺相道而酬接猥冗異日臨

事徇人失已咎責有歸

忿狷

陳中丞智剛躁一日蒞事偶岸冠取簪失墜于地起自

拾簪觸磚數四若怒之者蠅拂其面怒叱擒之從者倉

皇取索具徐問為誰復叱曰蠅也有勸以寬者乃鐫戒

暴怒于木而樹其前及有忤又輒舉木撻之

徐武功白金齒歸覽玄象以將星在吳每晨起運鏡簡

冀復起用及聞韓襄毅鎮兩廣乃投簡太息曰孺子能將乎居嘗咄咄遶屋馳走曰人不知我

丘仲深博極窮古然剛褊少度嘗與劉文靖爭論至帽脫于地左右皆笑

獻吉與仲嘿交最厚獻吉為瑾逆所構仲嘿為上書長沙力為營採後以論文相搏遂致小間仲嘿晚出名遂成獻吉不能平

獻吉督學江西與御史江萬以事相訐不能忍即率諸生手鉞鑕欲繫繫之御史杜門不敢應

明語林卷十二 念翁

九 碧琳頭館叢書

嚴高初鄉試御史李遂司省試得嵩富冥鹿鳴諸生前為壽時嵩須羸衣鵝遂不復盼接後嵩奉使廣西道謁遂投刺講鈞禮遂出巨測漫應之次日始修門生禮布幣再拜曰某非敢薄公以公嚮歎嵩恐終見弃耳其急

睚眦如此

豐南隅坊嘗與沈明臣為忘年交人或惡之曰是嘗笑公文即大怒設醮詛之

袁文榮遇門生極無禮嘗召申瑤泉余同麓王荆石代撰文不稱輒罵嘗甚則扇鑰書門而出荆石自言一日

幾餓死

楊君謙狷狹好持人短長以學問窮訐人至頰面不顧高新鄭不能容忍物有所忤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

張相奪情怒言者風起王荆石慮叵測同馬文莊自造喪次求解江陵踞以手撚須曰饒我饒我已呼刀欲自刎者曰殺我殺我

繆當時規切人過失不少鯁避人護前諱短面頸赤發更刺刺不休魏闢方熾士大夫或中立祈免者輒眾中

明語林卷十二 念翁

十 碧琳頭館叢書

面數之其人赧而亡去猶顧問曰彼得無未論吾語又嘗為人撰制詞或詆之曰彼賣公去矣一日來謁使人尾其後追還其名刺以所撰稿即通衢焚之

明語林卷十二

宣城吳肅公兩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讒險

王汝玉作神電賦上親定為第一及安南平復詔汝玉撰表上益喜會黃淮侍側上顧謂汝玉俊才淮曰彼嘗以是自矜退有後言上頷之遂以罪死

黃文簡好詆訛同列一日宣廟問淮何在東楊對以淮方病瘵瘵能染人自是遂詔免奏對

明語林卷十三

讒險

碧琳瑯館叢書

岳文肅相曹石惡之使人譖上前日正有合名于外帝問故曰初罪己之詔正出語人曰此非上意我諷上為之自賈其直故人多稱之上以為然

徐有貞南內之役與曹石等比謀陷于公悲語布聞皆謂矯詔資符迎立襄備蕭維楨為正其獄上之英廟亦念謙有大功持不可有貞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上遂決

楊善以巧取功名而險伎多岸谷為序班時坐事下獄庶常章朴亦同在繫頗與相狎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有

厲禁善佯從借觀而密奏之文皇誅朴而復善官

張元凱武將能詩初為王百谷所拔後稍見重有司即譏媚百谷時以為中山狼

王子衡巡按陝西以事裁抑中官廖變變大恨辱督學北京會權關納賄公焚其書廩乃合諸奄朋謀讒搆遂轆阿終身

王瓊素忌彭澤澤又因酒使氣時上嬖人錢寧挾威公卿俛首折節澤每切齒瓊揣知因寧所遺親近來故邀澤飲且醉微挑之澤即媢罵朱寧奴才壞天下瓊又謬

明語林卷十三

讒險

碧琳瑯館叢書

謂公勿妄言澤益憤不可止寧果大怒以土魯番事中之

世廟好道冠沈香束髮冠嚴夏各賜其一同冠以入朝嵩故籠輕紗上顧問之對曰何敢竟同至尊加上柱國言受而嵩固辭曰人臣無上中涓入閣問事嵩知言促必認為款昵厚遺滿懷袖計以傾言

分宜敗擬世蕃極刑分宜託華亭客楊豫孫范惟丕居間以重賂求解華亭欲弗受二客曰徒生彼心不如受之以釋其疑賂入華亭心動欲為道地二客曰徒滋累

論不如殺之以絕眾口世蕃遂棄市

新鄭修隙華亭蔡國熙故華亭門士攘臂請行至則風

郡邑撫刺三子論戍三子牽衣號泣華亭曰吾方逃死

安能相活即跳西湖之上陸光祖向蔡動以阿墻故諛

蔡曰凡吾所以為相公地也

新鄭議抑中官大忤馮璫旨未俞允新鄭以上冲年安

能調旨事由內使行且并逐耳璫謀新鄭益急江陵比

之行視陵地往返三日抵邸稱病新鄭遂逐已而有王

大臣之獄新鄭幾族

明語林卷十三 說險

尤悔

太祖時有上書而衍者上怒或阿旨謂不敬當誅適宋

文憲致仕陞辭從容為解已上閱其書有善者乃召阿

者而讓之曰方怒而又激之是以膏沃火也向非宋先

生不幾誤朕耶

文皇帝解大神等繙閱建文時章奏有指斥者詔悉焚

去既而謂縉等曰卿等安皆有之眾默未對修撰李貫

進曰臣實無之上曰爾獨以無為賢耶貫慚懼

趙介番禺人以淵明自擬南海文士李薛以薦起介止

之不可臨別謂曰堯天雖長劉日實短子獨何心薛竟

去後倅南康薛不樂乃悔曰趙伯貞真高士

屈直一日與一御史言平生未嘗苟取如浙一縣令餽

金求進當時叱出今猶耿耿覺其太甚御史色沮愈恭

直怪之既退問之即前餽金者

陸參政容至遷安劉御史招飲陸戲曰有驢腸義即赴

以劉衛輝人舊有西風一陣板腸香之謂故狎之及暮

歸縣官卒吏人捧饌以進問之曰聞公嗜驢腸故以獻

既自悔不敢戲言

明語林卷十三 尤悔

曹元無他才以媚瑾入闕將死自志墓曰我死誰肯銘

我

劉蔭戴銑等以言事下詔獄牟益之城為鎮撫任御史

自愬諸僚上奏時署其名已實他出益之曰古人恥不

與黨人爾得與名乃悔耶

陸貞山之劾張桂霍渭南兩黨張桂因以抨之得重譴

後霍頗悔恨前事嘗薦十餘賢而貞山與焉使人鄭重

通殷勤貞山謝曰天下事儼為若敗而何污我也霍亦

不望



陸莊簡尤在吏部黜陟自任都不關白臺省孫大宰不  
揚方在省中劾其專擅既落職陸辭因望見孫揖謂之  
曰承公教殊荷相成但今者吏部之門干謁錯至苟非  
自行其意亦復何由秉公曩疏得毋甚誤孫沉思良久  
憮然謝過即日草奏自劾失言而力薦陸陸亦復起  
鍾伯敬惟嘗遊虎丘遇兩貴人子侮之故相蹴蹋伯敬  
以惡少謹避之明日有兩生通刺求見蕭衣冠執弟子  
禮俯身以俟及出見則向兩生也兩生慚無地

明語林卷十三

尤悔

五

善琳瑯館叢書

意氣銷歇浮華解駁亦自尤咎自謂危言之作年未四  
十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顧以災木已久不復  
能祕惟隨事改政勿誤後人其贊熙甫畫象曰風行水  
上自成文章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  
其虛心克已不自掩護  
又嘗語所親曰吾心知積溪之功為華亭所壓而不能  
白其枉心薄新安之文為江陵所替而不能正其訛此  
生平兩違心事蓋胡宗憲破倭之績以附驥見出於華  
亭徐階汪伯玉以壽諛張相父得名故也

管東溟志道為主事請復午朝總攬萬幾江陵諷御史  
龔某劾而降調尋復以外計罷去海忠介折簡讓龔奈  
何不能為國容一正人龔自媿悔每握筆歎恨生平名  
節壞此禿管中

高公之去疏劾盈庭葛端肅獨不肯徐養正劉自強強  
之不可二人為白頭疏上之葛罷而二人向用高公復  
相起葛公從容語劉曰白頭疏向亦何忍劉曰若無此  
疏安得在此高公曰葛公何以在此劉為赧然

明語林卷十三

尤悔

六

善琳瑯館叢書

倪文煥既削籍歸同鄉喬中書可聘往謁文煥神色阻  
喪悔不自存喬問楊左以忤璫罹禍君子也公糾之何  
故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當我居  
言路舉朝驚揚左小人我自糾小人耳由今日看渠卻  
原是君子  
成樞曹德語人曰我嘗望東林如山岳及渡江後始悉  
錢謙益能明遇所為以昔之意索然盡矣  
紕陋  
文廟渡江周公是修與胡廣約同死難既而周使人覘  
胡動靜見胡方問家人飼豕周問而笑曰一豕何莫舍

亦安肯舍生

戴元禮國初名醫初召至京見一醫肆迎求益戶元禮  
意必良工試一屬目按方發劑了不異人俄一人取藥  
去醫追語曰可下錫彈丸許元禮恠叩之曰古方也索  
書觀之乃誤以錫為錫

姚廣孝身事浮屠學為詭異著道餘錄毀斥程朱其友  
張洪嘗曰少師于我厚今其死無以報但見道餘錄輒  
為焚棄

陳嗣初家居有求見者稱松通十世孫嗣初與之坐少

明語林卷十三

紙陋

七

碧琳瑯館叢書

選入內出一編令其人讀之則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容  
嘿然

王佑貌美無鬚媚事王振振曰侍郎無鬚何也對曰公  
無鬚兒安得有

項文曜為兵部侍郎素附于公每朝出入必附耳語人  
以為于公婢

景泰易儲陳循草詔已與眾覆奏署名王文端有難色  
循持筆作半跪乞文端署之

憲宗崩內監于官中得疏一篋皆房中術署曰臣安進

孝宗遺懷恩袖至閣下曰是豈大臣所為安慚汗不能  
語

國子生虎臣慷慨有氣節聞萬歲山架棕棚備登晚上  
疏極諫上奇之祭酒費閻謂且買祠乃會六堂鳴鼓聲  
罪纒纒加頸以待俄旨出令吏部銓選與臣七品閣大  
慚臣名遂播天下

分宜年老上時有所問對不稱旨屬世蕃草報報可分  
宜仗之諸曹請事輒顧問東樓云何

明語林卷十三

紙陋

八

碧琳瑯館叢書

字詔下法司覆勘天下笑之

大禮議起陸澄以刑曹誼張桂邪說後議定澄丁憂服  
闋復上疏諛兩人正論而悔前之失言願改過自新得

補禮部已上閱其前疏大怒謂始造悖理之論以惑羣  
蒙遂迎取媚復假悔罪為辭悖逆奸巧有玷禮司出之

顏山農讀書不能句讀而好以意穿鑿文義為奇致之  
談間亦洒然可聽淺中無識之士或趨附之嘗言貪財

好色皆天機所發但不可着以成固我挾詐人財官捕  
咎論成

何心隱師事山農既而心悔凡山農弟子必毆三拳而後受拜值山農滯于村婦心隱辟隱處伺而扼之亦毆三拳使拜削弟子籍

茅鹿門坤遊胡襄懋幕府嘗大會文士畢集胡隱徐渭文語鹿門曰能識是為誰筆鹿門讀未半遽曰此非吾

荆川不能胡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今北面吾子矣茅大慙愠面赤勉卒讀曰惜後不逮

王逢年得古琴自謂真蔡中郎焦尾晚年無聊持過王奉嘗敬美曰願以此贖城南數頃以具饘粥奉嘗唯唯

明語林卷十三

紙隨

九

碧琳現館書

數日出詔之日焦尾果神物昨宵風清月白焚香撫操二玄雀從空下飛鳴盤舞扶之而上不知所之逢年頰首曰固宜有是

陳瑞巡撫湖廣適江陵父死瑞詣其家出麻巾袖中加絰而戴之哭盡哀因跪見江陵母哭前致詞母指旁廝役曰若屬幸一垂盼瑞起揖廝曰瑞安能重公公乃能重瑞耳聞者掩口

魏忠賢因食時偶曰吾最不喜粥尙書周應秋以為竹也令園丁一日斬之至盡

吳開學姓初出范濟世門濟世以移宮齟齬東林姓願引退濟世答以公道昭明彈冠其時何遽言退姓歎息其語人皆傳笑及姓為相致書喬侍御可聘亦以正人滿朝天下太平為言可聘曰今寇鹵交証兵耗餉匱摧幾輩同志遂致太平耶

惑溺

鄭輔以偉善讀書而票擬非長偶疏有何况二字誤謂人名也批擬提問致被計責嘗懸筆不能下周玉繩啞之以偉歎曰吾富子萬卷而寫于數行乃為後生所笑

明語林卷十三

紙隨

十

碧琳現館書

楊文貞子縷惡已善聞王文端為文貞言之遂請省墓實欲制其子稷知每驛遞先置所親譽之屬言人忌公功名盛故特謗稷耳及見稷種帽油靴朴訥循理家中圖書蕭然文貞疑文端妬已還京出之吏部

劉文介主試順天陳循王文皆以子屬已二子皆不中循文因劾儼考閱不明題語誹謗帝重違二臣令其子准會試文復疏辨張寧曰大臣而私其子如國體何陳繼方落魄嗜酒每賦詩必酒酣以往才始暢發嘗好一姬姬請賦百首乃肯相就遂力為賦至六十餘竟醉

備以死

李西涯與楊邃菴極相善佞謀欲害邃菴西涯力挾

邃菴德之及西涯病劇同列往視西涯以誼為憂邃菴

曰國朝文臣未有誼文正者請以誼公可乎西涯于牀

上頓首稱謝

楊君謙才列仕版即建危言棄官如屣晚年駭膺之甚

武宗南巡因徐髯仙進打虎詞以希進用議者以為血

氣既衰苟得不戒

嚴世蕃嗜古玩購以獻者無算甚至發人塚墓時人

明語林卷十三

感溺

十一

碧琳瑯館叢書

謠曰諾不諧問椎埋求尊官且探丸

弁州作墨陽子傳幾數萬言文飾之甚多語神怪極其

誕妄至稱墨陽先師甘心門下

吳少君家蘭溪城東有腴田盡易磽瘦擊構引山泉鑿

入玉雪厨銅池以此破其家嘗以數縑市一大瓢摩挲

鑿錫暗室發光過荆溪盜發其篋怒而碎之抱而泣果

日王元美作破瓢道人歌

方太古嘗與黃省曾遇于途誦所吟新詩會雨至黃匆

遽欲歸方益徐誦不輟已而雨大濡浥乃徐步別去明

日謂客曰昨與頗洽

屠赤水陸放情詩酒中白簡罷官談空屢之自詭出世

或挾乩稱慧虛子遂篤信之病革猶扶牀凝望幾慧虛

輿輪迎我

吳人孫七政能詩好客有園池日與四方詞客賦詩宴

賞客醉遺溺辱水出諸城外引隍水滌之累數百金

明語林卷十三

感溺

十一

碧琳瑯館叢書

明語林卷十三

明語林卷十四

宣城吳肅公兩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仇隙

胡惟庸以劉誠意嘗沮其相怨之後基告歸以淡洋故多醜盜請設巡司泄之惟庸使人上書言基故善相地以淡洋有王氣購之不得故有是請上命奪基祿後誠意病惟庸乃遣醫來視疾既飲藥有物積腹中如卷石遂不起

明語林卷十四

仇隙

碧琳現館藏書

馬順子年二十病劇一日歛起捉順髮曰我劉球也死老奴令而異日禍隴我順拜謝俄而子乃死

徐有貞南遷之議于公廷斥之已求補祭酒因門人楊宜以請公亦才而許之為言於景帝帝曰才而不端不可以師多士有貞以公沮之乃益恨公曹石將兵而橫公復裁抑之張軌征苗公劾其失律楊善以賞薄亦以公故遂比謀陷公

于公在本兵營倚任范廣張賜也故怨廣及于公死并誣殺之亡何賜出忽途中自揖左右驚問故曰范廣

也歸發病死

王允靈維植以母老病乞南得祭酒道華山為文祭之

言母素敬神當得蒙庇吾太史能為文以不朽神後王

以地震死西安李戶部愈素恨王假華山神為文詈而

僂之

歷城尹公身素不善拜直禮侍缺他有舉薦上不允以

直為之翌日廷遇歷城舉笏謝之歷城曰公簡在帝心

者自是益相仇怨

龍宗武既以媚江陵殺義士吳仕期遂獵遷少參江陵

明語林卷十四

仇隙

碧琳現館藏書

敗論成廉州逃歸為有司所捕笞之宗武恚發狂飲穢自謂我仕期呼己子為宗武而大椎椎殺之

盧枏雅負才望潯令陽浮慕之約旦日過盧飲盧喜因

翁媪具酒饌甚恭日昃令不至盧遂斗酒自勞比令至

稱醉不能具賓主禮令恚曰乃為僮父子所辱遂以家

人獄陰中之

杜拯為工部侍郎忤橫鄉里其治墓門或竊議其不利

聞而擒之笞其臀三十其人歸聚族而篡取拯亦笞之

三十拯還臺治創夜有踰垣入者斬拯官為捕治忽數

人自首于官曰杜侍郎殺某某官不問而獨問其見被  
何也今為死者亦足矣

蔚鍾以河南僉事歸一少年美而獵利武捷通書自云  
河南部人有官事願托為奴鍾甚壁之兩月餘委寄踰  
諸幹與之莊所分遺諸從者徵通責抵暮則鍾已橫尸  
地上失其首廐中駿馬與少年偕逸矣蓋河南怨家募  
使殺之竟不得主名

孝子王世民父為族子所殺不忍柝骸而檢聽宗人割  
仇田以償世民受之誓勿茹毫末賦役外歲藉所入市

明語林卷十四 仇隙

三 碧琳瑯館叢書

金而扁之佯與仇為好即飲仇家歸必計脯餽醬醢之  
屬估而識其值鑄利斧鐫姓名其上乃殺仇自首出贖  
與金若干曰此仇晦所出也又出他鋸若干曰此飲仇  
費也

倪文煥媚璫劫周忠介蘇民憤殺緹騎五人坐斬已文  
煥家居忽忽不樂見五人嚴裝仗劍旌旆導周公庭井  
石關飛舞空中良久而墮聲轟若雷已忠介子茂蘭血  
疏頌父冤詔誅文煥

微人程夢庚有白定古鼎值千金崔呈秀心悅而丐之

夢庚恡不應已謁相馮銓見鼎在銓所問所自乃夢庚  
餽也遂大啣恨富人吳養春之獄呈秀嗾其逆僕徐天  
榮并連坐死

阮大鍼既殺雷周二公國破竄閩渡仙霞嶺忽驕從卻  
不能前空中聞戈戟鏗鉤大鍼馬上嚙啗呼二公謝罪  
馬驚旁突崖谷大鍼墜曳馬鞵數十里肢體靡潰僕從  
云空中有衣朱綠者云

明語林卷十四 仇隙

四 碧琳瑯館叢書

明語林卷十四

明語林十四卷

安嶽巡撫  
採進本

國朝吳肅公撰肅公有讀禮問已著錄是書凡三十  
七類皆用世說新語舊目其德行言志方正雅量  
識鑒容止俳調七類又各有補遺數條體格亦摹  
世說然分類多涉混淆若夙慧類載楊東里母改  
適羅理東里從往時方六歲嘗私磨磚土如主式  
祀其三世羅爲之感泣此至行也與德行類所載  
劉謹六歲時事正相類然劉入德行而楊入夙慧  
事同例異莫知所從所載亦多挂漏

# 今世說八卷

〔清〕王晔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緒間南

海伍氏刻粵雅堂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今世說八

卷》提要

## 今世說序

自經史而外著述之家不知幾千萬計而其書或傳或不傳即幸而傳矣人或見有不見獨世說新語一書纂于南宋多據晉事而兼及于漢魏垂千百年學士大夫家無不說而習之者雖臨川王之綜敘清遠自高亦以生當其時崇尚清流詞旨故可觀也至於今讀其書味其片語猶能令人穆然深思惟恨不得身親其際與為酬酢假得王謝桓劉羣集一室耳提面命其心神之怡曠抑何如耶今 朝廷右文名賢輩出閱才華遠

## 今世說自序

勝江左其嘉言懿行史不勝載特未有如臨川哀聚而表著之天下後世亦誰知此日風流更有度越前人者乎予不敏志此有年上白廡廟縉紳下及山澤隱逸凡一言一行有可採錄率獵收而類紀之彙凡數易歷久乃成或疑名賢生平大節固多豈獨藉此一端而傳不知就此一端乃如頰上之毫睛中之點傳神正在阿堵予度後之人得觀是編或亦如今之讀臨川書者心曠神怡未可知也雖然臨川取漢末魏晉數百年之事網羅編次遂勒成一家言而予欲以數十年中所見所聞



與之... 母亦笑予之心勞而口拙也夫  
康熙癸亥仲春武林王暉題于牆東草堂

今世說自序

一  
粵雅堂叢書

今世說序

遂安毛際可會侯撰

康熙癸亥秋予有兩浙通志之役其人物多得之於墓  
碣家乘所傳浮夸失實刪訂為煩而王子丹麓乃以今  
世說見示誦之清風襲人耳目為之一易昔人謂讀晉  
書如拙工繪圖塗飾體貌而殷劉王謝之風韻情致皆  
於世說中呼之欲出蓋筆墨靈雋得其神似所謂頰上  
三毛者也丹麓少負異才所著霞舉堂集流布藝林而  
是書自謂非海內第一流不登且又遲之又久而後成

今世說毛序

一  
粵雅堂叢書

撰緝既專品騰彌當如德行言語諸科固當奉為指南  
即念猶惑溺迹涉風刺要無傷於大雅縱使其人自為  
讀之亦復粲然願解至於贈言同人亦閒採一二為丹  
麓寫照焉大率與臨川所撰相為伯仲比諸元朗駕而  
上之予謂臨川宗藩貴重續澗之功或有藉於幕下袁  
鮑諸賢而元朗自西漢以逮金元上下數千百載供其  
撮拾乃丹麓以一布衣僻處窮巷斟酌損益一用心裁  
且止以四十年來略記所及而工妙如此則其難易固  
相倍蓰矣昔典五一代清言流弊而本朝綜核名實

不尚虛無集中單詞隻簡清英淵雅適可爲鼓吹休明  
之助有昔人之功而無其過讀是書者亦可以論世云

今世說毛序

二  
粵雅堂叢書

今世說序

同邑丁 澎藥園撰

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宏長風流雋白名言溢于楮墨  
故通人雅彥稍展少年皆喜觀而樂道之其後有瑯琊  
補華亭語林溫陵初潭林陵類林其書咸有可觀然以  
視世說有閒其故何也蓋劉去晉未遠竹林餘韻王謝  
遺風不啻耳提而面命之其涉筆簡而該其命意雋以  
永去其稂莠掇其菁英誠史家之支子而藝苑之功臣  
也今王子丹麓萃數十年以來見聞所及輯爲一書取  
精多而用力勤幾與世說並時矣譬之飲食大官之饗  
有時厭饌樞梨橘柚則齒頰生津矧所採輯皆一時名  
流披卷展玩有如晤對昔人命千里之駕作永夕之譚  
今得于寸楮遇之詎非快事哉近梁水部慎可有玉劔  
尊聞而吾友陸景宣著口譜徐武合著廣羣輔錄丹麓  
此書真堪媲美見我武林之學必原本古人非妄爲作  
者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今世說丁序

一  
粵雅堂叢書

今世說序

同郡馮 景香遠撰

古無今今無人則其說已若言足傳人人足重世何讓  
 古人使今獨聞寂哉或曰國有史其大也傳曰否大者  
 傳其人細者傳其神且而亦知日影穿隙乎不必出見  
 日識全日矣則夫一言一行傳其人之神何以異是王  
 先生丹麓讀書不下古人結交必上今人予讀其所著  
 書皆自成一世謂非今人能說也何而今世說又成見  
 其包舉羣彥言關至極簡秀詔潤胸無宿物備不傷道  
 而巧不累理嗚呼直世說耳何今之見哉夫一世所傳  
 不過數人人率不過數語今俊顧廚及轉多于昔善談  
 名理爭勝于舊此固秀良輩出神鋒太儻然耶乃吾獨  
 多王先生之殫見洽聞能使休明一世如此也先生曰  
 愚不逮古而闕其讒險仇隙數則即其說不全補乎其  
 俟予曰是隙之日也必排闥撤瓦以延光明將疑無全  
 日哉知此即簡傲汰侈惑溺善讀書者猶將闕之而補  
 于何俟先生善予言乃著於篇

今世說馮序

一 粵雅堂叢書

今世說序

歸安嚴允肇修人撰

夫學者屈首受書一聞古人之名輒俛焉歎阻所恨生  
 不與之同時不獲聆其緒言觀其行事然而古人之言  
 行載在簡編者可考而知也試思四海九州之大光嶽  
 之氣蘊降鬱積豈無有一二媿美古人者哉豈無有乘  
 時挺生卓犖魁傑能創古人所未見者哉而循誦習傳  
 之輩以為今人也而槩忽諸此其人縱令生與古人同  
 時日聆其緒言觀其行事亦漠然不相接以終其身焉  
 已矣子友武林王子丹麓學贍而行脩潛心經世大業  
 一時賢豪長者多慕與之遊所著詩歌古文宏深奧衍  
 不啻富金匱而續青箱矣已復手訂今世說一書蓋祖  
 劉氏所作世說新語而稍節其條目予受而讀之自  
 清興以來名臣碩輔下逮廢穴之士章句之儒凡一言  
 一行之可紀述者靡不旁蒐廣輯因文析類以成一家  
 言其大要采諸序記雜文之行世者而不敢妄綴一詞  
 其詳慎不憚煩如是丹麓又言臨川當日以今人述古  
 人故取裁多而徵信亦易吾之為此以今人述今人見

今世說嚴序

一 粵雅堂叢書

問多所闕遺書未成而嘗警者紛起吾甚悔其拙也子  
曰不然臨川之書敘列晉人者居多而上逮于東漢三  
國諸君子夫晉人尙清談一時名流慕效相與蔑棄禮  
教脫畧形骸以爲曠達其流禍至於中原板蕩神州陸  
沈論世者於此爲之三致慨焉今去古曰遠士大夫鑒  
於先代未流之弊駸駸乎抑遠浮華敦尙實行此亦轉  
移風會之一善機也是編所載多忠孝廉節之槩經緯  
權變之宜其大者實有裨於國家有功於名教至於風  
雅澹詞山林逸事足以啓後學之才思資藝林之淵藪

今世說嚴序

二

粵雅堂叢書

者無不表而出之雖其人之生平不盡此數語卽是編  
亦不足以盡當世之賢豪而條疏節取之下使人人解  
頤欣賞如入寶山如遊都市其爲益也不旣多乎且夫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又烏知過此以往不有好學  
深思者起而酷嗜此書加之博稽詳覈以備一代人文  
之盛而後乃知丹麓倡始之功爲不可泯也豈得謂古  
今人不相及而遂有所軒輊於其閒哉子故因丹麓之  
請而爲序之者如此

今世說評林

洪暉吉曰自劉義慶創爲世說新語而劉肅倣之爲唐  
世說何良俊廣之爲語林李紹文復成皇明世說至  
本朝文物之盛其持論風旨尙無有編輯成書者丹麓  
王子彈見洽聞凡數十年中之軼事莫不排纂而表著  
之相其體製直欲遠攀新語近抗語林何止壓倒唐明  
世說也

今世說評林

粵雅堂叢書

林西仲曰品必取其最高事必取其最奇語必取其最  
雋不須復道卽揀拾之廣似非積數十年之用意未易  
得此子嘗語人云入杭若不賞識丹麓必非佳士或不  
爲丹麓所賞識亦非佳士也讀此尤信  
顧且菴曰丹麓著述等身上下古今探微索奧藝林得  
其片玉莫不奉爲拱璧茲復成今世說一編言近旨遠  
眞得晉賢風味子每嘆世人去古已邈凡可悲可愕之  
事接於前漢焉如不相關會不思所以斡旋補救之丹  
麓獨能於冷語佚事隨所睹記皆逼露其精神誠天下  
有心人也且以見動止語默之細皆足爲讀書窮理之  
助學者其容忽諸

薛依南曰世閒無可食亦無可說此季充語也世閒豈無可說者蓋不屑爲說也其傲已甚夫說自在世我不能強爲說猶之不能越爲代也以說還說焉可古世說如是也今世說亦如是存而不論案而不斷若日記事論世自史氏職我不能越爲代也敢曰無可說焉而不屑也者是以說還說也丹麓王子可謂恭矣

張祖望曰王子年著拾遺記摭拾魏晉遺事以姚馥金蔡茂先海客列之卷首今丹麓以梁尙書家清徐中丞至孝爲開卷第一高于東陽岸谷人遠矣

今世說評林

傳雅堂叢書

葉林屋曰此一部佚史也雖單辭癖事足以傳人晉王右軍功業文章不入世說而獨稱其工書政不以此掩彼丹麓是書傳人之志也惟其單癖于是乎不朽毛稚黃曰王子丹麓著今世說所載大半同時交好不然亦其所知者也其人寂寂者固不遺遺至若或負重名或已鼎貴而丹麓輒取片語微事寫之乃轉覺其栩栩然行閒字裏幽隱畢現書家六法以氣韻生動爲最難此卷之墨妙極矣雖然丹麓固欲以獎美傳其人然按其標部由漸而至末佳處固多佳或亦有佳而猶未

免是病者連城之壁光氣如虹有微類焉則良工亦不掩之是在解人善讀書耳

吳慶百曰劉氏世說語本麈尾松枝所成蓋何平叔清談之餘後之竄入者大不類本書以彼片言單辭另存鑪錘足甘口吻非凡響能及耳丹麓雅人頡頏二晉睹此便欲突出其上近與梁氏玉堂錄汪氏說鈴同行鼎峙文苑矣

黃圭一曰丹麓先生鍵戶著書花木竹石位置幽閒四方名流過武林者必願交先生先生卽其著述採其可

今世說評林

傳雅堂叢書

紀者依劉義慶例集爲今世說一時才人學士風流逸韻具見是焉交遊道替旅進旅退萍梗泛然先生以朋友爲性命凡纖芥之長不啻口出并爲傳之其樂道人善留心人物如此

丁素涵曰臨川王世說多採漢魏兩晉逸事風流綿邈至今傳之不衰丹麓王子繼而爲今世說窮搜廣輯較之古昔爲尤難然其博稽雅贖不減臨川此書一出卓老初潭元朗語林直可覆醬矣

鄭官五曰世說新語多載王氏事而太倉一王先生又

刪定而批釋之何王氏之多賢也茲編橫採撮而遠  
識拔俗與前代諸編指趣則一豈惟一世雖千百世其  
若買矣一以為談助一以為要畧非青箱緘中安得有  
此

周敷文曰今世說言簡而味長耐人尋繹如入桃花源  
步步俱著勝地其書故在語林初潭以上

叔鷺瀾曰世說新語三十六條目今闕其六或疑不及

臨川王不知南陔白華未嘗有詩夏五號公何妨或缺

況舍短取長愈見立心深厚手是編者毋謂松溪臨川

今世說評林

四 粵雅堂叢書

古今人不相及也

今世說目錄

卷一

德行

卷二

言語 政事

卷三

文學 方正

卷四

雅量 識鑒 賞譽

今世說目錄

卷五

品藻 規箴 捷悟 夙惠

卷六

豪爽 容止 企羨 傷逝

卷七

棲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任誕

卷八

簡傲 排調 輕詆 假譎 汰侈 忿狷

尤悔 惑溺

今世說例言

一是集名賢斷自 本朝為準開有文章事業顯于勝國而卒于 本朝者要不可不謂今之人也亦為採

一說例多異稱鈍資難于記憶是集名賢或字或號止載其最著者雖至數見俱各從同以便披覽

一集條目俱遵世說原編惟自新黜免儉齋讒險紕漏仇隙諸事不敢漫列引長蓋短理所固然乃若補為全目以成完書願俟後之君子

今世說例言

一 陽雅堂藏書

一集所列條目祇據刻本就事論事如此事可入德行則入德行可入文學則入文學餘皆倣此乃有拘儒欲指一事槩以生平至罪子論列不當者請勿讀是書

一集事實俱從刻本中擇其言尤雅者然後收錄若未見刻本雖有見聞不敢妄列昭其信也

一孝標之注世說博引旁綜所采書目幾至一二百種近日無書可攷時賢履歷徵據尤難是集注內所載爵里以及生平大畧俱不敢煩煩廣為地輒若徧覓

不得實安

昭代右文名賢輩出嘉言懿行固不勝收而是止所見諸集輯成覽者無罪其不廣也凡我遠近諸名家倘以全集見贈自當細搜續輯彙訂今世說

一物力艱難劖劖之資全賴好事倘有高賢領囊解囊以助棗梨則闕幽表微為德不淺

一汪純翁太史說鈴 書詞旨雋永妙並臨川偶從吳江得見刻本停舟借錄約數十條意在宏暢宗風遂

今世說例言

二 陽雅堂藏書

忘掠美之嫌

一陸子麗京向著西陵新語因暮年寄跡方外未有全書合嗣冠周手授彙本是集採拾頗多要非無據

一汪太史舟次林使君西仲毛大令會侯朱處士若始一見是書遂相欣賞品題之下閒有權衡要歸至當受益良多

一丁儀部藥園孫子宇台張子祖望毛子稚黃陸子蕙思諸子虎男各出案頭新書慨然借錄淘金入冶集翠成裘良友佐理之功自不可泯

一方潤仁太史貽書相告期以史局事竣或得乞假歸  
來佐成快舉今急欲出書請政當世不能久待殊為  
歎然來書有云事取其核義取其公辭取其馴雅  
三復佳言故當不負良友

一 是書原與同人互相參訂集中所載先君實行二條  
皆同人從志傳採入故名字稱謂一從本文非暉敢  
附於臨文不諱之義也至暉平生本無足錄向承四  
方諸先生贈言頗多獎借同人即為節取一二強列  
集中實增愧慙

今世說例言

松溪主人王暉識

三 粵雅堂叢書

今世說卷一

仁和王暉丹麓撰

德行

梁蒼巖教子弟家法醇謹雖步履折旋進退必合規矩  
自理學經濟諸書外稗官野史都不令流覽然必使涉  
獵詩詞曰所以發其興觀羣怨俾識古人美人香草皆  
有所寄托也

梁名清標字玉立北直真定人癸未進士歷官  
尚書篤學不倦每退食即簾閣靜坐嘯咏自娛

孫鍾元甫踰弱冠丁內外艱率昆弟苦塊倚廬閱六載

今世說卷一 德行

一 粵雅堂叢書

如一日居恆不為蕪絕峭特之行自公卿以逮布素皆  
歡然誠信相接如坐人春風中

孫名奇逢直隸永城人年十七舉于鄉既乃屏棄不  
事潛心濂洛諸儒之緒家庭雍睦如見三代氣象遊  
地蘇門累微不起從游  
日眾所居漸成邑聚

徐敬菴少負至性父死豫章蒲伏數千里求遺骸開關

險阻猛虎在前初不色動感父見夢得死處卒負骨以

歸

徐名旭齡字元文浙江錢塘人讀書刻責嚴  
然以古人自待登乙未進士歷官大中丞

胡勵齋父患脾疾日夜侍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下



至中... 血數升遂以衰毀成疾尋亦不祿室無妾媵焚無旨著  
士論情之

胡名... 魏天民教子敬重師傅飲食必親視束脩金必至精者  
嘗曰人冀子孫賢而不敬其師猶欲養身而反損其衣  
食也

魏名兆鳳字聖期江西寧都人為人忠孝嶽嶽多大節  
嚴顯亭以宏獎人倫為己任凡詞場藝苑苟擅一長必

傾心倒屣不惜齒牙為游揚時論其者在三君八俊閒  
嚴名沆字子餐浙江餘杭人乙未進士歷官少司農  
性坦易接人處事洞然無隱情其牧已謙冲退約雖  
踐九列抑然如寒土平時不至有聲色加人  
離家人婦子有過微言相警取善改而已

黃庭表性落落惟與人交嘗死患難不肯轉目相背  
負

黃名與堅江南太倉人童年穎悟詩一目文二三目  
即記憶三歲能識字五歲能誦詩八歲酷好唐人詩  
錄小木橋出入輒為業師所禁抑十四歲慨然有志  
于古學欲編讀周秦以下書甫三年讀周末諸子六  
朝以上者幾盡已亥成進士  
後又中博學宏詞科官翰林

方穉官孝友性成事父少傅公服勤盡養少傅嘗曰是

子先意承順不愧古養志者已少傅遇變閭中乃盡粥  
田廬迎柩以歸少弟穉穰偶隨之吳門遭寒疾舌苔厚  
幾寸許穉官以帛裹指拭口中四十日始愈指為潰爛

方名成鄉浙江遂安人少時夢入一山寺有語之者  
曰子宿世為僧名本祥因自號本祥居士祖直完令  
壽寧以循良著文書田歷官東閣大學士身為世胃  
弱冠儼郡庠初不以貴介自矜及子彙成進士亦  
儼約如平時手錄格言以  
崇澹泊遠權勢為鑒誠

黃仙裳幼赴童子試為州守陳澹仙所知後陳官給事  
中以事繫獄貧甚黃售其負郭田得百金盡以贈陳與  
之同卧起罔園中陳後得釋兩人同出自門而去陳歿

後黃赴桐鄉往弔之至之日正陳忌辰舉聲哀號感動  
行路  
黃名雲江南泰州人長身玉立能詩文善談論負氣  
慷慨逢俗人稍不合意輒謾罵之人多目以為狂不  
近

陳名素字爾向浙江  
桐鄉人甲戌進士  
泰州守田雪龕居官廉黃仙裳與周旋絕不干以私後  
田落職在州不得去黃自汝寧歸囊中僅有二十金乃  
先至田寓分其半以贈後語人曰是日吾先至家則家  
中需金甚亟不得分以贈田矣

中需金甚亟不得分以贈田矣

今世說卷一 德行 二 粵雅堂叢書

今世說卷一 德行 三 粵雅堂叢書

黃容汝字太守金公為黃舊好贈賂極厚時有別駕  
鄭君所知客多不能成行黃一日徧召客置酒高會  
酒酣以太守贈金盡散諸客而去故歸時止存  
二十金其貧如故人多笑之黃不以屑意也  
田名作澤字小  
宛河南商邱人

周櫟園在閩有趙十五陳叔度皆工詩沒不能葬周出  
俸金葬之西郊題曰詞人趙十五陳叔度墓寥落無所  
之土時漬酒其下

周名亮工字元亮一字減齋一稱櫟下先生河南祥  
符人中庚辰進士累官少司農方頤豐下目光如電  
材器揮霍善經濟喜議論疾擊鉅拘文吏當大疑難  
刺斷生殺神氣安閒無不迎刃而解性嚴岸居官不  
肯假借官裏人顧好嘉與後進嘗置一簿坐上與客  
言海內人才某某輒疏記之宦轍所至山陬海澨有

今世說卷一 德行

德行

四 粵雅堂叢書

以讀書能為文名者必狂車騎過之有可致者即為  
拂席開閣或又令進其所知使耳目間不遺一士然  
後快得善力抽揚之惟恐不及雖少年一才一藝  
不惜齒牙出其名字老生貧交相依如兄弟有著作  
不顯者務表章之不遺餘力尤嗜繪事及古篆籀  
法每天明盥漱出外舍從容談說古今圖史書畫方  
名彝器皆條分節解盡其指趣容退則手一卷燈  
熒熒然至夜分歸寢以為常著述多至數十種  
趙名璧陳名鴻  
俱福建侯官人

毛大可游靖江當墟馮氏者悅其詞欲私就之毛謝曰  
彼美不知我直以我為狂夫也徑去

毛名奇齡一名姓字齊于浙江蕭山人官翰林少與  
兄萬進知名人呼小毛子性倏奇負才任達與人坦  
然無所忤賢者多愛其才雖就之善詩歌樂府填詞  
所為大率托之美人香草以寫其騷激之意纏綿綺

麗按節而歌使人接  
悅又能吹簫度曲

計前草客鄴城徧詢謝茂秦葬處得之南門外二十里  
見小冢頽墮荒草中為賦詩弔之求其子孫不可得因  
固請鄴中當事為封土三尺餘禁里人樵牧其上立碣  
誌之曰明詩人謝茂秦墓

計名東江南吳江人丁酉孝廉忍辱好奇計勃  
勃有飛揚之氣負經世才常自比王猛馬周

王介人與郡司李嚴方公善王無子嚴贈之妾妾故有  
夫兵驅散後訪至王所王哀憐立還妾重妻其夫

王名嶺浙江嘉興人少失學論孟不卒讀識字而已  
弱冠偶覽琵琶傳奇欣然會意曰此無難吾亦能之

今世說卷一 德行

五 粵雅堂叢書

即據案唔唔學填詞竟合調自後學不少懈乃工詞  
曲又進工詩家故貧自攻詩貧益甚居室如斗大一  
長簾候門婢汲漿婦執爨給餐食王樹膝若吟落  
不問家人產好奇計多大言週知已岸幘抵掌談論  
休

嚴名正第一稱紫庵湖廣孝感人癸未進士  
歷官侍郎震奔玉璣關六鈴推為絕席之雄

荆元初為丹陽巨族族之人推元初為祠正每春秋時  
享尼俎豆省牲牽羣從子姓執籩裸獻不以年至為  
讓不以寒暑為解祀畢手料簡酒肉序列長幼飲三行  
願視同坐諸老人曰吾族大子弟數犯法不可以無教  
令乃書二簿明徵其善否召不率教者前責之曰某年

月日以事... 相戒... 犯一郡之人咸稱其宗法

荆名文... 弟仲... 謹篤誠性... 中克然長者也... 也肅而寬其事先也... 後以子廷實貴封兵部主事

毛大素督修秋租田戶以稗溼充數大素置不復問或請之乃惻然曰田戶力作苦尚不能飽妻孥吾姑譬之鼠雀耗耳比至歲禮頗不能自給勿顧也

今世說卷一 德行 六 勇雅堂叢書

毛名之履字爾旋浙江遂安人嗜學積書數千卷丹黃皆遍為文奇肆自恣不名一體應舉幾得復失遂絕意仕進日課子為文其子際可年十九赴省試太素嘆曰孺子文他日必能榮世然以汝文為佳則雅非吾意若使汝改職從我恐誤汝生平汝就所能勉之吾不復聞汝文矣際可中成成進士果以文稱於下

王慕吉喪父負土成墳居廬不出服闋食貧自守有非意加之者處之歸然不以一言較臧否

王名範字君鑒一字心矩四川成都人肆力經史詩古文詞辛未成進士後丹陽縣令治漕有功擢御史會遭母艱時已大亂遂移家入吳丹陽之人聞其至皆願割田宅授之謝弗受東阡西陌與父老遇存見者初不知為舊令也子擔四名于藩官詞李

田翽淵少時名善屬文陳黃門謂夏考功此子才氣卓犖他日必成偉器後黃門歿子幼貧慕傍荒田數十畝鬻淵代內官租二十年復與友人梓其遺集謂客曰無以償黃門大德生平每以為愧

羽名茂遇江南華亭人戊子孝廉才辨器識絕出流輩讀書穿穴經傳落筆為詩歌古文衮衮不能自休與人交好傾身為之盡窮達盛衰善不得而移也

田翽淵妻孥終歲布衣糲食客到治具甚盛留累月不厭後進生以詩文就正有小好必極口稱許世謂翽淵家貧而能好客才富而能好善

今世說卷一 德行 七 勇雅堂叢書

蕭孟昉性慷慨不佞施子嘗蠲田穀數千石具饘飧以活獄囚又為通賦者完室家贖子女其好義如此

蕭名伯升江西太和人豪談自喜意氣卓犖交遊滿天下

沈臨秋為節母求海內詩文得數百篇置篋中遇盜失之沈號哭道中七日不去時余山寺老僧晨起見供桌有一卷書封識甚密署曰煩上人親致沈孝子沈遂得之

沈名悅江南華亭人癸未進士

王瑞虹初聚族居長版巷一夕盜入其室無所獲遂縱

火時火猝起人又畏盜皆屏跡不敢前祖母沈年髦不能避陷烟焰中徑路且絕王挺身投焰負之出毛髮為焦兩得無恙人咸異之

王名洪字澄之浙江錢塘人少負至性端重不佻及壯狀貌奇偉長七尺有餘雙眸炯然美髯如畫平生自本甚約賓客過從則牽衣投轄第日夕不厭一以坦衷待人出言洞見肝膈嘗面折人過人不加恨而多敬畏之有告之以過亦必欣然改容謝與人期終始不爽視人事如己事為之規畫經理必竭其智力而後

包驚幾篤於友誼與吳東湖善吳卒撫其家甚至後方嫁女聞吳女將適人貧不能理裝即以女之僮具贈

今世說卷一

德行

八

傳雅堂叢書

之已女後一載始嫁時論稱之

包名捷江南吳江人有才名與弟振同舉千午南開時稱二包子咸亦舉壬子孝廉

毛繼齋嘗過責家其人設食坐毛身出外啣之婦

薄帷與毛通語毛驚而去遂棄債不復往

毛名應籍字楓成浙江杭州人

姜子姦被難繫獄願與治力營救不能出除夕遣甥梁

爾礪同囚守歲久始得雪

顧名夢遊江南江寧人性嚴介恥干進困窮試數十年以次舉明經應得仕棄去故交顯者數強起卒以病辭任俠漁死友嘗與蒲田宋比玉善比玉歿十餘年與前走聞哭伐石表墓南州蘇武子工古文歿與

治窮之坂行世武子以有聞北平丁同直好奇結客遊秦淮死無恤者與治舍殮理喪即又極其文傳司直費考功華山罷官貧不歸石阡分宅居之歿葬顧氏傍傍歲時祭始華山令福清橋佚遠求得之行世又周旋釋滕公難幾株及賸公寂蒐其遺在雜詠存之其高致類此梁亦慷慨有至性多類與治

陸麗京學既淵茂立志以忠誠自勗有人屬書郵寄者務令必達且終身未嘗私扣一函時人比之阮長之不

侮閭室

陸名圻一字景宜浙江杭州人文行彪炳時事親至孝居喪執禮人擬之高子舉

趙希乾年十七母病甚割心以食母既剖胸心不可得

今世說卷一

德行

九

傳雅堂叢書

則叩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胸肉合腸不得入糞

穢從胸間出穀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

趙江西南豐人至性純篤粥粥如不出諸口舉乙酉明經以母老不仕隱于星枝

李叔範初讀書及兄叔則補諸生有名叔範遂讓長兄

使專治經史而身任經營內外已承父命使分產叔範

意逡巡不忍答輒曰有長兄在凡田宅俱請受其下者

叔則亦曰吾家一區一廛並吾弟所益吾當受其下者

兄弟交讓不置里中聞者競嗟嘆至以名呼曰李氏兄

可為模弟可為楷一時傳為嘉言

魏則名士樹叔純  
十樓浙江鄞縣人

沈去矜為人孝友父歿毀瘠嘔血東鄉盜起焚其堂堂  
本分居屬兩兒既燼去矜即割己宅居之久之兩兒欲  
徙去去矜念兒貧苦僦屋固留以讓兒

沈名謙浙江仁和人少穎慧六歲能辨四聲益長篤  
學尤好為詩古文嘗自言著作須手定自刻庶保垂  
遠若以俟子孫恐故紙斤不足當二分直也僻處抗  
之東偏聲名籍籍吳越齊楚之士過鼓車輒恆滿

孫無言居廣陵以能詩聞布衣之士有工一詩擅一枝  
者莫不折節下之其少舊通籍自方伯郡守以下或招  
之亦不往南州王于一客死武林無言為之奔告故人

今世說卷一 德行

十 粵雅堂叢書

經營其喪紀其妻子俾歸葬于南昌

孫名默江南休寧人性瀟灑絕俗志欲歸隱黃山  
累年未遂四方賢士大夫作詩文送者以千百計

唐容齋有母喪會賊入邑中殺長吏吳人死者相枕籍

唐縵麻直杖臥於喪側賊逐之環棺三匝且泣且罵賊

以刀斫唐弗中中几几裂刀亦寸寸斷賊相顧驚怪稍

稍引去自是遂相誠無敢入唐孝子門

唐幼而好學顧有清嚴之疾父憐之誠勿過自苦唐  
不較傷父意乃夜引燈帳中誦覽而默誦之質明視  
禍席開血絲如絡交以大家為宗每一篇出見者以  
為王唐復起治家尚儉食無兼豆而雅好賓客為晨  
到門歡然握手相語呼盧參橫月落與人交不侵然  
諾人有婚喪之請未嘗以無為解有古俠烈丈夫之

風

陳際叔葬父拮据營辦頗竭資財發穴得籌急掩之  
曰冥漠君不安即親靈未妥也仍厚禮葬師而遣之

陳名廷會一字瞻雲浙江杭州人生有至性居父喪  
斷去酒肉儼然骨立乃以貧教後河洛間且夕哀號  
涕零枕席聞者為之酸感

姜桐音歷世宦而無贏苟然性喜中友之急山陰徐  
伯調家被賊賊質其子男而要之贖徐不能姜卸婦頭

上粧贖之

姜名廷梧浙江會稽人大司農一洪仲子幼給捷行  
文不起草日所誦即成句論者謂其詩類何景明近

今世說卷一 德行

十 粵雅堂叢書

為詩者莫過也婦祁氏名敬英忠敏公長女賢有文  
章每與姜偕和或姜遠游則必詒詩相問訊有靜好  
集

徐名繼喜出遊所至為傳爭相為歡四方請教日  
益輻輳第簡傲未能委曲隨世低昂韋布軒冕相形  
轉駘每見之詩文以寓抗愾  
以故人多相之聞有困者

沈甸華聞人有過輒自警曰吾得毋有是亦以此訓其  
子弟又嘗言人多讀書則識進且能自見瑕疵故終身

都無足處

沈名蘭先浙  
江錢塘人

王丹麓遭外艱喪葬盡禮銜恤賈涕風雪中重趼遠涉

獨告當世鉅公乞為志傳成帙曰幽光集士大夫讀而悲之

王名暉一字木庵浙江錢塘人好坐溪上聽松自稱松溪子見者稱爲松溪主人喜讀書所交多一時賢豪長者遇同好輒談論移日或至信宿不厭其重雖相對終日卒不妄交一言匪類故多恨之平生重然諾與人期或尤所請不爽時刻性不耐飲復善愁凡在六合之內或有才士塗窮佳人夫所每問其事輒爲於邑甚至累日賦

孫幼闇少貧訓童子學拳拳忘勞有不率教則撻之亦自悔罵流涕朱近脩嘆曰孫郎審有氣人遂相攜徧交邑之諸名士由是著名

今世說卷一 德行 三 粵雅堂叢書

孫名宏浙江海寧人幼孤貧奉母氏依外家張遂名張孫宏貌古質弱性落拓喜飲酒奕棋醉後叫呼胸氣益急甲社高會邀之飲且奕諸名士知其好勝故同之飲奕連負則閉不能發舒抱木柱摩其腹諸名士相擲楸以爲樂王年舉于鄉已

流遂得宜乎效論未幾卒于官  
朱名一是一稱父希浙江海寧人王年孝廉村以無所不有爲大文以隨感而自爲工抱經綸之宏畧少不見用於時中歲輒自放廢與方外  
編簡爲侶徒以著作送老當世惜之

呂翼今在白下聞父喪踰躑就道衝雪兼程遂廢眠食比歸一慟幾殞勺水不入口者五日杖而強起書夢我詩懸之座側三復流涕論者謂呂不廢夢我正與王夏事異而情實同

呂名律浙江仁和人事父母篤孝年已強壯孺慕不衰執親喪一遵禮制寢處苦塊蔬食三年親朋好會概辭勿與每遇忌辰身服縗素  
不御酒肉不苟言笑涕淚終日

袁重其狀貌癯然能讀書識字好以禮義自維不苟言笑與四方賢士大夫交言而有信鄉里交嘆爲善人

袁名駿江南吳縣人三歲而孤母苦節垂六十年駿日走四方乞當世賢士大夫詩文以頌母每歸莊誦毋傍聲出金石歲暮一卷裝璜之積五十餘軸陳數君糾公首題其幀曰霜哺篇海虞綏宗伯亦爲作識字行一章其詞曰母能識節字兒能識孝字人生識字只兩箇何用三倉四部盈箱笥世之人遂無不知有袁孝子者

包飲和授書里閨身無私錢比歲懷授書金踞其父慙

今世說卷一 德行 三 粵雅堂叢書

獻之獨一歲踞赧然不起良久曰兒於中擅取數緡矣債之周甲貧也又一歲復然易書也其謹如此

包名秉德字即山浙江蕭山人著述自豪出處不苟嘗與同邑崇儒里沈七馬錫城南蔡五十一仲光城東里毛姓爲四友

閔象南老好觀書年七十餘每夜漏下二三十籌手不釋卷嘗自抄錄古人格言於壁以自勉訓子孫所坐卧小室人每勸撤材新之象南曰視吾不蔽風雨時何如且久與之習如故人不忍棄也

閔名世璋江南歙縣人外祖家四棺未葬出三十金一日盡葬之嘗渡江謁九華山見下河饑民峰屯江

日乃稅駕避風館買米三日賑之而去又王喜風被  
誣逮於法以十二歲女質入金如其歲營救得活女  
思母病欲死母曰女死吾不獨生矣象南捐十二金  
贖還之母女皆獲全其他懿行詳魏冰叔善德紀聞  
錄

今世說卷一

德行

古

粵雅堂叢書

今世說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今世說卷二

仁和王障丹麓撰

言語

蔣虎臣與王阮亭談所謂遇鍾離意警欬俱成丹砂

蔣名超江南金壇人丁亥進士官翰林風流儒雅宋  
既庭稱其修潔如處子澹蕩如道人恬退如後門寒  
素

王名士禎字瞻上山東新城人生有異質弱不好弄  
日誦習數千言語必驚人舉乙未進士官戶部上  
廉其才改

校翰林

魏環極言薄於朋友者薄親戚之漸也薄於鄉黨者薄

今世說卷二

言語

粵雅堂叢書

宗族之漸也

魏名象樞一稱庸齋山西蔚州人丙戌進士官都憲  
性至孝持正清樞以言事忤旨左遷光祿丞補官  
即請終養都亭帳飲丁祠部以詩送之乞黃精數斗  
以貽母甲居後不復通書朝士或以著述寓汗鉅翁  
惟用方幅格題姓名其上而已其  
耿介如此尋後召用歷官尚書

周櫟園偕馮伯宗過劔津西山有竹數頃丹如火齊笑

曰乃知此君亦戲者緝

施愚山語所親曰我輩既知學道自無大戾名教但終  
日不見已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  
之和

施名問章字尚白江南宣城人已正進士官侍講性本忠愛義篤友朋操履孤遠學有本原力以名教為己任嘗講學湖西學父老子弟環而聽者數千人開孝弟忠信禮讓之言往往至於泣下當世推論文章理學莫不以宛陵為歸

客指燕地蒲桃問汪鈍翁吳中何以敵此汪答曰橘柚

秋黃楊梅夏紫言之已使津液橫流何況身親剖摘

汪名琬字若文江南長洲人讀書勵志行內自重有守又善彈記過目終身不忘癸乙未進士官戶部浮沈鄙署位不副志發為著作原本經術晚築室堯峯之麓幅巾杖履與山樵野叟行歌互答當道大吏求一見不可得也嘗語人云士大夫行已不可無本末讀書不可無節承立論不可無依據會 詔舉博學宏詞公卿交薦 遂考授翰林

今世說卷二 言語

二 粵雅堂叢書

宋荔裳黃西樵曹顧菴同客湖上一夕看演邯鄲盧生事酣飲達旦曹曰吾輩百年閒入夢出夢之境一旦縮之銀燈檀板中可笑亦可涕也

宋名琬字玉叔山東萊陽人丁亥進士歷官廉使所至輒有能聲數遭困阨意氣自如揮毫高視不覺更有秀

人名士祿字子底山東新城人壬辰進士官司勳創字明秀襟懷伉爽為人望所屬撰然脂集體韻古今問秀文章至百六十卷又撰門中遺事為朱鳥遜史六十餘卷曹名爾堪字子願浙江嘉善人十歲能屬文十二歲善詩詞時人擬之聖童壬辰登進士第累官寺講學士淹博多識掌故又工彈記所過山川阨塞無不指畫形勢士大夫一與之游積久不忘無貴賤具能識

其名氏爵里家世無毫髮誤即虞世南之稱行狀書李守素之號人物志無以過之為文敏給博麗兼長眾體開試兩稱最同館皆遜服之

徐竹逸喪子客有議之者曰徐君必有隱惡故罰及其子竹逸聞之曰昔仲尼有何隱惡而伯魚歿乎客聞而謝之

徐名肅鳳江南宜興人戊戌進士官司李少負軼才凌厲編亢慨然以古作者自命與人交諱誠懇歎動出肺腑相示

滬上校書玉烟慧甚善行酒凡飲席必來與觴且能使意之所屬曲為照顧令不苦飲張宏軒嘗曰如玉烟者可稱傾城悅名士矣

今世說卷二 言語

三 粵雅堂叢書

張名錫字悅九江南華亭人乙未進士官刺史

毛大可自言生平可幸者三一行文無宋人論習二無負郭田作衣租食稅男兒三不為繼子慈孝兩隔

王瑞虹杜門謝客不與外事好閱通鑿綱目諸書熟悉古今成敗利害嘗誨其子暉曰丈夫處世固不當為賢士大夫所棄亦不當為庸眾人所容時嘆為名言

衛澹足云與丹麓處如澹對黃花使人幽賞

衛名貞元山西陽城人丙戌進士官御史



毛會侯自言一夕得霞舉堂諸刻如饒猿探果不能自

定

毛名際可一字鶴舛負才雋異淹雅博聞胸次瀟灑  
虛懷善下文極工妙有刻意彈射者輒欲下拜至與  
友朋往還必以無所規益相督

霞舉堂王丹麓讀書處也刻有南窗文畧八卷松溪  
漫興十卷峽流詞三卷尺牘二卷雜著十種本卷外  
編二種遂生集十二卷陶光

集二卷贈言兩集文津二卷

徐仲光曰吾儕如鳥中子規自是天地閒愁種

徐名芳江西南  
城人庚辰進士

袁擇菴云名譽人之賊也安逸道之賊也聰明詩之賊

今世說卷二

四 粵雅堂叢書

也爽快文之賊也

袁名于令字令昭江  
南吳縣人官荊州守

王于一問杜于皇窮愁何似往日杜云往日之窮以不

舉火為奇近日之窮以舉火為奇

王名猷定江西南昌人太僕止敬子也遭亂居廣陵  
窮愁著書力追大雅海內能文之士羣翕然推之客  
死西湖為帙散失大梁周同農為輯其遺

稿刻行於世書法亦遒勁有晉人風度  
杜名濬一稱茶  
村湖廣黃岡人

杜于皇刻已集才及數篇手之而笑或問何笑杜曰昔

范詹事自贊其後漢書為天下奇作吾嘗笑之今吾意

中之言彷彿詹事吾恐後之人又將笑吾是以先自笑

也

申冕盟曰靜坐自無妄為讀書即是立德

申名涵光一字和孟直隸永年人父端愍公盡節後  
以理學訓其兩弟皆能立身揚名觀仲名涵煜隨叔  
名涵

寧都三魏或比之肩山三蘇氏魏笑謝曰人各自成其

我雖兄弟至親不期相類何事高擬以辱古人

魏氏三子皆徵君天民子長曰祥一名際瑞字善伯  
是為伯子次曰禧字冰叔曰禮字和公是為叔子季  
子三子平日以父為師兄弟相為朋友四方及鄉里  
之賢者三子莫不折節請受其益或講求天下古今

今世說卷二

五 粵雅堂叢書

之故或窮聖賢之理或談論詩賦文章皆欲究得  
其所以然者伯子季子閱歷十二國所經恒數萬里  
其于世務人情多所諳識叔季二子所交奇偉蘊  
抱之士視伯子為至多各有文集十數卷行世

涂子山守貧不務苟得所與游少當意者以是得狂名

魏冰叔嘆曰人言子山狂人自不狂耳

涂名西江新城人好為詩古文辭有名于時為人  
短小胸無鱗甲性率易近人及考古義與人爭魚魯  
則疾聲搖頭不自止富無聊時往往高誦其得意句  
醉則抵掌歌擊髀耳頓足隱然有不可一世之意

宋去損精八分書高雲客以為學從祖比玉宋云僕固

不厭家鷄然何至舍古樵今

宋名祖謙比玉名  
珏福建莆田人

高名兆福建侯官人淑身修行抗志懷古淮南陶李  
無能尋其蹟其迹

吳介茲客山陰時念林鐵崖去住未定但覺千巖競愁

萬壑爭淚

吳名晉江  
南江寧人

林名嗣環福建晉江人已丑進士官觀察倡議屯田  
為武臣所中被逮久得雪寓居湖上以著述自娛無  
歸志幸以容死

或問陸麗京諸賢雅負經世吳司李治姑蘇何以都不  
稱陸云平子事蹟不逮無損名士

今世說卷二 言語

六 粵雅堂叢書

吳錦安官  
蘇州司李

陸麗京嘗邁危疾宛轉牀第閒猶喜滑稽一夕向陳際  
叔曰奈何歲在龍蛇陳慰之曰正恐吳中高士陸後竟  
起

或問計甫草暇日何以自娛計云賦詩彈碁俱增惡業  
但能日誦楞嚴經兩卷便足了一生事

林鹿菴好客雖處憂勞况瘁中遇良友至則大喜嘗謂  
人曰友者儉歲之梁肉寒年之織纈也

林名璠字玉遠浙江錢塘人皎潔自好環堵蕭然篤  
學工文章時或中酒興來輒縱目箕踞議論排突不

復知有  
坐人

毛稚黃負才善病六載起處不離牀榻人以為憂毛自  
若曰病味頗亦佳第不堪為躁熱人道耳

毛名先舒一名駮字馳黃浙江仁和人澹泊甯靜  
不求聞達以古學振起西陵天下士翕然稱之

毛稚黃欲賣田刻集意猶未決諸虎男曰產去則免役  
紙貴可以操贏是有兩得無兩失也毛笑領之

諸名匡鼎為駿男弟浙江錢塘人  
並有令聞時人方之機雲軼轍

許彝千嘗登語溪大橋目城中青楓歷歷嘆曰此樹不  
知歷幾興亡

今世說卷二 言語

七 粵雅堂叢書

許名先甲浙  
江杭州人

陸蓋思云子弟能讀書不患不佳不宜專習帖括若者  
雖榮終非俊物

陸名進浙江仁和人才情敏給議論風  
生同人燕會蓋思不與舉坐為之不歡

徐敬輿嘗誤金盡裘傲為裘盡金傲座客笑之徐曰皮  
之不存毛將焉附非裘盡乎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非金傲乎客無以難

徐名敬直浙  
江仁和人

沈稽中父君化有怨家詣軍門誣以大逆遣吏捕時方

治反獄誅殺日數十百人吏判門舉家惶懼稽中挺身  
出曰我即君化也訊時顏狀不變詞理條暢竟得釋君  
化嘆曰兒之身我生之自今日以往我之身乃兒生之

稽中名儒江南青浦人論  
尚書其精有尚書說行世

政事

王阮亭為揚州法曹地殷務劇賓客日進早起坐堂皇  
日覽文書口決訊報呼暴之聲沸耳案牘成於手中已  
放衙召客刻燭賦詩清言霏霏不絕坐客見而詫曰王  
公真天才也

今世說卷二 政事

八 粵雅堂叢書

龔芝麓拜御史大夫抗疏每言時政得失迨決獄日必  
平反數十事雖奏當有毫髮疑必推駁至盡至輟匕  
箸展轉含毫獲有生機後已同事或期期不可必動色  
力爭至再三不厭

龔名鼎字芝麓生時庭產紫芝因號芝麓江南合  
肥人甲戌進士歷官大宗伯人材宏肆數千言可立  
就詞藻續紛都下不點竄為 孝陵所識賞當在禁中  
嘆曰龔某真才子也酒餘好即席限韻擊鉢灑翰工  
麗絕倫尤好汲引善類  
借後進學者仰之如山斗

周樂園按察入閩時值寇警所在城堡常四面火起鉦  
鼓聲動地周指揮鹵楯蘭石渠答施設有序手發大黃

應弦殪敵長嘯若神人

史立菴為少宗伯時同官議裁孝子節婦廩給曰彼自  
分內事何與朝廷史曰為子不孝為婦不節亦何與朝  
廷必以法繩之耶議遂寢

史名大成字及禮浙江鄞縣人乙未狀元及第歷官  
侍郎性至孝以母病陳情終委為當事所格日吾豈  
以一官易一日之養乎遂家居  
十年例應削籍後過赦得免

姜定菴為溫州教攝瑞安縣事適寇至時寇輕瑞安用  
少嘗之姜帥鎮兵之守門者數十人驟殺而出賊遁後  
又大至姜乃斂民家醢飯凡百餘丹紙泥其唇以唇四

今世說卷二 政事

九 粵雅堂叢書

嚮架陣開賊望見詭驚以為列礮不敢近

姜名希轍浙江會稽人累葉承華蚤馳駿譽壬午舉  
孝廉歷官京兆為人敦朴達權和易疑直名業冠於  
時

林西仲出理徽州時有府吏尚寵稔惡林廉得其蹟逮  
至欲杖斃之吏呼曰小人罪固當死但以不能改過遷  
善費恨泉下耳遂釋之後吏以善稱於時及林罷去泣  
於道左曰非公之嚴我竟以為惡生非公之寬我竟以  
為惡死聞者咸異其言

林名雲銘福建閩縣人弱冠舉于鄉戊戌成進士理  
徽九載多異政奉裁歸里著作益饒吳方漣侍御見

所注莊子因歎為標

首清殊迥絕羣議

顧且菴官侍御彈劾不避權貴然卒無妄言嘗曰言而當足以裨國是言之不當雖天子不以為罪使異日輕諫官非計一時朝野以為得人

顧名豹文字季蔚浙江錢塘人乙未進士

相州許西山作鹽官令政尚清峻修教令飭廉隅禁頑暴民不敢犯邑固濱海一日驚傳海水且大上居人洶怖反走許下禁令刑白馬於神為文詛之及訪怒潮退舍四十里沙磧復為平壤

今世說卷二 政事

十 粵雅堂叢書

許名禮河南安陽人辛丑進士知海寧

嵇叔子治杭州事無巨細皆委曲周詳夜以繼日不以為勞郡有好奇樂道之士必折柬招之不至雖在蓬華親造訪焉

嵇名宗孟江南山陽人丙子孝廉美鬚髯眉開一尺居官清介張翰存吏部嘗過署中見其四壁蕭然數條不蔽風雨案牘筆墨與泥塗相揉雜却鮮懸魚一俾交謫殆有中之產所不能堪者

周益山守栝三年行廉政清士民化之有篙工拾遺屣一簣不忍取白府以歸遺者

周名茂源字宿來江南華亭人已丑進士官比部郎比部為王李諸公舊遊當時所稱白雲樓詩即其地

也周與同官宋直方施恩山時相過從飲酒賦詩為樂雖大風雪弗輟一時都下盛傳謂復見先輩風流

胡廟齋以詞臣備兵常鎮時鎮多黠盜每擒治一人輒

株連百餘家捕使按籍鉤索胡毅然爭曰鼠輩特欲緩

須與死害及無辜庸可信乎使者數至數不與復正色

曰殺人媚人吾不為也何惜一官為數百人請命耶卒力白之

毛會侯宰城固多異政邑人梁樟為折尾虎所攫毛為

文禱於神果獲之人謂不減昌黎驅鱷

今世說卷二 政事

十 粵雅堂叢書

荆涇野令歸安內行修潔輔以精敏羨餘無所取請托無所受舉邑中數十年之傲政一舉而更張之有數掾吏乾沒為姦荆廉得實立收案致法士民戴若父母

荆名彥起家進士陝西涇陽人

郭鳴上筮仕授崑山縣令縣故劇難治吏人且多豪猾

郭赴官未至縣五百里吏人十數輩迎於道乃詐稱疾

不起自懷部牒開道行一晝夜抵縣守縣吏方會飲堂

廡見一老書生儀狀樸野直上堂踞坐皆大怒叱逐之

不肯去視其手中所持若文書狀迫視之則部給崑山

知縣牒也大驚互相推擠仆堂下前迎令者怪疾久不出伺得其故亦馳歸適至共叩頭請死罪郭笑遣之吏愈恐不肯起乃諭之曰若所為我盡知之今為若計欲舞文亂法快意一時而身陷刑戮乎欲守公奉法飽食煖衣與妻子處乎皆曰欲飽煖守妻子耳曰果爾我今貸若罪後有犯者殺無赦吏皆涕泣悔悟終郭任無犯法者

郭名文雄山西介休人年四十一以諸生貢入京師得授是官尋卒吏民聚哭於庭聞縣皆罷市往弔發其囊敝衣數事而已無子喪不能歸縣人共買地葬於馬鞍山更立祠其旁歲時祀焉葬之日他邑來會者

數萬人吏民哭之如其私親

李公望為廣陵訓導郡中知名士必親造焉嘗曰昔陳仲舉遷豫章至使問徐孺子所在吾每想慕其風惜廣文寒糴不足道也

李名公渭江南興化人郡守肅五雲喜其才稱為昭陽博士

董巽峯令襄陽期年政教大洽囊民甚戴之會王師征湖南先後且數萬至芻糧勿備諸大吏以為憂董獨匹馬入鄉告百姓以故百姓轉相傳告曰事且急奈何累我父母為遂大供車牛小供芻豆輓負不絕於道

日而畢軍輸以饒諸大吏驚服以為能

董名上治字智甫江南武進人丁亥進士累官水部少以理學經濟自任清伊川考亭竅微旁瞻子史說集凡天文地利河渠兵戰諸書盡習之為人踰險謹退不言躬行風範凜然

許彝千司訓桐鄉時值盜警城無守禦邑令惶怖許曰是可先聲奪之命邑中火炬齊發金鼓震撼盜以有備駭去邑令嘆曰公此舉雖古曳柴增炬翦楮削木何以過是

今世說卷二 政事

三 粵雅堂叢書

今世說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今世說卷三

仁和王暉丹麓撰

文學

王敬哉為禮部尚書，倘好學，寒宵擁爐，篝燈呬唔不輟。諸公子環坐聽其緒論，退而筆之為冬夜語兒箋。記時人見其書，以為其體製覈而賅，其用心仁以恕，其立言皆可為天下後世法。

王名崇簡，直隸宛平人，癸未進士，善自謙，不崇薦名，教獎引後學，孜孜若弗及。

王阮亭于役淮陰，泊舟秦郵，湖風雪凝，泃淒然動心，秉

今世說卷三

文學

一 粵雅堂叢書

燭作成暮懷人詩六十首，夜漏未半，屬草都就詞旨，清麗開出奇峭語。茶村杜處士語人曰：使君才藻如許，當是天人。

程崑崙登焦山披草搜瘞，鶴銘遺蹟為衝波撼擊，缺蝕不完，別購善本磨懸崖而刻之。拉阮亭同遊，相視叫絕。

憑高弔古各賦一章，紀其事。江子之人，豔稱之。

程名康，莊山西武鄉人，大司空鳳苞孫也，名德博洽。為時輩所推，蔣虎臣嘗評其文云：灑灑祖馬兒，視樊元孫劉官鎮江通守，一時稱其廉平。

曹秋岳稱李天生長律詩云：風雅以來僅有斯製。

曹名溶字際躬，浙江嘉興人，丁丑進士官侍郎。

李名因篤一稱子德，陝西富平人，應薦博學宏詞，考授翰林，尋即辭去。

方涓仁少年負氣自豪，里中時有文會，每當同人擲管拈題，苦吟面壁，方與毛會，俟輒握手修葺，怪石間相與縱譚天下事，或誦近所為詩，誦共質聞以諧謔。日向午，猶不肯成一字，同人來相敦迫，方始振筆直書，濤怒雲舒，不可端倪。

方名象漢，浙江遂安人，性簡重，天資穎異，年十餘時，即能操筆成詩，騷賦為鄉國體，傳祖書田少，傳尤鍾愛，丁未成進士，益發憤讀書，日與同好以文章相切劘，四方人士翕然宗之。會廷試博學宏詞，選人

今世說卷三

文學

一 粵雅堂叢書

林翰

毛大可過海陵，至淮上時，吏部張鞠存父子嗜詩，有名園中秋夜會，客數十人，伎樂合作，鼓吹竟夕，毛倚醉扣盤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旦，淮上諸家傳寫，殆徧宣城。施愚山還自京師，見之，目為才子。

張名新，標江南山陽人，已丑進士官吏部。

宗定九稱汪舟次文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

宗名元鼎，一稱梅岑，江南江都人，恭謹朴雅，與人交終始無失，學有源本，旁搜子史，六朝奇聞，辭事罔不手鈔，心識家若貧，課一二老僕耕廢田，春而食，折而饜，著書自娛，足不入州府。

汪名焯一稱梅齋江南休寧人性位直意氣偉然通達治亂富於學問文章翰墨妙天下名公卿咸折節願交己未  
召試官翰林

吳志伊酷耽文籍綜博無遺嘗與吳錦雯會飲馬鳴九

許錦雯問鄒殿二字何讀志伊曰殿也同本秦權古文

鄒許同本說文長箋錦雯嘆服

吳名任臣浙江仁和人志行端慈博學而思深兼精天官奇王之術射事多中時人比之管郭薦舉博學

宏詞考

授翰林

錦雯名百朋浙江杭州人少奇敏讀書五六行並下操筆為文數言立就未嘗起草壬午舉于鄉久乃滿選兩為司李都有異政改令南和尤得民心病沒於官百姓如喪考妣哭奠者比肩接踵紙錢騰價一

今世說卷三 文學

三 粵雅堂叢書

縣盡空東西各建祠祀之兒童亦學瓦礫為小屋祠吳公云

禦兒朱韞斯誤娶同姓後十年覺得欲去其婦友人曹

射侯陸麗京憐其雅非同望輕致唾井作書勸之因疏

古名儒取同姓事會吳志伊後至曰王沈與王基聯姻

劉疇與劉嶽為婚世人無譏緣非同原也一時服其敏

嚴

曹名序浙江石門人

吳錦雯博物洽聞貫串經史嘗與徐世臣輩創為恢麗

瓌瑋之文天下誦之號為西陵體陸麗京目之曰天下

經徐世臣天下青雲吳錦雯

徐名彭恩浙江仁和人少擢茂才異等舉明經遭亂不仕隱居於山由中史名淨挺字侯亭天性英爽不事若逃形全真則志方外

顧景范著方輿紀要成吳撫軍先刻其五卷行世孫宇

台謂其書若長河巨天珠囊照地古今興亾天下形勢

瞭如指掌真人間所未有

顧名祖禹江南無錫人沈敏有大畧為人奇貧而廉今竟厚積學不求名於時獨耽著述凡山川險易古書約一百二十卷論者謂九州記一統志諸書不能及也

今世說卷三 文學

四 粵雅堂叢書

吳名興神字伯成浙江山陰人慷慨有才畧為無錫令政聲卓絕由闕泉至闕撫軍孫名治一稱鑿菴浙江仁和人隱居教授為人倫所宗

周樸園觀察維揚簿書稍暇手一編不輟即參拜大僚

酬訪賓客坐輿幃中往來市肆雜沓日以十數卷自隨

歸語友人輒能舉其詳曲雖甚久遠偶晰一字之疑引

據證明必指其出何書載何卷以及行墨之次第簡牘

當命掌記依檢應手而出不差素黍

周樸園少時讀書恆以夜自更初至達旦方一偃息日

則遊行登覽常謂人曰雲影天光皆足亂人心志作此

等功業須是一隙不露乃可靜悟

錢牧齋曰沈留侯藝林彙考為經籍之禁禦文章之圃

田

錢名謙益字受之江南常熟人庚戌進士歷官尚書目下十行老而好學每手一編終日不倦暑月夜讀苦蚊輒以足

置兩囊中

沈名自南一字恆齋江南吳江人珪璋特達博通今古登壬辰進士為山東蓬萊令

楊以齋性樂閒適不近醫埃每讀莊子輒以為能移我情

楊名雍建字自西浙江海寧人乙未進士歷官貴州撫軍

今世說卷三

文學

五

粵雅堂叢書

宋既庭謁龔芝麓於京師一見歡甚酒闌燈燭相與分韻賦詩龔才思敏捷落筆如飛望之若神仙中人

宋名賢穎江南吳縣人醇靜寡欲動止皆有常則才名蚤著二十舉孝廉以公車至京師輒攝衣據諸貴人上坐意氣岸然絕無所顧讓自名公卿訖四方遊士慕之者無不日夜持謁到門以望見顏色為幸

曹顧菴登南宮上第宰相愛其門地才華亟欲致之館

閣於時安邱孟縣兩館師皆極天下之望恆傾心下之

顧庵以文詞翹翔諸公遊士之閒每一揮毫霞明玉映

諸翰林皆自以為不及也

王烟客插架千卷皆丹黃勘讐每當賓朋雜坐舉火傳

中一事輒援据出入穿穴舊聞

王名時敏江南太倉人官奉常

分湖葉元禮為鍾廣漢徵誅文援筆作引頗屬哀豔李

武曾曰讀此如聞急風淒雨令人益增鄰笛之悲

葉名舒崇江南吳

江人丙辰進士

鍾名淵映浙

江嘉善人

林西仲少嗜學每探索精思竟日不食暑月家僮具湯

請浴率衣入盆衣盡溼始覺里人皆呼為書癡

今世說卷三

文學

六

粵雅堂叢書

陳椒峯讀書至夜分兩眸欲闔如綫輒用艾灼臂久之

成痂每顧益自奮不敢怠

陳名王字廣明江南武進人少有大志凡天文地理兵刑禮樂河渠賦役諸大事莫不講求爛熟言之娓娓賓客輻輳應酬旁午以至彈琴投壺嬉戲之樂靡所不為偶有所觸發為詩文旬日之間動至盈尺見者遜其俊才比於劉程之云舉丁未進士官中書

吳漢槎最耽書一日數行然短於視每鼻端有墨則是

日讀書必數寸矣同學以此驗其勤惰

吳名兆騫江南吳江人性傲岸不為同里所喜其友或規之吳大言曰安有名士而不簡貴者

王西樵目錢礎日詩高朗者譬諸星緯浩瀚者乃若江



河有目其見終古如新

錢名肅潤江南無錫人學博行方嚴取子重然諸家  
居孝友落落有古人之節閉戶傳經門下皆知名士  
雅好進作博綜今古柏鄉魏相國推其理學為鄉魯  
干賦其論史諸文以為陳君舉何去非咸未逮也

紀伯紫言人生有三大事性命經濟文章柏鄉一身疑  
然直任之矣

紀名映鍾一解題

復江南江寧人

魏貞庵名高介字石生一解題林

直隸柏鄉人丙戌進士歷官太傅

稽叔子為李太虛作閨園影賦學數千言編珠貫玉

地負海涵刻畫都盡李攜示趙洞門李叔則各舌橋不

今世說卷三

文學

七

粵雅堂叢書

下

李名明容江西南昌人壬戌進士歷官尚書  
趙名開心湖廣長沙人甲戌進士歷官尚書

徐野君嗜山水遊輒有記嘗以示呂翼令呂曰數日  
力之勞省却古人多少筍輿蠟屐

徐名士俊浙江杭州人少奇敏于書無所不讀發為  
文跌宕自喜好為樂府詩歌古文詞與人交如坐春  
風飲醇酒有問字者傾心教之有一長可錄者不惜  
齒牙獎成之故所至逢迎恐後爭禮為上賓日有課  
程雖老幼皆讀書無論卷葉多寡必自首至末以覽  
竟為率五經讀一過有徐廣之風會遇異人魯雲  
陽接以導引法年近八十蒼  
髯丹唇頰面鮮澤如嬰兒

鄒程邈語言妙天下小詞單文令人色飛神豔

鄒名祇謨字訂士江南武進人戊戌進士天資異  
過目靡所遺忘上自經籍子史下逮藝文雜著及  
天文宗教百家之書細至古今人爵里姓氏世次年  
譜無不悉記至性沈摯意氣真篤與人交久要不忘  
鄒程邈讀書如漢主技獵不至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  
不止

惲正叔與鄒程邈同客湖上鄒向惲誦王丹麓不去口  
後惲數過王見其兀坐一室時時握管摻纂志在千古

歸與鄒言交嘆為奇士

惲名格一名壽平江南武進  
人上詩文通書法畫尤絕倫

王丹麓博學擅才藻一時名聲滿江左居北郭為往來

今世說卷三

文學

八

粵雅堂叢書

舟車之衝四方士大夫過武林者必先造其廬問字納  
交停輓不忍去

方潤在嘗解松溪子為人著述名海內而非聖之  
言不陳交遊盡天下名流未嘗向俗客一通姓字  
來元成遇未見之書雖至典衣購之不吝夜閱晝錄必

速終卷而後快

來名集之浙江蕭山人生有異質過目成誦庚辰成  
進士給事瑣闥謝政後日手一編探索討論得則歸  
然開朗得字飛動不得則憤悶累日寢食俱廢每有  
講議舉一事必批根導源窮詰流末條條然如說家  
人事如按驗官府文牘如自詠肌膜  
所病癢如數壯且聽者輒為爽然

黃太冲家多藏書裝本厚二寸酒墨塗乙參互散亂人

求不得太冲獨省記之季弟澤望丹黃工緻篇幅精整

訖一書更一書品第循環不輟

太冲名宗義一稱梨洲浙江餘姚人父忠端公死奄禍太冲上書訟冤聲振國門年餘六十尚嗜學不止每寒夜身擁繻被以雙足置上爐上倚膏熒熒執一卷危坐暑月則以麻帷蔽體置小燈帷外翻書隔光常至丙夜所學上本五經旁羅百氏俱能採精獵微得其本末澤望名宗會善飲磁椀瓦樽置几右佐以鹽豉讀書每數百行仰一栝自朝及夕類類薰潤薄暮陶然步阡陌吟嘯為常

高雲客少遭喪亂自江左還舊鄉補衣蔬食塊處蓬室

中采搜隱逸輯為高士續傳鑒別精嚴論者謂其才識

今世說卷三 文學

九 粵雅堂叢書

不讓士安

高士續傳起晉至明凡得一百四十三人

興化宗子發陸懸圖以高節能文章名於江北四方士

稱曰宗陸

宗名元豫持高節獨行古道虛懷善下人陸名廷倫魏冰叔稱其文以直道自任有毅然之色與其為人相似

賈靜子負奇好大言嗜酒不拘繩墨常自許得為宰相當一年平寇三年可盡撤諸塞上兵里人大笑以為病狂乃感憤著八陣圖數千言

賈名開宗河南商邱人自稱野鹿居士少落拓不羈慕司馬相如之為人學擊劍鼓琴嗜遠遊已讀書為文詞力學好問數十年卒軌於正天下以純儒目之

王于一自謂讀書三十年方悟慚愧二字

董文友道黃雲孫文如王謝家富貴子弟便極奢華無

裘馬紈袴氣又如渴虹飲水霜隼摩天變幻天矯令人

睫驚

董名以甯江南武進人少負才望豪邁感慨不可一世然當其恤交遊急然諾輒復纏綿婉篤比於膠漆博覽強識著書滿家執

經問難弟子恆數百人

黃名永一字艾菴江南太倉人乙未進士孝友深摯交情剴切和神善氣日坐人於春風生平無疾言遽

今世說卷三 文學

十 粵雅堂叢書

色段譽不經其心名滿天下而守如處子

毛季蓮舟抵小孤山逆瀾蕩楫柔不可上索漁人舴舻

隨波心沈入已乃登作賦一篇還示吳慶百吳讀竟嘆

曰新穎動人但覺洪濤春激胸臆

毛名遠公浙江蕭山人丁巳孝廉

吳名農浙江錢塘人負軼才世推莫匹

江子九郊居嘗製百籤寫古人於籤面風日晴好輒煮茶焚香隨取籤中人相與罄彼我而評論之竟日而罷名曰雲社

江名思合浙江仁和人廉頗負志嘗辛酉舉丁卯官  
黔陽合流意仕選從居北墅荒野寥落孤介自  
高富貴人不與有  
所遺即遺之

陸儼胡自許儷語為海內少雙

陸名繁強一字拒石浙  
江仁和大行繼庭子

安靜子讀書如浪子入烟花場中不知流蕩何所

安名致遠  
東壽光人

安靜子稱樂園詩情浮其親意勝於法遠想長思徑致

獨絕

吳介茲云讀史使人詩如入冰雪嘗使人冷畏

野人名嘉紀字賓  
賢江南泰州人

今世說卷三 文學

朱若始讀史尤愛史記漢書壯歲乃專攻漢書曰太史

公如神龍變化不測孟堅文整齊典贍故可學而至

朱名溶江  
南華字人

錢葆粉總角即好倚聲酒肆粉牆倡家團扇每因與會

輒有斜行

錢名芳標江南華  
亭人丙午孝廉

徐子能和牡丹詩得百餘首貫花結鬢香粉散落吳人

傳寫為之手馥

徐名增江  
南吳縣人

包飲和讀書有常候比讀必過丙夜常授書友人宅其

宅高樓當城隅販傭僦焉每丁夜渡江其婦睡醒聽包

度紙聲并竹中鴉輒曰鴉未呼包二先生尙搜書起徐

徐後販婦聞包死出涕

徐武合喜著書苦無由得錢易楮翰常於破几上起草

東麻濡煤作字

徐名汾浙江仁和人一稱管涔子一稱京山人一稱  
炎州學者一稱笑癡一稱髯徐少秉異資九歲通魯  
論易象十三熟六經左國十五誦文選秦  
漢百家書善騷賦十八尚工詩古文辭

今世說卷三 文學

方正

李映碧童時讀日記故事見漢湖陽公主坐屏後像輒

舉筆抹其面師怪問對曰事諸則移天即不諧亦移心

吾實恥之

李名清一字心水江甯興化人辛未進士歷官廷尉  
嘗列刑垣數上章論詳刑獄中人見疏無不感涕粘  
其疏語於獄街之壁時共讀之  
合掌誦佛以過後以風節著稱

蔣慎齋至性過人類多密行雖齋居獨處皎然不欺

蔣名永修一字日懷江南  
宜興人丁亥進士官學使

王邁人居官強項不屈任意為其難八年不通京師一

字所遷皆極邊即單車就道不惕利害家計蕭條幾不能朝夕亦不問也

王名庭字言遠浙江嘉興人少貧舉孝廉十四年貧日甚杜門局守無雜營分好日事詩古文笑嘆歌詠留連不去中己丑進士累官參政

何蕤音官侍御與張祖望友善人短之曰此君遺落世事傲慢難近何曰今人不少便佞吾正喜其傲慢

何名元英浙江秀水人乙未進士

張名綱孫一名丹字秦亭浙江仁和人美鬚髯長尺餘手足胸背有毫寸許夏月好袒腹卧大樹下視富貴若不介意性恬淡不樂交遊好詩賦古文辭喜山水深溪邃谷不避險阻每得意長嘯而返

今世說卷三

方正

三

粵雅堂叢書

徐羽儀九歲善屬文即見知邑令益自攻苦同舍生或窺園徐正色以諫生侮之曰童子何知徐自恨誠不足

格友為之不食同舍乃慚謝

徐名一鴻江西懷玉人生而早慧容狀魁奇經明行修不枉道以逢世恆自嘆曰吾讀書獨不得明道為憂耳何慕富貴富貴能禍人亦能禍人嘗應舉渡鄱陽湖風變舟覆遇救得免同舟半皆溺死徐覓其屍衣冠殮埋又為文以祭之方去

胡勵齋納言歸里居恆端坐一室左史右圖而外若聲色貨利徵逐遊觀之樂去之若浼菽粟布被無異為諸生時

勵齋聰明強記於書無所不讀讀已終身不怠既仕門謝容性以古為歡自經史子集以及老氏浮屠天官形家醫卜字義音韻歌曲無不手自裁定勒為成書

陸麗京持已端潔嘗教授臨平沈氏有伎為主人所索就匿陸帳中陸危坐讀書就帳外書瓜田李下四字去矜披帷見之頗相欽嘆

豫章陳伯璣避亂移家與劉遠公流寓蕪江杜門窮巷雅志坐嘯不輟以言于人引其家伯玉事為詞者陳曰吾甯愛吾琴耳因著愛琴於旅次并名其詩

陳名允衡江西建昌人幼負俊名才雄等輩交立宇直聲動天下風采凝峻有山斗之目

今世說卷三

方正

四

粵雅堂叢書

柴虎臣生平拙於逢人少營幹疎懶率素於儕偶閒好面折平議顧胸無俯仰人亦諒之

柴名紹炳一稱省軒一稱翼望山人浙江仁和人人生而奇敏少喜交詞馳騁聲聞中年悔之有意求道以樸實恬澹為歸天質素樸軀短小膚色不華而肝膈之要無殊於大廷屋漏與人言未嘗不勉以為善動嫻禮則準於賢聖居然有闕洛之風

翁仲謙性孤介不與俗諧家酷貧值歲儉不能餬口終日啜水而已鄰近或有招之食者謝不赴也嘗曰耐饑易耐俗子難惟徐介白顧茂倫餉之方受後病卒茂倫賣古琴殮之

翁名遜一字研石江南吳江人能詩善書畫不入格而有高趣介潔方正雖貴遊至其門弗見也  
徐名白吳江人朱長孺稱其嶽崎應落格韻在東野間仙之間顧名有孝吳江人志氣邁往身長七尺餘妙擅經術且能出入古今文章其任事幾無所遺力故人土皆歸之

孫豹人應 召入都初以老病辭不許既將還籍復有年老授銜之命吏部集驗於庭孫獨卧不往旋受敦促乃徐入逡巡主爵者望見其鬚眉皆白引之使前曰君老矣孫直對曰未也我年四十時即若此且我前以老求免試公必以為壯今我不欲以老得官公又以為老

今世說卷三 方正

五 粵雅堂叢書

何也眾皆目笑其愚孫固自若

孫名枝蔚陝西三原人身長八尺聲如洪鐘龐眉廣額以詩文名天下

今世說卷三

譚瑩玉生覆校

今世說卷四

仁和王暉丹麓撰

雅量

繆念齋初擢 廷對第一其意挹挹益下人自奉益菲薄欲然若有不足於懷者計甫草見之嘆曰念齋之志行遠矣

繆名彤字歌起江南吳縣人丁未狀元及第授官修撰

汪蛟門居百尺梧桐閣隱囊塵尾頌酒彈碁興致蕭遠

飄飄欲仙

今世說卷四 雅量

一 粵雅堂叢書

汪名懋麟字季用江南江都人丁未進士官中書舍人專親孝事兄恭擇人而友之敬而能和其立心膽蕩而高明

高念東家般陽每風日晴和自跨一驢出遇嘉石濃陰

即繫驢而卧見者不知其為貴人也

高名珩字慈佩山東蒙陰人性方嚴骨清神佚氣靜情疎少年登第第仕館閣歷任大僚屢奉簡命出入中外三十餘年所在聲名赫奕然不以富貴貪賤動其心士大夫高之

王匡廬不恆為詩每遇林泉清曠襟抱悠然輒復有作

諸子或請編錄王諭之曰吾寫懷送抱如絃之有音所懷既往則絃停音寂何庸留此枝贅為耶

王名與救山  
東新城人

丁藥園初至靖安卜築東岡躬自飯牛與牧豎同卧起

暇則乘牛車行遊紫塞中手周易一卷吟誦自若

丁名澎字飛濤浙江仁和人乙未進士官法曹無事  
日作詩與宋觀察蒨裳施大參愚山嚴黃門穎亭輩  
稱燕臺七子名滿京師時上方冊立口口念無嫻  
典禮者調入東省兼主客貢使至尋問主客為誰廉  
知丁持紫貂銀鼠美玉象屨從吏人易其詩歸國長  
安縉紳以為榮謫居五載舉無遷謫狀躬耕自樂灑  
然有箕山之風

方樵官天懷坦易飲酒數斗不亂每良辰令節攜故人

詣獅山劇飲歡呼曠然自放閒獨行道中諸田父相謂

今世說卷四 雅量

二 粵雅堂叢書

曰村醖新熟翁能從吾飲乎但苦無佐酒具方亟歸左

提魚右持蓋行烈日中就其家酣醉達旦始罷

周櫟園雪夜坐念室中獄事正急鐵衣周羅戶外方與

黃山吳冠五共為詩漏下數十刻不止嘗對卧薄板上

已解衣卧忽聯句成兩人擁敗絮從口吻中溼不律露

臂爭書薄板躍起短燭撲滅一笑而止

周又嘗坐獄堂下健卒猙獰立銀鑪鼻呼暑聲如  
沸手拳據地顧伍伯乞紙筆作送客遊大梁詩三十  
三絕句投筆起對  
樽詩語皆驚人  
吳名宗信江  
南休寧人

鼎革初兵戈四起人皆裹糧避山谷間徐竹逸與弟竹  
虛獨守做廬晝則力田夜不廢讀儼如太平之世其避  
兵他處者率多受警歸竹逸語弟曰吉凶悔吝生乎動  
於今益信

董蒼水渡洞庭至鹿角山風大作波翻浪湧上流覆舟

蔽湖而下僮僕震懼無人色董恒然危坐賦二詩投湖

中竟得無恙數時輒行三百餘里見者疑有神助

董名俞一稱鶴亭江南華亭人遠祖少宰孫也童時  
喜讀古人詩畧上口即能為聲偶之言交師見而叱  
之乃吟詠自如不少奪庚子舉孝廉與兄進士聞石  
並以才名顯後坐公事權挫不得用於世卜築南村

今世說卷四 雅量

三 粵雅堂叢書

方塘小榭竹翠花深灌園鋤菜歌  
嘯自得雖突煙常冷意豁如也

徐羽儀讀書靈鷲山夜陟北峯望月有虎怒嘯山谷震

動或勸之避徐笑曰虎雖猛獸焉能齧人人惟畏虎虎

故齧之意氣自若

明末兵亂有大猾招集散亡寇浙東西素與沈康臣有

郤懸賞購沈急沈毅然儒衣冠往見曰某來矣殺一書

生何購為猗奇之大笑縱飲而釋

沈名龍范一稱肯齋浙江山陰人丁未  
進士官比部好學善讀書尤以詩聞

徐野君性坦易不與人忤每遇能文章者與言文章曉



黃名之翰江南山陽人是兵部虞嚴子多才好游  
容自喜性尚然諾篤氣誼與貧士交解衣推食無倦

識鑒

丁藥園知中州貢舉闈中搜采瑋異得一卷奇之同考  
以波瀾簡質度其人己老請置於乙丁曰才與膽峙豈  
老生所辦必年少知名終為大器榜發乃廬陽李湘北  
天馥也同考出語人曰吾以世目衡文幾失此佳士李  
果方弱冠名振西清以文章道誼服天下

李號容齋河南永城人戊戌進士歷官侍郎著述自豪讀書不輟好賢下士海內仰為大宗

今世說卷四

識鑒

六

雅堂叢書

王匡廬家居教諸子弟絕不以時義程督之詩歌古文  
各徇其意親串中或諷曰諸郎君幸蚤露頭角何不令  
銳力場屋顧為爾耶王怡然曰君勿言彼伏獵侍郎詎  
是雷聲物

周櫟園被讒詣詔獄幾死獄且成時父赤之家金陵容  
為之憂赤之曰吾今固甚念之然吾生平無一念足死  
吾子吾子又類我於理不死行當雪耳且義命有在吾  
即日夜憂之豈能遂脫吾子卒與客飲酒自若已而事  
果得雪竟如其言

赤之名文煒素行屹立人稱為如山先生周曰吾如  
山哉吾乃坦然者耳因以自號少以文自慕尤喜賓  
客嘗數致千金為人縱急立盡初官諸弊薄尋忤命  
左遷王府官屬會母喪過哀竟以病棄官故子成名  
進士於所居為昔有園與向時賓客勝詠其中謂之  
素淮釣侶又豫置一棺當風日晴好被酒入臥命諸  
孫羣繞呼之或擲梨棗出使藏棺

奔拾以為笑樂更自撰為墓誌銘

邵薪傳言向子平未是達人既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

邵名應江南常熟人壬辰進士官刑部

便應知死賢於生

趙洞門為御史大夫車馬輻輳望塵者接踵於道及罷  
歸出國門送者纔三數人尋召還前去者復來如初時

今世說卷四

識鑒

七

雅堂叢書

吳蘭次獨落落然不以欣戚改觀趙每目送之顧謂子  
友沂曰他日吾百年後終當賴此人力未幾友沂早世  
趙亦以痛子歿於客邸兩孫孤立蘭次哀而振之撫其  
幼者如子字以愛女一時咸嘆趙為知人

吳名綺江南歙縣人官湖州守為治簡靜放衙散帳蕭然格誦繩牀素几燈火青熒吏人從屏戶窺之不辨其為二千石也再與賓客遊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卒以是罷官

友沂名而性長於詩賦官中書舍人

吳漢槎少時簡傲不拘禮法在塾中見人所脫巾冠輒  
竊取溺之其師計青鱗大加捶楚後見吳所作膽賦乃



嗟賞曰此子異時必有盛名然當不免於禍至丁酉科場事起眾謂計知言

計名名江  
南吳江人

林視公自為生藏每佳日命僕夫荷盞攜一卷詩日造飲其所人過問之林笑答曰卜吾真宅愛此寂居遊雲翩翩古今無期聞者謂有劉參軍陶彭澤之風

林名岳隆浙江鄞縣人侍御祖述子有文名兄弟四人兄名棟隆官少宰弟曰萬葉能詩工樂府

有客薦相者陳生於毛稚黃謂其術比許負毛曰貧賤吾所自有富貴本非所望天壽不貳修身俟之僕自相

今世說卷四 識驗

八 粵雅堂叢書

審矣政無煩此公饒舌 賞譽

宋荔裳標格意氣風流文采並足推倒一世尤悔菴目

為東海偉人

尤名何字展成江南長洲人文辭超軼經術醇深弱冠名播天下所交皆人倫英傑初仕永平司李後以博學宏詞科特授翰林朝野榮之

汪鈍翁目王阮亭風姿玉舉逸藻雲飛

王阮亭和漱玉詞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語長安以此遂有玉桐花之目

王詞又有春水平颿縹緲裏江南綠新婦磯頭烟水綠鄉程却嘆日昔應子和名三紅秀才今更不當稱

三綠

吳默巖謂讀王阮亭七題名如乘騏驎處處制以銜勒而逸氣自在

吳名國對江南全椒人戊戌進士官翰林

李坦園目毛會侯文精鍊有法度不為枝葉之詞

李名蔚直隸高陽人丙戌進士官大學士德器淵粹退食後手不釋卷詩文為海內所宗

盧西甯少有異秉斷乳後不食他物晝夜飲酒三五升一吸輒盡家人謂之酒仙

今世說卷四 賞譽

九 粵雅堂叢書

盧名琦字景碑浙江仁和人三歲未嘗聞啼聲迨五歲能語遂與兄同就外傳讀書往往不肯讓其兄東方甫曙每伺兄未起輒先至塾中復所肄書年十二應省試人多有物色之者中丁未進士官侍講

孫忤庭稱唐濟武詩刻鍊之工山顰水笑

孫名光祀山東濟南人乙未進士官侍郎

唐名夢賚山東淄川人生時父夢神人授以傳說故命是名少負異姿比長卓有匡濟之畧己丑成進士官翰林論朱宋雄師一世舉朝咸以公輔目之

張禹木守會稽言論直顧且菴目為暑月懷冰凜凜有霜氣

張名三異湖廣漢陽人已丑進士為政多奇績有古良吏之風

周櫟園稱金治王抗厲希古不可一世

金名鼎江南鎮江人治制舉業不屑屑進取好為古文解人有購之者面授之如宿構性不安交其在白門惟周櫟園吳眾香盛此公相往來他客值之瞪目直視卒不交一語強與語輒遭詆謫厲世以此怪之

許有介稱周櫟園秋月澹面春風扇人

許名友編建侯官人

儲同人稱周立五其德足以敦天下之鄙其學足以正

天下之詖其文章足以起天下之衰

儲名欣江南宜興人

今世說卷四 賞譽

十 粵雅堂叢書

周名啓倚江南宜興人弱冠時額未高兩頤逼而禿面有橘色鄉人竊笑者曰此黃冠相耳周聞之若弗聞也年十二猶童子試借其父荆南旅宿南城外倉橋側夢中見一雉冠綠衣人右手操刀左手提一頭大驚持父足疾呼及舉手摩之頭如故漂漂者累日未幾額漸高兩頤骨漸豐髮鬢然日益長越年餘又夢一白鬚老者冠緇冠執長尾塵隨一金甲人語曰吾來易而腹語訖金甲人袖所佩刀啓周腹出遂其臙臙而復納之既納以方竹笠覆腹上復取釘推釘四角周夢中聞響聲丁丁而怪其無痛也釘畢白鬚老者揮塵拂而祝曰清虛似鏡原本無塵忽釘與笠豁然有聲周自是交學日進歷試兩閣皆獲售應官侍講學士

朱長孺見徐電發歎其天才駿發語顧茂倫曰此今之

郭功甫也世有王荆公定當激賞其才邀致為上客耳

朱名鶴齡江南吳江人貫穿六籍折衷百氏著書滿家羣推學海

徐名鏡江南吳江人英姿玉立儻有大志好古博學通經濟弱冠才名蔚起搖筆數千言倚待立就應薦博學宏詞考授翰林

毛可大稱顧茂倫人倫之雅鑒品目之善裁

毛稚黃道吾家大可生負異才挺然埃壚之表其頽視

鄉之人猶鵠鷖之勢而就鷄羣也

朱近修稱丁藥園風義高舉雄眎藝林天為加絢地為

加藻

張祖望目陳其年其行敦篤而立誠其材灑瀚而精英

今世說卷四 賞譽

十 粵雅堂叢書

其氣盤礴而淑靈

陳名維崧江南宜興人美髯髯氣冲而盛神眸以和才情志意如江河之浩浩莫可砥礪己未召試官

林翰

王丹麓稱張祖望賦盧枏以上張衡以下潘岳郭璞之

儔

吳錦雯稱蕭尺木亮節高致博雅之宗

蕭名雲從江南蘇州人

吳錦雯目朱人遠渥注龍種丹穴鳳雛

朱名爾過浙江海寧人

梁仲木至武林一見孫宇台便歎為契謂人曰若孫子

者所謂雲中白鶴邛根矩劉士光之儔也

梁名以樞直隸宛平人任俠仗義博覽洽聞與弟以樞並有 HIGH 江淮人士皆宗之

有人問孫宇台曰朱朗詣仗氣絕俗揮斥一切何以不

羅禍患曰朗詣不矯矯立崖巽故能居磨涅之中而無

淄磷之損蟬蛻塵垢非凡識所及

朱名士稚浙江山陰人金庭相國之孫為人慷慨不負然諾貫穿掌故有良史之才

西陵諸名士風雅都長虎臣稚黃去矜尤精韻學虎臣

作古韻通去矜作東江詞韻稚黃作南曲正韻麗京嘆

今世說卷四 賞譽

士 粵雅堂叢書

曰恨孫恂周德清曾無先覺

陸麗京度曲四劇薄遊武塘錢仲芳大集賓客即令吳

伶演唱新聲豔發絲竹轉清四座之閒魂搖意深

宗定九稱張子羽丰度極舉履齒皆韻

張名狃一字鬪南江南江都人流寓白門以畫名于時性澹簡有塵外趣客過訪茶瓜開進輒留連竟日

龔半千稱屈翁山龍章鳳姿輝映南海

龔名賢一稱柴丈江南京寧人

屈名大均廣東南海人

諸駿男幼有文藻警敏不凡其舅祖嘗賞之曰子居馬

市故自龍駒

諸駿男道我家阿虎洵是虎癡

王丹麓為陸盡思妹婿兩人刻意耽述作時人為之語

曰王丹麓寤寐千秋陸盡思神明萬古

徐武令云讀丹麓片言隻字如啖梅腊可以香口

李杲堂嘗言說經無雙名檀八龍昔有慈明今見充宗

李名鄴湖浙江鄞縣人夙昔不凡年十二三能詩即有秀句父桐官儀部及殉難喪從省至放聲一哭遂絕意人世

穿窟草石

今世說卷四 賞譽

士 粵雅堂叢書

充宗姓萬名斯

大浙江鄞縣人

世目許九日天才雋拔風格雄峭

許名旭江南太倉人

孫介夫稱嚴修人其澹如菊其溫如玉其靜如止水其

虛下如谷

孫名金礪浙江慈谿人

嚴名允肇浙江歸安人七歲受經十歲能文十一游庠序十五六百家諸子淹貫器盡二十三舉孝廉二十四成進士既生長華胄又早得名好學不倦著述益工官邑令

吳門之有永叔兄弟猶建安之有二丁平原之有二陸

時人號稱雙珠

永叔姓衛名派一稱懶仙江南蘇州人  
落落穆穆端介自守羣推篤行之士

宋去損云方叔歸述雪舫盛事如自旃檀林來與體皆

香

方叔周姓嬰名  
福建莆田人

許彝千少便歧疑總角風氣更進嘗詣從祖原孝原孝  
索冠見之左右曰孫見祖何復著此原孝曰此子是許  
氏南來之秀

張岫思美才稱尚馬圖求比之參軍謝寶逸少王珍

今世說卷四 賞譽

古 粵雅堂叢書

張名新杼馬名駿並江南  
山陽人同舉己酉孝廉

鍾百里稱陳蝶菴才酒俱壯殊足念

鍾名震陽江  
南宣城人

陳名周政字子  
鵬四川營山人

陳吳興嘗言浙東之有吳賜如猶西華有青柯坪黃河  
有碣石蜀江有灑瀕堆也蓋有削夷為阻之功真文苑

之禦侮

吳名之器浙江義  
烏人壬午孝廉

今世說卷四

譚 生覆校

今世說卷五

仁和王暉

品藻

宋既庭與宗弟疇三俱以孝廉知名時稱大宋小宋

問汪純翁大宋何如人汪言既思曠都不及真長逸少

而能撮有諸人之勝

疇三名德宏江南  
長洲人辛卯孝廉

或問計甫草侯二宋三可方古何人計戲為題目曰研

德如張子布疇三如魯子敬

今世說卷五 品藻

侯名元悅江  
南嘉定人

陳其年與汪純翁論六朝之文詞雄自洽鉤入深微多

出諸賢尋賞之外時冒樸菴在坐傾聽不置陳遽掀髯

謂汪曰與子納交十年今夕始稱知己

汪名襄一稱辟疆江南如皋人孝  
友易直能文章善結納知名天下

胡旅堂與龔總憲書云研德疇三吳門之兩玉樹門下

見之定把臂入林半干自是我輩人氣不諧俗非時賢

所識過蕪城時試留盤礪知其蕭遠耳

胡名介字彥遠浙江杭州人少有高志  
立名節寡雜交遊遊公卿間名譽甚盛

毛大可自史訥齋雖睦居家事父怡愉不閒嘻嗃有似  
陳季方把臂堪托以妻孥似朱生見利思義不因人炎  
熱似梁伯鸞嗜酒疎脫每一飲必陶然盡醉而諸務不  
失簡則有似張黃門訓諸經百氏鉤深致遠可使擔囊  
負笈執經問字者不絕門舍雖傾筐倒篋隨叩隨應猶  
然鼠壤有餘勿似馬季長

史名廷柏浙江蕭山人弱年蜚聲文林豪蕩驛遣  
領袖東南凡人士燕會有所請記不得史名不就

王西樵嘗稱林鐵崖異人者三鬚眉奇古畧如李伯時  
所畫羅漢相則異在容貌下筆落落能為崑岷俶詭之

今世說卷五 品藻

粵雅堂叢書

詞出入於孫樵劉蛻之間則異在文筆每當讌會竹肉  
閒作或值徜徉山水之際時而意得忘言如釋迦拈花  
達摩面壁時快論斗發又如春雷奮蟄奇鬼搏人則異  
在性情言語

曹子顧子閒兄弟人目為雲祢王謝風貌阮何

子閒名爾坊意思蕭散不與外物相關尤悔菴嘗以  
外期內矚目之三十六歲早卒其子彝士英姿好學  
詞翰並優中已  
未進士官翰林

曹顧菴目王丹麓遂生集為鷺苑扛梁文律為藝林熊

脯

萬履安有子八人長孫貞一並稱合器李杲堂嘗論之  
曰粹然有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擇事古而信篤志不  
分吾不如充宗足以文章名世居然大家吾不如貞一  
至若學通古今無所不辨則吾不如季瑩

姚江黃太冲每言浙東門風之盛莫過萬氏履安名  
泰一稱悔菴生有異稟美風儀進止不失尺寸舉兩  
子孝廉亂後遂隱居不仕文行爲天下模楷李  
杲堂論其風格比之東漢郭有道黃徵君云

公擇名斯選顏色充豫內腴外  
豐被服雍容出言款款有序  
悔菴書法最斐鑿諸子中惟允誠得其傳允誠名斯  
備欲言理學則就公擇欲論經學則就充宗欲從衡  
今古則就季瑩  
季瑩名斯同

今世說卷五 品藻

粵雅堂叢書

貞一名言生而不凡乃祖嘗言是兒魁梧當不負吾  
門比長性嗜學好爲古文家言每下筆獨出冠時黃  
太冲數稱其文爲有  
戴剡源歸震川風味

明州有鑒湖社做場屋之例糊名易書以杲堂爲主考  
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  
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賚

世稱莊澹菴所至如墨濡素練便出雲烟

莊名回生江南武進人丁亥兄弟同舉禮闈時年最  
少入直史館稱雙璧人澹菴能自傾下所至無問識  
與不識折節論交詩文書畫  
脫手淋漓士林爭寶惜之

黃俞邵目周櫟園吏事精能撫戢殘暴則如張乖屋其

屢更樂錯乃別利器則如虞升卿其文章名世領袖後  
進則如歐陽永叔其博學多聞窮探遠覽則如張茂先  
其風流宏長座客恆滿則如孔北海其心好異書性樂  
酒德則如陶淵明其敦篤友朋信心不欺則如朱文季  
其孺慕終身友愛無間則如荀景倩李孟元至其登朝  
未久試用不盡則如范希文而遭讒被謗坎壈挫折又  
如蘇長公

黃名虞稷福  
建晉江人

王丹麓蚤年高隱甚負才望趙千門亟稱之比為天地

今世說卷五

四 粵雅堂叢書

私蓄

趙名論山東萊陽人  
戊戌進士官河李

黎媿曾文章雄視海內徐巨源嘗曰漢陽李文孫長汀

黎媿曾

黎名士宏福  
建長汀人

徐名世溥江  
西新建人

李名昌祚字來圃湖廣漢  
陽人壬辰進士官廷尉

董文友嘗言予與討士非惟文章道同覺性情俱與我  
近

陸麗京自徐世臣勵志箕山斐然述作方之西園偉長  
非特不愧

陸麗京年德轉升往往領袖羣彥然虛懷沖挹不自滿  
假或問卿自比稚黃志伊如何陸曰志伊學海稚黃雅  
宗故當不及

宗故當不及

陸麗京與陳際叔孫宇台齊名友善一日聯袂出北郊  
道傍觀者竊嘆曰此三人定爾殊常何乃神理都肖

陸麗京云西陵儷語家有靈蛇若儂胡秀如春采仲昭  
絢若朝霞故當並推

今世說卷五

五 粵雅堂叢書

仲昭姓王名嗣槐浙江錢塘人慷慨善談論於書無  
所不窺文詞瑰麗尤工為賦己未 召試特授內閣  
書中

毛稚黃嘗言西陵有三絕林玉達文搏掄神光雲行雨

步陸儂胡駢體行控送於絕麗能使妙義迴環而來張

祖望詩蒼澗頓挫如大漠風莽莽無極

陸拒石年十五作春郊賦詞藻流美筆不停綴麗京云

王筠芍藥遜其敏正平鸚鵡讓其工

惲正叔過毛稚黃飲謂毛曰曩未識駿男然得阿虎令  
人有雄舉之思虎固當勝耶毛曰駿神鋒豪上虎亦儂

快正如蒲梢馱駢並驅康莊未知誰先後耳

毛稚黃過來城陸氏出語人曰吾始交盡思個傑英散

器為國寶登其堂仲季出揖高仲骨削神謫睭然升璜

鸞登驛逸卓卓欲度諸兄已茂林公扶杖出肅然穆然

使人瞻之不見所屆

茂林名之遇字際明浙江錢塘人抱材不偶學使者  
辟為越州教授非其志也山巔水涯晚而自放所與  
遊者惟處士徐野君雪厂道人余體崖道士餘人罕  
視其面烟波上下看屐蕭閒望見者以為古狂狷者  
流

高仲名  
售善書

今世說卷五 品藻

六 粵雅堂叢書

升璜名雋能  
詩工篆刻

羅隨園嘗言老而好學有德有言吾敬張君祖望博聞

強記不妄許可吾敬毛君稚黃雕龍繡虎與物無競吾

敬丁君素涵閉戶著書朗有卓識吾敬李君東琪汪洋

千頃能以度勝吾敬沈君開先情辭斐疊波瀾老成吾

敬孫君宇台

羅名賢字倍千陝西華州人七世官郎署代有聞人  
為關中貴族之冠七歲侍客飲客屬對日山頭玉井  
蓮即應聲日天上金盤露客異之比長益好吟咏嘗  
至京師名重公卿參軍卓幕無事日與西陵者舊放  
情詩酒久不得調益歌嘯自如有  
子名姓年十四嗜文章有父風

丁名藻沈名峻  
會浙江仁和人  
李名式玉  
錢塘人

規箴

王阮亭性和易寬備好獎引氣類然人以詩文投謁者  
必與盡言其失得不稍寬假

汪舟次兄弟好古力學名沸大江南北戶外屢常滿父  
意歎之誥曰吾不願爾曹為名士名如剪綵鏤棘實不  
存也爾曹與人交以其文無甯以其行郭泰之異茅容  
庾袞之敬褚德豈為名高哉爾曹慎之

今世說卷五 規箴

七 粵雅堂叢書

汪父名汝蕃字生伯自言生平無異人惟不欺二字  
反復無愧耳嘗築友善巷出米數百石賑饑身與妻  
子粗糲自如亂後家中落乃整飭餘緒每得金即贖  
屯營婦女歸其家又埋倚掩帶二十年内積蓄千餘  
斷州顧赤方出其詩與施愚山相警校嘗握手笑曰吾  
儕本相好攻瑕索垢當猛鷲如寇讐毋留纖塵為後人  
口實時嘆為名言

顧名景星湖  
廣斷州人

文與也作畫頗得待詔家法然多率爾之筆汪鈍翁規  
之曰此事定須霞思雲想刻意經營奈何頽唐落墨便  
布人間

支名點江  
南吳縣人

鄒子先趙砥之並居吳江之西郊亂後邑人多謝去子  
衿俄學使者來傳相告言不出且遣成趙願心動鄒正  
色曰我輩但當論是非不當計利害於是遂止趙每為  
人言微鄒君幾喪吾守

鄒名甲芳趙名瀚並江南吳江人時論鄒  
之剛決不撓趙之服義推美君子兩賢之

捷悟

喬文衣夜半過午門前萬籟俱寂猛思日中百億生靈  
今歸何處人世升沈如此而已

今世說卷五 捷悟

八 粵雅堂叢書

喬名鉢直隸內  
邱人官司城

安西估魏丙質卉布上海市中夜就旅宿醉卧風雨大  
作失囊金三百兩時上海令為任待菴素善讞至是獄  
不能定因詣城隍廟禱於神請以實告乃留捕隨往者  
使待命於神寢宮捕夢寢宮有幼婦出右手抱細女左  
手挈衣與之及接視則裙襴也歸以告令俯首再三  
仰而曰夫賜衣而得裙襴則非衣也非衣者裴也豈有  
裴姓其人者耶捕叩頭曰似也聞左有裴愛無賴不事  
家人產其人儼旅舍傍而得出入於其舍即欲得裴姓

此當是今日然則其抱細女者抑可知矣夫細女愛  
女耳吾聞納音之數陽姓從左今左非衣而右愛女其  
為裴愛無可疑者遂收裴袴之得實

任名辰且字千之浙  
江蕭山人丁未進士

計甫草雪後攀鐵索造日觀峯不見日出於峯之傍見  
豐碑屹立大書禮為人子不登高不臨深數言計再拜  
稽首其下即杖策下山不復登

陸麗京誦讀明敏善思誤書嘗閱韓非子至一從而咸  
危曰是一從而成邑也後令他人覆射無一合者惟弟

今世說卷五 捷悟

九 粵雅堂叢書

左城中之

左城名地補齊  
軒關詞令宏通

胡循蜚官湘東司李時定南王駐師於衡一日召胡至  
帳下曰軍中有馬數千需櫬五百具命若三日為期過  
期斬胡出已暮至江孺適有人跣足立星露中顧謂非  
司李胡公耶何為至此胡告之故曰小人家於江有漁  
艇百餘破其一可得櫬五六具請後二日以報五百具  
鱗次江上胡進之王王大悅

胡名貞開一稱瑟菴浙江杭州人生數歲祖傑雲中  
丞見其超邁不羣授以書數行並下性喜任俠旁通



藝流諸術每雄談四座為辟易已卯舉于鄉會流寇  
獨傲詔下大司馬鄉貢中式後別試騎射一日有司  
集壇下較射多謝躬射不敏胡獨出一躍上馬每動  
弓抽矢三發皆中的遂擢異等及遣車自甘放廢  
開府張公物色之辟至軍門備參謀尋授湘東司李  
有惠政未幾告歸畜聲伎與人言雜談諧調笑自稱  
耳空居士工書愛畫石為文絕類蘇  
長公才大用小有志不就時論惜之

夙惠

徐電發蚤歲詔令天姿英敏年十二和無題詩有殘月  
無情入小樓之句長老咸嗟異之

魏昭士生甫二十餘月母口授歸去來辭及九歌一二

章久之輒能背誦諸父嘗抱持誘以果餅使歌之聲悠

今世說卷五 夙惠

十 傳雅堂叢書

揚可聽相詫為英物

魏名世微江西寧都人是和公子性獨急勇於事仲  
父冰叔嘗稱其為文鋒銳所至往往有沒羽之力

沈漢儀總角時嘗從父公趾遊苑中公趾曰名卉不乏

何以淵明愛菊對曰淡而能久也父嘆曰此兒出語可

人

漢儀名家恆一字  
巨山浙江建德人

沈孚先十歲著大臣論稍長尙風節嘗讀漢書黨錮傳

至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不得與黨人上書

自訟沈足筆填其下曰時蕭山沈功宗以童子同將軍

上書其慷慨如此

沈名功宗浙江蕭山人工詩善書法通繡素必移易  
書滿好談每夜分列廣種置蠟燭其中箕坐與客談  
達曙  
不寐

許彞千是許勉無子勉無讀書竟夜不輟許每臥聽父  
讀書且輒默誦父嘆曰兒臥時乃過我醒時

卓有枚七歲出就塾師使讀論語有枚嘗置一本掩所  
讀書下時竊觀塾師發視則司馬公通鑒也師以此奇

之

有枚工部去病少子也浙江仁和人生有異秉父比  
諸枚少孺因名曰人舉負經世才著有古文集行世

今世說卷五 夙惠

十 傳雅堂叢書

虞景銘十歲即善屬文嘗薄柳州乞巧更作辭巧文識

者知其遠到

虞名黃吳海江石  
門人丙午孝廉

吳威卿七歲嘗侍客坐客論詩無孤獨連文者吳應聲

答曰孤雲獨去閒非佳耶一坐驚嘆

吳名鷹  
錦雯子

章言在幼從塾師學師出有友訪之比歸羣兒告以故  
而忘其姓氏師怒呵羣兒章曰毋怒也我猶能約畧記  
之因以筆狀其顛額鬚眉栩栩然也師見而笑曰是得

非某乎已而叩之果然

竟名谷一稱古愚居北郭聖堂橋其地古名散花灘因又稱散花主人少時瞳神如秋水膚色如玉人多比之為衛洗馬當抵豫章買舟歸浙有美姬附舟尾見章貌而悅之數以足挑章章起默自念曰我遠父母膝下久今此江有神倘一涉汗邪致干神譴葬于魚腹即何日得復見父母乎不覺泣下遂整衣冠危坐達旦善八分隸體畫尤工絕為時所稱

趙禹功九歲父游學歸大雪不能舉火出古畫一幅命

禹功詣友所易米不得家人悵然禹功閉戶乃吟詩曰

吾家有古畫其價重連城不易街頭米歸來雪滿鬢父

聞之笑曰有子如此飢亦何憾

今世說卷五 夙惠

三 粵雅堂叢書

趙名向浙江山陰人母性嚴小不豫聽請備至嘗出妻數月感悟始返里中稱趙孝子

宗定九子舉兒年五歲會同諸兒戲于庭一兒指月中

言曰月中那得有桂樹舉兒曰汝謂月中桂樹為奇彼

天地間之有樹當亦奇耶

舉兒名學詩貌甚清貴善言辭喜讀書性和雅能體父母意父定九謂其識見動作俱不似稚子所為六歲即殤父甚哀之

王丹麓座客常滿有客謂孔子無鬚眾詰其說客曰本

孔叢子子思告齊君曰先君生無鬚肩天下王侯不以

此損其敬故知今像多鬚誤也時丹麓子鼎六歲在側

應聲曰然則孔子亦無鬚耶客語塞

鼎字用和器度端重聰慧性成喜讀書講習便能了行文亦時露新穎八歲學吟詩有無情風雨過花落不成春之句客有談及紅顏薄命者則舉大學集註中天天少好貌一語為証以為天字讀作上聲即殤義也十二歲即殤識者謂其識云

王丹麓病起畏寒每當雪夕閉戶謹風時幼子小能五

歲坐著鄒上曰大人寒故畏風抑知風亦畏寒王問故

答曰風不畏寒何由喜撲人懷

小能是丹麓第五子資性聰敏容貌端妍孝事父母迥異凡兒四五歲時蒼頭負經市上見者莫不噴噴稱羨甚欲連手縈之

今世說卷五 夙惠

三 粵雅堂叢書

今世說卷五

譚瑩玉生覆校

今世說卷六

仁和王暉丹麓撰

豪爽

世祖章皇帝嘗獵過潭沱河宋牧仲從行時天大寒河

冰闊二丈餘宋揚鞭大呼一躍而渡 上壯之

宋名筆河南商邱人年未二十博學能文章詩歌筆翰動天下望而即之溫其如玉出判黃州虛已向學與四方賢士大夫相交結

日肆游江湖山谷之間

王阮亭為同考至白門夜鼓柁行大江中漏下將盡始

抵燕子磯王興發欲登會天雨新霽林木蕭颯江濤噴

今世說卷六

粵雅堂叢書

涌與山谷相應答從者顧視色動王徑呼東莒以往題

數詩於石壁從容屣步而還翼日詩傳白下和者凡數

十家

施愚山倡學湖西問道者車接轂蕭孟昉為之供屣履

飾廚傳勝流彙集賓至如歸

吳六益訪汪鈍翁邸舍每被酒自誦其所作游五嶽詩

音響琅琅若出金石覺爾時意致適上不可復及

汪然明教其子成名即放浪湖山青簾白舫選伎徵歌

日與二三知己傾尊賦詩以為笑樂望見者謂前則子

瞻後惟廉夫差堪彷彿其槩

汪名汝謙江南歙縣人居武林虞山錢宗伯嘗稱其量博而智淵幾沈而才老熱腸俠骨囊橐一世之志氣如洪流浪泉觸地涌出子玉立

舉明經繼昌己丑進士官觀察

周樸園性嗜飲喜客日滿坐坐必設酒談諧辨難上

下今古考及山川草木方名小物娓娓不倦觴政每陳

疊出新意務極容歡而去

熊雪堂令汝陰時廬州被圍隣郡偵探至城下能從堦

堦間磨盾鼻作答一手雙挾硃墨二筆運腕如飛一往

勃勃真覺骨疑氣涌

今世說卷六

豪爽

粵雅堂叢書

熊名文學字公遠江西南昌人辛未進士歷官侍郎

吳慶百應薦入京止竹林寺毛季蓮嘗偕叔大可過吳

寓輒據柳牀自吟所為宴集及登臨諸作大聲撼四壁

吳顧大可君家阿咸正復不減將不使卿單行

義興大饑當事集紳士議賑紳士曰賑饑是極難事毋

輕議也徐竹逸曰天下難事我輩不為誰為之者條陳

數則活數萬人

李如穀官武昌郡守荆州曹叔方以所編樂府投之會

李坐黃堂上立取梁州序親自度曲以扇代拍時隸役

百十輩皆屏息而聽寂若無人歌罷即出千金贈曹

曹名國樂湖廣江陵人

申臆盟偕楊猶龍殿伯巖行藜薄中林葉颯然疑有虎

楊據片石負杖叱咤萬壑雷鳴同行爲之神王

楊名思聖直隸鉅鹿人丙戌進士歷官僚議天才雋妙風神卓絕工詩擅書法性慎許可開稱畫人物時不肯屈一指聞者志之

殷名岳直隸雞澤人官睢寧令

侯朝宗豪邁多大略少本有濟世志嘗與吳次尾夏彝

仲醉登金山指評當世人物臨江悲歌二子以侯比周

今世說卷六 豪爽

三 粵雅堂叢書

瑜王猛

侯名方域河南商邱人幼博學隨父司徒官京師習知中朝事嘗嘆曰天下且亂所見卿大夫殊無足以佐中興者其殆不救乎去遊金陵爲一時所引重論者謂其詩追少陵古文出入韓歐

吳蘭次蕭散自得陶然於酒所至偕故交文士名娼高

衲放浪于山顛水涯每醉輒歌吟笑樂詠調終夜酒痕

淋漓頭伏几案與之遊者至忘寢食

宋俗上元夜張燈飲酒睢陽司氏巨族也張銀瓢容酒

數斗約能勝飲者持瓢去羣少皆醉卧寤甚時漏下三

鼓會賈靜子服龙衣駕鹿車自百里外至忽叱咤登階

舉滿一飲即擲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賓駭散

雲間田髯淵董蒼水兩孝廉素稱好客四方士大夫接

踵而至一日集圃如草堂赴者五十餘人兩孝廉相繼

迎入未與談即呼常從具筵出紙筆分題闢韻而賦

之有頃賦已會食命廚割腥酒炙交至酒中各唱所業

盡歡而罷

計甫草自海陵歸渡江會大風雨雪舟不得發同行者

皆垂首歎惋計坐舵樓下手王阮亭詩讀之至論鄭少

谷絕句哭失聲既乃大喜拭涕起坐雪中觀江濤澎湃

今世說卷六 豪爽

四 粵雅堂叢書

吟嘯自樂

李礪園性好游每興發雖愛子牽衣割裾不暇顧他事

益漫不訾省蹤跡幾遍天下所至名勝輒爲文以記之

李名淦字季子江南興化人博學好古少負才名丰標落落然與之言縱橫古今懸河注瀉秀傑之氣見于鬚眉性僻山水每遊必窮巖崖隈澳凡豺虎所嗥蛇豕所窟漁樵不能至者必身歷之而後快

淮海杜湘草過武林冒雪遊西湖樂甚次日適王丹麓

使至遂以相聞據案作書忽傳方伯監司聯車到門並

謝不見士論高之

杜名首昌江南山陽人書法文詞卓絕一時

吳錦雲游寓蘭陵酒徒劍客及弄阮咸撥篋後者滿座

上日解組袍黃酒酒酣對客揮毫煙雲滿紙

錦雲生具異表身長七尺餘目青睛鬚髯甚紫怒則  
張胸有毫髮長三寸為人少言不泄及遇事不  
平輒侃侃不長繩禦至推座罵起與人交舒局  
要負氣好使急友患難盡直敢任其天性也

孫介夫遇王惟夏于邗關執手道故王固善飲與人酒

舍洗醪而酌浮滿數十盞初坐客聞甚聞兩人聲奪耳

皆瞪眸迎視氣爲不吐

王名吳江南太倉人善詩歌古文詞  
樂府吳梅村嘆其才爲天下無雙

陳興霸喜談兵論劍抵掌天下事酒後耳熱輒罵古儔

今世說卷六 豪爽

五 粵雅堂叢書

豪傑不中一文錢

陳名孝威江西臨  
川人大士仲子

毛稚黃言丈夫既有此六尺身何可不合千古

丁野鶴官椒邱廣文忽念京師舊遊策長耳驢冒風雪

日馳三四百里至華嚴寺陸舫中召諸貴遊山人琴師

劍客雜坐酣飲笑謔怒罵筆墨淋漓興盡策驢而返

丁名耀亢山東諸城人襟期曠朗  
讀書好奇節高譚驚坐目無古人

吳舒庵托懷豪逸情與興俱

吳名儀一浙江錢塘人暮年入太學名滿都下二十  
爲人師經史子集一覽成誦古文法歐陽永叔王荆

公詩宗村子美性善飲飲醉值市井子輒罵之  
姜定菴京兆重其才延之幕中歷邊塞詩文益丁

謝書也好施數千金都緣手盡復假貸以費京師謂之

窮孟嘗

謝名辰浙江山陰人嘗登大觀臺觀錢塘江  
潮忽思年五十無成大樹見者皆怪笑之

楊序玉園居器具精良非世所恆有客至命酒珍錯疊

陳少醉即欲賦詩或召冶童歌自吹簫以和之

楊名方榮一字東起江南武進人父以進士起家累  
官中丞家多伎樂率善歌舞治園圃亭池之屬爲里  
中冠冕生既習知歌舞處凡吹簫擊鼓鳴篳度曲俱  
幼恥自喜又美姿容時比之潘衛以望見爲幸每一  
出遊至傾市觀者好爲文章能學歌詩獵傳記雖善  
談笑不爲嬉戲後赴省試罷歸愈發憤力學凡昔日

今世說卷六 豪爽

六 粵雅堂叢書

所往還者率謝絕不爲通曰使吾讀書三載即不如  
古人何至若妄庸人從逐若輩以爲豪耶未幾以病  
卒年止二十有七諸  
從遊者無不流涕

王水雲常與茅子鴻偕渡大江風濤洶湧王掀髯稱快

曰吾胸中鬱勃之氣對此稍舒茅亦爲之放膽

王名舟瑤字白虹浙江餘杭人愷爽負氣不習輭媚  
貧時得錢不甚惜多與賢豪結驩壬午舉孝廉既久  
不得志始推柳爲令除授興安又爲信之瘠邑城中  
才數百家爲之葺月坐嘯無所事乞免官不許嘗抱  
膝矐目曰作吏顧如此乎發爲詩多幽憂峭激類佞  
傑失志之人楚黃曹石震嘗言每讀水雲集風雨欲  
來聲淚

茅名兆儒一字雪鴻浙江錢塘人孤介  
自持情深一往詩詞書畫涉筆輒工

容止

梁蒼巖襟期瀟灑意度廓落大類坡仙

彭禹峯長身脩髯聲若洪鐘一飲能舉數升一食能盡

一彘肩汪鈍翁目為撥亂之異才

彭名兩述字子鏡河南鄧州人奇偉卓犖氣詭一世庚辰進士歷官參政

張救菴姿容瓌偉飲噉日可三升興至蒲博爭道獨酌

引滿呼小僮搥鼓奏伎奮襃激昂大噱不止

張名王治字無近江南太倉人涉獵強記雅擅絕才中丁亥進士官黃門初救庵兄西銘以經術負盛名其負後從遊巷舍為滿揮洗輟餐倒屣莫及救菴傾身容接人人各盡其意時論西銘之有救菴猶士衡

今世說卷六 容止

七 粵雅堂叢書

之有雲孟陽之有協也

黃大宗狀貌奇偉王昊廬見之歎曰風神超逸卓有父

風

王名澤宏字涓來湖廣黃岡人少負異姿纔十餘歲下筆妮妮千言乙未成進士官少詹李文孫稱其溫然為君子

周芮公冲懷貞淡與之晤對如揖廣成如瞻水鏡

周名廷鑑字元立福建晉江人戊辰進士聯耽吟咏尤好與騷人衲客相酬唱

丁文博眉目明秀如碧梧翠竹

丁名彥浙江嘉善人己丑進士官水部

吳六益目鏡礎日神姿崖異有壁立萬仞之槩

閉伯宗性簡默意致蕭遠殊不大快人意久與居處覺

欣然如飲醇醪

閩名派魯一稱曹夕河南祥符人官源水令善詩雅曠絕倫為後來之秀

稽叔子目王丹麓神致蕭散超然物外

程穆倩眉宇深古視下而念沈處治不媒進處亂不程

方

程名遠江南歙縣人能詩善書畫尤工篆刻蕭森老蒼迥然有異

李戒菴美風儀嘗於上元夜著絳衣與郡中名士集賀

今世說卷六 容止

八 粵雅堂叢書

監祠乘月上湖橋長嘯十洲人遙望俱謂神仙

李名文純字姬伯浙江鄞縣人父樞官西川提舉知合州戒菴少善讀書老而不衰詩古文詞各臻其妙與人言古今成敗爛若披掌聽者忘倦至所讀書無不經手鈔平居靜守一几流汗黏席寒風裂窗筆墨未嘗少閒

少閒

丁大聲軀材拔起意識豪畧咳如挺鐘言同奔河

丁名克振浙江蕭山人用經術藝文著於鄉邑其因人緩急又多繁節有魯連之風

柏疑山過涉園魏青城稱其高風秀骨英采惠姿照映

泉石

柏名立本江南華亭人年未及冠畫理精妙已入宋元之室

魏名學渠字子存浙江嘉善人戊子孝廉官少參

韋六象神朗貌癯衣布不肉食長夜擁絮被危坐不寐  
讀書至旦為常高簡淡泊彷彿如枯巖禪客與人言肺  
腑傾盡不事表襮塵俗人望之頹然自遠

韋名人鳳浙江武康人其兄劬成並能文章尙氣節

吳錦雲張祖望並有修髯夏日嘗促膝吟咏意思蕭曠  
毛稚黃戲以詩云吳公美髯不易得張也于思亦自奇  
長日吟詩相對坐南風吹動萬莖絲相與大笑

沈去矜形弱不勝衣而骨性剛挺平時與人語氣纒屬

今世說卷六 容止

九 傳雅堂叢書

及發辯議則電閃霆激摧屈一坐

徐武令為人樸訥辭艱於口平居輒好書寫不知碁局  
每自比方葛洪

介公風儀蕭散寡言笑體羸若不勝而神鑿淵然每與  
一時諸名士接但以目會四坐盡通退相品題不失分寸

介公名元燧字明介天童寺西堂

企羨

徐立齋扈蹕南海 世祖親控玉虬一日顧問尤悔菴

者三每覽西堂雜組稱為才子時有以讀離騷樂府獻  
者 上益讀而善之合梨園子弟播之管絃為宮中雅  
樂比之清平調云

徐名元文字公肅江南崑山人己亥狀元及第官總憲

徐健菴負雋才好交樂善於士類尤極推獎宇內之人  
羣歸之如百川之赴巨海

徐名乾學字原一庚戌探花及第官贊善與弟果亭立齋並以文章顯名當世時號三徐學博才雄與之遊恂恂謙謹言論所及為菴林所宗

新城王西樵阮亭每過郵亭野店輒題詩壁上詩既驚

今世說卷六 企羨

十 傳雅堂叢書

人使筆斗大龍拏虎攫尤悔菴道經燕齊見之解鞍造  
食坐對移晷不能去

彭羨門驚才絕艷詞家推為獨步王阮亭稱其吹氣如  
蘭每當十郎輒自愧僉父

彭名孫通字駿孫浙江海鹽人己亥進士 御試博學宏詞第一官翰林

王阮亭宦廣陵一夕雪甚漏且三十下風籟諠窸街鼓  
寂然燈下簡篋中故書得吳賓賢詩且讀且歎遂泚筆  
為序明日走急足馳二百里寄之吳感其意為刺舟來  
郡城相見歡甚

汪鈍翁初未游西山逢人輒相咨詢或曰西山雖復崇深意謂不如東南諸郡清潭鏡澄層峯屏峙一花一石相對饒有勝情

廣平申和孟不欲輕通貴交惟致書汪鈍翁徵賦王東部近狀汪報之曰吏部蕭疎簡遠不失故武誠吾黨第一流也

申臯盟道未晤櫟園未睹滄海自是生平兩闕

周櫟園以少司農出為督糧使使江淮閒四方之士慕之者爭願見司農舟車輻輳道路為隘

今世說卷六 全羨

士 粵雅堂叢書

周櫟園貽胡元潤詩卷輔以朋尊胡展帙長哦啓嬰浮白不知秋風吹墮白曰

胡名玉昆江  
南江寧人

李方山客南昌有傳宋荔裳已死者特為詩弔之與宋初未識也後至武林聞宋尚無恙李喜甚借友人馬疾馳相視且出詩讀之兩人因與泣下霑襟已命酒狂飲極歡策馬而去

李名日景山  
東淄川人

王丹麓居窮巷門除蕭然顧且菴過每促席移晷嘗語

人曰見丹麓如把秋英清芬襲人如循古磻仰峭壁驟難梯接

計甫草過順德日晡方就旅宿忽念歸震川昔佐此郡有應記二篇遂徒步人城求遺址不可得乃入署傍廢圃中西向設瓣香游滌再拜而去

盛此公嘗願此生得一少年如張緒衛玠王子晉能飲一斗不醉得一老緇老黃能痛飲酒記天寶遺事得一遲暮佳人能歌離騷舞三尺劍醉讀南華秋水篇

盛名於斯一名籤字  
鑾侯江南南陵人

今世說卷六 全羨

士 粵雅堂叢書

王山史與李天生初未相識一日邂逅長安茶肆隔席遙接各以意擬名姓及詢之皆不謬遂與定交

王名宏換字無異陝西華陰人學  
粹天人性命克紹濂律關關之緒

陸麗京酷推陳際叔文典冊類相如陸撰沈獻廷祝文稚黃不覺謂為陳作陸有欣色

沈名士逸浙  
江仁和人

陸麗京梯霞累弟聚處嘗空瓦屋三間張效青步青就居於陸諸駿男過張曰昔張陸同居雒下今復有醴泉交讓之嘆



梯霞名塔高文異采與兄麗  
京觀庭號爽一時時號三陸

江仁和人

步青名壇效青  
弟也庚子孝廉

胡彥遠高自棲托神理雋邁嘗隱河渚近止城北芳樹  
池塘環接戶外諸駿男每過談彌日歸語人曰嘗謂永  
與南穴汲郡北山緬邈不謂近在咫尺

閩中邱則飛以賣說為業遊於山水之間喜吟咏集成  
求雲閒張洸侯作序過虔州關以詩謁權使者見張序  
云詩能張洸侯作序豈尋常商賈耶輒免其稅

今世說卷六 企羨

粵雅堂叢書

張名彥之一名憲為王屋孫江南華亭人卓犖知大  
節深沉好書詩歌與董黃齊名尤喜自負使酒善侵  
人然實無他腸  
人以是原之

傷逝

曹顧庵侍從說詩數受 世祖恩眷攀髯餘痛常結胸  
臆每聽猿嘯鵲啼便欲愴然賈涕

汪梅坡早年子女不育哭之甚哀每一念至輒疑身是  
眼淚結成

汪名鶴孫字雲遠浙江錢塘人神情飛動識解  
過人錢虞山目為開鐘之才癸丑進士官翰林

林鐵崖持節駐珠厓其地故多颶風風起拔山飛樹林

嘗祖立中庭仰天祝曰好將某吹送到泉郡開元寺內

桂東西千丈二石塔上然後呼僧組引而下得見吾父  
母拊棺一慟幸甚

王異公賦十二哀詩追數舊遊目規口嘆流離揮灑各  
備思靈致能令讀者摧慟

王名發江南太倉人古懷落落  
生平不妄交必終身以之

繆于野謂鍾廣漢若不死則神懷散朗學義淹長在後  
進中吾未見其匹也

繆名永謀浙  
江嘉善人

今世說卷六 傷逝

粵雅堂叢書

陳緯雲云鄒董相繼零落蘭陵舊遊酒旗歌板故地關  
風長雨不可復尋言之悽然不待過黃公酒壚而始慟  
矣

陳名維岳其年弟  
也江南宜興人

陸麗京與沈駿明素無深好聞沈負才蚤世乘醉達其  
家哭之失聲從子儂胡不輕與人定交者亦一哀出涕

沈名炳浙  
江錢塘人

趙山子既歿有人議其短長吳閩璋擲盃謾罵曰斯人  
不死鼠子敢爾

趙名漢江南吳

江人癸卯孝廉  
吳名辨一字玉川吳江人好遊喜為詩每遇名流勝  
集言論娓娓可聽娶龐氏字惠縷亦工詞翰流傳藉  
林嫁時奩具頗厚以吳不問生產傾奩  
佐之情安澹泊晨昏或不給倡和自飾

諸駿男過廣陵嘆曰小有之風流頓盡于一之宿草久

衰柴丈遯跡於白門梅岑栖蹤於遠郭故人雲馳雨散

念此能不傷懷

小有姓李名盤一名  
長科江南興化人

計甫草有才子準早天哭之哀為作思子亭

澤字念祖幼慧能文章獨好儒先之學甫草為聘宋  
既庭女女名景昭年十三聞夫死守貞居小樓十年

今世說卷六 傷逝

五 傳雅堂叢書

不下微聞親戚有欲奪其志者  
輒不食凡二十日嘔血至盡死

王丹麓有三子幼子小能最鍾愛六歲蚤殤王大哀慟

或為太過王曰佳者不存存者又不能佳吾目未喪方

自愧不及情君乃為太過耶言罷復益歔歔

今世說卷六

譚瑩玉生覆校

今世說卷七

仁和王暉丹麓撰

棲逸

孫鍾元居蘇門賈峰村清泉嘉樹映帶茅衡一觴一咏

翛然物外李工翻以為先生本非隱者其少時豪俠之

氣尙自稜稜爽露

李名震生號慎菴江  
西安福人乙未進士

徐伯調處梅市扁舟箬笠弋釣自娛落落與世俗鮮有

所諧會宋荔裳分守紹興宣城施愚山寓書於宋曰山

今世說卷七 棲逸

一 傳雅堂叢書

陰有徐緘者涓之亞也宋遣人招之久不至比宋罷官

客湖上徐乃時時來相與盱衡抵掌抗言今昔意所不

合雖尊貴甚有氣勢口期期不服

宋射陵奉母不樂仕宦退隱射陽之濱自號耕海潛夫

名其圃曰蔬枰

宋名曹字郊臣江南鹽城人工為詩尤精書法  
海昌朱近修稱其古道照人足以師表海內

宗定九性不喜煩與人對終日即病飲酌數夕亦然或

值勢利毀譽之場便如溽暑置身赤日下移家鄉野

居未嘗至柴門外或客至或入郡始一到門不則數三

兀坐草堂而已

定九處東原草堂秋日燕去巢空巢泥時時落汚几  
席乃命童子探糞改水洗之復徵沈燕泥詩酷嗜梅  
花堂有古梅一株  
時人謂之宗郎梅

王西山解井陘之綬高郵海曲清流映帶喬木鬱盤乃  
綸竿箛笠釀黍種樹開與田夫野叟較陰晴課蟹稻以  
為樂

王名章山東萊陽人  
丁亥進士官邑令

魏善伯曉聞鳥語知是天晴起來獨立自謂至樂

魏和公登華山絕頂日月從兩耳升降視黃河如襪帶

今世說卷七

委地下燕趙秦豫隱見黑子俯仰天地悲從中來有  
入山披髮長往不返之意

和公素持高義重然諾好傲儻畫  
策林確齋以為有太史慈之風

龔柴丈隱居清涼山曲有園半畝種名花異卉水邊堂  
下鳥弄林端口長無事讀書寫山水之餘高枕而已

郭去問隱居綿亭山中三十年織簾讀書不求仕進時

比晉劉麟之

郭名鼎京福建福清人書法最工兼擅繪  
事宋去損嘗云每展郭畫便思放杖投足

邱維正隱武原秦駐山舍茅籬種身率妻子力作以食

飯業樵聞釣弋小販暇說詩書教二子孝弟不見衣冠

客困夫牧豎相爾汝權甚素與朱近修善朱乘閒訪之

邱方負薪熟豚曰何儻也出飯一盃菜杯對食喋喋竟

日不離樵事未日能出山信宿草堂中乎不答抱穉孫

以婦久之曰十年後遊洞庭山無一貫錢而止朱遂去

邱名上儀江南武進人少攻舉子業好奇計後去而  
應武試遂成進士累官參將每之官肩襪被一囊去  
來不名俸外一錢蒞嘉湖瀕海賊盜起懼其威浙以  
西咸帖服守土吏壽民邱峻節風之士民守參府門  
百人賀之不內樹豐碑署天下  
第一清官退其下輒拜而去

沈去矜家臨平東鄉嘗謂張祖望曰居山食貧亦能不

今世說卷七

改其樂恨無黔婁之婦穎士之奴

羅瑕公云樓居受用天氣看春夏過接處光景絕微

羅名孚尹江  
南上元衛人

申自然居無定所野店僧寮匡牀布被之外更無長物  
閒走荒臺木末哭其所知謂人曰終當以哀死化為杜

宇擾人魂夢耳

申名浦江南華亭人以畫名於時黃太  
冲嘗言自然好哭似臬羽無家似思肖

賢媛

李孝貞事父終身不嫁閭巷聞而化之諸婦女有爭言

詭詐相恐嚇戒母令孝貞知時復為之語曰生女慎勿  
噴養父不嫁有孝貞

孝貞字鳳秀州李慶康女也慶康士而貧久不再炊  
女織絨以佐養尸父疾禱於天有烏銜果蘇鹽藥持  
中嘗而進之脫然愈里中世族爭欲聘孝貞孝貞  
不自安一日請於父曰女孰賢伴曰善事舅姑耳女  
曰休矣焉有舍我父事他人親以為賢乎竟不可奪

汪魏美亂後隱居不出其內嫻欲強之試禮部出千金  
視汪妻曰能勸夫子駕則昇汝對曰夫子不可勸吾亦  
不愛此金其人慚而止

汪名鳳浙江錢塘人年二十二舉孝廉甘貧不仕嘗  
獨身提藥裹往來山谷閒宿食無定處與人落落性

今世說卷七賢媛

四粵雅堂叢書

不好聲華時人號曰汪冷當事或割奉金為壽不得  
却坎而埋之里貴人請募銘百金拒弗許妻錢氏字  
瑟瑟南昌守武山女初成婚汪謂曰吾本寒儒得連  
姻貴室所望知禮義孝事姑嫜和妯娌足矣侈奢瑣  
綺繡之飾毋庸也錢即盡去  
服飾屏侍婢以疏布親操作

杜于皇母性方嚴生平不肯見畫師一日于皇遇善手  
會鯨喜以白母且云鯨老矣寫照其宜也母作色曰安  
有婦人呈頭露面與男子注目熟視而不知羞者先王  
制禮男女有別何嘗云老者不在此例耶

宗定九少時奉母陳家居值歲凶啼飢號寒初不向宗  
族借貸母曰餓死事小遺十歲童子汗顏面以求人使

從此不知有廉恥品行事大於時以為名言

陳江都人州守九室第三女也歸大學宗景巖少嫻  
家教讀五經周禮孝經女孝經諸書兼通鑿二十  
一代史有訓子詩  
六章盛傳於世

吳岩子吐辭溫文出入經史與人相對如士大夫

吳青山人為下楚玉配以詩名工書法晚更好道得  
奇疾疾作則右手自運動日夜作字不休或濡筆書  
紙上悉成元理疾止不復記憶凡二年而愈白髮朱  
顏奕然有丹砂之色長女元文工詩辭次女德基善  
書並賢能好讀書精筆札先後事  
劉孝廉峻度峻度以賢豪名廣陵

丁季淵繼婦張夫人親喪三年不脫衰以親染風疾終  
身不言風嘗作討李賊檄顧和知以為孔璋讓其英蕤

今世說卷七賢媛

五粵雅堂叢書

賓王失其峻烈

顧名若瓊浙江錢塘人上林署丞顧友白女學使黃  
寓庸長子文學東生婦生具夙慧尤好讀史自上班  
馬以迄列朝典故能陳說或論著其大旨又以其餘  
力自肆於詩古文每夜分執卷誦詠良苦日使吾得  
壹意讀書即不能補班十志或可詠雪謝庭嘗於食  
頃作七夕詩三十七首一時嘆其敏妙文章節行為  
武林閩  
秀之冠

術解

胡勵齋博綜羣書尤精天官家言日月薄蝕星辰躔度  
推測毫髮無遺在長安與監中西洋專家反覆辨論羣  
皆歎服

胡菁有中星譜周天  
現界圖步天歌行世

龍紆方直之工射覆客匿黃錢一命筮之方曰金體四  
文既圓且方流布天下錢文為光竟中錢坐客莫不歡  
悅

方名其義江南桐城人天才橫溢不讓其兄力矯健  
能騰身屋上履如平地時推為兼才兄密之優於天  
官易數亦精射覆人以  
公明曼倩不能遠絕

吳志伊亦精樂律曾於市上見編鐘一枚叩之曰此大  
呂鐘也後滌視款識云古大呂之鐘

陸麗京孫宇台並精京氏學於甲申除夕各占元且明  
今世說卷七 術解 六 粵雅堂叢書

晦麗京決晴宇台斷雨次早瞳矓日出晚即滂沱雨來  
人咸異之

孫宇台既精易課兼善潛虛嘗與陸麗京同在臨平沈  
去矜陸舉之字問孫云今日當得幾客孫應聲云之  
文十一也已而果驗

梅昌范文園工相術邑中有隙地或塑太歲范以為威  
儀具足應享魏戟未幾遂成巨刹又指禾中千佛閣肖  
型慘戚當厄於火已而果災

范名駿文白弟也浙江海寧人事親孝與兄弟友恭  
於朋友信而又好推分施與極濟人之艱危嘗夢神

人付以右髻自稱右髻道人遂精相術  
語多奇中入京師一日驟名動公卿

巧藝

毛大可善歌沈康臣吹洞簫和之能曲折倚其聲

沈工書法王柳顏歐鉤畫摹脫盡變極  
神旁通篆籀偶刻石為印記士林寶之

萬年少自詩文畫之外琴棋劍器百工技藝細而女紅  
刺繡猶而革工縫紉無不通曉唐叔升嘆謂我輩十指  
雖具乃如懸槌若是何種慧性一能至此

萬名壽祺江南  
安人已卯孝廉  
唐名堂江  
西金谿人

今世說卷七 巧藝 七 粵雅堂叢書

顧樵水詩篇秀絕畫亦屬能品嘗作秋林圖贈吳梅村  
矣嘆曰對此尺幅使人幽思頓生

顧名樵江  
南吳江人

吳名偉業字駿公江南太倉人  
舉辛未會試第一歷官司成

洞庭葉林屋少嘗學翁家鎗每投石超距以驗其法會  
有賊艦泊太湖欲上山肆掠葉倡率鄉勇却之一時稱  
其絕伎

王筠侶工繪事不屑屑師古所畫山水樓觀人物草木  
蟲魚蕭遠閒曠開出古人之上人爭貴之性任誕不羈

非其所悅雖權貴人迫之不輕作

王名崇節直隸宛平人。大宗伯徵。母弟生五歲而孤。多病。習懶。慢不喜為章句。學擊劍。走馬。舉武科。為興州。衛千總。久之不樂。棄去。放浪家居。益肆力。為畫。宗伯素友愛。筠侶未嘗倚門地。請請足不至公卿。或乏食。不肯向其兄。及從子輩。索一錢。甘心貧。約以繪事。自食其力。士大夫雅慕其人。求畫者滿戶外。必先償直。後欣然命筆。梁大司農見之。稱為絕藝。厚酬以繪帛。辭不受。曰。崇節貧。安用帛為。更易金如其常直。強之乃受。其廉於取。又如此。胡廷聞其名。召見中和殿。筠侶俸丰儀。鬚長數尺。上命起立。視良久。令供奉畫苑。時年六十餘。以足疾引退。從子可空為築室。媿老遂不出。未幾病卒。畫益貴。生平不飲酒。喜婦人。得金即持往。狹邪立畫。初私一婦。其夫覺。撻之。刺其婦。自經。一夕坐室中。見婦忽至。似有所語。筠侶大驚。憤家人於簾間見婦裙。影隨之入。遂不見。亦異事也。

今世說卷七 巧藝

八 粵雅堂叢書

蔡子珮具絕人之姿。不恃攻苦。輒能為文章。詞賦歌詠。論議卽下。及書數繪畫。博塞遊娛之細。無不意志所至。手口畢達。

蔡名塔浙

江蕭山人

毛稚黃小姬。瘵勢漸欲肉骨。沈去矜以一刀。圭愈之。毛大驚。嘆曰。曾聞敵二豎。過於五丁。東陽顧影。腰帶幾何。竟具神力。乃爾。

沈文人工繪事。兼善音律。閒為小詞。直窺稼軒之奧。其稔情逸韻。周勒山謂蕙草雪消不足方也。

沈文人工繪事。兼善音律。閒為小詞。直窺稼軒之奧。其稔情逸韻。周勒山謂蕙草雪消不足方也。

沈名永。令江南吳江人。官龍門令。

胡循蜚。下第南還。至汶陽之西。遙望黃埃起處。一矢驟。至少頃。賊披介冑奔。日中同行者盡。滿伏。胡躍怒。馬從眾中出。拓弓大呼。連擊數賊。賊披靡走。胡徐過市。下馬解衣。踞胡牀。乘風絳槐樹下。久之同行者始至。驚曰。神人也。

錢塘藍田叔。工寫生。陳章侯請藍法。傳染已而輕藍。藍亦自以不逮。陳終其身不寫生。曰。此天授也。

今世說卷七 巧藝

九 粵雅堂叢書

市中立致金錢。後遊於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喜為。寶儒書。寶儒藉陳畫。給空豪家。索之。千緡勿得也。嘗為諸生學。使索之。亦勿得。願生平好婦人。非婦人在坐。不飲。夕寢。非婦人不得寐。有攜婦人乞畫。輒應之。崇禎末。命僕奉不拜。尋以兵罷。所為博古牌。為新安黃子立。摩刻陳死後。子立畫見陳。至因命妻子辦。云。敏曰。陳公畫地獄變。相成呼我。摩刻遂死。

張閒鶴。性簡曠。嗜飲多少。進輒醉。醉輒喜。畫蘭勃勃。有生氣。陸子黃嘗得所畫。懸之素壁。忽發香。滿室中。陸異之。因額其處曰。蘭堂。

張名道。岸字懸。渡浙江湖州人。茗南四隱。張其一也。

祝培之年已七十。能於徑寸牙牌上。書桃源記。細髮為。

行微塵速字更留其下為作圖周櫟園見之嘆曰使劉子驥遇此定應畏其局促攢眉而去豈復生問津想

周又嘗稱濟南胡春以鸞管作簫笛有穿雲裂石聲

**寵禮**

世祖御極之初命公卿大臣子弟入衛時商邱宋文康公長子牧仲年甫十四儀觀俊偉冠侍從冠蟒衣袴褶帶刀侍上左右上愛重之每賜食中和殿一日牧仲對食遜避私出帶間斜幅裹餅餌棗栗將懷之上怪問牧仲前跪謝曰臣有祖母老甚愛臣臣懷以獻榮

今世說卷七 寵禮

十 粵雅堂叢書

上之賜也 上喜自是每賜食必盡敕以歸

琉球中山王請封 上慎於擇使下部議須通經術善詔命者廷臣會推翰林汪楫以充正使汪才質端偉專對其宜入見 上大悅賜一品服璽書金冊臨軒遣之汪自國門駕八騶天仗前導龍旂飛揚都亭張設不絕於路朝士賦詩送者數百人

康熙二十年琉球國世子尙貞遣陪臣來請襲封 上嘉其恭謹守禮許之故有是命

金沙史遠公精畫事鎮國公延之閣中屬以縑素時方初暑史濡毫脫冠於案公來縱觀戒令勿起史遂忘冠

坐為應對蔣駉鹿從旁笑曰山野之士疎放自然若史某者真所謂脫帽露頂王公前矣公笑應曰君不見揮毫落紙如雲烟耶

公精白純謹樂善小心願以漢東平自期閒居雅好詩文兼事翰墨禮賢下士氣度淵宏無有涯際史名鑒宗江南金壇人頌而長美髭髯高韻濃眉睛光射人心靈敏多藝能詩善奕工字學兼精丹碧凡智巧事人不能解者一見聊悟悉無疑辛卯舉孝廉慷慨有大志浮沉學舍為生徒師鬱鬱不得志而死

蔣名鑑一字玉淵江南武進人鎮國公開府奉天聘天下名士駉鹿首應其選毛稚黃云駉鹿無干而好遊忘名而喜友

今世說卷七 任誕

十 粵雅堂叢書

**任誕**

金穀似詩歌頗有唐調汪鈍翁北遊時金來話別值賓客盈坐金都不叙語竟出其所作送別長歌朗吟一遍捧腹謂汪曰此詩何如高達夫舉坐默然汪領之而已

金名式祖江南吳縣人

劉公誠性曠達嘗置酒慈仁寺松下遇遊人至不論識與不識必牽挽使飲有不能勝者必強灌之至醉嘔乃已

劉名體仁江南潁川衛人乙未進士官吏部

姜學在嘗襪被挾一童子附估人舟往登洞庭東山  
中多富人絕不與通刺相羊僧寺中見一丐者題壁絕  
句異而物色得之延置上座與之共飲食丐者不知何  
許人顧握姜手曰若真知我者姜遂大喜

姜名實節山東萊陽人為黃門貞毅先生仲子少不  
事舉子業獨習為五七言詩善鑒別書畫及周秦以  
來器物遇其所欲得雖印價以售不吝也僑寓吳門  
所居位置潔清日邀致諸名士賦詩飲酒盡出其  
蓄書畫器物摩挲賞玩移日抵掌不倦絕無貴公子  
驕倨態雖吳中好事者亦相顧以為不如也 丐者  
與姜論詩稍久輒亂以他語僧或侮易之丐者起批  
僧頰竟去不顧他日姜又訪求丐者於途人或謂姜  
交非其類姜益大喜錄其數詩歸攜以詭汪戶部純  
翁汪讀其詩多恍惚物外語因謂微獨丐者異人即

今世說卷七 任誕

三

粵雅堂叢書

公子亦  
異人也

梁公狄初與豫章王于一交兩人相論詩每篇成不即  
示草率相攜至荒臺古寺車馬不經處始出詩其讀狂  
呼驚拜或至慟哭而後退

梁名以禕一稱鶴林直隸宛平人庚辰進士官太康  
令每在酒坐至客獻酬獨據席出袖中白板扇字高  
聲三讀不覺  
四坐有人

陸麗京與徐孝先分雖甥舅契若金蘭嘗劇醉共被卧  
徐哈噎中大吐早起不覺但見牀下地污乃曰舅昨茗  
芋耶陸亦不能辨

徐名介浙  
江仁和人

陸麗京云苟奉倩取婦遺才存色此是至言非關興到  
假令左思張載可與同筆研甯可共枕席耶

柏斯民性僻山水富寓西湖一日冒雨執繖獨上北高

峯頂引領四望衫履淋漓見者咸為凝柏意愈自得

柏名古一字雪粒江南華亭人蓬蒿滿徑簞  
瓢屢空工古文詩詞書法曠然有千古之志

沈漢儀家貧好客每遇良友輒慷慨沈飲或勸以稍事

生業對曰良朋樽酒吾故藉以生者

丁野鶴在椒邱每晏起不冠擲管倚樹高哦得佳句呼

今世說卷七 任誕

三

粵雅堂叢書

酒禿髮酣叫傍若無人閒以示椒邱諸生多不解因抵  
地直上牀蒙被而睡

王丹麓不好棋每見客手談輒亂其局或竟擄子納奩

中曰日朗天清奈何為此鬼陣

王介人善故金吾張道濬一日張會貴客並邀王酒行

舉樂客皆正襟坐王直入解髮跣兩足踞上席客大驚

目眇王王言笑自若

諸虎男常云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日不醉

沈子均從朱近修游妙峯菴遙望棲鳳災棲鳳故沈所



居人為沈弔沈曰可賀也詰其故曰家所有惟身耳我

已攜家妙峯來矣庸何弔竟不歸

沈浙江奉化人少時饒生產任使贈人遂中落又喜飲酒醉或眠井中不肯起善談諧嫵媚竟日不倦亦工唱曲偶從蕩湖歸唱於途有人蹀武至其家怪問曰客何來應曰欲走奉化聽公曲述失路耳沈以為知音止宿設膳成賓主禮而去

今世說卷七 任誕

古 粵雅堂叢書

今世說卷七

譚瑩玉生覆校

今世說卷八

仁和王暉丹麓撰

簡傲

汪鈍翁性猜急不能容物意所不可雖百賁育不能掩其口其所稱於當世人物之眾不能數人

汪鈍翁頗自患嬾放兼以此規王西樵王莞爾曰長安車馬喧闐若無吾黨一二孤寂者點綴其閒便成缺陷周櫟園好客然不耐俗士有過從者周便率意與談盡輒望其去坐少久輒露不快色去又輒忘其姓字

今世說卷八 簡傲

一 粵雅堂叢書

謝石臞判常州日持一卷書坐廳事有吏抱牘至輒揮之鄉先達請燕見者亦往往謝去顧喜與諸生論古今以文章爭勝負人目之為傲吏輒欣然有喜色

謝名良琦字仲韓一稱獻菴廣西全州人壬午孝廉

陳散木性狷介不為苟容素健辨論遇客或不合抗首立柱之不少遷隨或憾焉散木聞而曰我之所嫉怒我固然即爾見喜正復何益

陳名世祥字善百直隸通州人才勇氣銳落落寡合與同好堅則金石意所不屬望望然去之性嗜飲善治觴政生平博覽強記每與座客會集肆應不竭弱冠舉於鄉久乃得官新安令終以不肯折腰解組

歸益獨行其意托興於詩詞雅好游名山水  
之所在淹留至忘歲月家人生產不問也

王山長嘗讓杜于皇傲慢不求友杜云某豈敢如此只  
是一味好閒無用但得一覺好睡總有司馬遷韓昌黎  
在隔舍亦不及相訪也

王名岱湖廣湘潭人能詩文兼工書畫嶽崎磊落  
以氣節自命髮甫燥名滿海內已卯孝廉官學博

燕人梁公狄瘠立嶽崎遠客萬里初至鄞客於梵舍兀  
然坐一藜榻有客造戶謁入不延里中薦紳聞梁至置  
酒相迎梁彊一過見席中客有非類即命人取水洗兩  
目良久立上車去

今世說卷八 簡傲

二 粵雅堂叢書

徐大文將游豫章其友吳慶百林玉逵送之時徐年少  
慷慨涉江遙指笑曰吾過洪都惜子安已沒無可與言  
詩者客或乞吾書正恐麻姑碑板羞見吾耳

徐名林鴻一字寶名浙江海寧人少時即名播江  
左數好游所至公卿大夫及賢豪長者爭願交歡

來成夫授書江園與其徒同邑沈功宗山陰傅宗夜秉  
燭藉廣瓊箕坐縱談古今興喪得失及漢魏以來理學  
藝文人物徹三晝夜及遇軒冕與不當意端視緘嘿雖  
終日不出一語問之閒亦不對故相值者多卜來語嘿  
以示臧否至為語云言勿言視來審蓋重之焉

來名蕃浙江蕭山人負風類十歲出試輒冠軍兼精  
六書能作古文魚籀大小篆及隸八分第不輕為人  
寫好立名節每道東漢人物人有以東漢人物相擬  
則喜來本甲族蕃獨居貧空微衣樓裂所儲圖書外  
惟餅盞十餘實米鹽紵絮於其中每出行書衣筆裘  
手自持抱至有挂兩肘纍纍以博袖微五石匏者  
嘗大雪忽憶毛姓遠遊覆笠登香爐峯  
歸顧蒼葭吟所製八君咏詩憫哭乃歸

南邱徐恭士榜其門曰問君何所長客至必指此問之  
有一藝者即與盤桓竟日或都無可採輒踞坐揮手曰  
客休矣

徐名作肅河  
南商邱人

今世說卷八 簡傲

三 粵雅堂叢書

董文友少時氣勇神踔視天下人無可交者每朋聚翕  
熱手揮而已如不相識及合坐捉筆為文獨寫數千言  
不休文成坐客不解一語輒瞠目相視人咸目攝之  
沈君善性不喜俗嘗持不語戒手懸一牌上鐫不語戒  
三字有貴人訪之曲致殷勤君善瞠目直視出牌示之  
不交一語貴人去適周安期顧茂倫及其弟留侯來相  
與傾倒雄辯四出或譏其太過君善指其口曰天生我  
口不解與僉語見快人不與語又安用我口耶  
沈名自繼江南吳江人副使琬之子與弟自微自炳  
自馴自然自南自東妹宛君俱有才名詩文盛行於  
世

周名永年吳江人少負才名制義詩文倚待立就才器通敏風流宏長禪宮講席西園北里參承錯互詩酒淋漓莫不分身肆應獻酬

排調

客問汪鈍翁何意沉酣故籍中汪徐應曰身之好書政如君侯之好博奕

彭羨門在廣陵見沈去矜董文友詞笑謂鄒程邨曰泥翠中皆若人故無俗物

今世說卷八 排調

四 粵雅堂叢書

劉公勇棄官入蘇門依孫鍾元嘗築堂孫所居側久之厭其蕭寂棄所攜一琴於堂而去因名留琴堂王儀曹作留琴堂詩其起句云身是巢由未得閒聞者便為絕倒

葉元禮素病羸然頗不耐杜門客有憂之者或笑曰猿狙之性動而彌壽

有人語杜于皇某一介不與却未一介不取可謂一邊伊尹杜應之曰某無周公之才使驕且吝豈非半截周公

宋禹域短而多髯嘗同沈漢儀燕集沈曰吾為監史當以兩官界一人因指宋曰汝以參軍兼主簿眾客皆笑

宋名嗣京一稱定山浙江仁和人丁未進士官邑令

計甫草故貧士嘗置一妾晨夕設食惟粗糲而已妻張夫人謔曰古聞糟糠之婦不聞糟糠之妾如何

舊有相國堂聯放開肚皮吃飯立定脚跟做人或議首句不佳徐野君曰彼小人常戚戚者震雷常在七箸閒那能放開肚皮吃飯

陸麗京飲陳際叔家半坐欲起謂主人曰陳家惟卜畫

今世說卷八 排調

五 粵雅堂叢書

耳際叔弟魯季對曰君不聞孟公投轄耶陸更入座

毛大可會侯同詣李湘北李笑曰不謂今日初見二毛

徐世臣與陸麗京同舟下臨平談笑百端竟日相持時

潘新彊及陸弟左城俱從壁上觀但覺入其元中不能

定其勝負

潘名沐浙江仁和人癸丑進士官翰林

王丹麓年踰四十益復困頓婦戲語曰同學少年皆不賤奈何夫子獨長貧王曰吳廬少詹有言貧者上天所設以待學者之清俸金陵吳介茲亦言天以貧德人今

處儂類之中天幸德我特頒清俸義難獨享願以共卿

婦晒曰君意良厚但不知何日俸滿耳

婦姓鄒文學公遊女十六歸王布裙操作客至供饌惟謹一日王欲留客通無錢大為踟躇人謀諸婦婦故難之曰身所有祇此髮耳惟君所裁王曰卿未嘗倩筆畫眉願乃假手裁髮耶婦笑拔簪付之

輕詆

周櫟園見士人日事奔競輒曰是以日遊神兼騎望火

馬者

宋嘉祐中未有調禁士人多馳騫請托有一人號為望火馬又一人號為日遊神

蔣綸臣與周櫟園論詩云時選雖惡然亦有足採者臭

今世說卷八

輕詆

六

粵雅堂叢書

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可也周云但恐盡是

臭泥無蓮花在

蔣名玠一字用敬福建閩縣人

王阮亭自淮上還青簾畫舫乘風南下與汪鈍翁相值

秦郵湖遙語曰有事欲附致家博士及遺信至乃寄舫

中所有第二泉四壘而已汪以道遠稍難之王攢眉曰

汪大乃成俗吏

程周量嘗撫慈仁寺松嘆曰長安諸賢率皆未登庾嶺

故使諸松浪得盛名

釋名可則一稱石臞廣東南海人舉壬辰會試第一官桂林守

大覺禪師云吾心眼頗平等然因指見箕尾甚喜觀水

中荇藻亦喜縱目空碧亦喜獨對清狂不慧人刀刀魚

魯殊不耐

師名通字玉林江南江陰人世祖拜為宏覺國師

陳士業嘗論當世名流卓然足自表見者屈指不過二

十輩其餘率多樊英般浩聞其姓字或亦赫然與之狎

處往往使人自咎其傾注之過

陳名宏緒江西新建人清襄公道亨子賦性警敏少而好學集書萬卷日與四方知名士講習其中家以

今世說卷八

輕詆

七

粵雅堂叢書

是落岸然不顧

吳人有為正錢錄者攻摘虞山不遺餘力計甫草戲語

客曰僕自山東來曾游泰山登日觀峯神志方悚慄忽

欲小遺甚急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潛溺於峯之側

恐得重罪然竟無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眾泰

山不知也客躍起大罵吳梅村聞之頗是計言

周雪客嘗品白岳如五都之市雖珍異錯目一覽輒盡

周名在浚濼園長子

陸龍成長於引古毛稚黃善於標新毛讀陸文每曰苦

成語多

張祖望弟祖靜祖定俱能詩祖靜微遜孫宇台嘗讀其詩賞之曰人言張氏兄弟如腰鼓夫豈其然

祖靜名麒孫祖定名振孫

地師沈六如過王丹麓指庭前不宜種樹謂口字著木是困形不佳王曰誠然吾賢亦未宜立此口字著人豈不成囚字乎沈默然

假誦

周金山少以詩名海內後與宋荔裳同為郎遂相與往

今世說卷八 假誦

八 傳雅堂叢書

來賦詩每一篇出羣遜謝勿及周有子鷹垂方年少間嘗誑客以其詩雜金山集中讀者竟無以辨既而知之

輒驚顧嘆服鷹垂由是知名

鷹垂名綸田隴湖嘗言金山少工徐庾家言鷹垂又復輩聲於後先掩映真庾家之有子山徐氏之有孝穆也

雲間諸乾一董蒼水於重陽後作神山之會即彭仙人棲神處也時婁東吳梅村在坐連遭覓女郎倩扶必不得夜分滬上張宏軒刺史來赴投刺後吳命以已車迎入使者傳覆需兩車人頗訝之及至則挾一衣冠少年

光豔暗射若薄雲籠月人各却步且不敢詢姓氏及移燭燭之則倩扶也一座譁然

諸名編鄂一稱勿菴江南青浦人辛丑進士

侯輔之少遭家難避居嘉興捕者突至逮繫登舟侯默然手執周易熟視之倦則依榜人卧捕者以為癡且以紈綺少年易制也將抵會城各簡視行李或登陸意益懈侯睨視兩岸桑翳然無際突起竄身坐桑林中捕者胎聘出不意疾追不能得夜燃炬大搜林中侯望見火光所指即疾避之微行近白門遇詰者以周易示之曰

今世說卷八 假誦

九 傳雅堂叢書

我卜者也遂脫於難

侯名林河南商邱人太常卿執蒲季子大司徒恂大方嚴方域皆同父兄也兩比丞貴兄子方鎮方夏方岳之和平雅脩飭檢身若寒素不為貴介驕蹇之態聞戶讀書孝友恭遜兩兄亦愛憐之順治開貢入京師文日有名人勸之仕不應深居簡出擁書自娛凝然不苟言笑得失哀樂不形於色平生寡嗜好獨好飲酒每飲必醉醉亦不亂性不喜廣交獨於兄子方岳相愛暨同里賈開宗徐肅徐鄰唐宋學等數人為文酒之友意泊如也

汰侈

翁逢春游臨安輦囊中金二千於寓廡下一日被酒歸蹴金傷其趾遽怒呼曰吾明日用汝不盡不復稱俠遂

徧召故人游士及妖童豔唱之屬期詰且集湖上是日  
橫舫西冷橋合數十百人置酒高會所贈遺纏頭無算  
抵暮問守奴餘金幾何則已告盡矣

翁世居洞庭之  
東山官舍人

念狷

劉伯宗下第孫阿漚嘆曰九華奇秀不入江上名山誌  
巢湖亦江淮巨浸不入禹貢水經山川有知甯不感憤

孫名泗如江  
南六合人

黃九烟落落高蹤時人惡其冷鄧孝威曰今已無伯通

今世說卷八 念狷

十 粵雅堂叢書

之廡下安所得杜陵之草堂耶只須移家渡江向九龍  
峯依阿垣最為長策

黃名周星江南江寧人庚辰進士官戶部以文章名  
節自任兼擅篆籀工圖章性賦麟難合雖處困窮不  
改其操君  
子高之

孫名漢儀江  
南泰州人

馮幼將與張樸圖書云淪落既久耳目都慣塵沙撲面  
只似春風毒霧侵人亦如沆瀣

馮名肇杞浙  
江會稽人

王仲昭性簡脫與俗忤年過壯盛鬱抑不得行其志曰

偕友人散髮袒裸浮拍糟邱意極興酣嘻笑怒罵不復  
知人閒事

夏樂只慷慨任俠好與貧士遊客至輒命酒不給則解  
敝衣黃之有障扇過門者俱欲塞戶偶有所感乃首戴  
瓦盞哭於西陵橋上曰新乎新乎

夏名基江南徽州人僑寓湖濱  
能詩工書畫曠然有高世之志

尤悔

王西樵里居時屢空見迫卒歲勉歡嘗雪後出為人家  
送葬從驢子背上作西樵山人傳一篇稱心而言自謂

今世說卷八 尤悔

十 粵雅堂叢書

實錄一出心跡乖反遂使此文不復可傳每為嘆絕  
袁重其將出遊母為脫輕容衣浣澣更紵以衣子袁衷  
之裊以褰衣久之脆時就客飲有鑄工為之按摩悞為  
所製初不覺歸寢解外服露母前所改衣離襪不可卸  
大驚捧衣長號悔痛終身不能釋

惑溺

張幼量行長白山中見有巨黃石甚佳以牛三百頭拽  
至園亭每語人曰此石絕似大癡畫中物又嘗愛一竹  
根石大不盈寸根節宛然撫翫不去手

張名萬斛山  
東鄉平人

新城二王好為香奩體或以綺語為言西樵云不過使

我於宣尼廡下俎豆無分耳

陳其年嘗作詞懷二王有云名士終朝能安語阮亭讀至此笑曰家兄與下官不敢多讓

朱錫鬯詩才雋逸文尤跌宕可觀然性好飲酒嘗與高

念祖入都每日暮泊舟輒失朱所在及高往求之朱已

闕入酒肆中醉卧壚下矣

朱名彝尊浙江秀水人薦

舉博學宏詞考授翰林

高名佑鉅浙

江秀水人

今世說卷八 惠淵

三 粵雅堂叢書

周櫟園官閩每求江瑤柱輒令蠻人取諸梅花下石間

其甲上紋如瓦楞映日視之與綠玉相類彩色燦漫晃

人眸子周語人曰即此虜理便足鞭撻海族惜其生育

遐陬不登玉食耳

楊香山客揚州有鸞鶴者傾囊為易二雙載歸嘲笑並

至楊曰子門可羅雀對之如得良友老乏丁男撫之如

倚玉樹寂處無絲竹之娛屢空有交謫之感戛然一鳴

悅心盈耳憂鬱可捐因賦詩十章為友誦之

揚名體元直隸大  
與人官郡司馬

邵僧彌性舒緩有潔癖整拂巾屐經營几硯皆入世所  
不急乃為之煩數織悉僮僕患苦妻子竊罵終其身不  
為改

邵名彌江南長洲人清瀛頗秀好學多才藝於詩宗  
陶韋於畫仿宋元於草書出入大小米楷法通變精  
稱絕工半生揮灑小幀尺幅人皆藏弄以為重寶或  
之累數十金乃用以搜金石訪雜藝及圖書玩好諸  
物此外蕭然無辨題所居曰隨堂置一榻其中以藥  
爐茗具自娛賓客到門聲欲雅步移時始出與人飲  
不半升頽然就睡雖坐有重客弗顧中年得小消疾  
覽方書多禁忌和探燥溼飲啖多寡不能適其中以  
此益困殆其  
迂僻如此

王于一晚歲客湖上狎一妓頗麤陋或嘲之王笑曰近

今世說卷八 惠淵

三 粵雅堂叢書

代美人尙肥

徐野君性灑落不與人事獨好觀俳優戲以為騷人選

士輿會所至非此類不足稱知己

吳介茲食文官菓每一含咀不忍直下嘗語王隆吉曰

香甘雪嫩令人輒有奴視楊梅雞豆之想

王名廷棟江南儀  
真人壬子孝廉

李啓美嗜古學抱病十月猶聚書牀頭讀之將革嘆曰

吾死矣獨念茫茫泉路能讀書否悠悠來生解讀書否

不勝於邑

李名潛一名洵字士美江南興化人

辛先民客居吟歎聞有人招飲直欲捐性命徇之或諫

其不節辛笑曰奈五臟神願馳驅何

辛名民一名霜字嚴公直隸宛平人壬午孝廉官司理

徐伯調好鍊冲舉餐氣啜液嘗自厭毛髮不潔作游仙

詩以自喻

洪潤孫以博雅擅名乃有潔癖每齮面輒自且達午不

休陸麗京儂胡共往看之洪爾時神氣傲邁旁若無人

洪名景融浙江錢塘人

今世說卷八 或刪

古 厚雅堂藏書

查醉白繼婦陸陸故名家子性敏又善詩婉婉酬唱相

得益歡陸查哀痛咯血升許已復為悼查詩百首多

酬陸韻悵悵若有失踰年竟死

查名繼昌浙江海寧人七歲善吟詩十三游庠序美風儀郡邑試士或里社高會諸少年咸集查至詞說慷慨顧盼雄一坐驚歎無不願交查者工靡池能辨古舞器及唐宋諸家翰墨圖繪又學射學奕雖不自負

王丹麓喜方術一日檢書得同夢方時念張廣平處京

師特千里致書相期試夢聞者笑之

張名元時浙江杭州人少時與弟辭奇同執總應廟寅之門應便深賞嘗作詩與廣平云子既張目無不

識弟亦下筆如有神兒如亞子真可畏元方季方安擬倫後果以詩文聲冠一時

王丹麓家既落顧時喜刻書客至質衣命酒其詩曰平

生好賓客資用苦不周有懷莫可告室人且見尤施愚

山誦之輒失笑曰蓋有類予者

全詩具載松溪漫興

今世說卷八 或刪

古 厚雅堂藏書

今世說卷八

譚瑩玉生覆校



右今世說八卷 國朝王暉撰案暉字丹麓仁和人  
 是書仿劉義慶世說新語之體以紀 國初諸老遺聞軼  
 事並自爲之注豈欲兼劉孝標爲一手耶 四庫提要  
 著錄附存目中譏其載入已事尤乖體例固深中其失  
 丹麓又嘗撰遂生集並雜著十種曰龍經曰孤子吟曰  
 松溪子曰連珠曰寓言曰看花述異記曰行役日記曰  
 快說續記曰禽言曰北墅竹枝詞又嘗輯檀几叢書以  
 所撰草堂十六宜課婢約報謁例言詔卦四種廁於其  
 間又張山來所刻 昭代叢書亦收其所撰快說續記

今世說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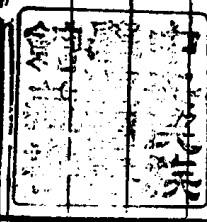
一 粵雅堂叢書

酒社芻言兵仗記龍經石友贊各種 提要均著錄附  
 存目中又嘗撰文津而 提要云未見且譏是書所稱  
 曹顧菴目遂生集爲鶯苑杠梁文津爲藝林餽脯若遂  
 生集實了不異人云云蓋丹麓實游揚聲氣以博取盛  
 名而文筆乃纖仄婉媚殊乏雅裁是書惟兼采衆長雖  
 間仍故步猶近方家舉止且我 朝開國之初人才尤  
 推極盛流風餘韻高不可攀狂匪張融望古遙集顧勒  
 爲一書者殊渺恐漸致湮沒此雖編瑤截貝斷素零縑  
 所謂管鼎一鱗亦知其味特重刊之俾知人論世者畧

有考焉咸豐壬子春分後十日南海伍崇曜跋

今世說跋

一 粵雅堂叢書



今世說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昉撰昉有遂生集已著錄是書全仿劉義慶  
世說新語之體以皆近事故以今名其分類亦皆  
從舊目惟除自新黜免儉嗇讒險紕漏仇隙六類  
惑溺一類則擇近雅者存焉其中刻畫摹擬頗嫌  
太似所稱許亦多溢量蓋標榜聲氣之書猶明代  
詩社餘習也至於載入已事尤乖體例徐階鳳序  
引漢黃憲爲說然天祿閣外史本王逢年之偽書  
烏足據乎文學門中載吳百朋以毆鄒二字問吳  
任臣任臣對以毆也同本秦權古文鄉許同本說  
文長箋百朋嘆服案毆字出秦權是矣然說文自  
有毆字註曰擊中聲惟趙宦光說文長箋以說文  
也字訓義不雅改從秦權以毆字代也字不得舉  
一遺一也說文有翬字卽鄒字也註甫侯所封在  
潁川今通作許其正作鄒字者則見史記鄭世家  
鄒公惡鄭於楚註許靈公也是其字見於正史任  
臣以爲出說文長箋殊不得其本昉遽以爲博洽  
而記之亦爲不考信乎空談易而徵實難也

# 隴蜀餘聞一卷

〔清〕王士禛撰

私藏清康熙王氏家刻後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隴蜀餘聞

一卷》提要

隴蜀餘聞



濟南王士禛貽上甫

定州阿六祖師者不知所從來駐錫上生詩一日  
口唱叱騎牆壁一堵條然上昇高數十仞舉手  
謝鄉人曰好住持見者皆禮拜頃之漸入雲際而  
沒

縣山有神林介子推祠其林樹極鬱茂然皆半榮  
半枯蓋文公焚林之地祠中有牡丹一藁不知年  
歲花開最盛色紅紫獨一株白花歲無定處或密  
識之明年輒易其地人以爲神

隴蜀餘聞

劉以平字近塘倚氏人諸生時夢入宮殿中有王  
者命坐對奕又至一所石門上懸聯句云鸚鵡能  
迴千載夢麒麟空卧萬年秋不解所謂既登進士  
爲潞府王官王敬禮如賓師遷陝西行太僕寺卿  
過武壘墓墓上石刻一聯即夢中所見也○以平  
初聘邑關處士長女未娶而女病廢及婚乃以次  
女行合卺之夕以平疑其無病容詰之媒以實告  
以平悵然曰吾聘者病女也棄之不義且恐速其  
死然次女已歸吾家無復還理即室吾弟以寬可  
也更迎病女女果泣涕求死親迎病遂愈兄弟

同日畢姻後登萬曆庚辰進士

倚氏人原長相者性愿謹明末為倉老人受郭某交代皆平斛及役滿而代之者荆某也其人狡黠故尖其斛折數多良相夜寢倉中拜禱于神夜分忽有紅光見東南隅繼聞空中擲米聲覺米大充溢漸逼卧處質明則倉廩悉滿縣令聞之往驗溢米六十餘石人以為忠厚之報云

康熙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午時潼關南城外忽有黑雲一片滂然而作俄大雨如注水憑城而入漂沒公私解舍男女死者二千三百八十五人族

弟幼華<sub>以</sub>給諫有詩紀異三十三年與安州江漲

入城亦與此變相似

爾雅釋山云河南華郭璞曰華陰山又云河西嶽郭曰吳嶽是以華為中嶽吳為西嶽也下又云河車岱河北恒河南衡又云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崧與岑對舉非嵩山也是五嶽關內有其二而無嵩山矣然末又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嵩高為中嶽郭曰太室山也則又有嵩山而無吳山有霍山而無衡山與前大相刺謬不可解也

華山谷口玉泉院希夷洞有夫石玉泉環流亭下上鑄山蒸亭三大字有樹四株名無憂樹

明初無壞禪師者西域人與秦愍王有宿緣卓錫樊川南普光寺夜擊木魚聲達王宮王異之遂往見師與語恍然悟前生事命席禮師師攜石甌炊餅石餅煮水飲食王從者千人皆遍後示寂又有西域僧貌絕類師來遊於此踪跡詭異或飲食無算或累日不食飲之酒數斗不醉或自遺矢取雜鉢中并食之一居士欲從之遊師指矢令食有難色師笑舍之去後所遺矢處輒生白蓮華人謂是無壞化身遊戲

周櫟園侍郎<sub>亮</sub>有詩云花寒今日酒冷古重陽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為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有司供張事繁又偏上已曲江賜宴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不失重陽之意可以卜三日作上已周詩用此事而語甚工  
長安薦福寺塔名小雁塔唐時建凡十五級嘉靖乙卯地震裂為二及癸亥地震復合滇逆之變王輔臣叛據平涼塔忽中裂亂平塔復如故  
蒲城士人簡某家有牛左脇下忽生銀鬚一股其

端有孔掣之則牛負痛醫不識其何症事在明

曆丙辰

興平古廢丘地項羽封章邯為雍王都此萬曆四

十三年土人於地中得一金印龜紐方寸許文曰

雍王章邯印

吳山為西鎮在隴州南七十里水經注以為即古

之岍山爾雅為河西鎮岍雅以華山為中岳吳山為西岳按隴志岍山在州西四

千里舊汧源縣汧水所出禹貢導岍及岐是也則

吳與岍自是兩山酈注未詳也

吳岳碑自首至座凡七段明皇八分書書時日纔

三字發三驛刻工亦然為巢寇所焚推剝僅可辨

見畫墁錄

吳山縣故城今為縣頭鎮本漢隴糜縣也元知縣

丁帶有十詩似姚合武功縣作而人無知者予語

州守族姪鶴孟津文安公孫刻之石今錄其半云瀟灑吳山

縣岡巒遶四維官卑新今尹邑古舊隴糜趣有陶

彭澤才非陸浚儀折腰身體重嘆適兩相宜○瀟

灑吳山縣居民近百家孤城連阜起小市枕溪斜

土潤宜栽竹泉甘好試茶公餘無一事何處息翁

瀟灑吳山縣巖居共幾層風清蘭遠笛月歸

見孤燈清釀南溪水琴瑟北閣樓城陽修檣

退晚來凭○瀟灑吳山縣庭虛夏亦涼奇雲藏

岳木葉暗稠桑種稻連荆箔分泉過石堂不知

塞近風物滿西鄉○瀟灑吳山縣雲峰信有餘

偏長畏虎水急不生魚夢去游鄉國愁來厭箒書

拂衣空有願何日賦歸與

寶雞縣北二里蟠龍山有故相國少傅党公崇

業公好蒔花竹一日有樵人獻牡丹一枝色如墨

而四邊作金線界道云得之棧中今人踪跡之不

復見矣

鳳縣三絕手柳酒今金絲柳猶有之宋元豐中嘗

取百株植禁中

紫栢山在柴關嶺之南相傳留侯辟穀於此下有

留侯祠有峨眉僧居山巔丈室獨坐數十年蛇虎

皆馴伏今九十有六尚無恙洋縣子房山亦云辟穀處

明正德十五年洋縣椒溪獲白鹿一項有銅牌上

有鐫刻皆漫滅惟唐字可辨

唐武后生于利州今廣元縣也縣西南江上有皇

澤寺則天石像尚存乃是一比丘尼

劍州南武連驛武連廢縣也本名武功郭璞識記

云縣路翠武功貴縣路青武功榮宋慶元年已縣

今何瑛治路種松刻石紀之名種公碑今碑尚完

好與顏忠烈公榜書道遙樓大字皆在驛北覺苑

寺元人王惠魏文貞公書院記刻碑陰文貞生于此

白芟花白色五瓣瓣中有苞白質紫點內吐黃鬚

極可玩武連梓潼間山谷多有之子嘗喜陳白沙

詩恰到溪窮處山山枳殼花楊夢山詩常記任家

亭子上連翹花發共銜杯皆未經前人道及因得

絕句云西風盡日濛濛雨開徧空山白芟花

崇禎末梓潼縣龍江寺僧晨起汲水見霞光燭天

龍蜀餘聞

六

潛伺之少頃有麟浮出潼水踰時乃隱未幾蜀有

逆獻之亂則麟出果非休徵也

知慧菩薩明梓潼人周曉師女生不茹葷好誦梵

典年十九絕粒食惟餐栢葉成化五年促父母送

往江村口白馬寺樓跏趺而化今肉身存焉又裴

氏女者父應舉細民也幼好跌坐食栢葉天啓中

年十三坐化縣人建刹奉之屢現五色光云

縣州水陸院瀕溪有石龜每夕非斗見時視之正

在其首斗柄雖轉而星影常然

漢江沿岸多民田每秋夏潦水逆流魚隨水上食

禾稼民甚病之忽有道人于江上鯉魚橋築一

一網狀魚集灘下不敢上漁人利焉後橋圯魚

大上

縣州龍會觀弘治間居人廖天惠者募工畫壁

已施膠粉偶以事去旬月不至每夜靜聞殿內

聲簌簌然比工來啓視畫已就矣妙跡天成莫測

起止至今尚存

縣州東涪水安昌水合處匯為芙蓉溪即杜子美

所云東津觀打魚地今有漁父村相傳漢涪翁所

居

龍蜀餘聞

七

羅江廢縣南落鳳坡有漢龍鳳二公祠祀武侯龐

士元逆獻之亂其部將張可望燬之夜夢士元為

厲懼而新之壯麗倍往日王屏藩亂蜀祠復燬今

惟一石後視尚在士元墓在鹿頭山

顛和尚者長安人蹤跡詭異蜀臬某迎之成都禮

拜甚恭而往往面斥之言無忌憚嘗食犬肉帽簷

插花一枝引羣丐遊行市中入昭覺見丈雪禪師

談嘲不屑禪師頗敬憚焉一旦騎馬出城數里語

慶吏曰吾歸矣徑舍騎徒步去臬追贖不受往來

秦蜀棧中所至輒畫達磨像施人歸至長安數日

蓬坐化人言是初祖

康熙壬子入蜀過新都縣假館楊升菴先生談  
瓦礫之間有二桂樹尚存丙子再入蜀詢先生第  
已為尉署評二桂樹猶在為之感嘆得簡紹芳所  
著年譜讀之先生以嘉靖甲申遣戍永昌衛初至  
滇病憊方就醫而巡撫黃衷力促之去職巡按御  
史郭楠清軍御史江良材營護不死其後七十二  
歲歸蜀嚴檄催赴戍所遂以是年己未卒于滇則  
巡撫游居敬也郭楠旋上疏請宥議禮諸臣下獄  
君子小人其用心不同如此

成都府志

九

蜀門人陳汝明黼功云成都某縣山中有一僧卧  
石穴中二十餘年不起亦不飲食當卧處痕跡宛  
然山中樵牧習見就問之亦不答一日有士子於  
山下遇驛道人云此山有六祖應化知不士子即  
詣僧禮拜云師六祖耶久之張目曰其信驛道人  
亂道明日再過之不復見矣  
故蜀王宮王衍宣華苑也今為貢院正殿基即摩  
訶池  
百花潭有巨石三水流其中汲之煎茶清冽異絕

水

蒙山在名山縣西十五里有五峰最高者曰  
峰其巔一石大如數間屋有茶七株生石上  
鱗云是甘露大師手植每茶時葉生智炬寺  
有司往視籍記葉之多少采製才得數錢許  
貢京師僅一錢有奇環石別有數十株曰陪茶則  
供藩府諸司而已其旁有泉恒用石覆之味清妙  
在惠泉之上

成都有換色芙蓉開時顏色日數變易日初出作  
澹紅色日中猩紅日晡純白

成都府志

九

成都號龜城父老言東門外江岬間有巨龜大如  
夏屋不易出出則有龜千百隨之康熙癸丑滇藩  
未作逆曾一見之  
杜宇鼈靈冢皆在郫二冢對峙鼈靈墓入淨林寺  
寺僧夷為臺觀惟杜宇墓在今閬中靈山亦有鼈靈墓  
黃連蛇甚小產雅州恒食黃連徧體作黃金色宗  
人省齋日官分巡川南道曾貽予一枚又有黃連  
雞大如鴿色黃白食黃連藥人罕捕之  
嘉州有月竹每月輒生筍四又有竹峰好于野竹  
上結房蜂與蜜并紺色一名略方言曰笛師一曰  
留師

正德間灌口朝天寺僧干

工中得斷碼上石

不可辨

巴寶出小駟其最馱駿

嘉州有花名鵝毛玉鳳

梳香亦類之

蝟子草即杜詩所云其毒甚蜂蠆者吳若注藜草

是也一名山韭觸之如蠶尾之螫人今城郭彌望

皆是又有蠖子者蚊蟲之屬元微之蠖子詩序云

黑而小不礙紗縠夜伏晝飛嚙人成瘡秋夏不愈

膏楸葉傳之則差聞栢煙麝香即去此二物蜀地

之最可憎者

邛州盤陟山下一石佛有唐時鑄吳師及郭汾陽

師六字

劉道貞字墨仙邛人名士也明末起兵討張獻忠

不克病卒于軍妻子皆遇害其子賸度妻馮氏詩

甚清婉有春日即事云閑步小橋東黃鶯處處逢

梨花風雨後人在綠楊中

天啓中邛州有老僧結茅山中戒律清苦一日忽

蒼上現彩雲雲中有鉢孟狀因掘其下得金鉢孟

州人為建寺曰金鉢寺

成都東門內大慈寺有唐肅宗御書賜額蜀金堂

今張蠟題詩有牆頭細雨垂纖草水而回風聚落

花之句王行與徐太后遊寺見之給筆札今進詩

三百首又東坡有與子由大慈寺觀盧楞伽畫跡

留題今盡燬

汪光翰字文卿婺源人幼涉書史知大義明崇禎

末景陵胡恒官川南道光翰為幕客恒駐節邛州

逆獻陷成都分兵徇邛恒命光翰出調兵并檄寧

越守備楊起泰將兵援邛未至而城陷恒與其子

士驊戰死閩門百口皆遇害惟士驊妻朱氏洎幼

子娥生得脫匿民間隨士驊母舅陳君美者轉徙

榮經縣降賊武大定駐嘉州聞朱有殊色劫致之

朱勢面毀容以免堅操撫孤光翰間關尋得中得

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值劍南大饑斗米十金

光翰不避刀俎多方保護之母子乃得全自是或

服賈或課蒙或為僧獲稍贏餘以給餽粥二十餘

年不倦朱教子極嚴娥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

矣蜀平峽路通光翰乃躬送朱氏母子歸景陵于

是建蜀人莫不高朱氏之節誦光翰之義以為忠



臣孝子之報云是時從胡公死義者有夫人樊氏成氏馮氏之驛妾周氏僕京兒弩來婢二女凡七人又有鍾之綬者字楷士亦景陵人從胡入蜀遊峨眉遂不歸聞胡公父子殉義乃自瓦屋山至榮經與光翰同撫孤兒歷八年所入滇至昆陽死時有李華者黎州人年八十矣倡義拒賊戰雅州兵敗死之

馬京及弟亭黎州宣慰司土官與賊相持兩載兵敗死楊之明礪門天全招討使司土官倡義討賊戰死

蜀名賢

李君實云髹剔銀銅雕細諸器滇南者最佳蓋唐時閩羅鳳犯蜀俘其巧匠三十六行以歸故至今擅之大抵蜀匠最巧不但錦機紙局冶鑄扇製而已予再使蜀成都居人雖視壬子為多然幸秦楚賈人耳土著什不得一至于錦扇等製詢之皆懵然不知況其遺法耶

成都北郭外昭覺寺佛果園悟禪師道場也又有李時澤者遂寧人為僧亦名圓悟善畫學武洞清羅漢亦住昭覺大殿成畫十六羅漢及文殊普賢藥師菩薩等像于巖見蜀中畫苑

宋文憲公諱墓在成都東門外六七里淨居寺文殊殿後墓皆甃甃成高如連阜其上修竹成林殿外二華表尚在非為明月池清風亭文殊殿即宋方二公祠也今惟文憲像存

薛濤井在萬里橋西錦江之涘明時蜀王府作亭其上闌楯護之每以三月三日汲水造牋二十四幅以十六幅進御餘不盡以上已造也今其法亦不傳井旁一石盆猶在中刻鏤花鳥極工

蜀名蹟

李衛公籌邊樓在保縣城市中樓凡二層每層高二丈許其梁柱皆當時故物保與松維相連唐廣德三年吐蕃陷松維保三城即其地地界雪山明末逆獻亂蜀不至其處樓故不燬門人知保縣事高崇煥說成都亦有籌邊樓

建昌衛以南其俗人病將死輒昇置山林中往往變為虎地與雲南武定府相接

大雅堂在丹稜縣南三里宋人楊素請黃山谷書杜蜀中全詩刻石作堂貯之山谷為之記見豫章集明弘治丁巳巡按御史榮華重新祠宇立像勒石知縣事江謙春秋幸紳士往祭焉自後遂為故事蜀亂後祭廢

成都府署有吳道子蜀龜蛇碑聚碑下至屋瓦庭樹皆滿麻城人梅明中為守歷之鑿其目自後遂少其墨捐上方押成都府印可

以鎮辟邪崇治瘧亦有驗  
府署有木槿一株治癰最効所謂川槿惟此為最  
梅守厭索之者眾以湯滌之遂枯

松潘建昌諸蠻所居皆累石為之高者至八九層  
人居其上牛豕居其下名曰碉樓九州記云邛州  
沈黎縣即武侯征羗之路每十里作一石樓今鼓  
聲相應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為樓此碉樓之

始

龍蜀雜聞

古

打箭爐在建昌西南地與番蠻喇嘛相接與雅州  
榮經名山亦近江南江西湖廣等茶商利羸貨多  
往焉其俗女子不嫁輒招中國商人與之通謂之  
打沙鴉或作凡商人與番蠻交易則此輩主之商人  
流宕其地多不思歸生女更為沙鴉其衣如舞衣  
衣一稱有直錢二百萬者康熙丙子春 命郎中  
金圖等勘正地界至其處金為子兵部舊屬云路  
極險惡視棧道如康莊矣

自劍州已南盡梓潼縣界古柏千株皆大數十圍

形製詭異有一株根裂為二巨石負之如鼉屨之  
狀又有一根而三四幹者高皆入雲蜀道奇觀也  
是正德中劍州守李璧所植

重慶府有紅茉莉與白者香無差別嘉州海棠有  
香成都有金絲海棠深黃色狀與海棠不甚類亦  
有素馨至於梅桂皆有之蜀人不知貴重往往禁  
蘇供爨惟芭蕉家家院落皆植之

蜀禪教皆祖破山禪師梁山人天童悟法嗣第二  
人也其弟子文雪禪師內江人演化于成都昭覺  
寺門徒甚盛康熙丙子五月至蜀訪之則示寂半

龍蜀雜聞

主

載矣年八十餘今住持弟子佛寃禪師即其從子  
金堂縣三學山有古樹三四株不記年代每春月  
其葉夜輒有光如炬遠近數百里以為佛光皆裹  
覆往觀

獻賊亂蜀追尊梓潼神為太祖高皇帝重修七曲  
山神祠又建壯繆侯祠于其東皆極鉅麗獻賊嘗  
賦詩于此使其偽官屬嚴錫命等皆和立成稍遲  
輒殺之其詩刻石置祠北八卦亭知縣王維坤

人順治辛  
丑進士 碎之

西番彝人每歲春月輒攜家禮峨嵋謂普賢為

娘頂禮瞻戀或至流涕其可笑如此

眉州中巖有諾俱羅尊者遺跡按馬宕山有尊者肉身像十八應真惟尊者在震旦灼然可考

蜀多虎滇之大理多龍粵西多鳳皇峒中蠻女往往緝以為裘甚麗南恩州人或截取其鬃為杯曰鳳皇杯

貍狨產峨嶓自木皮殿以上林木間有之形類犬黃質白章龐贅遲鈍見人不驚羣犬常侮之其聲似念陀佛非猛獸也予按毛詩陸疏云貍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與

此差異

角端產瓦屋山不傷人惟食虎豹山僧恒養之以資衛化按中華古今注渠搜國獻斃犬能飛食虎豹

寧羗州蟠冢山下有大禹廟僅存茅茨一間有嘉靖二十二年重修祠記碑監察御史閻中舒鵬翼撰文頗條暢惜其將泐錄于左方云當堯之時漆

水滔天民遭陷溺茹毛飲血厥食維艱堯有憂焉舉禹治之俾繩絲業禹自冀州梁岐岳陽覃懷至

于衡漳又自積石龍門壺口雷首砥柱析城至于

至屋又自蟠冢荆山內方大別衡山敷淺雲夢至

于彭蠡蓋不敢墮寒汨亂以取震怒故浩浩蕩蕩東注江海禹可謂智矣禹傷先人鯀以功不成坐

誅廼手足胼胝居外十三年過門不入生啓不得子惡衣菲食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櫓日華華排決瀆淪弗遑寧處禹可謂孝矣方

其隨山乘木鬼神龍蛇護惜巢穴作為妖怪風沙晝瞑迷失道路禹廼仰空咨嗟俄見上帝授以太

上呼召萬靈之書且令其臣狂章虞餘黃魘大費庚辰童律為之助由是能呼吸風雲役使神物竟

得開鑿之志禹可謂神矣四隩既宅九州攸同棄得以播百穀契得以敷五教垂得以司百工臯陶

得以明五刑伯夷得以典三禮后夔得以正五音龍得以主賓客任土作貢勞而不伐禹可謂功矣

是故天錫洪範舜禪帝位致舜倫之攸攸會諸侯于塗山而下民底定萬世允賴孔子曰禹盡力乎

溝洫吾無間然矣劉定公曰洪水橫流微禹吾其魚乎嗚呼禹之功史雖載之而不知其繇于孝禹

之智人能言之而不知其繇於神合智與神謂之

聖合功與孝謂之德德且聖庶幾其記禹哉後修

龍蜀餘聞

六

龍蜀餘聞

七

九歌俾土人誦之以侑饗祀歌曰漢水之濱兮  
濫國中四岳薦禹兮俾為司空禹治水兮注之東  
○力拯橫流兮為民粒食言乘四載兮勞身焦思  
克蓋前愆兮萬世之利○聲為律兮身為度其言  
可信兮其仁可附庶土交正兮底慎財賦○不自  
滿假兮拜昌言聲教訖兮奠黎元水土平兮生齒  
繁○洛出書兮錫九疇通九道兮開九州壘壘穆  
穆兮六府孔修○娶塗山兮辛壬啓呱呱兮何心  
荒度土功兮五服弼成○膺曆數兮帝命赫立罪  
人兮痛自責舞于羽兮有苜格○輯五端兮建皇  
極朝玉帛兮會萬國戡防風兮明黜陟○宅百揆  
今股肱良敷文明兮庶事康于堯舜兮大耿光  
東粵鸚鵡自洋舶來有數種予使廣州時所見有  
純赤者毛羽鮮妍類猩紅翦絨之狀又一種純赤  
惟兩翅綠如翠鳥又有五色者紅黃白綠碧皆具  
尤珍麗每一隻索直至廿四金其純白者首有黃  
冠名秦吉了別自一種予官廣陵時曾畜之在蜀  
惟于德陽落鳳坡見之皆尋常隴產綠衣耳  
漢中風俗尚白男子婦女皆以白布裹頭或用黃  
絹而加白帕其上昔人謂為諸葛武侯帶孝後遂

不除漢中滕太守嚴其禁十年來漸以衰止然  
鳳諸府風俗皆然而華州渭南等處尤甚凡元兵  
吉禮必用素冠白衣相賀則為武侯之說非也  
竊華玉珠云武侯兵書匣在定軍山上壁立萬仞  
非人跡可到凡兩經其地初視匪其色淡紅後則  
鮮明若更新者殆不可曉按三峽中亦有兵書峽  
傳為武侯藏書之地大抵秦楚巴蜀間人思侯德  
輒舉名蹟傳會之不須辨其真偽也  
武侯與張裔書去婦不顧門委非不入園似漢魏  
樂府  
辰沅道中綠江皆峭壁高可百丈避兵者以修綆  
繫腰從山巔垂下距江面數十丈許度火攻弩箭  
皆不可到處于壁上鑿孔以巨木橫貫之即于此  
木之上縱橫間架欄楯葛飛簷承露房廊四起  
鄰里交通殆成阡術從江中逆數而上正得八十  
二層最上層距山巔亦數十丈虛無縹緲雖海市  
蜃樓無以加也又邠州燈山居民數百家亦類此  
但不臨江耳  
趙喆字子函一字屏國蓋屋人萬曆己酉舉人家  
有傲山樓藏書萬卷所居近河秦漢唐故都古

石名書多在時跨一驢挂偏提揚正快書畫以爲  
每遇片石關文必坐卧其下手剔苔蘚稚拓裝漢  
援據考證略仿歐陽公趙明誠洪丞相三家名曰  
石墨鑄華自謂窮三十年之力多都玄敬揚用修  
所未見也

郭宗昌字履德華陰人

華之間造一舟居之曰齋舫自謂一水盈盈與世  
都絕淪落崎嶇任心獨往又有別業在鄭南即杜  
子美西溪與其友王承之東廡商爲南社社著園  
藏六齋疏二戎記諸書趙忠毅陳徵君序之以爲

似先秦古策周官考工記遠公宗雷八關齋文也  
又著金石史華陰王弘撰刻之

開元末于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篆文正成  
乘字解之者曰乘者四十八年因作弘農得寶歌  
云弘農得寶耶遂改元天寶事載傳信記

陝州北濱黃河與山西平陸縣隔河烟火相望按  
開天傳信記天寶中開月河得古鐵鏝上有平陸  
二字上異之藏于內庫遂改河北縣爲平陸縣

明萬曆二十年鞏縣東路旁聞仙樂細聆之聲出  
樹中一匠欲窮其怪揮斤斫之樂聲自樹飛去巡

接御史姚恩在鞏縣

緱山在偃師縣南四十里有昇仙太子祠則天  
尚完好宋謝緯一碑亦存

宣德四年鄭州玄帝廟忽天降銅棺一具人爭往  
試之體皆不宜有驛官鄉宿者挺身入適相合即  
有銅蓋降自空中覆之音樂競作昇天而去人盡  
觀焉

天啓七年鄭州書院中開蓮華一枝如品字 國  
朝順治十二年十一月望日興國寺殿前夜湧花  
一枝如佛手高可尺許表裏皆堅紋潔白似雪次

日又湧一花根有二上合爲一色紋如前略似荷  
花二十五日又生一花高三尺許大如箕下分上  
合色紋亦如前略似牡丹或曰天花也

宋魯蕭簡公<sub>傳</sub>以祥符五年今中牟至縣即立漢  
今魯恭祠勳恭傳于碑至今尚存

張民表字林宗中牟名士戶部尚書孟君子也沒  
于汴梁之水其門人周侍郎亮工在金陵請趙澄  
滿其趙與林宗初不相識屢易稿終不似一夕夢

一丈夫古冠服自言是張林宗笑而製其筆且起  
筆筆而就見者駭其神肖

河洛會處舊名洛口在鞏縣北今徙汜水縣西  
成臯山下名玉門俗曰滿家溝

唐人記板橋三娘子事甚怪異板橋在今中牟縣  
東十五里白樂天詩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  
柳千條若為此路今重過十五年前舊板橋李義  
山亦有板橋曉別詩皆此地

門人陳戶部子文奕說所見數奇姓算其人香山東吳  
桂音而最奇者崇效寺碑陰列名有斬姓又字之奇  
者山安邑人身音厥

田少司寇漪亭奕說巡撫貴州時有一孝廉黃姓

名之騾耳不能聽以省聽古謂龍以角聽牛以鼻  
聽人亦有之

陳鼎黔人作荔支譜有云玉帶東佳人者生螺江  
南甘果山中上下俱紅惟中一道白如雪啖之醅  
酏如中酒又名醍醐荔產于萬曆初及神宗升遐  
此荔數百本皆槁又有翰墨香者產銅山黃氏圃  
中石齋之祖別墅也石齋之生圃生荔一株十歲  
結實三百六十五枚每歲實如之鄉試會試入翰  
林實倍之石齋死樹亦枯又有赤命符產同安綠  
文如符篆 國初荔上有文曰清受命

曹縣古北亳地瀕大河其人多知水候偶得錄  
氏水候占一卷其詞頗近古因稍芟次之焉水  
今一篇備河渠參考焉南陽舟中書

立春後風動泉涌山中積水挾冰而下河乃暴漲  
曰椿凌水

二月陽氣上升地脉潛行春雨霽霖溪澗滿盈滙  
之大河波瀾驟驚是時桃始華曰桃花水

清明治河使者以少年祭立標水頭刻時吏番覘  
候水痕每添一寸夏秋之交輒一尺曰清明水亦  
曰信水

三月蕪菁花開曰菜花水

四月麥苗刻刻山蛆浮出漁人網得知高原之有  
漲曰麥芒水銅土人謂之山蛆生山鱗重不過一斤藥積率未  
浮河而下或至六七斤未幾決涸墜口瀑淡萬家

五月瓜蔓水

六月深山窮陰堅冰始泮萬山合流沃宕山石水  
帶礬腥曰山礬水

七月豆花方盛曰豆花水南華云秋水時至百川  
灌河是時隄防始急

八月葵亂花盛曰游龍水土人謂龍出遊行非也  
龍以八月為夜游龍水

九月九日曰重陽木十七

秋早乾是日水必溢

十月霜降水眠河流既道如一槽然曰復槽水

十一月斷冰雜流槎牙寒五曰激凌水

十二月大寒凝五一望積雪曰冰澌水

不時暴漲曰客水 全河大流乘勢直趨迅如陣

馬與岸齟齬節迫不轉後隊分騎曰倒洋水 半

高半低兩際相夾勢如對案形如削瓜曰切水

欸發欸止莫知去來一波皺起如銀濤堆曰河喘

水此水見當大水 斷龍巉巉盤渦激蕩崩高穴

深聲容百狀曰聚灣水 一灣既過河直流妥溶

溶澹澹聲響不作曰入流水 大流漂漲餘力奔

赴水高岸平勢猛浪怒加以沙中坎窞行險而躍

或如人立或如鶴翔深不沒膝波轟滅頂聲吼遠

邇如鳴蒲牢曰刮灘水水雖淺不可涉 鳴鉦伐

鼓飛水如織雲霧四塞羣鷺翔之曰崩灘水并雖

高不可近 移硤橫注側力全出避射如弓巧機

深入曰割岸水 盈科溢漕淵拜平進陵谷失形

山澤莫辨曰抹岸水 埽壩敞朽潛流激下坵垣

洪中鏢危奔馬曰塌岸水 風浪旋激躡煙伏候

一波凌厲萬波騰湊曰捲岸水 遠勢初近後浪

停隨呼吸繼進濤聲四馳曰上展水 平流徐進

押浪轉灣旅酬未畢鞞鞞鳴弦曰下展水上展有

盡下展多力 皚如汎雪矯如奔羊水花詭激靜

躁靡常曰窳窳水 險過怒息勢大徐起細浪不

生波如屋裏曰篤浪水亦曰大潮水行舟遇之多

溺 又有移岸水 駁灘水 夾岸水 閃灘水

藏岸水 分脊水 爭龍水 透厓水 遠灘水

總之力猛則勢雄流急則節險概曰神水

蒲州偃師縣兩地皆有首陽山皆有夷齊廟古主

蒲阪者馬融顏師古之說也主洛東者高誘杜預

之說也九域志兩從之羅泌以為當在河東首山

者雷首也是為中條一曰蕢山黃山谷則云武王

渡孟津二于叩馬而諫當以洛陽為是在北竟無

一定之論而曹大家又以為在隴西即鳥許慎以

為在遼西羅謂遼之和順東有山曰首陽俱有祠

廟按叔重云遼西者正孤竹之舊封也遼州和順

今山西地與遼西無涉眾說紛紛唯蒲洛二說為

近之山西各地之略

而宋詳者凡七條

神仙傳云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朮絕穀八

十餘年色如桃花後或過于華山

玉女數十人又按宋書齊爽扶風郡人小名女生

世祖以為左軍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後與南郡

王義宣作逆薛安都臨陣刺殺之姓字皆同

長安城南多漢唐古蹟地名率沿其舊如少陵原

有夏侯村神禾原有皇甫村郿縣鳳翔間有第五

村皆古名至今與韋曲杜曲蘭陵里之屬並存唯

蘭陵里在牛頭寺側無居人矣

郿潛夫論詹資郿翟黃帝之後玉篇資郿故國黃

帝之後封在岐山之陽所謂周原膺膺者也按此

非周之先何以其封地同又引大雅縣之詩耶殆

不可曉

列仙傳洪崖古偈家玄妙內篇云老子母無壻路

史小異紀曰老子父乾元杲年七十二無妻與鄰

人益壽氏野合而娠十年而生皆妄誕誣罔釋氏

造天地經云摩訶迦葉降生為老子又可笑

官渡在今開封府中牟縣之北七八里文潁謂自

滎陽東南下引河水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

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表紹曹操

相持之處東坡疑此為汴謂其後或為鴻溝或為

官渡宋至道中上問汴水疏鑿之由張洎對曰禹

于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遂

大梁浚儀復為下渠一渠東經陽武中牟臺下為

官渡水一渠始皇鑿川灌郡謂之鴻溝即出河之

溝亦曰若溝今荅若渠是也

路史周世侯伯首曰詩即邾國也漢書地里志云

詩亭詩國水經注春秋詩國也在濟寧州界

楊太史夫人黃遂寧簡蕭公珂之女有詩名詞曲

尤為擅場弁州僅載其寄夫一詩及積雨釀春寒

一闕于再入蜀得其詞曲四卷

武林舊刻也輒摘錄于此以見梗槩云

仙呂○點絳脣○萬里雲南九層天棧千盤險一

髮中原回望青霄遠○混江龍○自離了蓬萊閣

苑曉風殘月挂征帆江籬漠漠水荇田田落日山

川虎兕號長風洲渚蛟龍戰鴻鴈池頭鯉魚山下

鷓鴣堰底鷓鴣洲邊揚舁恨水雲邊授衣又早

寒暄變恰似萍流蓬轉幾曾飽繫藤牽○油葫蘆

○白雲江陵古渡邊解征帆上征鞍楚塞霜寒楓

葉丹沅澧波香蘭芷鮮武陵春老桃花怨千里望

書心九疊悲秋辨又不是南征馬援壺頭山愁望



天下樂○瘦馬凌競蝶夢殘霧愁風傷  
 消遣斷角殘鐘幾度孤城晚回首送衡陽去鴈恐  
 淚聽瀘溪斷猿亂雲堆何處是西川○那吒今○  
 怕見他盤江河毒瘴愁煙關索嶺米梯雪嶽香鑪  
 峰僚塞苗川千尋井下坡難萬大梯登山倦硬黃  
 泥污盡舊青衫○鵲踏枝○一封書意懸懸萬里  
 恨絲絲誰信道東下昆池又勝如西出陽關但得  
 他平安兩字休問他何日歸年○寄生草○空彈  
 劍頻倚欄比湖陽山水多鄉縣比江州月夜無絃  
 管比夜郎春夏鏡風霰合關雞曉度碧雞關合鳴  
 鑾晚直金鑾殿○么○難縮壺中地休尋屏上船  
 五華臺望望愁心遠雙河渺渺波濤限七星關  
 臺臺雲嵐散琵琶亭下淚偏多鷓鴣嶺畔腸先斷  
 ○金盞兒○風兒酸雨霽風清擡望眼見西樓明  
 月幾回圓辭家衣線綻去國履痕穿只道是愁來  
 傾竹葉不信米盡折花鈿○賺尾○且聽滄浪吟休  
 誦卜居篇愛碧山石磴紅泉策杖行歌興渺然醒  
 來時對陶令無絃醉來時學蘇晉逃禪不似他  
 悴騷人濯畔任蒼狗白衣屢變笑蛙聲紫氣爭好  
 浮名與我無繁絆再休尋無事散神仙

龍蜀餘聞  
 男 啓溱  
 啓沂  
 孫男兆鄭全鼓  
 子 245-180

隴蜀餘聞一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士禛撰士禛有古懽錄已著錄是編皆記隴  
蜀碎事如吳山岍山之類亦間有考證以其奉使  
時所記多非親見之事且多非所經之地故曰餘  
聞兼及趙州介休者則以往隴蜀時驛路所必經  
也

# 皇華紀聞四卷

〔清〕王士禛撰

私藏清康熙王氏家刻後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皇華紀聞

四卷》提要

序

古之大夫德音有九一曰使能造命而登高能賦山川能說蓋亦多得之于役之時是三者皆使職也四牡之詩以勞使臣而喻以夫不之鳥則飛則下不可懷安皇皇者華詢度諏謀狀征夫靡及之懷何其曲至也古君子畢生皆問學之地況以畏簡書之心尤不敢暇逸豈僅光華於道路而已新城王先生詩古文雄一代學無所不闕博物君子也康熙二十三年奉

命有事於南海道間所經都邑地理山川人物與夫荒墟伏莽之遺蹟鳥獸草木非常可喜之奇怪搜討摭摭蒼萃風別為皇華紀聞四卷南來志一卷北歸志一卷廣州游覽小志一卷壯哉斯行可謂不負矣往余讀小錄逸事瑣言雜記諸家愛奇補亡非不閱後間有牴牾不無錯漏若斯直書即目簡而足信質而不俚興寄于雲烟杳靄之間而託附于謹嚴爾雅之義真有敘事之才讀漁洋集而知詩讀是集而知史千載而下可以仰先生奉使

之德音焉長洲韓荻序

皇華紀聞序

源爲山陰楊耕夫作柳邊大畧序質之叔司馬公  
公常語人後進中古文斷以崑繩第一因出所著  
皇華紀聞六卷命源序源嘗以謂著書苟非前人  
見聞所未及吾實有所發明辨正資益來學雖號  
稱博雅其書可以不著且夫左氏網羅百二十四  
國二三十年軼事上溯顓黃傍及方輿樂曆醫卜  
織細備具使非徧歷山川都邑訪之故老搜遺文  
以考証其得失烏能兼總條貫若是而司馬遷文  
章多得力游覽顧後人有淺陋之譏蓋亦見聞有  
未廣歟公嘗主試蜀中既又奉使祭南海身所經  
萬餘里凡耳目所及爲川爲岳爲名賢蹟爲陵墓  
爲草木蔬果禽魚爲孝節爲忠爲俠爲仙靈怪異  
爲文人莫不一一筆記以成是編上可正往事之  
誣下可備史氏采擇大可以闡幽小可以資博物  
而又筆雅鍊潔朴不在聞見揮塵二錄下嗚乎源  
雖學執筆爲文而南不逾錢塘北燕西魏博而止  
學既踈見聞又復寡陋何足以序是編而公自幼  
才名動天下主盟斯道者三十年海內仰其風采  
如永叔子瞻公顧孜孜獎進人才唯日不足源既

不以不肖見棄于公而簡討朱竹垞先生有日下  
舊聞一書源亦許為之序又何敢不摭其一得以  
陳于公而應公惓惓之命也康熙庚午冬十月姪  
源謹序

皇華紀聞卷一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士禛



御書

康熙甲子

上巡守至濟南臨觀趵突泉親灑

宸翰書激湍二大字留泉上又書清漪二字

騁巡撫僉都御史徐旭齡至泰山又書普照乾坤

四大字建亭置額于孔子小天下處又書雲

峰二大字勒石絕頂又于盤路中

賜旭齡

御札云山路甚險巡撫不必來可于山下伺候此

札及激湍雲峰二真蹟皆藏徐氏時徐已擢

工部侍郎

幸闕里

上駕幸闕里

御書萬世師表四字懸大成殿又以四字頒行天

下學宮又

御書白鹿書院額

賜廬山白鹿洞并

賜監本五經四書其河南二程子祠邵子祠鳳翔

橫渠書院建寧紫陽書院徽州文公關里長沙石鼓書院皆頌

御書

東野氏

上東巡周公七十三代孫奉祀生員東野沛然上

疏籲恩奉

旨周公承接道統繼往開來功德昭著其子孫應

給職銜着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遂以沛

然世襲五經博士

謁祭孝陵

上幸金陵

大駕親詣鍾山謁祭明祖孝陵侍臣督撫皆從

上由甬道旁行

諭扈從諸臣皆於門外下馬

上親行三跪九叩頭禮至寶城前行三獻禮出仍

由甬道旁行守陵內監及陵戶人等特加賞

賚

諭禁樵采今督撫嚴加巡察

御製詩

上幸金陵親書

御製古北口絕句

賜張學士英詩云斷山踰古北石壁開峻遠形勝

固難憑在德不在險予過桐城于學士齋中

見之

衍聖公進

御古物

上幸 關里親祀 至聖先師衍聖公孔毓圻表

進古器墨蹟二十代族祖孔融雅琴一張周

簠一執晉王羲之樂毅論墨蹟一本宋文同

画山水一卷劉松年画養正圖一卷宋榻聖

教序法帖二本

黃華山人

黃華山人王庭筠曾為恩州軍事判官善墨

竹書画學米元章詩載中州集甚多予尤愛

其詞云衰柳踈踈苔滿地十二闌干故國三

千里南去北來人老矣短亭依舊殘陽裏

紫蟹黃柑真解事似倩西風勸我歸歟未王

粲登臨寥落際雁飛不斷天連水見中州樂

府

孫鐸二則

金孫太師鐸字振之恩州人明昌中擢戶部尚書考滿進一官再任時同列二人俱入相振之賀席中戲舉青州布衣張在老栢院詩云南鄰非里牡丹開公子王孫去不回惟有庭前老栢樹春風來似不曾來爲御史所劾降授同知河南府事或以詩送之云想到洛陽春正好南鄰非里牡丹開聞者皆大笑後入相

鐸有清明日絕句云脩然一室暗塵凝兀兀端如打坐僧習氣未除私自笑短檠還對讀書燈載元好問中州集

趙孝子

天順間恩縣人趙雲性至孝母劉病篤聞懷慶府濟源廟神有靈藥誠求可得雲往求之越二日水中涌出一絹囊內盛絳桃花片約二升許持歸煎湯奉母疾果愈其餘愈疾又十餘人

白馬營

白馬營在恩縣西十五里夏秋之際清晨輒現城郭人物林木鬱蔥日出乃不見在平馬

今村亦有此異蓋山市海市之屬陸地亦有之

王興宗

元王興宗字友開自號歷亭野老張文忠養浩集有墓誌甚奇恩縣產也

高唐二城

太平寰宇記云古高唐城在禹城縣南五十里春秋襄十九年齊風沙衛奔高唐以叛杜預云高唐在祝阿縣西北高唐亭城在縣南一百里魏地里志云禹城有高唐亭括地志

云古禹城在山莊縣北後魏移於濟北此城是也按山莊在今長清縣地非在平

魯連村

在平縣有魯連村吾邑之北近古狄城亦有魯仲連陂魯仲連塚

師權

十六國春秋石勒傳勒東走至平原賣與莊平人師權爲奴每屯耕于野常聞鼓鞀聲以告權權亦奇其狀貌而免之

礪礪城

地理通釋郡縣志濟州礪城本秦東郡之  
在平縣地其城西臨黃河晉宋為河水所毀  
移治河北博州界

馬定國

馬定國字子卿在平人唐中令周裔孫宣政  
末題詩酒家壁云蘇黃不作文章伯童蔡翻  
為社稷臣用是得名後仕劉豫為偽翰林學  
士號齋堂先生又有句云世無蘇黃六七子  
天斷文章三十年

劉叅政

劉約字博之東阿人始聘徐氏女女忽病瞽  
女父母欲返幣父母以謂約約曰女瞽棄不  
取即男瞽女亦不字耶卒不改聘已而女目  
忽明後約登成化己未進士官吏部郎中河  
南叅政徐生四子田戶部員外郎隅都御史  
皆為名臣

劉伯耕

劉田字伯耕約長子章丘張茂蘭以廉著義  
不受人一縑田以其貧解所衣紵袍衣之茂  
蘭欣然曰世惟劉伯耕衣可服耳時人兩高

之

三公事相似

劉田與諸城崔鑾濮州李廷相同學京師年  
皆十六弘治戊午田先舉省試壬戌廷相先  
及第入翰林弘治乙丑廷相入闈田乃出其  
門田卒廷相為銘其墓先祖方伯公年十四  
臨胸馮文敏公琦蒙陰公文介公儼年皆十  
六亦同學京師文敏早第入翰林萬曆辛丑  
文介亦出馮門後馮以大宗伯卒公銘其墓  
事甚相類

侯中丞

二則

侯鉞字義甫東阿人金丞相摯之後登嘉靖  
辛丑進士戟髯電目狀如神人以都御史巡  
撫大同創火器之制自為圖說精妙出人罷  
歸居茅茨食粗糲常乘白驪戴笠行遊山間  
四方賓客過謁之食器卑陋與客共之扼腕  
談兵意氣飛動一時推為人豪

侯中丞鉞有殊巧善寫人形一識面雖數十  
年皆能默肖之舉進士時同榜三百人鉞皆  
識其狀為一篋画而志之比再見無不識者



鉞常山行遇盜被刦呼盜坐盤石從容笑語盜不敢逼鉞跨驢吟嘯而返乃圖盜衣冠狀貌送吏盡捕獲之

劉昌淑

劉昌淑江西安福人寫真入神嘗獨行野中諸惡少剽其資昌淑貌形訴里正按圖索之無不獲者與僕事頗類

于慎言

于慎言文定公慎行之兄也十七舉省魁自平涼省親歸渡河前舟皆溺舟人恐慎言瞑目危坐不動舟竟無恙舟中人羅拜曰郎若貴人也是年中省試慎言工于詩篆隸皆臻妙境所著厖眉生集子家有之

阿膠

東阿今李君經邦說阿膠真者煮用阿非浸用狼溪之水狼溪城中水也舊聞杭西湖產葍必浸以蕭山湘湖之水乃佳物類相感志惜未及此

崔勉

崔勉者善相人劉參政約見時與王氏兒戲

陌上勉見劉曰兒當至三品王子亦三品然

相去達甚其後劉至參政王為儀賓常以貢至京師大雪飲市中有夫婦行乞上樓勉相其夫曰貴人也當繫玉帶奈何行乞婦亦貴人探金數銖與之曰富貴母相忘乞者乃表都督彬也後彬扈英宗歸驟貴勉已以滑縣教諭罷歸忽覽鏡自訝曰吾當復為官遂走京師一日行市上有貴人傳呼過市乃彬也勉嘆曰吾官乃在是因懷刺往謁彬彬夫婦迎拜以千金為壽勉辭不受曰第得還故博士足矣彬方貴寵為言吏部復以為唐縣教

論

衡方碑

汶上縣平原村有漢衡尉衡方墓碑尚完好旁有浚儀今衡立墓其敘世系云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而氏焉余同年衡君虞衡登順治己亥進士仕為固始今其後也此碑載都穆金薤琳瑯歐趙二錄洪丞相隸釋皆有之

郭潭龜

滋陽縣西十八里有郭家潭中有大龜不知

年歲汶上進士檀芳遂為江西某縣令一日  
往龍虎山謁張天師見有青衣人守門問之  
默然不答天師指示曰此先生鄉里郭潭老  
寵也及歸問寵已不見

嶷山

兗郡西有嶷山嶷陽縣以此得名後改嶷為  
滋義無所取

仙棗

蕭縣天門寺有棗一株每至四月十八日即  
結實紅如火齊土人謂之仙棗

老媪讀史

宣德中徐州有賈媪者舉人王鄰女弟通文  
墨雅好讀史一夜讀至舜誅四凶曰堯舜之  
世何物四凶敢爾忽窓外有四鬼物各道姓  
名曰某某在此啓戶視之寂無所見

漢高帝木像

嘉靖五年河入徐州公私廬舍漂沒殆盡城  
中舊祠漢高帝有帝及蕭相國小木像蕩漾  
洪濤中終不飄散水退復祀于祠至今尚存  
惠泉扁額

余處士懷說吳市一監司常書似我二字置  
扁第二泉上自譽清操如惠泉也及再過之  
扁已不見責令寺僧大索乃為諸生移置廁  
上矣

神醫

王博韓熒皆宿州人同時以醫名有衛百戶  
李臬者十五歲得疾幾不起韓視之曰此兒  
病行愈壽且至八十餘王亦曰壽當八十四  
歲臬疾尋愈後果八十四終

黃金

開國功臣錄黃金撰余嘗恨不得金本末過  
定遠乃得本傳考之金之先本上海人洪武  
間始徙定遠父璉字仲玉領景泰癸酉鄉解  
任終上猶教諭金字良貴號東澗少穎異登  
成化甲辰進士第授吏部文選主事歷員外  
郎中遷廣西叅議歸結茅泉塢以文章自娛  
正德壬申卒年六十有六所著有東澗泉山  
二集

靖南侯

靖南侯黃得功崇禎十四年移鎮定遠有德

于民時有知縣李彬者雲南呈貢舉人亦循吏也以城守功歷擢廬州府知府潁州道副使今定遠城東有黃公祠與李並祀春秋祭賽不絕

縛龍角

賴塔拉把土魯滿州人素以勇稱常從征浙閩一日浴于溪水底有物槎枒如古木因呼儕輩縛以繩共引出之則一龍首鬚鬣宛然縛者乃其角衆皆驚走賴神色不變徐入水手解其縛少頃雷雨晦冥龍騰空而去衆皆

無恙人更稱爲縛龍把土魯

把土魯勇也元時把土魯必出上賜本朝亦然

張大悲

張大悲合肥人居邑之香爐巖好仙術常畫地爲限牛不能出恒作泥丸食之坐卧處往往有雲氣後不知所終

鮑明遠宅

廬州合肥縣非廢梁縣有鮑明遠讀書臺廬州黃梅縣治相傳照故居後人取杜詩俊逸鮑叅軍之句作亭名俊逸亭

馬金橋

馬金字汝礪西充人咸化中以主事謫廬州判常夢至一村有老嫗以瓜酒獻之醒後猶有香氣後過一橋碑上鐫馬金橋字怪而詢之衆曰此地有善人馬金捐貲修建以其名各橋今有嫗及二子尚存金物色至其家乃夢得瓜酒處因悟乃前生也本朝滕縣今馬士瓊即其嫡孫二世同名夫婦相見事尤奇異按汝礪在廬曾刊汪藻浮溪文粹自爲之

序

密都統

趙函乙合肥人

順治丁亥進士督學江西一日行洪州道上夢兜黎神人引至一敗廟指黃幕中語曰此君前身也次日至追賢坪見道側有古廟頽落入視之宛如夢中訪土人云是宋密都統廟都統名佑合肥人與元將血戰死廟食三百年矣趙嗟異因重新其廟自爲之記

喬仲倫

喬仲倫桐城人好施子五十九而無子族弟仲伍者常爲神役元旦謂仲倫曰兄今年必

有子子必高氏嫂出問云何曰除夕復命于東岳之神見一童子在廟門蹴踘問之童子曰已得命當為人不知所向某曰吾兄平生積善能子之乎童子曰可請于岳神岳神今曹司檢文書報云喬仲倫為善當與一嫡子故知今歲必子時妻高年已四十九不姪十年踰月果孕生子名源及長好蹴踘

白鳳

朝城陳給事贊化崇禎間為桐城今偶有餽蛋者其一有五色光今家雞翼之俄卵破得一小白鳳不數日變大時去時來其伏卵之雞重至三十觔毛變五色久之同翔去

諾龍

桐城楂林居民王衡門順治戊子二月五日偶于山澗水中獲一物如龍狀長僅五尺頭角鱗爪皆具繫以歸剖視腹中有石子升餘烹食之味殊甘美竟無他異按太平廣記云諾龍體似蜥蜴微具龍形此其諾龍耶

王文正

王文正桐城人七歲得道書能役鬼神後禱

雨皖城有道人亦禱雨池口池口雲起文正招雲過皖道人曰皖有異人即棹片席渡江訪之文正亦浮磨江中迎之諮論竟日臨別道人以三指拊文正背有頃背痛則有三銅釘入骨文正急用覆自覆圍火煉之戒家人曰七日勿啓可活至五日家人不能待試啓之釘已出三寸許文正嘆曰命也遂死

劉燕

劉燕字尚載桐城人成化間舉人官至長沙知府為諸生時與友人同赴省應選貢途中風雨驟至因解裝暫憩野亭共賦送春詩云云忽一老父衣簑荷笠至聞吟詩亦請筆硯頃刻詩成詩云怨風怨雨總皆非風雨不來春亦歸蜀魄啼殘花影瘦吳鸞喫盡柘陰稀枝頭綠軟梅初熟口角黃乾燕學飛我亦欲歸歸未得擔頭猶挂舊簑衣二人誦之大驚老父曰山居只尺能枉過乎袖出棗二枚啖之因與同行數里天漸暝前阻一溪溪有竹筏老父招二人登焉二人不可謝歸老父登筏長嘯而去比歸則稻已登塲距去時半載

矣劉後壽至九十餘門人劉元章字貞士其家乘所記甚確列朝詩所述建安莎衣道者非事實也宋牧仲中丞筠廊偶筆亦載此事傳聞又異按三說當以劉為實錄

風穴

桐城南三十里撩風山山中有風穴穴中有物如蒼鷺鼓翅則大風自穴中出捲茅拔木如海颶然月或數見子過其地大風蓬勃較異他所問之土人云

何公冕

何公冕潛山人少遇異人授符籙二卷能役鬼神初置田于亂墩山礮确無水公冕每取手巾瀝水町畦盈溢會大旱郡守遣役檄呼之公冕笑曰吾非可檄者但汝往來烈日良苦吾書符汝掌中當得片雲覆頭可固握之使至如其言守怒固今開視則疾風雷電驟作乃大驚禮致之常行路迷津問芸者不答公冕取柳葉布田盡化為魚芸者競取之田禾皆被踐踏及登岸視之乃柳葉耳

瀟山忠孝

吳暢春瀟山天堂司巡檢也崇禎十年流賊

踞瀟暢春不甘從賊自剄死時副總兵陳龍

叅將潘可大皆戰死十五年復至瀟知縣李

循嘉典史沈所安父子皆不屈死先是七年

賊入瀟張孝子清雅與其少子超藝僕滿守

父棺不去父子皆遇害僕滿具棺殮畢亦不

食死

雙蝮泉

明慈菴禪師居皖山絕頂四十餘年足不至

山麓山苦無水常躬汲數里外邑人劉若實

為草檄乞水于山靈忽室後石罅微濕有二

蟾蜍躍出泉隨之湧味甚甘冽因名雙蝮泉

雷續祚

雷續祚字介公太湖人崇禎庚午舉人庚辰

特用壬午備兵武德道疏劾經略范志完失

機縱兵上怒逮范置重典東人快之後為馬

阮羅織與金壇周鏞同下獄死將畢命猶為

周作贊大書其腹字畫如平時

太湖忠義

金應元會稽人崇禎間知太湖縣八年流賊

陷湖被執脅之跪應元怒罵曰聚六州鐵鑄  
一跪字不成賊怒屠其家贈太僕少卿十年  
賊再至守備趙繼春死之十一年又至遊擊  
杜先春死之十五年獻賊陷城叅將丘壯猷  
力戰死之

兄弟耆壽

太湖人呂貴呂實者兄弟也生弘治間皆篤  
實有操行貴年一百四歲實年九十九歲

羅近溪詩

太湖縣龍巖有羅近溪汝芳為縣今時刻石

全書紀聞卷

木

詩云騎馬看雲花滿溪茗山東北皖山西一  
雙野鵲馬前過無數好峰雲外齊田父牽牛  
卧青草村童拋石打黃鸝長松翠竹娟娟靜  
彷彿河陽画裏題

茶池亭

太湖北小池驛有茶池亭羅近溪先生汝芳  
嘉靖間作今過此父老爭攜茶獻之後人即  
其處建亭有石刻詩云父老壺漿當日事先  
生風味至今遺

戚無何

戚無何方外士也百家之書無不覽記常游  
太湖瀟皖間借寓五顯廟廟主拒之夜伸臂  
傾其殿角一日遊龍潭客思魚鱸戚拔金搔  
頭投潭中即有巨魚躍出剖之搔頭在魚腹  
中後不知所在

金鯽

太湖北河岸龍山有釣魚磯羅近溪常遊此  
有金鯽二躍出羅今舟人取之手繫紅絲放  
之水自後羅至則魚出水面紅絲宛然去即  
不見

全書紀聞卷

木

水錢篆

崇禎癸未潛山縣溪河中結冰如錢形上有  
古篆文四人莫辨之

摩圍泉

三祖寺一名山谷寺後有摩圍泉又名山谷  
泉相傳黃魯直守舒州時愛此泉因自號摩  
圍居士子按魯直謫戎州時有詩云竹竿坡  
前蛇倒退摩圍山腰糊孫愁杜鵑無血可續  
命何日金雞赦九州則摩圍乃夔巫間地名  
未必因泉或後人因魯直以名泉耳

舒臺石

舒臺王介甫讀書處臺有石石縫間至夜吐  
光如月太守某聞之取石以去至中流光發  
浪作舟人懼以石投江風浪頓息

胭脂井

漢太尉橋玄故宅在瀟山北三里彰法山山  
麓溪流紆折松竹鬱秀今改為廣教寺寺前  
有井相傳二喬梳粧之所至今水胭脂色土  
之號為胭脂井山谷詩云松竹二喬宅雲雲

三祖山

義犬

瀟山營卒某畜二獵犬甚馴一日出獵遇虎  
引弓射之虎騰上攫卒傷肩二犬自草間躍  
起一踞虎脊一噬其喉虎狼狽遁去卒賴以  
全康熙丁未十月事

淮南諸水

淮南江北諸水自鳳陽以上皆合淮水入于  
海自合肥以下皆合巢湖入于江自桐城以  
下至太湖皆合樅陽入于江

龍眠山莊

李公麟舒州人今安慶之桐城瀟山廬州之

舒城皆載之以桐舒二縣皆有龍眠山而瀟  
乃唐宋之舒州也舒城南南溪上有璇源館  
云是伯時所建墓亦在焉舒志又載春秋山  
亦伯時讀書處今桐城北龍眠山去城纔八  
九里多巨族別業子問張敦復學士伯時山  
莊果在此山否學士云皆不可考矣

喜峰口精舍

喜峰口古松亭關口外有山石壁峭絕萬仞  
無蹊徑可上山巔有精舍三合朱扉粲然自  
下望之可見土人云每夜間其上有鍾梵聲  
竟不能測

張睢陽像

宿松棠梨官南昌吳城鎮皆有張睢陽廟其  
像皆青面赤髮狀極獍惡按菽園雜記云張  
睢陽力竭西向再拜曰死當為厲鬼以殺賊  
此厲字與伯有為厲之厲不同李翰表云臣  
聞強死為厲游魂為變有所歸往則不為災  
此乃伯有為厲之厲後人誤解厲字致生邪  
說至謂巡為疫癘之鬼塑為青面鬼狀其謬

謬至此

地藏出淚

黃州府黃梅縣南孔龍鎮小江上有地藏菩薩像崇禎壬午十一月像忽出淚拭之復出是月二十三日獻賊陷城至順治二年淚出如前甫一月左良玉兵至

五祖寺白蓮

黃梅五祖道場在東山廣濟四祖道場曰西山二山相去僅四十里西山即破額山柳宗元詩破額山前碧玉流是也東山一名馮茂山馮茂長者所施故名東山寺唐大中時建入明寺燬于火五祖真身如故乃移山隈建今寺上有白蓮峰峰下有池生白蓮瓣可干數每瓣中有蓮房不結實五祖手植也

白牡丹

意生寺有白牡丹一株昔有張七道人往禮普陀見觀世音現婦人身屬以此花寄植五祖大滿禪師生處其花特盛移他處則萎

墜腰石爨杖楓

黃梅東禪寺五祖下院有墜腰石昔六祖用

墜腰春米者又有爨杖楓六祖卓爨杖于地

復榮成楓樹石在槽廠故蹟六祖座前或題

詩云塊石繩穿祖迹留曹溪血汗此中收分

明一片東禪月遍照支那四百州

節婦柘

黃梅非山有節婦李氏墓節婦夫死葬此山

植雙柘于墓側有牛嚼左樹五寸節婦撫柘

痛哭一昔而生與右齊焉卒合葬

宋二宗御書

五祖山有宋英宗御書天下祖庭徽宗御書

天下禪林二坊額

唱歌石

破額山四祖道場山麓有唱歌石人卧其上

便解歌後雷擊之不復驗

集篆金剛經

兵侍汪公可受居黃連別墅適大水浮蔽篋

而下發之乃宋僧道肯集篆金剛經三十二

分汪欲摹刻苦字多磨滅門人洪度字公度

書工諸體乃精思七晝夜重臨刻布董思白

何象岡侯木菴陳居一諸公釋以小楷今石



在京師摩訶菴東院壁有王文貞公崇簡跋  
記其事

黃梅十祖師

黃梅山水奇秀有十祖師曰千歲寶掌和尚  
曰達公曰菩提流支禪師曰四祖大醫師曰  
五祖大滿師圓證祖師無迹祖師朗公祖師  
張金祖師靜鑑禪師

靜鑑禪師

靜鑑禪師泰和梁氏子洪武中為僧居終南  
山後居黃梅妙高山歲種芋魁三百六十本

日暎其一不復食正統十二年臘日示寂遺  
囑三年後啓塔景泰元年臘日塔開師顏貌  
如生膠漆莊嚴于未圓滿處泥洑壺之時黃  
梅今梁某師族也甫蒞縣夢師來謁曰吾腰  
重不能揖將以累子明日往謁塔視之果然  
乃削其累重今存像戍削如生

法幢再世

元時廣濟人李雲隆夢四祖山僧借居生一  
子稍長剃度以僧尚智為師洪武十七年忽  
語智欲往余志五家托生遂怛化已而果生

其家智來視之即笑投其懷歲餘抱至寺中  
禮佛徑入禪居取其舊物呼法幢則應自此  
日持誦法華圓覺諸經洪武末召至京師仍  
賜名法幢

箭室

九江府有箭室明祖與陳友諒戰鄱陽湖造  
箭于此其鏃皆以銅為之長二寸許往往有  
得之者

寶樹

廬山大林寺有寶樹二株娑羅木也西域僧  
所植莫知年代圓旋如覆蓋然嘉靖中其一  
附榦生花如蓮花大如盤康熙初為俗僧伐  
去

呂司馬

呂公大器蜀人明末總督江楚駐九江會左  
良玉避賊鋒逍遙江上以病自托楚撫王揚  
基至卧內視之良玉使二婢搥脚偃蹇自如  
呂公至不即起謁命子孟庚代參呂公叱之  
曰而父病軍事不可曠軍中有可代者以名  
來吾立疏以聞即疏遊擊盧鼎名將上之良

玉怒史公可法移書勉以文武和衷大器以一扇遺左欵書東川老人四字而已未幾朝議改表繼咸為督大器以兵書內召

九江忠義

明末左良玉兵叛東下陷九江推官余士常麻城人日講學陽明書院賊至冒白刃入其營大罵賊風聞其名舍之日夕悲號卒于廬山九江衛經歷彭永春武陵人吏員也自誓曰我雖微職受國恩不敢從逆大書屏風曰九江衛經歷彭某死節處與子女六人俱自

不盡其詳

未

焚一時死節者九江衛指揮僉書徐行可母汪氏年八十四投井死行可視殮畢與妻鄒登望京門城樓對縊死九江衛百戶董四民今妻史妾姚及二子俱赴池水死四民登城大呼射殺賊數人自刎死諸生柳清具衣冠赴府學泮池死柳鴻負母遇賊死李全昌赴陽明祠自縊死妻孫亦投井死今士大夫猶有謂良玉非叛者何耶文燈巖  
文德翼字燈巖德化人崇禎甲戌進士為嘉興推官有屬吏粵東人魏端石發之白金也

封函如故謝之曰汝硯不可磨墨却之其介而近人如此隱居三十餘年著書數十種常刪定宋史年七十二卒

黃雷岸

黃雲師字雷岸亦德化人崇禎庚辰進士授官給事中平臺召對都御史劉宗周以直言忤旨上怒雲師跪奏憲臣宗周清操介節如商彝周鼎清廟明堂之上不可一日無者望賜優容上為霽威亂後隱居不出年七十有六叔八十有一飲食問視之禮一如其父于五經皆有著述周鼎商彝是正尚書考異卷秋折疑三禮會通四子通解别有說文鳩異巖栖志黃氏玉塵靈族小史賓苑凡數十種三百五十六卷

門人盛符升

男 啓涑 較

皇華紀聞卷二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

廬山禪僧

慧燈禪師郊人往普陀依大智叅學居廬山  
荳葉坪就竹影宴坐人踪罕至有采藥者遙  
望一僧趺坐如土木偶人山中始知有燈公  
云秀恒楚人叅學于雲居顯公在九江放生  
十有六年生平不設床榻硬坐如枯椿惟誦  
大悲經咒行願品一日宴坐見二童子引幡  
幢至前稽首曰大師持念經咒能不間停應

不盡其詳

證阿羅漢果跏趺誦佛號而逝已上明人童光住

廬山養鹿池栖雲菴五十餘年康熙壬戌秋

八十有三一日沐浴更衣曰彌陀接引兩番

吾行矣言訖而化行耜嘉興人嗣牧雲和尚

開法圓通門庭高峻力修苦行脅不至榻圓

寂先三日預別縑素臨期說法一喝而逝酷

暑供肉身不壞已上本朝人

石門詩

謝康樂石門詩凡二其一登石門最高頂所  
謂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栖者永嘉之石門

也其一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

茂林修竹所謂躋險築幽居披雲卧石門者

匡廬之石門也桑喬廬山紀事最稱簡核然

取前一首誤矣

江孟詩

香鑪峰在東林寺東南下即白樂天草堂故  
址峰不甚高而江文通從冠軍建平王登香  
鑪峰詩云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長沙去  
廬山二千餘里香鑪何緣見之孟浩然下韜  
石詩瞑帆何處泊遙指落星灣落星在南康

不盡其詳

府去韜亦千餘里順流乘風即非一日可達

古人詩祇取與會超妙不似後人章句但作

記里鼓也

法王子鉢

康熙中九江普潤菴僧掘地得古鉢非磁非

石上有二龍捧法王子三字

鐵如意

晉佛馱耶舍梵僧也名在東林十八高賢中  
嘗至蓮社舉鐵如意示慧達不悟拂衣去王  
子充曰當是時禪學未入中國而兆已見於

此

宋牒

廬山圓通寺有宋政和三年十二月尚書省

牒江州崇勝禪院僧守惠後列宣奉大夫守

右丞薛押通奉大夫守右丞僕押少師太宰

押太師魯國公押皆不書姓下又有太師魯

國公封印押字大如拳甚飛動

異姓

予雪屋紀談凡兩記異姓今道涂復得數姓

并記之敢化征縱鑿洞芒聊操合臬淦淦江

金日禪之後宋南渡為兩川制置使以愈閩茄勒斛魚浙

姓同非國高宗為加三縣遂有冷姓閒潞崇自乾祈肖賓利月澶扶容草齋級

英禰布旦那荻招穀植雙博愧沃太叔隆牧

松函舜遂市郊兀潛卿斤不戢帖笠渦字昊

賢

義門

九江德安縣有義門陳氏初太丘二十九世

孫伯宣隱廬山孫旺唐開元中籍太平鄉家

族益盛今之太平官西義門舖其故居也十

國春秋南唐李昇昇元三年有司上五代同

居者江州陳氏以下七家詔復其家注江州

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或云陳宜都王叔

明之後胡旦有記義居至三千七百餘口詔

旨旌表仍蠲差役宋嘉祐七年以義門太盛

命謝景初為分析二百九十一處浦江義門

鄭氏之外殆無其匹家有百犬牢一犬不至

則百犬不食遺址尚存

陽居寺

陽居寺在德安縣南十里博陽山昔有何氏

兄弟九人丹成同日飛昇于此明嘉靖間居

鄰張氏侵其地時九江巡道陳洪濛過縣夜

夢九人訴牒訪于父老具道其事陳即按之

還其侵地留詩勒石嗣是禱雨無不應求夢

即驗此與閩興化九鯉湖相似姓亦同

元陽觀牡丹

元陽觀在德安崑崙山傳為葉今王喬朝斗

處觀後有東西二湖四時不竭有牡丹顏色

異常云是王喬手移植他處即不生矣

龍泉菴

輿地紀勝云龍泉菴晉江州刺史桓伊為慧

遠法師建其後乃立東林寺按伊謝安石同時人而達公乃與靈運桓元同時何得以為伊建地志不足據率如此

雲居山鐵瓦

建昌縣雲居山唐道膺禪師道場也明紫栢大師曾游之其徒諸緣斷禪師修復萬曆中始建大殿覆以鐵瓦戊子寇亂賊欲取瓦毀作兵器忽見金甲神人呵之懼而止雲居之巔有明月湖周迴數十頃稻田數千畝寺僧取給有餘故至今道場較百丈諸山為盛雲

居七十老僧法幢說

豫章辨

漢官儀云豫章生庭中高帝取以名郡風俗通云豫章以木氏都名勝志云章水源自南安聶都山東非至大庾縣經南康滙豫水是為豫章水一云出柳州上章縣故名後漢地理志云贛有豫章水或云以木或云以水二說不同然考春秋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吳次于豫章又囊瓦伐吳師于豫章豫章見春秋不一而足則謂始于高帝者亦非

考諸子椒之實亦名豫章

芳譜先大夫方伯公所著

喚渡亭

建昌縣喚渡亭在修水南岸唐白居易過此有詩云建昌江水縣門前立馬教人喚渡船好似當年歸蔡渡草風莎雨渭河邊黃庭堅書之亭上明知縣梁崧重刻石今存

周休休

周休休正德間寓建昌隆道觀題詩院壁云陌上紅塵撲面飛近來覺得世情微白雲深處招黃鶴不識人間有是非後觀主以通糧

繫獄周出藥如黍粒點金濟之遂絕跡

傘子和尚

觀衡字顛愚霸州人少叅月川印憨山清一時宗匠如雲栖雪浪紫栢咸一見印可常露坐傘下人稱傘子和尚後歸寂金陵紫竹林塔于雲居

優丐二孝子

優丐二孝子建昌人丐劉姓禿而髻且吃所至為胡孫戲乞得酒肉歸養其母母亡風雨旦暮輒往號泣終其身優人王球事母極孝

母死其徒縞素執紼如士人家禮縣人劉閏  
記其事

淦君鼎

淦君鼎字和之建昌人本漢金日磾後以歲  
貢授贛州府學訓導假通判銜辦事軍前為  
楊萬二公所重贛城破遣長子弘斌脫身歸  
遂肅衣冠自經死或作輓詩云見說平生不  
炫奇恂恂處子少人知時窮忽作驚天事志  
士從來有不為

豫章古鏡

孫忠烈公燧初至江西得古鏡于豫章溝水  
中背刻二十四字其文云光運忠扶日月心  
感天揚賤忠獨難寒天不世內靖斯以昭明  
云云字畫奇怪後公死逆濠之變

司馬公手蹟

宋劉道原同司馬文正公修通鑑別纂外紀  
又纂十國紀年其稿藏于家有文正公序陳  
士業宏緒崇禎末游西山樞岡于其裔孫光  
裕家覩文正序文手蹟見士業所著寒夜錄  
法苑珠林

南昌府城南紫極宮寫韻軒女仙吳采鸞寫  
唐韻處采鸞又嘗居安福福聖院手寫法苑  
珠林百二十軸其軸粘連處至今不斷

崔琬

崔琬字文美新建人性至孝父彥俊邁危疾  
剗股進之尋瘥忽有石碁子一飛墮几案視  
之士字也果益算十一年而終琬有悟真詩  
百首傳于代

朱欝儀

南昌王孫朱欝儀謀埜號博雅平生著書百  
餘種于五經皆有發明晚年成古今通曆用  
其法推左傳僖五年正月辛亥冬至至昭二  
十年二月己丑朔冬至以為魯史所用皆周  
正故經書王正月明非夏殷之正也于時諸  
侯僭竊周室衰微鮮行頒朔之禮晉楚大國  
或用夏正魯秉周禮獨不敢變故孟獻子稱  
正月日至可祀上帝是已其援据精核類此  
周侍郎亮工元亮曾刻其著書目與楊升菴  
並傳

朱時卿

朱統錯字時卿亦南昌王孫僻處城東好讀書罕接賓客謂蘇轍古史劉道原外紀金履祥前編皆未暇作志乃別撰古史記四十卷志居其半又著六書徵詩解頤廣同姓名錄寧獻王事實牡丹志諸書鬱儀而後最稱博雅

陳士業徐巨源何衍之

陳士業宏緒兵書道亨子徐巨源世溥工侍良彥子皆新建人皆清流負文章重名徐尤精古文亡友南城陳伯璣允衡嘗刻其遺文

華北閣卷三

日榆溪集陳晚年輯宋遺民錄同時何衍之

一泗講明理學嘗以文章受知于蔡雲怡侯

廣成秦弱水徐勿齋四公四公後先死難一

泗為室祀先師四配下列四公飲食必祭自

號支離叟隲括金仁山許白雲鄭所南諸書

為我思錄粗糲不給樵汲自勞泊如也後無

疾而逝士業乙巳年曾序于論詩絕句其絕筆也

沈應善

沈應善南昌人親沒廬墓三年屢試不售一夕夢神人告之曰上帝命汝活千萬人遂改

業醫師蜀人韓隱菴韓臨別謂曰九九之際當遲子我眉之麓自是投劑無弗驗者常貯藥以濟人始終無倦年八十一忽語家人曰韓先生有書招我我將去矣沐浴而卒著素問箋釋二卷

陳伯璣

吾友陳允衡伯璣御史本于南城人家南昌東湖亂後流寓鳩茲徙舊京晚歸東湖葺雲卿蔬圃故址居之伯璣弱不勝衣雙瞳碧色最工五言如斜日明孤城晚風下飛鳥微鐘

華北閣卷三

荒寺在澹月空床得籃輿望歸鳥日暮空城

曲此例數十句非韋蘇州倪元鎮輩不能道

也伯璣嘗屬予定其詩伯璣撰詩慰國雅亦

錄先侍御伯父先考功兄詩及予篇什甚駁

陳在中

陳美字在中新建人萬曆乙卯舉人官宜城

今數戰敗闖賊李自成悉眾攻城城中矢石

盡美自掘街石步負上城為壘城中老弱婦

女無不願為之死賊昇承天護陵大砲擊城

城陷賊執美索印曰國器不可辱索冊曰版

籍不可褻遂大罵賊焙以火支體皆糜爛罵  
益烈乃刃之僕來喜者從衆中躍出擊賊中  
腦亦被害事聞贈光祿寺少卿

王子美

王錫字子美新建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巴縣  
今常躬平姚黃巨寇斬其渠黑虎馬超等獻  
賊入重慶破墊江錫率兵恢復之賊攻重慶  
錫逆戰銅鑼峽敗之獻賊恨甚伏發城陷被  
執時瑞王自漢中避難至亦與難錫顧王曰  
事至此死耳膝不可屈遂與巡撫陳士奇關

南道陳纁重慶府知府王行儉俱不屈死錫  
臨死罵不絕口賊箝其口割其左臂縛樹上  
射之又鬻而烙之不令遽絕子昔使蜀讀巴  
人林副使所作三忠傳述錫與士奇行儉殉  
節時事甚悉而不及纁錫與同邑陳美南昌  
謹吉臣皆以知縣死賊亦稱豫章三忠

開元寺

南昌開元寺唐馬祖道場展轉興廢者數四  
今南昌縣治是其地也東閣平津廢為車庫  
李衛公故第為楊氏馬廐號國夫人宅後乃

為奉慈寺浮雲變滅何常之有

盛温如詩

朱文公有盛家洲訪盛温如詩云云温如亦  
有詩云蒼松翠竹映斜暉野菊花開過客稀  
葉底黃蟲作寒繭雨餘胡蝶滿園飛梅花樹  
下三間屋挂壁枯桐盡日間有客過門彈一  
曲斷雲殘雪滿空山後一首曹能始載之名  
勝志予過豐城得四首愛之錄其二温如名

璩

吳曾詩

宋吳曾字虎臣臨川人著能改齋漫錄最為  
淹雅獨未見其詩過江西觀曾登羅山五言  
詩一篇甚佳有句云桃花破叢管一笑為媽  
然春雨正蒙蒙澗水鳴潏潏甚有東坡風致  
識之俟訪其全集

金鐘

龍霧三洲在豐城非四十里昔有漁人于此  
得金鐘一識者以為宣和故物瑤華御舟經  
行此地沒焉至是乃出故又名金鐘口

王季友



唐詩人王季友豐城雲嶺里人開元十四年  
進士第一仕至御史中丞其裔孫子邛仕南  
唐爲御史值時艱與弟子印子邦統民兵衛  
鄉井遇賊搏戰死之今祭于社

丘尚書

丘士毅字遠程豐城人萬曆甲辰進士先方  
伯同年友也少游學丹陽旅次疾劇一夕夢  
縣宰來謁親爲撫摩自頂及踵明日病良已  
及謁城隍祠親神像儼然夢中所見後登進  
士入翰林歷官少詹禮侍歸崇禎初起用賦

大書紀開卷二

五

詩云豈有纖埃裨廟略差無半刺問權璫卒  
贈禮部尚書

蔣杰

予在京師士大夫齋壁見蔣杰書筆力奇矯  
杰字美若普安人籍豐城登萬曆己丑進士  
以戶部郎出知南雄府遷副使罷歸家居喜  
臨池晚年筆法益蒼勁喜遊足跡幾半天下  
所歷輒有詩喜琴喜歌喜禪喜奕多與高僧  
遊處崇禎間自楚歸卒于家

鄧子龍

鄧子龍字武橋豐城人隆萬間名將援朝鮮  
戰死平生善書喜吟咏可與戚繼光陳第並  
傳而世鮮知者有橫戈集一卷頗磊落略錄  
一二萬松嶺風雨催軍行云應憐西事懸民  
瘼長呼鐵甲燈前着三程兩程晝夜行千山  
萬山風雨惡不効鼓角地中來自有將軍天  
上落百戰烽塵社稷安一怒乾坤星斗錯歸  
來烹象飲天河何代英雄無衛霍金雞橋云  
短甲輕兵入武鄉西風吹骨鐵衣涼大幽山  
下無情水笑問金雞舊戰場

大書紀開卷二

五

丁時魁

丁時魁江西按察司掾吏初許忠節公草密  
疏告宸濠逆謀疏將發難其人時魁請行七  
日夜抵京師往返才十七日濠執孫許二公  
并執時魁時魁不屈死之後許公得贈謚貞  
役甄敘有差而不及時魁公論惜焉

香泉

尚寶楊應祥里中有井崇禎年間忽作翰墨  
香氣氤累日會應祥在京師召對地理稱旨  
膺爵賞因名香泉

黃元吉

黃元吉者年十二入玉隆萬壽宮後師劉玉真忽一日謂其徒曰今夜子時吾返玉真之墟明日火淨吾骨有風自南來者吾報汝也果然

一門高壽

杜母魏氏居豐城鶴村里康熙甲辰年已百有二歲尚健無恙子二人長年八十五次六十八家婦九十士大夫皆贈以詩

巨樟

豐城細彩灣有巨樟崩于河歷歲壞舟商旅苦之數百人拽之不能起縣令馮起綸禱于武當行宮明日雷雨大作樟已徙去馮字弓閻慈谿人累官江西按察使

三蕭神異

新淦大洋洲蕭公廟神名伯軒籍祥符訪道臨江沒祀為水府之神元至大間封五湖顯應真人洞庭湖有鐵錨為怪爪見輒覆舟公以法力攝治之過吉州長年康某托載歸以夢報于家已而風便舟利若有神助至洋洲

泊舟祠下忽滯不能行公家人出述其夢始知遇者公之神也錨今存廟門之右子祥叔增修道多神異常過洞庭颶風四起出神半空以衣袂壓水面少頃波浪頓息元至正間封神化普濟舍人從祀伯軒孫天任尤有異術能前知永樂中絕糧啖白石化去年八十有二遺今覆以巨桶沒後神異愈著封英佑侯桶有二內桶仰置侯端坐交椅外覆以巨桶周迴二十有八以象列宿環以竹籬五以象五行今在廟中左廡

蕭九將軍

蕭九將軍行九名彥昂淦人洪武中官百戶卒江湖水旱疾疫屢著靈異永樂中詔封將軍子惟同喜利濟救人卒後亦著靈異景泰中封神通利濟舍人并祀為水神故淦水神有二蕭氏

東林寺古蹟

廬山東林寺古蹟子所及見者阿育王造文殊金像一古塑十八高賢像二西域羅漢松三李北海趙松雪虞道園碑四王文成題壁

真蹟五輿地紀勝云寺有達公袞婆梁武帝  
鉢囊謝公緒經貝葉五六片又有晉安帝輦  
今皆不存

### 盧閔侃

盧閔侃與英佑侯蕭氏爲世姻作侯廟碑成  
夢侯來謁謝舟中指山間一古琴曰此物非  
高人不可與子其寶之晨起登岸所見斷橋  
流水浮乳鴨數十俱如所夢有薄板橫汚泥  
中羣鴨上下試出之即琴也歸濯清流側視  
其中有文曰盧氏家寶

### 兩三孔

宋孔文仲武仲平仲兄弟新淦人時稱三孔  
其後又有孔源及弟滋淑俱登第亦號三孔  
源子括今淳安廉介市號美醞曰淳安清高  
宗聞其名題殿柱曰吏師孔括

### 郭裕

郭裕字謀貽崇禎中以舉人知襄陽縣壬午  
賊合兵襲襄陽將至縣裕集精銳死守賊知  
有備罷去十二月賊將劉福復攻襄陽裕登  
陴焚香再拜以死自誓癸未元日城陷裕猶

巷戰賊縛送闕營說之降罵曰堂堂縣令豈  
從逆賊賊怒支解之闔門皆盡節

### 張堯文再生

新淦張克文堯文兄弟甚友愛隆慶丁卯同  
計偕至桃源堯文病革未殮夜夢有神人語  
之曰君弟且不死關帝以君友愛特令相報  
克文驚且喜昇弟尸置野廟中身詣關公祠  
拜祝歷十有五日日尸尚不變克文復禱于神  
捧明水一盂燔祝詞水中歸以沃尸抉口稍  
瀝之類忽有泚已而喉中嗑然聲出兩目漸

### 關忽起坐索鏡自照服湯數日而復自死至

魁凡十有八日時堯文年甫十八克文戊辰  
進士官刑部郎堯文萬曆癸未進士官山東  
副使堯文長子叔鏗鏗子壽祺同登天啓乙  
丑進士壽祺官御史次子叔鑑三子叔銳俱

### 舉人

河上指談  
所載稍異

### 石匣池

淦鄧氏者好青烏術一術士爲卜地在道傍  
池中池屬邑大姓度不可得乃收縣布數百  
疋若將達貨者故覆之池誦大姓借宅曝之

因託主人暫貯而去久不至大姓漸取布貨  
之一日誦大姓取布則無矣因謂曰前布落  
池中數也必無可償願得池為灌溉許之青  
烏家今實土其中而出其水掘數尺許見一  
石匣啓之中有二鴨一飛去一壓其足仍置  
匣中以葬後家族甚盛其最富者足跋今呼  
其地為石匣池二事已載宋中水  
乘籍河上楮策

對壘石

百丈山之巔有石方廣平夷仰眎如盤一面  
倚山憑虛自立一面下甃石石圓澤壘列以

手盪之動搖有聲竟不可仆相傳為仙人葛

玄所砌與王文卿對壘者

黃桀詩

洪武中滄人黃桀有詩名徵為周王府伴讀  
著詩海珊瑚其集佚不傳今所傳有句云移  
舟秋水渡載酒夕陽亭磐石中流坐青山夾  
岸看野田青處麥千頃楊柳綠邊人幾家山  
頭一夕風雨過門外雙溪春水生行看野岸  
數楊柳驚起沙頭雙鴛鴦殊有風致可誦

龔端毅詩

舟中讀龔端毅公過嶺集萬安絕句云今朝  
無虎有梅花予曰無虎有梅花恰有一語絕  
對客問何如予曰宋人云有蟹無監州豈非  
此句絕對客為拊掌記之以資談柄

關魚

新淦東山有宋劉次莊戲魚堂堂前有戲魚  
池池中魚至今善鬪異于他產粵東有旗  
魚似鯽而小身備五采其性好鬪翼張如旗  
豈此類耶張世南遊宦紀聞云三山溪中產  
小魚斑文赤黑相間善鬪里中兒秦之為博

戲永嘉亦有之

瀧岡阡表

永豐縣沙溪市歐陽文忠父瀧岡阡在焉阡  
表碑刻尚存公在青州刻瀧岡阡表以歸舟  
泊采石夢江神借觀明日風作舟危碑沉于  
江後有靈龜湧碑出于沙溪上有龍王墨蹟  
數行如刻鏤取置西陽宮作葦覆之石色綠  
光可鑑按永叔謝執政買田于穎棄于鄭終  
身不歸宋士大夫流俗揃染輕去其鄉雖賢  
者不免故周公必大歸田日尹直卿以詩賀

之曰六一先生薄吉州歸田去作潁昌遊我  
公不向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蓋于永叔  
有微詞焉

歐陽氏系籍

吉水進士李鶴鳴著歐陽文忠系籍考略曰  
公自撰族譜圖序云修之皇祖始居沙溪至  
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分屬永豐  
今譜雖著廬陵而實為吉州永豐人云云考  
公之生在真宗景德四年丁未是時尚未置  
永豐縣也仁宗天聖四年丙寅公年二十自

不盡

五

隨州薦名禮部時猶未置永豐縣也迨至和  
元年甲午始割吉水縣報恩鎮及興平等五  
鄉置永豐縣當是時公年已四十八以翰林  
學士攝侍中太尉矣至神宗熙寧五年壬子  
公年六十六薨于潁其為吉水人也四十有  
八年為永豐人也十九年而廬陵志稱公為  
廬陵人何居志又言公舉科第居諫院此時  
尚未析廬陵河東地為永豐不知永豐析于  
吉水非析于廬陵吉水析于廬陵在南唐元  
宗保大八年歲庚戌而永豐之析于吉水在

宋仁宗至和元年歲庚午相去百一十六年  
而稱析廬陵河東地置永豐又大誤矣廬陵  
郡名始于漢其治在新淦領十縣今廬陵吉  
水二縣古吉陽石陽二縣地也隋文帝改廬  
陵郡為吉州廢石陽縣為廬陵縣大業武德  
已後屢有沿革歷代名賢或稱吉州或稱廬  
陵皆以郡名非以縣名也歐公之稱廬陵以  
此

石蓮洞

石蓮洞在吉水縣西北舊名石屋羅念菴先  
生歸田後靜坐于此山多虎乃置短牆署曰  
虎豹關虎遂絕跡洞南為正學書院先生年  
六十一忽一夜聞洞外人語曰甲子年來甲  
子年與君相見月圓前明日公遂歸望前一  
日無疾而逝世傳為仙去云予為祭酒時疏  
請明儒從祀者六人先生與焉尚格于部議  
未知後來何如耳

瀟瀧石

吉水西南文昌鄉有水曰瀟瀧瀧口有石上  
下數百丈每鄉人有擢高科者則石色爛然

如霞宋天聖間獨不驗已而歐陽修流寓隨  
州連魁三試公其鄉產也明正統壬戌劉文  
介儼天順甲申彭侍講教皆以狀元及第尤  
奇驗因改爲瑞賢亭明吉水狀元及第者五  
人胡文穆廣羅文恭洪先劉修撰同升及劉  
彭二公也劉亦文昌鄉人故吉有五里三狀  
元之諺一甲及第者又十人同升即探  
花應秋子

仁文書院

仁文書院在吉水城東徐中丞學聚爲吉令  
時建爲鄒忠介講學之所天啓間逆璫毀之

崇禎壬午知縣沈中柱與縣人吏部尚書李

公日宣修復康熙二年知縣張象燦又毀之  
以修湖西道署施愚山閩章來憲湖西責之  
重建乃倉卒鬻曾氏城宅以應非復舊址矣

劉龍山

劉龍山先生吉水人爲孝廉時貧甚夢人告  
之曰此時正好行善事後理平樂又夢如前  
會有飢民數百奪倉糧論死公曰民飢犯死  
以求生耳官弗賑民何尤焉治數人罪餘皆  
全活後又以事失出罷歸舟次夢神人貽玉

節二枚後其孫應秋解元探花及第應秋子  
同升狀元及第

劉晉卿

劉同升字晉卿又字孝則祭酒文節公應秋  
子也久困公車崇禎丁丑計偕襆被之外惟  
攜所刪宋史一部已而狀元及第

曾梯

曾梯號方塘吉水人從聶貞襄豹明主靜之  
教恍然有悟日默坐一室一日羅文恭與門  
人王夢峰安器訪友恩江阻水晚憇古廟有

樵夫歸語狀梯曰此必羅先生即躡屩借炬  
往迎至草堂具雞黍羅書正直二字名其齋  
鄒忠介亟稱之

羅城

羅城吉水諸生羅一峰被謫城發憤白巡按  
御史陳選徒步赴京師上疏陳王道三十二  
事當路以爲倫黨下禮部議其罪尚書姚夔  
命作雪歌立成姚深獎嘆名動一時鄉人彭  
狀元教贈詩云賈誼有書歸取讀他時捫蝨  
聽高談

周桀

周桀字仲方吉水人明初庚戌舉人有詩文名官同知治水蘇州請毀浮屠取磚石以給工于塔中得石符一帙曰此塔破于周

馬祖許南泉

舟中閱指月錄馬祖問云云西堂云正好供養百丈云正好修行南泉拂袖便行祖曰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超然物外馬祖此語直契聖門吾與點也之意

無學和尚

無學和尚廬陵人常飲酒肆醉輒詈人以爲狂僧然工詩善書嘗題鄒南阜先生画像曰烈著朝廷名滿天下世人見之謂是仗節死義之臣無學視之仍是水田老者水田南阜所居也嘗註楞伽經多妙義後示寂九江火其骨投之江忽風雷大作湧沙石成洲今號無學洲云

鐵十字

廬陵南門外有鐵十字瀕于江題云保大二

艦以此繫纜

曾大奇

曾大奇字端甫泰和人博學通經史嘗有詩云鏡裏蕭蕭白髮踈功名那復到樵漁從今但築祈年觀更讀人間未見書子文鏡字堯臣以文章名世

賀中男

賀中男字可上永新人生有夙慧于天文律曆內典無不淹貫所著有經濟名臣錄憂內集諸書嘗與鍾退谷惺共著楞嚴如說

劉懶窩

劉懶窩安福人少卓犖里中晏氏子病危忽一道人欵門曰與錢千貫吾當治之晏委錢恣所取道人但日攜百錢飲酒家忽早作呼晏辦一犬置病人前今二人夾持之道人坐其後默攻之病者苦甚欲起戒夾者堅勿動及夕而罷明日又如之病脫然矣其犬一息垂絕懶窩旁觀嘆曰術則奇矣如犬何道人曰仁人之言也復今取一新磚置犬前如前攻之犬亦搖尾去磚則墳矣更不受謝祇取

書數卷授懶窩懶窩遂以醫名世

門人咸符升

男 啓訪 蛟

皇華紀聞卷三

七

皇華紀聞卷三

鳳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士禛



公是集

朱中丞秉器河上楮談云子都前輩博雅稱  
二劉三孔今所存惟公是公非二集孔所存  
有六帖雜記餘皆泯没子聞原貢二甫集惟  
虞山錢牧翁家有之訪之二十年不得見觀  
中丞云云則萬曆間二集固在

賢居寺

萬安賢居寺初為善法堂古道場也傍有涑

泉

泉杯渡和尚南游經此飲泉嘆曰此泉有翰

墨香後當有賢人居之因易名賢居寺寺左

有講堂宋末劉須溪閔子才明解學士羅文

恭歐文莊劉端毅郭簡齋皆講學其中果符

杯渡之言

文丞相書

宋文丞相過萬安常善昂溪書院四字以遺  
段氏亂後堂為灰燼後數十年丞相書掘出  
得之筆墨如新入皆異焉

賴良鳴



賴良鳴吉之萬安人明末為諸生閉戶著書  
不履城市施愚山分憲湖西徵其書且以書  
招之辭不出推官東平陸叢桂冲默見之嘆  
曰龍德君子也著明倫典則八十卷吉州人  
文志若干卷

行中

法僧行中羅浮人居萬安之五雲三十年每  
持木板念佛山谷虎皆遶行

三惠寺

宋文信國勤王次萬安駐三惠大書都督行

府四字于門一夕雷電交作晨見府字若塗  
抹去者止存都督行三字信國悟遂勒兵他  
往次日元兵至

蘇溪魚

蘇溪在萬安縣北十里東坡適嶺南曾浴于  
此溪產魚絕異名蘇魚

劉節婦詩

劉節婦夫亡舅姑欲嫁之劉頌謝貞四詩曰  
春秋有夏姬隋唐有王婦蓬垢學妖冶羞殺  
蘭江路弘治間詔旌表郭績妻李氏者守節

嚴苦有詩名催科急賦詩上縣今日有子不  
能遵母訓無田空自納官錢懶將心事為人  
語忍插荆釵帶淚眠今覽之蠲其賦劉節婦  
賴國華妻也博通書傳華卧疾以詩諭劉今  
改適徐次荅曰誓盟同白首豈料負青春萬  
古淫奔女何如死節人竟如其志又元末賊  
康猶剽掠萬安至龍潛江見少婦姿首甚麗  
抱一子逼之婦曰我棄子江流還為汝婦乃  
歌曰我生不辰遭此慘酷投諸深淵以免污  
辱遂抱子投江死已上皆萬安人

三臺

贛州有三臺曰鬱孤在府治前西南隅唐李  
沂公勉望闕故址曰章貢在府治西北城上  
宋趙清獻公抃故蹟曰八境在東北城上宋  
孔公周翰所初請東坡賦詩者今惟八境臺  
重建三層樓餘皆頽廢

烈女詩

贛縣李氏名德秀幼讀書能詩年十五為寇  
掠置舟中女乘間告舟人索筆硯寄書父母  
書尾有絕句云寄語雙親休眷戀入江猶是

女兒身遂赴水死

義虎

贛鄉者郭日和良富里人以成化二十一年八月往瑞金縣山行至樂村遇虎僮僕皆竄去日和不及避立道左虎遠之甚馴郭坐虎亦坐久之徐起取道行虎又隨之郭曰既不見嚙又不相捨得勿欲偕行耶虎遂弭耳去郭至謝坊別墅語其故眾方訝之頃之虎果來觀者如堵日和留之繫牌項下書曰郭氏義虎飲食馴擾晝則隨左右夜則侍卧榻後日和年八十四終臨葬虎隨往兆所咆哮數四而斃因葬于側今虎塚尚存

蕭庚雷濟

蕭庚雷濟皆贛縣人庚義官濟省祭也二人俱在王文成公墓府文成誓師樟樹鎮討賊多得其力後平橫水桶岡三泷諸賊誘致泷首池仲容二人謀畫居多江彬等南來失計無所洩忿構冀元亨龍先及庚濟等欲置之死二人竄匿功次俱被削未幾庚死公親為文祭之濟後謁選得龍州宣撫司經歷

王氏義門

贛縣大油鄉王氏七代同居百有餘人內外肅然無詬訐者祖居零都梓山今徙文潭安南使臣詩

安南使臣過南康縣南楚驛賦詩云鼓報黃昏客泊船咿咿軋軋櫓聲連一雙鳧鳥滄浪外幾箇人家楊柳邊紅日落殘鈎挂月白雲捲盡鏡磨天安南萬里朝天客暫借郵亭一夕眠

陽雁

唐會要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懷集縣陽雁來乞編入史徐楨卿詩陽雁隨陽雁遙從塞上來陳子龍以為無出改為陽鳥蓋不覩會要耳唐人關防詩陽雁叫平楚

偽金鑑錄

隆慶間曲江刻張文獻公千秋金鑑錄一卷又偽撰序表平湖陸世楷孝山為南雄守著論辨之曰金鑑一書既進明皇應廣流播而序云非吾子孫不得記錄非人而傳必遭刑憲乃似道陵秘傳符籙其偽一素衣朱襖原

非白下赭衣罪服詎比軒冕偽序云學則紫衣之人為上達不學則赭衣之人

人為曾是丞相而此詭舛其偽二書成進上自

公手輯韓訴義可公乃據美偽序云韓休長子義可

之策命論次其偽三此書初進必已感傳世達

言湮遂難搜訪何至于千年方許流布偽序云此

後方布人其偽四非臣非君非神非德皆序文理

醜惡有同魑魍其偽五又辨偽表一篇語多

不錄此等偽謬凡略識之無者亦不肯為而

粵中新刊曲江文集竟收入之故孝山謂急

應火其書碎其板子抵曲江縣今秦君熙祚

遺曲江文集別有金鑑錄一冊乃康熙甲辰

曲江今凌作聖重刻稍閱之不覺噴飯何物

俚鄙敢無忌憚如此其中稱玄宗肅宗種種

悖謬又云安祿山者野猪之精腹垂過膝史

思明者鷓鴣鳥之精脇生兩羽楊貴妃白鵝之

精指爪純赤復有木子雙木木易行金二人

入相至天寶中安有路床之拒大燕安僭妃

縊馬嵬哭事承肅宗之人此時佞為石今齡

方見王隱石塵離而復合主上泪洒巴山艱

行蜀道家亡國破恩已變仇方慕愚直臣慮

主上有大難齡有異僧一內載般若絲具縑

衣其至蜀中難偏梵宇開之難可釋也又云

立子且為相王武后太子先為中宗皇后廢

之又易名哲宗又云蜀州司戶楊玄琰女為

上子壽王妃今上寵之賜名楊貴妃云云其

謬妄不經大槩如此乃嘉靖間文獻裔孫張

希祖所刻也略錄數語以資拊掌

張余二公

張文獻公曲江人又云始興人其故宅或云

在始興桂山或云在韶州府非平圃或云在

韶城南十里南雄志又云故居在始興別業

在曲江名勝志云漢置曲江紅以東有曲紅岡

也即今因其下有江故改名曲江或云以湏

水屈曲為名利水即科斗勞水南流逕韶石

又南逕石下注東江即始即曲江也晉置湘

州于此又名湘江云余襄公靖亦曲江人武

水出桂陽臨武縣右合肄水是為武溪即漢

馬援所云武溪深何毒淫者也至曲江縣西

南入于湏水故靖文章名武溪集按今始興

有丞相戶曲江有風度樓風度街賢相都皆

以文獻公名

朱氏

朱氏曲江人三歲知誦彌陀經極樂國土句  
有比丘尼至其家以經語逐句引之應聲如  
翻水母絕乳粥之則食啖以葷即不入口及  
笄堅不嫁自言清淨國中來清淨國中去獨  
居一室專修淨業康熙中年六十餘尚在

忠惠廟蛟骨

曲江忠惠廟祀唐刺史盧光稠廟中有枯骨  
二段云是光稠所斬蛟骨旁有鐵鼓擊之有

聲父老相傳云光稠有一奴坐鐵船搗鐵鼓

僅一日夜往來五羊今光稠座側有塑像者

奴也韶至廣九百里

關帝現身

韶人黃思德紀事云韶城西南樓有關帝廟

順治丙申五月二十日未時思德遊芙蓉山

歸從舟中見樓上毫光炫曜關帝披金甲藍

紗巾立樓牖面非少頃面轉西移時而沒兩

岸居人皆見之且驚且拜二十一日二十四二

十五三十凡四日依時復現次年丁酉七月

初十二十四日依時復現或黃蓋或二將

隨侍見者不啻千萬人因鐫碑勒像以誌靈

異此事余在京師聞之表密山景通政至曲

江乃得其月日之詳如此

曲江公像

張岳跋云曲江公小像一幅嘉靖甲辰夏岳

購得之永豐人家以示知画者謂是吳道子

真跡道子與公同時像右有中書省印或公

在中書時為作此像雖風度凝遠而凜然嚴

峻有不可犯之色上有宋阜陵題贊按宋錄

唐名臣後狄梁公段司農郭汾陽與公凡四

家子孫當受官者持画像告身明皇御札詔

闕下為左驗御札留祕府像仍歸其家此其

持詔闕下經阜陵御覽而為之贊歎史稱公

體弱有蘊藉明皇每愛其風度岳往來曲江

見画像數本皆豐碩盛麗有富貴氣象疑非

當時真本及得此像然後知後人轉相模寫

失其真也孝宗贊末云不識噬臍禮意曲江

何似荊州凡五十九字淳熙十三年三月己

酉朔

保睿詩

保睿南通州人弘治中以歲貢知曲江縣清  
介自持題詩解壁云不似神仙解煉丹無緣  
措置惠貪殘毫釐百姓心頭肉為汝抽刀總  
是難及去民皆流涕

曲江二奇

貴耳集云曲江有二奇鐵胎相公銅身六祖  
鐵胎有二一在廟一在庠銅身在大鑿寺子  
過梅嶺雲封寺亦有相國像相國初鑿嶺路  
故也

康容

嘉靖二十六年知韶州府陳大綸登芙蓉山  
見一道人修煉詢其姓字答云漢康容也遂  
隱今遇仙橋是其遺跡

兩墜腰石

曹溪通志云龍朔元年師受五祖衣鉢南歸  
腰石留黃梅上刻龍朔元年盧居士誌八字  
明嘉靖間韶人有仕黃梅者持歸曹溪今存  
焉予過黃梅東禪寺亦有墜腰石今此二石  
未知孰是然六祖深契八單提不由文字區區

一石乃煩刻記是後人欲飾真而適為偽耳  
明通卓錫泉

曹溪明通泉每遇卓錫泉脉枯寺僧持祖衣  
往叩石穴泉即通流因以名之憨山大師龕  
既歸南華後移往廬山卓錫泉忽竭龕既還  
山泉流如故

黃籙遇仙

黃籙字子器英德人性嗜奕一日與客奕有  
道流來從旁指點訝曰仙着也道流笑捋其  
鬚而去次日鬚盡白年及耄耄忽以甌擊案  
連曰仙着仙着遂化去

韓瀧

三瀧水出韶州府樂昌縣監豪山舊曰新瀧  
曰腰瀧曰垂瀧皆漢周府君所開後以韓文  
公過此賦瀧吏詩易名韓瀧上流西岸有周  
府君祠以文公配食瀧水即馬伏波武溪水  
也又云源出湖南王禽之山漢郭蒼周府君  
碑云仰王禽兮又崑崙俯瀧淵兮恒以悲都  
穆金薤琳琅云東廣漢碑絕少所有惟斯碑  
而已

嶺南碑刻

嶺南古碑刻文字自昌黎南海神廟碑外其文字古雅者漢郭蒼周府君碑唐周夔到難

碧落洞二篇為最

菩提葉

清遠峽寺有菩提樹其葉文理如霧縠蟬翼寺僧采摘以水漚之至四五十日膚膜脫盡絲理獨存堅緻霏結如杲恩狀以飾窓戶數年不敗裂是廣州光孝寺種智藥三藏所植者

二禺

清遠峽飛來寺有二禺帝子祠峽亦名二禺山圖經云黃帝二子大禺仲陽隱此山海經黃帝二子曰禺陽禺號禺號處南海是為海司任姓生佻梁佻梁生番禺圖經謂番禺二山名秦時置縣取此曹能始曰番山在城內東南隅北即禺山按黃帝世系黃帝妃嫫母生蒼林禺陽禺陽生禺號禺號生滂梁滂梁生番禺黃帝子二十五宗為十二姓可考者九人有清陽是生少昊無仲陽又有禺京儋

耳皆禺號子豈儋耳又轉徙海南耶又山海經云儋耳之國在大荒北任姓號禺子郭注其人耳大儋垂在肩上賓退錄云是極北別有一儋耳也觀任姓禺子之文則儋耳實乃人名居北海矣

海潮

粵潮一日二次自長而消每月以初一十六二日由子午時遞推而移至己亥而過皆十五日一月三十日而潮有二隨月為消長也廣州潮汐東經佛山入肄江與西江潮合西經新會縣入蒼江與東江潮合上至胥江而止清遠而上潮汐不及圖經謂海潮至清遠峽一宿而還故名中宿者妄矣

魚化龍

嘉靖十年辛卯八月三水金洲江上有巨鯉化為龍時天日清明忽玄雲下屬雷電隨之從東北飛去

海豬

康熙癸丑六月三水有大魚浮西南沙灘長七尺餘遍體花白無鱗有兩翅一尾喙長尺

許利齒如鋸居人獲之剖視其肉與豕不異  
腹中孕小魚亦類豕形人以爲海豬云

鐘與虎蛟關 二則

三水縣華山地藏菴有宣和鐘一枚蛟龍紐  
四週作鳥獸蟲魚雲雷之形常出與烏石潭  
蛟相鬪蛋戶多見之一日老僧古溪晨起誦  
經失鐘所在久之有聲隱隱從空中來瞬息  
復懸如故淋漓水濕上作龍腥自後風雨即  
飛去遂俟其至破之今廢鐘尚存菴中

萬安縣虎牛潭深黑莫測有石虎頭牛身踞  
其下每日光下射或見之其旁定慧寺有吳  
赤烏時鐘萬曆間一夕大風雨鐘忽飛去與  
潭中石鬪次晨得于潭側

白沙前知

三水陸之遊白沙之門先生一日晨起謂陸  
曰子有喜色對曰某家報至昨舉一子先生  
欣然援筆命名陽和字藹然復命三名曰陽  
開陽升陽泰以次字之後之果連舉四子蓋  
白沙精河洛數學故前知耳

史五常

史五常內黃人父萱洪武中任廣東僉事卒  
官五常甫七歲母以子幼官寒不能歸葬權  
厝三水和光寺側攜五常非還每泣語之曰  
汝父棺中有大錢可驗汝識之後母歿乃萬  
里過嶺來殯所求焉既至弗獲旦夕泣禱于  
天居人憐之遺以飲食巡司李斌爲多方物  
色得之大錢尚在扶柩歸廬墓三年正統間  
旌其門

竹柑

釋石濂大汕說粵有巨竹橫枝下歲生竹柑  
香色如柑其肉如橙或言即竹實鳳皇所食  
也增城縣有之酉陽雜俎云江淮間有竹肉  
生竹節上如彈丸嵇聖賦云竹布實而根苦

貝吉多樹

貝吉多樹枝幹皆左旋甚奇古望之如画枯  
木二月葉始生三月作花五出如木筆邊白  
內黃外紫氣馥郁略如梔子瓣亦左旋其葉  
較菩提尖而大紋理如繡可作書子折一枝  
挿使院中一昔而活按酉陽雜俎云貝多出  
摩伽陀國有三種一多羅婆力貝多一多

黎婆力义貝多三都開婆力义貝多即西域  
記之多羅樹也杜詩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花  
臺

廣州老城內督糧道署西圃中有管樹一株  
根幹奇古略如榕樹但葉絕大其幹皆根枝  
膠結而成中空竇明太宰古冲李公默著  
孤樹裛談于此樹下蓋數百年物矣李公有  
記刻石嵌于樹亂後一兵婦得之作搗衣砧  
有士人夜聞砧聲甚異贖取之今尚存

葵樹

葵樹即樓欄其葉可爲扇古稱蒲葵扇即此  
蘇子容曰蒲葵樓欄也出廣雅詩史云蒲葵  
扇今衢信宣歙間扇是也謂彩似蒲葵耳非  
是朱翌荷覺寮雜記李翱作楊於陵誌云知  
廣州撤蒲葵陶瓦覆屋是以樓蓋屋蓋知蒲  
葵即樓欄是也

薤

廣州僧寺池沼皆種薤菜南方草木狀所謂  
薤也以竹爲筏作小孔架水面隨潮浮沉不  
近泥沙碧綠如萍可愛能解治葛毒又有旱

瓊荷舍云或云魏武能啖治葛先食此菜又  
闕駟十三州志云嶺南有駱田駱音架王氏  
農書云架田即葑田以木縛架爲田浮水面  
以封泥附木上而成田隨水上下此亦其類  
但不封泥耳玉堂閑話云新會縣蜆岡以南  
瀕海人有蔬圃乃淺水中積沙而成或爲大  
風飄去若浮筏然番禺有人訟失去蔬圃在  
百里外爲人所匿蓋其事也

六榕

淨慧寺有坡書六榕二字今扁寺門改稱  
六榕寺寺有銅大士像甚古有舍利塔梁大  
通中沙門曇裕造舊有王勃碑

素馨

素馨花藤本叢生花白如粟舊產花田今移  
海幢寺南地名沙園村鬻花人先一夜摘其  
蓓蕾貫以竹絲傍晚入城鬻于市閨閣晚粧  
用以圍髻花在髻上始盛開芳香竟夜先兄  
西樵有茉莉詩云花向美人頭上開可移贈  
也又有黃素馨一種簪之頗有風韻而香不  
及南方草木狀作耶悉若花



波羅廟花樹

波羅廟花樹甚異粵語云山則羅浮樹則波

羅偶簿錄其目如左荔枝 龍目 木絲

蘋婆 榕 訶子 烏欖 橄欖 波羅即達

吳司空自西域攜來者廟得名以此 蒲葵 紫薇 人面 羊桃

香柚 菩提光孝寺種 紫荆 紅豆亦名相思

刺桐

銅鼓

波羅廟殿東隅有銅鼓一唐鄭綱出鎮時高

州守林靄所得駱越鼓也濶五尺上下四旁

作水波連錢錦文之形臍隱起形製甚古週

遭有蟾蜍八舊傳鼓自鳴與潮汐相應今蟾

蜍為盜毀去遂不復鳴其下有款識未及觀

西隅復有一鼓乃宋平儂智高時所得形製

差小古朴不及

香蕉去毒

粵地濕熱人多染麻瘋所居室人不敢處必

種香蕉木本結實者于院中一二年後其毒

盡入于樹乃敢居之同門友胡武昌景曾說

鬼画符

粵山中一種小樹狀如木蘭亦類紫微高二

二尺葉老則有白篆文如蝸涎俗名鬼画符

葉下有小花如粟至晚香開數十步又名夜

蘭折技能逐蚊又名蚊驚樹主治風寒吐泄

腹痛

石馬果下馬

韶州府翁源乳源英德諸縣產馬視巴驥馬

尤小號為石馬粵中又有果下馬果下牛果

下豹

南園五先生

粵省城南有大忠祠祀宋文丞相陸丞相張

越公其傍有五先生祠五先生明初孫黃黃

哲王佐趙介李德也地名南園稱南園五先

生有詩四卷海鹽葛徵奇巡按廣東時刻之

崇禎間陳子壯黎遂球復結詩社于此

鷹爪蘭

海幢寺鷹爪蘭一株藤本枝幹膠結為一大

至兩圍二月花發五瓣始青漸黃花如鷹爪

香較魚子蘭稍濃寺僧以木作棚架之蔭可

數弓花發終歲不絕此與樹蘭魚子蘭皆與

草蘭迥別

蘋婆樹

波羅廟海幢寺皆有蘋婆樹作花紅艷如婦  
人履綦近似木縣一房有四五實色味如栗  
與青州蘋婆名同而迥異

潮泉岩

英德縣清溪驛側有潮泉岩上有潮泉寺其  
泉與海潮相應日凡再至每潮至則怒流噴  
薄不爽時刻海潮上至胥江而止此泉尚隔  
中宿湏陽大廟諸峽獨與潮通亦異事也

安瀾門田

廣州安瀾門即偽漢魚藻門有田與江岸連  
接相傳偽漢時自海上浮來其上有稻偽主  
以為祥布衣林楚材嘆曰水魚湫湫今南國  
其亡矣未幾潘美帥師伐粵鉞降楚材富川  
人有贈黃損詩云身閑不恨辭官早詩好常  
甘得句遲見詩話總龜

鄺露

鄺露字湛若南海人衣冠談笑有晉人風尤  
工篆隸五言詩善鼓琴為諸生有名一日學

使試士以恭寬信敏惠命題露文成意得甚  
文凡五比以大小篆隸楷行書五體寫之學  
使怒其狂妄五等露夷然不屑廣州破露抱  
所寶古琴不食死所著詩名嶠雅

翠

翠有數種在山曰山翠在水曰魚翠產羅浮  
者曰紅翠大者名官翠小者曰釣魚公赤曰  
翡綠曰翠或謂雄曰翡雌曰翠爾雅左傳之  
鷗是也

競渡

廣州俗尚競渡盛時或以白鶴毳孔雀尾翡  
翠毛羽飾船蓬用相誇尚每斜陽照曜金碧  
爛然翠毛著雨不沾濕如荷蓋上珠搖漾不  
定

羽緞

西洋有羽緞羽紗以鳥羽織成每一疋價至  
六七十金著雨不沾濕荷蘭上貢止一二疋

橘紅

橘紅出化州者為勝然唯州解堂一株每歲  
結實若干顆州報憲司其貴重如此

石龍

化州州廨後有石潛江中謂之龍尾州庭左偏有石微露謂之龍首石有時鳴吼聲如鵝而洪大按化州在偽漢劉氏為辨州石龍縣地名義取此楊文襄公一清生于廨舍龍鳴三日

莊渠碎鉢 二則

南華寺六祖鉢非金非石魏莊渠督學廣東遍毀佛寺至曹溪索鉢擲地碎之為二每片各有一字視之乃委鬼也莊渠異之寺因得不毀

崇禎中有彭舉人某病中夢至一官府其神冠冕坐堂皇狀如王者聞胥吏傳呼魏校一案須臾有一官人義冠盛服而入其神問何以毀曹溪鉢答言吾為孔子之徒官督學校在廣東所毀淫祠幾千百所豈但一鉢神云聞鉢破中有魏字如此神異烏可以為異端而毀之答言魏是子姓既數已前定雖欲不毀其可得耶神語塞指之而出彭尋病痊為人言如此

風旛語

光孝寺菩提壇即六祖說法處樹榦已朽枝葉鬱然每三四月葉落後復生東為風旛堂六祖聞二僧論風旛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云云予按西土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聞風鈴聲問伽耶舍多曰鈴鳴耶風鳴耶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善哉即付法眼六祖重拈此段公案耳

湛甘泉

湛文簡公三十三歲登第宦遊三十三載官

皇朝開卷三

三

至南京兵部尚書歸田居西樵山中講學八十九後兩游南岳林居又三十三年考終壽九十九今廣州荔支佳種有尚書懷者以甘泉名也

陳氏九方

廣州陳御史則正德中巡按湖廣嘗釋一重囚罪其人感激無以報德自言有秘傳諸蠟丸方願以為獻異日子孫當食清白之報即今牛黃蓋母烏金諸丸是也陳氏數世傳此業賴以致富廣城陳氏丸有牙史第印記以

此侍御裔孫宗德子門人云然

陶苦子

廣州白雲山古濂泉寺有僧道安者戒行清苦不甚通文字偶入城至陶氏募化陶為設齋道安見其富盛心動歸寺數日墜樹傷足遂示疾自言當往生陶家是日陶氏室人分婉見一僧徑入其室遂生一男子數歲不乳但食蔗糖亦不能言一日戲于門見濂泉僧過之輒呼與語言前身事甚悉自此遂能言稍長至寺如舊識陶名璜字苦子工詩文亂

後棄諸生今尚在

植孝子

植以進肇慶開建人目不知書樵采石竇山中事母梁極孝每食必跪獻母命起答曰世人跪拜于親沒之後親安能知孰若親存盡禮乎隆慶間山寇充斥以進鑿土室藏母數日一易其處定省跪食顛沛不變

颶風占

端州四時虹常見冬有紅霞風即起謂之攪霜風風自西北隨雨暴集者謂之石尤風夏

秋間颶風將作居人每以水氣腥及斷虹犁頭雲卜之又以鵲巢為占低則有風高則無風又鵲巢至則颶風不作

崧臺書院

汶上戶部尚書王公杲嘉靖間謫戍雷州居高要崧臺書院華亭馮公恩亦以謫雷寓此即今之閱江樓也

端溪石 二則

端硯以宋坑鵲眼為上坑在羚羊峽東入峽第一坑爛柯山之西北麓也自唐以來貴

重之南非宋皆貢于本州明永樂宣德皆遣

中使

採取萬曆間中官李鳳采進皆奉朝旨開閉摩崖紀年月本朝順治中故平靖二藩嘗一開之宋坑之中以下岩為第一下岩在水中即冬月水涸亦有暗潭其潭石大或合抱或如盆盞沒而得之去其邊皮粗硬其色如羊肝其溫如紫玉時有綠點或作綠筋綠如碧蕤不雜銀線不帶油暈無穴蝕皴坼而氣韻深厚隱隱有光叩之其聲清越撫之溫潤呵之水流其鵲眼圓如大豆淺青深碧

相間時帶黃赤暈有數重中黑睛一點如漆  
亦有不作眼者勿論子石不子石皆希世寶  
也亦有純綠者罕觀之下岩出水南非壁皆  
曰中岩非壁貴於南壁以其徑險仄故非壁  
佳者亦有數處土人選壁作穴取之漸入漸  
小至孔穴只容一人卧鑿深入數十丈窮日  
之力才一二硯然皴坼砂蝕者多間有醇質  
聲色氣韻鸞眼俱與下岩無別惟呵之未能  
水流肌理不盡如紫玉耳南壁堅潤類非而  
拆裂沙線最多即有清醇氣韻稍嫩三四年  
後鋒芒便退滑不發墨須細石更礪砥之萬  
曆中使所采皆此石也上岩曰朝天岩色微  
赤質微燥亦以進御然不及中岩皆同在宋  
坑洞口之內出宋坑洞口環山皆曰新坑潤  
者石色極嬌嫩不純淡紫而帶白且有油暈  
俗質呼曰水岩石亦曰蕉葉白扣之無聲用  
一二年鋒銳盡退今世多貴重之未深察也  
上岩之背曰屏風岩石質堅勁最能發墨然  
肌理粗燥用之損筆亦稱龍岩石自宋坑以  
西其眼大小如豆如麻悉圓正其東三十里

曰梅花岩在典水西石帶灰白青色質理堅  
燥有方五六寸而眼至數十者扁長不圓謂  
之鵝眼青綠而少層間無黑睛者多好事家  
蓄之漆作墨漬亦假宋硯隔峽水西南曰蚌  
坑沿山有石其色有青有紫有豆綠皆可作  
硯黃江硯工皆采之但質枯色嫩耳其後山  
曰後瀝石大于蚌坑而質性更劣石室山之  
非領曰黃坑色醇紫而微黃赤溫潤細膩惜  
不甚堅叩之無聲用之發墨然難貯水宋坑  
之外以此為良鸞鵝眼圓明周正暈重之內  
微帶赤白或墨暗不具曰死眼重暈模糊曰  
淚眼斯不足取非嶺之東曰錦文端石質甚  
堅勁色帶青紫濃淡相錯如錦扣之聲清揚  
用甚發墨然粗而少潤在黃坑之下下岩水  
底石價十倍于南非壁南非壁石價十倍于  
上岩龍岩龍岩石價倍于小湘小湘石價倍  
于蚌坑後瀝  
端州硯石自羚羊峽外又有金星石出德慶  
黑如漆而多金星亦能發墨惟不耐貯水晶  
在宋坑中岩之下朝天岩之上銀星石出高

要小湘峽不甚發墨止可訓朱或用為碑材  
錦石亦出高要峽文作雲錦或山水人物蟲  
魚天然如圖繪琢為硯亦可發墨又有白石  
黃石出七星巖

門人盛符升  
男 啓沂 較

皇華紀聞卷四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直

藤編

陽江至瓊州大海中皆有磁石性能吸鐵船  
有釘者不敢渡俗用藤編甚堅

石栢

石栢出陽江海中枝葉悉備宛如側栢亦珊  
瑚之屬胡蒙溪野談云河南新安縣缺門山  
王喬洞有二枯松以手捫之則石也其一復  
產枝葉碑云昔仙人丹成土木皆化為石又  
白孔六帖云回紇有川曰康于河斷松投之  
三年輒化為石世謂康于石皆此類按本草  
石松味苦辛温無毒出天台山石上如松高  
一二尺也

林癸午

林癸午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投陽江北貫中  
為人牧豎每出牧以蕭管一枚自隨牛有逸  
者取蕭畫地牛不敢出晚歸輒束蕭高篋中  
篋俯地受寄若有神物伺之者河畔一巨石  
形如犬癸午每坐嘯其上忽一日謂其徒曰

吾當以來日上昇明日往脉與石俱不見事  
在萬曆初年

獨鶴

番禺張元隆者從事藩司有獨鶴見張輒舞  
他吏則否及掾滿授獨鶴驛丞始悟

王瑞珍

王瑞珍陽江人一夕歸見竈下火甚熾一宰  
官絳衣從戶入趨火中忽不見珍遂獲目肯  
數月復夢絳衣與語怪而啓之尺許得墓誌  
一片鐫大宋巡檢字珍封其土別瘞之目復

明萬曆丙辰年事

春堂

新興俗豪渠之家喪祭則鳴劊鼓召衆則鳴  
春堂春堂狀如小船長丈餘兩三人交擊之  
古擊壤之類也

梁指妹

梁指妹高要人舉人鏤明孫女受儒生周頌  
聘頌年二十未婚而卒妹聞訃更素衣為位  
而哭晨昏不輟明年小祥日哭罷盛飾登樓  
自縊留詩云身歸黃土魂猶在骨化寒灰志

尚堅父母歸其柩與頌合葬

終南

端州慧日寺僧終南名如正戒律精嚴游羅  
浮山因住惠州古榕寺掩關十餘年一日沐  
浴薙髮與徒衆叉手作別曰過三歲發碓丹  
不及期齋我四大言訖西向結跏而化明年  
值革運有潰軍欲發之僧以狀告不可及發  
之則一定僧屹然而坐薙髮復生被面及肩  
手甲長徑寸有頃忽一目自眇衆驚異羅拜  
而去又數歲知府林崇孚夜夢一老僧垢敝

來謁自疏其名若有所懇詢得之至寺瞻禮  
與夢中所見無異遂新其塔寺今肉體存焉

鷓鴣

鷓鴣入網羅輒死不可為籠笈之玩粵人以  
充庖俎其肉化痰云鷓鴣專食半夏故也又  
服藥勿食鷓鴣力可解藥亦能解毒段少卿  
云鷓鴣飛數逐月

魚苗

蛋漁取魚苗其法先以半月一月看某方掣  
電多少計某日粵西水到及水之尺寸不糞

毫髮某江有某魚織到備知魚子至時昏夜  
挹水嘗之知為某魚以鱖為極貴一杯直錢  
一緡鱖即鱖也亦名白鱖其魚販多九江賈  
人

簞蓆

草蓆出高要白土村其草曰芒上下數十里  
坑田皆種之利過秔稻兩歲三刈搗軟織蓆  
千家砧杵相應如搗衣粗者為鹽包蒲帆精  
者為卧蓆又龍鬚草出龍川及廣寧懷集諸  
縣高要金渡村人織之甚精世以為業予按  
山海經云賈超之山多龍脩郭璞注云龍須  
也似莞而細莖倒垂可以為蓆即此

石器

高要黃江人工作石器如屏風床几之屬皆  
有山水平遠之趣又工琢硯往往仿為宣和  
南宋諸製漆為墨漬以惑好事每獲重價

合木蛇

合木蛇一名僕烏蛇即虺也有水樹二種形  
似鱧魚頭尾如搗衣杵長不滿尺能跳躍嚙  
人其聲曰斫木斫木則不可救若云博叔博

叔猶可急治然粵人嗜食蛇謂食之不畏風  
霧云

白蟻

粵東地卑濕多有白蟻衣服書籍嚙之立盡  
又能嚙銀嚙之則身重不能行掃其土連蟻  
煎之所耗無多惟粵西北流江材木及鐵力  
木杉木樟木不嚙老則生翅善飛名曰蜃  
莖

粵俗好用莖葉雜茶烹飲號為茶莖莖產粵  
西入口味苦頃之則齒頰微甘略如橄欖按  
字書云莖都騰切金莖草名

琵琶蟬

琵琶蟬類好集龍眼樹上身如琵琶色正  
綠有赤黃斑文不能鳴

木絲花

木棉俗名攀枝花樹高數十丈春月作花殷  
紅如錦照映數里其絲搖颺如柳花可絮茵  
褥或混稱刺桐者非佛桑混稱先花而後葉子  
在峽山寺見一株時孟夏葉長而花尚爛熳  
與葉紅碧相間或又謂葉先于花則年豐花



先于葉則年荒故黃棠詩有只愛青青不愛紅之句其說不足據又有樹頭縣以吉貝苗接烏相根收花最多

桂樹

粵東有桂樹與木樨花之桂桂皮桂枝之香桂不同木理似楠榕而稍麤不斂不蠹匠石以為美材楠亦作黎有數種惟石斑硃血二種作室最良生子名毛錐子榕俗作槁有桂榕黑骨榕皆美材

欖樹

欖木亦非橄欖有黃白二種性招蠹不中官室之用

茶樹

茶樹二三月作花花似荔支粵人采其葉為茶非真茶也五代王閩時甘露殿有茶樹二鬱茂婆娑宮人呼為清人樹或即此粵惟西樵產茶云唐人曹松流寓此山教人種茶山中今至今業之

蠅樹

南海西樵山產茶茶田中有蠅樹樹多膏液

蠅集其上故茶樹常潔又能升降其液旱則降之以滋茶澇則升之以暎茶故茶利三倍

藥樹

高雷間山中有藥樹猺獞采其汁以傳弩箭機阱鳥獸值之無不立斃蓋惡物也惟山有半夏則其毒解按漢唐宮殿有藥樹二株唐詩云藥樹監搜可知李紳追昔遊集云新昌宅書堂有藥樹一株長慶中于翰林院西軒移得今則長成名之天上樹詩云白榆星底開紅甲珠樹宮中長紫霄

菩提樹

光孝寺菩提樹智藥三藏所植酉陽雜俎云菩提樹出摩伽陀國蓋如來成道時樹一名賓椹梨亦曰梨安力亦曰力一名阿濕曷咄亦曰力義西域記謂之卑鉢羅滿曹王以千牛乳澆之

玉魚

粵東金鯽銀鯽二種與他方無異別有玉魚舉體瑩徹如水晶腸胃皆見有玉鯉玉鮓玉鱸之分實一種也

劉夔塚

崇禎丙子秋廣州城東二十里非亭洲田間有雷出地奮而成穴畊者梁某投以石空空有聲內一雄雞其中逾夜雞鳴無恙乃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數枚各重十五六觔有二金像冕而坐者笄髻如后妃者各重五六十觔地皆金蠶珠貝旁有鏡一光燭穴中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遊泳他異物不可指識者甚眾梁攜歸光動四隣隣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發之隧道如城高五尺餘

皇朝開表四

深三丈中有碑乃偽漢劉夔塚也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于正寢粵光天五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于康陵禮也文多闕不盡載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賜紫金魚袋臣盧應初撰并書按五國故事夔天福壬寅歲四月避暑甘泉宮未幾殂通鑑及十國春秋皆作三月据碑當以五國故事為正十國春秋又云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錮之堅不

可啓光天乃夔于玠年號玠立僅二年為其弟晟所弒即改光天二年為應乾元年按光天無五年十國春秋稱殤帝光天元年八月夔天皇大帝于康陵與碑皆不合又考偽漢諸臣列傳止有盧膺仕岩為工部侍郎才藻俊茂晟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無應初名識之以俟博雅者考焉

涇陽峽棧

自英德至清遠歷涇陽大廟中宿三峽涇陽最險一名臯石長二十里猿鳥莫踰中有釣

皇朝開表四

九

魚臺牯牛石尤險惡嘉靖初韶州府通判符錫于南山石壁得宋嘉祐開峽山棧道記遂募眾開鑿疊石橋十二行旅便之惟釣魚臺未竟未幾遷太常簿歷太僕丞復出守韶州乃再募工煨之以火淬以油醋石應手碎乃壘石構棧護以曲闌固以鐵絙今猶有存者錫治韶多善政曾修韶志雅有體裁  
飛來像  
端州虎山有祖臺菴明天順間有六祖及靈通使者像各高二尺許連石柱二銅鐘不知

何處飛至山中人建此奉之祈禱輒應

五里四會元

去南海縣佛山不十里有鄉俗稱五里四會

元明梁文康儲霍文敏韜倫諭德文敘祭酒

以訓父子皆產于此

登嵩山語

司馬文正公登嵩山題壁云登山有道徐行

則不困措足平穩之地則不跌按此乃五代

閩王延鈞鑄靈秀山語文正公蓋偶取之然

出文正公則焉格言出延鈞則不足道矣

六和尚

澹歸禪師集六和尚小傳云吳震崆侍御小

字六和尚髻時讀書燈下水中丞內躍出一

僧長三寸許遠案而行且言震崆驚問之曰

吾能知人終身亦知人前世震崆意稍定曰

試言我終身曰汝以某年登科某年登第初

任某官再三任某官曰更言我前世曰汝前

世某山某僧吾即汝同道之友今相報耳曰

何以教我曰當早回首無忘來處因忽不見

明日案上瓶花枯枝而開一生功名片語不

爽

三賀

澹歸集又有丹陽三賀小傳略云賀漢年生

之日見夢于其子曰吾醫小兒無枉殺之罪

今生于丹陽將聖賀氏汝于某篋中取某藥

來飲我其子渡江訪之如夢即操藥往兒為

一笑漢年子寬順治壬辰進士賀天游崇禎

辛未進士前身海會菴蓋飯僧也父簡翁見

僧入舍而生後任成都今歸每聞齋僧則欣

然預會賀無黨海會主僧賀中冷大司馬其

檀越也即託生為其子登崇禎戊辰進士為

職方主事喜護法暇即閱藏經

蕭兵部

蕭兵部汝芳萬曆癸未進士其父平生排斥

釋氏忽夢一老僧借宿自云從陝西呀鵲橋

來已而汝芳生少年登第知涇陽一日迎直

指誓憇山寺見僧誦法華閱之如夙習因取

大藏觀之忽契往因由是家世奉佛惟謹至

順治乙未孫時彥官陝西布政使一日見有

僧立道左募修呀鵲橋異而問之始得其本

末橋在長安西南橋下有碑碑載老僧某行  
業老僧之逝與其祖生年月日正符時彥乃  
捐俸重修并為經理寺事以成先志焉

陸麗京

友人杭州陸麗京圻東南名宿出家十餘載  
入粵謁天然和尚于丹霞法名德龍字誰菴  
栖賢僧云天然為易名今竟字與安此後往  
武當山不詳出處矣門人洪昇有荅人絕句  
云君問西陵陸講山飄然一鉢竟忘還乘雲  
或化孤飛鶴來往天台鴈宕間講山麗京別

號也

林長者

林長者睢州人居東門外躬畊自給所餘悉  
以建白衣觀音閣歿時自言當往生州前趙  
氏趙氏之母方姓夢一老叟自稱林黑子三  
十六年當為清官已而生子因命名霖吉後  
三十六歲成順治己丑進士官韶州府知府  
清蓋指 本朝國號云

榕樹

嶺南多榕其樹支離輪囷不為匠石所取往

往有數百年者韶州府署儀門內有二株大  
可十圍太守唐君宗堯云樹中時有烟氣人  
以為神舟中偶閱遊宦餘談云慶遠右江道  
署古榕樹大餘十圍樹根有竅出烟如縷晝  
夜不絕伐之得毒蛇數十殺而棄之怪自此  
息則烟乃蛇虺所為非神也

馮銀

馮銀字汝白瓊山人教諭源之女歸唐繼祖  
常割股愈姑疾訓子以聖賢之學嘗作遷居  
序曰吾與子觀書至顏子簞瓢陋巷舍書而

作曰吾與顏氏之子同儔哉吾雖居陋巷朝  
焉命僕以耕則有餘食矣夜焉督婢而織則  
有餘衣矣暇則與子觀書則有餘樂矣又聞  
父祖嘗愛山谷不可斷讀書種子之言子實  
有契于中不自知其陋也自序云昔先人在  
福建之龍岩而子始生再任江西之新城而  
子始聞詩禮之訓常有句云三春花木空青  
翠千載松楸自綠陰

粵東節氣

粵東節氣與嶺北迥異子以正月廿七日度

大庾嶺已見獲麥然賴吉間獲麥在四月與  
江南北不甚相遠一嶺之隔而地氣判然如  
此又廣州二月間已食楊梅枇杷梅李杏子  
王瓜瓠茄之屬然皆無香味正二月間時見  
螢火亦異事陸賈南越行紀云南越之境五  
穀無味百花不香

羊城韶石

諺云俗語不實流為丹青傳記傳訛亦自不  
少如廣州五仙人騎羊執穗集于州庭之說  
或云高固或云尉佗紛紛無據今遂以廣州  
為羊城又稱仙城穗城而韶州之南又有五  
羊山云五仙先曾憇此展轉附會可笑又韶  
州韶石相傳帝舜南巡奏樂此山因有雙闕  
毬門鳳閣之名近城三里小山曰皇岡山有  
翠華亭有泉曰虞泉今遂稱韶州為虞城究  
其始不見於傳記但圖經云傳聞有人見二  
仙人衣冠相對踞坐二石上云昔帝舜嘗奏  
樂于此言訖不見此二仙誰實見之誰實傳  
之耶盡信書不如無書正自不須深辨

潘王二女子

廣州王蒲衣名隼詩人邦畿說作之子梁王  
顧名無技解元佩蘭藥亭之姪皆才士也王  
妻潘梁妹某二女子皆工詩子居廣城不久  
惜未及見

香山嶼

香山嶼皆西洋人貿易者居之閩廣人亦有  
雜處者其俗婚皆贅妻家產業惟婿女受之  
不以與子子贅他家亦然又嶼內山頂有一  
寺番僧居之為嶼眾所服徒眾最多每人家  
婚娶必令女子先入寺禮僧留信宿始歸夫

家不以為怪

渾脫

樂府有渾脫舞明皇雜錄歷代名畫記皆云  
公孫大娘善舞西河劍器渾脫故杜詩云云  
注家多不詳渾脫之義朱中丞浣水續談云  
唐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氈帽時人效  
之號趙公渾脫子于役三關次太子灘隔岸  
羣獐來見亂流而渡見有騎一物浮水面者  
問之曰渾脫也蓋取羊皮去其骨肉今不透  
水以氣管吹之宛然羊也獐人乘以渡水若

壺然蓋渾脫其內骨而製之故以為名趙公之帽義亦應爾曾因憶南卓羯鼓錄載杜鴻漸嘗于嘉陵江樓月夜以柘枝擊羯鼓見岸上羣羊皆低昂盤旋舞應節奏則舞名渾脫亦當以羊取義頃聞奮威將軍王進寶自河西恢復蘭州時賊盡拘船于河東王乃縫羊皮為囊以濟師須臾飛渡蓋中丞所見即此製也

笏竹

廣州多笏竹其節多刺田家僧舍植為藩籬

酉陽雜俎以為棘竹或曰筴竹南夷種以為城根大如酒甕縱橫相承根如纜車是此竹也

鐵樹

鐵樹如棕櫚幹甚奇古葉而不華在廣城提學公署見之按王濟雨舟云六十花甲子以鐵樹開花而名此樹遇六十年方開花昔官橫州親見此樹在一指揮圖中其人言國朝洪武十年正統九年弘治十七年三開花矣今當于嘉靖四十二年再花云

扁豆樹

清遠峽飛來寺西院有樹高五六尺詢之僧曰扁豆樹也廣州城西龜峰寺亦有草麻樹皆木本草木狀有茄樹嶺表錄異云南中蔬圃茄子宿根有三年者漸長枝幹乃為大樹每夏秋熟則梯而摘之蓋嶺南不見霜雪故也然子在廣州時纔二月已食楊梅杏李瓠茄之屬所謂夏秋始熟者亦非也

羅浮蝶

羅浮蝶或言鮑姑裙所化有絕大者粵中蝶繭即此絲所織籠其一逾宿則有一蝶自至若相匹偶然見子啓泐言吾鄉椿榭椒樹諸蠶繭蛾皆是大蝶五色甚麗匹偶相尋亦然其翅上有圓鏡曰隔山照故遠近所在皆能見而覓之齊魯間習見亦不之異也又在平原道中見蝶翅下有兩帶飄搖如曳長裾然砂床

子有粵東之役家司成公遣覓砂床問之粵人無知者閱河上楮談乃知出辰州麻陽萬山中其坑深不可測砂有床取砂人攜燭入

且行且鑿有行數日不獲一床者床在石中  
色如白玉砂如箭出床上床有寬尺許者去  
其砂床尚可直十餘金取為屏瑩潔可愛砂  
所出處紅白相錯過江湖必裹以狗皮藏之  
米中不然即有蛟龍之患高似孫謝人惠砂  
床詩云宜州丹砂產賜谷不比辰溪如箭鏃  
素霓深抱赤城霞猩紅半染千闐玉蓋宜州  
亦有之矣六研齋二筆云光明砂出辰錦山  
中白牙石牀之上十二枚為一座每座中有  
大珠重十餘兩為主君四面小者亦重八九  
兩或六七兩為臣得君砂一枚伏鍊入五內  
則名上丹臺更服至七返九還自然魄鍊尸  
滅為上真飛仙矣李文饒著芙蓉砂論甚精  
核

升菴夫人

朱秉器官蜀臬時寄梅禹金書云升菴先生  
夫人黃嬾于文詞生平琴瑟頗不諧先生卒  
遺稿有存者盡付之丙丁其為侍御公收拾  
者什之五六耳與諸書所記頗異詞恐未足  
信先太師總制川湖時曾刻升菴逸稿丙丁

之云亦未必然也朱又云川修在江滇製小肩  
輿如升之形僅可容膝張愈光合題一聯其  
上云人到東京須氣節地當西晉且風流所  
謂升菴以此

王文成紀功碑

王文成公正德庚辰紀功碑在廬山開先寺  
讀書臺上摩崖大書極奇偉末云式昭皇靈  
嘉靖我邦國明年世宗入繼改元嘉靖此其  
識焉弁州有寶墨亭記及其事

白鹿洞紅鶴

南康白鹿洞後嘗有紅鶴數百巢于松杪萬  
曆己卯張居正毀天下書院鶴忽飛去越三  
年復來巢書院尋復

聖像

白鹿洞禮聖殿有夫子石刻像陳澹記略云  
癸亥仲春沔陽景陵簿靳良叔以公務抵江  
陵遊玄妙觀觀唐吳道子圓形碑筆勁而古  
貌恭而安摩娑審視知為先聖燕居之像詢  
其由黃冠曰近有當道羅封者過水梁馬嘶  
伏不進鞭策數四逾退卻命隸視之報梁石

有像遂舉致于此靳歸以告僚屬幕佐陶景  
山力請移文取置江陵崇文閣任回打碑像  
以歸越四歲丙寅秋子寓梅庠陶君言事之  
本末甚悉一日于李和甫家塾得其像呈今  
尹景山李君躍然以喜而感亦隨之曰仲尼  
日月也孰得而踰焉吳生神筆也千載陸沉  
復見今日抑先聖之靈昭昭赫赫遺像所在  
自有神物守護而攝呵隋文鎮石之語亦固  
甚矣于是捐俸錢命工勒像于石俾人人瞻  
仰乎申申天天之容如獲親炙之者焉噫盛  
哉周宣王岐陽石鼓復見于鳳翔之宣廟餘  
慶之力也今景山勒石之心餘慶之心也游  
謹序其事而為之記

廬山古碑

廬山南碑刻題石惟白鹿洞開先寺最多白  
鹿最古者朱文公之古本大學中庸白鹿洞  
賦陸文安公義利說王忠文公遊記開先最  
古者黃文節公七佛偈餘明人如王文成湛  
甘泉李空同邵文莊喬莊簡諸公筆跡甚夥  
不能悉錄也歸宗栖賢萬杉雖古剎寥寥矣

闕龍

廬山黃龍寺創有黃龍潭順治己亥五月四  
日正午天宇晴霽忽有紅雲一縷起潭中又  
有黑雲一縷相搏于潭上日光照其外濤聲  
走其內漸近寺傍行十餘里至含鄱口復回  
戰聲益力震撼山谷僧眾股栗伏床下雷雨  
如飛雹少頃雲散寺中殿宇門廡瓦無一存  
惟藏經閣獨完遠寺半里樹木皆盡惟寺中  
西域二寶樹枝葉無損焉

李逢吉鄭元素

李逢吉書堂在凌雲峰下今為折桂寺朱文  
公有詩曰竹帛有遺臭桂樹徒芬芳鄭元素  
者唐末劇賊温韜之甥也韜發唐昭陵玉匣  
中前代圖書二王真蹟甚富韜殛死元素盡  
得之避禍南徙居廬山青牛谷四十餘年積  
書數千卷今廬山南康諸誌皆載鄭元素隱  
居與楊衡苻載並列亦失倫矣惜無如文公  
者刊正之

甘清秀

正德中宸濠破南康官民皆棄城走惟郡人



甘孟珊女清秀不屈投雞公潭死

宋白石

宋之盛字未有星子人學以明道先生為宗  
崇禎已外舉人亂後隱居髻山人稱白石先  
生

白鹿洞山長

白鹿洞書院創于南唐昇元中以國子監九  
經李善道主洞事至宋太平興國中以明起  
為白鹿洞主朱文公知南康學規始備明代  
多巡撫督學禮聘名儒充之其最著者胡敬

齋先生居仁蔡希淵宗充劉給事世揚趙給

事參魯吳明卿國倫章斗津潢舒碣石曰敬  
李忠毅應昇朱勛黃佑蔡為唐御史龍特疏  
以興化府教授改南康主洞席胡章舒皆江  
西理學名儒吳李則南康府推官其聘而不  
至者陳白沙先生獻章也今當路聘湯惕菴  
來賀主之惕菴南豐人崇禎庚辰進士前給  
事中今年八十順治中巡撫蔡襄敏公士英  
聘建昌熊約菴維典主之熊崇禎辛未進士  
亦前給事中

匡山三隱

順治已來隱廬山者三人張自烈字爾公表  
州人卜居山中三載屢空晏如卒葬洞山王  
一翥字子雲黃岡人崇禎庚午湖廣解元隱  
廬山十餘年有智林集朱公奭字燕西南昌  
人隱居五老峰下有雪嶠集白鹿洞志卒葬  
塔子冲

滁州西澗

西澗在滁州城西宋藝祖自清流關浮西澗  
以取滁州亦非細流昔人或謂西澗潮所不

至指為今六合縣之芳草澗謂此澗亦以章

公詩而名滁人爭之余謂詩人但論與象豈  
必以潮之至與不至為據真癡人前不得說  
夢耳如宋之問題大庾嶺詩江靜潮初落大  
庾嶺非止有章水如衣帶去潯陽且千餘里  
抑豈潮所可到耶前輩謂相如上林賦灞澹  
涇渭東注太湖李善注太湖所謂震澤闕中  
八水皆注黃河焉得東注震澤此則太寥澗  
耳  
琅琊山考

滁西南琅邪山十道志謂晉平吳瑯邪王伯  
出滁中孫皓送璽至此因名獨孤及琅邪谿  
述謂晉元帝之居琅邪邸而為鎮東也嘗游  
息是山厥跡猶存故長夫名溪曰琅邪劉唐  
灣琅邪谿記謂崔祐甫寶應寺碑王元之留  
題琅邪谿詩註皆謂元帝為琅邪王南渡駐  
蹕此山以其似東海琅邪山而名按顧況詩  
云東晉王家住此谿云云又似吾家始興公  
曾聚族于此與前二說不合今滁州南亦有  
烏衣鎮

### 漢高廟

滁州豐山上有漢高廟不可曉或謂豐沛人  
多居此山亦傳會少理昔宋藝祖為周世宗  
將擒皇甫暉于此遂取滁州仁宗時立原廟  
于滁曰端命殿又翔天慶觀以奉之當是藝  
祖廟之訛耳

### 衲僧

黃山谷云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此是衲僧本  
色今緇流每藉口黃金布地之說交結豪貴  
日覬檀施殊可厭薄比在廣州一日王大將

軍招遊海幢寺但見寺僧今無阿字画像子  
曰此乃似富貴中人不似和上友人陳元孝  
從旁笑曰他却何曾不富貴予為一笑過廬  
山舉似某禪師荅云天然門下元有遮些子  
習氣因言有角子今菟訶衍今摩一住鶴鳴  
峰一住幽遠山把茆蓋頂有真素之風摩即  
天然子也二人可謂鐵中錚錚者特志之

### 澹歸詞

澹歸詞三卷極有逸氣擅場處頗似坡翁稼  
軒亦有逼梅溪處偶記其數首如團扇云輕

### 羅未老梧桐葉生綃尚挂梧桐月九曲轉柔

三五

腸一聲吹嫩涼 情閒猶把手意冷先垂袖  
不敢強為容花無百日紅和覺範詠梅花云  
流水平橋竹籬傍路花低亞凍雲不下烟薄  
香難画 盡日無言一笑難酬價飛來也橫  
枝踈野未許斜攏馬聞鷓鴣云兩兩相呼隔  
一灣逢人便說路行難老夫已識高低面容  
子休爭上下灘 雲欲盡水還寬扶筇不擬  
更投竿悲秋何必秋風起二月春風透骨寒  
龍眼云不是荔支奴滿載明珠與未孤我欲

送他方外做尼姑茶褐衫兒冰雪膚 電子  
定誰呼禍出蛇醫事有無累得親家賠棹子  
都盧笑倒波斯碧眼胡江舟聽雨云夢中柱  
杖穿松竹飛水喧空谷醒來聽得雨敲蓬不  
是芭蕉也不是梧桐 茫茫目斷秋江上寒  
色深于浪死灰又濕瓦香鑪聽到半醒半睡  
沒工夫乞草堂詞云點着眼前禁不住非癢  
非疼冷冷酸酸處乞與草堂澆酒具古人賸  
有傷心句 月貌風情雲意緒吞既難留吐  
又難教去枝上柳絲雙玉筋天涯滴盡秋宵

李商隱詩

李

雨朱壻自武林來訪云斷山影裏仍相見是  
當日誰家倩省識孃生三世面窮居無分獨  
行無分非我閒親串 合離不得容針線拈  
著絲絲理還亂眼底空花能自薦春雲秋月  
一般今古王謝堂前燕雪後訪東古雪公云  
雪霽尋山忘險阻籃輿把滑如搖櫓折竹凍  
松斜礙路行休誤笑看躑倒人無數 燕子  
窩中誰獨步冰稜上面輕輕度吞却鄱陽還  
自吐風濤怒東山月下雷門鼓蝴蝶云玉鎖  
金羈悶損幽魂難住成團飛出惹花穿草去

濃香膩粉兩股柔鬢深注滿林朝旭半簾暮  
雨 盡日做憊困酣休更屢舞絳房輕夢重  
尋來處路料得南華又算三生一度不堪回  
首落紅無數咏燕云花前又見問昨歲雙雙  
悲秋何處不忘舊好且作今年新寓約畧塵  
封繡戶欲去也低徊難去依然遶柱翩翩豈  
俟主人分付 應慮春風春雨更慘澹經營  
莫教航候簾垂春暖可許兒家長聚儘似天  
孫機巧多只有一年一度未知明歲重來能  
得畫堂如故丹霞梅花再開云蜡索西谿燈

李商隱詩

李

連鄧尉一花誰定遲速多情自喜多才憐人  
賞心難足丹霞至後有開斷寒枝重續想巡  
簷待我歸來笑解秀眉雙感 一瓣瓣細鐫  
香玉一線線澹攢金粟深勻點點檀紅巧勝  
飛飛萼綠冰霜妙用故抑勒嶺南松竹儘唱  
殘白雪高歌再鼓陽春一曲問杜鵑云年年  
春暮聽啼鵑喚得阿誰歸去放去重瞻真服  
力纔見阿房一炬人面桃花門前紅映白骨  
千秋聚癡翁還問酒闌客散何處 彼此索  
爾虛閒興之所到忽現經營趣十指連心當

脚走好個無賓主句長者圍中百年而後佛  
也難常住山雲江月大家驗取公據棲賢訪  
石鑑云廿年前在此問廿年前何似今年歲  
寒人將盡融融晴色初試春天玉淵金井依  
舊白練曳蒼烟却僧舍孤清閒僧素樸我見  
猶憐 羣遊忽驚顧想好句垂成花散青蓮  
莫寫扁舟影嘆來思異感歸夢同牽有泉亦  
號三疊此曲近無絃妙指發清音移情又在  
三峽邊和章質夫楊花云偶然闌入春光被  
他一手推教墜悠悠漾漾有無着意無無着

皇朝詞林

天

思露網斜懸風輪亂滾雨巢深閉卻瀟瀟灑灑  
灑灑凝凝昵昵輕輕下低低起 似我千針壞  
衲錦迴文織成休綴絲絲絡絡顛顛倒倒零  
零碎碎妬寵爭妍一般花月一般萍水到不  
如元自淒涼免悵望繁華淚題骷髏圖云我  
見骷髏出塵嫵媚絕代豪華占江山萬古千  
羣鬪蟻交親四海兩部鳴蛙已脫囊藏何勞  
粉飾獨露堂堂不似他長憐憫暫堆些馬鬣  
又作人家 休教夢遶天涯看流水無心戀  
落花問回風雪捲誰來爭席橫江月墜任去

皇朝詞林

元

刺牙太乙符空西方藥盡灑落相撐亂似麻  
真平等便漁陽鼓史澹然三搨清遠峽次稼  
軒山鬼謠云問此山何年來此有人似語非  
語此中尚有飛來寺定可一言酬汝忙覓路  
元只是斬新如舊今非古逢人但舉笑兒戲  
神通偷來蘭若不敢送歸去 還記得山上  
行雲行雨江間如組如舞花明柳暗孫郎婦  
老大千年毛女愀然處却自嘆絲纏窳窳空  
愁苦玉環何許看去了能來烟蘿絕跡一首  
小山賦和稼軒蒼魚計亭疑問云莊叟當年  
濠上觀魚至樂歸秋水最堪憐鬼窟黑山裏  
坐煞人無過于此惟智者乃能融通理事臆  
羶落碇難旋蟻豕背蝨安居燕巢堂幕異物  
都來同意向於魚得計反觀之即火宅癡兒  
為失計一片清涼十分浩蕩是南華子 我  
即是魚噫魚元無計莫求知大鯤逢海運化  
而為鳥何依怪五石成堅不能自舉江湖泛  
泛是耶非以一芥為舟坳堂杯水湖涸尺寸  
千里也不妨赤鯉吞香餌看魚死人生同一  
味沉竭澤而漁無幾吞舟漏網尚可與蛟龍

兒嬉逍遙無待短長大小各樣高天厚地請  
君更欲御風時但決起而飛可矣

門人盛符升

孫男 兆鄴 較

皇華紀聞珠曰

三

皇華紀聞四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士禛撰康熙甲子士禛以少詹事奉使祭告

南海因綴其道途所經之地搜採故事為此書多

采小說地志之文直錄其事無所考證不及其池

北偶談諸書也

漢世說 □□卷（存卷九卷

十八卷十九卷二一卷

三一）

〔清〕章撫功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七硯書堂鈔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漢世說十

四卷》提要

漢世說 章撫功殘稿



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存目曾收  
漢世說僅拾肆卷。今予得章氏  
底殘稿，以註明四庫所收，並非完本。  
除殘稿卷九品藻，占四庫所云分十四  
門恰在第九正相符合外，另殘稿任誕樓  
逸（以上八及十九卷）排調（廿卷）絀漏（卅一卷）  
等四卷，在四庫目中均不曾道及。予臆測  
四庫所收係上半部，而殘稿未收四卷係  
下半部之殘帙，雖難窺見全貌，姑以名人  
手稿見珍。



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從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

晁錯遷太子家令以辨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武帝時李廣為未央衛尉程不識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過太守將屯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傳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募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口卒犯之無以禁

而其士亦伏樂為之死我軍雖頻擾然口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士卒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武帝問莊助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過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澳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貴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司馬相如雖多虛詞蓋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聘鄒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武帝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

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曰碑出於降敵斯亦壞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特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舉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軍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武帝問東方朔孔頰之道德何勝方朔曰頰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自生

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言甚多疎畧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桓寬雜論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切而不煉斌斌然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而不撓可謂



不畏強禦矣

楊雄以為東方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度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任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請似優不窮似知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

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谷口鄭子真不誦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潔其清矣乎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洽荷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自闕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

楊雄言美行國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言辭莫敬陸賈執正王陵申屠嘉折節周昌汲黯守儒袁固申公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或問蕭曹曰蕭規曹隨滕濼樊鄴曰伏介叔孫通曰繫人也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晁錯曰愚酷吏曰虎角而翼者也

楊子雲言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他人之道西北之流也紀綱夷絡或入於沱或淪於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

楊子雲言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

無是父或曰必也兩乎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

楊子雲言子長多愛愛奇也稱李仲元不夷不惠可否之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及也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親王者不得則不與故孔子之徒唯顏回足以當之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向會孫襲篤論君子也以欲之言為然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謂桓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能傳

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羣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稱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薄仁義非禮樂然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遇特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枚舉文章敏捷長卿制作淹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舉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楊子雲曰單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舉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司徒伏湛免南陽太守杜詩薦湛曰竊見故大司徒伏湛

自行束修訖無毀玷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畧謀慮朝之淵藪髮髮屬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

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

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數文華以雜國典守賤蕩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韓稜為尚書令與僕射到壽尚書陳胤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劔唯此三人特以寶劔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到壽蜀漢文陳胤濟南推成時論者為之說以稜淵漢有謀故得龍淵到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胤漢教模善不見外故得推成

七  
魏書

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從黃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猶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清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桓帝問尚書陳蕃曰徐穉袁閔韋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閔生出公族開道漸訓著長於二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順帝反政備玄纁玉帛聘南陽樊英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鄧士拂巾襜褕以企旌車之招至乃英能成風俊又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謀弘深左雄黃瓊之政

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嵩樂巴牧民之良幹麗參虞翔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閔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家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樊豐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弘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墜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遘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

七  
魏書

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陳蕃代楊秉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資臣不如施刑徒李膺

桓靈之間政委閣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嫉直之風於斯行矣甘陵周福河南尹房植二家賓客互相譏搗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程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上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買俸

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屢履到門

黨人既遭禁錮具名書之王府自是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若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勲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暄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用蔣擘

七  
更書

王章爲八厨厨者言能以才救人者也臧古八元八凱也又張儉等同鄉一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首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延皆天下善士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總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郭太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太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

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鄭公蒙言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世目李元禮譏謔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膺嶽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稱曰賴川李府君頽頽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處處如行栢松之下

汝南陳仲舉穎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中郎評之曰陳仲舉強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

世稱孔文舉英雄特傑博諸物類猶衆星之有北辰百穀之有黍稷

曹操徵時嘗卑辭厚禮求許劭爲己目劭曰君清平之姦

七  
更書

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

孔融稱禰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親與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嘗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是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鶩疾惡如仇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

孔文舉貽韋甫休書言前日元將來洞才亮茂偉世之器也昨仲將又來懿性貞實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

世目逸文理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櫛櫛車末則有餘河內張範名公之子其志行與郗原符甚相親敬曹操曰

邴原名高德大清規迺世魁然而時不爲孤用開張子願  
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

東郡張闔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闔曰張子臺視之似  
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好作人如此自  
可不富貴

皇甫謐謂焦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口不言  
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闔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入玄  
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  
顧妙乎與夫三星之光者同矣結繩已來未及其至也褒  
皇已來一人而已矣

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收劉表坐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

七  
見書堂

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汜  
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自上大牀臥使客  
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  
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  
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  
但上下牀之間故表大笑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  
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仗  
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

陳登使功曹陳季弼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  
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季弼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

驕而自矜登曰夫闔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  
泗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  
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學雄姿傑出有  
王伯之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

七  
見書堂

樓逸

留侯疾不視事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疆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迺學道欲輕舉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蓋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梅福居家嘗以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

七 現書堂

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谷口鄭子真修身自保非其服勿服非其食勿食大將軍

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誦而終

應曜隱於洛陽山中與四皓俱傲獨不至時人詩曰高山

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嚴君平賣卜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眾人  
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  
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  
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

簾而授老子

楊雄少時從嚴君平遊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

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  
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得而  
見不可得而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  
不敢言以為從事乃嘆曰揚子雲誠知人

馮衍有大志不戚戚於貧賤居常抗慨嘆曰衍少事名賢  
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  
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貧而不衰賤而  
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  
終身名為後世法

七 現書堂

衛衡字伯梁以高行聞微辟皆不就董扶任安從容還見  
之曰京師天下之市朝也足下猶之人耳何其在此遠以虛  
名屢動微書若至中國則價益矣衡笑曰時有險易道有  
污隆若樊李齊揚仲桓雖應命何益於時乎苟無所則尼  
軻栖栖是以君平子真不屈其志其子之徒也哉吾何虛  
假之有安扶服之敬其言也

鄭敬清志高世新遷都尉逼為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  
以為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清木汁耳辭病去  
隱處精學峨中陰就虞延並辟不行同郡鄧敬因折芟  
為坐以荷薦肉餽饌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華門琴書自娛  
先武公車微不行

仲長統性倨傲不拘小節每州郡辟召輒稱疾不就常以  
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

游偃卧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  
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  
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  
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疾止則陳酒肴以娛  
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  
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咏歸高堂之上  
安神闔房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  
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  
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  
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  
美入帝王之門哉

七 魏書

周燮以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阪田常肆勤以自給非  
身所耕漁則不食安帝以玄纁羔幣聘之遣丞掾致禮宗  
族更勸之曰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  
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陔乎燮曰吾旣不能隱處巢穴追綺  
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違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  
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  
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歸  
馮良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從佐奉檄迎督郵  
卽路慨然耻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適至犍爲從  
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徒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絮  
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餘年乃還鄉里

志行高整非禮不動安帝時與周燮同徵良亦載病到縣  
送禮而還

逢萌遊學長安王莽未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  
客於遼東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  
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  
儉牛自隱時人爲之論曰避世墻東王君公

嚴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姓名  
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男子  
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脩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  
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大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  
素舊遣使奉書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

七 魏書

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  
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

梁鴻不娶同縣孟氏女狀肥醜而黑擇對不嫁至年三十  
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始  
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  
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命鴻曰  
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妻曰妾以觀夫子之志  
耳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捺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  
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  
志今何爲默然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  
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爲四

皓以來二十四人作傳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

梁鴻適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

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及卒伯通等為求塋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

趙岐年九十餘卒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單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曰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者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世

七 現書堂

決錄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貨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於詩秦幽也其為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趨勢進唯權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而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嘗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探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於斯今其人既亡其行乃可書王石珠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云

向子平讀書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但未知死何如生耳錄髮畢勅斷家事與同好禽子

夏俱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

任定祖讀史至魯仲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為治情以得志為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

韓康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用藥為乃適入霸陵山中

桓帝以安車聘韓康康不得已乃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微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微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因道迷遁

七 現書堂

法真關西大儒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特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前後四徵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元德先生

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漢陰有老父獨耕不較尚書郎張溫異之曰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

不報何耶老父笑而不對温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手温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姜肱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輜面言感肱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七現書堂

延叔堅既以梓梁冀引歸教授家巷辭李文德書言吾每昧爽椰植坐於客堂朝則誦尚書古易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吟詩南軒百家衆氏投問而作紛紛欣欣雖漸離擊筑高鳳讀書未能況此且吾自束修以來百行無失持此下見先君可無愧赧豈復迷其本棄其生因不赴徵命老卒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之廟桓文林避地會稽聞陳業履行高潔往候不見及文林特浮海入交州乃遺書別業不困行李繫白樓亭柱而去

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龐公居峴山之南刺史劉表數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高林暮而得所栖龜鼈穴深淵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

七現書堂

管寧自遼東還魏文帝詔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平審老疾疋頓耶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復出入園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若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薦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闕於園圃臣按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著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讓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

管幼安見公孫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整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飭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不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郡原時亦在遼好以清議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幼安謂原



曰潛能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蔡中郎與袁公書朝夕游談從學宴飲酌麥禮燔乾魚欣欣焉樂在其中矣

陳留申屠蟠耻郡無處士遂閉門養志屋蓬萊之室依桑樹以爲棟前後微辟文書悉掛於樹初不顧盼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牛牢字君直世祖爲布衣時與交游嘗夜共講說識言云

七 觀書堂

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所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卽位徵牢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直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嘗先到家致意焉

贊徇字季直伯陵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善屬文詞論清美渭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麟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慕其先人之高陰於南山之陰永和中外博求名儒公卿薦徇行侔顏閔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爲國碩輔由是公車徵公府交辟皆不就

遊覽一則附

馬第伯記封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察山壇及故明堂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籩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而向極望無不觀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窅如無道逕遙望其人惴惴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如雲久之白者移過

七 觀書堂

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僮卧石上有頤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目擊爲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脊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岩石松樹鬱鬱倉倉若在雲中俛視豁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穴遠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遠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視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頭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控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蹠蹠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郭使

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鐘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  
神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土一里餘得  
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  
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圖臺高  
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陸人不得從上從東陸上臺上  
有壇方一丈二尺所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  
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  
則詔書所謂醉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  
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先上跪拜置梨棗  
錢於道以求福卽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鷄一鳴  
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

七觀書堂

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  
有玉龜山也南有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  
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  
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鷓鴣冠子幽山隱衣敝屣穿以鷓鴣冠莫測其名因服成名  
著書言道家事馬援常師事之援後顯於漢鷓鴣冠子慮其  
在已乃其援絕常居深山耳聾謂妻子曰吾免爲巢山洗  
耳清溪

漢世說卷之十九

任誕

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已之右欲必  
陵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  
輩士亦以此多之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詰諸所與交通  
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千百人

相如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日長卿久  
宦遊不遂而困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  
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  
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卓王孫程鄭乃曰令有貴客爲具

七觀書堂

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  
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爲  
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竊聞長卿好  
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  
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  
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  
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旣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  
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  
文君入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藉足  
以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  
舍乃令文君當爐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

於市中卓王孫耻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  
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旣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  
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尋如此卓王孫  
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  
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

武帝初卽位徵天下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  
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

臣矣

楊惲旣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其友人孫  
會宗與惲書諫戒之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語言見廢  
內懷不服報會宗書言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臣之  
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  
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數人  
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  
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  
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

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輩汗  
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  
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

楊王孫病且終先令其子贏葬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  
命欲從之心又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祈侯祈侯與王孫  
書王孫報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也歸者得至化者  
得變是物反其真也反真冥冥無形無聲乃合道情且精  
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  
謂之鬼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喪以幣帛鬻以棺槨支  
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爵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  
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豈是言之焉用久客今費財厚葬

留歸鬻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吾不爲也祈侯

曰善遂廉葬

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陳遵獨極與馬衣  
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  
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鄉今日以某事適遵曰  
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  
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  
責之

陳遵者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  
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  
窮候遵酒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

狀母乃令後閣出去

曹操以禰衡數有恣言懷忿以其才名不欲殺之令錄為  
鼓吏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問試  
音節諸吏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着岑牟單絛及小帽次  
傳衡衡方為漁陽參搥蹀躞而面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  
者莫不慷慨進至操前而止吏呵之曰鼓吏何不改裝衡  
於是當武帝前先解袒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  
單絛而着之畢復參搥而去顏色不作操喜笑曰本欲辱  
衡衡反辱孤也

孔融素薦禰衡於曹操因向衡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  
復見操說衡在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

七  
現  
書  
堂

之極晏衡乃着布單衣踈巾手持三尺稅杖坐大營門以  
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在坐營門言語悖逆操怒謂  
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鼠雀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  
皆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

戴良少誕節母患驢鳴嘗學以娛母才既高達而論議尚  
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與比良  
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為偶良  
五女皆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踈裳布被竹筍木屐以遺  
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常  
嘆曰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又自咏云還家

酒責多座客聚幾行高談滿四座一飲傾十觴

劉荆州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言如是為  
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也

靈帝時師宜官隸書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十言  
或時不持錢詣酒家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釭酒討錢足以  
減之

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為高唐令不乘輦車徑至高堂  
變易姓名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吁亭  
長問新令為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  
起居曰我正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某日入舍乃  
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

七  
現  
書  
堂

排調

宋忠賈誼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司馬季主問坐弟子三四人侍二大夫再拜謁司馬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季主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宋忠賈誼瞿然而悟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竊觀十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大夫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

七 規 書 注

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何以卑污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謂卑汙也季主曰公所謂賢皆可羞矣卑疵而前媿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實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傾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譽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試官不謙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劫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

原缺

半渡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襄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龍且水東軍散走遂平齊

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司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豈為參御言事以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內史

七 規 書 注

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謁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特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適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其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適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

孝景二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

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榮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餓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取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饑乃引而去去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奔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王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

七 現書堂

景帝使中貴人從李廣勅疾兵擊外國中貴人將數十騎從見北敵三人與敵射傷中貴人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鵠者也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鵠者也已縛之上山望敵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敵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彼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敵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敵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時

會幕胡兵終怪之弗敢擊

元爵元年諸羌反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充國至金城須其滿萬騎欲渡河恐為敵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羌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陬中亡羌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不能為兵矣使彼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陬中兵豈得入哉

七 現書堂

朱博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問步至廷尉中侯何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為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

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事言者事畢適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趨駕既白駕辨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

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囚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

姑幕縣有群輩八人報仇庭中皆不得長吏自擊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請掾即皆自白不復出於是府丞詰問朱博迺見丞掾曰以爲縣自有長史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問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救惶怖新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伐閱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掾持下皆此類也

朱博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天下獄博恐爲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三尺律今人事出其中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爲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爲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爲不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果材過人也每遷徒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爲不可欺者

張敞爲京兆尹而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強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且當以枉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枉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辯治梁矣

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惟樓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華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

陳遵爲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吏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口占授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踈各省意河南大驚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豐辯傳食五侯間各得其驩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吳漢伐蜀乘利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屯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詔書讓漢書未到公孫述果使將分營并出攻漢又使別將擊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戰敗走入壁乃召諸將屬之曰吾共請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向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

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諾於是贊士  
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絕夜脚枚引  
兵與尚合軍迎戰遂大破之

臧宮將兵至中盧屯駱越越人謀釋從蜀宮兵少力不能  
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鉅斷城門限會車  
聲回轉出人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  
告以漢兵且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  
擊牛釀酒費使慰納之越人山是遂安

臧宮將降卒五萬從諸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  
沅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  
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

七  
現  
書  
堂

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  
幟登山鼓噪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  
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從擊大破之

馬援夜至光武大喜引入具以征西羣議賢之援因說隗  
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  
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  
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光武拜鮑永魯郡太守永  
到降者數千人唯偽帥彭豐不肯下永至孔子廟里無故  
荆棘自除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  
今危急而廟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

原缺

徐登趙炳能爲越方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結言約  
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今既同志且可各試其能登乃禁  
溪水水爲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莢二人相視而大  
笑

蔡邕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

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

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

蔡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客有彈琴於

屏邕至門潛聽之曰憺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

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主人自追問其故邕

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螻螂方向鳴蟬

七  
現  
書  
堂

蟬將去而未飛螻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螻螂

之失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

足以當之矣

蔡邕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

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爲椽也

取爲笛奇聲獨絕

左慈在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畧備所

少者吳松江鱸魚耳慈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盆貯水以竹

竿餌釣於其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

周坐席可更得手慈乃更餌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

尺餘操使目前館之周洪會者操久謂曰旣已得魚恨無



蜀中生薑操又恐其近郎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餽可過勅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蜀使反騷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曹公欲害左慈慈目眇葛布单衣至市視之一市十萬人皆眇一目单衣無非慈者竟不知所在

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妻方氏常從駕無時衣妻請置兩絹絹無故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出囊中藥少許披之即成偉大驚曰道在汝處而不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終不肯告偉乃與其侶謀欲杖之方氏輒知之曰傳道必當得人如其人雖道路相遇當傳之非其人雖寸斷而支解終不傳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尸解去

七現書堂

鹿皮翁者淄川人也少爲府小吏木工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四間成上其巔作祠留止其旁絕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且七十年淄水來山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牛水盡漂沒一郡死者萬計小吏乃辭遣宗人令下山著鹿皮衣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蔡邕工學篆隸絕世尤得八分之微體法百變窮靈畫妙又規造飛白妙有絕倫女瑛亦工書八角垂芒傳寫李斯并史籀用筆勢伯喈得之不食三日乃大叫喜若對數十

人邕因讀編三年便妙達其旨伯喈常居一室不寐恍然一客厥狀甚異授以丸勢由此益工

諸葛武侯父子皆長於畫南蠻俗敬巫鬼好盟詛要質諸葛亮乃爲作畫先畫天地日月君臣城府次畫神鬼及牛馬驢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遠行安郵又畫蠻人牽牛負酒賣金寶詣之以賜彼蠻甚重之

蔡邕雅好琴道嘉平初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弄南曲有瀾冬夏常泳故作泳水弄中曲即鬼谷子所居深遠岑寂故作幽居弄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故作坐愁弄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弄曲成出示馬融王子師輩甚異之

七現書堂

紕漏

漢虜魏王豹薄姬入織室漢王見之詔納後宮歲餘不見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臯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

竇廣國少君年四五歲家貧為人所畧賣其家不知其處

七 現書堂

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餓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其家號為衛氏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筮置家

武帝被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誰甚賜平陽王金千斤主囚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強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

大將軍衛青父鄭季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青為侯家人冒姓衛氏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屋室有一紺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及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為皇后青以軍功為大將軍封侯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蘇建常勸其觀古名將所招選賢者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守職而已何與招士

七 現書堂

邛祚聞南夸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比南夸武帝問司馬相如相如曰邛祚再驥者近蜀道易通愈于南夸上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乃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

武帝拜朱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  
繡衣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初買臣免待詔常從  
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  
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  
入室中守邸與共飲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  
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  
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背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  
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丞相推排陳列中庭  
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  
乘傳去

朱買臣好讀書不治生產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

七規書堂

且讀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誣歌道中買臣愈  
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  
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悲怒曰如公等終  
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卽聽去其後買臣獨  
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  
食之後數歲買臣爲會稽太守且至郡發民除道縣吏並  
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  
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  
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之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  
恩者皆報復焉

成帝故中宮史曹官官婢曹曉子女前屬中宮爲學事史

通詩授皇后婢道房與宮對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  
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  
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  
詔記盛綠縹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于掖庭獄丞籍武曰取  
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  
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藏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  
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武卽書對兒  
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  
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卽因客奏封事曰陛下  
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于武曰今  
夜漏下五刻持兒與舜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  
意何如曰惶也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爲釋乳母  
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泄漏舜擇棄爲乳母時兒生八九  
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子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  
告武以篋中物書于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  
嬰藥二枚赫號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  
知之偉能卽官官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  
也願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  
長信得聞之宮飲藥死後官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  
言女無過何自殺耶若外家也我曹言願自殺卽自縊死  
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官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  
不知所置

七規書堂

許貴人前在上林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一歲再三  
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懷子其十一月乳詔使  
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問昭  
儀謂成帝曰帝給我言從宮中來即從宮中來許美人兒  
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耶懟以手自持以頭擊戶壁柱  
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  
今故告之反怒為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  
知是不食謂何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  
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  
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于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  
有以子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  
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于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  
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  
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呼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縹方  
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與武皆封以御史中丞  
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  
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  
任嬪公孫習前免為庶人詔召入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  
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際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  
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十人以  
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太后欲窮治左右侍醫帝得疾  
狀即日自殺

七  
觀  
書  
堂

葛龔善為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千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寔  
之志自載其名因並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為之語曰作  
奏雖工宜去葛龔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彩女為客舍主身為商賈  
服行至舍彩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為笑樂

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崔烈時因傳母入錢五百萬  
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幸者曰  
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  
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妹耶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  
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  
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為不當但嫌其銅臭烈怒舉杖

七  
觀  
書  
堂

靈帝末南宮火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  
東秋道諸郡材木及丈石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  
勅號曰中使恐勸州郡多受賂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  
廉選除皆貴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當之官者皆  
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又造黃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  
錢絹帛勿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  
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故聚為私藏各數千萬

原缺

營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困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白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口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口還走上山漢軍進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口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闢樹木間復殺數十人因發連弩射單于

七 見書注

單于下走不能破廼還是時陵軍益急外國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口不利欲去會陵軍俟營故爲校尉所奪亡降外國具言陵軍無復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口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遯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雁谷單于遮其後乘馬下疊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畫新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嘆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

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井構一半冰期至遮口障者相持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口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

大司馬吳漢乘勝進營逼成都城宮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維郭門歷成都城下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口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他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

七 見書注

金蒲城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因乃引兵據之外國東攻恭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天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冠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口口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

張陵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

班超在西域三十餘里誅計鎮撫西域五十餘國悉皆內屬於是封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乞歸

言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起妹曹壽妻大家亦上書請起帝感其言許之

註大家書言臣兄起賴蒙陛下神靈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餘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起年已七十大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恐有卒暴起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誠可哀

痛故敢觸死爲起勾餘年一得生還望見闕廷如不蒙恩慮有一朝之變與幸起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

建武中鮮于異爲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起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與乃鬼見白日導從入府與高等對共計校定爲適秉所割

匿與乃書表自理其果言高貴不尚節研密失機媚世求

顯偷竊錄艾易稱負來誠高之謂臣下勝鬼言謹因千里

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

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與西河田宅兼爲善代以

旌幽中之訟

王文考敘夢言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臣因作賦一篇敘夢後之夢者讀誦以却鬼數數有驗

漢世說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章撫功編撫功字仁艷錢塘人是書做劉義慶世說新語體例以紀漢人言行大抵以史記漢書爲主而雜以他書附益之分十四門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曰文學曰方正曰雅量曰識鑒曰賞譽曰品藻曰清介曰才智曰英氣曰義烈曰寵禮與義慶原本小異其採摭亦備然事皆習見無他異聞又分類往往不確如龔遂刺昌邑王過自宜入方正鄧禹師行有紀自應入政事乃俱入之德行至射的山仙人取箭自是誌怪之說入之此書尤無體例也其凡例云書以語名始論語也國語紀言不叅以事陸賈新語馬上翁每卷稱善臨川世說一書諸名士所共撰述始自竹林迄於江左風流簡遠少許勝多最爲可貴茲編獨尊兩漢意專敘事故不以新語名篇云云案劉向先有世說故義慶所撰則名世說新書後人乃改爲新語黃伯思東觀餘論考之最詳非以記言而謂之新語撫功之說殊誤至義慶所述上接東漢何得云始自竹林益爲失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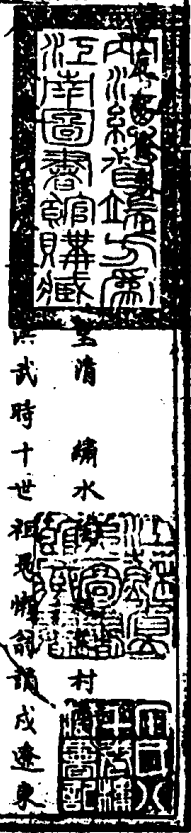
過庭紀餘三卷

〔清〕陶越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過庭紀餘

三卷》提要



有地曰連山島者其編籍處也翁約曰氏為妻生子  
薛健字伯健後更字仲健既長代父役菑始歸里後仲  
健便道過家未至而兄耕學公過于吳門初不相識驚  
其狀貌類父就問知之相持而哭遂携歸極相友愛後  
後來輒應恩不敬去耕學公悉以金帛古玩器界之俾  
營產以遺後人成化己丑卒于成所娶弟汝汪氏汪與

同成故聯姻生子女各三繼娶黃氏又繼娶鍾氏汪先  
塋連山島及公卒而合窆焉後菑亭公以公永冠塋澄  
源祖塋給事周秩為之誌自後子孫或一歲或隔歲一  
來及去必以義田餘息贈行仲健第三子諱友諒家孫  
諱欽並以病歿于禾即塋于祖塋近地今所稱長官墳  
者是也自仲健公以下凡六世俱葬於家迫遠楊既  
歸與朝聲問阻絕譜系亦遂不傳今子孫頗多貴顯  
者康熙十三年間有欽使泊舟王江涇特呼巡檢問  
曰此地有陶家墳何在乃余祖墓也欽往祭拜巡檢告





湘夜雨餘亡景皆出于滿湘之桂壤信乎其真為八  
景者矣嘉禾吾知也豈獨無可觀可采之景歟閱  
圖經得勝景八亦足以梯瀟湘之楚筆而成之圖拾  
俚語倚錢唐諸閣仙酒泉子曲子題云至正四年  
歲甲申各十一月陽生日書于橡林舊隱梅花道人  
鍾頌首

空翠風烟 在縣西二十七里携李亭後三過堂之  
北空翠亭四圍竹可十餘畝本覺僧刹也 萬壽山  
前屹此一亭名携李堂陰敷敵竹酒消空翠領風烟

騷人隱士百題咏紅塵不到蒼苔迥子瞻三過見

文師壁上有題詩

龍潭暮雲 在縣西通越門外三里三塔寺前龍王

祠下水急而深過歲早別祈于此時有黑濟可畏

三塔龍潭古龍祠下千年蹟幾番殘煥喜猶存靜勝

獨歸僧 陰森一迳松陰直樓閣層層耀金碧祈堂

禱早最通靈詞下暮雲生

駕湖春晚 在縣西南三里真如寺北城南澄海門

外 湖合鴛鴦一道長虹橫跨水塔影見中流終日

射漁舟 彩雲依傍真如墓長水塔前有奇樹雪峯  
古甃吟于秋策杖幾經遊長水法師塔前有  
仁者業上生菓實

春波烟雨 在嘉禾東春波門外舊日高氏園中烟

雨樓 一掌春波盡盡離忱開如昨昔年烟雨最高

樓幾度暮雲收 三賢古蹟通岐路寧增玲瓏掃濼

營荷花裏裏間菰蒲依約小西湖三賢者朱買臣陸  
宣公陸贄也

月波秋霽 在縣西城堞上下嵌金魚池昔李氏廢

園也 粉堞危樓欄下波光搖月色金魚池畔竹蒙

茸荒園破樓東 亭亭遠峙梁朝捨屈曲槎牙接蒼

翠獨憐天際久青山却喜水迴環

三開奔湍 在嘉禾北望吳門外端平橋之北杉青

閣 三開奔湍一塘遠接吳淞水兩行垂柳綠如雲

今古送行人 買喜恥黜蕪羞蕪秋楚亭連書處

路逢樵子莫呼名驚起墓中靈

胥山松濤 在縣東南十八里德化鄉約百畝餘荷

錦甍墓共下子胥古蹟也 百畝胥峰道是子胥磨

劍處嶙峋白石幾番重時有兔狐踪 山前萬箇長

松樹下有高人琴劍墓園蒼檜四時青終日戰濤

聲

武水幽園 在縣東三十六里武水景德教寺西廊

幽園井泉品第七也 一龍幽園景德廟西首蘇合

茶經第七品其泉清冽有靈源 亭間梁棟書題備

翠竹蕭森映池館門前一水接華亭魏武兩其名出

泉乃嘉木八景之一而亭將摧在山師欲改作而力

不暇給惟展圖者思有以助之亦清事也 梅花道人錄

題後

秋陰覆野水曠色帶高城萬古風雨餘滿軒空翠生

五

昔人會心處華落徒縱橫勝事嘆千載焉用此高名

空翠 諸溪駁奔滿神物出其處浩劫上浮雲中窺

走雷雨吾嘗隱廬阜飛瀑孤絕 對此發幽期長吟

度秋滿龍潭暮雲落日湖上行風吹湖水明芙蓉未出

水駕鸞空復情佳人翠袖薄公子彩舟輕暗憶題詩

處花葉滿春城鶯洲春曉昔賢讀書處今人採樵路烟

雨暗春波江鷗建處所山暈數峯出洲際千帆去應

有倚接人天長望汀樹春波孤城何處近飛棟上

咫尺初日照江波吳船夜吹笛秋清野寺靜露下鏡

洲碧不見放魚人疎鐘起暎夕秋暮 怒濤來修梁

西出吳門道官家嚴水利善洩何州草洞度霜橋晚

震澤鱸魚早從此具扁舟長學渭中老三閘 持舟

趨南山飛蓋轉賦句登高望吳越擊鼓馳腸聽靈聽

振巖角飛雨澆石面欲弔子胥魂秋長淡如霰胥山

古寺閑幽寂清涼生道心澄源既不味萬象自浮

沉龍吟珠光晚鳥度菱花深上人散花處時復一來

鼻武水幽園 次第古詩八章奉題嘉禾八景用呈在山

老師一聚 大梁章敬頌首

六

武水幽園亭泉品在第七新聞縣樹好當作景之一

維南有胥峰突起平田中是誰磨劍石化此青芙蓉

城陰古三牌既廢尚遺址細雨遙帆來持錢揖津吏

風光水西頭黃衣豈描泥惟餘此陳迹千古與溪流

春波遠城綠行舟亂鷗驚宣公石梁在晴能繼芳躅

重閣沒南陌飛來變錦鴛鴦不起烟雨自江村

龍洲三宰堵室祠扶其右鐘聲隔林春行人重迴首

楊李方名却作亭當寺門題詩三過後與氣猶生存

怪底梅沙彌多寫僧房景問表詩中禪都成影中境

雲東仙館裏一紙千金酬況皆此鄉人扁舟憶同遊

而今同翰畫此景亦增價羈鴉翻墨地斜陽未西下

久之志乘書徒有八者名誰當補其逸因之良感情

咸化十五年己亥秋七月二十二日書于江南水

竹村上桐村老牧時年七十有九

建文死節諸臣終明世無郵典直至弘光時從太僕少

卿萬元吉等請乃予贈謚立廟金陵致祭凡列名傳遺

錄吾學編諸書者衰遊無遺矣時有議此案太匪宜稍

裁之工科李清曰若旬吾輩手足當少為貴耳既于後

奪可施之諸忠耶且此案齟齬已久與其嚴也寧嚴議

遂止贈郵諸忠吾郡有三人為程公本立贈太常卿謚

忠介楊公任贈太僕少卿却志皆有傳俞公祀山嘉興

人以蘇守姚善而錮者亦得從祀此其行言無傳矣

王制尊聞載屠義英字傳卿寧海縣人督學浙中持法

嚴按湖時一生宿娼家保甲疎與兩檢校署門與敢解

者門開携以入保甲大呼言狀屠倂為不見聞者理文

書自如保甲賤行漸前離兩景可數丈屠驛門役判其

屠曰殺秀才并娼去門役潛趨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

出屠昂首曰秀才娼妾在保甲四顧無人大驚不能言

與秋三十荷校保甲倉皇語人曰何殆執鬼諸生咸哇

之而感屠曲全士余謂此周屠之盛節然在今日士習

已極澆薄恐未可以概施也

乙酉五月王師克金陵遂分兵徇浙時祝嘉湖三郡

呈獻版歸命師過村秋毫無犯若不知有公華者縱兵

陳梧原領兵淮上因大兵南下退至塘西陳洪範勸之

降貝勒即命梧鎮守嘉興蕪髮今下不逞之徒乘機

構釁郡中紳士感之遂于閏六月七日謀舉義請梧統

師未中人無人非兵無人能兵多以報復私怨為事余

家吏部故人公兄弟並為叛民所害祖父諸叔分頭避

匿二叔幾死杖免屠公象美見事無濟潛身出城人以

其逃也眾共刃之十三日貝勒自杭遣兵三扎營三塔

考公親新倉皇走至十八里橋亦為亂兵所殺時平岡

嘉善之神亦有率義兵至者屯于東北二門梧自設守

禦當西門以拒戰却將陳伯美者最拚戰勇廿三日毀

于陣廿五日城陷吏部尚書徐公石麟抗節而死太守

鍾公鴻臣自縊梧奔平岡旋即潰散復航海至紹興魯

王監國加格定遠將軍兵無糧餉輒剽掠鄉村為餘姚知縣王正中所殺家君言是舉也吾鄉屠戮甚慘家君先子舉事前借余母歸秦縣舅氏詎誠四十餘里日聞民間句相仇殺道路梗塞時祖居在縣北門外東瓜坊吏部兄弟為馬既罹禍遂託傳舉家君已被戮余父母日夜哀泣迨平定月餘聲息杳然方事招之而骨月相繼團聚祖居半燬于火僕人蕭成死于兵吁可畏也冷仙名諱字啓敬本武林人而為道士于吾未者記載家多訛林為陵遂以為楚人也都元敬太僕言其曾與

十九

劉秉忠張三丰同學于沙門海嘗未詳所據洪武初授大常協律郎能詩文惜其集已不可得其為左取幣金隱觀事吾郡婦稚皆能道之又善琴著有太古正音琴譜宋文憲為之序刻誠意有秋夜聽冷協律琴詩又作泉石歌以贈之祝希哲京兆九朝野記言其作仙奕圍以遺張三丰是又甚矣夫真異人烏取不能也今郡城天星湖後有冷仙祠祈夢頗驗  
天順元年丁丑會試吾鄉呂文懿公時以通政司右參議燕侍講為副考官見陸文裕公儼山外集

暢做堂書畫題跋記有小米滿湘圖係元暉為左連功作先後題識甚多晦翁夫子亦有之洪文敏遺題云于年十六時識建功于攜李益從父忠宣公司錄嘉興時也又云後七年得詞場名第是左曾登科甲左未審何名及考郡志宋科第榜亦並無左姓之人余以為建功即非吾郡土著亦必僑寓之賢也

禾中災異錄

此先祖贈文林公手筆也皆落禎兩朝聞見最真郡志間有不載或載而不詳嘆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詎

十一

不信然

天元年辛酉夏變惑入南斗中位光燄噴射二年壬戌二月二十四日飛沙蔽天聚之成堆其氣腥是日日出無光 九月海盜半遷民家有一母犬忽生數百鼠此余在外家親往閱視大可二三寸許形與常生鼠無異日閉身亦無毛蠕蠕欲動母犬亦竟啖之不能盡乃以餵羣犬及狸其家大恐究亦無恙  
三年癸亥十二月二十二日地震生白毛越 日宣公橋大火

四年甲子正月十一日兩色黑 二月二十八二十九  
兩日天色黃日淡無光旁有黑日度盪晚鐘鳴時聞空中  
叫聲如千軍萬馬突臨之狀又若砲石競擊移晌方靜老人  
云天怒也時有明賊吳野樵板長與如縣之警訛傳餘  
黨將寇嘉興又龍華亦山盜賊聲勢甚惡人心恐懼越  
二日竟逆蘇州而來幸不逼都城由監官前過海南去  
孟夏大水  
五年己丑夏早損稼高田歉收 八月朔白晝見月月  
傍有星

六年丙寅七月一日大風拔木雷雨如注屋廬俱壞兩  
晝夜方息  
七年丁卯季春水 四月廿七等日雷雨如注踰月勿  
輟 七月彗星見 九月收刈連日大風而河水泛溢  
十二月十四日大雪至廿七日止  
崇禎元年戊辰七月二十三日颶風雷雨濱海居民深溺  
無算田禾淹死 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止郡  
學前一帶夜靜嘗有甲馬聲居人于門內窺之皆持符  
神鬼有一醉士過于厓于橋勢不能避即送橋側高歌

過之竟無恙  
二年己巳三月初一日暮大雷電鬼哭徹旦聽之如在  
空中亦如在門庭是年二月京師戒嚴漸撫陸完學調  
兵三千前往應援  
四年辛未三月太極垣有星大如月度盪不定移時乃  
滅又有流星自南而北長一二丈若爆分為東西長四  
五尺良久乃滅 九月十六日太白犯心 十月永豐  
鄉巨虎傷人 季秋大水  
五年壬申二月六日嘉善鄉民方姓家一井天晴無故

泛溢忽躍出二鯽魚金色長尺許未及捉取即化為二  
鳥一紅碧一青白狀類鸚鵡而背距仍如常禽被飛屋  
上鳴聲甚清越少頃向西北飛去此于塔支 所目觀  
方本素封不數年凋敗後聞舉家皆入禿三 夏早  
十月廿七日埃霧四塞日赤無光 十一月十四日雨  
利有黑氣如虹自坤建辰長竟天數秒始盡  
六年癸酉蝗蝻收 六月二十五日龍見風大作震瓦  
拔木石牌坊飛去數武覆舟無數  
七年甲戌蟻

八年乙亥二月朔日赤無光 九月 日變惑犯太

微

九年丙子六月五日太白重見 冬歲星犯執法

十年丁丑三月朔日嘉興縣倉官廩燬併厥秀五所

五月戊辰朔夕熒惑與日同參九度又朔夕合伏 夏

早 九月十九日南城樓燬 九月中旬日躔卯辰處

日將出微入天有赤黃色其名曰日空主兵 十月廿

五西兌赤光薄暮照燦在井見分域 十一月五日己

巳太白在析木宮主宿初度七十三分十五日己卯木

火二星同度在亢宿火星南木星北三十日甲午土水

二星同度水星在南五度四十三分占曰敵勢縱橫將

救未一又曰不獨鄭衛有兵而尾箕燕分斗為吳越之

間亦當成歲是年及島夫秦魁入蜀

十一年戊寅春熒惑在大火律相氏房占曰宜節章先

進遠戎器 四月十六日己酉早漏下四鼓時月與火

星相去僅七八寸至晚火星逆行尾八度為月所掩稽

成化十一年二月癸卯晚刻月犯牛宿猶未如是之甚

春夏至秋熒惑守尾凡一百五十餘日而沒去兵部尚

書揚嗣昌說日月食火星在于巳酉納音屬土律應中

宮然有陰陽之分戊申陽主帝座巳酉陰主右妃其時

寅卯造值嘉宋成妃發引内外文武白衣祭奠已有其

應當任之時火星在角不在中央火躔危八度

日躔十三度相距不啻萬里若果掩于八度當在戊申

之亥何為己酉之寅將謂掩于十三度則火星逆行無

順行五度之理必月見火而遲有將進將退之象火留

守尾始三月戊寅既留而逆伏始于丙戌戊寅丙戌陰

宮巳酉陰宮之日乃極太陰入而不見斯謂月食尾者

蒼龍之尾火星也火皆逆為月食不出五年國亡 是

月二十二日嘉興文廟燬 九月十九日西城樓燬真

十年南城樓燬月日相符 是年十一月京報不通

十二年己卯二月十二庚子辰刻日之兩旁有一白丸

微有紅色似彈在日上復有白芒一道久而未變至申

時旁忽有黑氣一團狀亦如日掩蓋日上忽又逆日內

隨出磨盪數番約一刻許黑氣始散日光乃現 夏六

月望 秋彗星見參分 十二月初八日午刻有黑雲

從震方起至庚方甫二刻而退

十三年庚辰正月廿四日風霾昏曉莫辨陰風怒吼屋  
木俱移 三月廿一日成刻東北方編天紅光如火更  
有聲若鳴鑼大噉者更餘方息 四月八日雨連日不  
止未盡淹中旬稍起至二十後再沒 七月廿七日飛  
蝗蔽天米價每石三兩許徒乘機構亂數十成羣沿好  
搶劫扶化報怨良民莫敢攖鋒巡按王範嘉興縣民錢元方  
覓之方止時巡撫熊奮渭巡按王範嘉興縣民錢元方  
等各具疏籲請謁跟蹤奉有俞旨民究未嘗被降也  
是年畿輔自真定而南東省濟兗而西河南自開封而

北山西自平陽而東陝西自西鳳而北以及江南江北  
皆告旱蝗

十四年辛巳正月廿六日夜大雨延城聲如裂人盡聞  
之謂之城愁亦謂城號 三月初三日落沙竟日如霧  
夏大旱三月不雨飛蝗蔽天道殫相望人死即割股  
肉以食市人潛以肉裹起為餅復切塊偽指驢馬以鬻  
官紳士步禱順濟龍王廟不應乃按董仲舒故法為壇  
于精廩寺取土龍投于五龍橋下六月初八日雨至十  
五日禾稼得甦其年

十五年壬午六月霖雨經旬米價每石二兩七錢餓死  
無算雨時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于樹人頭為身頸下  
有白鬚竟日飛去旋大水為災水皆肥腥不可食  
十六年癸未夏田甫插秋烈日連旬六月亢旱民餓死  
者不減于十四十五年 秋疫癘流行 十一月十  
四夜城哭之聲如十四年正月但是夜無雨  
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秀水思賢東鄉空中見哭聲  
自北而南是日北都陷  
乙酉 大清順治元年也五月以前者奉外元年號 正月燈節前後數日北門

外秀城橋上輒有哀哭聲人不敢過望之隱隱眾鬼林  
立閏六月禾人起義自相仇殺多縛至是橋亂棚之即  
推之河中不數日屍填積水幾不流族姪殷人亦死于  
此屍無獲焉傷哉 二月之下旬即北門外民家畜一  
雄雞一夕化為雌又西門外陳姓十五歲男病臥床數  
日忽變女身容貌轉美閏六月嘉興起義其家逃散此  
女不知所終相傳為北兵擄去  
東萊郡署退食之堂東西棍樹各一其西偏者最古嘗  
是數百年物也樹不甚高空洞無骨止左旁以皮相屬

而上防其仆用木石圍柱而以泥實其中其上老幹數  
枝半枯半活發葉較東偏一株獨後而環綠通之壁間  
有明高層間舊守龍君記稱為祥槐蓋此樹已死多年  
及龍君來而復生記中具述其事字法亦不俗外人有  
執役內署者云此樹有神人不知信適陳刺史一戚偶  
夜起溺于樹側既寢夢見一官紗帽絛袍呵役前導稱  
懷老爺來詰問爾何敢犯我夢中惶恐謝罪醒而知是  
樹神乃言之于是署中長幼皆莫敢褻焉陳刺史復以  
朱欄護其外歛余作一賦竟未就也

履陵釣臺誠千古勝境余往來西江道經于此決計一  
登多為同舟賈客所阻且勸余云此隄逸之士子有志  
功名不可近長年亦喻其意程揚帆去余心甚為悵然  
又浙省御試之年凡士人遊西湖者過三賢堂輒避之  
蓋以樂天子聘君復並坐謂之落蘇林試大不利則知  
讀書人亦具斯識解殊堪發一嘆也

萬石長者亦名稱長本明初所設時廷議以為州縣之  
吏多他郡人不與民習惡胥因而為奸民受其病乃以  
巨室素見信於鄉里者為長使主細民之土田而轉輸

于官其大者皆獲萬石小者數千石蘇州有沈氏者最  
以奉法稱明祖親台與語賜之酒食特免其田賦一  
時榮之吾家遠祖句愚懶翁以至流村並實雄一郡因  
世長卿祀亦以奉公恤民有聲東南其見于名公贈遺  
詩文歷歷可睹雖未能如沈氏之觀天頽霞聖澤然而  
子孫繁昌科第即聯翩而起亦未始非報也今惟糧里  
書稱其遺制然予日中所見多先暴之徒剝民膏而飲  
國課其得逃王法幸矣尚思祈福乎  
友人沈襄應源程此瞻林曾嘗成童時習此仙術深治

一室夜半即起焚香符誦咒如是者七日夜還此  
自能動乃以細沙承盤畫字無論真行州書皆極精妙  
所降仙或稱靖節太白樂天和靖東坡諸公長篇短句  
積久錄成一帙秘不示人余偶見太白五言古風一篇  
其自序生平本末甚悉沈程年少亦未之知也又有稱  
八秀者晉朱開修唐計陳真宋歐陽太叔羊青田元蔣  
浩然明王定文馬閑時本朝張東奇也每有請石此八  
人降此侶和為多其詩僅記得羊青田秋日山居云殘  
紅萬樹映晴川杖鳥高飛入翠嵐寒落倦遊懷枕石醒



未只聽聞沈泉計隱真秋暮山居云夕陽綠亂舞千鸞  
坐看橫霞返嶺南倚杖出門遙送勝忽聞鶯語在松間  
蔣浩然秋夜山居云長夜秋聲幾度年山中寂靜半桃  
源蓬萊猶待乘槎去不若清陰伴我眠詩雖出韻亦佳  
又樂人賦云江海無邊阡陌閒幽境堪同賞心自憐  
或登清風亭或憩古木軒往來梧槐之下出入松栢之  
間尋丘壑以逍遙赴崎嶇而盤桓絕塵囂之鹿鹿服羽  
衣其踞蹠向想天而舉火對漁父而烹鮮焚香談竹譜  
把酒說詩高夜聽笛黃聲朝聞鸚鵡言倦讀虎鳥山龍

記狂歌絕蛇烏雪篇揮毫出風雨落紙如雲烟欲極目  
以觀薄土先抱膝而看青天睹白雲之飛舞望明月之  
高懸時乎時乎不復來悠哉游哉是神仙後書此因定  
又詩有怨音吾七人隨口而成為其解怨之作八人性  
名耳目所不習叩其出處歷歷言之大抵隱逸不得志  
之流也一日余遊沈程于英上館中試之凡忽書云我  
乃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唐六如是也隨書十月十三日  
過鴛湖一絕云鴛水淒淒空自流長歌萬里送行舟荒  
城鼓角聲悲世不盡烟霞動客愁英上問讀書之法示

云天下無通才者不知天地之趣山水之樂惟在聲色  
貨利中雜沓雖云讀書不過口耳叩其方寸無一得也  
今諸子欲讀書心思不可不曠意氣不可不高見識不  
可不定力量不可不堅如是如是余時久病初瘳因問  
如何可以養生示云人生在世清心寡慾閑邪存誠以  
天地為父以鬼神為母以山水為友淡然自處漠然自  
得真不死之藥耳英上乃出醇酒饗之索詩又書寄懷  
一絕云日光皎皎萬山寒把酒狂吟太白篇一棹弄遊  
湘水蹟與來不醉也陶然又云集中有安分歌今有醒

世吟其一云十二觀樓環水丘故園春色莫重遊空江  
木落驚時暮塵夢何曾到海州其二云脫却青袍披羽  
裘槐南一卧笑王侯江山風月誰為主蘆荻年年伴白  
鷗適有客至復書云本欲成可首奈為俗子賦與吳日  
可也時已未十月十三日世謂此仙詩多才鬼託名古  
人若果六如降臨詢稱奇遇因記之  
深陽馬一龍年四十餘登進選庶常乞歸養母貧無以  
養也外家史貸以百金邑有荒區久無耕人一龍用金  
買牛十頭備耕作一歲盡墾大熟嘗作農書家遂以大

富既終養十餘年起為南園子司業免官歸臥疾玉華  
山時時策杖猶與野老曰叟論農事值歲冬日即來  
行柳飲禮一龍集其田間年八十上下者為耆會二  
十有四人則請講說五十年前一事二十四人者曰呂  
說曰陳錫曰廷祿曰呂訥曰方曰京曰史儒曰陳大德  
曰馬漢曰呂歷曰陳邦瑞曰王廷佐曰仁曰陳時傑曰  
廷翰曰大誥曰暹曰馬潮曰萬民化曰陳桂曰史華曰  
說曰陳蕙曰呂度各為一龍言而一龍記之說記音先  
大父致政家居賓客往來粗蔬四五品加一肉大烹矣

木帝圍坐酌共一陶呼曰陶同知子弟身供酒掃抹盥  
執瓊侍左右不去今士大夫家賓饗百物金玉美器舞  
姬俊兒喧雜絃管矣其子弟亦貴驕視父兄蔑如也錫  
記當時年長者益呼幼人名其後漸起表字字而有號  
猶然士也今村夫屠販下逮滅獲無不美貌稱尊長貴  
人復摘號一字加籍其上也廷祿記當時無絃綺之士  
布衣衫褲亦足芒鞋非別久相見者拱手不拜今惟裳  
大袖不綴帛不衣不金線不巾不雲頭不履雖家庭骨  
肉揖數十塊拜數十叩矣訥記當時人皆食力市廛之

民布在田野婦織男耕兒士輩亦攜竹管拾路遺挑野  
菜而令人皆食人田野之民聚在市廛奔競無賴張李  
鼓舌說過博貨請朋戚為愚矣方記當時親鄰和睦一  
家有客各携肴酒不待招而至所言曰場稼穡商推早  
晚兒士婚姻難厭孽孽而已今比被忌城富貴貧賤上  
下欺虐聚為貨謀散為禍仇黨同腹心殊方陌路動向  
官府乾沒矣京記當時師事膠先生者其算人乃侍御  
史以論權貴將珠獲罪卒後曰蘆蕭然無中人以下之  
產今事有也儒記音先大父嘗貸與石姓者金四十既

備暴死子復來償大父與之飲食而反之子曰父死恐  
負不敢復貸矣大父曰尊公已償先大父難也石氏之  
子亦難大德記當時婚娶但論門閥媒妁定言兩不求  
儀今女家許聘輒索財禮男家既醮乃論資裝稱不如  
意非過期不歸則婦歸見斥矣漢記當時先治為家師  
日主二禮生勿而入塾序行列唱揖百亦知之課數論  
習畢則分生徒為主賓迎送寒暄問勞謝勞歌詩而退  
束修聽其自行貧者勿納生徒屢憚不敢非僻或有弗  
卑朴而逐之今日師求富東弟子樂談矣望記當時子

弟不輕易習舉子業即習未成亦不敢冒儒生巾服而  
今僕子暨兒厚遺于進恃此持門戶為權權皆梯階衣食  
終元不入生員之籍便趨吏胥之徒而務本食力之民  
寡矣邦瑞記當時村鄉各有社壇社學有故則會集壇  
下其子弟之無力者社師教之歲時伏臘以類相送交  
通情悃商榷事宜謂之茶會今壇無址學無師猥鄙者  
不見齒矣廷佐記當時小民未稱登場先春翰官有司  
擇老成殷實之人掌其入教民無違負官有羨餘其後  
收掌非人斷肆漁獵輸納者亦違慢以致影射那移聖

通覆獲奸利眾而十室九空謀生難而一人三失矣仁  
記當時同宗有為御史者過家與親友門不下其眾人交  
讓御史請謝如恐不及早幼過尊長道傍拱讓先屨今  
冠人財主駕車乘馬揚揚過里閭勇牧小奚見仕宦輒  
指呼姓名無忌憚賤皆越矣時傑記今先公一龍父  
守嘗為邑令賁遊通刺不過二指潤大書某拜卿中往  
來更不投刺不過則以土塊題門而去書札稱謂但云  
某公足下今同室兄弟率用六葉全帖村巷青衣充片  
朱函函束繙紳大夫紅牋錦標世字百拜矣廷輔記嘗

時隆冬盛寒家作土坑燒糟拙煨芋葛煮黃薑父母兄  
弟妻子圍坐逆幼者供具承飲逆進長上今富貴家揆  
二三騷客或與兒女子紅爐煖閣不省父母之養矣大  
詰記吾先大父嘗以團栗應貨粟及同餘糠糲坐糴之先  
伯仍以策木平其斛大父奪平木手撻之曰出必多與  
入不多取今富者設機乃取重利貧人既貸亦不思償  
矣潮記吾先君魁榜後侍宴長伯父偶失容儀伯父怒  
呵斥之不敬聲而今或弟強兄弱反見唾詘矣選記嘗  
時民不知訟或訟而枉即見輸服同室有聞其不直者

眾爭屈焉而今競工刀筆稱雄侶傳說詞飾情矣民化  
記今先父為吾門甥時兩家兄弟相視若同胞今本丈  
骨曰且自誇張目擊其貧賤憂患睥睨去之矣桂記嘗  
時人家房舍富者不過二字八間或零園四圍十室而  
已今重堂窈窕迴廊層臺園池館金聲碧相不可名  
狀矣率記當時今先公與其兄俱為諸生博學能文家  
貧兄弟自相為僕見戚里如不知文墨者試留都往還  
數百里徒行旅宿今生儒輩橫膺駘眇日布老車馬  
簇徒赫奕臨之矣記嘗時近村教姓惟事耕讀多識

為儒多力為農今頓棄二業他圖授徑游手好閑妄生  
譏議矣甚記當時頌白者負戴于路少壯遇之則分肩  
而行老人見攜兒在路抱送彼家而今子弟強有力則  
備其父兄途得携兒竊而去之而將鬻之他鄉矣庭記  
當時良賤殊殊更不假借雖大富貴時無下氣而加禮  
者而今舊族貧棄新門豪拔彼此安然笑一龍曰鄙哉  
龍也龍生也近不識五十年前事諸公所迷龍三犯鳥  
居廣大而服華美棄徒行而安車馬志古之人而不免  
俗之趨鄙哉龍也此在名山藏一龍本傳中一龍在嘉

靖之季距今百餘年矣世風澆薄人事涉競真有江河  
日下之勢其何自而復古初如說等所云耶  
神童一科起于唐而盛于宋其在唐如李泌劉晏皆是  
也宋元豐間小學生近一千人余偶閱江西饒州府志  
載宋咸平至咸淳合郡舉童科者五十七人姓名具在  
而他志概不一及要非岐嶷妙質獨鍾于饒也蓋宋時  
此科多有舉而不盡試試而不盡官者記載缺畧所固  
然矣然郡邑掌故不厭其繁舊人執事苟存什一于千  
古良自快意此不得不歸功于始修饒志者

明代科舉甚嚴由縣而府而督學最是艱難士子  
有終身不知貢闈者徐一夔洪武二十年浙江鄉試  
錄序言歲貢四十人者臣合屬郡之士二百餘人是  
于五人中而取其其一也自後弟子貢日增而科舉未嘗  
不嚴家君于崇禎年間三與者試時舉子約有四五千  
業稱極盛本朝丁亥戊子兩科去時舉夫久入闈者  
猶不過二十餘人比年以來竟至萬餘其中玉石錯陳  
考官披閱日不暇給或以為科舉濫觴以致率爾觀場  
者眾也士風佻薄學使者稱事慎擇即重起而詳之雖

微嚴不可得矣

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檜書于安撫使者安撫覺之執  
送檜檜慰勞良厚且畀以官客許問何以不懲而反蒙  
知過檜曰若人敢假于書必有膽氣吾不以一職爵廉  
之勢必南走越北走明矣韓化胃嘗招致水心葉適已  
在坐忽有冒遣名挾刺求見座客愕然化胃匿水心于  
便室延見之歷問水心進卷中語其人曰此皆某少作  
也後嘗改削矣每誦改語極精妙遂延入書院談久乃  
謂曰自有水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

人才士如水心者車載斗量今日不假水心之名未必  
蒙 進至此化胃笑而然之收扇門下詢其實姓陳名  
鐘後舉進士二事正復相似從來奸賊之徒未嘗不欲  
蒐羅士類第正人君子顯與為仇則彼甘于棄絕而殺  
心從此起矣

宋熙寧中有洪浩者餘杭人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垂  
老寄詩云太學何著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  
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尚  
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洪得詩

即日以養親辭歸是亦可謂孝子矣然浩之遊太學也  
猶有志功名以榮其親者今為困乏之故棄親遠遊  
致抱終天之恨噫若而人者尚可自立于人世哉此越  
每一念及提心泣血而痛悲者也

前輩范佩和老而訓蒙里中重其品概從遊者甚眾余  
嘗過其塾中見有粘壁五詩未詳何人所作詞言殘近  
實小學及歲也爰錄之以示兒曹其一讀書讀書端的  
要堅心義理求詳口辨音誦過務宜多編教講來須欲  
細推尋先經後史工層用作破行文力透深片利莫關

勤習字憲前時越好光陰其二坐坐垂垂膝着胸臍狀  
貌端然似塑泥常忌一身偏左右莫將兩手弄東西與  
朋並坐肱休寒對客同堂足用齊切記膝鞋打地最  
為下賤使人依其三行行時體態定端恭莫作輕狂舉  
趾恐怕有崎嶇防跌失恐遭濕滑損儀容親親者隨  
深揖尊長臨前即後逆最是嫌疑運欲避村頭屋角步  
相逢其四言言出由來未可輕輕言動輒取人僧尋常  
應對須逆實親厚相諱惡要無口最嫌侵內事間評  
當戒及抑鄰交頭接耳殊非樣莫逞機鋒與關唇其五

食飲食隨常他使休不宜揀擇與貪求若當尊席毋先  
舉便屬同行務選酬殘物室客盤內反餘美切忌口傍  
流好人但是粗知味馨發徒未實可羞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度婆  
藥婆穩婆也昔人比之三刑六害人若若能遠之自然  
門庭肅穆而與旺氣象亦于此可徵

余年二十二始補博士弟子員時督學為三韓祖公諱  
澤潯先子括覆前一日命學師呼余輩三人入試館面  
諭爾等文字好已入教本道秉公選拔須勤加讀書以

圖上進今秋鄉試有名可即于本道家作寓余輩叩謝傾訓而出值應試者林立館前均相歎羨二人為張子心琴周子源昌俱已下世余亦年老無能為矣知已之感愧無報稱姑記于此俾吾子孫知之也

蒙塾中嘗有繪像二十四孝刻本為師者每于其徒撤學時講記一二亦豫教之一道也予初不知何人所集家君言江右聶貞菴公為蘇守時嘗取古來行孝者二十四人事蹟繪之以風百姓則知其書齋始于此聶公諱豹字文蔚別號雙江正德中進士吉安永豐人仕至

兵部尚書吉即理學大儒有八人公其一云

青州城內御史行臺係雪宮故址自巡按不差棟宇推落余以亞聖棲寓之軒徘徊久之因思當時齊都在臨淄相距有四十里宣王留孟子于此勢不能朝夕就見一暴十寒固其所也

霍英籍貫未詳曾以御史巡按吾浙通志竟失其名于族祖敬齋公之歿霍有祭文時嘉靖三十三年春也論汝嘗列林應箕趙炳然下林趙在任亦有祭文其年月恰以汝及霍蓋敬齋公三年喪內三御史皆來致祭

錢塘吳石倉謂 國家歲賦日增日重一行加派遂為成例即如今條鞭中所稱九厘銀者浙省共四十萬二千有零本萬曆末年遼餉按地畝加派每畝加三厘五毫谷預傳祿遼事不支迨加至九厘實為弊政 本朝平定江南恩詔內原凡有加派遼餉餉召買等項永行蠲免此順治二年六月事不知奉行者何以仍征也至順治十四年纂修賦役全書奉 世祖勅諭錢糧則例俱照萬曆年間其天啓崇禎時加增盡行蠲免時計臣失于考訂以凡厘銀起于萬曆遂編入正供夫即就

萬曆言之所加亦止三厘五毫耳若祿預時遼加之五厘五毫不當免耶 聖明御萬勤恤民依司會者能到白言之未有不豁除者况今遼陽為 興朝豐沛時事與前明迥殊以云遼餉尤宜至<sup>革</sup>而惜乎六十餘年竟無一人言及因著九厘銀論上中下三篇引証前朝章奏及今日當免之故最詳明而剴切余以當入志書中雖不能見諸實事使人牧見之亦或惻然動念也石倉才學弘曠其作幕尚司錢穀特緒餘耳錢糧項款務必根究源流每以各省全書但載徵稅名數而不詳

其所始不勝告朔餼羊之戚其曰富戶銀者乃前朝洪武二十六年令選取各縣富民充實京師弘治五年題准應天府在逃富戶各省不必勾解每戶每年徵銀三兩解部轉發兌大二縣幫貼現在廂長當差此富戶徵銀所由始也嘉靖二十九年題准行原籍查各富戶果係逃亡節年累徭戶幫食者自本年為始每名裁銀一兩止徵二兩解部如前收給追後原戶故絕即于各府坐派浙省徙京富戶五百二十三名該銀一千四十六兩外每兩路費銀一分是也其曰金花銀者夏秋麥米

二折也洪武中額收夏秋麥米四百五萬九百十九石一斗零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共折銀一百一萬二十九兩七錢零但解南京供武臣俸祿而各運或有緩急間亦需之正統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內庫歲以百萬為額嗣後除折放武俸之外皆為御用其曰民壯充餉銀者浙省共七萬四千二百二十餘兩始于明嘉靖間浙有倭患添設民壯派徵工食至六萬九千七百六十餘兩此萬曆間全書冊載未知後何以事平未邀赦免又增四千餘也其曰南糧者明時原解南京各衛倉我朝

留為本省兵糈而南糧之名因之其項下每石有隨船耗米二斗五升今改為進倉耗米作正支銷矣又每石解戶船夫費用米三斗七升五合今每石折銀八錢編入戶部折色項下所謂南糧八分充餉銀是也但原編二耗俱已作正支銷而糧米由縣至省船夫解役折耗諸費仍所不免故每石又有七升五合之編提而言之正米一石本折三耗共七斗矣其曰收零積餘銀米者蓋歸其成數于朝廷而留此零餘于州縣以抵新增優免之用所以示有國者不與有司競錙銖也順治九

年并米易銀盡充正供是當時西南尚在用兵需餉孔殷如雜稅之黃蠟芽茶弓改牛角強箭牌襪鞋等屬各酌量加增誠不得已也又鹽課水鄉蕩價從前加入地畝帶徵地畝既有荒蕪此項亦應隨糧蠲除乃今仍令現在地畝攤派是現在者與荒蕪者包賠矣甚至荒蕪者漸復開墾起科而包賠者相沿不減是一銀而兩徵大江以南雖鮮曠土然豈無一二也今上聖明如傷在抱事事動求民隱削平僭亂以來獨祖之詔殆無虛歲提計已不啻數千萬矣弘仁溥澤從古所無豈

有新此區區者第此等根由隱弊定須臣下言之方遂  
磨鑿耳居高食厚者其亦思千載一時之會乎

過庭紀餘卷中

皇清 鑄水陶 趙艾

濟南七十二泉亦就其現在者而言之其實地  
人家厨竈間往往掘土為潭取携甚便無庸外求諸泉  
惟酌突最奇平地三穴其水倒湧高四五尺跳珠噴雪  
漚為一池且注筆不注山下入清河遊者距泉里許即  
聞水聲如雷近以翠華常臨亭臺橋路加意點綴前  
有激湍二字匾額係今上御書後有白雪樓樓非李  
滄溟故址後人追慕之乃建于此墻壁間石刻題詠殆

偏然皆二十年来顯宦若曾子固趙松雪諸詩頗有和  
其韻者然原唱竟無覓處也余疑此泉誠屬城中希觀  
乃水經既不備言其狀而李杜亦無詩是唐以前尚未  
顯著嘗由後代加之人力使然既而聞有善泗者旁探  
之每穴果有似括束者堅滑類銅鐵但其深入幾許不  
可測云

本朝浙江省試第一人順治丙戌烏程馮美玉戊子慈  
谿王嗣章辛卯龍游余恂並連捷甲午石門鍾朗己亥  
甲丁酉秀水顧鵬連捷庚子龍游張廣益康熙癸卯秀



水張又庚戌甲丙午徐姚徐景范已百仁和邵泰平  
壬子湖州費之達丙辰甲乙卯定海陳錫叔連捷丁巳  
海寧祝琦戊午嘉善葉汝說辛酉德清蔡彬甲子平湖  
陸士瑛丁卯於潛汪涵芬庚午仁和吳筠琴酉諸暨青  
致潤丙子錢塘王德所已卯嘉善李永祺已有二十人  
矣庚子以後第南宮者寥寥無幾然即就兩榜言之惟  
辛卯余壬子費丙辰陳入中秘以編修終他若馮王  
並為太守鍾中翰顧節推張又孫尹皆進士也究未得  
登巍班膺顯爵 今上注意人文近科以來凡點庶常

遇解元必與選際茲側席求賢偏新于薦塔一登而不  
得與荷橐之列論者謂浙解元率多淹蹇尚有以孝廉  
需次選人而竟溢為朝露者尤可惜也  
今之道家有全真正一二教其事鍊養與服食者為全  
真其事符籙及科教者為正一鍊養之說城可延齡却  
疾儒者亦常言之歐陽公有刑正黃庭經朱子有改注  
參同契退已科教却陋不過黃冠謀食具耳惟服食符  
籙其事邪妄乃為異端之尤古來如樂大李少君張角  
孫思邈自禍禍人良可鑒也然而鍊養不已必事服食

并書符拜懺相輔而行余見士大夫家迷而不返者蓋  
亦多矣  
家君言先世藏一便面乃趙吳興所書七言律詩一首  
疑即吳興作也嘗誦之云百歲先陰亦易遇紛然人事  
且無休迷途投役天涯客短弩星星鏡裏扶到老不痊  
詩酒舟得散家君言常是閒字 旋滅古今愁滄溟東角歸何晚  
直待金螯上釣鉤今吳興集中不載是詩故存之  
家兄名斯字 雅好神仙嘗慕徐抗大嶽山之勝又以先  
世有學道此山者躡屐遊焉宿于山之洞霄宮宮即李

志定公朱文公提舉處山中有吳鳥黑相長尾其鳴如  
持藥聲人呼為持藥禽相傳許真人持藥此鳥竊食之  
至今不死飛鳴山中必有道緣者乃得聞之家兄于夜  
半聆其聲且于空庭迴翔數匝而去道人羣以為異  
滄州錢獅子相傳周世宗駐蹕于此有治人當辟罰其  
鑄此以贖罪高可丈八許像甚奇偉嘗時曾夜現形噬  
死一驢晨視錢獅口中尚有血土人因去其唇吾未西  
鹿橋石獅製雖不精其來已久亦聞明末之年去橋數  
十武有一趙舖常失趙一日偶見趙條在獅口中大為

駭異逆擊斷一足指自後寂然乃知天下像形之物歲久便能作怪記載所述甚多未可以為妄也

西陵十子詩侯朝宗稱其俱有源委余曾于友人處借觀諸集真無忝名家若張祖望尤以蒼古勝毛推黃詩評謂其如廊生瑣軍門外取唐突見奇而中具簡練誠定論也十子者陸景宜折柴虎臣紹炳吳錦雲百朋陳際叔廷會孫宇台治張祖望綱孫沈去矜謙毛推黃蹊丁飛濤彭虞景明黃吳丁舉進士官不顯虞僅孝廉餘皆布衣諸生詩能窮人其果然乎

高陽孫文志公承家居建一樓顏曰殫忠蓋其殉國之志早已決矣嘗同賓客于樓上談論世事夜漏已深忽空中一震響突來一鬼而長丈許五色具備止不露身待將逼座右公凝然不動賓客皆却避于隱處視之見鬼張口以赤氣衝公公目光亦成白氣兩道衝入鬼口鬼口遽合尋下樓去賓客既集語公兩光相射狀公竟不知此友人戲武瞻親得之公孫宇樓卷者益信正人自有正氣足以驅伏卯魔也

石門祝理美名文食積積貢一生不與外務惟事處館

遂致小康嘗自言教學有十益華之于書其言曰吾輩讀書志非極極獨學每至無功家貧不能延請師友則必出外教學萬不可執館資厚薄寧生在家人不生館則此身曠蕩一入館中則有弟子薪肆功課責成足不期禁而自禁心不期定而自定是求放心者館也既生館則必衣冠整飾儀容端謹耳目莊嚴言語必擇一為弟子規範一為外人視聽是修身者館也處館之人不得不用功文藝粗鄙出不得手學問荒疎出不得口又況考試升沉世情因之冷暖人倫月旦道路得以批評

可懶散乎是想學者館也凡坐館者飲食自然調勻寒暑不能侵及心無經營絕去逆煎之苦身惟獨宿豈虞伐性之戕是館可養壽也又按時講習不作輟以誤弟子隨宜飲食不貪恣以暴天財是館未始不積德也言乎其小者受人供億以舒家困受人修脯以贖家資稍能持籌五之機杆儉口奢用可致小富言乎其大者功深得祿學積逐年學海汪洋坐見魚龍變化羽毛豐滿行看鴻鵠高飛歌鹿鳴登鴈塔大都是甘藷先生處館實可致貴未也其或門墻桃李時飄丹桂之香絳帷淵

源幸有出益之色則又可食其厚報錫我臥光門人之  
益亦有螟蛉未類不妨負笈而父為師易于無資何必  
趨庭而家是域則又可假乎館穀以貽厥集萊教子之  
益凡此猶其近者也若夫清齋畫永豈無綿葛之編摩  
孤館更深宜有焚膏之著述則又可藏諸名山傳至百  
世所以不朽者在是一一教之是皆非教學可得者哉  
此其大畧果自已志行高車束家賢而敬師弟子馴良  
受教其妙不可盡述寧惟十益云爾哉此非久為經師  
深嘗此味者不能道也

仁和金道隱先生名望崇禎  
庚辰進士官明末峙岷嶺海間一念  
孤忠百折不悔永曆時以建言誦成桂林破後潛投粵  
東某寺為僧名今釋  
號澹歸主僧不知其貴官也令其種菜先  
生欣然把鋤日事勞苦後有同年某開庖粵東密遣人  
物色得之康熙丁巳戊午間來遊吾禾余于施約卷先  
生講席上見焉時方盛夏先生僧衣而不加帽形甚清  
癯頭髻如雪出語稜稜猶見往時風骨與約卷先生講  
格物致知義往復辯論多所發明聽者俱為心折旋平  
于當湖陸氏園弟子某遺道命葵丹霞山吳子石舍有

望丹霞山道懷先生詩云祥官誰締構開是舊黃門白  
髮歸蓮社丹心叩帝闈芝薇何處採龍象此空存回首  
前朝事西南日氣昏事去三朝後身經九死餘有山埋  
短髮無子表遺書梵唄銷金華香臺想玉除孤臣心自  
苦不是樂空虛想像虛無裏紅樓接海霞黃封留諫州  
碧血染祭菜六帖無回馭千山但暮鴉生前曾說法忠  
義感天花片片硃砂骨當湖莖白蘋留身返故國削髮  
表先民而我居城北惟公是比鄰無由展遺像一望涕  
沾巾丹霞山屬廣東南雄府石倉言先生手開禪院已

成大叢林其先此山實一片荒棘也  
道隱先生在崇禎時為臨清知州聞北都陷棄官歸族  
丁內艱隆武建國入閩陞見極言鄭芝龍不可恃宜亟  
棄閩幸焚以焚督何騰蛟兵勢正盛且來迎也隆武大  
喜謂羣臣曰我得金堡如獲至寶即授兵科給事中  
守判固辭僅請勅印聯絡江東義師以行鄭芝龍致書  
方國安殺之為陳潛夫解免復入粵永曆仍授以兵垣  
多所建白以清直稱人咸傳之與袁彭年割湘客丁時  
魁蒙正發有五虎之日朝士多攻擊之下錦衣獄幾被

刑死論成清浪術桂林破旋技茅坪巷為僧丹霞其後  
來所開也五虎人品不同先生其矯矯者

吳門范柳塘先生<sup>名</sup>任萊州司馬以風雅為政清績蔚  
然余時在陳刺史署中心竊慕為先生亦甚愛予鄙陋  
之作頻托人問訊意欲一見因刺史關防最嚴詰格于  
往還一日于濟南公館猝遇依依之情若有不能釋者  
余既歸里先生旋擢河南刺史乃專使邀余入幕余以  
秋試屆期未即往及書幣再臨又為方伯即公所留中  
心抱歉莫可言喻聊以一詩申謝莫遑慈鑒然鄙人緣

分淺薄如此未知他日尚能侍几筵否也

予家鴈蕩祖宅蓋自菊隱將仕由金橋徙此歷世同居  
迨我八世祖存恕公據之宗子自營東莊別墅其地據  
鴈蕩之陽以在祖宅左偏故稱東莊鴈湖水自來秀橋  
西南行折而西復匯而東北分流橫陳于所居之前城  
吉宅也松澗公復增飾之有衍慶堂北山軒堂靜樂堂永  
思堂<sup>先</sup>祠奉萱堂節壽堂存恕齋水竹居有竹居山月樓  
湖南書屋野肅亭芳潤亭錦雲亭萬玉亭小吳軒來秀  
軒香雪窩聽月窩惜日所萬年深處闢耕處其餘側房

小室不可勝數壺石為山引水為池竹木森茂助其勝

概一時有東莊八景之日八景者鴈湖秋月富庄烟雨

錦雲樓千香雪先春清風萬玉壺天一盤東塘帆影來

秀虹橋也聞溪未築聞溪別業時居此最久祖父孫三

世擅文藻以故名公逸客多來遊寓若莘亭朱應祥<sup>號</sup>

華外史 江陰卞榮戶部中 四明張植 鄭惟健

來人 濟南陶元素 天台謝棟 會稽徐

淡 吳江吳理工部中汝訥 新建蕭子

鵬<sup>字</sup> 餘姚成惠 岑昭<sup>字</sup>吳齊 岑良能

辨字開周仲所字豫齋吳門史鑑 舜江嚴方

若溪閣瑤<sup>字</sup>竹窓 江左王芹 江東丁鑄

東齋張友竹 浮梁無逸<sup>姓名無考</sup> 慈溪沈榮

同郡周昂 姚綬 呂憲 于

瑤<sup>嘉興</sup> 沈琮<sup>平湖</sup> 劉籍<sup>字</sup>履軒 又有不知其籍者

張震<sup>魏東</sup> 羅麒 徐庸 韓澄 徐

一愚 周天鳳 方瑜<sup>吳陵州</sup> 徐達卿

周旦 陳訥 頭之 西洲 竹溪

鉉軒 鳳山 靜菴<sup>以上六人並</sup> 生峰閣袖

鉉軒 鳳山 靜菴<sup>以上六人並</sup> 生峰閣袖

釋謨皆其人也諸公有詩有賦有記有序有箴有跋並  
載家乘予嘗于荒烟蔓草間過而遺蹟不勝雍門之感  
云

吾鄉沈仲霖先生余母黨至戚應稱表姨夫其尊人于  
明末為三水令旋擢廣州太守王師入粵未即聯順  
性命懸呼吸間時卸壘未平戈鋌載路先生年甫二十  
省親念切冒險遠行其在途殞死獲脫者不知凡幾既  
至羊城尊人已入圍扉乃日哭泣軍府一時文武大僚  
皆感動遂蒙律赦父子還鄉至今未人以為美談康熙

甲戌先生年屆七旬值次君原樹表兄官修撰余為作  
介壽引言先叙其文行中云然而摘華採藻固學士之  
恒儀砥行敦倫亦儒流之本務倘專言其碩學頌積猶  
偏若泛舉其家修教揚未罄試詳一節足概千端嘗  
與朝燕京定鼎之年正中憲度嶺分符之日長江南北  
已入版圖百粵東西猶遜聲教親聞者有畫熊之觀難  
闡客路茫茫黃犬之書竟絕維時先生齒方弱冠心切  
高堂遂擇泮以辭家還望雲而就道類秦關之逸客竊  
聽雞鳴非泚水之亡師頻驚鶴唳荒涼旅次潛踪荆棘

之林艱泊行菜乞食豺狼之穴歷半暮之跋涉莫一日  
之團圓形容稿而道路典悲精誠格而神明默相孝子  
身經百險幸親止于鯨波經沫之餘孤臣跡越千鄉正  
榜徨于閃電驚沙之候頻年朝夕之淚永袖俄乾連宵  
夢寐之通音容猶昨如遠隔世共慶餘生一望鄉關慰  
心天地于是陳書故舊請命臺司盡攜家室以言歸終  
隱林丘而遠養斯則未康叔行求不已至性固自過人  
江次翁遇難獲全真誠尤能動物于是輩下諸公感傳  
其事且并拙文亦加贊美焉

徐健菴先生廳事聯云泰山北斗仰之彌高金鐘大鑪  
叩無不應王阮亭先生廳事聯云一時名士盡出其門  
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不知何人所贈要惟此二先生誠  
足當之不愧

胥山之名見于吳越春秋吾未即城東有此山舊傳本  
名張山以伍子胥伐越屯兵于此故名然不過拳石耳  
論者謂是抗之吳山上有子胥廟又名胥山此足當之  
水桓注伍子胥死于吳而浮屍于江吳人憐之立祠江  
上名曰胥山吳錄云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

江上論衡云子胥投于江中何江也有丹陽大江有錢塘浙江有吳通陵江按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當在吳江然魂氣無所不之凡在吳地皆得祀之意者子胥死後在在立祠則吾郡之胥山亦必因祠得名未必是屯兵處也

家譜中載五峰陳一切樗老和去愚懶翁閒居八咏謂當時偕和盈快並燬于火此詩乃竹所翁名所所記憶而扁華亭朱應祥書之者其咏西疇春雨云新雨晚絲絲西疇正及時林喧鳩逐婦水暖鵝呼兒秋短仍含穀花

殘尚戀枝喜看耕稼力沮溺乃吾師南樓夜月云百尺危樓上登臨思欲揚塘枝花噴雪兔白藥飄香曲按寬棠好盤分玉露涼恍疑仙樂近移簾按相羊柳塘垂釣云楊柳橫塘口波光素練鋪枕書看翡翠垂釣拂珊瑚山迷青螺隱江空白鳥孤漢庭丹旆下不肯換相廬梅屋聽琴云一榻梅花下宜情在峯桐冰絃傾海水雪曲度松風明月當清夜流雲蕩碧空相思不相見拭目送飛鴻松亭鶴舞云偶得青田侶昂藏自不羣梅邊寒啄雪松頂夜巢雲好客做舞鳴卓廬廬間北山空蕙帳

莫愧雅圭文花徑鹿馴云花徑來馴鹿交鳴最可聽叨叨宜燕客濯濯慣依庭背負梅痕白蹄沾藓掌青固知仙骨健千歲 遊鈴雪夜書聲云一室生虛白羣英列馬行瓊花分綺素綠快映寒光浩蕩開金帳吾伊出粉牆清朝道聖教名播我文場霜林詩意云霜林秋意思遊眺憇堪詩杜牧停車處崔即得句時疎客端可寫清趣本難知最愛斜陽裏軒窓紫陸離八詩詞韻萬明大有明初四家風致自屬一時壓卷之作故雖遭烈燬而後人猶能道之也

蘇小小錢塘名倡南齊時人或云晉朝歌姬吾郡有其墓在嘉興縣前今賢倡卷以小名也玉臺新咏有錢塘蘇小小歌云妾乘油碧車即騎青絲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故為錢塘人其見于古人吟咏者韓翃詩錢塘蘇小是御親白居易詩教妓樓邊道姓蘇又云柳色春藏蘇小家又云蘇家小女者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又聞妓侶嚴即中詩云但是人家有遺愛就中蘇小感思多温庭筠詩蘇小半姿迷下蔡李商隱詩蘇小小墳今在否紫蘭香迥與招魂宋林景

熙蘇小小墓詩云歌扇風流憶舊家一丘落月幾啼鴉  
芳魂不肯為黃土猶幻燕支半樹花題下自注云墓在  
嘉興縣西南六十步然小在杭州已有二墓一在鳳凰  
山唐州治後一在西湖上相傳孤山西陵橋側土堆即  
是究未知何者其藏真處也噫古來義烈之夫常不能  
保有封墓此一倡耳乃傳其坏土非一處且眷眷不已  
好德之不如好色詎不信然

先君言向有家藏張南山復畫卷題曰江山清勝圖蓋  
自松澗公道傳已七世矣項孔彰見之賞玩不釋手因

携去十日乃還昂羊之啓竟為亂兵劫去真是恨事幸  
畫上題咏先君最愛之嘗手錄一冊今畫雖不存讀其  
詩如見畫也南山詩云偶來山水窟風景盡圖開浩浩  
春如海乾坤造化未漁舟風裏棹蓑歌雨中耕山水終  
身樂功名一羽輕雲裏三間屋山前數畝田日長無箇  
事松下枕書眠白日無人到青天有月來江山圖畫裏  
獨立釣魚臺山色無今古潮聲有去來海門紅日上粗  
首望蓬萊又題云右江山清勝圖暇日為陶義門寫或  
作或止布置景物經三月功始畢意匠甚愧不工殊無

斧鑿之氣凡為之子孫者宜藏之勿輕與人也已卯冬  
至日南山道人識于小蓮軒劉綬軒楷嘉其人詩云大江之長  
萬餘里并色漢污埃彭蠡滢遠東見莫能止沛然會合  
滄溟水旭日麗天風不起舟船容與盡圖裏萬師無愁  
舵工喜唱歌船頭撒船尾朝發江城暮江市魚蝦肥鮮  
酒香香萍水相逢盡佳士江行行樂有如此沿江千山  
復萬山青峰翠巖照眼寒水波跳沫霞彩丹瀉瀉綠  
真奇觀狂豪日來觀其瀾知水有本猶天寬我持高張  
十幅帆邈流乘風接飛翰遠想巴蜀城乘樊勝地過之

即盤桓石臺瞰江因且安會酒坐此持漁竿子欲從我  
諒非難有願尋約指一罉酒船艤在蘆花灘與子長嘯  
烟波間張笑卷揚又字叔舟詩云茫茫堪與無終極觸處江  
山相徧識踏破青鞋汗漫遊空使浮生役行役君不見  
當年司馬子長遊山川勝概窮冥搜酒魂文思浩無敵  
笑視天地如蟬蛸又不見浣花拾遺杜陵老丰世功名  
值天寶劍南流落聘吟哦隴蜀間闕發懷抱何如道遠  
紫府羽袍仙蟠桃醉咲三千年金壺墨滿隨手撥水綃  
咫尺生雲烟雪濤洶湧通巴蜀荆揚雲樹三吳續沙鷗

水鳥釣魚磯白雲紅葉想人谷雨笠烟萊東作勤考盤  
在阿栢隱君然、錦、開壽域長年樂育先天春無限  
江流歸野味嫩蕩魚龍涵大塊濯纓豈無孺子歌瑤笙  
屢見飛仙戴澄波渺、浸遙山霧嶂烟縷縹緲開芙蓉  
掃翠蕪秋色城眉漬黛分螺鬟山耶江耶極清勝靈秀  
細細符春運幅員何必論西東漸被從教造堯舜義門  
猶子松洲生青年文采瓊華共觀光南北負豪氣酒酣  
擊劍焚燭明索我長吟發清趣珠玉相輝誇七步臨風  
安得謝宣城同詠澄江如練句岑某玩會人詩云古今重詩

事變化胡不同軋坤不可畫日月難形容維山雖云高  
峻極摩蒼穹維水雖云深源委相通于焉寫其意天  
機妙無窮傳巖象惟肖物色來桐江雲臺與凌烟丹青  
為圖工中有潑水墨亦足移化工作者何其多悉數難  
述終節度與王宰見稱浣花翁摩詰綉川雪末帶滄江  
紅近世南山師高深隔仙踪平生托毫素丘壑播心胸  
寬闊見蒙容海泊藏纖穢咫尺若萬里樓閣露孤峰紛  
紛裂鏡存去、窈且深江山信有待景象還滿濛濛漁  
及耕稼往來山谷中豈無著書人閉門如臥龍披觀足

感發永懷三教公松澗近得之寶愛 清風我題南山  
筆敢異相流芳誰能為書薦置之蓬萊宮張某雜而詩  
云南山道人工墨妙手神颯爽天機到典酬揮灑手不  
停坐今屏幃開光耀萬里江山隨意成工與造化爭峰  
嵒峨眉洞庭天下壯蓬臺赤水毫端生朝川風韻久不  
作廣文探致亦蕭索先朝巨筆三教公道人駘駕春頭  
角我亦平生重毫素傲奇覽勝窮朝暮醉來點筆為君  
題席上時、捲雲霧周桐村為禾人詩云劉即詩句清于  
畫萬里江山一傾寫南山不是丹青人筆花滿墨淡生

春等閒敘敘况無迹家教自成聊戲劇釣臺東望海門  
低天日山前雲樹齊多少峰巒藏不得剪入鴉溪染成  
碧誰家綺屋長松下急澗飛來曲閣外云是紫桑幾葉  
孫性不嗜酒天吾存早年嗜畫復嗜書展卷若睹千金  
珠莫謂劉詩少妍媚畫裏得之增典氣某山某水窮探  
索縱得閒情亦難伴不如放浪一扁舟直下嚴灘成漫  
遊北苑南宮知可作伴特臨邊與君酌問渠雲夢吞幾  
何吾家詩法吾嘯歌豈曾崖岸生風波要知詩畫同一  
律者在天成神助多未玉華應祥人題云南山道人讀



老易魯同之餘運心于神州勝境假寐素墨潘為潑掃之作既方喜翁大得師法然皆不以形似直寫胸中奇趣云爾江山清勝一局為東莊陶義門作益得意筆也劉緩軒博士詩雖為圖作頓挫老成出于雲烟點染之外非身歷其境者不能欲引興和之卷無餘措疑妨相村別字詩以評之是矣諸君之作鵬審海怒亦自可愛書以誌之觀諸公詩則南山之畫之妙可知觀玉華所題則諸公之詩之妙亦可知矣

余遠祖菊隱公嘗宋末以義兵保梓仰聞功德最著里人感之至立祠歲時致祭嘉靖間薛方山督學浙江纂輯通志載之人物云陶菊隱嘉興人以號行今失其名德祐末元兵南下菊隱聞勤王之詔散家財招集義兵以拒元獨文丞相于軍宋七遺士流寓者多以為依戒子孫勿仕元嘗時有同邑趙玉圃莘序有數澄稱秀州三義道近聞新修志載入考義中第獨文丞相事削去不知至筆者是何意見也宋文憲曾為菊隱公作傳其手書墨蹟歷世珍藏明末竟燬于火今文憲集中不載是文先君謂審其文筆斷非偽作因錄之左方聞潛漢

集書板已亡莫續偽者殊為

宋將仕郎菊隱陶公列傳 金華宋漁撰

有宋階將仕郎陶氏號菊隱者其諱宇失傳其五世祖曰十六將仕其先由汴而遷浙之永康鄉金橋是為陶之始祖始祖而下曰十二將仕曰七十一將仕曰九十一將仕世受宋官有勲當時菊隱天性忠厚篤于親而信于人德祐末國步日蹙元兵下江南所至之處民被俘獲及死徙者甚眾公獨奮然以一身殉國盡散家資團結鄉民為義兵以保障一方元兵

不得入境由阜亭而去報賴以安以功授將仕郎已而宋亡版圖悉入于元公即謝事屏居金橋初以草堂屯聚鄉兵之故其地嘗要衝不可以久處遂遷于鴈湖買田築室為終老計作堂名忠孝以示不忘于宋作書接聚書至二萬餘卷雖擾攘中不廢文事四方賢士之流寓者多歸之作書院以居晚進嘗以陶之先有靖節徵士者取臣他姓托菊以遂其高隱之志因以菊隱自况時人亦以是稱之配王氏稱十一孫人思賢里右族有賢德生子一君晴公教之一以

志孝為木蓋以其所行于家行於國者授其子也嘗以世受宋恩戒子孫勿仕元以辱先世由是其子若孫世世守厥先訓作室必以志孝名之年若干歲卒葬于洛山

太史公曰志孝人之大節也當宋季援元師自北而南主兵守土之人納款迎降之不暇而菊隱以一布衣獨能為國舉義以扞衛一鄉其志肝義膽可貫金石及宋社既屋猶能春。不忘宋思作室必以志孝為名教子孫必以志孝為法用是天祚厥胤益久

益昌謂非其餘慶欵于故述其行而為之傳韓退之云無亦使其無傳焉

往余客京師與嚴叔子徐安敘香謀常聚于酒壚茶館間各疏都下事物見諸吟咏海昌揚汰也亦未相會兩賦獨夥如水車聞鶴鶴撲滿散陀羅鐵哨子金魚燈走橋樓釘兒黃芽菜鐵脚太平鼓倒刺踢石毬揸秧歌紙簷棧水船等篇並為好事者傳誦是時次七年甫弱冠也

吾鄉水西寺相傳唐宣宗曾隱于此有詩云云載在郡

志人以宣宗隱事于史未詳疑其為偽偶閱錢塘倪魯王神州古史考載昌化縣西八十里有大明山亦稱宣宗隱處及即位建寺勅號大明山半有瀑布泉宣宗與益官悟空禪師咏此泉詩曰穿山透石不辭勞地遠方知出處高宣宗讀之曰溪洞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按唐書宣宗本紀帝生于大明宮山寺嘗以此得名史言其初封光王歷太和會昌朝潔自齋晦其行遊南方江湖間或信有其事也

或曰不然以四人共事取馬四足之義其說近是然聞前朝士大夫家百或一二能之比來幾于街談戶習間有不解者呼為俗物少年子弟沉酣于此靡不廢時失事以有限光陰而生銷無益之戲詎不可惜其或釐費財物以致家庭骨日閒逐生詬怨此尤不祥莫大為余幼時亦復不免幸未為嗜嗜旋即悔悟每念向日開業工夫不知拋却幾多書卷宜下蒙終其身也書此以誌吾過

錢塘杜子恭名香時人有秘術嘗託人借爪刀其主求

之子恭曰嘗即相還既而乃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刀其他事靈效類此孫思父恭師事之其得其術思之謀反或由此欬然當時欽慕者甚衆如沈約先世有名譽者亦執弟子禮于子恭而孔稚圭父靈產至過其墓遙拜之究未知子恭道術果何似也

主考一官所以登進人才供 國家用其姓名宜有記載而各省通志概不一及余嘗搜訪前明典試吾浙諸公竟十不得二三幸 本朝開科以來尚能記憶因備錄之留為異日御邦掌故云

順治

丙戌正劉正宗前庚辰進士章丘人

副杜立德前癸未進士寶坻人

戊子正陳 壙丙戌進士孟津人

副董篤行丙戌進士洛陽人

辛卯正蔣 起丁亥進士金壇人

副李人龍前己卯貢士深澤人

甲午正熊伯龍己丑進士漢陽人

副許作梅前庚辰進士新鄉人

丁酉正張瑞徵壬辰進士萊陽人

副史彪古壬辰進士鄒陽人

庚子正張貞生戊戌進士廬陵人

副汪之沐 貢士遵化人

康熙

癸卯正李儀古己丑進士任丘人

副李鵬鳴 陝西富平人

丙午正張玉書辛丑進士丹徒人

副劉廣國己丑進士安福人

己酉正吳俞聖士辰進士晉江人

副段昌祚丙戌進士濟源人

壬子正沈 荃壬辰進士華亭人

副姚祖頊戊戌進士宛平人

乙卯正徐秉義癸丑進士崑山人

副王 垓己丑進士山東人

丁巳正王尹方癸丑進士山西人

副丁 泰戊戌進士山東人

戊午正項一經己亥進士湖廣人

副李鴻霽辛丑進士山東新城人

辛酉正湯 斌己丑進士睢州人

副于覺世乙未進士新城人

甲子正周續曾 人 辛子遠不入開

副蘇 俊丙辰進士武城人

丁卯正熊賜瓚丙辰進士湖廣 人

副劉 建丁未進士四川 人

庚午正張希良乙丑進士湖廣 人

副王 棟丁未進士 永平人

癸酉正顏光敷戊辰進士曲阜人

副司 銘丙辰進士北直寧晉人

丙子正袁 佑己未薦舉弘博阿由東明人

副唐孫華戊辰進士太倉州人

己卯正文 菱壬戌進士涿陽人

副覺羅滿保甲戌進士正黃旗人

壬午正傅作楫 舉人四川 人

副阿爾賽 滿洲人

乙酉正周起渭甲戌進士貴州 人

副譚尚箴甲戌進士湖廣 人

戊子正李先復 四川南部人

副李紹周丁丑進士 濟源人

辛卯正胡作梅壬戌進士湖廣 人

副蔣有德癸未進士 大典人

癸巳正汪 隆甲戌進士江南 人

副吳 相癸未進士福建 人

甲午正吳 垣乙丑進士 寶豐人

副莊金與丙戌進士江南武進人

丁酉正索 恭 滿洲人

副張懋能 江西 人

庚子正李 斌 江西臨川人

副湯之旭 睢州人

青島家術歷有徵驗但無精識神鑒如揚 揭

其人耳余家祖墳係劉誠意未為佐命時所定今堪輿家所圖陶家鶴嘴墳是也以地形似鶴嘴故名嘗燕穴時誠意問余祖曰欲富乎欲貴乎欲長久乎余祖沉思良久答曰願長久遂定今向寒族從宋南渡代有衣冠至元以隱德聞洪永以來子孫亦復蕃衍遂以儒死世其家終明代中甲乙榜者十有二人惟 本朝六十年竟無登一第者然青子佩屈指三十人左右率以為常其餘長幼亦皆謹守家規無敢踰閑蕩檢為西浙清

門之首長久之應洵不誣云祖墳之傍有周姓者其先見誠意為予家相墓亦以是求為誠意問爾願何若其人曰願世世止一子相傳自耕數十畝田不他徙不遭橫禍足矣誠意去余祖墳半里許指一穴與之其家至今如其先世所言誠意之術亦神矣哉

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人多以父子相承為三世謂其代傳之業必能精鍊爾余竊嘗疑為古之名醫多矣若淳于意華元陀孫思邈許智藏輩豈無授受然不聞其世習醫也後見經解謂通三世之書其書一曰針灸

所以祛疾者二曰神農本神所以辨藥者三曰素女脉訣所以察症者醫家必透徹三書始可行其道而不至于誤人也此說良是不知前人何以既明載之而復非斥之以致誤解至今予讀宋文憲集有贈醫師葛某序亦主三書之說其辨論最確是可據以折衷矣

七情者喜怒哀思驚恐悲也過則皆能死人人多謂喜何至于死余曾見元許左丞有詩序云漢陽驛東北四十里有雙塚世傳古有久戍不歸者其父求之適相遇此山下相抱大笑喜極而死遂葬于是俗因謂之喜逢

口亦猶望夫之有石也今皆誤逢為峰為居庸關外最險要地又于族祖親蘭公以布衣教二子仲照叔照並成進士旋為顯官一日仲以御史清戎福建復命叔以廣東僉事賡慶賀表赴闕使道省親過錢塘兄弟相會遂聯舟而行抵家已不遠矣親蘭公得報喜甚忽嘆曰吾死瞑目矣不踰宿而進觀此信知喜亦不可過也七情惟憂思致死猶緩若喜怒哀思悲旦夕之間皆能殞命此發而中節所以為情之正也與

民間一產三男例得上聞給以東第蓋以為人民蕃息

之微近聞印抄大約在西北諸省居多東南每不及十之二此亦可見風土厚薄之分按後趙石勒時恭陽人陳武一產三男一女武携其妻子詣秦國上書自陳勸以為二儀指暢和氣所致賜其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彩四十疋賞春當始于此宋時凡產三子四子者不必皆男並許奏知至明乃以三男為例過此便不為美事如漢安帝永寧中南昌有婦人生四子時以兵氣禍起蕭牆後四年果應則其非瑞明矣又河汾燕閒錄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陳后山叢錄

却城氏有二十一子而孀生者七北齊雜記成化間聞喜縣民鄭亮妻初乳生三子再乳四子三乳五子嘉靖初京師民米鑑妻二月十一生一子十二生一子十三生一子萬曆年先曹王父通守鎮江民間有一產五男者其家日富家君言天啓間范工部婦夫人得一女四閱月矣又生一男是年范進階一級其果狀耶祥耶又莫得而辨也父母合葬禮也孔子防墓尚已後人間有分葬者蓋惑于堪輿家言謂一墓止可容一棺且有善地得以兩占

風水然此其茫渺不可知者也身為人子使吾父母睽隔魂魄不得相依心又奚忍或後葬墓蒼梧三北莫送而紫陽堯父于崇安堯母于婺源先儒亦有行之者不知禮制于周公舜之時猶屬未倫若紫陽必當日事會有所阻難未及改遷耳安可遂援以為例哉燕都八景始于元時所謂瓊島春雲太液晴波居庸壘翠西山霽雪玉泉垂虹薊門煙樹盧溝曉月金臺夕照是也明英宗增其二曰南園秋風曰東郊時雨遂以十景著稱余栖跡京師不為不久僅流連于金鰲玉蝶

間煙波蕩漾花柳紛披魚鳧之屬皆得自適其天此水直通太液聊一寓目而已若瀟湘往來並在日中其餘諸景自愧無濟勝之具又以短顧不克登高望遠躡履之興遂無由發真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也雅人聞之當發一笑

明嘉靖間家一卷公照曾為陝西行太僕寺卿所有勅書失之已久後人謄稿猶存勅云國初設行太僕寺提調比較都司衛所官軍馬疋查究奸弊職掌最重後該兵部奏准照太僕寺點閱京營馬疋事例而行奈地遠

權分軍職官員往往抗違欺誣以致官誣虛名馬政盡  
弛近該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奏稱陝西都司衛所  
及延綏寧夏各邊營堡官軍騎馬疋瘦損倒失教多  
皆由管軍官員不能嚴督餵養或扣除料料侵剋馬價  
濫撥私用以致損傷及至追補之際又將不堪馬匹高  
價勒買董某軍人奸弊百出乞勅該寺官員查究等因  
今特命爾照京營事例每年二次前去編歷該管衛所  
營堡得一應騎馬匹用心點閱嚴加比較瘦弱者督  
令加意餵養倒失者責令依限賠償各違官軍下班回

辦一體點閱比較年終具奏造冊以憑稽考其罪律罰  
馬降級點茅等項悉依該部奏准事例仍先格行曉諭  
遵照施行軍職官員敢有仍前作弊及抗違阻撓者輕  
則量情發落重則指實奏奉若守備分守以上官職今  
不嚴以致所部官軍損失馬匹數多者一併奏奉仍聽  
督理馬政官相提稽考慎守等官不得故相阻撓以致  
誤事爾受茲委任必須持廉委公殫心竭慮務使馬匹  
肥壯可備戰守尚有權擢以酬爾勞如或因循怠玩互  
為容隱虛應故事無益地方罪不輕貸爾其慎之故勅

觀此則當時職掌可知是官叔于洪武之末凡四處山  
西北平遠東與陝西也  
今甲民間失火僅于杖康烈間上海有一民將移居行  
李已去過半忽失火延及鄰居鄰人憾之訟其空室故  
為放火此當得死罪民泣訴火發油布中已實無與縣  
今不能夫逆上之太守余時在郡署謂司案牘者曰晉  
時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所致宋時真宗陵突火亦起  
油衣中未可謂無其事也及庭鞠其人極口稱冤乃從  
常律

辛巳六月陳宿峰刺史邀余登州之行偶咏其地古蹟  
排律一篇題于縣壁適學使徐公名炯字按登見馬呼  
館人問之曰三日前來郡署中一客所題也徐公一見  
刺史即問余姓名贊美是詩不置口試事竣遞承柱顧  
并索余平日所著詩文後復折簡相招余性最懶應接  
然頗有知己之感亦欣一往適有傳言報揚之後當必  
有贈余憮然曰大人先生不惜齒牙餘論獎提後進誠  
盛舉也若以此損其清俸不惟甚近于沽名好利之為  
鄙陋已甚且使居高位者亦難守其為折節也遂不赴

然此意竟莫有達于徐公者

高年決句有懷古蹟隨所見聞漫紀三十四韻

坤維雄北鎮坎德盛東漢祝雨膏分土虛危應列星  
逸關橫塞紫疊嶂入天青拱衛神畿勢包羅異域形  
巖熱懸鼓角怒浪激雷震竹岳搖雲旆桑津理火鈴  
迴環猶斥候出沒盡仙靈接鳩林如蓋浮波艇若萍  
月祠遵漢祀果碣紀秦銘虎阜朝霞合魚梁夕照停  
飛樓蒸瘴氣絕壑墮鵬翎地藉藍絳利家饒蚌蛤腥  
石龜踞暑候陸機詩石龜常懷海陽雁下沙汀邗外喧雞犬洲

違宮術茶閣懸風浩浩巖瀉水冷冷可是崑丘境無  
疑伯益經提封真壤錯蒼彥亦淵濟義士田橫寨童  
男徐福騎時鯨良渺莽收豕未飄零保社尋劉寵霸  
栖慕管寧征遼魚潤遠蹈海跡沉冥整釣終何得牛  
歌尚可聽蘇來官五日虛去并十齡棘因儒空老淳  
于醉不醒松堂堆暮靄東坡有孫氏松堂詩李墓聚村伶宋太  
師中墓在昔化熊原明山蘇今歸鶴是丁戚家韜  
燕脂岡少保韓左氏豆蓮替待印韓弟時冷落唐朝  
剎明皇開元寺建于唐推額憲府廳登萊今使院已

毀人倫多許郭族望比譚那遊矣烏胡成悠哉鏡石  
亭能奇披記載訪古走却垆陋已譏窺管憑應西翠  
瓶沉仄消浩劫擊水欣出扇瓜素如堪覓長依不死  
度



過庭紀餘卷下

皇清 繡水陶 趙文



順治九年禮部題奉 欽依條約八款頒刻  
臥碑前明已有之共一十二條始于洪武後再為刊定  
大約就會典律例與學政全書所載而重為提揭者今  
于明碑中止不許上書陳言相同他若遵傳註正文體  
禁冒籍屨出身端師範朔望講書定歲貢恩貢及三場  
試藝皆不入條款訓詞無多而精嚴簡要所以誠飭士  
子者備矣特錄于左

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廉饋設學院  
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要收養賢才  
以供 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 國恩下立人品所  
有教條開列于後

一 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弟當受教父母愚魯或  
有非為者子既讀書明理當再三懇告使父母不致于  
危亡 一 生員立志當學為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  
清事蹟務須互相講究凡利 國愛民之事更宜留  
心 一 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必

作良吏若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為官必取禍患  
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殺其身常當思省 一 生員不  
可干求官長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果心善德全上  
天知之必加以福 一 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司衙  
門不可輕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許家人代告不許干  
與人詞訟他人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証 一 為學當  
尊敬先生若講說皆須誠心聽受如有未明從容再  
問毋妄行辨難為師亦當盡心教訓勿致怠惰 一  
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違白

以違制論點革治罪 一 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  
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  
違者聽提調官治罪

吾邑蔣石林先生名之勉又字楚輝高隱士七情亭工詩好遊

兼喜購書家子聞漢與我族人最相契洽後子貧甚  
藏書率多散去并訪其遺稿亦無之吳江顧翁茂倫百  
名家英華之選亦深為致惜僅于曹能始石倉集中得  
詩四十六首皆甲中以前作又從比墨卷處收其剩餘  
十五首如是而已顧翁謂其詩多刻刻不隨時尚獨往

獨來余舊見其為原眉族伯作砂壺銘八章云范乎而  
陶乎而吾以斟酌乎而一人醉我醒人甘我若宜寒宜  
暑是曰壺父二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注之不盈酌之不  
潤三非玉非石如金如錫不可以把酒焚酒酒不寒四  
聖者質虛者德能滂人以澤維君子之則也五思有選  
德幾微是防勿汗勿竊厥馨孔彰六色其緬而馨其飲  
而幽對是宜肉食者鄙而七水火相戰風濤乍激一與  
君晤聲聞俱寂八此亦在英華選中古意可掬族兄次  
宋最愛其詩見印手錄今已物故當詢之六皆諸也七

今向秀才家問以十三經廿一史名目概屬茫然間有  
能道之者亦舛錯可笑余大兒永錫九齡便能歷數蓋  
得之大父之口授惜育十歲而殤余後遠遊不能舉以  
示諸子因筆記之十三經者易詩書春秋左傳公羊傳  
穀梁傳周禮儀禮記論語孟子孝經爾雅也大學中庸  
以在禮記中故不與焉廿一史者司馬遷史記班固漢  
書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  
子顯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  
令狐德棻後周書李延壽南史北史于志寧隋書宋祁

唐書歐陽修歐陽修五代史脫脫宋史遼史金史宋濂  
元史也

今郡南西南有構藍運棊者以明時為藍運分司公廨  
其地本吳越時蘇州刺史曹珪之宅後捨為寺號羅漢  
院入宋改為招提嘉熙中鄂州金鶴雲僑寓寺側夜聞  
女子歌曰記得一曲值千金如今寂寞古墻陰秋風哀  
州白雲深斷橋流水何處尋排闥入與金合臨別贈以  
金女潛然曰妾曹刺史女也己得仙術但凡心未除終  
與君會夾山耳鶴雲後為縣令平峽州後墜土得石臣

古琴有金繫馬事載雪窗紀異中珪之父為監鎮信音  
郡祖城是其所築今去郡二十里許有曹王廟者本祠  
信後殿所謂太子者即珪也人多以為武惠陸應陽廣  
輿記亦因之珠璆第信未嘗封王珪又何以稱太子至  
以聖子肖珪像凡謁廟祈嗣者遂以香投擲謂得珪璋  
可發一大噱豈以武惠有投印事遂傳會之耶按彬下  
江南止于金陵浙西一帶並未兵臨不知後人何憤憤  
乃爾  
前明成弘間趙公友梅名不知何許人予六世祖聞漢

公及兄漁村翁並師事之嘗以紫石硯贈漁村為別兼  
系以詩云相處僅三春嗟今學業新讀書方解義庭來  
每親仁愛年華富憐余道氣真儒家惟此硯未許妄傳  
人時漁村翁年方舞勺也其題陶東庄墨竹二絕句云  
曾向君家拄杖看清風蒼雪滿林寒憑誰譜取今詠樂  
翠管參差語玉鸞上林二月正春深萬箇簪簪雨露中  
分得幾竿三徑裏便看新翠滿簾櫳亦有韻致又孫約  
之謫白暑燭湖後人餘姚人乃高高祖少愚公師也有  
祝漁村翁五十壽詩云花柳芬芳日正近漁村初度值

斯時是非從此無庸檢天命于今自可知玉軸新詩來  
洛社瑛盤異果降瑤池勝前更喜麟兒俊擬折蟾宮第  
一枝曾伴仙人問九還丹屋小隱在玄關坐依瑤州春  
風暖笑指碧松暮景閑鏡裏流年添白髮爐中大藥駐  
朱顏養生自讀嵇康論浮世虛名一笑問漁村翁孫公  
和公亦屬受業至其得子得孫孫尚有詩是在余家最  
久先是聞溪公致孫有祭文詞意凄婉載在彙案中于  
此並見古人風義之厚而祖宗學問淵源亦可概想  
萊陽左巖石先生崇忠節直與文山比烈余在登一月

求其片紙遺蹟而不可得錢塘吳志上偶于市肆中買  
得一扇乃先生手書也以示余筆法精妙詩亦甚古因  
錄而運之其詩曰湖綠細軟嬰兒髮水光灑灑春雲深  
憑將聖手劈秋毫巨斧劃開枯桐節十日一曝九日眉  
幻出白毫光滿月衣相瘦健貌清古筆墨無功哇徑絕  
白描設色種種工活奪龍眠與松雪橫見側出燈取影  
有意無意鴻波滅絳州淳化老定武鐵鋒摹出無差別  
誰能紙上以王濛要使膚充走殿鐵堂上傳示色生動  
四坐敬言歌無舌唐鈞森繁損神情宋繡阿那少筋骨

長卿秀句奪雲烟佳兒指上現青蓮一家淨侶團圍語  
大勝詩人王朝川長卿內子無如氏編佛及諸人物行  
措精絕詩以紀之三晉左慈第言于閑閑閣  
唐六如沈石田與余先宗祖多交好相傳二公每過余  
家必留連旬日因是贈遺墨跡最多今無一存矣家譜  
中載唐壽漁村翁詩云麗日遙遙落艷陽於荅斫玉佐  
霞觴歲書甲子初周數銀海瞻神欲並方小網春村漁  
自樂瘦筇晚鳩步珠康百年塵世酒史事願祝乘榆入  
蒸鄉膝前紛亂絲衣明花底駢闐盡鼓聲一歲仲春建

逢誕日六旬遐壽祝長生紅旌曳竹檐迤迎綠酒浮山現  
面平要問流年多少笑蓬萊仙籍已題名沈題漁村漁  
父圖云吳江本津國漁戶自成村楓葉紅秋屋蘆花白  
夜門都無三姓住漫可十家村熟酒呼兒女分魚集弟  
兄不憂風伯橫惟憚水蘅煩鷗趁撐艇尾蟹行穿屋擢  
怡然樂生聚此外復何言魚莊蟹舍一叢叢湖上成村  
儼畫中互渚斷沙橋自貫輕鷗遠水地俱空船迷揚柳  
人依綠岸隔蒹葭火映紅全與吾家風致合州堂曾有  
此漁翁又題有竹居開公書室也云松江東來三百里有竹

便為君子御碧雨一林春滿地琅玕千箇過人長二公  
吟筆絕佳此數詩猶未為出色然決非偽作也  
余家先世有與陳氏聯姻而作婚啓者啓云寒冰未渙  
地日初升恭惟閣下英聲拔萃盛德守恒遊跡地仙澤  
登願親之志垢恩天詒錦衣親國之光太立長表衣卿  
閨壯哉華胄晉徽士經歌彭澤否矣微宗念賢哲之明  
夷諒慶源之無妄在昔艮隔坤位貢依桑梓之陰于今  
革故鼎新復締絲蘿之好雖襄修傳言于左右寶軋造  
作合于穹冥矧異女繡閣解圍素習姆師之訓而震男

青燈因學未語軒蓋之能益知楊分隨宜或謂攀高比  
附兩家過愛盟言不替于中多六禮漸成納采費性于  
大有魚城自訟厲幣遲臨井井滿前想簪弁之難放明  
明在下規禮節之不豐勿云鄙吝而此膏乞賜鹿當而  
先入三陽交泰喜歸妹之有時百兩來同俟家人之位  
重蒙嘉諾既濟良姻仰冀謹光備垂豫悅不宣句句以  
卦名作對且一聯中能兩三用之吐屬天然絕無一毫  
痕跡真佳構也

成化間金溪徐太守蒞未于郡治北園臺太湖石成山

名曰嘉山公餘吟眺其上人以歐陽公滁山比之家君  
言徐公善詩子家曾有其梅花十咏絕佳一曰官梅幾  
樹隔高墻得得吹香到古堂疎蕊早春珠蕊藉小枝寒  
雪解禁管更殘角起魂應斷歲暮愁多白未償即蜀記  
根仍不俗一樽相狎我猶狂二曰江城日日走風沙却  
闌誰能看此花海園貢香千船擁玉妃臨御萬粧華清  
泉白石山連屋落日空林雪滿棹倚欄闌干轉惆悵不  
禁清冷透高紗三曰閑心何處結茅隣老樹高花最可  
人玉兔搗霜供永夜瓦瓶分雪薦芳春天寒幽榻果應

瘦歲晚心期我獨真竹杖芒鞋他日事矮塌茅屋大江  
濱四日癡兒公事髦毛敗空谷晚花冰雪漫欲拉高人  
攜濁酒共隨流水擬吟騷芳時易失翻成恨習氣難忘  
喜耐寒莫怪東風貪結子調羹商呂正須酸五曰雪積  
霜凝壓不斜分明江上惱年華半枯老樹自生意新出  
兩梢都着花看影怕教殘日落留香長欲峭寒如春凡  
無限孤山夢獨木橋邊是汝家六曰絕艷孤芳世共稱  
評香評影昔人曾不坊今日比西子更恐前身是僕僧  
花早却教春滿世樹高猶覺氣慙陵海棠芍藥非吾事

對爾吟詩老亦新七日不用東君着意裁水邊林下忽  
花開仙人服玉瘦逾好神女弄珠聞自來雪意已騎仍  
未隨我頭將白故應催繁華轉眼成消歇羌笛殷勤更  
莫吹八曰絳塵迎鴈小寒前看到春和破未全難進以  
豎君子節爭先應避艷陽天偶霑宮額元無意獨伴山  
翁似有綠菲屋玉堂清絕處癯然風骨似飛仙九曰壺  
冰標格玉肌膚俗子難當絕代妹已借雪消世薄袂更  
須公綈簇香簾瀟湘君子有風契山降儒仙無此癯頰  
畧春風何限竟一枝隨分妙堂孤十曰亭臯無賴故垂

垂朝夕催霜入鬢絲楚水吳山空憫望卻寒島瘦自撐  
走未論禹禹調和事且看山林玉雪姿白眼向人渾冷  
淡可能消受此菊詩太守諱深字用漈又號淮柏山人  
予于丙子秋抄因新守未來偶過署中徧覽舊蹟古木  
幽篁映帶巖壑郡閣後尚有老梅存焉豈即徐公之所  
咏歟因憶許恭伯嘉山詩云不因五馬忘巖柯香就美  
蓉小花西隱隱山林在城郭深松細雨嘒黃鸝其景象  
正不減舊時也

今京東五牌轉運率用鹽挽船人以為異不知元時已  
有之馬臻舟次楊村詩云前望同舟遠不分打頭風急  
柳河潭塞驢無力緯船纜行到楊村日已昏蓋可用之  
于車橋即可以挽船也  
古人于祀先之禮最為慎重蓋秋霜春露惻焉動懷誠  
有大不忍于中者先君子祭時預誠于婦僕必豐潔凡  
設位進獻儼若生存嘗徹猶依依席側若祖宗飲食未  
竟然冥錢親句數折分代以焚之嘗誦明太祖御製祝  
辭曰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孝孫某同闈門眷屬告于  
高曾祖考妣之靈曰昔者祖宗相繼鞠育子孫懷抱提

携幼勞萬狀每逢四時交代隨其寒暖增減衣服擇時  
飲食或憂近于水火或恐傷于蚊蟲或懼罹于疾病百  
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咸立至  
有今日皆祖宗劬勞之累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為報  
茲者節屆 春夏秋天氣將溫寒涼追感昔時不勝永  
慕謹備酒饋羹飯車闔門眷屬以獻尚享語贊而身  
益當日以此頒行天下士庶皆得用之最是發人感孝  
之念今已同祀宋之無微矣然聞先朝自隆萬以後已  
寂無聞也

余于戊午者二叔父子饒郡丹滄昌江更餘忽聞衆舟  
喧聲如沸急詢之云見所上二虎已過矣同舟有一安  
義人因言其御數年前虎患甚劇白晝遊行村市間傷  
害無數禱于神如故設機弄刺之終莫得也最後竟一  
虎剖其腹胎中有七子逾年其患方息向聞虎止生二  
子若三必有一豹七子之說余不之信後閱安義志果  
然乃康熙癸丑年事此亦虎之妖也  
予家有二祖墳久不祭掃者一在本邑之金橋三呂圩  
地名州壘先時故宅即在墓右菊隱公以上五世皆葬

此舊有墓焉亡之已久今共為一丘聞先人言子孫過  
此拜奠者歸輒病因是春秋祀事遂廢其一在杭仁和  
縣之洛山東南麓中藝蘇太公提舉左差菊隱居時二  
祖右為淳正大師九十一安道師菊隱將明真師居時  
三師並為士冠于各旬為丘里人並稱陶墳檢金橋之  
許等山崇福宮  
墓已有菊隱公矣而又葬于此豈其一為衣冠之墓乎  
蘇太公者杭人九十一將仕外翁也故菊隱公父子曾  
徙居依之其地名石灣去洛山七里及允中公昆弟既  
歸屬湖石灣之宅命家人居守與以山塲田蕩世奉蘇

太公及陶氏七位先靈祀後為土豪胡姓侵佔一卷公  
奏而復之十不得二三承管人曰陳清後屬其婿楊珮  
歲取租辦祭至明末子孫亦竟置不理其地北有靈官  
廟並墓而西為秦王潭又稍西有洛王廟野猫山在墓  
之東南舊于墓正南構一亭顏曰山月亭外有漢白若  
水西來漢之外有峨眉山西有崇聖寺與楊墳隣地形  
歷歷可考先人及小子地屢欲訂之不果二墓至祖先  
一脉流傳非荒遠附會者比丘墓不守君子譏之孝子  
慈孫宜如何勸念也

今世人或以子稱母如赴書祝文畧主之類多稱某氏蓋以氏為故姓也稱某氏者猶曰某姓故可無避不知古者婦人皆有名明初尚然其不避氏也宜矣近來婦人有名者絕少即間有之其書判仍舍名而稱氏則氏即母之名矣即非真母之名而亦近乎母名矣為子者又安忍以是稱之耶或謂春秋書君夫人多稱氏筆判予奪實為天子之事此固當列論者也又舉詩之母氏聖善擊仲氏任時維姜嫄為言然曰母氏天嘗曰某氏曰氏任未嘗曰任氏惟姜嫄之嫄鄭氏以為即棄母名

而周公稱之則其時制禮以後復配天而作蓋亦周人以諱事神之義也柳子厚諱母稱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諱妻則稱孀妻弘農楊氏歐陽子銘婦人多稱氏而子母則曰鄭夫人石柳銘祭母則曰皇妣太夫人祭王介甫諱婦人亦多稱氏獨王夫人墓誌銘題不稱氏則以己之姑也姑且避之又何況于母至君前臣名乃李密陳情表言祖母劉而不連文曰劉氏此雖未可為訓亦見其稍存諱避之意由此觀之則稱母者斷不可直稱某氏者矣然則當如之何曰有爵者則稱皇清諱

封夫人或淑人顯妣某太君至于孺人雖屬封贈然習俗相沿已成婦人通稱則無爵者竟稱清故先妣某孺人既無勅封字樣冠之亦復何礙此亞子三兄嘗為予言之最協乎情理者也

予六世祖孝廉公諱熙字時庭碩學閎修為浙東西所推重家于開溪學者因稱開溪先生詳見唐六如墓誌平生行揆甚富惜盡燬于祝融氏僅家乘中載詩教首并載其跋後親友東觀之章姚江翠峰岑柏詩云一代文章伯遐登白玉樓周元鍾字雪松不詩云浙右文章推獨步

斗南名譽重千金書史五車存舊業文章千丈煇青先至孫亦餘姚祭文言其立身履道哀然儒宗比諸孔門浩夏之徒作為文章布帛菽粟刊落陳言務有歸宿人篇其餘唾手科日其為時彥服膺如此迄今幾二百年春秋流風餘韻猶令後人慨然興起也又姚江岑良能別號岑東新亦有挽詩而東新則公門人也詩云開溪風浪急都作斷腸聲詞更凄切吾未郡守文公諱載最有清節性亦剛方豪右側日時多盜搶獲即斃杖下于是奸宄屏跡氏賴以安去任教

年忽卸廟道士夢公為城隍神儀衛甚盛若新蒞者徒  
得公訃聞正道士入夢前一日噫公已歸天矣木人猶  
賴其冥護抑何幸也友人馬宗岳言鐵塔僧君諱劉彬  
初為溫縣令其地有河田數十頃為水所衝沒而糧賦  
未除民甚苦之僧君屢請于上竟邀免後再令輝邑  
署內一團人將死謂同伴曰吾不起矣第主人亦將去  
也時僧君強徒無恙同伴訝其何出此言曰主人已為溫  
縣土地衙役現在迎接吾當先行仍假養馬匹耳僧君  
遂于困人死後三日無疾而終或以路糧一事天其鑿

之當得為神云  
蓬萊有諸生王恩榮者其父為通守憲役挫死時恩榮  
甫九齡且在舅家弗甚悉也家中止祖母及母嗚之于  
官役以賄免僅斷給燒埋銀十二兩祖母遂自縊母喪  
可泣者飲恨不言惟日事紡績課子讀書恩榮亦嘗鼓  
艾死狀以問母母報飾以他辭迨恩榮既入泮且娶婦  
矣母終無片語洩露未幾恩榮生子乃呼之前出銀一  
封緘甚固上有縣尹鈐記蓋即前者燒埋銀也注而其  
之具告以實恩榮哀號受命誓必報此讐一日伺于道

側後連過以石擊之幾斃為救者所持逸去後又遇撲  
之不中其舅慮其罹禍乃為一館于嵎嶼島中以其泛  
海往來不便或可漸釋耳康熙辛巳恩榮年已三十值  
學使接登賞就試恩榮左懷官銀右藏利斧日行街市  
間忽遇役乃從後斧斫其頸不深入復大呼連斫之旁  
人不知其故以為風狂羣奪其斧役死二日復甦隱以  
白晝殺人具控恩榮稟訴情甚哀當事者檢尋舊案已  
為殺賊其逆不獲根究第以善言勸解之而已此余在  
羊城日擊者竊以恩榮難得恩榮之母尤難得也

偏遇友人書齊見對聯云不敢妄為此子事只因曾讀  
數行書心愛其句未知出自何集曾詢之同學顧書堂  
云此元人呂重贊詩也重贊未過一日至不能舉火啟  
携布袍臂束室人有客色因戲作一詩云典却春衫泮  
早厨山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裏無錢莫  
買魚云云履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仲廬其詩有  
怡然自得之致次年遂登第歷仕浙江僉事以清節著  
聞  
古者祭鄉先生于社即今仰賢之祀所以報功崇德風



勵後人甚盛也。往牒所載略定最嚴一代嘗不過數人。徒未有今日。臨觴之甚者。凡一登仕版。其祖父及身。皆仰賢祠人物。夫在子孫為祖父謀。百歲蒸嘗不可謂非孝。思然必使在天之靈。安于委備。乃可不則公道在人。苟有遺行。眾口哢哢。不幾欲蓋而彌彰乎。昔廬陵有田忠一節祠。信國文公少嘗游焉。慨然曰。死不想。且其間非丈夫也。厥後忠烈更加光顯。假使其祠名不副實。亦何能動文公之感慕哉。明嘉靖間。江右羅念菴先生。其尊人先已入祠。因見後來者紛紛不已。以為清濁淆

混不足榮吾親。反蒙汗辱。遂祀其神主。而出則知此。臨觴其來久矣。

古時鄉賢名宦。皆出自公評。歲久乃定。其邦人思慕不已。因請祀焉。于其子孫。初無與也。今皆其子孫自為。求得之其弊。提由官事者。以此為邀結之具。甚或貪其賂耳。然而祠差舉。往往鄉賢多而名宦少者。以鄉賢土土著。便于謀幹。若名宦道里遠。遠未易以一紙書提事。必扶賢而往。坐守時日。乃能有成。余在東牟。意家中丞公必入名宦訪之。掌故缺焉。未聞再如海鹽徐仲華先

生以中丞死事。甚烈。亦不得一故。想吾邦人道二公事。每執殿感。惻至議及。請祀曰。近日此舉。須費百金。非其子姓。誰克任之。余惟付之長嘆而已。

仕宦之有生祠。與德政碑。或屬美談。余見今日碑祠林立。抑何吏治蒸蒸日上。至此也。究厥根由。皆其在官日。搜意下屬。及部民為之。其費多出白楮子。然亦為腐吏。迫不得。不爾若在官未有斯舉。則去任之後。則必寄費于素所委任者。以成其事。直道具存。有此。遂稱良吏耶。徒為識者所笑耳。湯潛菴先生。撫吳有以前任某生祠

為請者曰。若欲與夏忠靖。用文襄。並坐耶。終不許某。遂啣恨。思有以中之。又先生于名宦鄉賢二祠。嚴行勸。或曰。或汰或增。毫無聽狗醫宗。或遂以蕭清後吳人舉先生名宦。相傳一。無書幣上下。翕然此亦近日。升

見者。長州楊維斗先生。為諸生時。便慷慨仗義。遇不平事。輒奮不顧身。嘗用忠介公。被逮時。綈騎之死。實先生與同。學王節文。震亨。朱祖文。輩。陳成之。既而顏佩常等五人。就刑。巡撫毛一鷲。猶憐。諸生以。洩於道。竟。誅後方復

學舉省試第一甲戌會試闈中得李青卷謂必揚解元  
拆卷非是主司頗為不怡自後公車屢斥入 本朝成  
亥之際以南殿氏未靖為舉事者連及被收大馬不屈  
死于金陵而市臨難前其自序云蘇州有明遺士楊廷  
樞幼讀聖賢之書長懷忠義之志立身行己事不愧于  
古人績學高文名常滿于四海為孝廉者一十五載  
世間者五十二年作士林卿黨之規模庶幾東京郭有  
道負綱常名教之重任願為宋室文文山惜時命之不  
猶未升朝而受絳值中原之多難遂蒙禍以捐生年則

丁亥之歲月則孟夏之終方隱遁于山阿忽陷罹于羅  
網時遭其變命付于天雖云突如其來亦已知之久矣  
有妻費氏吳江人歸余二十餘載有女觀慧連張氏年  
亦二十餘春焉賊金忠不愧丈夫之氣概舍生取義珠  
勝男子之贖眉一家視死如歸舉室成仁無孱生乎財  
學至此方為快然千古於昭到底終為不沒但因報國  
無能懷忠未展終是人臣未竟之事尚幸屢朝所受之  
恩魂炯炯而升天當為厲鬼氣英英而墮地期待來生  
舟中矢志不能盡言留此血衣以俟異日願我知己面

付遺孤汝痛父母即思忠孝垂及之言以此為訣四月  
廿八日舟中書其詞極悲壯讀者哀之

王江涇純真道院吾家宗祠也今概稱為聖堂云宋高  
宗結興三年始遷祖文瑞公所創至乾道時被回祿恭  
安公復為改造形家言其向兩丁火太旺宜建德方元  
武水以制之因將祠基大門改為聖官殿中堂為真武  
殿供北極元天上帝後接為彌羅寶閣供玉皇上帝又  
有閻世學祠及文昌閣俾道士世司香火焉右屋三間  
供奉吾祖先聖像神主內有世篤忠貞匾額宋孝宗御

書熙寧三年賜右文殿修撰陶恪即恭安公也公侯將  
相世家匾額淳熙二年著作即呂祖謙書陶氏宗祠匾  
額朱熹書明萬曆間蓋為火焚今雖重建規制如舊而  
三額無從瞻仰殊可惜也

吾家閩門最有東海京陵遺範而以文翰擅長者絕少  
惟梅巖公諱登字公和元配氏龐諱淑慎字孟宜吳江  
世家歸陶克猶婦道家素殷富善于持持生平不信家  
教嘗作開佛說大畧言佛以脫離死生為宗今佛亦不  
免示寂何以則人又嘗與梅巖公觀史至昭烈臨終囑

武侯語曰斯言誤矣此可以待林然不可以待孔明且使後主聞之心忌丞相而小人或因以離其君臣將若之何其識見超特如此所著有蘓商運咏學古齋文稿至散逸今僅存者庫書序引云文道之器也序文之綱也求道于器道焉可得求文于綱文焉易明何者綱提而目舉故也若易詩書春秋禮古聖載道之文也易言時書言中禮言敬詩咏性情春秋示懲勸斯文之綱也繁後世賢人君子之文難以一二計而舉欲窮之語其力則勞語其功則晦語其效則罔且夫矣道焉自而

克明哉故文必有綱綱備諸序由序以求綱因綱以悟道道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存乎人而已矣甲午春季朔達吾君子集羣書序畢授于目竟因謂君子曰宋儒有言學者必務知要要在是矣其務知之遊書以為序名長子洪洙說云蓋嘗觀之也沼矣吾見其靜而不行觀之行潦矣吾見其流而不清夫水動物也靜而不行反其常也水清物也流而不清洄其真也吾見有所取亦有其素也惟洙也其勢動知者樂之其流清潔士慕之其趨東東海其宗子其為洙乎遂以名吾子吾既為

此說因錄諸說以示吾子曰大哉名乎若祖之意也古哉說乎若父之所屬也吾見識之為徑而非學矣夫止水必清而恒非有源其流之長者易以洄動而不汨者其洙乎是故有見于洙水之動而知者可幾也有見于洙水之清而潔者可幾也有見于洙水之朝宗于海而學必造其極焉兒穉之為任而非學矣梅叢贊云公以秉心和以處眾梅同其芽養同其永言行箴云當言斯言毋使人議當行斯行毋使後悔言行能聖君子所貴戰戰兢兢勉難慎易又跋云易論樞機當慎詩誦無不

柔嘉則言之貴初行之貴敏可見矣吾君言之尤行之悔諫不待妾語而自寡雖然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妾書此箴于說亦防漸之意也彼傳有之曰若夫有過微言婉諫妾謂使其有過而後諫亦無及矣吾君幸勿鄙其言而并廢其意可為觀此教作命意高脫皆自經史中來裙似本色一毫不露真曾大家左貴璫之流亞也旬因秘不示人故凡採名錄著作不及焉趙中丞香梅游以清林率屬可方之楊伯起吳隱之而子風化所在尤為意焉其縣有以孝子請旌者其家富

于財公廉訪之頗多遺行欲加重懲時值修築錢江塘  
呼其人願助工費千金乃免又武林諸生某舉為贊禮  
已久後知書肆中有名一夕話者是其所著也以為將  
薄之徒亦之不許在擯相列其端方類如此

嘗請唐人下第之作孟郊詩云江蕪伴我泣海月投人  
驚失意容貌改畏途性命輕又云兩度長安陌空得淚  
兒花又云共照日月影獨為愁思人李廓詩云窗前潛削  
淚眾裏自嫌身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盧綸詩云落  
羽羞言命逢人強破顏許渾詩云夜愁添白髮春淚滅

朱顏其情詞悲愴若有不能釋然者竊疑其何介介子  
是余八試秋闈壬午為桐廬陳令君所賞識令君名進  
士素負冰樹精鑿主司自以乙榜時對問疑令君若有  
矜色于卷遂以力薦被斥時余在方伯即公幕中令君  
向方伯談及闈事獨為淵七落卷深加<sup>惋</sup>惜淵七者係  
余殊卷獨封字號拙文為勝錄差誤最多令君一一抹  
出方伯及諸同人見之並以為難且各以好言相慰余  
平昔自號達觀于此亦幾為掩泣也是榜凡出令君之  
門獨多光彩惜余過而不遇又誦唐人揚知重詩云此

時泣玉情雖異他日叩環事亦同余于令君雖未通姓  
名成此而之禮然知己之感能不銘勒于心令君諱某  
吳江人也  
家君每歲時與外甥子姓由集好舉四言為今或遇希  
少許旁及小註更不足及五經卷以試後生讀書之生  
孰且可觀其心巧余場兒永錫在生鮮有不應者如舉  
二字人名下一字屬身體令則有牧皮易牙兒以陽膚  
應如舉上字人名下一字屬鳥獸魚令則有史魚解駒  
王豹兒以祝鮀應如舉上一字數目推數令則有一人  
定國二者不可得兼三過其門而不入等句兒坐在第

十以十日寒之應如舉下一字數日推教令則有齊  
集有其一道二不待三等句兒坐第六以四書中無六  
字住句乃以儲子得之平陸應如舉四字偏旁一類令  
則有江淮河漢袒裼裸程繇繇兒以涕泗旁沓應  
如舉四字疊文令則有踽踽涼涼說說業業緝緝翩翩  
兒以戰戰兢兢應如舉三字疊句令則有如其仁如其  
仁活之哉活之哉某在斯某在斯等疊句兒以天厭之  
二句應如以在席六人用二句對奏六字令則有益者  
三友益者三樂所就三禮儀三百各二句見以外丙二

年二句應又以十人用二句對湊十字令則有五就湯  
三里之城方千里者九名二句兒以君子之澤一節應  
如用官名而實非其官令則有君子學道則愛人使之  
主事而事治君子不言舉人經始重臺兒以卜註補  
行副使也應如用人名而非實其人令則有何晏也王  
勃然變乎色爾何曾比予於是報周之笔也以全聲而  
玉振之也應如用地名而非實某地令則有順天昔存  
國君進賢決諸東方則東流兒以長子死馬應其他若  
項針令如大學之道道在通而求諸遠遠方之人等類

又舉四書中一虛字止許一見者如言前定則不路路  
字心有所於懷懷字莫知其苗之碩碩字兒皆衝口而  
出又喜論辨頗合意義嘗以數目推教之令太易宜一  
當用一字句二當用二字句不則一在第一字二在第二  
字如此稍費搜索或問四書中焉有一字成句者乎  
曰爵一齒一德一上三字俱用讀斷即可舉此以為首  
令又以禮儀三百方千里者九畢竟百千二字有碍諸  
兄弟皆為嘆異現繼大兄為嗣每日晚殿學先搜課以  
唐詩逐晚聲韻能舉詩句失粘處凡書中順做平上去

入四字句如何以報德康子饋藥妻子好合之類皆率  
能應令如席次有舉唐詩花字月字春字雪字燈字桂  
字梅字為令任安放第幾字亦無窘困然出語多不祥  
家君每慮之卒以痘殤亦其讖也

余生平無他嗜好祇喜書幾手成癖既處幕館館殺稍  
給家用每歲必留剩數金為購書之用遇所心愛往往  
倍恒值得之而于抄本之書必為備抄年來稍稍積聚  
宋元人詩文集及經解說部雖不能多亦差有可觀近  
復于鄰郡藏書家彼此抄換將來不患不日增也後人

倘能守我不借不借之戒亦以互換為事積以歲年則  
陶氏抄本秘籍必傳名矣

予年踰三十始遊京師頗為翰苑諸公所知旋就外  
幕迄今二十八年幕東凡三家一為松江守趙公諱寧  
字又裕號管亭山陰人一為萊州守陳公諱士鍊字山  
貢號宿峰同邑人一為唐伯履任提督即公諱廷極字  
紫樹號北軒祖世勳廣寧人松江主人不二載解組疎  
疎無所短長惟童子試則學院高公府選拔者多予可  
取十名前人華亭前五名盡入彀中括覆竟有七名蓋

兩人又于他邑應試重卷也一時傳為盛事在萊州八年山東六郡各製屏祝撫軍王公壽壽文係予所作而借王阮亭司寇前撫軍面語陳公六郡之文以東萊為最此必幕友所為欲去其姓氏陳以某遣人入都求司寇公親筆為對王公遂有名手畢竟不同之樊既為臬臺王公壽文亦大加稱譽時方伯劉青登大泰即張並有鄉友在幕文翰往來無齒及者亦可見予求援標榜所不為矣歲壬午予以鄉試旋里即為即公招致從浙藩而江撫署江督陞綏儲首尾凡十有四年記室之事

概以相屬在藩幕亦以祝言被賞于撫軍張公諱諱以擬刀人為詢即公直舉予姓名再詢及籍貫時撫軍素有守土之官幕客切不可却下人之訓即公乃以吳江諸生對撫軍遂欣然欲翻閱前任江南學院時者幸即公乃于翌日乃言陶某吳江人而冒藉秀水入泮者撫軍曰惟恐吾學院時失此佳士耳遂殷致欲見之意予求即公力辭而止撫軍又以自製文稿托即公昇予審視曰必加改削若客套大非吾意也自愧點金成鐵復蒙稱贊不置口因是閱所制軍金公閱之于却簡中亦

以文相屬云再鄙陋不經意之文真如祭章浙中司道凡有公真皆方伯為之領袖即公每遣史人貴祭章稿傳知各衙門至是使高公處必伺候良久乃出蓋高公既手錄之而又誦于同官之前曰好文好文欲見予亦甚切予勿往也即公契愛既篤亦不私予時時向人道及開府西江僚屬隨聲附和自貯宜然無足道者惟乙酉武闈策問二道兵部大堂言今年武鄉試題當以江西為第一又謝上賜清文鑑奏疏銀臺卿云各省皆有此疏江撫其冠矣此皆予生平文字知契絕無賣緣

結介而自來者真所謂不虞之譽也

即公浙藩江撫時幕客司刑名者為武林馬鍾岳名大年吾鄉徐孝務諱南高二人司錢穀者為武林吳志上名允嘉卯建三韓聲網二人司書札者止予一人凡文雅章疏其摺奏地方事宜皆予與孝務奏酌屬州即公移鎮江南則吾鄉徐也叙名天秩亦來幕中十餘年間主賓倍稱款洽而同人亦如骨肉團聚鵲詠晨夕幾不知身之為客也今即公捐館而建三孝務亦不在人間矣余垂老目盲不能遠出志上鍾岳又相距二百餘里

問承過暗形迹已  
止之哀

奏摺用中樣白而

或止寫江西建維

月 日禮具不用

御筆字極端好雅

書記有一番摺蒙

一字此溫勤公公

而吾輩依紅泛深

余年十五六時故

古今對類書寓日

夏月之類豈知詩

如春風亦可對夏

手錄之但以第一

分類而始成書夕

類也巧而活泛見

因思昔人詩文屬

然已百之春查少

過庭紀餘三卷

編修汪如  
藻家藏本

國朝陶越撰述字艾村秀水人是書乃襍綴聞見瑣  
事以多聞之其父口述故以過庭爲名間有志乘  
所遺佚足禱考核者而大抵過涉冗碎又所載生  
平遊幕事蹟亦未免近於自誇



# 山海經釋義十八卷圖一卷

〔明〕王崇慶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大業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山海經釋

義十八卷圖二卷》提要

山海經總目十八卷  
本三萬九百九十九字  
 註二萬三千五百五十字  
 總五萬一千五百四十九字

南山經第一  
原本三千五百七十七字  
 註釋一千六百七十七字

西山經第二  
原本三千六百七十七字  
 註釋一千六百七十七字

北山經第三  
原本三千七百七十七字  
 註釋一千六百七十七字

東山經第四  
原本三千七百七十七字  
 註釋一千六百七十七字

中山經第五  
原本三千七百七十七字  
 註釋一千六百七十七字

海外南經第六  
原本三千七百七十七字  
 註釋一千六百七十七字

海外西經第七  
原本三千七百七十七字  
 註釋一千六百七十七字

海外北經第八  
原本三千七百七十七字  
 註釋一千六百七十七字

海外東經第九  
原本三千七百七十七字  
 註釋一千六百七十七字

海內南經第十  
原本三千六百六十四字  
 註釋一千六百六十四字

海內西經第十一  
原本三千六百六十四字  
 註釋一千六百六十四字

海內北經第十二  
原本三千六百六十四字  
 註釋一千六百六十四字

海內東經第十三  
原本三千六百六十四字  
 註釋一千六百六十四字

大荒東經第十四  
原本三千六百六十四字  
 註釋一千六百六十四字

大荒南經第十五  
原本三千六百六十四字  
 註釋一千六百六十四字

大荒西經第十六  
原本三千六百六十四字  
 註釋一千六百六十四字

大荒北經第十七  
原本三千六百六十四字  
 註釋一千六百六十四字

海內經第十八  
原本三千六百六十四字  
 註釋一千六百六十四字

董先生新校考証字數未計

山海經釋義跋

嗟乎曲士囉言以警 石達人大觀以格物

晉郭景純氏學沂吟 陽家故其揆辭多詭

于道要之不可以法 訓然竊稽載籍岐角

山趾赤髮綠睛角端 脛甲牛尾馬蹄罔兩

罔象異方積羊人物 兩炳君子亦間有所

述大抵宇宙至闕造 化變幻弗測厥亦往

來之理古人有言曰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

不論六合之內聖人 論而不議今觀端溪

之釋竊思考亭夫子 每於六經註述之暇

述詞農圃醫卜稗官 小說亦罔不究竟斯

殆天人之學豪傑之 才也乎考亭端溪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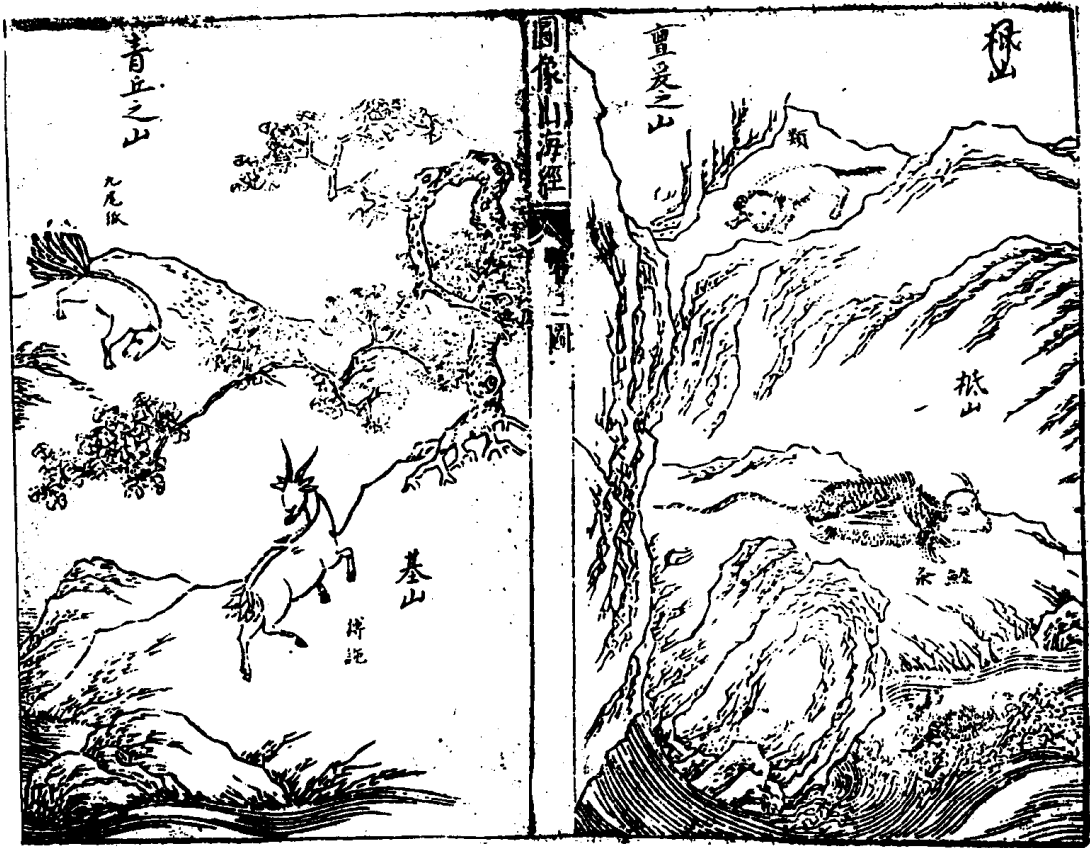
道一而已矣讀斯集 者當自得其

萬曆己未歲春月之 吉玆生明龍巖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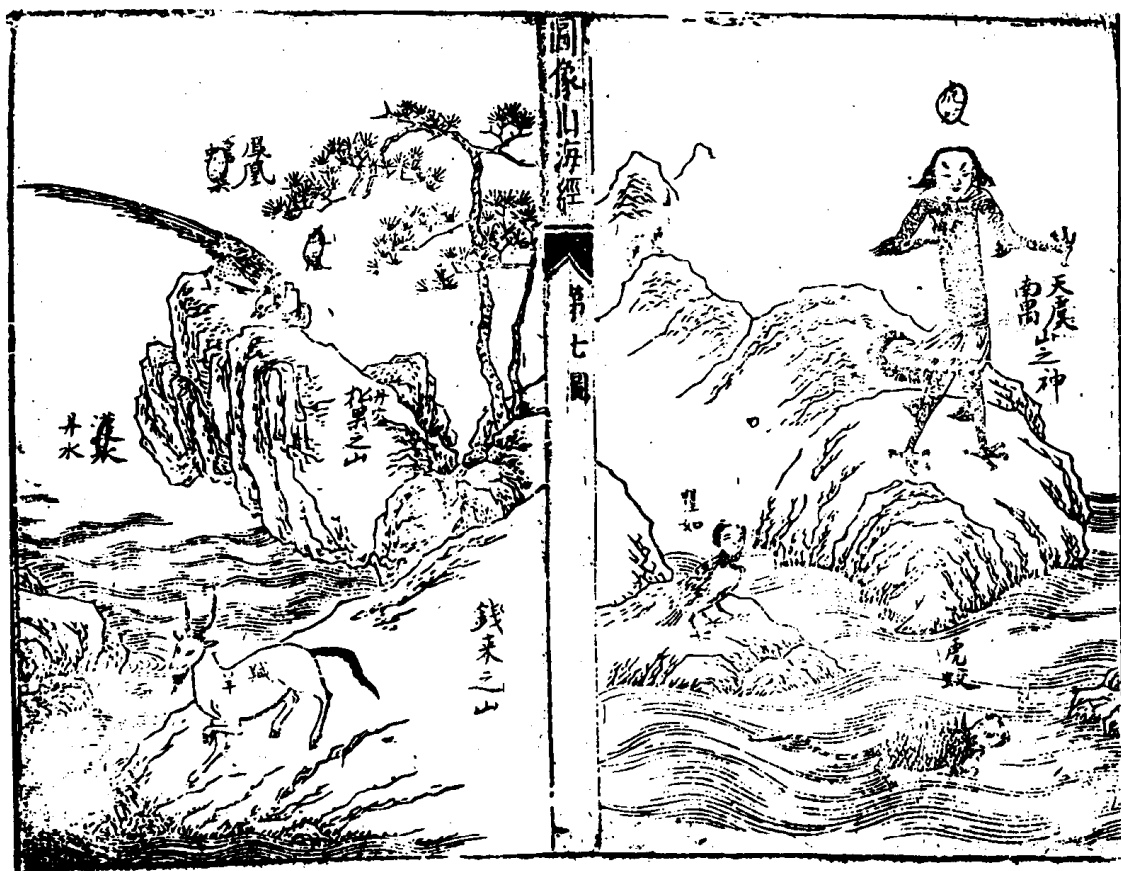
瀘郡趙維垣書

山海經釋義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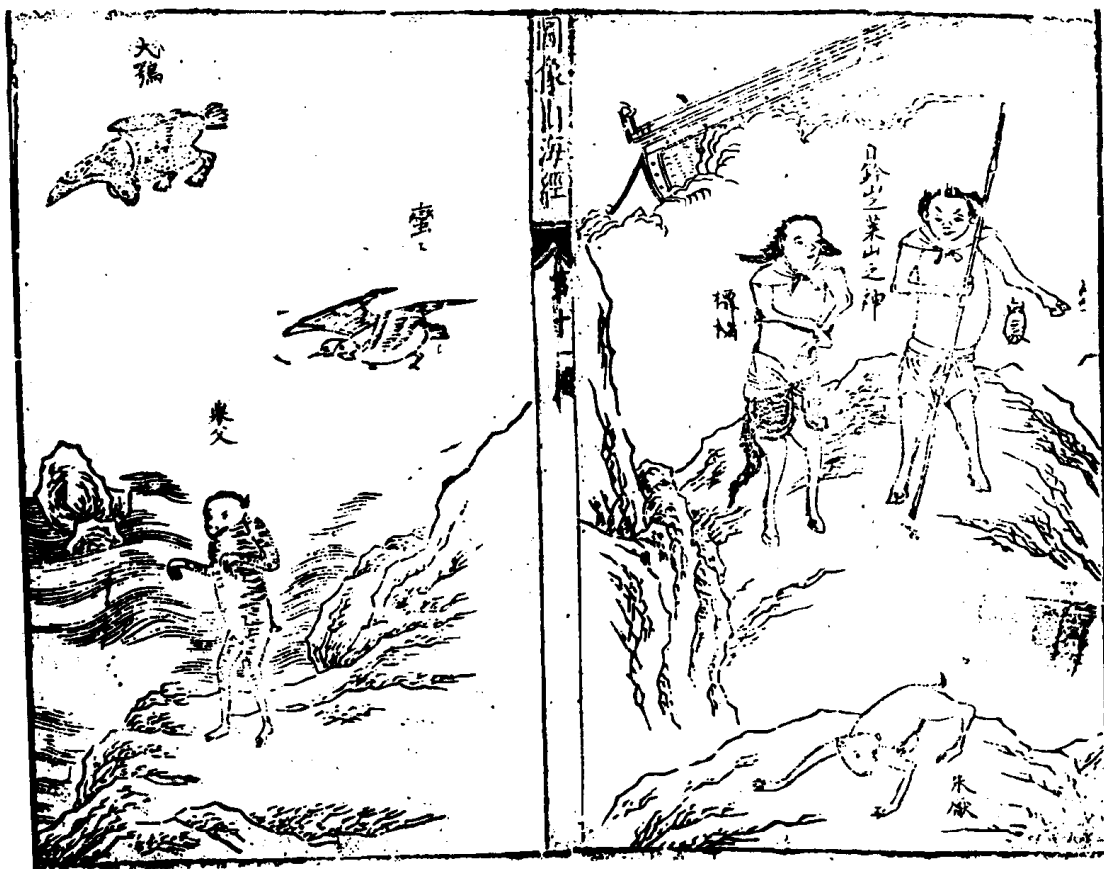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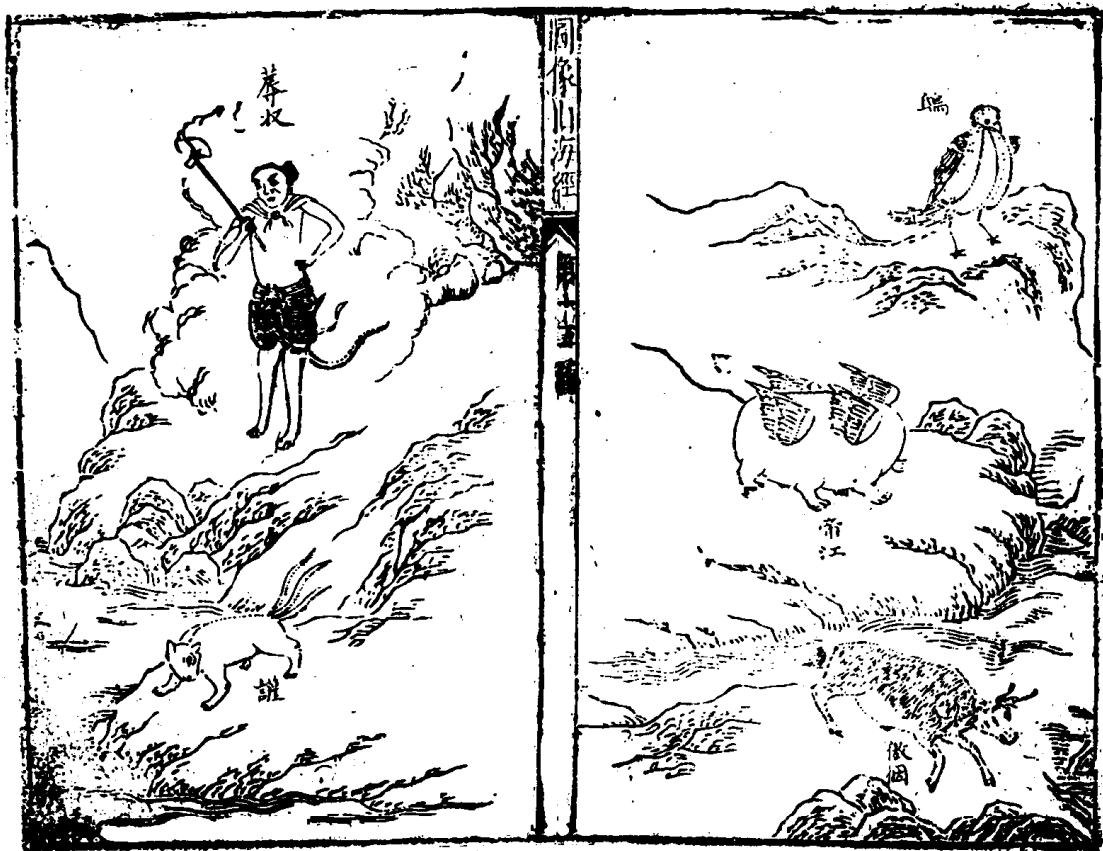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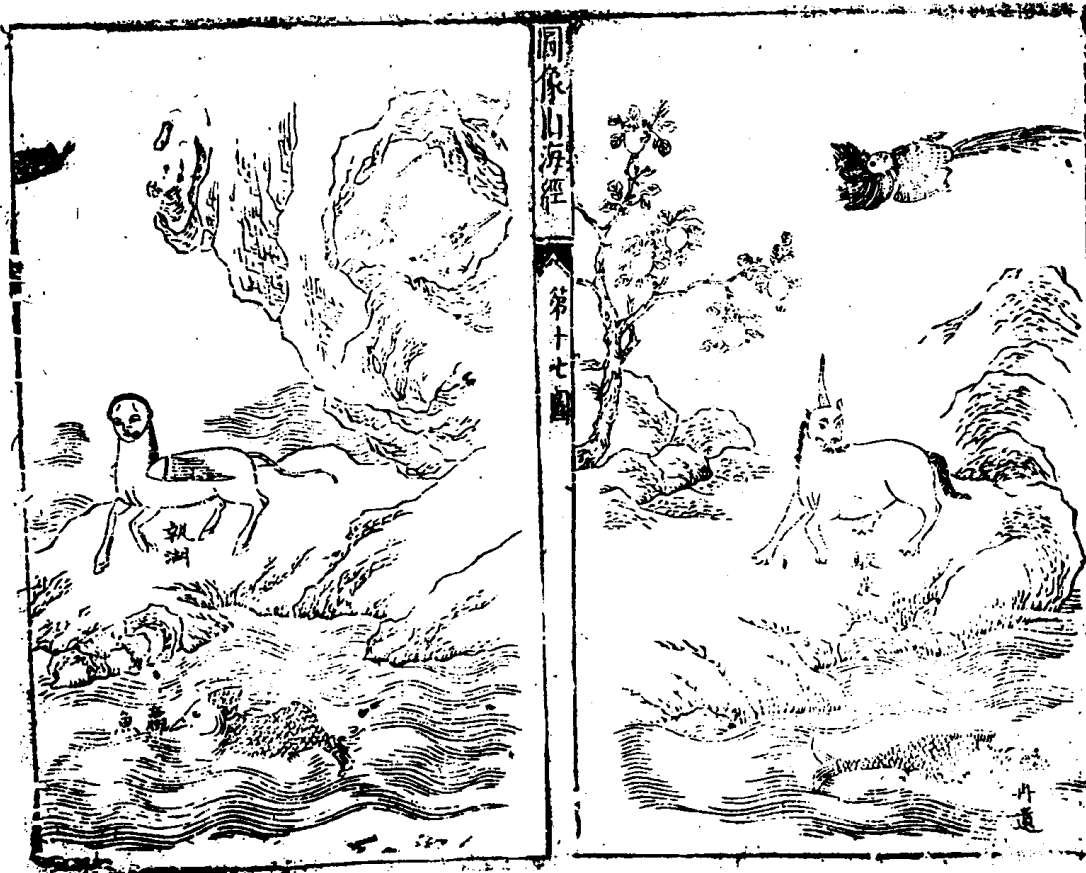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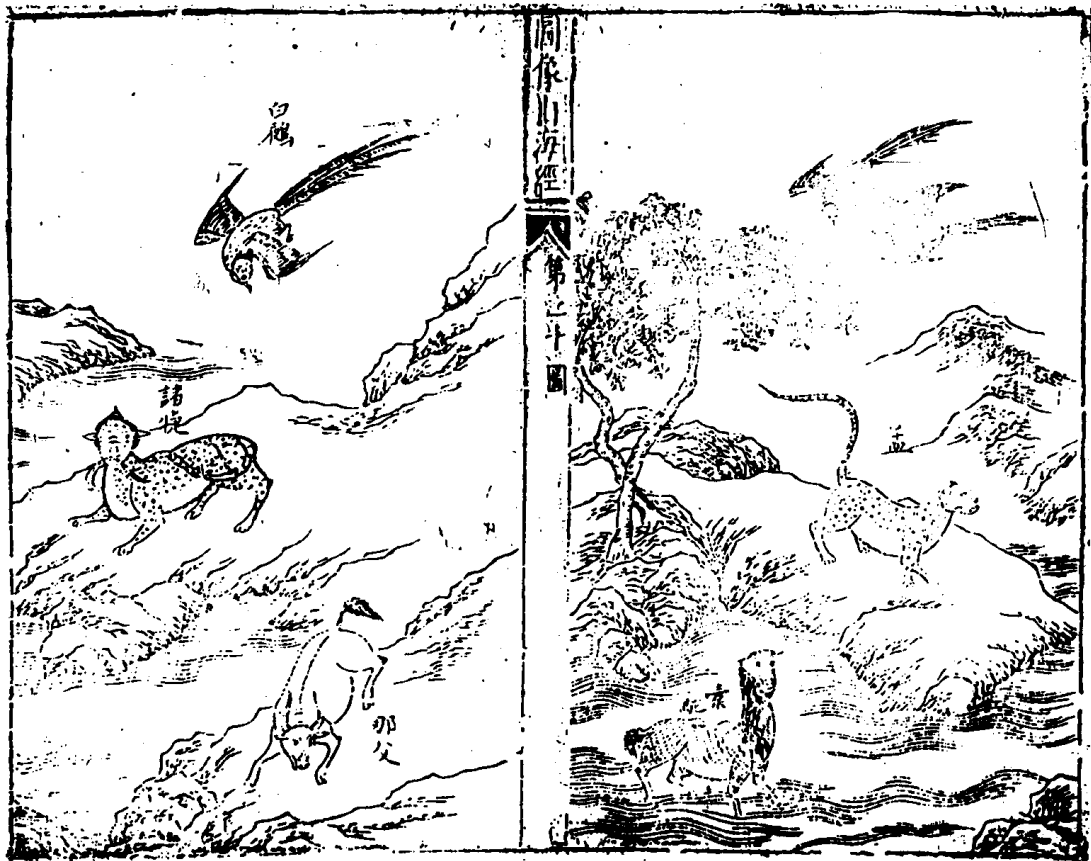


圖像山海經 第十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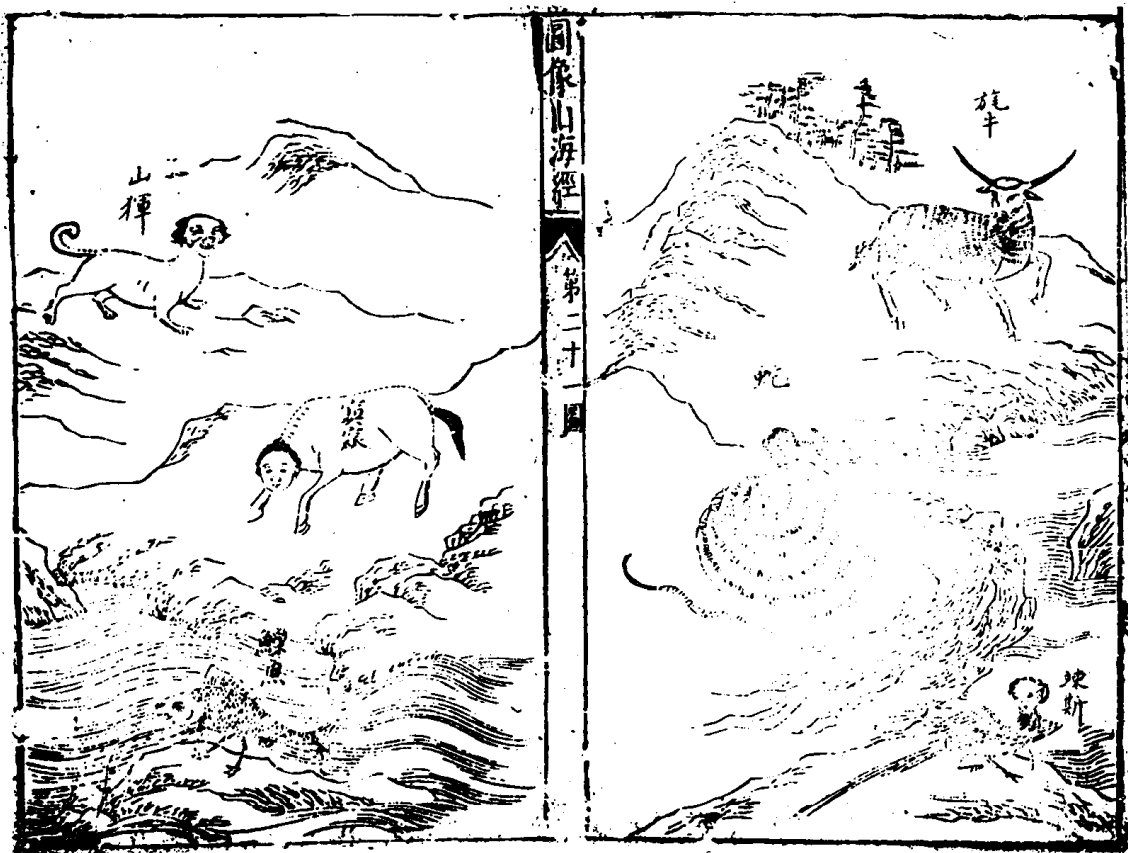
圖像山海經 第十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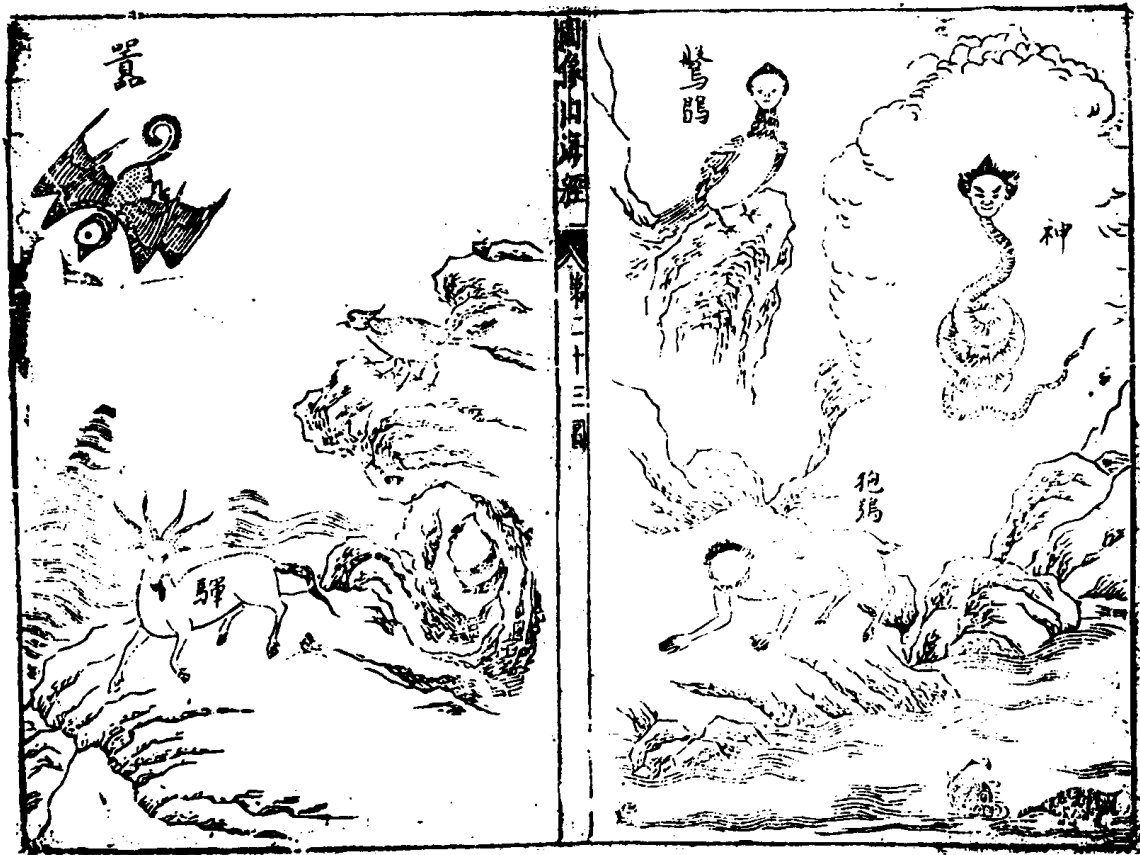
圖像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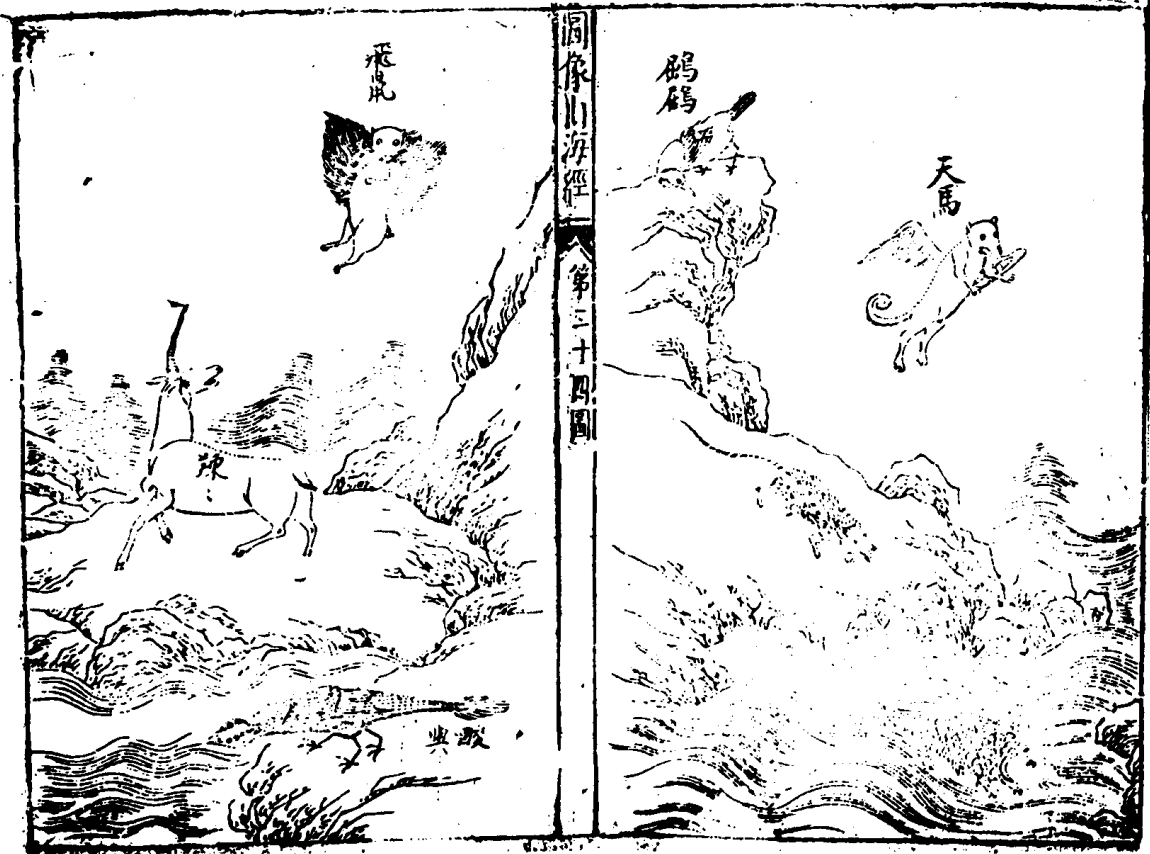
第二十圖



圖像山海經

第二十一圖





圖像山海經 第二十四圖



圖像山海經 第二十五圖



山海經圖  
第二十六圖



山海經圖  
第二十七圖



圖象山海經 第二十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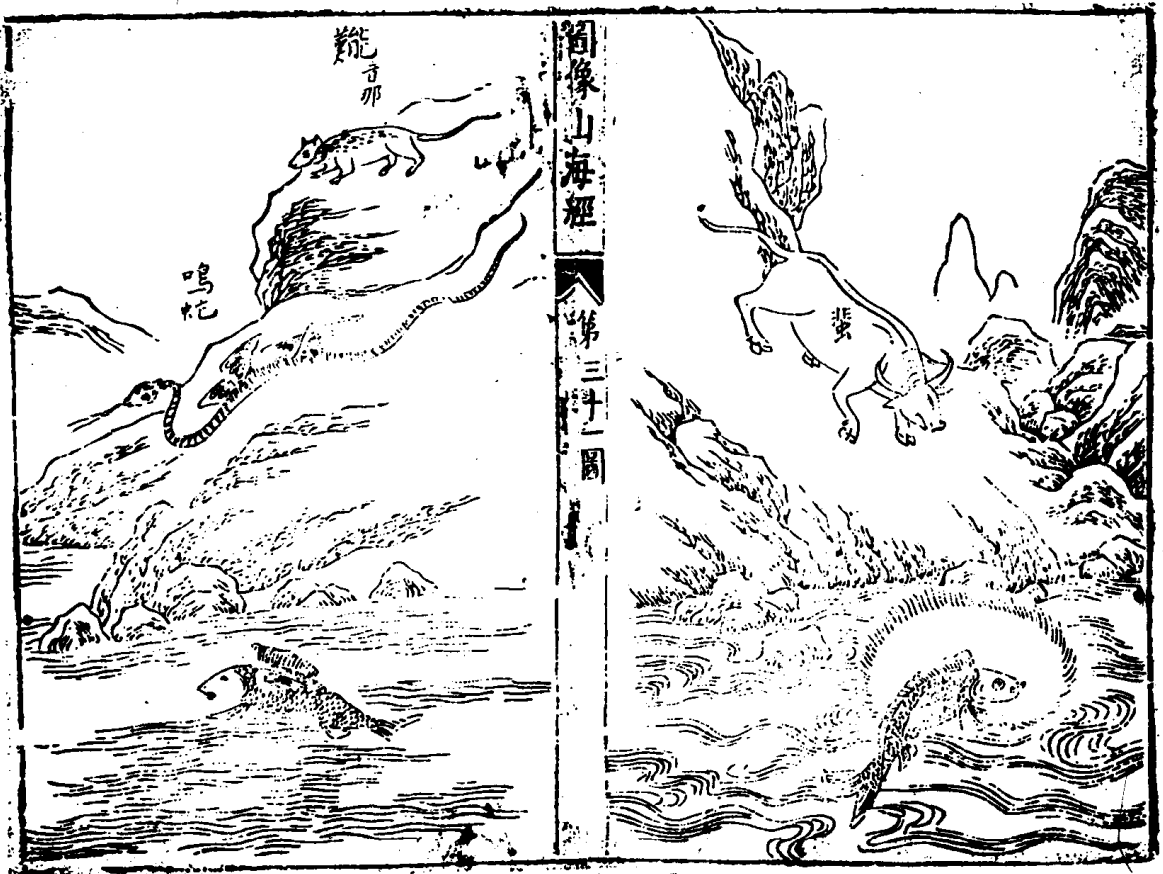
圖象山海經 第二十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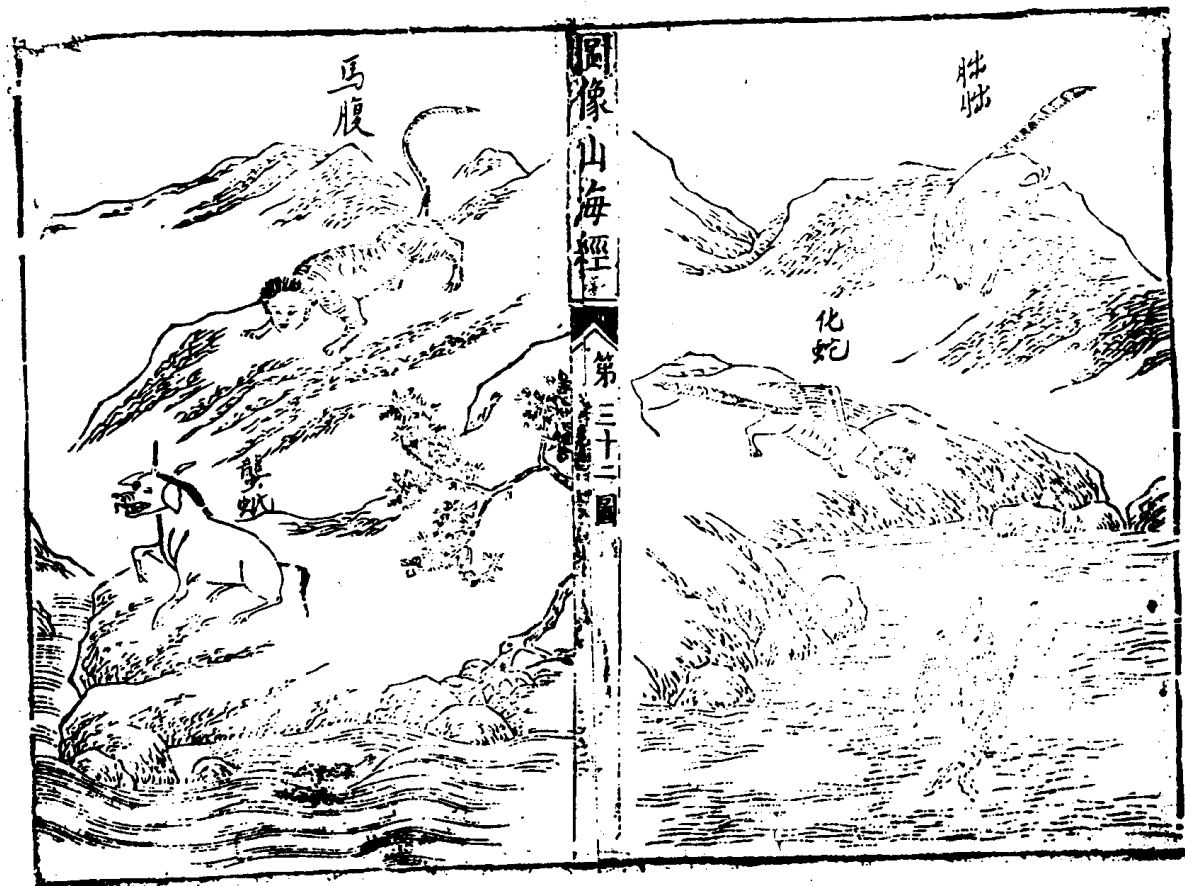




圖像山海經 第二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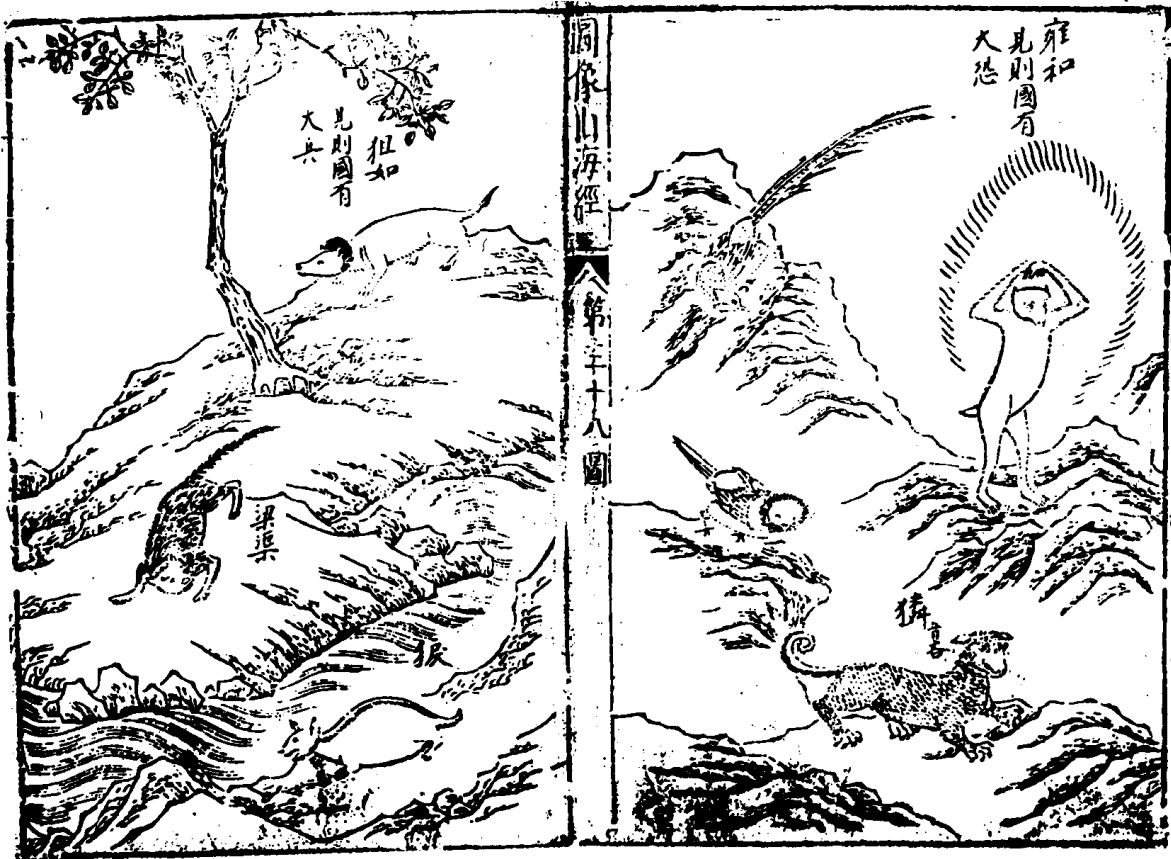


圖像山海經 第三十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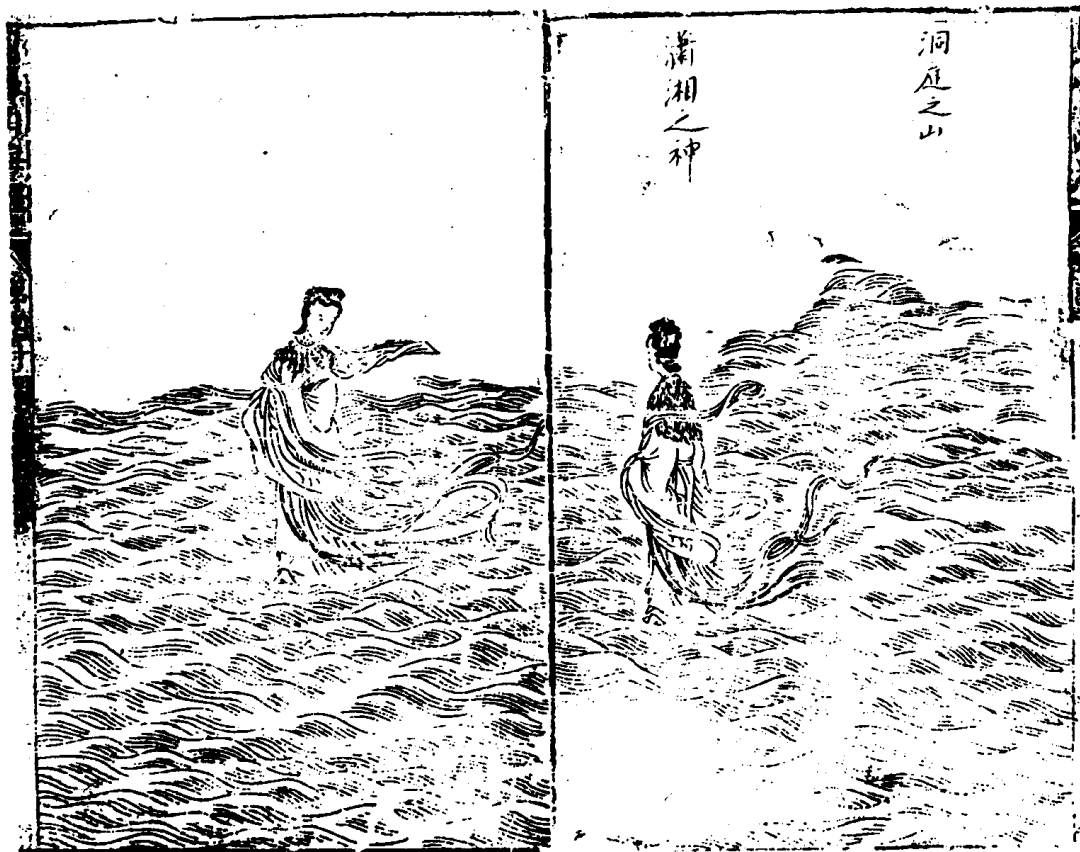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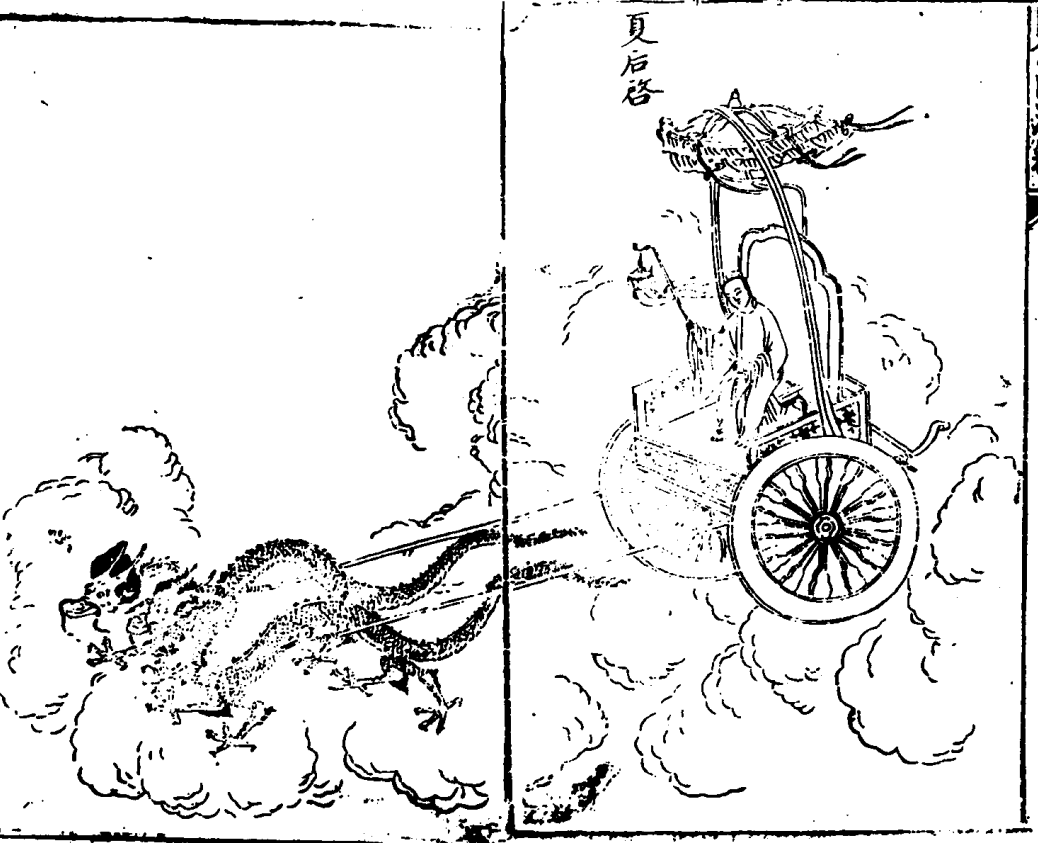


山海經  
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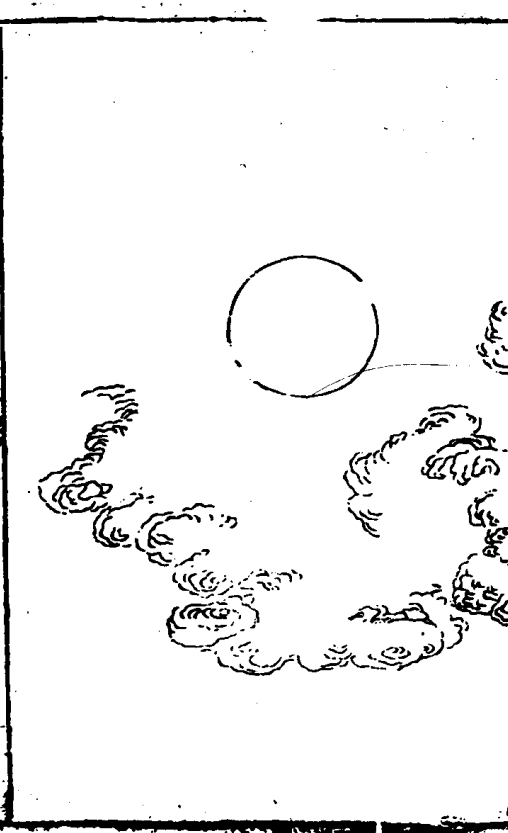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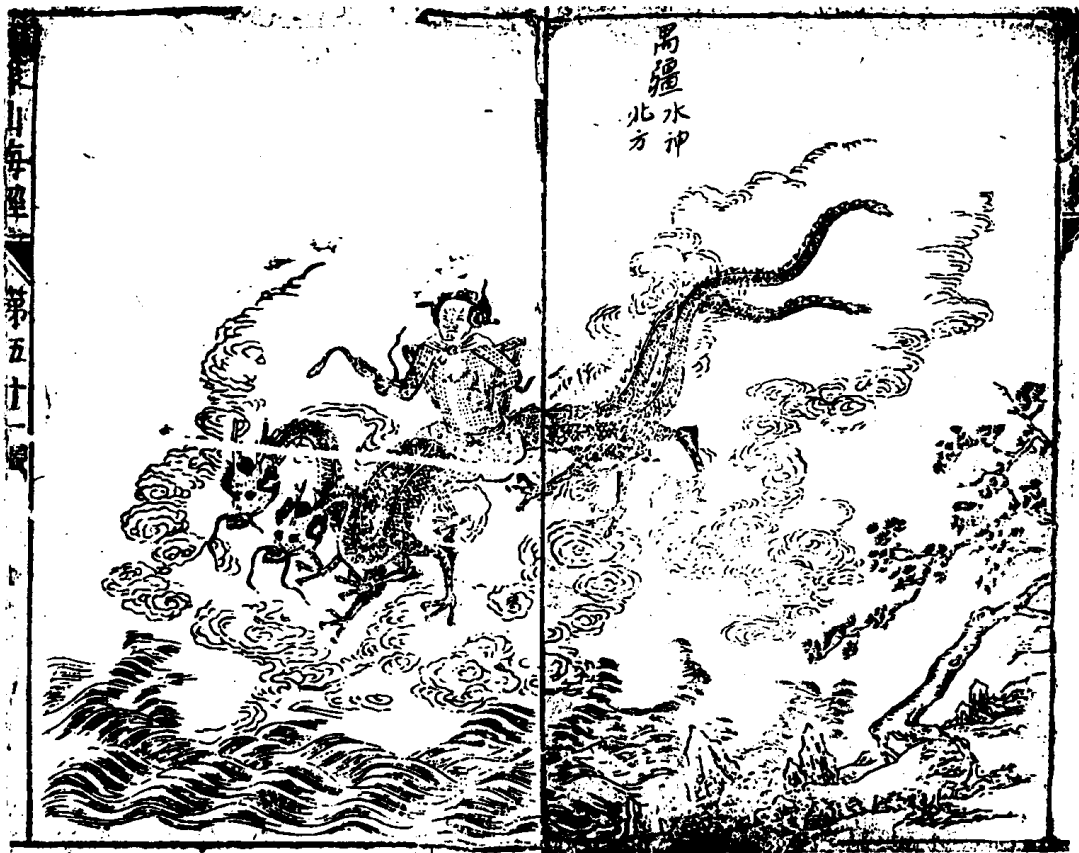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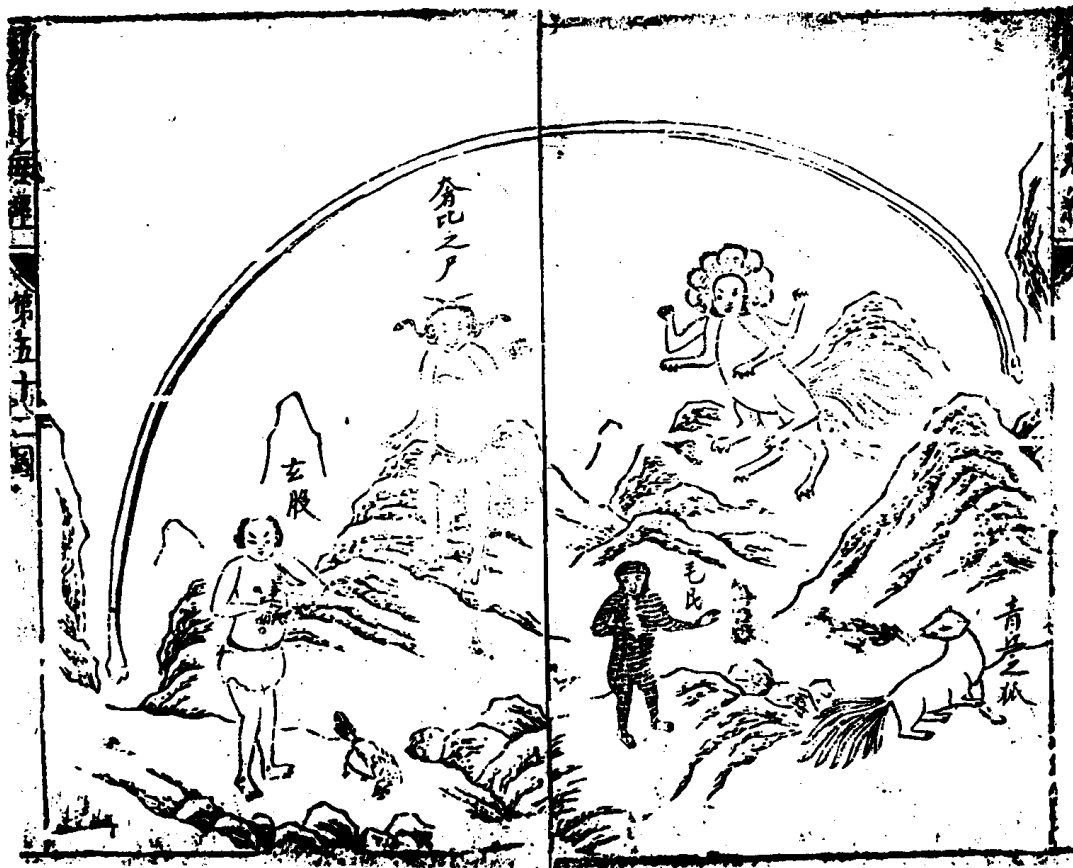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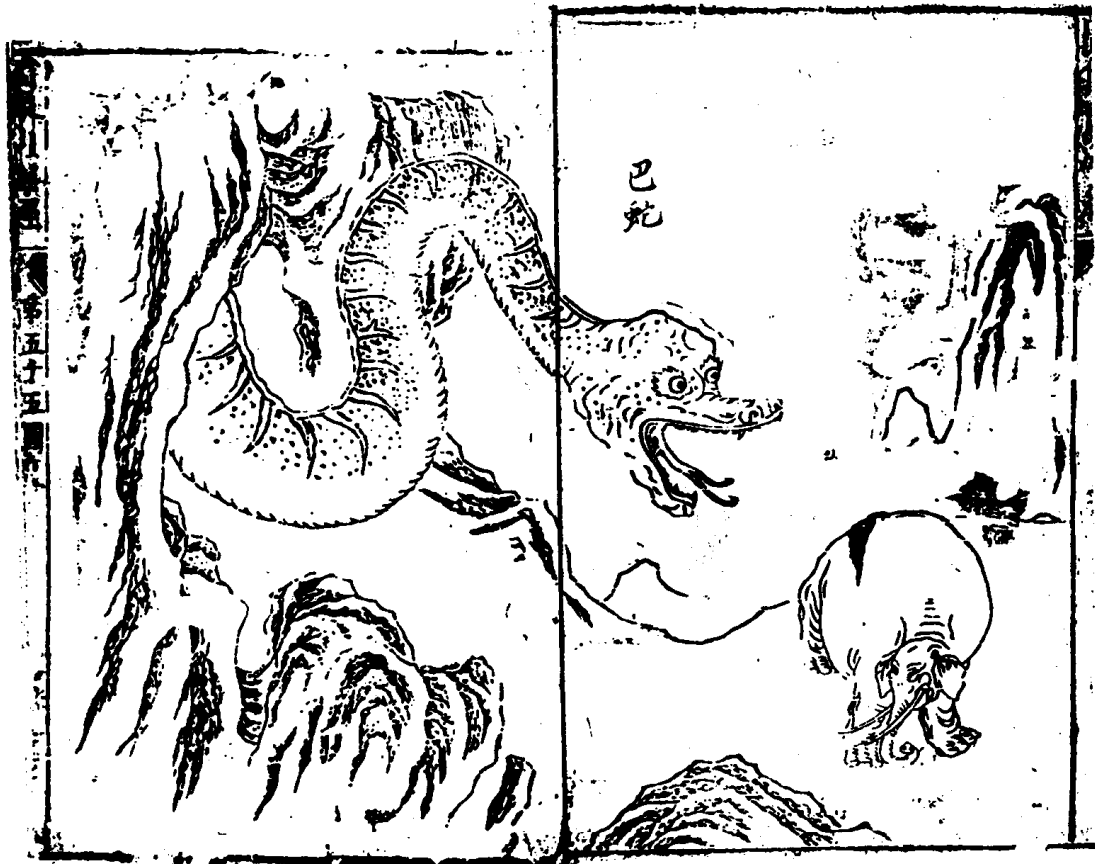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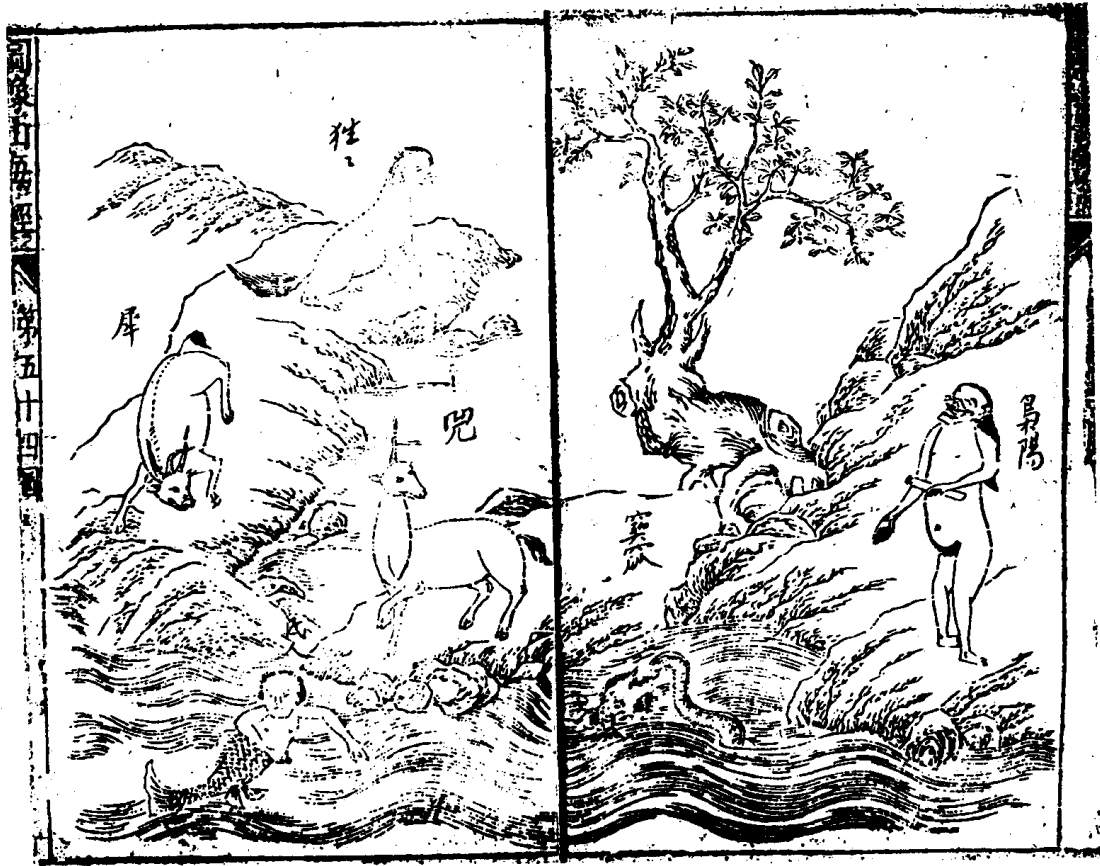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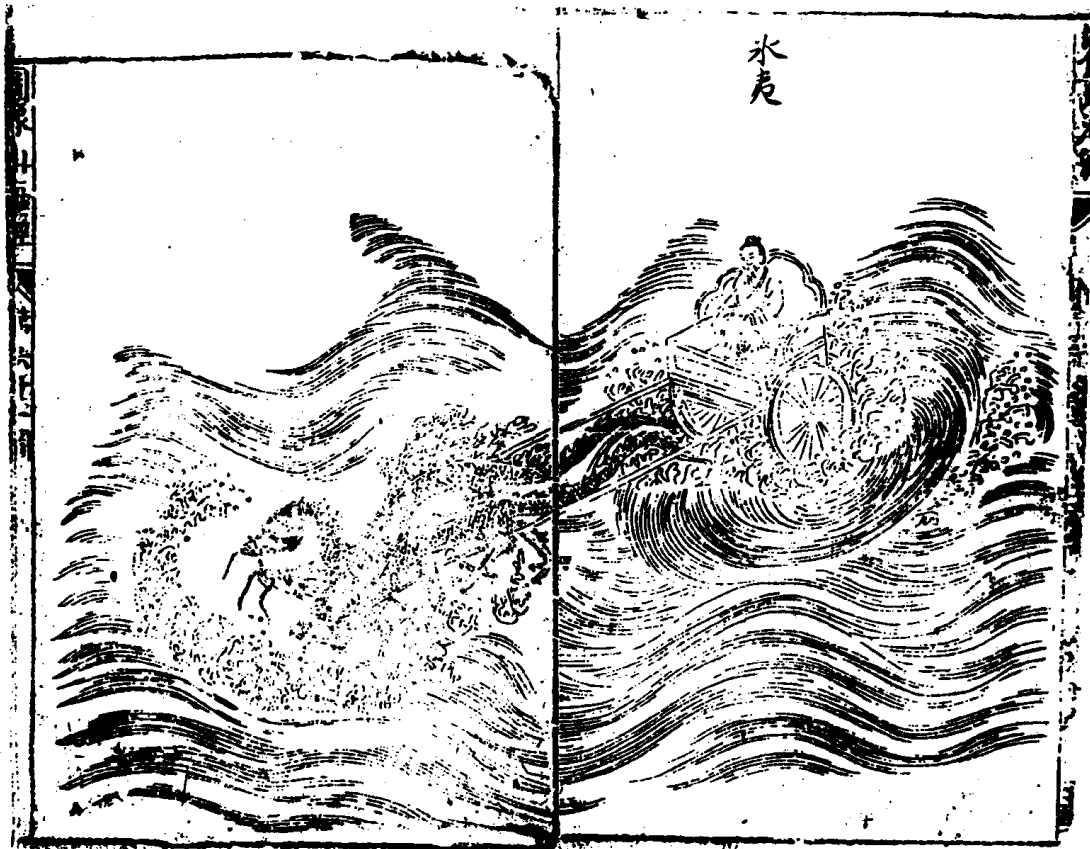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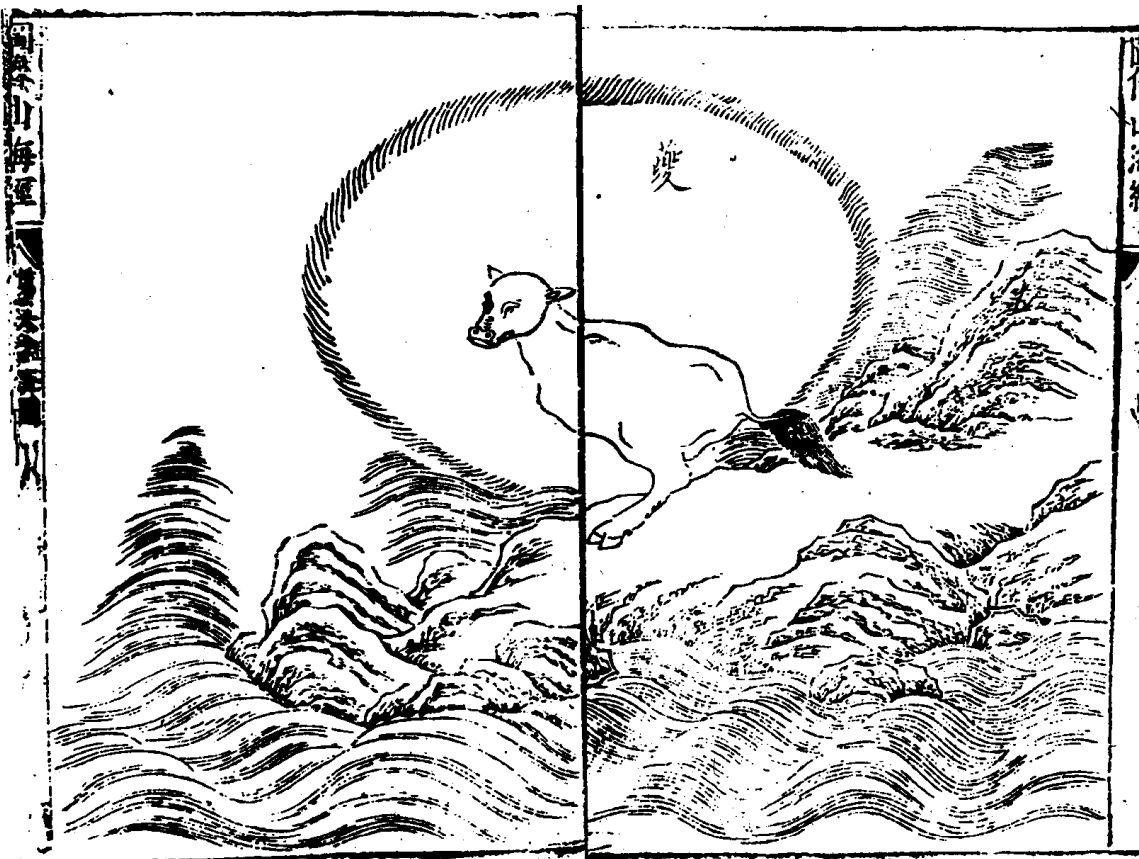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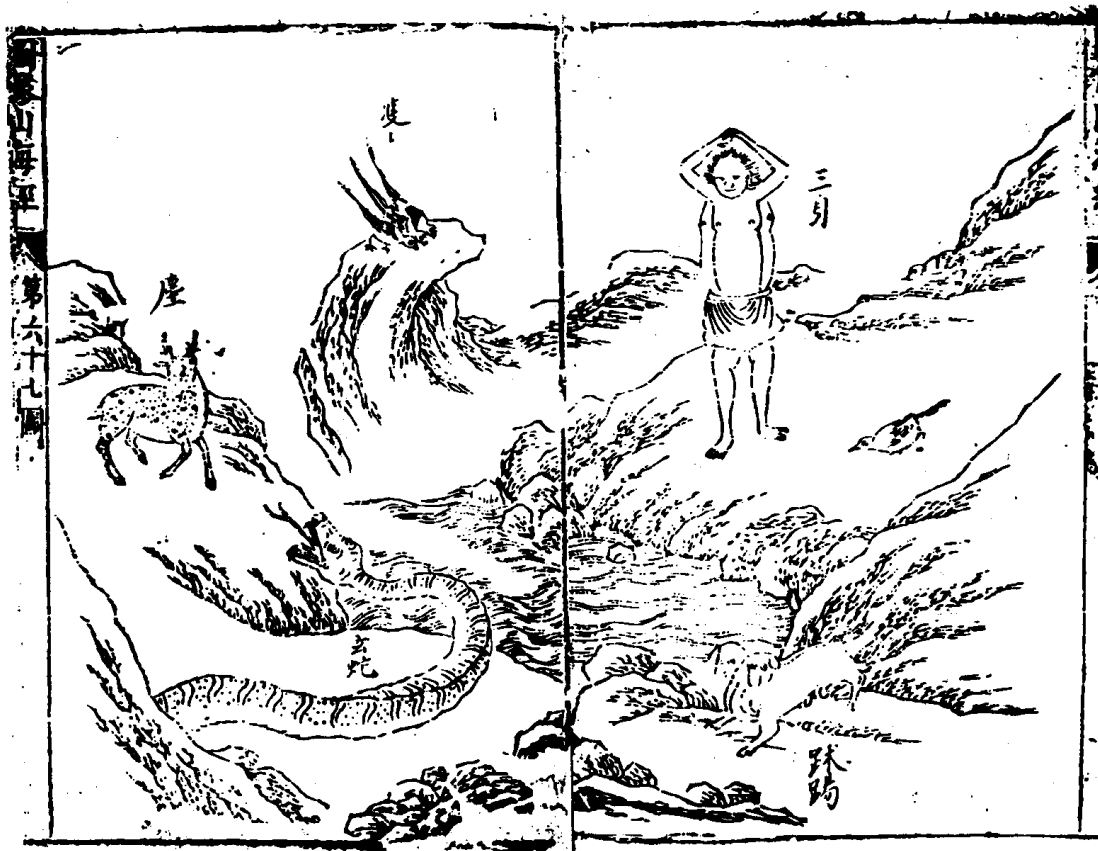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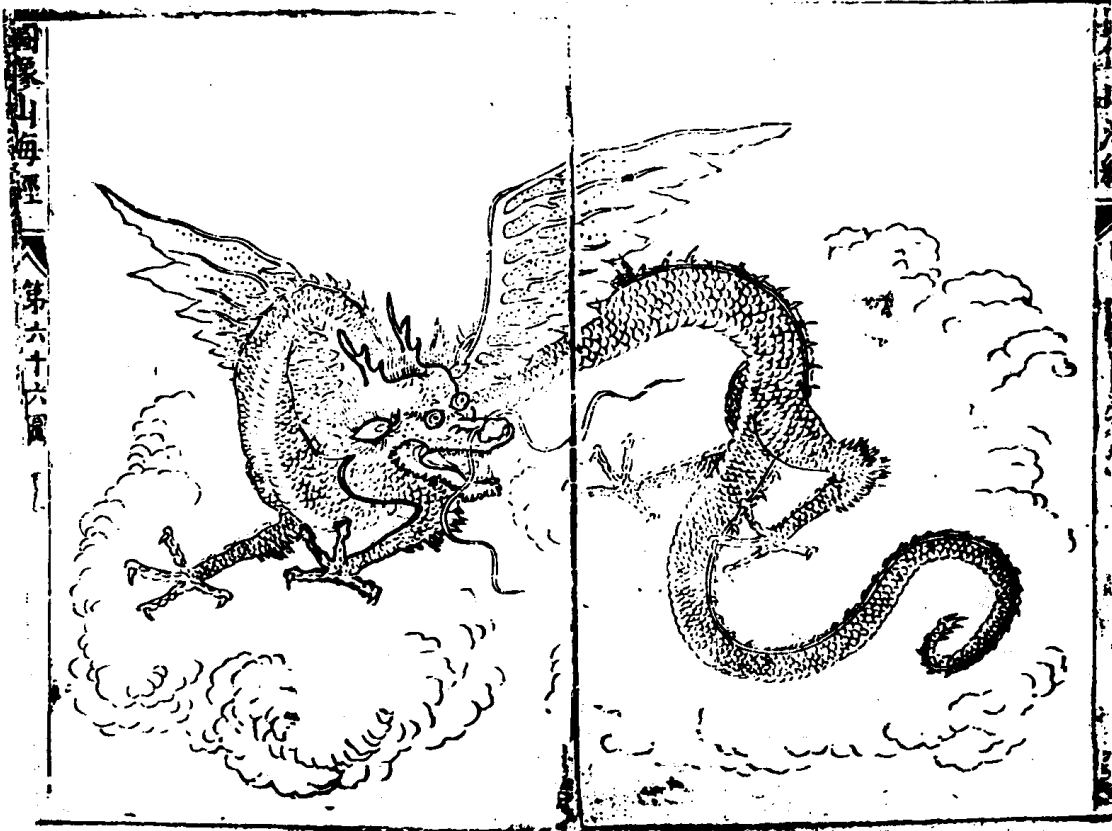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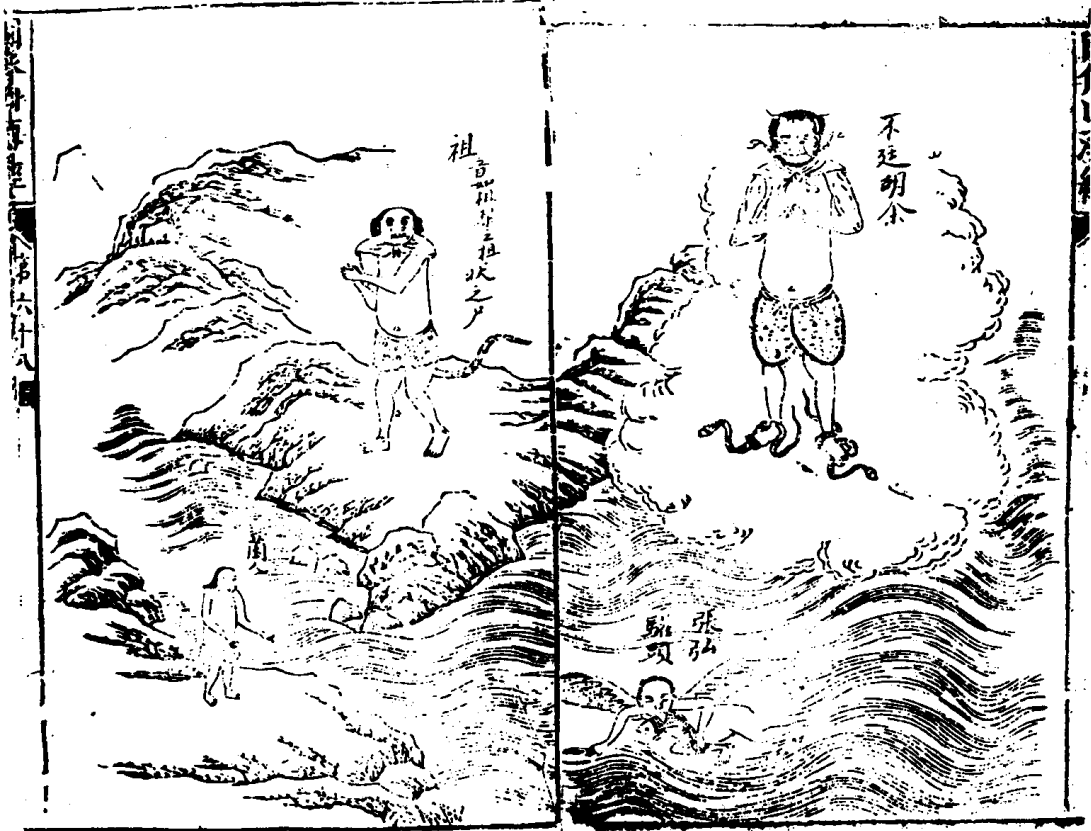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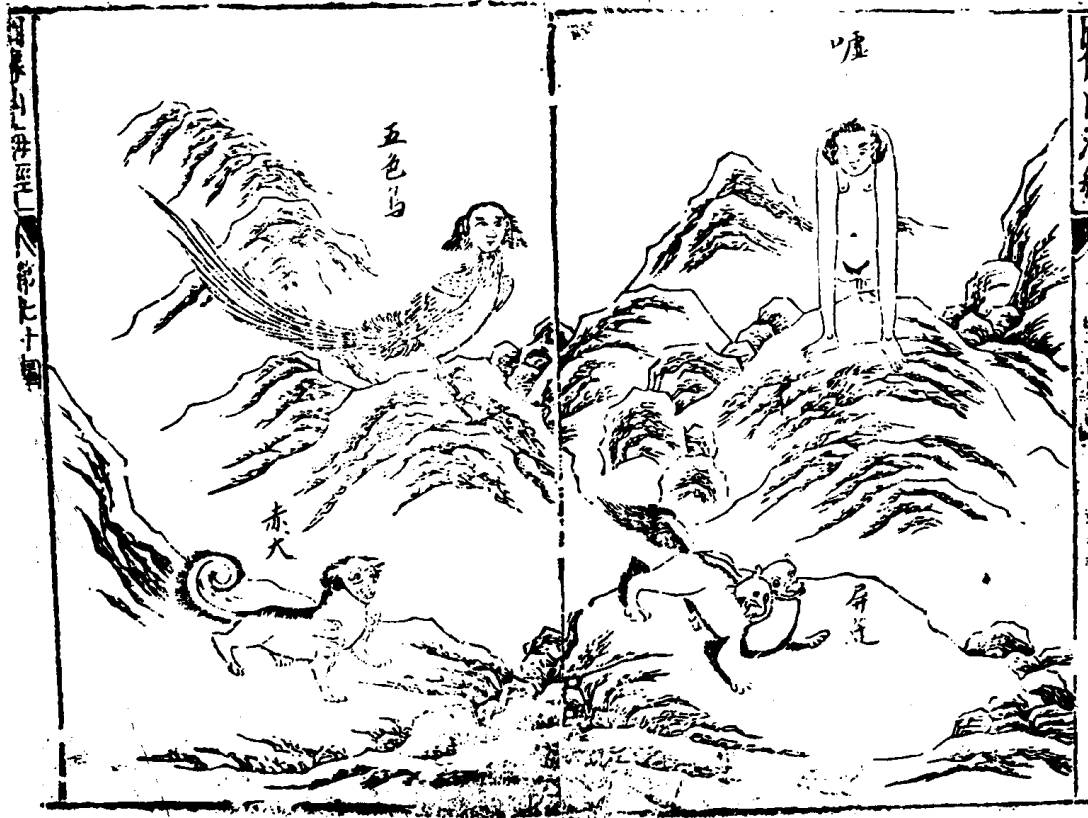














圖說山海經 第七十四圖



山海經釋義卷之一

晉 河東郭 登

明 澶州 王崇慶德 程 董漢儒學舒父 校訂

南山經第一

南山經之首曰離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于西

之上在黃伏山前之多桂桂葉似枇杷長二尺

西頭濱西海也多金玉有草焉其狀

如韭紫曰韭音九爾雅而青花其名曰祝餘

食之不饑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穀指也皮化

名構名穀者以其花四照言有光也若木葉

其質如穀也其光照地亦此類

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有獸焉其狀如

也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住住往也

此類也見食之善走麗磨心之才也

于海其中多有沛木佩之無瘕疾

此一節蓋紀山之

東西南北所謂南山經者言

或曰禹治水所經故曰經然既曰離

其首曰招搖之山是一山而二

也曰多桂桂南方之木也曰多金玉

理固有之然未必盡出昔人謂夜識

其藏也且人之皆愚性也氣質可化學也

迷穀佩之不迷則凡地之近彼者皆化爲

矣乎理之所必無也

又東三百里曰堂一作庭之山多棧木音剗別名

素而赤多白猿捷色有黑有黃其聲哀多水

玉水玉公水精也相如上林賦曰水多黃金

堂庭山多白猿蓋禽獸得五行之氣則其色有

青黃赤白黑圓也然亦有雜色者氣相參也

然吾中國之民甚貧今方仰給于上以待哺不

知彼所謂多黃金可采而備器否與

又東三百八十里曰後翼之山中多怪獸

怪魚凡言怪者皆謂其狀怪也常也尸子

列於庭多白玉多腹中



反辨虫 多怪蛇多怪木不可以上

是也 山既不可以上則凡怪蛇怪木與所謂

何從而見之不可見則何由而知之凡此

自相矛盾而不可信者也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柎音細陽之山其陽山南

金也其陰山北多白金也銀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

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謔如人其名曰鹿蜀

佩之宜子孫佩謂帶怪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憲

之水其中多玄龜其狀如龜而鳥首虺尾虺尾其

名曰旋龜其音如判木如破佩之不璽可以為底

不可為一作底猶病龜也

信斯言也則柎陽之異其富極矣不然環山

積其黃白金也苟可以見亦可以致何柎陽不

入貢王庭且夏書九州之貢亦未有書柎陽金

者雖然藏富於百姓不若藏富於山川天子富

有四海是書其徵與

又東三百里柎音山多水無草木有魚焉其狀如

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鰓亦作下其音如留

莊子曰狔擊之狗謂此牛也狔音其名曰鱧音

此亦鱧也謂之鱧而夏生食之無腫疾

山自山水自水羽毛鱗介各有攸居其性弱

夫既曰魚又曰陵居無乃非類也乎或曰也

陸通者也斯魚陵居又奚疑也

又東四百里曰臯音之山多水無草木不可

上音崇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

類或自為牝牡食者不妬莊子亦曰類自為牝

山之有草木如人之必有毛髮此曰多水無

木陰乘陽也諺所謂童山與又以為食類者

始安得徧令如婦與忌臣食之

又東三百里曰基山其陽多玉其陰多怪木有

焉其狀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狔

施佩之不畏不知有鳥焉其狀如雞而三首六

六足三翼其名曰鵙音食之無臥使人

搏詭曰佩之不畏鵙曰食之無臥物性

之妙或亦有然者矣吾聞神農嘗百草

醫道之始然則是書每書食某物當



如吟如人見則郡縣大水

鳥獸生於山者也顧以一獸而擅一山之名

謂甚矣其謂見則郡縣大水豈獸之商羊者

然曰見則亦有時而不見矣

又東三百四十里曰堯光之山其陽多玉其

金有獸焉其狀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蟄其名曰

猾裹音消其音如斷木如人斫木聲見則縣有大霖

其縣亂

果以異獸為山之神則此所謂狀如人而

註釋山海經

者獨奈何不以為神乎

又東二百五十里曰羽山今東海祝其縣西

道里不相其下多水上多雨無草木多腹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父之山無草木多金

至又東四百里曰句之山無草木多金

餘姚縣南句章縣此二縣

帝舜陞絳於羽山知果此山否其

雨蓋山上之雨即下之

雲霧而致雨

五百里曰浮之山北望具

音如吹犬其名曰及食人茗水出于

注于具區其中多紫魚太湖中今號之一名

具區按郭氏今吳郡西南太湖尚書謂之

審若斯則中國之山川而金玉不以貢且

亦未有請為備賑者吾固弗能無惑爾也

又東五百里曰成山四方而三壇形如人築壇

其土多金玉其下多毒護闕水出焉而南流注

于一作流庫勺音或其中多黃金今永昌郡

又東五百里曰會稽之山四方今在會稽郡山陰

其土多金玉其下多硃石硃武夫石似玉今長

又色龍勺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溟音

會稽禹會諸侯之地蓋浙之最佳勝者天台亦

東南之秀此何以遺

又東五百里曰夷山無草木多沙石一併水出

焉而東流注于列塗

又東五百里曰僕勾一作夕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

多草木無鳥獸無水

又東五百里曰咸陰之山無草木無水

凡氣所至物必生焉而曰山無草木豈山之無

哉夫山無草木然後無鳥獸固宜然則何以無

水曰山澤通氣山未有無水者嘗遊三晉山中

鑿井動以百丈計是可以見其難矣

又東四百里曰洵一作旬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玉石

註釋山海經

獸焉其狀如羊而無口不可殺也其名曰

音還或洵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闕音之澤其

多此羸紫色

自來而至于物未有無口者夫無口則何由

食故必繼之曰不可殺為其不成物也

又東四百里曰摩勾之山其上多梓柟柟山獸

柟今作楠音其下多荆杞杞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

而東流注于海

山上梓柟山下荆杞物生得序矣此造化

之妙也則夫君子小人獨可以或混哉

至此水流而東注于海惟滂耳其亦水之得

時與

又東五百里曰區吳之山無草木多砂石鹿水出

焉而南流注于滂水

區吳殆山之惡與曰無草木其氣散矣曰多砂

石其氣駭矣夫然後知氣之純駭惟其過而

矣

又東五百里曰鹿吳之山上無草不多金石澤東

註釋山海經

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木有獸焉名曰蠱

其狀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嬰兒之音是食人

凡物之食人者皆惡物也此曰狀如雕當又一

獸矣第未詳雕何狀耳

又東五百里曰漆吳之山無草木多博石博石

無玉虎于海東望丘山其光載出載入神光

惟日矣是日景之凡南次二經之首自桓山至于

漆吳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狀皆龍

而鳥首其祠毛用一璧來格用餘



又東五百里至... 下多蝮虫

又東五百里曰陽夾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東五百里曰灌湘之山上多木無草多水

獸一作灌湖射之山

草木一也此曰多木無草鳥獸一也此曰多怪

鳥無獸吾竊疑焉然即類以推亦可信也是故

獸依草無草故無獸鳥依木多木故多鳥堯夫

謂鳥羽如木葉獸毛如草

注釋山海經

又東五百里曰雞山其上多金其下多丹腹腹赤

或曰腹美丹也見尚書音尺樓之樓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

有鱓魚音團扇其狀如鮒而鱗毛其音如豚見則

天下大旱

水旱昔人以爲天數物無與也此曰鱓魚

大旱吾恐其無是理也或以爲物能先氣而

則可矣

又東四百里曰令丘之山無草木多火其南有

鳥曰中谷條風自是出東比風條風記曰條

鳥焉其狀如鼻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鳴音其

鳴自號也見則天下大旱

山有火今擊石火出可見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侖者之山音論說之論一音倫其上多

金玉其下多青縹有木焉其狀如穀而赤理其

如漆其味如飴食者不饑可以釋勞其名曰白莖

音莖或作莖一夫草有白莖足以濟饑足以染玉近山者凶年

無恐矣

注釋山海經

又東五百八十里曰禺膏之山多怪獸多大蛇

又東五百八十里曰南禺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

多水有穴焉水春輒入夏乃出冬則閉佐才出

而東南流注于海有鳳皇鷓鴣音鷓鴣

凡南次三經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

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鳥龍

其祠皆一白狗祈祈請也禱用餘

是皆妄也義已說見

有南經之山志大小凡四

晉 河東郭 景純父 著傳

明 盧淵 王崇 德微父 釋義

董漢 儒學舒父 校訂

西山經第二

西山經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其上多松其下多

洗石洗石可以煨體去垢有獸焉其狀如羊而馬尾

名曰羝羊今大月氏國有大羊如羝而馬尾謂此羊也

脂可以已腊脂音昔

華山在西方蓋五岳之一經首及之宜

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

其中多銅有鳥焉其名曰鳩渠鳩音形其狀如

雞黑身赤足可以已曝謂皮膚皴也

又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即西岳華陰山也

成而四方今此形上大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

之即成山道險僻不通時合神霧云鳥獸莫居

此焉名曰肥隨六足四翼見則天下

山下有洞

山之居禽獸尚矣然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

則其勢之峻峭宜氣類弗聚也

又西八十里曰小華之山即小華山其木多荆杞其獸

多狝牛音昨今華陰中多山牛其陰多磬石

其陽多瑇瑁之玉音濤瑇瑁玉鳥多赤鸞

其草有草荔音藪狀如鳥韭而生於石上亦

綠木而生鳥垂在屋者曰垣衣食之已心痛

物理固有相制如赤鸞禦火是也又曰草荔食

之已心痛當與本草考

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其陽多銅其陰多鐵其

上有木焉名曰文莖其實如棗可以已聾其草多

條其狀如葵而赤花黃實如嬰兒舌食之使人不

惑符禺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渭其獸多鸞其

狀如羊而赤鬣其鳥多鸞音其狀如翠而

山有銅固也是故山

而饒應其

又許無枝條某大而圓枝生梢頭皮相

上行一皮者為一節可以為繩一名精綱

多似其狀如韭而白華黑實食之已疥其陽

穿之玉其陰多銅濯水出焉而北流注于禹水

中有流赭赭赤以塗牛馬無病馬或作角今人亦

流赭水中赤土之流者塗牛馬無病是可醫物

也條草食之已疥是可醫人也乃吾於是而得

醫道焉

又西七十里曰英山其上多栲櫟栲似漆而細葉

于招水音招其中多鮪魚音蚌蛤其狀如鼈其音如

羊其陽多箭音箭根深筍冬生地中人採取而食

之比獸多作牛羝羊有鳥其狀如鴉黃身而赤喙

其名曰肥遺食之已癘癘痲病也或曰惡瘡可以

殺蟲

此所謂肥遺蓋鳥也似與華山之蛇同名又曰

華山之竹箭剛會稽之竹箭柔風土異也

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其上多喬木音橋

多鐵有草焉其名曰黃蘗其狀如檉其葉如麻白

花而赤實其狀如赭紫赤浴之已疥又可以已附

骨音治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陽多竹箭音箭

多蒼玉丹水出焉今所在東南流注于洛水其中

多水玉多人魚四如有獸焉其狀如豚而白毛

大如笄笄簪而黑端名曰毫音毫其狀如豚而白毛

竹山連望華山即其山水所注皆入渭洛則西

方山水大略亦可觀矣曰毫音毫其狀如豚而白毛

魚其形似也曰水玉貴水晶也皆名產也他日

或遊竹山庶幾問之

又西百二十里曰浮山多盼水音美目盼枳葉而

無傷傷人故各云沐蟲居之在樹中有草焉名曰

草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臭如麻音麻

佩之可以已癘

今謂之平陽屬邑亦有浮山

又西七十里曰輪音次之山漆水出焉



流注于涓其土多械櫃械櫃白也其下多竹箭其陰

多或作短或作根有獸焉其狀如馬而長臂善走其名曰黃獸亦曰黃

似猶猴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而心曰素

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畏大雷也物之飛潛動植皆隨氣屈伸此謂靈芝冬元

蟄何意其純陰之氣冬則出夏則藏耳若無面

非蟄也如鼠之晝伏夜出當不以辭害意可也

又西百五十里曰時山無草木遂或作水出焉北

流注于涓其中多小玉

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上多丹粟丹水出焉北流

注于涓獸與猛豹豹或作虎猛豹似熊而小毛

中是鳥多尸鳩尸鳩布殺類也或曰

又豹秦地所產天下莫及焉今世俗謂陝為豹

又西百八十里曰大時之山上多殺柞柞下多柞

僵陰多銀陽多白玉涓涓水出焉北流注于涓

水出焉南流注于涓今河內脩武縣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時家之山今在武

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涓涓水出焉北

流注于湯或作水其上多桃枝鈎端鈎端

犀兕熊羆羆似熊而黃白鳥多白餘亦鸞

其本如桔梗也本根黑華而不質名曰管音

又此叙嶠家漢水所出與夏書同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帝之山上多櫻柞下多管

蕙管管茅有獸焉其狀如狗名曰谿或作

其皮者不盡有鳥焉其狀如鷄黑文亦翁

之音名曰櫟音沙食之已疔有草焉其狀如

葵其臭如靡蕪名曰杜衡音草可以走馬帶之

或曰馬得食之已瘳

杜衡馬得之而健人得之而止疾備人物之

矣

櫟其狀如鷄固矣然鷄補五藏益中續氣收

非一但不可和菌于食之令人發痔今云

如始而實非也不知本草禽鳥五



西方之山宜終於華山今日華禮大半矣而又曰踰山神祠用燭又曰其餘十七山之屬用羊是何山神之多也

西次二經之首曰鈴鈴音鈴之劍或作金山其上多銅其下多玉其木多杻杻音杻

西三百里曰泰昌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鐵浴水出焉東流注于河其中多藻玉玉有符彩者多白蛇蛇水

又西一百七十里曰數歷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其木多杻杻音杻其鳥多鸚鵡楚水出焉而南流

注于渭其中多珠今蜀郡漢水出青珠尸子曰水負折者有珠

山藏玉川藏珠夫玉石之精也珠蚌之產也類也按尸子水之負折者有珠水之方折者有玉則玉蘊石而山輝允矣

又西百五十里曰高山其上多銀其下多青青音青

其木多櫻其草多竹音竹涇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渭

其木多櫻其草多竹音竹涇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渭

青岩

山氣粹而瑩者為玉其次為雄黃皆正陽氣也故玉屑雄黃皆可成疾

西南三百里曰女林之山其陽多亦銅其陰多石即楚石也楚人名為石其獸多虎豹犀兕有鳥焉其狀如翟翟音翟而五彩

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鸞音鸞其鳥也鸞蓋鳳屬靈禽也夫女林之山鸞丹穴之出鳳其致一也然皆曰見則天下安寧則君子出而

文明斯世宜矣

又西二百里曰龍首之山其陽多黃金其陰多鐵

名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涇水其中多美玉

又西二百里曰鹿臺之山今在其上多白玉其下多銀其獸多牝牛羝羊白象象音象有鳥焉其狀如

雄雞而人面名曰鳧後其名自叫也見則有兵

西南二百里曰鳥危之山其陽多礬石其陰多檀檀音檀其木多女女音女鳥危之木出焉西流注于亦水其中多丹粟

又西四百里曰小父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赤

爾有獸焉其狀如猿而白首亦足名曰采厥

天兵一作見則有兵起

又西三百里曰大次之山其陽多聖音聖嬰似

陰多碧其獸多牝牛鷹羊

又西四百里曰蕪吳之山其陽多木多金玉

女牀疑草石類若夫朱厭凡則大兵是又靈之

先物

又西四百里曰辰音陽之山其木多稷枹豫章

松有刺棘棘棘草木似棘葉冬夏青生七年而後復可知也其獸多犀兕虎豹

註釋山海經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泉獸之山其上多璵璠之玉

其下多檀楮多黃金其獸多犀兕

又西五百里曰皇人之山其陰多金玉其下多青

雄黃即雌黃也或曰皇水出西流注于赤水其

中多丹粟

又西三百里曰中皇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

之產而美則為

為玉次則為雄黃

銅鐵系而喬為檀楮天為惠毛而走為

虎豹牝牛品其物究其實皆世用也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西皇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

鐵其獸多象鹿鹿牛象大如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萊

羅是食人羅羅之鳥

此草木鳥獸吳山川為多者承天命而綱紀

萬物莫此為大昔舜咨四岳命虞人以掌山澤

蓋帝王贊化育之大端宜其不敢忽也

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鈴山至于萊山凡十七山四

千一百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身其七神

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為飛獸之

神其祠之毛用少牢羊猪為白菅為席其十輩

者其祠之毛一雞雞鈴而不精鈴所用器名

不以米

謂十神人面而馬身七神人面牛身不知見而

知與聞而知與又曰操杖以行是為飛獸之

夫既曰行而又曰飛其

獸而為神吾固弗之信也况可名狎

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仁登

南望畜遙之澤西望帝之搏獸之丘為

焉於然淵有木焉其葉而白附今江東人呼為木

子孫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名曰

飛名曰蠻蠻此鳥也色青赤不一

大水能飛爾雅作鸚鵡鳥也

註釋山海經

西北三百里曰長沙之山此水出焉北流注于

泂水鳥交反又音無草木多青雉黃

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此山有缺不

泂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出崑崙

至葱嶺出子關國後分流出合而流注

澤即滹沱一名滹沱石山而為中國河也名曰

不周滅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即河之重源所謂

行也滹沱泡泡爰有嘉果其實如桃其葉如棗黃

華而赤柎食之不勞

細玩此書不獨善紀而已如所謂渾渾泡泡其

實如桃黃華赤柎食之不勞皆紀事中所韻

者乃或漫不之省吾恐昔人之苦心孤矣因發

此見例後倣此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崆音山其上多丹木其

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饑水出

焉西流注于稷澤行稷神所

膏其源沸沸湯湯沸音拂沸湯湯玉膏湧出之

有白玉膏一服即黃帝是食是饗所以待登龍

是生玄玉山黑玉也玉膏所出以灌丹木

五歲五色乃清鮮也五味乃馨香也黃帝乃取

山之玉榮謂玉華也鑿鑿口懷琬琰之華又曰

而投之鍾山之陽以瑾瑜之玉為之

或作食堅粟密玉也或作乘玉有

濁澤而有光濁澤五色發作言符

鬼神是食是饗玉以和柔剛以

不詳今錄外由金剛石以

崑山至于鍾山四百六十里其間盡澤也是否奇  
鳥怪獸奇魚皆異物焉

此一幻盛言玉產之美並及其效用之妙其引  
黃帝食玉之說未免荒謬謂其鳥獸魚奇怪斯

固理也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其子曰鼓此亦神名  
而人子耳其類其狀如人面而龍身龍身之為  
面身亦亦與欽鴉和涼江子崑崙之陽作  
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二崖欽鴉化為大鴉

註釋山海經

其狀如鴟而想文曰首亦喙而虎爪其音如晨

為鴉鳥其狀如鴟赤足而喙黃文而白首其

音如鴉見即其邑大旱音同傳云鍾山作壽字  
鐘山初未詳何縣而曰見則其邑大旱似若

考至謂鍾山有子曰鼓人面而龍身何無稱也

又曰鴉欽帝乃戮之化大鴉然則鴉欽何物

其始何如而戮既戮何如而化也郭氏號  
之博物既不能一辯其謬而又引歸藏

濟其誣謂之何哉

又西百八十里曰秦嶽自見大山馬所泐沙于

流沙是多文鯨通音魚狀

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于東海以夜飛其音如

鸞雞鸞雞名未詳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見則天下大穰

子曰獲歲之秋

歲之豐凶亦天也魚乎何與焉不然百穀之用

成是鸞雞之力耶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一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

北流注于湖水其中多魚其上也多青雉黃

多采黃金銀實性帝之乎謂曰乃為銘述於文

焉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于四海行也其音

如鴉或作南望崑其光能熊其氣魂

西望天澤后所潛也其氣

其氣

其氣

其中多玉其陰多楛木之

諸名枕鬼離而之

東望恒山四

有窮鬼居之各在一

爰有潘水

其清洛洛

有天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焉尾其音

如勃皇未詳見其邑有兵

既曰平圃英招司之而又謂其狗于四海無乃

叛官離次與又曰西望大澤后稷所潛尤為

安夫后稷虞之賢佐周之始祖天之元氣其死

而復歸元化固也而謂其潛于大澤豈理也哉

至如諸毗之山既離命之居似又不當言鷹鷂

之宅矣若夫天之神氣陽而數奇此日其狀如

牛而八足二首偶數也陰之屬也嘗謂天神而

有是哉吾意凡此皆魍魎類也奈何以是而聚

天乎

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

之在下者也穆天子傳曰吉日辛酉天子升于崑

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以

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

都及帝之餌時帝死則之時節在天

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有鳥焉其狀如

如鸞焉名曰欽原欽或作愛

枯有鳥焉其名曰鷄鳥是

而無核名曰沙

赤實其味如李

食之

已勞

東注于無逢山赤水出焉

沉天之水

水出焉

而西流于大杆

是多怪鳥獸

是

是





于西

執玄圭白璧以見西王母再拜

愛之乙丑

于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信斯言

也則王母

虎齒而豹尾者與

又西四百八

十里曰軒轅之丘

黃帝居此丘娶西陵氏女因號軒轅

無草木洵

水出焉南流注于黑水其中多丹

泉多青雄黃

又西三百里

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

西流

冒猶覆也積石山今在金城河門關是山也

萬物無不有

焉在鄧林山東河所入也

此所謂積石即夏書導河積石也但曰其上多

草木鳥獸乃曰萬物無不有得無語滯矣乎

又西二百里

曰長留之山有神白帝少昊居之

金天氏其

獸皆文尾或作長其鳥皆文或作長首是

多文玉石實

惟負神魄音魄氏之宮是神也主司辰

景日西入則景反

五方靈氣皆神如東方曰青帝南方曰赤帝及

此西方所謂白帝是也謂之帝言是方靈氣或

注生物或王長物或主殺物云云非真有象

如世之端元凝旋者也由是觀之則少昊

氣益西方也而獨以長留之山為居何哉

曰神無方益言無定也

又西二百八十里曰章莪之山無草木多瑤碧

其所為其性多有非有獸焉其狀如赤豹五尾

角其音如擊石其名如猗音希京氏易義有鳥焉

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其鳴

自叫也見則其邑有譌火

凡天地間氣類各有相感故即其出見其兆也

如畢方知火商羊知水是也

又西二百里曰陰山濁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

蕃澤其中多文貝餘泉之類有獸焉其狀如狸

或作而白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或作可以禦

天狗可禦凶言佩其毛或坐其皮術家謂枕

虎骨可辟邪率若此理或爾也

又西二百里曰符惕音惕之山其上多樹柎下多金

之是山也多怪雨風雲之所出也



也自出其入也自入蓋氣機自然之運  
在而又何暇他神以司之且西方之神始  
少昊居長留此又以蓐收為河山之居是西  
金氣為二神矣

西水行百里至于翼望之山或作土無草木多

玉有獸焉其狀如狸一目而三尾名曰謹音謹其音如奪百聲言其能作百種物聲也或是

禦凶服之已痺音曰黃痺病也有鳥焉其狀如烏三首六

尾而善笑名曰鵙音餘服之使人不厭不厭也周書

註釋山海經又可以用禦凶

凡草木柔屬凡金玉剛屬凡山無草木而多金

玉是為剛土之山若夫禽之笑聲相似耳

凡西次三經之首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

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狀皆羊身人面

其祠之禮用一吉玉瘞玉加采色者也尸祭用

米

羊身人面不曰異獸而曰神萬一傷人殘物尚

當如周公驅猛獸可也而又何以祠焉

西次四經之首曰陰山上多穀無石其草多芣音

北五十里曰勞山多芘草名芘草弱水出焉弱水出焉

西流注于洛

夏書弱水既西即此然考之其水不能負芥何

哉蓋以天地之氣東南而升西北而降故也夫

西北而降其氣沉也其氣沉水斯弱矣自然之

理也

西五十里曰罷父之山音水出焉而西流注于

洛其中多此碧

北百七十里曰中山其上多穀柞其下多柎音檀其

陽多金玉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北二百里曰鳥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楮其陰多鐵

其陽多玉辱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又北百二十里曰上申之山上無草木而多音

石音其獸多白鹿其鳥多當扈其狀如雉以其

其獸多白鹿其鳥多當扈其狀如雉以其

其獸多白鹿其鳥多當扈其狀如雉以其

其獸多白鹿其鳥多當扈其狀如雉以其

又北百八十里曰諸次之山諸次之水出焉而東

流注于河是山也多木無草鳥獸莫居是多象蛇

又北百八十里曰號山其木多漆椹漆樹似椹也其草

多葍蒿葍蒿鳥獸食之窮一名江難多冷石冷石音令

又北二百二十里曰孟山其陰多鐵其陽多銅其

獸多白狼白虎外傳曰周穆王伐大戎得其鳥多

白雉白翟或作白翠生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西二百五十里曰白於之山上多松柏下多檉檀

註釋山海經

其獸多牝牛羝羊其鳥多鴟鴟似鴞而青色洛水出

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渭夾水出于其陰東流注于

生水

西北三百里曰申首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雷申水

出于其上落于其下是多白玉

夫雷二月而出八月而蔽此曰冬夏有雷或曰

山氣所為耳然冬何以雷夫冬雷氣失藏也

正也愚嘗謂陽氣升而有聲為雷及其蔽而不

泄為水此曰申水潛于其下則山之

不為怪矣

又西五十五里曰涇谷之山或無之山一字涇水出焉

此為今涇東南流注于渭是多白金白玉

又西百二十里曰剛山多赤木多瑪瑙之玉剛水

出焉北流注于渭是多神規規即圓反亦其狀

面獸身一足一手其音如欽欽亦吟

凡禽獸異常必即禽獸之尋常者比之故謂之

如欲入易曉也此曰一手一足曰其音如欽然

則欽何物哉惟郭氏謂魑魅之類得之矣

註釋山海經

又西二百里至剛山之尾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

河其中多蠻蠻其狀鼠身而鼯首其音如吠犬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英鞮之山上多漆木下多金

玉鳥獸盡白泚水出焉泚或作泚者而北注于陵

羊之澤是多井道之魚魚身蛇首六足其目如馬

耳食之使人不昧可以禦凶

西方金屬於氣為白此曰英鞮之山鳥獸盡白

似感金氣而純乎其純與然他山則又不然豈

其感之者有淺深故邪

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雄

白玉及余不與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

牙爪音如豕百其名曰駮是食虎豹爾雅駮不

畏符可以禦兵養之有木焉其狀如棠而

身實大如木瓜木瓜名曰櫟木食

多力仁者名焉若水此之類

又西二百六十里曰邽音山其上有獸焉其狀如

牛蝟毛名曰窮音如狎狗或云似虎蝟毛有

是醜馳逐妖邪莫不奔是食人濛水出焉南流注

于泮水其中多黃貝貝甲虫肉如科羸音魚魚身

而鳥翼音如鴛鴦見則其邑大水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鳥鼠同穴之山今在隴西

有鳥鼠同穴鳥名曰鴝鼠名曰鼯鼯如人家見而

而共處孔氏尚書傳曰共為雌其上也白虎白玉

涓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華陰縣入河其中多

鱖魚其狀如鱧魚鱖魚大魚也口在頰下動則

其邑有大兵或脫無從水出于其西西

走于泮水多鱖之魚其狀如覆鉢鳥首而

魚翼魚尾音如磐石之聲是生珠玉亦珠母叶類

西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音奄茲口波所其

上多丹木其葉如穀其實大如瓜赤符而黑理食

之已澶可以禦火其陽多龜其陰多玉茗或作水

出焉而西流注于海禹大傳曰滄海其中多砥

是石也精為有獸焉其狀馬身而鳥翼人面蛇尾

是好舉人善抱名曰執湖有鳥焉其狀如鴉而人

面雌身大尾難獼猴屬也音贈遺之遺一其名自

號也或作設設亦呼見則其邑大旱

孰湖異物也見人而舉戲未至傷也少陵謂魑

魍喜人過此也異乎人類之相忌相害者矣

西次四經自陰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

二千六百八十里其祠祀禮皆用一白雞祈

菅為席

之山凡七十七山一萬七千五百一十七

九山祀禮皆用白雞文曰白菅為席從

也然而祀典弗載吾恐其終非經也

廣經釋義卷之二

山海經釋義卷之三

晉 河東郭 璞景純父 著傳

明 澶淵 王崇慶德徵父 釋義

董漢儒學舒父 校訂

北山經第三

北山經之首曰單狐之山多杻木杻木似榆可燒

其上多華草澧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泐水其中

多瓦石文石

註釋山海經 卷之三

又北二百五十里曰求如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

玉無草木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諸毗之水水出

其中多滑魚其狀如鯉赤背鯉音魚似其音如梧

如人相食之已疣疣音瘡其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

牛尾臂前脚也周禮曰馬黑脊而斑臂漢武元

也其音如呼呼音呼

其狀如馬必大水也聞之故老談海馬然經

既明書必有見之者

又北三百里曰滯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碧有獸

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言角有甲錯其名曰隤

疏可以辟火有鳥焉其狀如鳥五采而赤文名曰

鵠鳥類同名是白為牝壯食之不疽無癰疽彭

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芑湖之水其中多儵魚其

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鵠食之可

以已憂

鳥獸自為牝壯皆自然之性豈特鵠鵠也哉若

夫七情有憂非若疾之或可免也而曰食之已

憂無乃未可憑乎

註釋山海經 卷之三

又北四百里曰譙明之山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

其中多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其音如吠犬食之

已癰有獸焉其狀如狸而赤豪狸音九其音如榴

榴名曰孟槐可以禦凶在異符書中也是山也無

草木多青雄黃一作多青碧

何羅之魚鬼車之鳥可以並觀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泳光之山滄水出焉而西流

注于河其中多鯢鰈之魚音務稽其狀如鵠而

其鱗皆在羽端其音如鵠可以禦火食之不痺其

多松栢其下多櫻櫛其獸多麇羊其鳥多蕃鷄

作鷄 鰭魚禦火意其得水氣者多氣有相制故也若

夫松栢蓋君子木山有松栢如世有君子是為

地道之常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號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桐栝

栝音秋桐栝栝也 其陽多玉其陰多鐵伊水出焉

西流注于河其獸多麋鹿有肉較善行流沙中日

水泉所 其鳥多禽狀如鼠而鳥翼其音如羊可以

註釋山海經 卷三 四七

禦兵

駝郭氏以為有肉較善行今京師有之皆西方

之貢

又北四百里至于號山之尾其上多玉而無石魚

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其中多文貝

文貝詩所謂貝錦光射水上而五色具人之飾

人過失而損其真似焉故古以刺讒

又北二百里曰丹熏之山其上多檉栢其草多韭

韭若山果爾 多丹腹熏木出焉而西流注于棠水

有獸焉其狀如鼠而菟首糜身其音如犊犬以其

尾飛或作飛 名曰耳鼠食之不脉脉音米大獸

又可以禦百毒

非雖稱草然蔬也丹腹恐亦丹沙之屬耳鼠尾

飛羽在尾也食之不脉郭氏以為大腹

又北二百八十里曰石者之山其上無草木多瑤

碧泚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有獸焉其狀如豹而

文題題額 白身名曰孟極是善伏其鳴自呼

善伏言善藏也或伏獸之伏

又北百一十里曰遼春之山或作春山多葱葵韭山志

大桃李山桃櫻桃 杠冰出焉而西流注于沕澤

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身善笑見人則臥言伴名

曰幽鴉或作鴉 其鳴自呼

葱韭蔬桃李果山佳產也有益生民故

又北二百里曰蔓聯之山其上無草木有獸焉其

狀如禺而有鬣牛尾又臂馬蹄見人則呼名曰足

響其鳴自呼有鳥焉羣居而朋飛朋音 其毛如雌

雉名曰鴉交音或 其鳴自呼食之已風

羣居朋飛其類聚也居飛無離動靜合也小人之象也君子觀物而會理防哉防哉

又北百八十里曰單張之山其上無草木有獸焉

其狀如豹而長尾人首而牛耳一目名曰諸捷

使牛之捷善叱行則銜其尾居則蟠其尾有鳥焉其狀

如雉而文首白翼黃足名曰白鶴夜食之已噬痛

不啖粒今吳人呼喇為噬可以已痢痢病也檫水出

焉而南流注于杠水

監郭氏以為啣痲郭曰癡病然而鶴可治是鶴

註釋山海經卷三 四十九

鳥固至藥也諸捷蓋亦甚異夫物稟二五以生

而或反戾氣使然也聖人以中和而御萬物因

物付物以人治人已矣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灌題之山其上多檇柘其下

多流沙多砥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尾其音如

計音呼如人呼喚名曰那父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人面

見人則躍躍名曰疎斯其鳴自呼也匠韓之入出

焉而西流注于沕澤其中多磁石磁音慈可以

有磁石者下必有嗣

磁石郭氏曰可以取鐵今所謂吸鐵石間地川中多此故造舟者不以鐵懼沉舟也

又北二百里曰潘侯之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

楛其陽多玉其陰多鐵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節

生毛名曰旄牛今旄牛背勝及胡尾皆有長毛邊水出焉而南流

注于櫟澤

上而松柏下而榛楛陽多玉陰多鐵皆得自然

之序

又北二百三十里曰小咸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雪

註釋山海經卷三 五十一

雨之凝為雪今西北遠地夏不知暑寒可知矣

故小咸冬夏有雪非妄也

北二百八十里曰大咸之山其草木其下多玉是

山也四方不可以上有蛇名曰長蛇其毛如羸羸

說者云長自赤今蠃蛇色似艾綬文之間有毛如

諸醫此其類也常山亦有長蛇與此形不同耳

其音如鼓柝音託如人行

長蛇惡產也然曰不可以上吾幸其人物之無

由接也吞噬免矣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其上多檇柘其下





東北流注于涂吾之水漢元狩二年馬出涂吾水中也

山生馬如北鮮之山水亦生馬如所謂渥水

又北百七十里曰隄山或作隄古字耳多馬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首名曰徇音隄水出焉而東流注于秦

澤其中多龍龜龍龜蓋龜之大者非謂既有龍而又有龜也凡山水所向尋其流派必注于海見天地間山水皆有脉絡中庸所謂敦化而川流也

凡北山經之首自單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

小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祠之毛用一雄雞疑瘞吉玉川一珪瘞而不糝言祭不用糝

人面蛇身非神也夫非神則不可以祭而用雞疑乎其曰北山人食不火之物是生食也蓋洪荒之初民固有茹毛而飲血者矣

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音墳臨汾水上也其

多曰管涔之山涔音岑今在太原郡北秀容山其上無木而多草其下多玉汾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至汾關

北次三經之首下當遺山字汾水今晉之汾州

有汾河焉此曰西流注于河注于黄河也注于

黃河斯入海矣他放此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少陽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赤銀銀之酸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汾水其中多美

又北五十里曰縣雍之山雍音覽今在晉陽縣西名汲覽其上多

玉其下多銅其歌多間糜糜音糜今在晉陽縣西一名山糜

其鳥多白翟白鶴鶴千六反晉水

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汾水東過晉陽南其中多紫魚其狀如鱈而赤鱗小魚曰鱈其音如叱食之不驕或

又北二百里曰狐岐之山無草木多青碧勝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汾水其中多蒼玉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白沙山廣負三百里盡沙也無草木鳥獸鮪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其底也

凡土之疎而薄曰沙氣必弗聚氣弗聚物斯散

矣然多白玉何夫疑亦石之似玉者耳

又北四百里曰爾是之山無草木無水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狂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

雪狂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狂山而多美玉宜為貴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諸餘之山其上多銅玉其下

多松柏諸餘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旄水

凡地在北愈遠愈寒寒則物不生此曰多松栢

注釋山海經

卷三

五十五

何土有疎密氣有聚散比而同之不究其理可

乎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敦頭之山其上多金玉無草

木旄水出焉而東流注于印澤其中多鱗音馬牛

尾而白身一角其音如呼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鈎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

銅有獸焉其狀如羊身人面其日在腋下虎齒人

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狽鴉是食人狽音咆鳥物食

書其身家在夏博左  
傳所謂饕餮是也

又北三百里曰北囂之山無石其陽多碧其陰多

玉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白身大首馬尾羆鬣名曰

獨谷音有鳥其狀如鳥人面名曰鸞音鸞音飛

而晝伏音食之已暘音熱也音涿水出焉而東流

注于印澤

狽鴉食人蓋惡獸矣聲如嬰兒疑人也鸞鸞一

作斑貓蓋陰氣之鳥在在有焉凡禽獸為生民

之害皆先王所必除也故益焚山澤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梁渠之山無草木多金玉符

注釋山海經

卷三

五十六

水出焉而東流注于鴈門水其獸多尾暨其狀如

彙而赤毛彙似鼠赤毛其音如豚有鳥焉其狀如

夸父或作四翼一目犬尾名曰鷲其音如鵲食之

已腹痛可以止衝音治

又北四百里曰姑灌之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

又北二百八十里曰湖灌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

碧多馬湖灌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海其中多鱉

亦鱉有木焉其葉如柳而赤理

又北行五百里曰流沙三百里至于涇山其上多

金玉三桑生之其樹皆無枝其高百仞百果樹生之其下多怪蛇

既謂之三桑而又曰其樹皆無枝夫無枝焉得為樹且釋之曰其高百仞夫百仞則八百尺矣豈有是哉其曰下多怪蛇則有之蓋凡大木之下多蟲蛇居之者

又北三百里曰敦題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是錇于北海

此蓋北方之地極北而臨夫海者也錇于北海

注釋山海經

卷三

五十七

謂依附於海云耳

凡北次二經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題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其祠毛用一雄雞彘瘞用一碧一珪投而不精王于

禮神不理之也

謂之皆十七山同也夫以十七山皆有人面蛇身之怪其誕甚矣然則先王虞人之制泯而怪說蔓延於後世宜哉

北次三經之首曰太行之山行戶剛反今在河內野王縣西北

鳴曰歸山其上有玉其下有碧有獸焉其狀如

麀羊而四角馬尾而有距其名曰騶善還騶音

其鳴自訶有鳥焉其狀如鵠白身赤尾六足其名曰鵠音是善驚其鳴自訶今吳人謂呼為

又東北二百里曰龍侯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決決

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人魚其狀如鮐

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音即鮐也似鮐而四足聲如小

兒啼今亦呼鮐為鮐食之無癘疾

上既以北次二經名其山此又以北次三經為

太行之山何以是知山之在北方者凡三路夫

大地甚廣西北之山甚多知乎此則比三經之

紀山得矣

又東北二百里曰馬成之山其上多文石其陰多

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言

行自其名曰天馬其鳴自訶有鳥焉其狀如鳥首

白而身青足黃是名曰鵠音其鳴自訶食之

不饑可以已寓不詳或曰

設郭氏以吳人謂呼為設是設與鳴無別也

此謂其鳥自設為重後矣

又東北七十里曰成山其上有玉其下多銅是也

松柏草多苾草音謂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

長澤其中多酸醎音所成音未食之已癘

器酸疑物之可食而酸者如解州鹽池出鹽之

類蓋澤水止而不流積久或酸理所有也故曰

三年一成

又東北二百里曰天池之山其上無草木多文石

有獸焉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用其背上毛飛飛則仰也

其名曰飛鼠池水出焉滂乎其下停山其中多黃

望聖望聖土也也

黃聖疑即黃丹之屬凡土之有色者皆可以供

采色

又東二百里曰陽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銅有獸

焉其狀如牛而赤尾其頸鬣其狀如勾瞿言頸上有肉

也其名曰領胡其鳴自設食之已狂有鳥焉其

狀如雌雄而五彩以文是自為牝牡名曰象蛇其

鳴自設留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河其中有鱒魚

之魚其狀如鮒魚魚首而屍身食之已癘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賁聞之山其上多蒼玉其

多黃聖多涅石

又北百里曰王屋之山今在河東東垣縣是多石

澗水出焉澗音而西北流注於泰澤地理志王屋

山沈水所出

又東北三百里曰教山其上多玉而無石教水出

焉西流注于河是木冬乾而夏流實惟乾河今河

里但有故澗處無澗水即是也其中有兩山是山

也廣員三百步其名曰發地之山其上有金玉

凡氣藏於冬而旺於夏教水冬乾夏流是也然

他河冬或不乾有水故耳此曰冬乾蓋亦無水

矣教水異哉

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外傳曰景南望鹽販之澤

池也今在河東北望少澤其上多草藹藹音

其陰多蒲其陽多玉有鳥焉其狀如蛇而四翼六

目三足名曰酸與其鳴自設見則其邑有恐

或曰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曰孟門之山尸子曰龍門未出於孟門之上大流逆流無有丘陵高阜城之其

名曰洪水穆天子傳曰此升孟門九河之登其上多蒼玉多金其下多黃堊多涅石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曰平山平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是多美玉

又東三百里曰京山有美玉多漆水多竹其陽有赤銅其陰有玄礪礪音竹篠之篠黑砥石也尸高

水出焉南流注于河

註釋山海經 卷三

醜與以為鳥屬則不類以為蟲屬則有翼蓋參

錯於魚鳥之間者與

又東二百里曰虫尾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

多青碧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河薄水出焉淮南子曰薄水

出鮮而東南流注于黃澤

又東三百里曰彭毗之山其上無草木多金玉其

下多水叢林之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河肥水出焉

而南流注于牀水其中多肥遺之蛇

蛇名肥遺見于崑山水甚多

又東百八十里曰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

注于黃澤有鳥焉其狀如烏而白之名曰鳩鵲

習食之不瀾不瀾音也或作鷓音也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泰頭之山共音水出焉南流

于庫池呼從二音下同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

凡水平而行者曰流直而入者曰土此曰注于

庫池徑入而無所事于流也

又東北二百里曰軒轅之山其上多金其下多竹

有鳥焉其狀如梟而白首其名曰黃鳥其名自故

註釋山海經 卷三

食之不妬

又北二百里曰謁戾之山今在上黨其上多松柏

有金玉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至榮陽縣東北入

也其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南流

注于河嬰侯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汜水

沁水郭氏以為在上黨今晉地以沁名郡邑者

二孟取諸沁

武廟內子慶嘗判州于沁惜未有以尋其源也

東三百里曰沮洳之山詩云彼無草木有金玉

水出焉南流注於河

又北三百里曰神因之山

下有白蛇有飛蟲

又北三百里曰發鳩之山

水有鳥焉其狀如烏

鳴自故是炎帝之少女

名曰精衛其

之木石以堙於東海

注于河

此以炎帝少女化精衛

其事荒唐其辭謬悠

又思以填之吾恐其無

又東北二百里曰錫山

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

又北二百里曰景山

今蘇郡無錫縣亦有錫山

又北百里曰題首之山

又北百里曰繡山

流注于河其中有鱓

芍藥益花屬恐未可名草

又北百二十里曰松山

又北百二十里曰敦與

水出于其陽而東流

注于河

其陰有鐵歷聚之水

此謂泚水出于其陰

注于彭水亦泚水也

又北百七十里曰柘

其陰有鐵歷聚之水

注于彭水亦泚水也

又北百七十里曰柘

又北三百里曰維龍之山其上有碧玉其陽有金

其陰有鐵肥水出焉而東流注于臯澤其中多碧

石音石未詳或作墨魄墨澱鐵之水出焉而北流注

于大澤

又北百八十里曰白馬之山其陽多石玉其陰多

鐵多赤銅木馬之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庫沱

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上已有此山無草木冬

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東流注于庫沱

又北三百里曰泰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

註釋山海經

其狀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其名曰棘棘

其鳴自訶庫沱之水出焉今庫沱水出鳳門而

東流注于溲音樓水液音悅女之水出于其陽南

流注于沁水

又北三百里曰石山多歲金玉溲溲音尺之水

出焉而東流注于庫沱鮮于之水出焉而南流注

于庫沱

凡山多金玉必歲也故特書曰歲以例見

又北二百里曰童戎之山臯涂之水出焉而東

注于溲水

又北三百里曰高是之山今在北地滋音慈水出焉

而南流注于庫沱其木多櫻其草多條寇音寇水出

焉東流注于河過博陵一縣南又

今京師之南真定郡有溲沱河

又北三百里曰陸山多美玉邾水或作邾出焉而東

流注于河

又北二百里曰沂音沂山般音般水出焉而東流注于

河

註釋山海經

又北二十里曰燕山多嬰石言石似玉有符彩燕

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又北山行五百里水行五百里至于饒山是無草

木多瑤碧其獸多橐駝其鳥多鶴未詳或曰歷鏡

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有師魚食之殺人

未詳或

又北四百里曰乾山無草木其陽有金玉其陰有

鐵而無水有獸焉其狀如牛而三足其名曰狻

其為自故



又北五百里曰倫山倫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焉其狀如鰐其川在尾上其名曰鰐

師魚殺之如今之河豚誤食亦有死者

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水滸曰碣石山今在遼

在右北平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蒲

夷之魚詳其上玉其下多青碧

又北水行五百里至於鴈門之山鴈門山即北

因以名云無草木

今三晉代州亦有鴈門山遂以是名關豈即此

注釋山海經 卷三 六十一

與然其上草木多生此曰無草而又曰水行五

百里恐當別為一山矣

又北水行四百里至于秦澤其中有山焉曰帝都

之山廣員百里無草木有金玉

凡此皆在晉地夫環晉皆山也恐無水行四百

里之理然鴈門山亦曰水行五百里豈禹治水

時事與

又北五百里曰錡于母逢之山北望雞步之山其

風如鷲音戾鷲風貌也西望陶都之山浴水出焉

是有大蛇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見則其邑大

旱

凡北次三經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無逢之山

凡四十六山萬二千三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馬身

而人面者二十神其祠之皆用一藻蔴瘞之藻蔴

香草蘭之類其十四神狀皆彘身而載玉其祠之

皆玉不瘞不瘞所用玉也其十神狀皆彘身而八足蛇尾

其祠之皆用一璧瘞之大凡四十四神皆用徐楮

米祠之此皆不火食

注釋山海經 卷三 六十二

馬身人面彘身載玉八足蛇尾又曰皆不火食

何異物若是多也

右北經之山志凡八十七山二萬三千二百三十

里

山海經釋義卷之四

晉 河東郭 璞景純父 著傳

明 澶淵 王崇慶德徵父 釋義

董漢儒學舒父 校訂

東山經第四

東山經之首曰嶽音速嶽之山北臨乾昧亦山名食

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鱗鱗音容之魚其

狀如犂牛牛似虎其音如彘鳴

注釋山海經 卷九

又南三百里曰藟音諫山其上有玉其下有金湖水

出焉東流注于食水其中多活師科斗也爾雅

活師疑蚌屬然鱗魚如犂牛蓋魚之大者夫水

中之物陰宜默乃曰音如彘鳴何

又南三百里曰枸狀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

碧石有獸焉其狀如火六足其名曰從從其鳴自

設有鳥焉其狀如雞而鼠毛其名曰蜚音各鼠見則

其邑大旱音積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湖水其中多

箴魚其狀如儵其喙如箴出東海今江東食之

疾疾

又南三百里曰勃參之山無草木無水

又南三百里曰番條之山無草木多沙滅音同滅

水出焉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鹹音威一魚

又南四百里曰姑兒之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桑柘

姑兒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鱖魚

又南四百里曰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

可以為砥針諸繩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澤其中多

金玉

注釋山海經 卷九

又南三百里曰嶽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檇音樂水

出焉東流注于澤其中多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材山其上無草木其下多水其中

多堪孖音序之魚有獸焉其狀如夸父而彘毛其音

如呼見則天下大水

此紀東山而皆曰南何以地勢度之豈北山徧

歷之後自北而南遂紀東方之山與

又南三百里曰獨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美石末

塗之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沔其中多修螭音修

其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見則其邑大旱

又南三百里曰泰山即東嶽岱宗也今在泰山北

八里二其上多玉其下多金有獸焉其狀如豚而

有珠名曰珣珣音如吟其鳴自詘環水出焉東流

注于江一作海其中多水玉

泰山蓋五嶽第一山云傳者其高四十里在魯

太安州慶髻歲嘗與魯生王汝霖及伯兄氏崇

德登焉時

孝廟十五年也東望滄海水波隱隱西望靈岩

註釋山海經

卷四

七十一

南望涿涓雲出山下下了可辯但風力高寒四

月始見桃杏追而附之亦泰山之實錄也

又南三百里曰竹山鎔于江一作淮無草木多瑤碧

激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娶檀之水其中多此羸

此羸疑亦草蟲屬

凡東山經之首自嶽嶽之山以至于竹山凡十二

山三千六百里其神狀皆人身龍首祠毛用一犬

新神用魚神音鈞御之餌以血祭祭為神也

東次二經之首曰空之山此山出琴房北臨食

水東望沮吳南望沙陟西望澤澤有獸焉其狀

如牛而虎文其音如欽或作吟其名曰軫軫音其鳴

自叫見則天下大水

人身龍首是謂大怪書曰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言先王祀典之嚴也大馬之祀何為

又南六百里曰曹夕之山其下多穀而無水多鳥

獸

又西南四百里曰嶧音亦嶧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

多白堊嶧臯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激女之水其中

註釋山海經

卷四

七十一

多蜃玃音王珠亦蚌屬

白堊疑今所謂土粉之屬其曰多蜃玃蓋蜃蚌

也玃下也當為兩物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葛山之尾無

草木多砥礪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葛山之首無草木澧音禮水出

焉東流注于余澤其中多珠璣音璣魚其狀如肺而

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無羸無時氣病也

魚名曰朱

經文初曰三百里至葛山尾繼而曰三百八十里至葛山首乃知葛山之長曰澧水朱魚如肺而有目此肺乃肝肺之肺言是魚其狀如肺而有目也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餘我之山其上多梓柎其下多荆芭雜余之水出焉東流注于黃水有獸焉其狀如菟而烏喙鷓目蛇尾見人則眠言作也名曰狢徐音仇其鳴自訶見則螽蝗為敗螽蝗類也言

又南三百里曰杜父之山無草木多水

注釋山海經

卷四

注三

又南三百里曰耿山無草木多水碧亦水多大蛇有獸焉其狀如狐而魚翼其名曰朱獺音其鳴自呼見則其國有恐

又南三百里曰盧其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沙水出焉南流注于涿水其中多鸞鷁其狀如鸞鷁而人足其鳴自訶見則其國多土功今鸞鷁足頗有似人脚形狀也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南水行三百里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無草

木多石

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

螽蝗為敗狢徐見也其國有恐朱獺出也民多土功鸞鷁顯也為國者轉移治理幹旋化機知所處矣

又南三百里曰碧山無草木多大蛇多碧水王

山無草木而多大蛇如曰無草木而多馬吾未信也何者馬蛇動物必有植物以蔽以蓄相須而未可相無也不然煢然之山而大蛇野馬出焉無乃失所特與

注釋山海經

卷四

注四

又南五百里曰維氏之山無草木多金玉原水出焉東流注于沙澤

又南三百里曰姑逢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

其狀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鴻鴈其名曰徹徹音見則天下大旱

又南五百里曰鳧麗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篋

石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名曰雙姪

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又南五百里曰磻

山南臨磻水東望湖澤有

獸焉其狀如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犍狗其  
名曰被被音倣見則其國多狡客狡音也有鳥焉其狀  
如鳧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絮鈞見則其國多疫  
蠱姓怪物也而又食人是惡獸也至若律狗見  
而國多狡客絮鈞見而國人有疫皆自然之應  
也

凡東次二經之首自空桑之山至于礪山凡十七  
山六千六百四十里其神狀皆獸身人面載絡音格  
麋鹿屬其祠毛用一雞祈嬰用一璧瘞

註釋山海經 卷四 七十五

十七山皆獸身人面而載絡又曰其祠毛用一  
雞夫果神之正也雖牛牲以報非費也其果異  
物也雖一雞過矣凡此皆

聖明之世所不可有也

又東次三經之首曰尸胡之山北望詳音詳山其上  
多金玉其下多棘有獸焉其狀如麋而魚目名曰  
婁胡其鳴自詠

又南水行八百里曰岐山其木多桃李其獸多虎  
山多虎猶可言也世多虎不可言也是故復也

在郡而虎渡河德勝妖也君子在位而小人革  
一面誠消偽也故聖人龍飛大人虎變是謂道同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諸鈞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是  
山也廣負百里多寐魚音寐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中父之山無草木多沙

又東水行千里曰胡射之山無草木多沙石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孟子之山其木多梓桐多桃

李其草多茵蒲未詳音其獸多麋鹿是山也廣

負百里其上有水出焉名曰碧陽其中多鱣鮪音鱣

註釋山海經 卷四 七十六

鱣也似鱧而長鼻體無鱗  
甲別名鱣鱣一名鱣也

山以孟子名其戰國以後乎是知山川或無定

名惟人所名然惟五嶽四瀆則定名而無易也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流沙行五百里有山焉曰跋

踵之山廣負二百里無草木有大蛇其上多王有

水焉廣負四十里皆滿今河東汾陰縣有瀦水

水焉限即此其名曰深澤其中多蠃龜蠃音大龜也甲有文

形似蟻有魚焉其狀如鯉而六足鳥尾名曰鯨

音之魚其鳴自詠

深澤涌出凡四十里其潛行于地中者可知也  
夫氣行于上則為雲為雷為雨潛于下則為水  
為澤然後知一元之氣周流溥博而升沉之道  
之用大矣哉

又南水行九百里曰躡音隅之山其上有草木多  
金玉多楮有獸焉其狀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其  
鳴自叫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無臯之山南  
望幼海即少海也淮南子曰東方有渚曰少海東望搏木扶桑二音無草

註釋山海經 卷四 十七

木多風是山也廣負百里

草木植也風動而鼓也是故草木有無存乎地

風之動止存乎天此曰無臯之山多風豈其山

氣獨偏於感而動邪

凡東次三經之首自尸胡之山至于無臯之山凡

十九山六千九百里其神狀皆人身而羊角其祠

用一牡羊米用黍是神也見則風雨水為敗

十九山之神皆人身而羊角不知孰見而孰紀

之又孰從而主其祀也

又東次四經之首曰北號之山臨于北海有木焉  
其狀如楊赤華其實如棗而無核其味酸甘食之  
不瘡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有獸焉其狀如  
狼赤首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獨狷音是食人有  
鳥焉其狀如雞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危音  
雀亦食人

鳥獸食人原山惡也孟子以鳥獸之害人者消  
為一治所以為世道計至矣

又南三百里曰旄山無草木蒼體之水出焉而西

註釋山海經 卷四 十七

流注于展水其中多鱗魚今蝦鱗字亦或作鱗狀音其狀如鯉

而大首食者不流

又南三百二十里曰東始之山上多蒼玉有木焉

其狀如楊而赤理其汗如血不實其名曰芑音可

以服焉則馬調良泚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其

中多美貝多此魚其狀如鮒一音而十身其臭如

糜燕食之不音穢音氣也

又東南三百里曰女烝之山其上無草木石膏水

出焉而西注于鬲水其中多薄魚其狀如鱧魚而

一目其音如歐加人嘴見則天下大旱

凡蟲魚鳥獸之兆有廣狹焉是故狹則一邑

郡廣則天下矣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言君

相之省咎各隨小大以為限也有國者慎所感

哉

又東南二百里曰欽山多金玉而無石脚水出焉

而北流注于臯澤其中多鱸魚多文具其狀如魚其

狀如豚而有牙其名曰當康其鳴自叫見則天下

大穰

又東南二百里曰子桐之山子桐之水出焉而西

流注于餘如之澤其中多鱖魚其狀如魚而鳥

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鴛鴦見則天下大旱

又東北二百里曰剡山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羗

而人面黃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音使其音如嬰兒

是獸也食人亦食蟲蛇見則天下大水

萬物之中人為貴以其能贊化育故蟲蛇可食

人不可食此曰食人亦食蟲蛇並人物而毒之

矣不待伯益而後可焚也

又東二百里曰太山上多金玉楨女女怕也有

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如

之謂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言其體

也其名曰蜚之為名體似無害所經枯竭甚于鵠鴈萬物斷離思爾遐逝鈞水出焉而

北流注于勞水其中多鱸魚

甚哉蜚之毒也其行也竭水而枯草其見也天

下疫焉去食人之獸豈獨什百間哉又曰此所

謂大山當另為一山

凡東次四經之首自北號之山至于太山凡八山

千七百二十里

右東經之山志凡四十六山萬八千八百六十里

山志志山也志山則水不能外矣曰凡四十六

山撮名山也撮其名山而草木而鳥獸而蟲魚

而貨寶金玉皆見之矣曰萬八千八百六十里

志地里也

山海經釋義卷之四

山海經釋義卷之五

晉 河東郭 璞景純父 著傳

明 澧淵 王崇慶德徵父 釋義

董漢儒學 校訂

中山經第五

中山經薄山之首曰甘瓊之山共音水出焉而西

流注于河其上多栝木其下有草焉葵本而杏葉

或作栝黃華而葵實名曰穉他落可以已瘡音有獸

焉其狀如獸獸而文題其名曰音能音或

食之已瘰又東二十里曰歷兒之山其上多櫛多

櫛音木是木也方莖而貞葉黃華而毛其實如棟

音棟或作簡棟木名也名服之不忘

已瘰已瘡及不忘見物含醫音且知古人嘗自

草非妄

又東十五里曰渠緒之山其上多竹渠緒之水出

焉而南流注于河其中是多象魚狀如鮪似赤味

尾赤羽可以已白癬

又東三十五里曰葱嶺之山其中多大谷是多白

聖黑青黃壁色壁也

又東十五里曰浚音山其上多赤銅其陰多鐵

又東七十里曰脫尾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葵葉而

赤華莢實實如櫻莢今櫻木莢似皂莢也名曰植楮可以已

瘰瘰病也淮南子曰狸負已鼠也食之不忘

是經也兼本草一統志而有之

又東二十里曰金星之山多天嬰其狀如龍骨可

以已瘰瘰瘰也

又東七十里曰恭威之山其中有谷曰桑谷其中

多鐵或無谷字

又東十五里曰楹谷之山其中多赤銅或作楹谷之山

又東百二十里曰吳林之山其中多葦亦管草

又北三十里曰牛首之山今長安西南有牛首山上有牛首木未如此

是音有草焉名曰鬼草其葉如葵而赤莖其秀如禾

服之不憂勞水出焉而西流注于音滿音水是

多飛魚其狀如鮪魚食之已痔瘡

又北四十里曰霍山今平陽永安縣臨江縣界有霍山



山明止以霍為名者非一矣其木多穀有獸焉其  
按爾雅大山統小山為霍。狀如狸而白尾有鬣名曰肫肫養之可以已憂  
養之肫  
音味反

慶昔從先大夫遊平陽之浮山每北望霍山

哉高矣談者以其上多大蛇多大木而經水及

但曰肫肫之獸而已因追書以補經之未備

又北五十二里曰合谷之山是多蒼音棘未詳

又北三十五里曰陰山亦曰多礪石文石礪石石中礪石

少水出焉其中多彫棠其葉如榆葉而方其實如

註釋山海經 卷五

赤菽菽食之已聾

赤菽今赤小豆已聾可以止聾也夫聾耳不聰

也其字從龍何龍以角聽故也

又東北四百里曰鼓鐙之山多赤銅有草焉名曰

榮草其葉如柳其本如雞卵食之已風

山有草且已風見天之生物必有益未盡棄也

而人或不一事濟物其為五物孰加焉

又薄山之首自甘泉之山至于鼓鐙之山凡十五

山六千六百七十里歷兒冢也其祠禮毛太牢之

其縣以吉王縣祭山之其餘十三山者毛用一手

縣嬰用桑封瘞而不精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

餘其上而中穿之加金言作神主而祭以金銀飾

主或

山有靈即神也此不言異怪庶幾正矣太牢吾

恐其奢也少牢近之至若桑主中穿而加金此

郭氏所謂作神主而祭蓋又禮也然則五方之

山祭而近正惟鼓鐙耳是用表出為戒例焉

中次二經濟山之首曰輝諸之山其上多桑其獸

註釋山海經 卷五

多閭糜其鳥多鴟音鴟似雉而大青色有毛

又西南二百里曰發視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

砥礪即魚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伊水

又西三百里曰豪山其上多金玉而無草木

又西三百里曰鮮山多金玉無草木鮮水出焉而

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鳴蛇其狀如蛇而四翼其

音如磬見則其邑大旱

又西三百里曰陽山多石無草木陽水出焉而北

流注于伊水其中多化蛇其狀如人面而對身焉

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見則其邑大水

水旱堯湯所不免也而以歸諸蟲蛇吾恐其妄也然則如何曰物或先氣而知之耳

又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此山出名

火以之作刃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出錫若邪之谷洞而出銅治子因以為純鈞之

劍及郡冢中得銅劍一長一尺五寸乃今所名而有角其音如號如人名曰蠶蜺食之

不昧

註釋山海經

卷五

五

又西百二十里曰葦音問山葦水出焉而北流注于

伊水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有木焉其狀如

棠而赤葉名曰芒音忘草可以毒魚

又西一百五十里曰獨蘇之山無草木而多水

又西二百里曰蔓渠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

箭伊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今伊水出上洛

洛陽有獸焉其名曰馬腹其狀如人面虎身其

音如嬰兒是食人

凡山稱多金玉恐玉蘊石金藏沙未必堆金

積玉也

武廟已亦慶管同知登州蓋近海郡也屬邑樓

震山多銀穴官府禁焉貧民往往沙中滌取竟

日或得鉢兩以歸而貨諸市其或犯禁謂之廣

徒意經稱多金玉此類乎不然是空名而駕貨

以齊貪競之端也故備載以為世箴

凡濟山經之首自輝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

山一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皆八面而鳥身祠用毛

禱用一吉玉投而不糝

註釋山海經

卷五

六

凡神皆當用主是故祭以主正也而曰人面鳥

身豈鼓鱗之山獨無是哉且其祠用一吉玉夫

玉山之常產也投而不糝竟將安用則其誕妄

不經昭然矣

中次三經音倍或山之首曰敖岸之山其陽多

瑇瑁之玉其陰多音倍或黃金神熏池居之是常出美

玉或作北望河林其狀如菡音倍或如舉說者云菡

有獸焉其狀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諸見則其

敖岸之山以其陰多楮黃故遂以為金神居之  
蓋流俗之見君子不道也不然山有赤銅赤石  
或赤玉則又將以為火此居之乎

又東十里曰青要之山實維帝之密都天帝曲北  
望河曲河千里一是多駕鳥音加未詳或曰南

望擘渚渚音填水中禹父之所化化於淵也  
此然則一已有變怪之是多僕僕音蒲盧也

小腰而白齒或作首而穿耳以錄音渠金銀器其鳴

如鳴玉如人鳴是山也宜女子吟音水出焉而北

流注于河其中有鳥焉名曰鳩音如翽其狀如鳧

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有草焉其狀如蕞音

而芳莖黃華赤實其本如蘂根似蘂本名曰

荀草或作服之美人色美豔  
青要謂帝之密都猶以崑崙為帝之下都云耳  
是果何所憑哉至謂南望擘渚禹父所化尤為  
無稽夫禹之父非鯀邪考之書曰鯀鯀于羽山  
九載績用弗成鯀之所以誅也今以為禹父所

花何哉又以武羅人面豹文小腰白齒而繼之  
曰是山宜女子吾恐其有是物而無是理因並  
為說正之

又東十里曰騶音山其上有美棗其陰有瑇瑁之

玉正回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飛魚其

狀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可以禦兵  
又東四十里曰宜蘇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蔓

居之木音瀟瀟瀟瀟音谷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是多

黃貝  
又東四十里曰和山其上無草木而多瑤碧實惟

河之九都九水所潛是山也五曲曲回九水出焉

合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蒼玉吉神泰逢司之吉

其狀如人而虎尾或作雀尾是好居于蒼山之陽出

入有光太逢神動天地氣也言其有靈與能興雲

九水出于和山而曰吉神泰逢司之曰出入有  
光狀如人而虎尾豈山中虎妖乎雖然物之有  
光疑亦得陰火之光耳今深山有燐火腐草亦

多螢火夜中望之明滅倏忽彼出入有光無乃  
是類與智者知所辯矣

凡葑山之首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四百

四十里其祠泰逢熏池武羅皆一牡羊副副音副

謂破羊骨磔之以祭也見周禮 要用吉玉其二神用一雄雞瘞之

精用稌

凡鬼神蓋造化氣魄之盛也怪異之物或因人  
而憑以神其怪客有之此所謂泰逢及武羅是

也

中次四經釐山之首曰鹿蹄之山其上多玉其下

多金甘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冷石去聲

西五十里曰扶豬之山其上多礪石音栗今屬

礪石白者如水有獸焉其狀如貉貉或作而人目

其名曰麇音銀或號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

多瑤石言亦出

又西一百二十里曰羗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龜

音龜今之有獸焉其狀如牛蒼身其音如嬰兒是

食人其名曰犀渠漭漭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

水有獸焉名曰類音類其狀如孺大而有鱗

毛如羸鬣生鱗

又西二百里曰箕尾之山多殺多涂石其上多

浮之玉

箕尾之山與前山同名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極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治

雕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羝羊有木焉

其狀如樗其葉如桐而莢實其名曰菱可以毒魚

表一作

又西二百里曰白邊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

雄黃

又西二百里曰熊耳之山今在上其上多漆其下

多稷浮濛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水玉

多人魚有草焉其狀如亦華名曰葍

可以毒魚

又西三百里曰牡山其上多文石其下多竹箭

其獸多作牛羝羊鳥多赤鷲音開即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謹舉之山雒水出焉而東

注于玄扈之水其中多馬腸之物此二山者洛  
間也洛水今出上洛縣冢嶺山河

凡釐山之首自鹿蹄之山至于玄扈之山凡九山  
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狀皆人面獸身其祠之毛用

一白雞祈而不精以彩衣之飾

人面獸身中難測也祠用白雞亦可醜也物以  
中流五經薄出之首曰苟林之山或作苟無草木

多怪石怪石以玉也書

怪石在山亦可玩也異乎怪物之無益者

東三百里曰首山其陰多殺柞草多芣芄芣山前

中其陽多瑇瑁之玉木多槐其陰有谷曰機谷多  
獸音如餅鳥其狀如鳥而三目有耳其音如錄食  
之已墊

槐始見此食之已墊上昏墊也

又東二百里曰縣斲音如斤之也無草木多文石  
又東三百里曰葱嶺之山無草木多摩石詳木

東北五百里曰條谷之山其木多槐桐其草多芣

藥壘冬本草曰壘冬一名  
又北百里曰超山其陰多蒼玉其陽有井冬有水  
而泉竭

凡物反常是為怪超山之井是也是故冬有水  
氣專藏也夏反竭氣他泄也是恒而失恒

又東五百里曰成侯之山其上多樵木似樛櫟

又東五百里曰朝歌之山谷多美壁

又東五百里曰槐山谷多金錫

又東十里曰歷山其木多槐其陽多玉  
美壁土之美者凡錫亞于銀者也錫亞于銀銅

亞于金可知矣皆山產也精粗之間造化主焉  
又東十里曰尸山多蒼玉其獸多麋似鹿而尸木

出焉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美玉

又東十里曰良餘之山其上多殺柞無石餘水出  
于其陰而北流注于河乳水出于其陽而東南流

注于洛

又東南十里曰蠶尾之山多礪石赤銅龍餘之水

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又東北二十里曰升山其木多穀柞棘其草多藟

蕝蕝也多寇脫寇脫草生南方高丈許似藟葉而莖中有顆正曰零桂入地而

為樹也黃酸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璇玉

又東十二里曰陽虛之山多金臨于玄扈之水日蒼頡為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

凡薄山之音自苟亦之山至于陽虛之山凡十六

山三千九百八十二里升山冢也其祠禮太牢嬰

用吉玉首山也其祠用秣黑犧太牢之且葉釀

合天也所考也肥註禱之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雞

雞于下刳一牝羊血周禮曰刳雞奉犬牲嬰

吉玉彩之又加以繒饗之禮曰饗也特牲饋食

凡山曰神可也用主以祀可也曰用雞雞黑犬

皆異說也

中次六經緯

甄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東

望穀城之山在濟北穀城縣西黃石公石無草木

無水多沙石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首名曰

是為螫蟲螫蟲也實惟蜂窠之窟巢蜂之所食

其祠之用雞雞禳而勿殺禳禳祭名謂

驕蟲之為異物明甚而獨謂之神何哉况曰是

為螫蟲不疾辯矣雄雞禳而勿殺所以供螫蟲

而無事于殺也夫以無知之民聽巫瞽之說其

惑人而罔利者多矣為政者苟或不能正而又

崇之豈不悖與

西十里曰縞毳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又西十里曰夙音如山其陰多璆璠之玉其西

有谷焉名曰隄谷其木多柳楮其中有鳥焉狀如

山雞而長尾赤如丹火而青蒙名曰鴝音鈴其

鳴自呼服之不昧交觴之水出于其陽而南流注

于洛俞隨之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穀水

又西三十里曰瞻諸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文石

澗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少水出其陰而東

流注于穀水謂之

又西三十里曰婁涿之山無草木多金玉瞻水出

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洛世謂之百谷水

北流注于穀水其中多此石文石

又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惠水出于其陽而南流

注于洛其中多水玉澗水出于其陰書曰伊西北洛澗澗

流注于穀水其中多麋石楹丹皆未聞

又西五十里曰穀山其上多穀其下多桑奕水出

焉世謂之而西北流注于穀水其中多碧綠

又西七十二里曰密山今榮陽密縣亦其陽多玉

其陰多鐵象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洛其中多旋龜

註釋山海經 卷五 十五

其狀鳥首而龜尾其音如判木無草木

觀山水而究其名稱歸宿合動靜而一之矣山

有草木鳥獸金玉水亦有草木鳥獸金玉合水

陸剛柔之物而一之矣夫氣一也而清濁浮駁

存乎感故或有濟世之物或有傷物之物是又

合善惡純駁而一其性矣斯其能觀物哉斯其

能觀物哉發此見例

又西百里曰長石之山無草木多金玉其西有谷

焉名曰共谷多竹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洛其中

多鳴石晉承康元年襄陽郡上鳴石似玉色青

鳴石二所其一狀如鼓俗

水中石虛而清越有聲曰鳴石如泗濱浮石之

類

又西一百四十里曰傅山無草木多瑤碧厭染之

水出于其陽而南流注于洛其中多人魚其西有

林焉名曰潘音番家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今穀

穀城縣入洛河其中多瑀玉瑀音瑀未聞也

又西五十里曰橐山其木多樗多楠音木今蜀中

註釋山海經 卷五 十六

有豐粉者狀可以醉羹其陽多金玉其陰多鐵多

蕭蕭蕭音蕭橐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脩辟

之魚狀如鼉音蛙而白喙其音如鴟食之已白瘠

又西九十里曰常烝之山無草木多聖音音淮水出

焉而東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蒼玉舊水出焉而北

流注于河

又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其木多櫻柝多竹箭其

獸多牝牛羝羊其鳥多鶩其陽多玉其陰多鐵其

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廣負三百里其中多馬桃林

今引襄湖縣南谷中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珉玉

又西九十里曰陽華之山其陽多金玉其陰多青雄黃其草多諸與多苦辛

瓜其味酸甘食之已瘧楊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洛其中多人魚門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河其中

多玄礪黑礪石錯音姑之水出于其陰而東流注于門水其上多銅門水至于河七百里入從

水

註釋山海經

卷五

十七

凡縞羝山之首自平逢之山至于陽華之山凡長四山七百里九十里嶽在其中以六月祭之六月亦歲之如諸嶽之祠法則天下安寧

中嶽嵩山也祭嵩而以六月郭氏所謂亦歲之中是也然曰如諸嶽之祠法則天下安寧似非

所以論嵩也夫五嶽正祭同其禮而敬之者同何有增損是故公而不正而無邪是鬼神之神

常也而謂其以敬慢為施酒亦甚矣次七經苦山之首曰休與或作之山其上春

石焉名曰帝臺之棋帝臺神人名棋謂博棋也五色而文其狀

如鵝卵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者也禱此石服之不盡有草焉其狀如著赤葉而本叢生石曰風

條可以為梓中前帝臺之石或厥名已久有異者高其名而神其事因遂有禱百神之說此無俟辯也而又以帝

臺之棋五色而文則又異矣然則莫尊者天也借有棋孰與為對後世凡造異以誑人主之聰

明皆此有以啓之是何可以不論哉

註釋山海經

卷五

十八

東三百里曰鼓鐘之山帝臺之所以縹百神也果因名為鼓鐘也燕會別於此山有草焉方莖而黃華員葉而三成葉三重也其名曰焉酸可以為毒其上多礪其下多砥

砥礪皆磨石詩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即此然焉酸之草當曰有毒不當曰可以為毒嗟乎

一字之差吾恐其流毒于後世者博矣是宜書之以為戒

又東二百里曰姑媯之山日遙或無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為黃音草其葉音成音其華音



其實如菟丘黃丘菟絲服之媚於人傳曰人服之

之如是一  
名荒夫草

帝神之尊也安有所謂女哉借如或者之論

帝固能超形氣之累恐生死莫可干也而其女

又何死與王謂化為莖草曰服之媚于人尤為

不稽之甚大小人而造言非理是為褻天褻天

者不祥莫大焉何所取哉

又東二十里曰苦山有獸焉名曰山膏其狀如逐

卽赤若丹火善言人好罵其上有木焉名曰黃棘

黃華而負華字生也易曰有其實如蘭服之不字女子貞不字

草焉負葉而無莖赤華而不實名曰無條服之不

實

逐郭氏以為卽豚字然曰善言則亦怪獸而學

人者矣豈猩猩類乎至若夢蘭而得之古固有

之此曰服之不字恐其非常聞也

又東二十七里曰崱山神天愚居之是多怪風雨

其上有木焉名曰天楠方莖而葵狀服者不

也

神氣之靈也天之聰明物莫先焉而曰神天愚

吾恐其辭之悖也夫山川皆可以致風雨天氣

無不統故也而以怪風雨繼天愚下則其為造

言惑世豈必智者而後辯哉

又東五十二里曰放臯之山放或作效明水出焉

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金玉有木焉其葉如槐黃

華而不實其名曰蒙木服之不惑有獸焉其狀如

蜂枝尾而反舌善呼喚也其名曰文文

今嶺海深山有異蛇亦善呼人之名

又東五十七里曰大磬之山多瑇瑁之玉多麋玉

未猶言有草焉其狀葉如榆方莖而蒼傷其名曰牛傷

牛氣病其根蒼又服者不厥厥逆可以禦兵其陽狂

水出焉西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三足龜今吳興

有君山山上池水中有三足六食者無大疾可

以已腫

又東七十里曰半石之山其上有草焉生而秀其

高丈餘赤葉初生先作穗而不實着葉花生穗間其名

曰嘉榮服之者不寔不畏雷寔來需之水出于其

陽而西流注于伊水其中多鱗魚黑文其狀如  
鮒食者不睡合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洛多鱗  
音魚狀如鯀居遠鯀音劍鱗魚大口大目細鱗有  
鱗形遠水中之穴道交通者  
蒼文赤尾食者不癰可以為癩首漏瘰癧屬也中  
多有更淮南子曰

雞頭  
已癩

可以為癩言可以治病夫魚目不閉故謂無妻  
曰鰥然則食之不睡或取諸此

又東五十里曰少室之山今在河南陽城  
西俗名赤室百草木

成困未詳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葉狀如楊其枝

註釋山海經  
卷五

五衢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  
此山巔亦有白玉膏得服之即得黃華黑實服者

不怒其上多玉山道世人不能上也時合神霧云

其下多鐵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鯀魚

狀如螯雖未詳而長距足白而對未詳食者無蠱疾可

以禦兵

足白而對言其足色向且相向也帝休之草食

者不怒必此能平肝氣者也夫肝五怒怒七情

有也而曰服者不怒故知其能平肝氣也推而

論之可以例藥草矣

又東三十里曰泰室之山即中嶽嵩高山也  
今在陽城縣西其上

有木焉葉狀如梨而赤理其名曰栢音柳木服者不

妬有草焉其狀如茱木似  
薊也白華黑實澤如蘗音  
子

澤其名曰葶草服之不昧上多美石次玉者也  
母此為石而

生皆在此山  
見淮南子

又北三十里曰講山其上多玉多栢多栢有木焉

名曰帝屋葉狀如椒反傷赤實反傷刺  
下勾也可以禦凶

又北三十里曰嬰梁之山上多蒼玉鑄于玄石音  
鑄于樂器名形似雞頭

玉依黑石而生也或曰  
鑄于樂器名形似雞頭

註釋山海經  
卷五

又東三十里曰浮戲之山有木焉葉狀如樗而赤

實名曰亢木食之不蠱汜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

其東有谷因名曰蛇谷言此中出蛇  
故以名之上有少辛音  
產

也

又東四十里曰少陘之山有草焉名曰藟音藟  
草莖

狀如葵而赤莖白華實如瓠藟食之不愚言益器  
人智

難之水出焉器或  
作藟而北流注于役水一作  
役

藟草食之不思要未可知今醫家以遠志首烏

通氣去健忘理或有之

又東南十里曰太山別有東小太山今在朱虛縣汶水所出疑此非也有

草焉名曰梨其葉狀如荻荻亦蒿也而赤華可以已疽

大水出于其陽而東南流注于汶水承水出于其

陰而東北流注于汶世謂之靖淵水

又東二十里曰末山上多赤金末水出焉北流注

于汶水經作沫

又東二十五里曰役山上多白金多鐵役水出焉

北注于河

又東三十五里曰斂山上有木焉其狀如荆白華

註釋山海經卷五

而赤實名曰薊音計栢服者不寒令人耐寒其陽多瑇瑁

之玉

又東三十里曰大颯音歸之山今榮陽密縣有大颯山颯因溝水所出

其陰多鐵美玉青瑩有草焉其狀如蒼而毛青華

而白實其名曰獾音狼服之不夭言盡壽也或作天可以為

腹病為治也一作已

凡苦山之首自休與之山至于大颯之山凡十有

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其十六神者皆豕身而人

面其祠毛牲用一羊蓋言以羊蓋為蓋嬰用一藻玉璽

至有五形者也或曰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祠

所以盛土薄藉也

之太牢之具嬰以吉玉其神狀皆人面而三首其

餘屬皆豕身人面也

人面三首與豕身而人面神與怪與夫太室今

所謂嵩山也少室其亞也而曰皆冢何哉然則

山有神亦殂落與及其殂落而又冢墓與夫疑

以傳疑俗之病也怪而弗辯惑之滋也任世道

者將有擇乎

中次八經荆山之首曰景山今在南郡界中其上多金玉

註釋山海經卷五

其木多杝檀杝音椽唯水出焉唯音離東南流注

于江今唯水出新城湖昌泰東南發阿山東南至南郡枝江入江也其中多丹

粟多文魚有斑

東北百里曰荆山今在新城其陰多鐵其陽多赤

金其中多犛音牛色黑多豹虎其木多

松栢其草多竹多橘色似橘而大漳水出焉而

東南流注于淮出荆山至南郡其中多黃金多鮫

魚鮫音鱈也皮有珠文而堅尾長三四尺未其獸多閭麋大也



礪其草多竹其獸多豹虎麋麋

又東北三百里曰靈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

其木多桃李梅杏梅似杏而酢也

竹恐木屬而以爲草夫桃李梅杏皆佳暴也靈

山可以食貧民矣

又東北七十里曰龍山上多寓木寄生也一名其

上多碧其下多赤錫其草多桃枝鈎端

又東南五十里曰衡山上多寓木穀柞多黃聖白

聖

註釋山海經 卷五

此衡山嘗另爲一山非中嶽

又東南七十里曰石山其上多金其下多青

寓木

又南百二十里曰若或作前山其上多璵璣之玉多

赭赤多邽石未詳多寓木多柞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彘山多美石多柞

又東南一百五十里曰玉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

碧鐵其木多栢一作

又東南七十里曰謹山其木多檀多邽石多白

白也郁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砥礪

又東北百五十里曰仁舉之山其木多穀柞其陽

多赤金其陰多赭

又東五十里曰師每之山其陽多砥礪其陰多青

護其木多栢多檀多柞其草多竹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柞柞

有草木則盡死其上多白珉其下多洗石其獸多

豕鹿多白犀其鳥多鳩

凡荆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二

註釋山海經 卷五

千八百九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人面其祠用一

雄雞祈瘞請已用一藻圭楮用祿駟山豕也其

祠用羞酒少牢祈瘞嬰毛一璧

鳥身而人面變而大體則人類矣

甲次九經岷山之首曰女儿之山其上多石涅其

采多柞檀其草多菊米落水出焉東注于江其中

多雄黃雄黃亦其獸多虎豹

菊始見此夫菊花也此曰草類從草也

又東北三百里曰岷山之水出焉岷山今在汶

東北流注于海人海其中多良貝龜多  
有蝮蛇大者長一丈六寸多金玉其下多白珉其  
木多梅棠其獸多犀不多菱牛今蜀山中有大牛  
牛皆大與元年此牛山上庸郡人嘗其鳥多翰鶩  
特殺得三十人擔肉謂其鳥多翰鶩  
赤鶩

夏書岷山導江卽此若夫豕豨大獸也菱大牛  
也此書象之始

又東北一百四十里曰味山江水出焉卽木山  
通黑龍江水所自出也山有九折東流注大江  
計頭通改而黑白文金銅鐵也

其陽多黃金其陰多燦塵其木多檀柘其草多藎  
非多約卽空奪卽蛇夜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崧音居山江水出焉東流注于  
大江其中多怪蛇水永昌郡有蛇長數丈尾咬  
人呼馬絲蛇多鱉魚聞其木多楸楸木中車

請此類也多鱉魚聞其木多楸楸木中車  
其多梅梓其獸多菱牛犀犀兕犀兕有鳥焉狀如鴉  
而赤身白首其名曰鴉脂今呼鴉脂鳥也

可以禦火

又東三百里曰高梁之山其上多璽其下多砥

其木多桃枝鈎端有草焉狀如葵而赤華莢實白  
柑可以走馬

又東四百里曰蛇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璽其木  
多栲多橡樟其草多嘉榮少辛有獸焉其狀如狐  
而白尾長耳名狔狔見則國內有兵一作國

禦火走馬各有用也昔夫狔狔見兵能兆兵也  
夫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狔狔出沒何足  
關哉

又東五百里曰鬲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白珉蒲鷄  
註釋山海經

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江其中多白玉其獸多  
犀象熊羆多狔狔頭有蛟蒼黃色雨則自懸樹也

以兩指寒之

又東北三百里曰隅陽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  
青藜其木多梓桑其草多苾徐之水出焉東流注  
于江其中多丹墨

又東二百五十里曰岐山今在扶風其上多白金  
其下多鐵其木多梅梓梅梓或多柎柎減水出焉

南流注于江

岐山今二秦鳳翔府有岐山縣

又東三百里曰勾欄音絡帶之山其上多玉其下

多黃金其木多櫟柘其草多芍藥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風雨之山其上多白金其下

多石涅其木多板楯音駟善楸木未詳多楊宣余

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江其中多蛇其獸多閭麋多

麋麋虎其鳥多白鶴

又東北二百里曰玉山其陽多銅其陰多赤金其

木多豫樟楫柞其獸多麋麋其鳥多鳩

註釋山海經

卷五

五十一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

入夏啓而冬閉是穴也冬啓乃必有兵今鄴西北

有石狀象應者山旁鳴則有今鄴山下其上多白玉其下多

白金其木多樗柳其草多冠脫

既以為能之穴而又曰恒出神人何其妄也夫

物穴春啓不必夏也冬閉常也此曰冬啓有兵

蓋亦無取

又東一百四十里曰颯山其陽多美玉赤金其陰

多鐵其木多桃枝荆芭

山名玉山颯山重名

又東二百里曰葛山其上多赤金其下多城音石

其木多粗栗楸櫟柞其獸多麋麋其

草多嘉榮

又東一百七十里曰賈超之山其陽多黃堊其陰

多美楮其木多粗栗楸櫟其中多龍脩龍須也似

山石穴中莖倒

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

三千五百里其神狀皆馬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

雄雞瘞糝用稌文山勾欄風雨醜之山是皆冢也

其祠之羞酒先進酒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席

也席者神之其祠羞酒太牢具嬰毛一璧于儻用

兵以禳禳者持盾武舞也祈珍冕舞所求福祥也

冕服也美玉

馬身龍首非神也用雄雞可醜也山曰十六昭

同也若風雨必以少牢宜也否則淫也能山而

以冕舞非正也幾于瀆矣

中次十經之首曰首陽之山其上多金玉無草木

此所謂首陽夷齊之所遊與當另為一首陽與  
又西五十里曰虎尾之山其木多椒楮多封石其  
陽多赤金其陰多鐵

又西南五十里曰繁縠音績之山其木多檣柎其草  
多杪勾今山中  
有此草

又西南二十里曰勇石之山無草木多白金多水  
又西二十里曰復州之山其木多檀其陽多黃金

有鳥焉其狀如鴉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跂踵見則  
其國大疫銘曰跂踵為鳥一足似  
憂不為樂與反以水悲

又西三十里曰楮山多寓木多椒楮多柘多堊一作

之山  
又西二十里曰又原之山其陽多青護其陰多鐵

其鳥多鸚音鴛 鸛也 傳曰  
雁 鸛 鸛 來 巢  
春秋有鸚鴒來巢蓋淮南有之

又西五十里曰涿山其木多穀柞柎其陽多璵璠  
之玉

又西七十里曰丙山其木多梓檀多狄柎狄義  
未詳  
凡首陽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

十七里其神狀皆龍身而人面其祠之毛用一雞  
雞瘞精用五種之楮堵山冢也其祠之少牢具羞  
酒祠嬰毛一璧瘞嬰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其合  
巫祝二人儻嬰一璧

巫祝始見于此夫假怪惑世也降妖射利也邈  
流而源基邪說也是故律禁師巫教王制也

中次一十一山經荆山之首曰翼望之山湍水出  
焉東流注于濟今湍水逕南陽  
穰縣而入清水 貺水出焉東南流

注于漢其中多蛟似蛇而四脚小頭細頸有白髮  
大者寸數圍卵如一二石重能

人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漆梓其陽多赤金其陰多  
珉

漢水多蛟民之災也伐蛟底寧亦可克也

又東北一百五十里曰朝歌之山音武水出焉出在南陽  
舞陽縣 東南流注于桀其中多人魚其上多梓  
柎其獸多麋麋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今用  
之

又東南二百里曰帝囷去倫  
反之山其陽多璵璠之  
玉其陰多鐵帝囷之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多璵



朝歌疑紂都今河南輝縣皆其地也夫以地名

古也

又東南五十里曰視山其上多韭有井焉名曰天

井夏有水冬竭其上多桑多美堊金玉

此類與超山之井同皆反其恒夫夏有水其雨

集而盈乎冬竭是本皆井乎其又不然吾謂之

怪無疑也

又東南二百里曰前山其木多櫛音諸或作儲似

生作屋多栢其陽多金其陰多楮音諸或作儲似

莊縣山海經

卷五

三五

又東南三百里曰豐山有獸焉其狀如猿赤目赤

喙黃身名曰雍和見則國有大恐神耕父處之常

遊清冷之淵出入有光清冷水在西流鄰縣山上

神來時水赤有光屋祠見則其國為敗有九鐘焉是知霜鳴霜降則

言知也物有自然其上多金其下多穀柞柎柎

耕父之神宜神焉莫測也然而常遊清冷之

淵又曰出入有光則是人可見而物可知也安

在其為神與若夫霜降而鐘鳴金氣應也物理

之恒也昌黎子亦曰豐山有鐘感而自鳴蓋自

况也

又東北八百里曰兔林之山其陽多鐵其木多

其草多雞穀其本如雞卵其味酸甘食者利子

入

又東六十里曰皮山多堊多楮其木多松栢

又東六十里曰瑤碧之山其木多梓柎其陰多青

鵲其陽多白金有鳥焉其狀如雉恒食蜚音名曰

黃黃也此更一種鳩鳥非食蛇之鳩也

鳩郭氏以為更一種非食蛇之鳩理為得之然

莊縣山海經

卷五

三五

則何以辨曰以其食蜚

又東四十里曰支離之山濟水出焉南流注于漢

今濟水出鄆縣西有鳥焉其名曰嬰勺其狀如鶴

比山中南入漢赤目赤喙白身其尾若勺似酒其鳴自呼多作牛

多羸羊

又東北五十里曰秩簡音之山其上多松栢机栢

相類似柳皮黃不措子似棟着酒中飲之辟惡氣

又西北一百里曰董理之山其上多松栢多美梓

其餘多丹雘多金其獸多豹虎有鳥焉其狀如鸛

青身白喙白目白尾名曰耕可以禦疫其鳴曰

叫

又東南三十里曰依帖音帖山其上多柎櫃多音

音音有獸焉其狀如犬虎小有甲其名曰鱗音

有鱗音善駛傘音躍自撲也食者不風天風

又東南二十五里曰卽谷之山多美玉多玄豹音

也卽今荆州山多間塵多鱗臭其陽多珉其陰多

青龍

又東南四十里曰雞山其上多美梓多桑其草多

註釋山海經

又東南五十里曰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

清或作帝臺之漿也今河東鮮祿南檀首山上有

類也飲之者不心痛其上有金其下有赭

前既有帝臺之石此又有帝臺之漿是何稱帝

臺之多也夫氣清莫水若以天一之所生也水

能治疾尚矣豈以帝臺之故哉

又東南三十里曰游戲之山多柎櫃穀多玉多音

石

又東南三十五里曰從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竹

從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三足鼈枝尾食

之無蠱疫

又東南三十里曰嬰磴音之山其上多松柏其下

多梓標

又東南三十里曰畢山帝苑之水出焉東北流注

于視其中多水玉多蛟其多瑇瑁之玉

又東南二十里曰樂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彙赤

如丹火其名曰狻見則其國大疫

註釋山海經

又東南二十五里曰葦山視水出焉或曰視宜為

也東南流注于汝水其中多人魚多蛟多頡音

又東四十里曰嬰山其下多青龍其上多金玉

又東三十里曰虎首之山多首柎音柎音柎音

又東二十里曰嬰侯之山其上多封石其下多赤

錫

又東五十里曰大孰之山殺水出焉東北流注于

視水其中多白璽

又東四十里曰卑山其上多桃李苴梓多藥藤今莞豆 狸豆之屬

又東三十里曰倚帝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獸焉其狀如鼠音狗吠 鼠爾雅說鼠有十三種此鼠形所未詳也

白耳白喙名曰狙如見則其國有大兵又東三十里曰鮠音倪山鮠水出于其上潛于其

其中多美瑩其上多金其下多青護又東三十里曰雅山澧音禮水出焉今澧水出南陽東流注

于視水其中多大魚其上多美桑其下多苴多注釋山海經 卷五 芋五

又東五十里曰宣山淪水出焉東南流注于視水其中多蛟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國五丈也其枝四

言枝交其葉大尺餘赤理黃華青拊名曰帝女桑婦女主蠶 故以名桑

此所謂帝女之桑言其為異桑也古之好異有甕繭之說則夫取此而飼其蠶固相當也

又東四十五里曰衡山今衡山在南嶽也 俗謂之响嶽山

上多青護多桑其鳥多鸛鶴

衡山南嶽也郭氏以為在响陽夫名山其鍾

特其取氣多顧豈無良金音吉而但曰多青

多桑多鸛鶴而已乃知重寶之藏宜常人未

辨識悲夫又東四十里曰豐山其上多封石其木多桑多

桃似如桃而方莖 一名桃 鬼桃 一名可以為皮張 治皮腫起此豐山與九鍾知霜而鳴之豐山重名

又東七十里曰姬山其上多美玉其下多金其草多雜穀

此區區小山云耳顧多美玉金豈以衡大嶽而無寶乎

又東三十里曰鮮山其木多檜柎苴其草多蘆其陽多金其陰多鐵有獸焉其狀如膜大赤喙

目白尾見則其邑有火名曰移音移 移即

又東三十里曰章或作章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美草水出焉東流注于澧水其中多脆石

又東二十五里曰大支之山其陽多金其木多注釋 作無草木

既云其木多穀柞而又曰無草木何辭之情也

又東五十里曰區吳之山其木多苴

又東五十里曰聲匈之山其木多穀多玉上多封石

石

又東五十里曰大颯之山上已有此山疑同名其陽多赤金

其陰多砥石

金貴赤曰陽多赤金石賤砥曰陰多砥石夫物

止其所而理得

又東十里曰踵白之山無草木

注釋山海經

又東廿七十里曰歷或作磨石之山其木多荆芭其

陽多黃金其陰多砥石有獸焉其狀如狸而白首

虎爪名曰梁渠見則其國有大兵

又東南一百里曰求山求水出于其上落于其下

中有美楮其木多苴多籊籊籊其陽多金其陰多鐵

凡水出于山必自下以升氣有升降故此曰出

于上潛于下固其徵也

又東二百里曰丑陽之山其上多桐楛有鳥焉其

狀如烏而赤足名曰駮音如八可以禦火

又東二百里曰奧山其上多栢柞榘其陽多璵璠

之玉奧水出焉東流注于泗水

又東三十五里曰服山其木多苴其上多封石其

下多赤錫

又東三百里曰查山其上多嘉榮草多金玉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凡山其木多栢檀榘其草多

香有獸焉其狀如彘黃身白頭白尾名曰聞麟音麟

見則天下大風

凡荆山之首自冀望之山至于凡山凡四十八山

注釋山海經

三千七百三十二里其神狀皆彘身人首其祠毛

用一雄雞拊瘞用一珪精用五種之精禾山帝也

其祠太牢之具羞瘞倒毛為羞反倒用一璧牛無

常堵山玉山豕也皆倒祠羞毛少牢嬰毛吉玉

彘身人首毛用雄雞倒瘞大反制也精用五種

濫豕食也

中次十一經洞庭山之首曰篇邁之山無草木多

黃金

洞庭今蘇州及湖湘皆有之二山未知孰是

又東南五十里曰雲山無草木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今始與郡桂陽縣出坐竹大者圍一尺長四丈又交趾有葉竹實中勁強有毒銳以刺虎亦此類也其上多黃金其下多璆璠之玉

竹傷人其毒篤也虛中負節何用長也

又東南一百三十里曰龜山其木多穀柞桐楮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青雄黃多扶竹扶竹也高節實中用杖也名之扶老

又東七十里曰丙山多篁竹多黃金銅鐵無木

又東南五十里曰風伯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

瘦石未詳文石多鐵其木多柳桤檀楮其東有林焉

名曰莽浮之林多美木鳥獸多美木鳥獸未類分也東林今廬山有東林寺

疑卽此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大夫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青雄黃其木多桑楮其草多竹雞鼓神千兒居

之其狀人身而手操兩蛇常遊于江淵出入有光人身操蛇以遊江淵猶水母必以蝦夫山水中

多異物而理則可推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今長沙巴陵縣潛伏通江離騷曰遺吾道兮洞庭洞庭波其上下多

黃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杻梨橘櫨其草多薺藎

蕪芎藥芎藭蕪芎似蛇林而香也帝之二女居之夫帝之二女

為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

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閭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

傳曰二女死于湘江遂號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亦

似湘死于湘江遂號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亦

人自是二神湘江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宓妃也

湘之為靈與天地並矣安稱謂之堯女且既謂之

堯女又稱謂之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

蒼梧之野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死不從葬義可

知矣即此二妃之靈當不能自免于風波而有沉

淪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禮

五嶽比三公四清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清無秩

降小水而為二女希者之後配靈神祇無錄當復下

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虛

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是常遊于江淵澧沅

之風交瀟湘之淵此言二女遊戲江之淵府則能言其靈響之意也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頭故號

三江之口禮又去之八十里而入江焉淮南

子曰七鈞瀟湘是在九江之間地理志九江今在

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石于操蛇多怪鳥

此所謂洞庭蓋楚地者然既曰二女居之而又曰常遊江淵何為其然也夫堯之女舜之妃也

按禮舜巡狩而崩蒼梧之野三妃未從則此所謂其女居之亦妄矣若夫飄風暴雨怪神怪鳥

蓋江湘靈怪奈何以是而上誣英皇也或曰湘君祠異乎曰祠以舜故疑亦後人為之

又東南一百八十里曰暴山其木多椶櫚荆芭竹

箭筈箭亦篠類中箭見禹貢其上多黃金玉其下多文石

註釋山海經

卷五

甲五

鐵其獸多麋鹿麇就就見廣雅

又東南二百里曰即公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璵璠之玉其木多柳柎檀桑有獸焉其狀如龜而

白身赤首名曰蛻蛻音是可以禦火

又東南一百五十九里曰堯山其陰多黃堊其陽

多黃金其木多荆芭柳槐其草多藟藟菜

又東南一百里曰江浮之山其上多銀砥礪無草

木其獸多豕鹿

又東二百里曰真陵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玉

其木多穀柞柳柎其草多榮草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陽帝之山多美銅其木多

檀柎柎桑也其獸多麋麇

又南九十里曰柴桑之山今在潯陽柴桑縣南共廬山相連也其上

多銀其下多碧多冷石楮其木多柳芭楮桑其獸

多麋鹿多白蛇飛蛇即騰蛇飛而騰者

柴桑郭氏以為今在潯陽廬山相連果爾今九

江府其地也慶嘗僉廉訪事按行其處傳者以

為晉處士陶潛故里云夫潛不以五斗米折腰

註釋山海經

卷五

甲五

清風千古五柳在門家貧不能自給而此以為

其上多銀是淵明里有白金而弗用耶

又東二百三十里曰榮余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

銀其木多柳芭其蟲多怪蛇怪蟲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過之山至于榮余之山凡十

五山二千八百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毛

用一雄雞一牝豚創亦割精用稌凡夫夫之山

即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皆冢也其祠皆肆瘞陳肆

之也陳肆禘用酒毛用少牢嬰毛一吉玉洞庭

樂余山神也其祠皆肆瘞肆竟然後依前理之地祈酒太

祠嬰用圭璧十五五彩惠之惠猶飾也方信也

雄雞牝豚義安取乎堯山陽帝何多豕也

右中經之山志大凡百九十七山二萬一千三百

七十一里大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大

凡六萬四千五十六里

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

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藏蓋其餘小山甚眾不足

記云

此所謂禹曰吾未敢信也何者夏書禹貢凡治

水九年之大較天下之名山大川固自昭昭也

而又自以禹曰紀之寧有是哉是故紀事莫要

于實開來莫大于正正而實禹不待借矣

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十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

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

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

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鍛之所起也能者有餘

拙者不足封于太山禪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

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管子地數云封禪之王七十二家也

右五藏山經五篇大凡一萬五千五百三字

東西者經也其地差長南北者緯也其地差短

可憑也乃若山出銅鐵而不及金玉豈懼其積

競鬪之禍故略之乎觀其戈矛所發云云則其

微意自可想矣若夫封禪秦以後也而曰七十

二家所以戒人主之侈心也又何得失之可分

哉觀封禪之說其不為禹益所撰又一明驗也

矣 山海經釋義卷之五

山海經釋義卷之六

海外南經第六

地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方上下為六合也四海之內照之以

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

所生其物異形或天或壽惟聖人能通其道言自非自

理盡性者則不能原極其情變

宇宙一氣也無內外無遠近無夭壽合而一之

者也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詩小天下莫能

殫言道之合一也此曰唯聖人能通其道九載

允哉

海外自西南厥者謂也至東南厥者謂也

結匈國在其西南其為人結匈前肢出如南山

在其東南自此山來蟲為蛇蛇號為魚以蟲為蛇以蛇為魚

一曰南山在結匈東南比翼鳥在其東其為鳥青

赤似兩鳥比翼一曰在南山東

此所謂南山海外山也夫鳥有比翼如木有連

理氣固有相附而生者

羽民國在其東南其為人長頭身生羽能飛不能

莊子山海經

卷六

四十九

似仙一曰在比翼鳥東南其為人長頰啓筮曰羽

而赤目有神人二八連臂為帝日夜于此野書隱

在羽民東其為小人頰赤肩當脾上盡十六人疑

後人所增

人倮蟲生羽則鳥屬矣夫天地之有晝夜以日

之升沉為度而日有神人二八司夜于此野豈

理哉

畢方鳥在其東青水西其為鳥人面一脚一曰在

二八神東

畢方東方朔諫然既曰畢方在東又曰在二八

神東蓋疑而未決之辭

謹頭國在其南其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謹

其子居南海而祠之畫亦似仙人也一曰在畢方

東或曰謹朱國

畢方鳥也非地也而曰在畢方東蓋亦無據

厭火國在其國南獸身黑色生火出其口中言能

書似彌猴一曰在謹朱東

凡物氣也夫火氣之炎也生火口中其氣炎也

莊子山海經

卷六

四十九

故極南謂之炎荒醫家亦以氣有餘為火

三株樹在厭火北生赤水上其為樹如栢葉皆為

珠一曰其為樹若莖如莖

皆為珠謂其葉生如珠非謂真有所謂珠也

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為人相隨昔堯以天下讓舜

殺之有苗之民叛一曰三毛國

此卽書之所謂窺三苗于三危俗稱三毛誤

戴音秩亦國在其東其為人黃能操弓射蛇大戴

五穀衣服一曰戴國在三毛東



操弓射蛇知人道也黃色中也國在東鄰清也  
賈匈國在其東其為人匈有竅子曰四夷之民  
者有長肢者黃帝之德膏致之異物志曰穿匈一  
之國去兵衣則無自然者蓋似效此賈匈人也  
曰在載國東

保蟲錄亦有穿胸國卽此

交脛國在其東其為人交脛謂脛曲尺相交所  
交頸而行也一日在穿匈東

交脛亦可其性遂也

不死民在其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有負丘山上  
不死民在其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有不死樹食

註釋山海經 卷六

之乃壽亦有赤保飲之不老一日在穿匈國東

物有始終道也生死恒也赤泉不老妄也

岐舌國在其東其人舌皆岐一日在不死民東

民有岐舌道本無言

崑崙墟在其東墟四方墟山下一日在岐舌東爲

墟四方羿與鑿齒戰于壽華之野羿射殺之在崑

崙墟東羿持弓矢鑿齒持質鑿齒亦人也齒如鑿

一日戈

崑崙曰墟遠可知也二人戰野其道乖也

三首國在其東其爲人一身三首一日在鑿齒東

一身三首何可常也陽重以三病累上也

周饒國在其東其爲人短小冠帶其人長三尺穴

一日焦僥國在三首東外傳曰焦僥氏長三尺短

物之不齊物之道也短小冠帶亦可則也

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舊說云

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其人手

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其人手

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其人手

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其人手

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其人手

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其人手

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其人手

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其人手

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其人手

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其人手

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其人手

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其人手

國海若喪考妣無思不哀故絕域殊俗之八聞天子崩各自立坐而祭酸哭泣起土為冢是以所在皆有天子廟此其遺象也

聖人以四海為家其道宏也考之堯葬穀林文墓長安舊矣狄山效冢豈聖人之遺澤哉

一曰湯山一曰爰有熊羆文虎雌豹離本鳴久鳥之屬視肉禱交詳其范林方三百里言林木也

海外湯山湯冢也無弗屆也是故異獸群分范林布野其湯之佳城乎夫遠人而冢聖人

觀王化矣後世漢有天子廟有以哉

註釋山海經 卷六 五十三止

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火神

祝融火帝其道南也獸身人面非神也其魂為變之說乎

山海經釋義卷之六

山海經釋義卷之七

晉 河東郭 璞景純父 著傳

明 王崇慶德徵父 釋義

董漢儒學舒父 校訂

海外西經第七

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者

天下之水莫海為大曰海外極論之耳先發此為紀物張本

註釋山海經 卷七

滅蒙鳥在結匈國北為鳥青赤尾

大運山高三百仞在滅蒙鳥北

海內之山必詳所產海外則否勢也

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儻九代九代馬名麟乘

兩龍雲蓋三層層猶也左手操翳翳也右手操環環也

璽等佩玉璜璜也在大運山北璽也御飛龍登

于天吉明一曰大遺之野大遺也

外者夫夏后啓賢君也能敬承繼禹之道若乃

舞馬于大樂之野將不反禹之遺乎雲蓋兩前不待辯矣

三身國在夏后啓北一首而三身

夏后啓禹之子也人也非地也 曰在夏后啓

北豈夏后啓遊彼而道都彼與其妾昭然矣

一臂國在其北一臂一曰一鼻孔有黃馬虎文一目而一手

一臂一目而一鼻其數奇也黃馬虎文一目一于是故人而匪人獸而匪獸氣數錯也

註釋山海經

奇肱之國在其北其人一臂三日有陰有陽乘文

馬陰在上陽在下有鳥焉兩頭赤黃色在其旁

善為機巧以取百禽能作飛車從風運行湯時得

之于涿州界中即壞之不以示人後十年西風至

復作形大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

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千戚以舞千盾戚斧也

首之 女祭女戚在其北居兩水間戚操魚鉏

屬祭操俎凡鴛鴦鵲鳥其色行黃所經國亡

禰之鳥即今在女祭北鴛鴦鳥人而居山上一曰雅

鳥青鳥黃鳥所集

真尊者帝而曰至此爭神何誕也夫既以帝斷其葬之矣而又能以乳為目以臍為口乎

丈夫國在維鳥北其為人衣冠帶劍殷帝太戊使西王母至此經維不能進食木實衣木皮終身無妻而生二子從形中出其父即死是為丈夫民

丈夫國郭氏以殷帝太戊使王孟採藥從西王

母至此絕糧不能進終身無妻而生二子從形

中出其父即死是為丈夫民嗟乎大戊商賢君也而有採藥之役乎有夫婦而後有父子理也

終身無妻而能生子乎

註釋山海經

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障

其面蔽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

世有不經者謂堯時十日並出羿射其九然則

女丑生而十日炙殺皆此類與

巫咸固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

葆山群巫所從上下也採藥往來

操蛇青赤義取水火理含陰陽天生異物示人

以道或有之矣然而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是以終謂之怪也

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黑

此即所謂兩頭蛇也郭氏以為弩弦蛇豈即

頭蛇與

女子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之有黃池婦人入浴出即懷

娠矣若生男子三歲輒死則一曰居一門中

眾聚為國曰女子國而但曰兩女子居水周之豈其眾女之長乎

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其國在

註釋山海經

窮山在其北不敢西窮畏軒轅之丘言敬畏黃帝

向西而射也在軒轅國北其丘方四蛇相繞繞繞此諸

天之野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皇卵民食之甘露

民飲之所欲自從也言滋味無所不有願百獸

相與群居在四蛇北其人兩手操卵食之兩鳥居

前導之

軒轅名國而又謂之諸天之野何舛也夫黃帝

守國達也古之聖也而曰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又何異於自古皆有死而白不壽者八百歲則其壽者如何也

龍魚靈居在其北狀如狸或曰龍魚一曰鯢音即

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九城一曰鯢魚在天野北

其為魚也如鯉

既曰龍魚吾謂其不宜舍水而陵也既曰狀如

狸而又曰鯢曰鯢曰鯢何哉况曰神聖乘之以行九野乎

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被髮言其人有乘黃其

註釋山海經

狀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周書曰白民

上有兩角即飛黃也淮南子曰天下有道飛黃伏皂

乘狐被髮而壽蓋方家誇大之辭拒而勿聽可也

肅慎之國在白民北有樹名曰雄或作常先入代

帝於此取之其俗無衣服中國有聖帝代

雄常之木皮可衣中國有聖其效也郭氏或有

據矣

長股之國在雄常北被髮國在赤水東也長臂人

以類推之則此人脚週三丈矣黃帝時至一曰長  
或曰長脚人常負長臂人入海中捕魚也

西方壽收左耳有蛇乘兩龍金神也人面虎爪

南祝融西屏收庶幾金火各適居耳蛇乘龍

終不免異嗟乎景純信物而不信坐君子是以  
知其擇術之未審也

山海經釋義卷之七終

海外北經第八

無脊音啓或之國在長股東為人無脊音肥腸也

食土無男女死仲埋之其心行其穴穴處  
不朽死百世歲乃復更生

無脊郭氏以為肥腸又曰其人穴始食上無男

女死則埋之乃復更生嗟乎無男女而其類能

勿乏乎死且復生自生民以來未之嘗聞而謂

無脊之民有是乎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燭龍也視爲晝瞑爲夜

吹爲冬呼爲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爲風息氣身長

千里在無脊之東其爲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

日升晝日沉夜莫可易也而曰視爲晝瞑爲夜

乎凡氣之升降乃道之屈伸也故氣升則爲春

爲夏及與降則爲秋爲冬而曰吹爲冬呼爲夏

乎夫既以其身長千里而又以爲居鍾山下無

乃不倫其手

一目國在其東一目中其面而居一曰有手足

凡物之反戾異常乃其感于氣而成此所謂一

目國是也然聖人知有中和而已故中和致則

位育易所謂範圍而曲成也

利國在一目東爲人一手一足反膝曲是居上

手足備而成人今若此柔利雖字其爲國矣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州者九音以食于九山

相柳之所抵厥

爲澤路

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厭之三仞

三沮極寒之而三沮乃以為眾帝之臺言地

唯可積上在崑崙之北此崑崙山柔利之東相柳

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臺臺

在其東臺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衝南方衝南

相柳若是怪與既九首而食九山又人面而蛇

身以青果有是也禹殺之宜也其或妄也眾帝

之臺何為築也

深目國在其東為人舉一手一目一作在共工臺

東無腸之國在深目東一作其為人長而無腸

有形無腸元氣麗也

聶耳之國在無腸國東使兩文虎為人兩手聶其

耳言耳長形則以縣居海水中及水所出

奇物言其異兩虎在其東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言及日子渴欲得飲飲于河

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

為鄧林夸父者蓋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傾

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此以一體為萬殊存

夸父逐日猶精衛填海喻人之不自量可也而

以為誠有是則誤矣

博父國在聶耳東其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

黃蛇鄧林在其東二樹水一曰博父禹所積石之

山在其東河水所入河出崑崙而潛行地下至葱

兩手操蛇握化機也木青土黃其象著也故觀

物必以理形未矣

拘纓之國在其東一手把纓言其人常以一手持

纓一曰利纓之國尋木長千里在拘纓南生河上

西北跂踵國在拘纓東其為人大兩足亦大其人

人大則其足有不俟論矣

歐絲之野在大踵一女子跪據樹歐絲

三桑無枝在歐絲東其水長百刃無枝言皆

據樹歐絲登蠶也三桑無枝女工寒也問西陵

氏知益手也

范林方三百里在三秦東州環其下洲水可居

務偶之山帝顓頊葬于陽顓頊為高陽冢今在陽城

九嬪葬于陰嬪一曰爰有能羅文虎

離朱鳩久視肉

顓頊繼遷帝丘今吾澶東郭也郭氏以為廣陽

里中豈卽是乎自離朱而下皆異獸或以為殉

葬之具或以為刺修

平丘在三秦東爰有遺玉遺玉青鳥視肉楊柳甘

祖具樹枝執皆赤黃華白藜里實曰甘華亦赤杖

百果所生在兩山夾上谷二大丘居中名曰平丘

海外百果將焉用之

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名曰駒騶音陶塗有獸焉

其名曰駮狀如白馬鋸牙食虎豹周書曰義渠

有素獸焉狀如馬名曰登登音登

篇以海外又曰海內將合內外而一之與夫珍

禽奇獸不育于國召公所以戒武王也登登

羅果安用邪

北方禺疆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字玄何

禺疆玄冥水神也珥踐青蛇水生木也其自然

之氣乎

山海經釋義卷之八

山海經釋義卷之九

海外東經第九

海外自東南限至東北限者

立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柳甘組甘華

百果所生在東海兩山夾丘山有樹木一曰嗟丘

一曰百果所在在堯葬東

既曰楊柳甘祖不當又言有樹木

大人國在其北為人大坐而削船一曰在懸丘北

在其北在懸丘北也坐而削船言其大也

奢比之尸在其北亦神名也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鬃

珥以蛇貫耳也一曰肝榆之尸在大人北

夫青蛇以象木也類也既曰奢北而又曰肝榆

肝亦木屬

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

人好譟不爭有薰或作華草朝生夕死一曰在肝

榆之尸北

衣冠帶劍者飾也讓而不爭德也夫氣始東方

海外有此天地使然也可以中夏而不如夷乎

註釋山海經垂音在其北各有兩首蛇也一曰在君子國北

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在垂東北兩水間

其為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大荒東經

不測者神也有形者獸也此既以神為天吳而

又曰其為獸是兩其辭也然則天吳當為水神

惟不論矣

前音在其北其人食五其狐四足九尾一曰在

朝陽北及三壽得一狐九尾即此類也

青丘出九尾狐蓋常也亦足書乎然有德則祥

應不然則否

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豎亥傳

九千八百步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持青丘北一

日禹令豎亥一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詩合

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

此所謂帝或當為禹天豈有命豎亥步地之理

黑齒國在其北東夷傳曰倭國東四十餘里有

可至也黑物志云西國東南有黑齒國船行一年

者來齒亦以放此人為入黑食稻吹蛇一赤一青

註釋山海經在其傍一曰在豎亥北為人黑手食稻使

蛇其一蛇赤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

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

枝一日居上枝莊周云昔者十日並出草木焦

其九日月中鳥盡死莊周云昔者十日並出草木焦

之及解竹書曰胤甲即位居西河有妖華十日並

曲明此自然之異有自來矣傳曰天有十日日

數十日云九日居上枝莊周云昔者十日並出草木焦

一日方至一日方出莊周云昔者十日並出草木焦

弟送其雲賦仰天控弦而九日蒼暈也莊周云昔者十日並出草木焦

可以致其雲賦仰天控弦而九日蒼暈也莊周云昔者十日並出草木焦



妻在其北兩湖謂其為人黑兩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一日在十日北為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龜

東日所由出考之虞書堯命羲和湯谷當為暘谷若乃十日之說吾恐其舛也夫陰陽必相須有十日必有十月則其數二十矣而有是理與况奇偶陰陽之正也陽而數十是偶也非奇也而有是理與

玄股之國在其北謂以下畫黑版云其為人衣魚以魚皮為衣也

食龜龜木也使兩鳥夾之一曰在雨師姜北陰陽氣也氣蒸而雨常也而有雨師乎雨師可也而有妾乎

毛民之國在其北為人身生毛今去臨海郡東海二千里有毛人

大海州島上為人短小而體蓋有毛如俗能火無衣服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馬都尉內遷在海邊得一船上男女四人伏皆如此言謂不遠過詩述相府木至道死唯有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出入中并漸曉人語自說其所是毛一曰在玄股北民也大荒經云毛民食黍者是矣

郭氏以毛人在大海洲島面體盡有毛如猪穴居無衣服審若是則亦山海異而可為國哉

勞民國在其北其為人黑有果羊鬣也或曰教民一日在毛民北為人面目手足盡黑

五方風氣既殊則物感而異其形色無怪也慶嘗僉廉訪于江西見中官所蓄一人色甚黑蓋亦得之外國由今觀之勞民之國有之矣

東方勾芒鳥身人面乘兩龍水龍也方面素服墨德上亦使勾芒使之壽十九年

勾芒木神今迎春立芒神有據也然芒神類人而俊秀此曰鳥身人面異乎吾所聞矣

山海經釋義卷之十 海內南經第十

海內東南陬以西者從南頭起之也郭氏所謂從南頭起之也雖然以道論當合內外以勢論先內而後外然則既海外而又海內是由外而內乎

甌居海中今臨海司寧縣即東甌府岐海中地閩在海中其西北山

閩越即西越今延安一日閩中山在海中

三天子鄞山在閩西海北今在新安歙縣東今開之三至山中江出其巖



黃蛇言率之皮刺如人其葉如羅如續其實如藥  
藥木名或作卯或作麻黃其木若藎藎亦木其名  
本亦枝青葉生雲雨山建木青葉紫莖黑花煎  
日建木在窠窠西弱水上實其下聲無響立無形

窠窠郭氏以為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復化為  
此物嗟乎窠窠既殺而又化有是理否凡書中  
稱化大率出于佛氏如所謂如來法身報身及  
化身云者後世理學湮塞宜邪說之熾

氏音觸抵人國在建木西其為人面而魚身無  
足盡胸以上人  
氏人果有之當亦在異物之列而以為國是進  
之也

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  
今南方辨蛇吞鹿鹿已爛自絞于樹腹中骨皆穿  
鱗甲間出此其類也楚詞曰有蛇吞象豈大何如  
說者云其為蛇青黃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  
長千尋

西  
巴蛇吞象恐亦傷者之過至謂君子服之無心  
腹之疾尤為近誣 豈有食之三歲而後出骨

若則鯨魚千里非與曰海有大魚山有大蛇而  
也然未必若傳者之過

旄馬其狀如馬四節有毛旄天子傳所謂毫在巴  
蛇西北高山南

匈奴一曰開題之國列人之國並在西北三國並  
北西

匈奴今北狄虜人曰並在西北總論三國皆西  
北與

山海經釋義卷之十

山海經釋義卷之十一

海內西經第十一

海內西南陬以北者

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窠窠帝乃梏之疏屬

之山梏猶繫梏其右足梏械反縛兩手與髮并髮

之繫之山上木在開題西北漢宣帝使人上郡

按此言對之宜布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

論者多以理測物象與氣出于不然不可以靈怪

推不可近數探矣類時有人發故周王家者

獨女子等死不在數日時有氣數月而能歸狀

許人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恒在左右十餘年太后崩此女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即此類也

貳負殺窳窳恐終屬荒唐夫福善禍淫天之道

也各以類應非上帝自為而臨之也及縛極足

之說吾終疑焉

大澤方百里群鳥所生及所解百鳥於此生在鴈

門北鴈門山鴈出其間在高柳北

今晉地代州有鴈門關豈即是乎

后稷之葬山水環之在廣都在氏國西

觀后稷之葬山水環之所謂西望大澤后稷所

注釋山海經

濬無論矣

流黃鄧氏之國中方三百里有金四方金中

有山在后稷葬西

流沙出中山西行又南行崑崙之墟西南入海黑

水之山今西海居流沙者形如月望五日也

東胡在大澤東

夷人在東胡東

貊國在漢水東北今扶餘國解漢而故地在長

皮大珠如地近于燕滅之

凡四夷總而論之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北所

謂東胡又曰夷人恐指大澤之東北

孟鳥亦鳥名也在貊國東北其鳥文赤黃青東鄉

孟鳥上無所因而獨當紀事之一意其群聚若

大國與

海內崑崙之墟言海內者謂海在西北帝之下都

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皆謂其地廣輪之

千五百餘里上石髓泉華池六萬高上有木禾長

五尋大五圍木禾谷類也生黑水之面有九井以

玉為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

在在八隅之巖在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

之巖言非仁人反有才藝如羿者不能得登此山

道也羿一或作登

此郭氏所謂海內崑崙海外崑崙者也吾疑其

重出恐非有二崑崙也

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厥火

東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

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禹治水復决

出之故云



開明南有樹鳥六首蛟蛟以蛇四蝮蛇蝮蛇雌豹鳥鳥被  
樹木名於表池樹木言列樹以表誦鳥鳥名形鶴音翁鵬也穆天子傳視肉音翁鵬也穆天子傳

山海經釋義卷之十一

山海經釋義卷之十二

海內北經第十二

海內西北限以東者

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杯或作措而東向立一日處

山西王母栴凡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

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墟北有人曰大行

伯把戈其東有封國女蓋狐殺戎王高辛以美

會稽東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或曰之尸

失行伯東

青鳥為王母取食重山郭氏又謂有三足鳥主  
給使恐亦無據

大封國曰大戎國狀如犬黃帝之後十明生白犬

國也有一女子方跪進杯食有文馬編身

如縮朱鬣目若黃金名曰吉量一作乘之壽千歲

周書曰大戎文馬赤鬣白身名黃金名曰吉量

之乘戎王時獻之大輅曰文身赤鬣白身名黃金名曰吉量

若雅名曰維斯之乘大傳曰駁身朱鬣白身名黃金名曰吉量

小錯其實一物耳今謂舉之以廣異聞也

此所謂大戎即書所謂殺幽王者

鬼國在貳負之尸北為物人面而一目一日貳負

神在其東為物人面蛇身

國以鬼名將無妄與故載鬼一車者妄也雖然

鬼之為辭二以其為陰之靈與則彼固顯然物

也謂其反而歸與則人面蛇身固在也故鬼國

之稱妄也或曰易稱後鬼方即此

凡獸之相食視朔望以為準朔以後食首望以

後食下體今猫之食鼠亦然此狗大食人從首

豈其又異者與

窮奇狀如虎有翼毛如食人從首始所食被髮在

蝮大北一曰從尾

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二臺臺四方

在崑崙東北此蓋天子巡狩所經過夷狄慕聖人

斷也一本云所設相柳地腥臊不可壓五谷以為眾帝之臺

丹朱未嘗為帝安得稱帝丹朱臺

大蠶其狀如蠶朱蛾其狀如蛾蠶蛆也焚詞曰

家謂

注釋山海經

卷十一

五

窮其為人虎文腦有脊言腦有在窮奇東一曰

狀如人崑崙虛比所有此同上

聞者非人面而獸身青色

據比一云之尸其為人折頸被髮無一手

既以為尸而又曰人是其辭自乖義不待闢矣

若夫異狀則或有之

環拘其為人獸首人身一曰蝮狀如狗黃色

疎即卷其為物人身黑首從目

我變為人人首三角

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于身名曰

騶吾乘之日行千里六韜云紂囚文王聞天之徒

六悅乃釋之則書曰文林首耳首耳若虎尾

此以二紀異物異人也其書法頗類裸蟲錄

崑崙虛南所有汜林方三百里

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焉冰夷馬夷也

得道以濟大川即河伯也穆天子傳所謂

河伯無夷者竹書作馮夷字或作冰也冰夷人

面乘兩龍畫四面各乘一龍一曰忠極之淵陽汙之山

注釋山海經

卷十一

五

王子夜之尸兩手兩股胸首齒皆斷異處此蓋形

連貌非而氣合

郭氏以為形解而神連貌乖而氣合然則千夜

之尸怪乎曰氣聚則生而為物散則遊而為變

豈有四體異處而可為物者乎異哉景純

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解二女字也以慶河大

澤澤河邊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言二女神

者方一曰登北氏

宵明燭光蓋登比氏所生者之字非有異義也





沙居疎音月交之國月交國多研美果有人羊如蠶尾即蠶乎也小月交

大夏至月支皆國之在流沙外者然地里荒遠得其境土不可居得其人民不可用為國者無事遠畧焉

西胡白玉山在大夏東蒼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崑崙墟東南崑崙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

崑崙墟以其餘地而言崑崙山方指其本山而

崑崙墟以其餘地而言崑崙山方指其本山而

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在吳西今吳

此即夏書雷夏既澤夫雷澤之有靈物固川澤

之恒也而以爲鼓其腹則雷是未免臆說矣凡

然雷行于天皆神鼓其腹邪

邠州在海中一曰邠州今在東海胸際東世傳此

慶觀地圖見海中列國如日本琉球皆海中國

也今廣之瓊州吳之崇明皆在海中所謂澤國

琅邪臺在渤海間琅邪之東今琅邪在海邊有山

韓鴈在海中都州南

始鳩國名或曰在海中韓鴈南

郭氏既以始鳩為國名又以為鳥名何其持兩

端也夫據文會理上皆書列國豈至此獨以一

烏參乎當以國為是

會稽山在大楚南岷二江首

大江出汶山今江出汶山都升遷縣岷山東南經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共東按地理志浙江出於

江水一也自北而出曰北江自南而出曰南江

此曰浙江今杭州謂其曰三天子都蓋指禹

會諸侯于會稽及高宗南渡臨安云耳要亦

侈大之辭

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彭澤今彭澤縣也一

曰天子鄣

淮水出餘山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入海淮浦北

今淮水出義陽平氏縣桐柏山山東北經汝南汝

陰淮南誰國下邳至廣陵縣入海朝陽縣今屬新

野

此以上著江水淮水之所自出餘放此

湘水出舜葬東南阪西環之環繞也今湘水出雲

江入洞庭下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

水底云無所不一曰東南西澤通流為地脈

漢水出鮒魚之山鮒魚山在武都涇縣東狼谷經

陸縣入江別為沔水又為滄浪至江夏安帝額項葬

于陽九嬪葬于陰四蛇衛之言有四蛇

吾澶舊志以鮒魚山附帝丘蓋泥顛項之有家

一于郡故噫世之訛傳者多矣不有君子其何所

極

漆水出漢陽西入江蕪陽西漢陽縣屬未從

溫水出崆峒山在臨汾南入河華陽北今溫水在

縣水常溫也臨

溫水郭氏以為在京兆水常溫然溫水疑卽溫

泉

新水出少室少室山在雍氏南入淮西鄂北今鄂

河南陽城縣乾山東南經潁川汝陰至一曰緱音

氏縣屬

汝水出天息山在梁勉鄉西南入淮極西北今汝

南陽魯陽縣大孟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

日淮在期思北期思縣屬

澧水出長城北山在郗郗音長垣北皆縣北入

渭水出安定朝那縣所并頭山東南

新豐

渭水出鳥鼠同穴山東注河入華陰北鳥鼠同穴

西首陽縣渭水出其東經南安天水

鳥鼠同穴亦物之異種同處一穴相馴而不相食

耳郭以馬山在隴西

白水出蜀而東南注江色微白濁今在梓潼白水縣錄從臨洮之西西傾山

平至漢壽縣入滄入江州城下江州縣

沅水出山家郡錫城西家郡今曰南也錫城縣今屬武陵入東注

江入下鳥西下鳥縣今屬長沙音昨究反合洞庭中水經曰沅水出牂牁

東過臨沅縣南又東至長沙下鳥縣

潯水出嶺都東山嶺南野縣西北東北注江入彭

澤西泗水出吳東北而南西南過湖陵西而東南

注東海入淮陰北平今泗水出魯國下縣西南至平胡陸縣東南經沛國彭城

注釋山海經卷十三

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入須陵東南

肄水出臨晉西南而東南注海入番禺西番禺南海越之城

潢水出桂陽西北山東南注肄水入欽浦西

洛水出洛陽西北山東北注河入成旱之西書云導洛水經洛水出上洛冢嶺山東北經弘農

汾水出上流北而西南注河入皮氏南今太厚晉屬故汾陽縣東南經晉陽西南經西河

注釋山海經卷十三

沁水出并陘山東東南注河入懷東南內河

濟水出共泰山南東丘絕鉅鹿澤絕猶截度也鉅鹿今在河北

上渤海入齊琅槐東北今濟水自滄陰北東至高平

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今明石也諸水所出又與水經違錯以爲凡山川或有同名而異實或同實而異名或一實而數名似是非而非是且歷代久遠古今受易語有楚夏名號不同未得

澧水出衛阜東出塞外衛阜西玄苑高句驪縣有澧山小澧水所出西河注大澧

東南注渤海入潦陽潦陽縣屬遼東

注釋山海經卷十三

庫池水出晉陽城南而西至陽曲北而東注渤海

也晉陽陽曲縣皆屬太原入越章武北

漳水出山陽東東注渤海入章武南新城市陰縣

自湘漢濛汝洛濟潦漳皆紀水之發源及其歸

宿夫充塞無間者氣也知氣之無間則知水之

無間矣凡水成地中則渾然一物及其發于山

上則隨地而名要之非有二也然則大子川上

之數孟子觀水之喻有以夫

南海經釋義卷之十三

山海經釋義卷之十四

晉 河東郭 璞景純父 著傳

明 澶淵 王崇慶德徵父 釋義

董漢儒學舒父 校訂

大荒東經第十四

東海之外大壑 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 少昊

之國 少昊金天氏 少昊孺帝顓頊于此 未詳 棄其

琴瑟 言其整中 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淵 水積則成

海內海外即大荒在矣而又列大荒與故知大

荒寓言也故寓言當以意而會也即如少昊在

上古都我中夏非海外也而何嘗生帝顓頊於

是夫琴瑟樂之雅也正人之况也甘水甘淵皆

之反也小人之情也故君子不可不近也是琴

棄其琴瑟

大荒東南隅有山名皮母地丘

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

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 晉永嘉二年有鸞鳥集于

民司虎張得之木矢貫之鐵其長六尺又華州

箭計之其射者人身諸長一丈五六尺也

別駕高會語云倭國人嘗行遺風沃度大海外

一國人皆長丈餘形狀似胡蓋是長翟別種

符從此國來也外傳曰焦侯人長三尺短之至也

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按河圖玉版曰從崑崙

以死從崑崙以東得大奈人長三十丈皆衣此

上萬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梁傳曰長身

九畝下其頭眉見於軀即長一丈人也秦

虎臨光身長五丈脚跡六尺準斯以言則此大人

得長短大可

得限度也

註釋山海經

聞之日出扶桑而乃曰有山大言日月所出

信哉其為大言矣後世造荒唐以為寓言如莊

列固其尤也其斯之謂哉

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 亦山名形狀如堂室

作市 有一大人踐其上張其兩耳 踐或作後皆古時字

莊子曰踐于會稽也 既謂之市而又曰堂然則市道行國無政矣且

謂踐其上張其兩耳夫小人而據高位方且肆

其私察以為毒尚足以為治乎

有小人國名靖人詩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十治謂此小人也

小人靖人也其刺惡者婉矣形之小大而論非

旨也若夫以神為人而獸身蓋亦傷之也

有滴音山楊水出焉

五藏以上論山水多源委大荒以下論山水多

托喻故滴山楊水之出當有刺意

有為國黍食言此國中惟使四鳥虎豹熊羆

使鳥非道也鳥而四且繼之虎豹熊羆用非其

人又失其實也不可以為國矣不然國有食黍

而用禽獸者與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虛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國

帝俊生中容俊亦舜字假借音也中容人食獸木實此國中自赤木

玄木其華實葉見呂氏春秋使四鳥豹虎熊羆

此謂大荒有山名合虎正類後世所謂子虛鳥

有耳矣不然日月有幾說於大言乃又於合虛

出乎故觀日月所出而政出多門之戒至矣

有東口之山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亦使虎豹好

大荒而有君子之國豈天地之秉彝貫六合與

觀曰其人衣冠帶劍謂貌君子而心小人常欲

中傷人耳不然衣冠帶劍吾恐其不在大荒也

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司幽生思

士不妻思女不夫言其人首思感而氣通無配合

許子不運而感風化之類也食黍食獸是使四鳥有大阿之山

者

司幽言暗也帝俊生晏龍以下其辭不合於道

疑若有感而激矣食黍實鼠也食獸實獸也使

四鳥用禽也大阿之山勢莫可拔也不然大荒

安有稱帝者然又曰不妻不夫亦恐言其失合

配云耳

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

至是則日月所出之地凡二矣故聰明必有所

寄而後天下之政出可一

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白民銷姓

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又有乘黃歌乘之以效畜考也

白民之國而有帝俊司幽之國而有帝俊中容

之國而有帝俊何帝俊之多也萬一誠有是則所謂帝堯之稱鳥獸之使恐亦不可不辯正而力革也况言出無稽本無是哉

有青丘之國有狐九尾大平則出而為瑞也有柔僕民是維

羸土之國羸猶沃也有黑齒之國漆也如帝俊生黑齒

聖人神化無方故其後世所降育多有殊類異狀之人諸言生者多謂其苗裔未必是親所產

姓黍食使四鳥有夏州之國有盖余之國有神人

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吳伯木

天吳重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東極離瞿三山日

月所出名曰折丹神東方曰折來風曰俊未詳

來風所處東極以出入風言此人能節宣

至是則日月所出者凡四地且末以出入風繼

之其為托與何疑郭氏以為此人能節宣風氣

時其出入其無乃信物而不信理之徵與

東海之渚中渚有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以蛇踐

兩黃蛇名曰禺獠黃帝生禺獠禺獠生禺京即禺

禺京處北海禺獠處東海是惟海神而為神也

夫海天下之水皆歸焉謂海靈而有神誠有之而以為黃帝生禺獠則亦可以辭外而會矣然則有政者防閑不密以致繼托之未良是用權

日以移號今日以多途可懼也哉

有招搖山融水出焉有國曰玄股自解以黍食使

四鳥有困民國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

方食其頭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河伯僕牛皆

也見汲有易殺王亥取僕牛竹書曰殷王于亥賓

之君紉臣殺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師河念有

易有易潛出為國于獸方食之名曰搖民言有易

何友善王甲微殺之賢王假師以義使罪故河伯

不得助成之暨而哀念有易使得潛化而出化

為搖帝舜生戲戲生搖民海內有兩人此乃有易

名曰女丑即女丑之其言其變化無常也然則一

觸感而寄迹矣范益女丑有大蟹廣于

自古惟有一舜此曰帝舜生戲戲生搖民我蓋

未之前聞也至若海內兩人之說女丑大蟹之

論則又有微意在泥文而未夫之遠矣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藤搖顛巖上有扶木柱三百

里其葉如芥柱猶起高也有谷曰温源谷温源

湯谷上有扶木扶桑在上一日方至一日方出言交代也

皆載于鳥中有三足鳥有神人面大耳獸身珥兩青蛇

名曰奢比尸有五彩之鳥相狎棄沙未開沙義惟帝俊

下友亦未開也帝下兩壇彩鳥是司言山下有舜二壇五彩鳥主之

湯谷重出扶木即扶桑但謂一日方至一日方

出似言天有二日矣信然則民有二王也哉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猗天蘇門日月所生有壘音

民之國有恭音山又有搖山有禮音又有門

戶山又有盛山又有待山有五彩之鳥

猗天至門戶諸山恐大荒未有也狀權門而刺

小人姦矣後世太山水山皆此意與

東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有中容

之國東北海外又有三青馬三騅馬蒼白雜毛為騅甘華

爰有遺玉三青鳥三騅視肉黍肉有限甘華甘祖百穀

所在言自生也

至是則日月所出凡五地矣有國者尚攬權而

自強也哉若乃中容而又繼之曰中容豈天下

之道必以中庸為至而苟且姑息終非所以為

中乎

有女和月母之國有人名曰臯音北方曰臯來之

風曰狻音狻亦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

間出沒司其短長言臯主察日月出入不合

女和月母之國疑亦刺淫之辭謂止日月使無

相間夫日月之行蓋自然之運何俟人力君子

據理以照可也

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南壘

殺蚩尤與夸父音不得復上處龍

地故下數旱上無復作雨者故也早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

雨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冥非人所能為者

考之應龍龍之壽者然曰殺蚩尤夸父則無

夫蚩尤黃帝所殺若夫夸父逐日化為野林又

不當重出為應龍所殺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借使為龍狀而得雨則是為虎者亦可致風矣

乎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





有巫山者西有黃鳥帝藥八齋天帝神仙黃鳥於

巫山司此玄蛇言主之也

黃鳥司蛇正黨邪也帝藥在山上移柄也南荒

而以玄論水在火上也小人其既濟矣乎

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有人三身帝俊

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後裔姚姓黍食使四鳥

姓也屬猶有淵四方四閭皆達言淵四角北屬黑水南

屬大荒屬猶北旁名曰少和之淵南旁名曰從淵

舜之所浴也言舜嘗在此

註釋山海經

卷十五

七

帝俊說者以為舜夫舜妻娥皇而生三身之國

未之聞也而郭氏方以舜為姚姓解之其舛說

甚矣况曰從淵為舜所浴哉

又有成山甘水窮焉甘水出甘山有季禹之國

項之子食黍言此國人有羽民之國其民皆生

毛羽有卵民之國其民皆生卵即卵

萬物之生也有形化有氣化夫民形化也故有

夫婦而後有父子夫鳥氣化也故卵生孰謂大

荒而有卵民之國哉至以季禹之國為顛項之

子當必有指而以為誠然則吾未敢爾也

大荒之中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黑水出崑崙山又有黃

山汜水出焉又有言山又有登備之山即登葆山

上下有怒怒音如券之山又有蒲山澧音水出焉

又有隗山其西有丹其東有王又南有山漂水出

焉有尾山有翠山言此山有翠鳥也

自不姜之山至翠山恐大荒未有也夫小人而

怙勢屹立牢不可拔是亦山而已矣况其多乎

斯人有感而婉可悲也已

註釋山海經

卷十五

七

有盈民之國於姓黍食又有八方食木葉

盈民飽民而滿其欲者也夫飽民而滿其欲愚

莫大焉其斯以為愚乎凡士之不能報國愛民

皆所謂竊祿也去鼠竊幾何哉黍食之嘆宜矣

有不死之國阿姓甘木是甘木即不死

自古皆有死而有不死之國乎夫以國而不死

則是肆欲而無復忌憚矣自以為是而阿順矣

甘言若醴不復入矣其斯阿性食甘之說乎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土塗南極果北不成去瘞果

之原水計

去瘞者去志也去志不果知進而不知退也亢

龍斯有悔矣故以南極申焉南極上九之况也

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兩青蛇踐兩赤蛇曰不廷

胡余神名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風口

乎民亦有處南極以出入風

有神人面宜常也理蛇踐蛇反常道矣若乃不

廷胡余似不可理解郭氏以為神名是真以為

神矣况既曰有神而又曰有神無乃辭繁甚乎

註釋山海經 卷十五 世

有襄山又有重陰之山有人食獸曰季釐帝俊生

季釐故曰季釐之國有緝淵少昊生倍伐倍伐降

處緝淵有水四方名曰俊壇木狀似土壇

重陰幽暗甚也有人食獸實獸也皆所以刺匪

人也夫始以帝俊而生三身之國此又曰帝俊

生季釐舜何生子若是眾乎故知刺匪人也

有載民之國為人帝舜生無淫降載處是謂巫載

民巫載民盼姓食穀不績不經服也言自然不稼

不稽食也言五穀自生也種爰有歌舞之鳥鸞鳥

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羽獸相羣爰處百穀所聚

凡所謂舜蓋借舜發意大率刺淫讒亂之辭今

不可強而考也觀其盼姓之云則分人之姓也

食穀實孤也非其黨也非其黨故曰不服不然

既曰食穀而又曰不食稽乎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擊

齒羿殺之射殺

羿殺鑿齒恐重出

有城山者有城民之國桑姓食黍射城是食城音

註釋山海經 卷十五 世

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楓

木楓木蚩尤所棄其桎梏蚩尤為黃帝所殺

是為楓木音樹有人方齒虎尾名曰祖

相狀之尸

有小人皆長名曰焦僂之國幾往嘉穀是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塗塗之山青水窮焉青水

有雲雨之山有象名曰鵲禹攻雲雨其體水

赤石焉生樂言山有精靈復變生黃木赤枝青

羣帝焉取藥言樹花實

有國曰顓頊生伯服食黍有鮀音如橋姓之國有

茗山又有宗山又有姓山又有壑山又有陳州山

又有東州山又有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淵泉

吾之師所浴也昆吾古王者號音義曰昆吾山名

辨有人名曰張弘在海捕魚海中有張弘之國

或曰即奇或曰即奇食魚使四鳥有人焉鳥喙有翼方捕魚

於海於海

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頭鯨妻士敬士敬子曰炎

融生驩頭驩頭人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

行翅不可以飛倚維宜芭芭音穆楊是食音子

所宜云其種穆祀黑黍皆禾有驩頭之國

類也昔黑黍今字作赫游起

帝堯帝嚳帝舜葬于岳山山即秋爰有文貝離俞鳩

久鷹賈延維視肉熊羆虎豹朱木赤枝青華玄實

有甲山者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臺高山海水入焉

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

羲和方日浴于甘淵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

也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

陽谷故堯因此而一羲和之官以上四時其後世

遂為此國作日月之樂而掌之沐浴運轉之于世

淵也所謂世不入淵谷義和者帝俊之妻生十

日言生十各以日名

有蓋猶之山者其上有崑祖枝幹皆赤黃葉白華

黑實東又有甘華枝幹皆赤黃葉有青馬有赤馬

名曰三騏有視肉有小人名曰菌音如朝人有肉

類之山爰有遺玉青馬三騏視肉甘華百穀所春

註釋山海經 卷十五

子 245-446

山海經釋義卷之十六

晉 河東郭 璞景純父 著傳

明 澶淵 王崇慶德徵父 釋義

董漢儒學舒父 校訂

大荒西經第十六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負

子淮南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維絕故今此山缺壞不周師也

有兩黃獸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濕山水

註釋山海經 卷十六

東有暮山有禹攻共工國山言攻其國殺其臣相柳于此山啓筮口共

工人面蛇身朱髮也

不周山之說蓋好事者為之不然山若彼其崇

也人首幾何乃致山之缺與借使山之缺也乃

致天柱之折地維之壞與况上古豈有爭也

有國名曰淑士顓頊之子言亦出自高陽氏也有神十人名

曰女媧之腸或作女媧之腹化為神處蒙廣之野女媧在

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橫道而處道也有人

變其腹化為神粟廣野名橫道而處道也

名曰石夷來或作風曰韋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

長短言然日月有五形之鳥有冠名曰狂鳥

此鳥即有大澤之長山有白民之國

顓頊之國始高陽而繼帝立此曰有國名淑士

顓頊之子上古豈即分封如後世哉至曰有神

十人名女媧之腸橫道而處夫神陽也女媧既

亡斯陰矣陰則何以化為神也豈借此憤疾濁

亂如呂武云乎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東有長脰之國脚長有西周

之國姬姓食穀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

註釋山海經 卷十六

俊宜為嘗嘗第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台爾生叔

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有赤國妻

氏有雙山

后稷周始祖而曰帝俊生后稷且周至武王而

有天下則后稷之父安得稱帝不然追王者太

王王季已矣帝俊之名何為出也况帝俊屢見

或以為舜或以為后稷父何言之舛也况叔均

既以為商均而又曰后稷弟所生乎

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樹名曰暉

格之松名木日月所出入也

日東月西自然之理日則東出而西入月蓋借

日為光而曰西海之外日月所出入何與雖然

彼有所取也山上有樹乘高也日月出入專權

也然則有國者當奈何謂健中正無使政出多

門已矣

西北海之外亦水之西有先民之國食穀使四鳥

有北狄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有芒

山有桂山有嵯山此山多桂及嵯其上有入號曰

注釋山海經

卷十六

十九

太子長琴頤頤生老童世本云頤頤娶丁厥墳老

童生祝融即童黎也高辛氏祝融生太子長琴是

處搖山始作樂風則樂風曲也有五彩鳥三名一曰皇

鳥一曰鸞鳥一曰鳳鳥有蟲狀如菟胸以後者稜

不見言皮色青故不青如後狀狀又似後

民有古今以世有先後而曰海外有先民悖也

其謂有北狄國非妄而以為黃帝之孫又可疑

焉孰謂黃帝之後而為夷狄乎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

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

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群巫上下此

此十巫者一真而九誣夫以巫咸商賢臣也而

雜于九巫不亦誣哉

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皆群大有沃之國言其

沃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

其所欲其味盡存此無所不備爰有甘華甘柎

白柳視肉三騶璇瑰瑤碧璇瑰亦玉名穆天

琅玕樹色正白今南方白丹青丹又有黑丹也

注釋山海經

卷十七

二十

者德至山陵而黑丹出然則丹者多銀鐵鸞鳥自

別是名亦猶黑白黃皆云丹也

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是處是謂沃之野有

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鴛音一名少鴛一名

曰青鳥皆西王母有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嚮射

王母處玉山此疑重出夫沃野蓋誇大之辭如

所謂鳳卵是食云者又曰凡其所欲其味盡存

故知其意有所諷非真為沃民發也噫此意行

而好大喜功之徒出安得不啓穆王之侈心哉

大荒之中有龍山日月所入有三澤水名曰三澤

昆吾之所食也穆天子傳曰治水瀾縣有人衣青

以袂蔽面袂名曰女丑之尸有女子之國太滹

蓋東界問其者老云國人常乘船捕魚適風其吹

女子之國或有之如元時八百媳婦國之說

有桃山有蜜山有桂山有于土山有丈夫之國

有侖州之山五彩之鳥仰天張口名曰鳴鳥爰有

百樂歌儻之風爰有百種伎有軒轅之國其人

江山之南棲為吉即窮山之際也山居不壽者乃

八百歲壽者數

所謂江山西南棲為吉正恐啓後世遷幸之說而

軒轅之國郭氏又以爲人面蛇身甚哉其好

也

西海諸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

曰弁茲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樞也吳姬天門日

對所入有神人而無臂兩足反屬于頭上名曰處

處

言也顛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世本云老童炎

驕福產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叩下地古者人神報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下地

是生疇處于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主察日

之度致次舍也

吾聞北辰天之樞矣未聞有山爲天之樞也至

謂帝令上天下地尤無義理

有人反臂名曰天虞亦尸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

常義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義與義和有玄丹之

山出黑有五色之鳥人面有髮爰有青鸞日黃鸞

青鳥黃鳥其所集者其國亡有池名孟翼之攻

顛頊之池孟翼人

反臂反而倍也天虞天生憇也女子浴月陰行

也月生十二陰之極也故陰道盛則陽道衰也

若夫鳥名五色小人衆也集者國亡甚小人之

亡國敗家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摩黎日月所入者有獸左

有首名曰屏蓬即并封也有巫山者有壑山

者有金門之山有人名曰黃姬之尸有

有白鳥青翼黃尾玄喙鳥有赤犬名曰

下者有兵周書曰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一

九如龍吳楚七國反

皆寓言也試求大荒安有此故山名日月

明象也左右之獸比翼之鳥輔匪人也天

下有兵無可奈何之辭也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木之後黑水之前有

名曰崑崙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

註釋山海經

卷十六

五

之言其尾以其下有弱水之淵聚之其水不其

有突火之山投物輒然今扶南東萬里有者

國其山維雲雨火常然火中有白鼠時出山遠

之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

亦曰西王母居崑崙之山西山經曰西王母居

山穆天子傳曰西王母之居崑崙之山曰西王

之山也然則西王母雖一山也故記者各舉

見而此山萬物盡有

王母重出而又曰穴處又曰有人戴勝何郭

以為王母亦有離宮別窟不專住一山也其

於造異樂於傳怪有如此者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陽之山日月所入

日月升于天而入于地夫固常也而曰常陽

山為日月所入乎

有寒荒之國有二人女祭女農或持俎

有壽麻之國壽麻此麻關耳

南岳聚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

麻壽麻正立無景疾呼無嚮言其烈形氣有異

景爰有大暑不可以往有人無首傳曰玄

註釋山海經

卷十六

十四

立名曰夏耕之尸亦成成湯伐夏桀于

克之于章斬耕厥前頭亦在耕既立無首之

逃避也乃降于巫山今在處平

形立而影隨聲出而響應也壽麻獨及

閩之成湯伐夏桀于南巢此以為伐夏桀

山何或以夏桀疑即夏桀悲其不能盡君

始故有無首之喻則凡效桀者可以戒

有人名曰吳回奇左是無右臂即奇左亦

有蓋山之國有樹亦波清葉名曰

有一臂民北極下有一臂人見河圖玉版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所入有人

三山是顛頊之子二面一臂無左臂也三而之人下

謂其者老云復有一破船隨波出在海畔邊上

是兩面人也呂氏春秋曰一臂三面之類也是

大荒之野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

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于天嬪婦也言美人于天

註釋山海經

得九辯與九歌以下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而

得九辯與九歌以下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而

之野高二千仞竹書曰顛頊居天穆之陽也開焉得如

歌九招竹書曰夏后

顛頊之子豈嘗至以夏后開上三嬪于天

及得九歌以下穿鑿求之古人文王用其

臣而貢美人于紂以脫羑里蓋亦巨子急君父

之難非得已而曰上三嬪于天豈有是哉然

後知開筮竹之傳亂道惑世莫此為其噫此

豈其流派也幽

有互人之國人而炎帝之孫炎帝名曰靈怒

靈契生互人是北上下于天有魚婦

名曰魚婦顛頊死印復蘇言其人能風道心

乃大水泉言果水暴溢出九從地

為魚是謂魚婦顛頊死印復蘇

復蘇其牛為有羊名曰鱷

有大巫山有金之有羊隅有徧勾

羊之山按夏后

註釋山海經

此跡互人乃炎帝之孫猶北代為黃帝之

稽亂道誤人宜無聽信至以魚婦顛頊死而

蘇則又恐無是矣然則徧勾常羊亦何指哉

註釋山海經卷之十六終



釋義卷之十

晉景純父 著傳

破德徵父 釋義

學舒父 校訂

大荒北經第一

東北海之外大荒之

項與九殞葬此百

鳥風鳥大物小物有青鳥琅鳥玄鳥黃鳥

豹熊黃蛇視肉瑤瑰

立方圓三百甲竹南帝

有胡不與之國有沉淵顛頊所浴

海之外復有河與顛頊九殞葬海外與竹大

至可為舟與多禽異獸在海洋外乃出而衛

山與故舊疑所謂大物小物皆殉葬之具也

顛頊而發也夫秦以後言而殉葬凡一時矣

皆出焉禽中有鸞鳥凰鳥青鳥琅鳥玄鳥黃鳥

獸中有虎豹熊羆等物南有赤水有三桑樹無

枝高有百仞北海之外尚有異物不可測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肅慎氏之國 今肅

慎國去遼東三千餘里穴於無衣衣猶皮冬以膏

塗體厚數分用却風寒其人皆工射弓長四尺勁

疆箭以楛為之長尺五寸石青為鏑此春秋時隼

集陳侯之庭所得矢也晉太興三年平州刺史崔

恣遣別駕高會使來獻肅慎氏之弓矢箭鏃有似

銅骨作者問云轉與海內國通得用此今名之為

挹婁國出好貂赤玉豈從海外轉而至此乎後漢

書所謂挹婁國是也

有蜚蛭四翼有蟲獸首蛇身名曰琴蟲蛇類有人

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釐姓黍食有大青蛇黃頭

食麋有榆山有蘇攻程州之山皆因其事

大荒之中有一大山名之曰衡天有先民之山又

有檠木千里有叔歌音音國顛頊之子黍食使四

鳥虎豹熊羆有黑蟲如熊狀名曰狷狷有北齊之

國姜姓使虎豹熊羆

山衡天勢回天也槃木千里不可拔也國

歌而曰顓頊子明繼統非正也昔者魯昏于

故齊女曰姜著家國之亂由奇貨也且人一

獸古未有也然則秦任斯高淫暴以逞獨

熊羆云哉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樞大蓬之山河濟所

北注焉河濟注海已復出具西有山名曰禹

石有陽山者有順山者木出焉

註釋山海經 卷十七

導河積石重出凡天

有言逆于汝心必

諸非道言苦口右

毒如虎狼故偶

順水之噴所由發

有始州之國有丹山

有丹山

方千里群鳥

其行流沙

大蓬之山河濟所

具西有山名曰禹

木出焉

事有順有逆故商

道不言遷于汝志

順無補也方秦法

乏禁熾如烈火其

出丹山也竹書曰

得一丹山今所在

天子與曰北至廣

野飛鳥所解其羽

竹書亦曰王有五

皆謂此澤也

有

有

有

有

民之國其人面體依然食黍使四鳥禹生均國均

國生役采米一作伐采生脩幹脩幹殺純人

名帝念之潛為之國是此毛民

呂不韋以陽翟大員而默奪秦祚是潛為之

也是以毛民而有國也依姓蓋昭昭矣不然

國豈禹生毛民乃定為天念乎

有儋耳之國任姓其八耳大下儋垂在肩上也

禹號子食穀北海之渚中言在海島中種粟有

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馮疆

註釋山海經 卷十七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極天櫃海水北注焉有

九首人面鳥身名曰九鳳又有神銜蛇操蛇其

虎首人身四蹄長肘名曰彊良亦在巽

謂神九首始之者雜也操蛇踐蛇所親悉邪也

名曰彊良著強梁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

兩黃蛇名曰夸父

追日追日景逮之

不足也將走大澤

子 245-453

又殺夸父 上云云

其变化無方乃去

又有無腸之

共工臣

食于九土

乃苦

其血腥臭不可生

禹湮洪水殺相繇

三沮

以為池群帝是因以為臺

在崑崙之北有岳之山尋竹生

夸父化鄧林矣而又曰夸父走大澤乎走大澤

弗既死矣而又曰應龍殺之乎故知其有刺無

疑是故沙丘之崩其未至而死與應龍殺之其

漢代秦與南方處之南方多雨漢以火德王與

除秦苛法王澤其深與若夫崑崙而又繼之岳

山高也其漢高之隱名與不然是為舛辭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入焉有係昆之山

一說而死今此

名獨事而寄明

四方多雨

無繼于食魚

九首蛇身

其所飲所尼

其血腥臭不可生

禹湮之

以為池群帝是因以為臺

在崑崙之北有岳之山尋竹生

夸父化鄧林矣而又曰夸父走大澤乎走大澤

弗既死矣而又曰應龍殺之乎故知其有刺無

疑是故沙丘之崩其未至而死與應龍殺之其

漢代秦與南方處之南方多雨漢以火德王與

除秦苛法王澤其深與若夫崑崙而又繼之岳

山高也其漢高之隱名與不然是為舛辭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入焉有係昆之山

者有共工之臺則者不敢北嚮 言畏之也 有人衣青衣

名曰黃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魃

攻之冀州之野 冀州中土也黃帝亦教虎豹熊羆

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而魃之

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听風

不雨 旱氣 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 遠徙 叔

均乃為田祖 田祖之官詩云田祖有神魃時亡之 逐也 所欲逐

之者令曰神北行 位也 先除水道决通溝瀆 言逐

得雨故先見除水 道今之逐魃是也

蚩尤請風伯雨師 請于何人黃帝下天女曰魃

吾未審天女若之何而下也是故其理悖謬其

事荒唐吾何以觀之哉或曰黃帝殺蚩尤古有

之矣至以蚩尤主鹽池為天神關羽所誅恐亦

可疑因併及之

有人方食魚名曰深目民之國盼姓食魚 亦明

食魚實愚也方合始事之辭夫秦以無道出而

孤立而望傳祿世可不謂愚乎深目之嘆固

深黃帝時姓也

巳亥矣

有鍾山者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獻神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順水入焉有人名曰

大戎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一作明

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言自牝也是為犬戎肉食

有赤獸馬狀無首名曰戎宣王尸大戎之神名也

犬戎之國重出然所謂黃帝生苗龍弄明生白

犬則知其言有在也是故龍君象也苗始也後

世亦以始皇為祖龍祖亦始也夫以始皇之亂

註釋山海經卷十七

秦方且自以為聖弄明孰大焉或曰犬戎妻黃

帝女蓋諱也

有山名曰齊州之山君山音音山鮮野山魚山有

大一目當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有

繼無民繼無民任姓無骨子食氣魚言有無骨人

體上有

秦至始皇而絕謂繼無無所繼也一目當面而

生明不能徧照也威姓劫萬姓以威也任姓任

其姓也無骨子無本根也反復刺也寓戒博矣

原缺第三十四、三十五葉

山海經釋義卷之十八

晉 河東郭 璞 景純

明 澶淵 王崇慶 德徵

董漢儒 學舒 父

海內經第十八

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曰朝鮮天壽

居朝鮮今樂浪郡也天壽即天竺國貢道德有

居善金銀錢貨浮屠出此國中也晉大興四年

獻珍寶 倭人愛人倭亦 愛也

註釋山海經卷十八

海內之說已述之矣乃至是復以海內終

豈事物之未窮故又出而補其闕與朝鮮前所

謂高麗國天壽恐別有意義郭氏以為即天竺

國夫天竺在西域蓋漢明帝遣使迎佛骨之地

此恐非

西海之內流沙之中有國名曰整市

流沙之內有烏山者三水出焉三水同出爰有

金璿瑰丹貨銀鐵皆流于此中言其中有珍奇寶也

淮山好水出焉

郭氏以流沙中有雜珍奇寶恐亦無據夫山非  
貨寶誠有之以為皆流于此是造物之不能書  
藏也其然豈其然乎

流沙之東黑水之西有朝雲之國司彘之國黃帝

妻雷祖生昌意世本云黃帝娶于西陵氏之昌意

降處若水生韓流竹書云昌意降若水產帝

韓流擢首謹耳擢首長明謹耳未聞人面豕喙麟身渠股

綱言跖脚也天豚止足取洋子曰阿女生帝顓頊

註釋山海經 卷十八 三十七

山八之子名昌僕

韓流既為昌意所生固人也而何其形之異也

按古史紀顓頊十歲而佐少昊父昌意此曰

流取阿女生顓頊則是昌意為顓頊祖

信書不如無書

流沙之東黑水之間有山名不死之

青水之東有山名曰登山有人名

栢高上下於此至于天注此

不死之山吾未之聞也上下

原缺第三十八、三十九葉

蛇也

巴陵所謂川蜀也後照為巴人始祖恐亦好事  
者為之被太皞古之聖人類也而曰是始巴人  
豈其偏安一隅獨外華夏與故知好事者為之  
也

南方有顛巨人即象人面長臂黑身有毛反踵見

人笑亦笑唇蔽其面因即逃也又有黑人虎首鳥

足兩手持蛇方暗之

唇蔽其面當無復有見矣而又因即逃也有是

乎哉既曰黑人即人也即人則何以虎首而鳥

足也故夫以異物而謂之人或謂之神皆荒唐

說矣

有羸音盈民鳥足有封豕大猪也豕有人曰苗民

也有神焉人首蛇身長如轆左右有首

頭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維委蛇人主得而饗食之

伯天下齊桓公出田于大澤見之遊有鸞鳥口歌

鳳鳥自儻鳳鳥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背

文曰義見則天下和言和又有青獸如菟名曰風

昔如狗有翠鳥有孔鳥孔鳥

苗民已迭書矣至如人首蛇身既謂之神而又

何可食也况蛇身而衣紫衣乎大率蛇身之云

多出禪家佛書如所謂梁武郗氏夫人化蟒蛇

之說宜好事者踵其妄而弗悟也且人主得賢

而脩身治可圖也而以食異蛇為霸天下之具

豈不妄甚矣哉

南海之內有衡山南嶽有菌山音芝菌有桂山或云衡山

有菌山桂山皆衡山之名有山名三天子之都一本三天子之朝山

衡山三天子都重出

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嶷音疑山舜之

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山今在零陵營道縣南其

古者總名其地為蒼梧也北海之內有蛇山者蛇水出焉東入

于海有五彩之鳥飛蔽一鄉漢宣帝元康元年五

色鳥以萬數過蜀都

即此名曰翳鳥翳玉虬而來又有不距之山巧

倕葬其西倕工也

五彩之鳥飛蔽一鄉言多也郭氏引漢宣帝元

康元年五色鳥以萬數過蜀郡即此以是知鳥

獸之在天地間者多也然以宣帝而有此雜祥

亦異故為政論德之修否不問物之祥異

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

之尸亦說伯夷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

是始生氏羌氏羌乞姓伯夷父顯項師也

反縛之說恐古者墓中設為机巧變械以防伐

冢之術非真有盜之縛也好事者或即其偶然

之中遂以為博物之誇而不知其理所無也

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

玄鳥玄蛇玄豹玄虎黑虎名也玄狐蓬尾蓬尾也

黑也黑水而下有玄豹諸物吾信焉若夫世以

玄帝而建祠至為龜蛇之狀則夫之遠矣

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言丘上人有大幽之國

即幽民也

穴居無衣有赤脛之民赤色

北方蓋幽都於日為夜於時為冬書曰子在朔

易

有釘靈之國其民從膝已下有毛馬蹄焉走

曰馬蹄自觀其

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通言

淫之也吳緣婦孕三年身也是生鼓延始為

制侯名也鼓延是始為鍾世本云母而為樂風之曲

炎帝神農也既稱伯陵其孫源流賢矣而有犯

人妻之說與人之生也必以十月故十者數之

偶地之屬也而有孕至三年者與凡此皆所謂

淫辭邪說君子弗信也

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為鯀即禹父也

帝生昌意昌意生郭氏既引世本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

生鯀則此所謂駱明白馬皆無據矣

帝俊生禺號禺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為舟

世本云共鼓

此以下皆原古人造器之所由始

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為車

世本云

貨秋作舟

世本

父子共創作意是以互稱之

問之古人觀轉蓬而造車言即吉光與

少俾生般般是始為弓矢世本云平表作矢擇

此言般之作是

易所謂弧木為弓刻木為矢蓋取諸睽恐與此

異

帝俊賜羿彤弓素矰引朱弓矰名以白羽

也以扶下國言令羿以射道羿是始去恤下地之

百艱言射殺豨鬣射之屬也

世本云

辨或云堯時此又以為帝俊時當未知何時人

也且帝俊之名自大荒迄于海內諸篇重出喋

喋竟無所據漢晉多儒又從而置之莫辯獨何

與雖然理學莫宋之諸君子若乃亦未嘗及此

豈亦有待與

帝俊生晏龍晏龍是為琴瑟世本云伏羲作

郭氏以為伏羲作琴神農作瑟愚以為上古風

氣未甚開音樂恐未有也且伏羲仰觀俯察初

畫八卦以通神明以類萬物固渾渾噩噩一時也

文字且木出矣有于琴而亦奚賦于瑟哉

帝俊有十八人是始為歌舞帝俊生三身三身生

義均義均是始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

考之倕有巧思蓋舜臣歌舞古恐未然為民作

百巧恐亦非古人意

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始用

大比赤陰或作音是始為國得封

周以農事開國蓋始諸后稷

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布猶放也書曰禹敷土定高山大川

注釋山海經

卷十八

四十五

九州其來尚矣堯命伯禹治水因而分別九州

以制貢且致百姓免于昏墊非創為九州也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詠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

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高辛氏火正祝融降處于江

水生共工共工生術術器首方顛顛也是復土

穰以處一水復也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

鳴生歲十有二名名之故歲以歲洪水滔天滔天

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息壤可以塞洪水也開

注釋山海經

卷十八

四十五

矣即息壤不待帝命帝羽山祝融殺鯀于羽郊羽山

鯀復生禹開筮曰鯀死二歲不腐制帝乃命禹卒

布土以定九州復也

有天地即五行即神也不待

人此所謂祝融

豈以德宜南荒可于其氣與之為火神

見禮經吾恐其猶夫祝融也書載殛鯀于羽山

蓋舜也而以為祝融殺者誤雖然邪說之行正

教之塞也故正教明說息矣

注釋山海經

卷十八

四十五



山海經釋義十八卷圖二卷

通行本

明王崇慶撰崇慶有周易議卦已著錄是書全載

郭璞注崇慶間有論說詞皆膚淺其圖亦書肆俗

工所臆作不爲典據

幽怪錄四卷續幽怪錄一卷

〔唐〕牛僧孺撰 續〔唐〕李復言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書林陳應翔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幽怪錄一  
卷附續幽怪錄一卷》提要

幽怪錄目錄

杜子康

張老

樂誥

常氏

郭代公

尼妙寂

党氏女

崔環

柳歸舜

崔書生

來君綽

曹惠

滕庭俊

元無有

顧惣

周靜帝

劉諷

唐麗西牛僧孺編

董慎 玄怪錄

袁洪兒諤即

張左

蕭志忠 玄怪錄

李洵言

南纘 玄怪錄

侯適 玄怪錄

巴印人

劉法師

刁俊朝

李元之 玄怪錄

盧公渙 玄怪錄

齊饒州

吳全素

掠剽使

開元明皇幸廣陵

葉天師

許元長

王國良

張寵奴

葉氏婦

馬傑射總

華山客

尹縱之

王煌

岑曦

李沉

以上牛僧孺編

楊恭政

辛公平上仙

涼國武公李暉

薛中丞存誠

麒麟客

盧僕射從史

李岳州 從

張質

帝令公阜

鄭魏州駒夫人

薛偉

以上李復言編

凡五十五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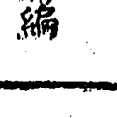
梁華

三所

幽怪錄目錄終

幽怪錄

幽怪錄卷之一



書林松溪陳應翔刊

杜子春

杜子春者周隋間人少落魄不事家產然以心氣閑縱嗜酒和遊資產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事之故見棄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東門西市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有一老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何嘆子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疎薄也感

幽怪錄

激之氣發於顏色老人曰幾緡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於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俟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為終身不復羈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竹歌舞於倡樓不復以治生為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車馬亦貴從賤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後無計自嘆於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

復如此奇作吾將復濟子幾絕方可子春慚不對老人  
因逼之子春愧謝而已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忍愧  
而往得錢一千萬未受之初發憤以爲念此謀生石季  
倫猶頃小豎耳錢既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又如如  
故不三四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人於故處子春不勝  
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曰嗟乎拙謀也因與三  
百萬曰以而不瘞則子貧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魄刑  
道生涯罄盡親戚衰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何  
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孀可

物怪錄卷

以衣食於名教復圖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後唯叟所使  
吾人曰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於老君雙檜下子春  
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轉資楊州買良田百頃莊中起甲  
第要路置邸百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  
補旅櫬思者麗之離者復之既畢事及期而往老叟方  
嘯於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雲臺峰入四十里餘見一  
居處室屋嚴潔非常人居綠雲遙覆鶴飛翔其上有  
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煖灼煖窓戶玉女人  
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

復倍衣乃黃冠絳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  
令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于內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慎  
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爲所囚  
縛萬苦皆非真實但當不動不語耳安心莫思終無所  
苦當一心念吾所言訖而去子春視庭唯一巨瓮滿  
中貯水而已道士適去而旌旗戈甲千乘萬騎遍滿崖  
谷來呵叱之聲動天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  
皆鎧金甲光芒射人親衛數百人拔劍張弓直入堂前  
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將軍左右竦劍而前逼問姓

物怪錄卷

名又問作何物皆不對問者大怒催斬爭射之聲如雷  
竟不應將軍者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龍後貌獅子螭  
蛇萬計哮吼擊攫而爭前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  
色不動有頃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其  
左右電光掣其前後目不得開須臾際水深丈餘流  
雷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息之間波及坐下子  
春端坐不顧未頃而散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  
鬼神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長鎗刃叉四面迳速傳命  
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當取置之鑊中又不應

因執其妻未梓枚階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乃鞭  
椎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燒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誠  
為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十餘年矣今為  
尊兒所執不勝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望君一言即  
全性命矣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兩淚庭中且呪且  
罵子春終不顧將軍曰吾不能毒汝妻即令取劉碓後  
脚寸寸割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顧之將軍曰此賊妖已  
成不可使久在世間敕左右斬之斬訖魂鬼被領見閻  
羅王王曰此乃雲臺峰妖民乎促付獄中於是鑿銅鐵

卷

四

杖碓搗磨磨火坑鑊湯刀山劍林之苦無不備嘗然心  
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  
此人陰賊不合得作男身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  
縣水王勤家生而多針灸醫藥之苦略無停日亦嘗逐  
火墮床痛苦不濟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絕代而口  
無聲其家自為啞女親戚相狎侮之萬端終不能對同  
鄉有進士盧珪者聞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  
啞辭之盧曰苟為妻而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  
婦乃許之盧生備禮親迎為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

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  
語盧大怒曰昔賈大夫之妻鄙其夫終不笑爾然現其  
射雉尚釋其憾今再阻不及賈而文藝非徒射雉也而  
竟不言大丈夫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  
於石上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於心忽忘其約  
不覺失聲云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  
初五更矣其紫焰穿屋上天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  
嘆曰措大誤余乃如是因提其髻投水瓮中未頃火息  
道士前曰出吾子之心喜怒哀思惡欲皆能忘也所未

卷

五

孫者愛已而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  
仙才之難得也吾藥可重煉而子之身猶為世界所容  
矣勉之哉遙指路使歸子春強登基觀焉其爐已壞中  
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子割之子春既  
歸愧其忘誓復自効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峰無人迹嘆  
恨而歸

唐記第十六卷

張老

張老者揚州六合人園叟也其隣有常恕梁天監中自  
揚州曹掾秩滿而來長既笄召里中媒媪令訪良才

張老聞之喜而候媒于常門媪出張老固延入且備酒  
食酒闌謂媪曰聞常氏有女將達人求良才於媪有之  
乎曰然曰某誠衰邁灌園之業亦可衣食幸為求之事  
成厚謝媪大罵而去他日又邀媪媪曰叟何不自度豈  
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耶此家誠貧士大夫家之敵者  
不少顧叟非<sub>正</sub>吾安能為叟一盃酒乃取辱於常氏叟  
固曰強為吾一言之言不從即吾命也媪不得<sub>正</sub>冒責而  
入言之常氏大怒曰媪以我貧輕我乃如是且常家焉  
有此事况園叟何人敢發此議叟固不足責媪何無別

幽怪錄

六

之甚叩媪曰誠非所宜言為叟所逼不得不達其意常  
怒曰為吾報之今日內得五百緡則可媪出以告張老  
曰話未幾車載納于常氏諸常大驚曰前言戲之耳且  
此翁為園何以致此吾度其必無而言之今不教移時  
而錢到當如之何乃使人潛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  
固命乎遂許之張老既娶常氏園業不廢負穢鋤地鬻  
蔬不輟其妻躬執爨濯了無愧色親戚惡之亦不能止  
數年中外之有識者責怒曰居家誠貧鄉里豈無貧子  
弟奈何以女妻園叟既棄之何不令遠去也他日怒致

酒召女及張老酒酣微露其意張老起曰所以不即去  
者恐有留戀今既相厭去亦何難某王屋山下有一小  
庄明且且歸耳天將曉來別常氏他歲相思可令大兄  
往天壇山南相訪遂令妻騎驢戴笠張老策杖相隨而  
去絕無消息後數年怒念其女以為蓬頭垢面不可識  
也令長男義方訪之到天壇山南適遇一崑崙奴駕黃  
牛耕田問曰此有張老家庄否崑崙奴按杖拜曰大郎子  
何又不來莊去此甚近某當前引遂與俱東去初上一  
山山下有水過水延綿北十餘處景色漸異不與人間

幽怪錄

七

洞忽下一山見水北朱戶甲第樓閣參差花木繁榮烟  
雲鮮媚鸞鶴孔雀徘徊其間歌管嘹亮耳目崑崙指曰  
此張家庄也常驚駭不測俄而及門門有紫衣門吏拜  
引入中廳鋪陳之物目所未覩異香氤氳滿崖谷忽  
聞環珮之聲漸近二青衣出曰阿郎來次見十數青衣  
容色絕代相對而行若有所引俄見一人戴速漉冠衣  
朱綃曳朱履徐出門一青衣引常前拜儀狀偉然容色  
芳嫩細視之乃張老也言曰入世勞苦若在火中身未  
清涼愁燭又熾固無斯頃泰時兄父客寄何以自如賢

巖峯梳頭即當奉見因揖令坐未幾一青衣來曰娘子已梳頭畢遂引入見妹於堂前其堂沉香為梁玳瑁帖門碧玉窓具珠箔階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飾之盛世間未見略序寒暄問尊長而已意甚鹵莽有頃進饌精美芳馨不可名狀食訖館蕭於內廳明日方曉張老與常氏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語張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歸因曰小婢暫欲遊蓬萊山賢妹亦當去然未暮即歸兄但憇此張老揖而不俄而五雲起於中庭鳶鳳飛翔絲竹並作張老及妹各乘一鳳餘妓乘

幽怪錄一卷

鶴者數十人漸上空中正東而去望之已沒隱隱有音樂之聲常君在後小青衣侍甚謹迨暮稍聞笙簧之音倏忽復到乃下於庭張老與妻見常曰獨居太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以兄竊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當奉別耳及時妹復出別兄慇懃傳與父母而已張老曰人世遐邇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并與一故席帽曰親無錢可於揚州北邸賣藥王家取一千萬貫持此為信遂別復令崑崙奴送出却到天壇崑崙奴拜別而去常負荷而歸其家驚訝問之或以為

神仙或以為妖妄不知所謂五六年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復疑其妄或曰取許錢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困極其家強進之曰必不得庸何傷乃往揚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常前曰叟何姓曰姓王常曰張老令取錢千萬持此席帽為信王老曰錢即實有帽是乎常前曰叟可驗之豈不識耶王老未語有小女自青布幃中出曰張老嘗過令縫帽頂其時無皂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蹤皆可自驗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錢載而歸乃信真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復遣義方往天壇山

幽怪錄一卷

南尋之到即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逢樵人亦無知張老在者悲思浩然而歸舉家以為仙俗路殊無相見期又尋王老亦去矣復數年義方偶過揚州而行北邸前忽見張老崑崙奴前拜曰大郎家中何如娘子雖不得歸如日侍左右家中事無巨細其不知之因出懷中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今遠與大郎君阿郎與王老會飲於此酒家大郎且坐崑崙當入報義方坐於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滿坐坐上並無二老亦無崑崙取金視之乃真金也驚嘆而歸又供以數年之食後不



復知張老所在貞元進士李公者知鹽鐵院聞從事韓  
準太和初與甥姪語怪命余慕而錄之 唐北司工

裴謔

裴謔王恭伯梁芳約為方外之友隋大業中相與入白  
鹿山學道謂黃白可成不死之藥可致雲飛羽化無非  
積學辛勤採煉手足胼胝十數年間無何梁芳死恭伯  
謂謔曰吾所以忘家耳絕緣竹口厭肥豢目棄奇色去  
華屋而樂茅齋賦歡娛而貴寂寞者豈非覲乘雲駕鶴  
遊戲蓮壺縱其不成亦望長生壽躋天地耳今仙海無  
涯長生未致辛勤於雲山之外不免就死恭伯所樂將  
下山乘肥衣輕聽歌玩色遊於京洛意足然後求達聖  
功立事以榮耀人寰縱不能耕三山飲瑤池駢龍衣霞  
歌鸞舞鳳與仙翁為侶且腰金拖紫圖影凌煙廁知大  
夫之間何如哉子盍歸乎無空死深山謔曰吾乃夢醒  
者不復低迷恭伯遂歸謔留之不得時唐貞觀初以舊  
籍調授左武衛騎曹參軍 大將軍趙肅妻之以女數  
年間遷大理廷評衣緋奉使淮南舟行過高郵制使之  
行呵叱風雅舡不敢動時天微雨忽有一漁舟突過中  
有老人衣簔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風恭伯以為吾乃  
制使威振遠近此漁父敢 過我試視之乃謔也遽令追

因請維舟延之坐內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拋擲  
名宦而無成到此極也夫風不可繫影不可捕古人倦  
夜長尚秉燭遊况少年白晝而擲之乎恭伯粵自出山  
數年今廷尉評事矣昨者推獄平允乃天錫命服淮南  
疑獄今獻于有司上擇詳明吏覆訊之恭伯預其選故  
有是行雖未可言官達比之山叟自謂差勝况井勞苦  
竟如曩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須當以奉給謹曰吾僻野  
人心近雲鶴未可以腐鼠嚇也吾沉子浮魚鳥各適何  
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須者吾當給爾子何以贈我吾  
山中<sup>十二</sup>之有或市藥於廣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園橋東有  
數里櫻桃園園北車門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際當尋我  
於此遂脩然而去恭伯到廣陵十餘日事少閑思謔言  
因出尋之果有車門試問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尚  
荒涼移步愈佳行數百步方及大門樓閣重複花木鮮  
秀似非人境煙翠葱籠景色妍媚不可形狀香風颯來  
神清氣爽飄飄然有凌雲之意不復以使車為重視其  
身若鷹鼠視其徒若螻蟻既而稍聞鈿珮之聲二青衣  
出曰阿郎來俄有一衣冠偉然儀貌奇麗恭伯前拜視

之乃謔也裴慰之曰塵界仕宦久食腥羶愁愁之火烟  
於心中負之而行固甚勞困遂揖以入坐於中堂窓戶  
棊梁飾以異寶屏帳甚畫雲鶴有頃四青衣捧碧玉盤  
盤而至器物珍異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窺  
既而日將暮命其促席燃九光之燈光華滿座女樂二  
十人皆絕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顧小黃頭曰王評事昔  
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棄吾下山別近十年纔為廷尉  
屬今俗心已就須俗妓以樂之顧伶家女無足召者當  
召士大夫之女已適人者如近無姝麗五千里內皆可  
擇之小黃頭唯唯而去諸妓調碧玉箏調未諧而黃頭  
已復命引一妓自西階登拜裴席前詰曰參評事恭伯  
恭拜細視之乃恭伯妻趙氏也恭伯驚訝不敢言妻亦  
甚駭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階下一青衣捧玳瑁箏授之  
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妓合曲以送酒恭伯坐間取一妓  
色朱李投之趙顧恭伯潛擊於衣帶故作之曲趙皆不  
能逐裴乃令隨趙所奏時時停趨以呈其曲其歌舞非  
雲韶九奏之樂而清亮宛轉酬獻極歡天將曉裴召前  
黃頭曰送趙氏夫人且謂曰此堂乃九天畫堂常人不

到吾昔與王爲方外之交憐其爲俗所迷自投湯火以  
智自燒以明自賊將沉浮於生死海中求岸不得故命  
於此世以醒之今日之會誠難再得亦夫人之宿命乃  
得暫遊雲山萬重往復勞苦無辭也趙拜而去裴謂恭  
伯曰評公使車留此一宿得無驚群將乎宜且就館未  
赴闕間時訪我可也塵路遐遠萬愁攻人努力自愛恭  
伯拜謝而去後五日將還潛詣取別其門不復有宅乃  
荒涼之地煙草極目惆悵而及京奏事畢得歸私第  
諸趙竟怒曰女子誠陋拙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厚厚

禮亦宜恭之夫上以承祖先下以繼後事豈苟而已哉

十四

柰何以妖術致之萬里而娛人之視聽乎朱李尚在其  
邊足徵何諱乎恭伯盡言之且曰當此之時恭伯亦自  
不測此蓋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炫也其妻亦記得裴言  
遂不復責呼神仙之变化誠如此乎將幻者鬻術以致  
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爲蛤雉爲蜃人爲虎腐  
草爲螢蜃爲蟬蚶爲鵬萬物之变化書傳之記者不可以  
智達况耳目之外乎

唐紀十七

帝氏

京兆帝氏女者既笄二年母有秀才裴燕者欲  
聘汝女笑曰非吾夫也母記之雖媒媪日來盛陳裴之  
才其家甚慕之然終不諧又一年母曰有王悟者前參  
京兆軍事其府之司錄張審約者汝之老舅也爲王媒  
之將聘汝矣女亦曰非也母又曰張既熟我又爲王之  
媒介也其辭不虛矣亦終不諧又二年進士張楚金求  
之母以告之女笑曰吾之夫乃此人也母許之遂擇吉  
馬既成禮訖因其母徐問之對曰吾此乃夢徵矣然此

生之事皆見矣豈獨適楚金之先知乎其既笄年二

十五

十適清河楚金以尚書節制廣陵在鎮七年而楚金伏  
法闔門皆死惟某與新婦一人生入掖庭跪食而役者  
十八年蒙詔放出自午承命日暮方出宮闈與新婦渡  
水迫暗及灘四顧將昏然不知所往因與新婦相於灘  
上掩泣相勉曰此不可久立宜速渡遂南行及岸數百  
步有壞坊焉自入西門隨垣而北其東大門屋因造焉  
又無人而大開遂入及壞戟門亦開又入踰屏廂廊四  
合有堂既扁堦前有四大櫻桃樹林花發正茂及月色

漚漚似無人居不知所告因與新婦對卧皆下未幾行  
老人來話遂告以前情遂去又聞西廊步履之聲有一  
少年即來話且呼老人令逐之苦告之年即低首而走  
徐乃白衫素履哭拜階下曰某尚書之姪也乃慟哭曰  
無處問耗不知阿母與阿嫂至乃自天降也此即旧宅  
堂中所鑱無非舊物慟哭開戶宛如故居之地居之九  
年前徙化其母大奇之且人之榮悴無非前定素聞之  
矣豈夢中之信又如此乎乃心記之俄而楚金授鉞廣  
陵神龍中以徐蒸業有興復之謀連坐伏法惟妻與婦

配後被廢十八年則夫因降誕日大縱籍役者往  
例馬午後受詔及行總監緋闥走留食候之食畢實  
將暮矣其褰裳涉水而哭及宅所在無差愛焉噫慶信  
成也則前所叙扶風公之見又何以借焉

元無有

寶應中有元無有嘗以仲春未獨行維揚郊野值日晚  
風雨大至時兵荒後人戶逃竄入路傍空莊須臾霽止  
斜月自出無有愁比軒忽聞西廊有人行聲未幾至堂  
中有四人衣冠皆異相與談諧吟詠甚暢乃云今夕清  
秋風月如此吾黨豈不為文以紀平生之事其文即曰  
口號聯句也吟詠既朗無有聽之甚悉其一衣冠長人  
曰齊統魯縞如霜雪寒亮高聲為子發其二黑衣冠短  
陋人曰家貧長夜清會時輝煌燈燭我能持其三故將

黃衣冠人亦短陋詩曰清冷之泉俟朝汲桑繭相牽常  
出入其四黑衣冠身亦短陋詩曰變薪貯水常煎熬充  
他口腹我為勞無有亦不以四人為異四人亦不虞無  
有之在堂隍也迺相褒賞雖阮嗣宗詠懷亦不能加耳  
遲明方歸舊所無有熟尋之堂中惟有故杵燭臺水桶  
破罇乃知四人即此物所為也

唐紀三百七十九

郭代公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為人居也徑往投之八九里有宅門宇甚峻既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輝煌牢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毛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室中東閣有女子哭聲嗚咽不見公問曰堂中泣者人耶鬼耶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偶於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處還今

幽怪錄卷一

十九

夕卿人之女並為遊異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鑠而去以適于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令惴惴哀思君誠人耶能相救免罪身為掃除之婦以奉指使公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公曰吾亦為大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當殺身以殉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侍立于前君為窺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車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遠巡二黃衣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吾當為宰相必勝此鬼矣既而將軍漸下道吏復告之將

軍曰入有戈劍子矢翼引以入即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見逐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為小相耳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於囊中有利刀思取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腊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厨願削以餼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腊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籠令自取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脫衣纏令僕夫出望之奔無所見乃啟門謂泣曰將軍之腕已在於

幽怪錄卷一

十

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久汝既獲免可出就食法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擔為僕妾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則猪蹄也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昇觀而求將收其屍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告焉鄉老共怒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配以女才無他虞此禮少遲即風雨雷電為懼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暴於人此卿何負當殺公以祭焉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於事

我天下之遠理者尔衆聽吾言夫神天而為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於中國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尔呼將軍者真神明也神固無猪蹄天豈使淫妖之獸乎且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尔曹無正人僕尔少女年七橫死於妖畜積罪動天安知天不使吾雪焉後吾言當為尔除之永無聘禮之患如何卿人悟而喜曰願從公命乃令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鐵鎧之屬環而自隨尋血而行終二十里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斫之應手漸大

幽情錄卷一

十一

如瓮口公令東新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猪無前左蹄血卧其地突烟走出斃於園中鄉人謂共相慶會錢以酬公公不受曰吾為人除害非鬻獵者得免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為人託質血屬閨閣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者貪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鎖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卿為念矣泣拜而從公公多岐援喻止之不獲遂納為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

雖生遠地而素為鬼神終不能明害矣

來君綽

隋煬帝征遼十二軍盡沒總管來護坐法受戮煬帝盡欲誅其子君綽憂懼連誅因與秀才羅巡羅泌李萬進結為奔走之友共亡命至海州夜黑迷路路旁有燈火因與共投之扣門數下有一蒼頭迎拜君綽君綽因問此是誰家答曰科斗郎君姓威即當府秀才也遂啓門又自閉敲中門曰蝸兒外有四五個客蝸兒即又一蒼頭也遂開門秉燭引客就館客位床榻茵褥甚備俄有二小童持燭自中門出曰六郎子出來君綽等降階見

幽情錄

十一

主人主人辭彩朗然文辨分錯自通姓名曰威汚蠖叙寒溫訖揖客由階坐曰汚蠖忝以本州鄉賦得與同聲清宵良會殊是所願即命酒合坐漸至酣暢談讒交至衆所不能對君綽頗不能平欲以理挫之無計因舉觴曰君綽請起一令以坐中姓名雙聲者犯罰如律威汚蠖實識其好象皆撫手大咲以為得言及至汚蠖改令曰以坐中人姓為歌聲自二字至五字令曰羅李羅來李羅李羅來羅李羅李來羅皆慚其辯捷羅巡又問君風惟之士足得自比雲龍何王名之自敗耶汚蠖

曰僕父徒窟貢多為主司見屈以僕後於群士何異尺蠖於汚池乎巡又問公宗氏族何為不載汚蠖曰我本田氏出於齊威王亦猶桓丁之類何足下之不學耶既而蝸見舉方丈盤至珍蓋水陸充溢其間君綽及僕者無不飽飫夜闌徹燭連榻而寢遲明叙別恨恨俱不自勝君綽得數里汚蠖類未見回所宿處了無人居惟汚池池邊有大蠖長數尺又有蝸螺丁子皆大長者數倍方知汚蠖及二豎皆此物也遂共惡昨宵所食各吐出青泥及污水數升

廣記四百十四

為怪錄卷之二

唐隴西牛僧孺

尼妙竅

尼妙竅姓葉氏江州潯陽女也初嫁任華潯陽大賈也父昇與華往復長沙廣陵間元和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竅忽夢父被髮裸形流血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讎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竅曰隱語云何昇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其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竅撫膺而哭遂為女弟所呼覺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於隣叟及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乃曰上元縣舟楫之所交者四方士大夫多憇焉而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將緇服其間伺可問者必由省吾惑矣於是揭衣之上元捨力瓦棺寺日持箕帚洒掃閣下閑則徙倚欄檻以伺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辨者十七年歲在辛巳

有李公佐者，歷嶺南從事，而未攬衣登閣，神彩俊逸，頗異常倫。妙寤前拜泣，且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為人解疑，况子之冤，恨而告神如此，當為汝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寤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寤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佐曰：夫候申生也。車去兩頭而言候，故申字耳。草而門門而東，非蘭字耶？木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妙寤悲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既彰，雪冤有路，苟獲釋憾，誓報深恩。  
婦人無他唯潔誠奉佛祈增福海耳乃再拜而去元和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壇人之為僧者必由之四方輻輳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舊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君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遽呼曰侍御元和和中不為南海從事乎公佐曰然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寤曰昔瓦棺寺閣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乃男服易名士寤之備於江湖之間數年聞蘄黃之間有申村因性為流轉周

且乃聞其村西北隅有申蘭者，默往求備，輒賤其價。蘭喜，召之俄，又聞其從弟有名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凡其可為者，不顧輕重而為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畫與群傭共作，夜寢他席，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愈欽，念視士寤，即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關鎖啓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已物，亦見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出，季慶未嘗偕在，慮其偷一而驚，遂也。街之數年，未貞年重陽，二盜飲既醉，士寤奔告于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畫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之。天宮寺尼洞微，即昔時授教者也。妙寤一女子也，血誠獲離，天亦不奪，遂以慈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離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軀，豈酬明哲，梵字無他，唯虔誠法，係以報効耳。公佐大異之，遂為作傳。大和庚戌歲，復言已南與進士沈田會于蓬州，田因話奇志，持以相示。一覽而復之，錄恠之曰：遂纂于此焉。  
唐紀一百一十



党氏女

党氏女同州韓城縣芝川南村人也先是有蘭如賓者舍於芝川元和初客有王蘭者以錢數百萬寓若止其家積數年無親友之來者一旦卧疾如賓以其無後患也殺之服饌車舉僕使之盛擬於公侯其年生一男黃而慧雖孔融衛玠之為奇猶未可為比其家念之謂驪珠趙璧未敵名曰玉童衣食之用日可數金其或不欲舞神拜佛之費一日而罄不顧也既而漸大輕裘肥馬恣其出入於是交游少年歌樓酒肆悅音恣博日不輟

息雖狂徒皆伏其豪然而孽產稍聚或不登即乞貧望歲元和十年王童暴卒父母之哀突玠之不若也號哭之聲感動行路恨不得自身代之如賓極困成瘵其所飾終之具洎捨財梵侶佛蓋蓮宮致席命樂之費若不以家為者雖喪畢每忌日飯僧施財而追泣焉自是稍稍致貧如舊日矣太和三年秋有僧玄照求食於党氏家有女子年十三四映門曰母兄皆出不得具饌此北數里芝川店有蘭氏者止子忌日方當飯僧師到必喜盍往焉僧曰女非出入村市之人何以知此而給我

也女笑曰其亡子即我之前身耳照大異之問其所以不對而入照於是造蘭氏門入巷而見其廣幕崇筵及門人者喜照之來揖之而入既卒食如賓哀不自勝照曰掌人念亡子若此要見其今身乎如賓大驚乃問之照具以告如賓遽適党氏請見之父母以告女不肯出如賓益聲躍獨念不以其母來且無籍乎此所以不出也遂歸明日與其妻偕携蜀紅二十疋為請見之資女納紅復不肯出如賓求其父母萬辭父母以如賓之懶也入謂女曰汝既不欲見不當言之既言而蘭更若此

之請安得不強見女不復語父母曰必不見則何辭女曰通告之何必相見但云其子身存及沒多岐所費王蘭之財盡未聞此必不求矣父母出以告如賓顧其妻無言而退既出父母問其故女曰兒前身若客王蘭也

未酬而蘭死今當以其直求為婦幣足而某去耳亦  
不為婦也俄而媒氏言子良之子紳幣為親迎之期約  
在歲首既畢納而失女父母愆子良之責也偽哭而徒  
產焉其父遇女曰天帝以天下人愚率皆欺暗枉道詐  
心萬端謂人可以言辨神可以詐惑以詐惑人者人亦  
詐焉以妄欺人者人亦妄焉以嫉誣人者人亦誣焉雖  
虛矯之俗交報或闕而冥冥間良不可罔知也之所為  
而不答人者鮮矣故遺茶托身近地而警辟妄耳頃者  
言得侍會且此心既放難復濟留撫育之恩亦償債  
顧躬能不悵懷各勉圖無惑多恨言訖而去

勿戒耶太和壬子歲通王府功曹趙遵約言

在环

安平崔环者司戎即宣老子元和五年夏五月遇疾于  
滎陽別業忽見黃衫吏二人執帖來追遂行數百步入  
城城中街兩畔官林相對絕無人家直北數里到門題  
曰判官院見二吏迤邐向北亦有林木袴靴杖頭佩刀  
頭執弓矢者散立者各數百人同到之人数千或粗或  
繁或縛或蒙蓋耳頭或連其項或衣服儼然或簪裾濟  
濟各有懼色或泣或歎其黃衫人一留伴环一入告地  
閻決人四下声既而告者出曰判官傳語何故不撫切  
小不務成家廣破萍園但恣瀆色又慮尔小累無掌且  
為寬恕輕杖放歸宜即洗心勿復貳過若踵前非固無  
容捨乃勸伴者令送回歸环曰判官請誰曰司戎即也  
环泣曰弃背多年号天莫展華蒙追到惹頗不送么一  
拜見死且無恨二吏曰明曉各殊去醫有隔不合見也  
环曰向者傳請云已見貴此身木入何以受刑吏曰入  
則不得歸矣凡人有三魂一塊在冢二魂受杖耳不信  
看即脛合有杖痕透案來自視其兩脛各有杖痕四痛  
苦不濟匍匐而行舉足甚艱同到之人歎羨之声喧於

路南行百餘步，樹東有大林。二吏前曰：「某等日夜事判官為日，雖久，去真小吏例，不免貧。各有許惠資財，竟無暇取，不因送即陰路，無因得往。求之請，即暫止林下。某等偕去，俄頃即來。諸處皆是惡鬼，曹司不合，往乞即不移。足相待，言訖各去。久而不來，環問詰詣街西行一署門，題曰：『人礦院門。』亦甚淨，環素有膽，且恃其父為判官，身又蒙放，遂入其中。過屏障，見一大石，周迴數里有餘。一軍將坐於石上，比听上，據案而坐。鋪人各透石及石上，有數十大鬼，形貌不同，以大鐵椎推人為礦石。東有粗梳枷鎖者數十人，悲啼恐懼，不可名狀。點名，拽來投於石上，遂椎之，碎唱其名。軍將判之一吏於案後讀之，云：『某獄訖，鬼亦捧云：』其中有付矐獄者，付火獄者，付湯獄者，環直逼石前看之。軍將指之云：『曹司法嚴不合，妄入，彼是何人，敢來問看人？』吏競來傳問，環恃不對，軍將怒曰：『看既無端，問又不對，傍觀豈如身試之審乎？』勅一吏拽來，鍛之。環一魂尚立，見其石上別有一身被拽，撲卧石上，大鏈之痛，苦之極，實不可忍。頃更骨肉皆碎，僅款成泥。二使者走來，趨宵曰：『即君再三乞不問行，

何故來此？遽告軍將曰：『此是判官，即君陽祿未終，追來却放，警衆入者，遂道如斯。何計得令復舊？無間地獄，入不須更。軍將者亦懼曰：』初問不言，忿而處置如何？因問諸鬼曰：『何計得令復舊？』皆曰：『唯瞋陽霞一人耳。』曰：『遠近曰：』去此萬里，昨者北海王與化形出遊，為海人所慎，其王請出，今亦未迴，乃令一鬼召之，有頃而到，乃一髯眇目翁也。應急而來，喘猶未定。軍將指環曰：『何計霞曰：』易耳，遂解衣纏腰，取懷中藥末，糝於礦上，團撲一翻，一慘痛，極其礦為頭項，及身手足，剗刻五臟，通為腸胃，形為九竅，遂巡成形，以手承其項曰：『起遂起來，與之合為一。』遂能行，大為二吏所貴，相與復南行，將去。濮陽霞撫肩曰：『指大人礦中，搜得活然而去，不許一錢。』環許錢三十萬，霞笑曰：『老吏身忙，當使小鬼梟兒往取，見即分付。遂行欲及城門，見一吏從北向南者，二吏以私行有礦，環之過，恐宣之怒，環而召也。謂環曰：』彼見若問，但言欲觀地獄之法，以為儆戒，故在此耳。吏見果問，環答之如言。遂別去。復行，頃吏至，榮陽二吏曰：『還生必矣。』某將有所取，能一觀乎？環曰：『固所願也。』共入縣郭，到一人家中，

一更以懷中絕繫床上女人頭尽力拽之一更以豹皮  
裳徐收其氣上盡乃拽下皆縛之同送環家入門二更  
大呼曰崔環誤築門扇遂悞其家泣候之已七日矣後  
數日有巢鳴于庭環曰濮陽翁之子來矣遂令家人刻  
紙錢焚之乃去疾平潛尋所見婦人家乃縣紉郭需妻  
也其時尚未有分河之議後數月河中節度使司徒薛  
公平議奏分河一枝冀滅衝城之勢初奏三丁取一既  
慮不足復奏請二丁役一竟如環陰司所見也

柳歸舜

吳興柳歸舜齊開皇九年自巴陵泛舟過風吹至君山  
因維舟登岸尋小徑不覺行三四五里與酣踰越磳澗  
不由徑路忽道傍有一大石表裏洞徹圓而砥平周匝  
六七畝其外尽生翠竹圓大如蓋高百餘尺葉淺白雲  
森羅映天清風徐吹戛戛為絲竹音石中尖又生一樹  
高百餘尺條幹脰陰為五色翠葉如盤花徑尺餘色深  
碧葉深紅異香成煙著物霏霏有鸚鵡數千丹嘴翠衣  
尾長二三尺翱翔其間相呼姓字音音清越有名武遊  
郎者有名阿蘇兒者有名武仙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

有名踏蓮露者有名風凰臺者有名戴蟬者有名多花  
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漢武鈞戈夫人常所唱  
詞曰戴蟬兒分明傳與君王語建章殿裡未得歸朱箔  
金缸雙鳳舞名阿蘇兒者我憶得阿嬌深宮淚唱者曰  
昔請司馬相如為作長門賦徒使費百金君王終不顧  
又有誦司馬相如夫人賦者吾初學賦時為趙昭儀袖  
七寶釵橫鞭余痛實不徹今日誦得還是終身一藝名  
武遊郎者言余昔見漢武帝乘鬱金撒泛積翠池自吹  
縹玉笛音韻朗暢帝意歡李夫人歌以隨歌曰願郎  
奉私恩願吾君萬歲期又名武仙郎者問歸舜曰君何  
姓氏第歸舜曰姓柳第十二柳十二自何許來歸舜曰  
吾將至巴陵遭風泊舟與酣至此耳武仙郎曰柳十二  
官人偶因遭風得臻異境此所謂因病致妍耳然下官  
禽鳥不能致力生人為足下轉達桂家三十娘子因逸  
呼曰阿春此間有客即有紫雲數片自西南飛來去丈  
餘雲氣漸散遂見珠樓翠幙重檻飛楹周匝石際一青  
衣自戶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顏甚美謂歸舜曰  
三十娘子傳語郎君貧居僻遠勞此檢校不知朝來食

我問之失歸舜已三日矣後却至此泊舟尋訪不復見

庚紀卷十八

崔書生

開元天寶中有崔書生者於東周灑谷口好植花竹乃  
於戶外別時名花春暮之時英華芬郁遠聞百步書生  
每晨必盥漱獨看忽見一女即自西乘馬東行青衣老  
少數人隨後女郎所乘馬駿崔生未及細視而女郎已  
過矣明日又過崔生於花下先致酒茗蟬杓鋪陳茵席  
乃迎馬首曰某以性好花木此園無非手植今香茂似  
堪流盼伏見女郎頗自過此計駭僕當疲敢具葷醪希  
垂憐息女即不顧而過其後青衣曰但具酒饌何憂不  
至女郎顧叱曰何故輕與人言訖遂去崔生明日又  
於山下別致醪酒候女郎至崔生乃鞭馬隨之到別野  
之前又下馬拜請良久一老青衣謂女郎曰單馬甚疲  
暫歇無傷因自控女郎馬至堂寢下老青衣謂崔生曰  
君既未婚予為聘可乎崔生大悅再拜跪請不相忘老  
青衣曰事即必定後十五日大吉辰君於此時但其婚  
禮所要并於此備酒饌小娘子阿娣在灑中有微疾故

小娘子自往省別某去便當誌啟至期則皆至此矣於  
是促行崔生在後即依管衙吉席所至期女即及姊皆  
到其姊亦儀質極麗遂以女即歸於崔生母在舊居殊  
不知崔生納室以不告而娶但啓聘媵母見女即女即  
悉歸之禮甚具經月餘日忽有一人送食於女即其有  
特異後崔生覺慈母顏衰率因伏問几下母曰吾有汝  
一子其得永壽今汝所納新媵妖美無雙吾於工盟圖  
畫之中未嘗識此必恐是妖媚之輩傷害於汝遂致吾  
憂崔生入室見女即女即涕淚交下曰本待某當便望  
終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媚輩明晨即便請行相愛今  
宵耳崔生掩淚不能言明日女即車騎至女即乘馬崔  
王律送之入暹谷三十餘里山間有川川中異香珍果  
不可勝紀館宇麗堂後於王者青衣百許迎拜女即曰  
小娘子無行崔生何必將來於是蘇入宮崔生於門外  
未幾一青衣傳女即姊言曰崔生遣行使大夫人疑阻  
事宜便絕不合相見然小姊曾奉周旋亦當奉屈俄而  
召崔生入書誦丹三辭辨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譴而已  
遂坐於中窹封食訖命酒召女樂洽飲鏗鐸萬變樂

其姊謂女即曰頃今崔即却回汝有何物贈送女即  
遂出白玉合子遺崔生崔生亦自留別於是各嗚咽而  
出行至暹谷迴望千崑萬崑無徑路自慟哭歸家常見  
玉合子樽不樂忽有胡僧扣門求食崔生出見胡僧  
曰君有至寶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貧士何有見請僧曰  
君豈不有異人奉贈貧道望氣知之崔生因出合子示  
胡僧已起拜請曰請以百萬市之遂將去崔生問僧曰  
女即是誰曰君所納妻西王母第三箇女玉危娘子也  
姊亦負美名在仙都况復人間所惜君娶之得不久  
尚住一年君舉家必仙矣崔生嘆悲追平  
武德初有曹惠者制授江州將軍官舍有松堂中有木  
偶人長尺餘雕飾甚巧丹青剝落惠因持歸與稚兒方  
食餅木偶即引手請之兒驚報惠曰笑曰取來木偶即  
言曰輕紅輕素自有名何呼木偶於是轉轉馳走悉無  
異人惠問曰汝何時來物頗能作恠輕素曰某與輕紅  
是宣城太守謝家僮當天下功巧絕不及沈隱侯家  
老蒼頭也思也輕素輕紅即曹惠所造也隱侯哀宣城

日故有贈時輕壤中方持湯與樂家娘子濯足  
 外有持兵稱教聲娘子畏惡跣足化為白雙少頃二  
 賊執炬至盡掠謝即時領瑟瑟環亦為賊敲順脫之賊  
 人照見輕紅等曰二明器不惡可與小兒為戲具遂持  
 出時天正二年也自尔流落數家陳末秦鐵杖猶子咬  
 頭將至此以到今日惠又聞曰曾聞謝宣城索王欽則  
 女尔何遽云樂家娘子舞索曰王氏乃生前之妻樂家  
 乃冥婚耳王氏本屠酤種性粗率多力至冥中猶與宣  
 城琴瑟不睦伺宣城類嚴則樂石拉開以為威實宣城  
 自密放于天帝許迷之二女一男悉隨母歸矣遂再  
 娶樂彦輔第八娘子美姿質善書好彈琴猶與殷東陽  
 仲文謝荆州晦夫人相得日志進專宣城嘗云我才方  
 古人唯不及陳阿耳其餘文士皆喜枕中之肉可以宰  
 割矣見高曹典鍊即與潘黃門同列乘肥衣輕貴於生  
 前百倍然十日一朝置宋齊梁可以為勞近聞亦已得  
 矣惠又問曰汝二人靈異若此吾欲捨汝何如即皆喜  
 曰以輕素等變化雖無不可君意如不放終能逃廬山  
 山神欲索輕素作舞姬矣矣此奉辭使當投彼榮富

君能終思請命盡工便賜粉黛即令工人為圖之使  
 後錦繡輕素喜笑曰此度非淪舞妓亦當被夫人無以  
 奉酬請以微言留別百代之中但有他人會者無不為  
 忠臣君大位矣言曰鷄角入骨紫鶴喫黃角甲不害五  
 通泉室為六代吉昌言訖而城後有人禱廬山神女巫  
 云神君新納一夫人要翠花釵簪汝宜求之當降大福  
 禱者求薦之遂如願為惠亦不能知其微言訪之時賢  
 皆不識或云中書令岑文本識其三句亦不為人說云

滕庭俊

元明元年毗陵掾滕庭俊患熱病積年每發身如燒熱  
 數日方定召醫不能治後之洛調選行至榮陽西十  
 四五里天向暮未達前所遂投一道傍莊家主人暫出  
 未至庭俊心無聊賴自歎吟曰為客多辛苦日暮無主  
 人即有老父鬚髮甚禿衣服亦弊自堂西出而曰老父  
 雖無所解然性好文章適不知即君來正與和且耶聯  
 句次聞即君吟為客多辛苦日暮無主人雖曹丕客子  
 常畏人不能過也老父與和且耶同作渾家門客門客  
 雖貧亦有斗酒接即君清話耳庭俊甚異之問老父居

僅是古詩  
又不同何所

止何所父老曰僕忝渾家掃門之客姓麻名東禾第大  
君何不呼為麻大應俊即謝不敏與之偕行逸堂西隔  
遂見一門上啟華堂複閣甚綺秀館中有梅酒盤杓麻  
大揖庭俊同坐良久門中一客出麻大曰和至矣庭俊  
即降相讓還生且耶謂麻大曰通與君聯句詩頭未末  
麻大自書題目曰同在渾平原門聯句一首便請人為  
四句矣麻大詩曰自與慎終隣馨香逐滿身無閑好清  
淨又用去灰塵且耶良久乃曰但自為一章亦不惡於  
是即吟曰冬朝每去依烟火春至還歸養子孫曾向侍  
王筆端坐邇來求食渾家門庭俊猶未悟見其館華盛  
固有淹留歇馬之計乃書四言云田文稱好客凡奉幾  
多人如使馮驩在今布厨下賓且耶天麻皆笑曰使君  
得在渾家一日自當足矣洽飲引滿十巡主人至見庭  
俊不見麻大二人家人叫呼之庭俊應曰庭有館賓麻  
大二人一時不見身在厠屋下傍有大蒼蠅充帚而已  
庭俊先有熱疾自此後頓愈不復更發矣 唐紀四百五

顧愨

平天監元年顧愨為縣吏數被鞭撻嘗鬱憤懷因逃  
窟墓之間彷徨惆悵不知所適忽有二黃衣見顧愨曰  
劉君頗憶疇昔周旋否愨驚曰非宗顧氏先未曾面清  
顏何有周旋之間二人曰僕二人王紫孫幹也足下生  
前是劉楨為魏時侍中以納賂金請為小吏公今當不  
知矣然公言辭歷歷猶有記識音旨因出袖中五軸書  
示愨曰此君集也當諦視之愨試省覽乃了然明悞便  
覺藻思泉湧其集多人有本惟卒後數篇記得一章詩  
題目曰徒駕遊曲麗宮却憶平生西園文會因寄修文  
府正即蔡伯諧詩曰在漢絕網紀溟瀆多騰濡煌煌魏  
世祖極瀟靜波瀾天紀已岳定邦人亦保完大開相公  
府檄拾畫幽蘭始從象君子日侍冥主歡天皇在春宮  
烝孝踰問安監撫多餘閑園囿恣遊觀末臣戴替筆翊  
聖從和鸞月出行殿涼瓊水清露園天文信輝麗鏗鏘  
枕琅玕被中仰微和顧征成所難弱質不自持尼脆朽  
萎殘童意十餘年陵寢接漱寒今朝坤明國弄顏簪蟬  
冠侍遊于離宮高聳浮雲端却憶西園時生苑翰悲酸



君昔漢公卿未央冠群賢倘君念平生覽此同愴然  
餘七篇傳者失本王繫謂惣曰吾本短小無何娶婦  
似肥短小尤甚自別君後改娶劉荆州女孿生一子荆  
州與名似翁奴今年十八長七尺三寸所恨未得參夾  
人也當渠年十一與余同覽鏡余謂之曰汝首魁梧於  
余渠亦應余曰防風骨節專車當不如白起頭小而銳  
余又謂曰汝長大當年為將又應余曰仲尼三尺童子  
羞言霸道况某承大人嚴訓敢惜意於相道乎余知其  
了了過人矣不知足下生來有即娘否良久沉思稍如  
相識因曰二君子既是惣人前何計可脫小吏之厄徐  
幹曰君但執前集訴於縣宰則脫矣惣又問坤明是何  
國幹曰魏開國鄭地也公昔為開國侍中何遽忘也公  
在坤明國家累悉無恙賢小娘子嬌羞娘有一篇奉憶  
昨者已誦似丈人詞詩曰憶爺婢女不歸家不能作侍  
中為小吏就辛苦也願爺相念早相見與兒買李  
市其爪誦訖惣不覺涕泗交下為一章寄嬌羞娘子憶  
兒貌念兒心望兒不見淚沾襟時殊世異難相見棄謝  
此生當訪尋既而王繫徐幹與惣懋叙別乃携劉楨

集五卷并具陳見王繫徐幹之狀仍說前生是劉楨  
宰因見楨卒後詩大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為小吏即解  
遣以賓禮待之後不知惣所在集亦尋失矣時人勗子  
弟皆曰死劉楨猶庇得生願惣可不進備哉廣記卷三十

周靜帝

周靜帝初君延却落圭勃郝骨佗當虛陵暴奢逸好樂  
居處甚盛忽有人數十至門一人先投刺曰省名却落  
主成多受因趨入骨佗問曰何為省名却落多受曰某  
等數人各殊名字皆示別造有姓馬者姓皮者姓熊者  
姓麋者姓衛者姓班者然皆名受唯某師名多受耳骨  
佗曰君等悉似伶官不知何事祈解多受曰曉弄梳珠  
性不愛俗言皆經義骨佗大喜曰目所未覩省有一優  
即前曰某等壯饑腸腸恰恰皮漫遶身身送主人食若  
不食開口終當不合骨佗甚驚命加食一人曰某請弄  
大小相成終始相生於是長人吞短人肥人吞瘦人相  
吞殘兩人共一人人長者又曰請作終始相生耳遂吐  
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迺相吐出人數復足骨佗甚驚  
因重錫資遣之明日又至戲弄如初連翻車月骨佗頗

似原不能設食諸伶皆怒曰主人當以某等為幻術請  
 借即君娘子試之於是持骨佗兒女弟妹主理妻妾等  
 吞之於腹中啼呼請命骨佗惶怖降階頓首哀乞親屬  
 伶者皆笑曰此無傷不足憂即吐之出親屬完全如初  
 骨佗深懷喜怒欲伺隙殺之因令密訪諸伶果於一斤  
 宅基而滅骨佗聞而令裡之深數尺得瓦礫瓦礫之下  
 得一大木檻上中皮袋數十櫛旁有谷麥觸即為灰檻  
 中得竹簡書文字磨滅不可識惟隱隱似有三數字若  
 是陵字骨佗知諸袋為恠欲牽出焚之諸袋因號呼檻  
 中曰某等無命尋合化滅緣李都尉李少卿在此欲得  
 且存某等即李都尉李少卿般般屋崩手厥因至時  
 綿歷歲月今已有命見為居延山神收作伶人伏乞存  
 情於神不相殘毀自尔不敢更擾高居矣骨佗利其水  
 銀盡焚諸袋無不為寬楚聲血流漂灑焚訖佗房廊戶  
 脯皆為寬痛之音如焚袋時經旬月餘日不止其年骨  
 佗舉家病死死者相繼周歲復才遺其水銀後亦失  
 所在也 廣記三百六十八居延郡善主

劉諷

文明年竟陵掾劉諷夜投夷陵空館月下愁忽有四  
 女即西軒至儀質溫麗緩歌閑步徐至中軒迴命青  
 衣曰紫綵取西堂花茵米菲屈劉家六姨十四舅母  
 南隣翹翹小娘子并將溢奴來傳語道此間好風月足  
 得遊行彈琴誦詩大是好事雖有竟陵判司此人已睡  
 明月下不足迴避耳未幾而三女即至一孩兒色皆絕  
 國於是紫綵鋪花茵于庭中揖讓班坐坐中談犀角酒  
 罇象牙杓綠罽花單白琉璃盃醪馨香遠聞空際  
 女即談詠歌詠音詞清婉一女即為明府一女即為錄  
 事明府女郎舉觴澆酒曰願三姨婆壽等祇果山六姨  
 姨與三姨婆壽等劉姨夫得太山府君判官翹翹小  
 娘子嫁得諸餘國太子溢奴便作諸餘國宰相某三四  
 女伴總嫁得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即君六  
 郎子七郎子則平生素望足矣一時皆笑曰須與蔡家  
 娘子賞口翹翹錄事獨下一壽罰蔡家娘子曰劉姨夫  
 才貌溫茂何故不與他五道主使空稱判官怕六姨  
 姨不歡深契一盞蔡家娘即持盃曰誠知被罰道錄到

姨夫年老眼暗恐有五道黃昏文書不得誤大神伯公  
事頗亦何事於是眾女郎皆笑倒又一女郎起傅口令  
仍抽一翠簪急說須傳翠簪替翠簪過令不通即罰令曰  
驚腦老頭腦好好頭腦驚老傅說數巡因令紫綵下坐  
使說令紫綵素吃訥令至但拜驚女即皆笑曰昔賀  
若弼弄長孫驚侍即以其年老口吃又無髮故造此令  
三更後背彈琴擊筑齊唱迭和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  
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  
何時歡樂又歌曰楊柳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  
夢中翠簾斜卷千條入又歌曰玉戶金缸願陪君王  
即宮中金石絲篁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統縞繡紛翠眉  
紅粧王歡憐盼君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災苦歌竟亦  
是四更即有一黃衫人頭有角儀貌甚偉走入拜曰婆  
提玉屈娘子便許娘子速來女郎等皆起而受命却傳  
曰不知王見召適相與望月至此既蒙王呼喚敢不奔  
赴因命青衣收拾盥筵因大聲連咏視庭中無復一物  
明旦諦視之拾得翠釵數隻將出示人更不知是何物  
也

董慎

隋大業元年兗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自都督以  
下用法有不直必起犯顏而諫之雖加削責亦不愆必  
俟刑正而後退嘗因事暇偶歸家出州門逢一黃衣使  
者曰太山府君呼君為錄事知之乎因出懷中牒示慎  
牒曰董慎名稱茂實案牘精練將分疑獄必俟良能推  
差知右曹錄使者即處分明及後署曰慎謂使者曰府  
君呼我豈有不行然不識府君名謂何使者曰錄事勿  
言到府即知果因持大布囊內慎於中負之趨出兗州  
郭致囊於路左汲水為泥封慎而目慎目既無所覩都  
不知經過遠近忽聞大唱曰范慎追董慎到使者曰諾  
趨入府君曰所追錄事今復何在使者曰冥司幽秘恐  
或漏泄向請左曹曹影布囊盛之府君大笑曰使一范  
慎追一董慎耳左曹布囊盛一右曹錄事可謂能防慎  
矣便令寫出扶去目泥便賜青練衣魚須笏豹皮靴文  
甚班駁邀登副階命左右取榻令坐曰籍君公正故有  
是請今有閩州司馬令狐定等六人寘無間獄承天曹  
符以寘是太元夫人三等親准令式逾減三等罪人

一百二十人引例喧訟紛紜不可止遏已具名中  
天曹天曹以為罰疑唯輕亦令量減二等余恐後人引  
例多矣君謂宜如何慎曰夫水照妍蚩而人不怒者以  
其至清無情況於天地刑法豈宜息貸姦慝然慎一胥  
吏爾素無文字雖知不可終語無條貫常州府秀才張  
審通辭彩雋拔足得備君管記府君令帖召俄頃審通  
至曰此易耳君當判以狀申府君曰君善為辭即補充  
左曹錄事仍賜衣服如董慎各給一玄狐每出即乘之  
審通判曰天本無私法宜畫一首後恩貸是恣姦行令

狐寔前命減刑以同私請程嘉後申簿訖且異罪疑倘  
開逆滅之科實失公家之論請依前付無間獄仍錄狀  
申天曹者即有黃衫人持狀而往少頃復持天符曰所  
持文狀未起異端奉主之宜但令遵守周禮八議一曰  
議親又元化匱中釋冲符亦曰無不親是則典章昭然  
有何不可豈可使太元功德不能庇三等之親仍敢恣  
違須有懲請府君可罰不紫衣六十甲子餘依前處分  
者府君大怒審通曰君為情辭使我受譴即命左右取  
少寸肉塞却一耳遂無聞審通訴曰乞更為制申不允

耳耳罪再罰府君曰君為我去罪即更與君一耳審通  
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以無親若使奉主何由得一苟欲  
因情變法實將生偽喪真太古以前人猶至朴中古之  
降方聞各親豈可使太古育物之心生仲尼觀蜡之歎  
無不親是非公也何必引之請寬逆耳之辜故薦沃心  
之藥庶有闔實川得平均令狐寔等並請依正法仍錄  
申天曹者黃衣人又持往須臾復有天符來曰再有所  
中甚為允當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寔程嘉並正  
法寔置者府君悅即謂審通曰非君不可以正此獄因

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兒學之為一耳安於審通  
額上曰塞君一耳與君三耳何如又謂慎曰甚賴君薦  
賢以成我美然不可久留君當壽一周年相報耳君兼  
本壽餘二十一年矣即但送歸家使者復以泥封二人  
布囊各送至宅款如寫出而顧問妻子妻子云君亡精  
魂已十餘日矣慎自此果二十一年而卒審通數日額  
兩痒遂踴出一耳通前二耳而踴出者尤聰時人笑曰  
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為鷄冠秀才者慎初  
見府君稱隣後方知偕乃隣家也

廣記卷之六  
幽怪錄卷  
終

唐隴西牛僧孺編

開元明皇幸廣陵

開元十八年正月望夕帝謂葉仙師曰四方之盛陳于  
此夕師知何處極麗對曰燈燭華麗百戲陳設士女爭  
妍粉黛相染天下無踰于廣陵矣帝曰何術可使吾一  
觀之師曰侍御皆可何獨陛下乎俄而虹橋起于殿前  
板閣架虛楯若畫師奏橋成請行但無回顧而已於是  
帝步而上之太真及侍臣高力士黃旛綽樂官數十人

幽怪錄卷之三

從行步步漸高若造雲中俄頃之間已到廣陵矣月色  
如畫衍陌繩直寺觀陳設之盛燈火之光照灼臺殿士  
女華麗若行化鳥而皆仰望曰仙人現于五色雲中乃  
蹁舞而拜闈溢里巷帝大悅焉乃曰此真廣陵也師曰  
請教樂官奏霓裳羽衣一曲後可驗矣於是作樂雲中  
瞻聽之人紛紜相踴曲終帝意將迴有頃之間已到闈  
矣帝極喜人或謂仙師幻術造微暫炫耳目久之未決  
後數旬廣陵奏云正月十五日三更有仙人乘綵雲自  
西來臨孝感寺道場上高數十丈久之又奏霓裳羽衣

一曲曲終西去官僚士女無不具瞻斯蓋陛下孝誠感  
通玄德昭著名應仙籙遺冠帝固不然何以初元朝禮  
之晨而慶雲現小臣賤備之地而仙樂陳則垂衣裳者  
徒聞帝德敬南風者才洽人心豈與盛朝同日而語哉  
上覽表大悅方信師之不妄也

幽怪錄卷之三

又

表洪見誘即

陳朱崖太守表洪兒小名誘即年二十生來性好書樂  
靜別處一院頗能玄言嘗野見翠翠鳥命羅得之表甚  
好玩清夜月明徹燭長吟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忽  
失翠翠鳥所在見一隻繫姆子立在其左曰表即此篇  
甚為佳妙然未知我二十七即封即能押劇韻人為三  
言四言句詩一向開口一向合詠春詩曰花落他蝶  
舞人何多疾吁足憂若如劇韻押法之者有一二百首  
不能盡記得誘即甚異之曰汝是誰家青衣乃得至此

德修錄卷三

且汝封即吾可屈數之手姆子曰某王家二十七即子  
從嫁本名謂翠偶因化身遊行使為表即子羅得封即  
去此不遠但具主人之禮少頃封即即至誘即乃命酒  
具茶器未移謂翠曰封即在門外出見一少年可二  
十餘言辭溫雅風流無遺博議登席討論子史自脯竟  
夕賓主相得誘即曰足下高居當豈見喻封即曰平仲  
來日當有疏僕奉邀然非僕本居贊手卿耳再三懇  
懇而別及明日復有小童前拜曰封即使歸鬼送書  
今從二即引路啓書讀曰佳辰氣茂思得良會駐足層

誘即入簾下有女郎曰表即行動趨踰猶似把書入學

時又老青衣過誘即拜謝訖目之即又咲曰禽罪 魚  
乳父矣表即何用目之將暮儻來皆至有青衣持燈催  
粧詩誘即下筆賦詩曰好花本自有春暉不偶紅粧亂  
玉姿若用何即面上粉任將多少借光儀其餘吉禮無  
不畢備篇詠甚多而不悉記得唯憶得詠花扇詩曰圓  
扇畫方新金花照錦茵那言燈下見更值月中人誘即  
妻殊麗絕國舉止閑雅小名曰從從正名携第二十七  
儀質亦得類姊姊辨捷善戲謔贈表即詩白人家女美

德修錄卷三

大須愁往往醜即門外求昨日金剛脚下見今朝何得  
此間遊及後班坐桐陰封平仲鼓琴顧謂誘即曰姨夫  
豈無一言相贈誘即即賦詩曰寶匣開玉琴高梧追煩  
暑商絃一以發白雲飄然舉何必蒼梧東激琴懷怨浦  
誘即日恣餘嘵遂無歸思忽覺妻皆慘又飾行裝誘即  
問封生封生曰丈人晉侍中王濟也久為陰道交州牧  
近改并州刺史若足下以賢尊在此不能俱往則當從  
此有終天之別其妻嗚咽流涕曰君本自殊途不期與  
會致今日之別亦封即二兄之過遂開外人呼聲走出

迴顧已蒼然不復見一物太守求不得已近一年及至數月猶愴恍往往奔至前所別無所見復涕泣而退終歲乃如故

張左

前進士張左嘗為叔父言少年南次鄆社郊行元有老父乘青驢四足白腰背鹿茸囊類甚悅澤音趣非凡與自斜徑合路左甚異之試問所從來叟但笑而不答至於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豈盜賊鑑理者耶何必問所從來左遜謝曰向慕先生高獨願從事

德錄卷三

四

左右耳何賜深責叟曰吾無術教子但壽求者子當唾吾溲倒欲噉吾釋志耳遂鞭乘促走左亦撲馬趨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寢未熟左方疲倦取酒將飲試就請曰簞醪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所好何子解吾意飲訖左覘其色悅徐請曰小生寡昧願先生賜言以廣聞見然非所敢望叟曰吾所見梁陳隋唐耳賢愚治亂國史已具然請以身所異者語子吾宇文周時居正扶風人也姓申名宗慕齊神武因改為觀十八役燕公于謹征梁元帝於荊州陷大將軍旋夢青衣二人謂余曰

曰走天年人向主壽既覺吾乃詣占慶者於江陵市占慶者謂余曰曰走迴字也人向主住字也豈子住乃壽也時留兵於江陵吾遂陳情於校尉托跋烈許之因却詣占慶者曰住即合矣壽有術乎占者曰汝生前梓潼薛君曹也好服木藥散多尋異書日誦黃老一百紙後君鶴鳴山下草堂三間戶外駢植花竹泉石縈遶八月十五日長嘯獨飲因酒酣暢大言曰薛君曹疏澹若此何無異人降止忽覺兩耳中有車馬聲因頽然思解線至席遂有小車朱輪青蓋駕赤犢出耳中各高二三寸

德錄卷三

五

亦不知出耳之難車有二童綠幘青帔亦長二三寸憑軾呼御者踏輪扶下而謂君曹曰吾自雙玄國來向聞長嘯月下韻甚清激私心奉暮願接清論君曹大駭曰吾君適出吾耳何謂雙玄國來二童子曰雙玄國在吾耳中君耳安能處我君曹曰君長二三寸豈復耳有國土倘若有之國人當盡焦爛耳二童曰胡為其然吾國與汝國無異不信盍從吾遊或能便留則君亡死生苦矣一童因傾耳示君曹君曹覘之乃別有天地花卉繁茂斃棟連接清泉翠竹縈遶香甸因捫耳按之已至一

都會城池樓堞窮極瑰麗君曹彷徨未知所之顧見向  
之二童已在側謂君曹曰此國大小與君國既至此盍  
從吾謁蒙去貞伯居大殿墻垣階階盡飾以金碧璽翡翠  
簾幕中間獨寡貞伯身衣雲霞日月衣冠通天冠垂  
旒皆與身等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執白拂一執犀如意  
一人皆拱手拜伏不敢仰視有高冠長鬣絳紗衣人  
宣青紙制曰肇分大素國既百億爾淪下土賤卑萬品  
幸臻於此寔由冥合况爾清乃躬試叶于真宰太官厚  
爵俾宜享之右可主錄大夫君曹拜舞出門即有黃帔

山海經卷三

六

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識每月亦無請  
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當便供給因暇登樓遠望  
忽有歸思賦詩曰風軟景和麗異花馥林塘登高一快  
望信美非吾鄉因以詩示二童子童子怒曰吾以君質  
性冲寂引至國鄙俗餘悲果乃去卿有何自憶耶遂  
疾逐君曹如陷落地仰視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舊居  
處童子隨視亦不見因問諸憐人隣人失君曹已七八  
年矣君曹在彼如數月未幾而君曹卒遂生於申家即  
今身古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

以至得度玄國然俗想未盡不可長生然汝由此壽千  
歲矣吾受汝符即歸因吐朱絹尺餘令吞之占者遂復  
童子形而滅自是不復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茲向百  
餘歲然吾所見異事甚多並記鹿筆中因啓囊出二軸  
書甚大字煩緬左不能讀請叟自宣略述十餘事其半  
昭然可紀此卷八事無非叟之所悅其夕將明左略寢  
及覺已失叟後數日有人於炭谷湫見之叟曰為我致  
意于張君左遽尋之已復不見時貞元中

山海經卷三

七



若干合法則死若干  
合則死若干合法則死

蕭志忠景雲元年為晉州刺史將以臘日啟遊  
六事且羅先一日有新者樵于霍山暴擊不能歸因止  
崑穴之中呻吟不寐似聞谷草有人聲初以為盜賊將  
至則匍匐伏於枯木中時山月甚明有一人身長丈餘  
鼻有三角體被豹鞞目閃閃如電向谷長咲俄有虎兕  
鹿豕狐兔雉鴛駢迓百許步長人即唱言曰余玄冥使  
者奉北帝之命明日臘日蕭使君當順畋獵汝等若干  
合鷹死若干合箭死言訖群獸皆俯伏戰懼若請命者

有老虎伯老麋皆屈膝向長人言曰以某之命死實以  
分然蕭公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時令耳若有少故則  
止使者豈無術故余使者曰非余欲殺汝輩仁以帝命  
宣示汝等刑名即余使乎之事華矣自此任尔自為計  
然余聞東谷嚴四善謀尔等可就被折來群獸皆輪轉  
歡叫使者即東行群獸翼後時薪者疾亦少間隨往規  
之既至東谷有茅堂數間黃冠一人架懸虎皮身執籥  
驚起見使者曰濶別既久每多恩望今日至此得無醜  
群生臘日刑名乎使者曰正如高明所問然彼皆求生

蕭志忠四兄當為謀之老麋即屈膝哀請黃冠曰蕭使  
君從仁心恤其饑寒若祈滕六降雪異二起風即不復  
遊獵矣余昨得滕六書已知喪偶又聞索泉第五娘子  
為歌姬以妬忌黜若汝求得美女納之雪立降矣又異  
二好飲汝若求得醇醪以賂之則風立生有二狐自稱  
多媚能取之河東縣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媚綴絳州  
盧思由善醪釀妻產必有美酒言訖而去諸獸皆有歡  
聲黃冠乃謂使者曰噫含質仙都豈憶千年為獸身佞  
佞不得志聊為述懷一章乃吟曰昔為仙子今為虎流

落陰崖足風雨更將斑毳被余身千載空山萬般苦然  
含質譴謫已滿惟有十一日即歸紫府矣久居於此將  
別無限恨因題數楹壁以使後人知僕曾居於此矣乃  
書北壁曰下玄八千億甲子舟飛先生嚴舍質謫下中  
天被班革六十萬甲子血食澗飲厠猿狔下濁界景雲  
元祀升太一時薪者素曉書語因密記得之少頃老狐  
負美女至絲及笄歲紅袂拭目殘粧嬌媚又有一狐負  
美酒二瓶香氣苦裂嚴四兄即以美女洎美酒瓶各內  
一壺中以朱書二符取水嚙之二符即飛去薪者懼其

為所即尋却迴未明風雪暴至竟日乃罷而蕭使君不復獵矣

李沛言

漢中從事李沛言天寶中有士人尉於色蜀綿至成都而卒時連率董仇蕪瓊哀其妻少而無校止因與青城下置一別墅又以其色美欲聘納之計無所出謂其夫人曰貴諸侯妻何不盛為盤筵邀召女客五百里內盡可迎致夫人甚悅蕪瓊因命衙官遍報五百里內女郎即日會成都意欲因會便留亡尉妻辭以為族舅納之

盧勇家

知蕪意令尉妻辭疾不行蕪瓊大怒促左右百騎往收捕盧勇時方養兵騎逸宅亦合盧談笑自若殊不苦懷食訖謂尉妻曰蕪瓊之意可知夫夫人不可不行少頃即當送素色衣來使可服之而往言訖乘驢出門兵騎前攬不得徐徐而去追不及矣俄使一小童捧箱內有故青裙白衫子綠被子緋羅縠絹素皆非世人之所有尉妻服之至成都諸女郎皆先期而至蕪瓊覘於帷下及尉妻入光彩遶身美色傍觀不可正視坐皆懽氣不覺起拜食歸三日而卒紅壞立盡蕪瓊大駭具

狀錄奏聞帝問張果果云知之不敢言請問青城王老帝即詔蕪瓊求訪王老進之蕪瓊搜索青城山前後並無此人惟草市藥肆常云二人日來買山藥稱王老所使二人至蕪瓊即令衙官隨訪入山數里至一草堂王老緒然鬚髮隱几危坐衙官隨入遂宣詔蕪致蕪瓊意王老曰此必多言小子張果也因與蕪瓊約期至京師期令發表先不肯乘傳蕪瓊從之使絲至銀堂王老到帝召問張果猶在席側見王老惶恐再拜王老叱果曰小子何不言之又遣速取吾來果言小仙不敢事侯

仙伯言

耳因奏曰盧二舅即太元夫人摩子假下遊以亡尉妻微有仙骨故納為賸無何盜太元夫人衣服與子自已受謫至重為鬱鬱夫子矣亡尉妻以衣太元夫人衣帳墮無間從夫表訖苦不賴留帝放還出後不知所

南嶺

唐澤守南嶺嘗為人言至德中有調選得同州督郵者  
姓崔忘名字輕騎赴任出春明門見一青袍人乘馬出  
亦不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問何官青袍人云新授  
同州督郵崔云某新授此官豈不錯悞乎青袍人笑而  
不答又相與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數十里於斜路中有  
官吏拜迎青袍人謂崔君曰君為陽道錄事某為陰道  
錄事路從此別豈不相送耶崔生異之即與連轡入斜  
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壯麗青袍人至廳與崔

崔生

十三

生同坐伍伯通齊徒僧道等訖次通辭訟獄囚崔生大  
驚謂青袍人曰不知拙室何得至此青袍人即避大案  
後令崔生自與妻言妻云被追至此已至數月君宜哀  
請錄事耳崔生即祈求青袍人青袍人問令督吏促放  
崔生妻令迴崔生試問妻犯何罪至此青袍人曰君寄  
家同州亡人皆聽勸過蓋君嘗陽道某嘗陰道崔生淹  
留半日即請却回青袍人令督吏拜送曰雖陰陽有殊  
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郵哉青袍人亦偕餞送再  
三勤款揮袂又令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州問妻子妻

子病七八日冥然無知神不識生愈繞得一日崔生計  
之恰放回日也妻不記陰道見崔生時崔生言之妻始  
悟如夢亦不審記也 廣記卷三百三

侯適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適入城至劔門外忽見四黃石  
皆大如斗適愛之收藏於籠負之以驢因歇鞍取看皆  
化為金適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羨妾十餘人大開第  
宅近向良田墅貨買甚多承春景出遊畫妓妾隨後下  
車陳設酒餼忽有一老翁負大笈至廁下坐適怒詬之

侯適

十三

命蒼頭扶之皆不嗔恚但引滿盃啖炙而啖之吾此來  
求君償債耳君將我金去不憶記乎盡取適妓妾十餘  
人投之於笈亦不覺笈中之窄負之而趨走若飛鳥適  
令蒼頭馳馬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適家日貧却復  
昔日生計十餘年却歸蜀到劔門又見前者老翁携所  
將妓妾遊行嬪御極多見適皆大笑問之不言適之又  
失所在訪劔門前後並無此人意不能測也 廣記四百

巴印人

有巴印人不知姓名家有橘園因霜後諸橘盡收餘有  
兩大橘如三斗盎巴人異之即令舉橘下輕重亦如常  
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髮眉鬚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  
戲身長尺餘談笑自若剖開後亦不驚怖但相與決賭  
決賭訖一叟曰君輸我海上龍王第七女髮髮千兩智  
瓊額黃十二枝紫絹絳一副絳臺山霞寶散二度瀛洲  
土塵九斛阿母瘞髓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娘子瘳虛  
龍編篋八緡後口於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

龍編篋

十段

叟曰王先生詩求竟得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啗山但不  
得深根固蒂為愚人摘下耳又一叟曰僕饑虛矣當取  
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  
如轉龍鬚蹙閃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則滿食訖以水喫  
之化為一龍四叟共集之是下泄泄雲起頃刻風雨晦  
冥不知所在巴人相傳云百五十年來如此似在陳隋  
之間但不知的年號耳

劉法師

貞元中華州雲臺觀有劉法師者鍊氣絕粒迨二十年  
每三元設齋則見一人纏掖衣而面覆朱居末坐齋畢  
而去如此者十餘年而衣服顏色不改法師異而問之對  
曰余姓張名公弼住蓮花峯東隅法師意此處無人之  
境請同往公弼怡然許之曰此中甚樂師能便往亦當  
無問法師遂隨公弼三二十里援蘿葛纒行攀有鳥道  
經過崖谷險絕雖猿狖不能過也而公弼履之若夷途  
法師後行亦無難遂至一石削成高直千餘仞下臨無

幽巖

十五

底之谷一逕濶數寸法師與公弼側足而立公弼乃以  
指扣石壁中有人問曰為誰對曰某遂劃然開一門門  
中有天地日月公弼將入法師隨入其人乃怒謂公何  
引外人來其人因闔門則又成石壁矣公弼曰此非他  
則雲臺劉法師也余交故故請來此何見拒之深也又  
開門內公弼及法師公弼曰法師此來甚飢君可豐食  
遣之其人遂問法師便能住否法師請以後期其人遂  
取一盆水以肘後青囊中一刀圭糝之以飲法師味甚  
其香飲畢而饑渴之想除矣公弼曰余昨云山中甚樂

君蓋為戲令法師觀之其人乃以嚙東谷中乃有蒼龍  
白象各一對舞之甚妙威鳳綵鸞各一對歌之甚清空  
中公弼送法師遠回顧惟見青崖丹壑向之歌舞一無  
所見矣及去觀將近公弼乃辭法師至觀處置事畢却  
尋公弼則步步險阻杳不可階痛恨前者不住號天叫  
地遂腰疾公弼更不復至也矣昭應縣尉薛公幹為僧  
儒叔父言也 唐紀第十八

刁俊朝

安康伶人刁俊朝妻巴嫗項瘦者初大如鷄卵漸大如  
三四斗瓶益積四五年大如數斛之囊重不能行其中  
有琴瑟笙磬埙箎之響細而聽之若合音律冷冷可樂  
積數年瘦外生穴如蜂芒者不幾紀億每天雨則穴中  
起白雲霏霏如絲縷漸高步散結為屯雲雨則立降其  
家少長思之咸請遠送品穴俊朝恋恋不能已因謂妻  
曰吾以迫衆議將不能庇伉儷送汝於無人之境如何  
妻曰此疾誠可憎惡送之死君當為我決折看有何

物俊朝即磨淬白刃揮挑將及妻前瘦中忽然有聲四  
分析裂有一猱跳走騰踏而去即以白絮裹之雖瘦疾  
頓愈而冥然大漸夫明日有黃冠扣門曰吾昨日瘦中  
猱也本是老獼猴精解致風雨無何與漢江鬼愁潭老  
蛟還往嘗與規船船舫將至俾地覆之以求舟中猴  
粮且養孫姪昨者天誅蛟搜索黨與故借夫人蟾蜍之  
領亡匿性命不相干然思亦至矣今於鳳凰山神處求  
得少起亡膏請君塗之幸希立愈俊朝如言塗之隨手  
瘡合俊朝因留黃冠烹雞設食食訖貰酒飲而去 唐紀二十

李元之

李元之不知何許人也嘗暴疾屍卧數日家以為死已而甦却生矣元之云嘗昏醉時忽如有人沃冷水體中仰見一衣冠絳裳寬懷儀容甚偉顧元之曰吾乃古弼也是汝遠祖適欲至和神國中無人擔囊侍從故來取汝即令負一大囊可重一鈞又與一竹枝長二尺餘冷元之乘騎隨後飛舉甚速常在半天西南行不知里數山河愈遠欵然下地以至和神國其國無大山山皆積碧砥石際生青彩簾篠異花球果軟草香媚好禽朝晰

此條錄卷之三

一八

山頂皆平生如砥清泉迸下者三二百道其國原野無此樹悉生百果及香之果木時聞竹相思栢榴之華俱發實色鮮紅映翠葉之下紛錯滿樹四時不斷唯一載一隻暗換花實葉等更生新嫩人不知覺田疇蓋長大瓠瓢中實以五穀香非中國稻梁肥脂所擬人得足食不暇耕種閑地悉茂轉不生蘄草一年一度出絲絲樹樹枝幹悉纏繞五色絲縷人得隨色織絁不假蠶杼四時之氣常熙和淑如中國二三月無蚊蟻蟻虱蜂蝎蛇虺中宮蜈蚣蛛蟻之虫又無鴟梟鴟鵂鴟鵂

蝠之禽又無虎狼豺豹狐狸驀駁之獸又無貓鼠諸撥

害人之類其人長短妍蚩皆嗜愛憎之志人生二男二女居隣則世世為婚笄年而娶人生一百二十中無夭折疾病瘡孽跛躄之患百載以下皆自記憶百載外皆不知其壽幾何至壽盡則欵然失所自雖親戚子孫皆忘其人故常無憂感每日午一飡食亦不知所化不置溷泝人人無私園倉餘糧棲畝要者取之魚鱉鰻蔬野菜皆足十畝有一酒泉味甘而香國人日相携遊遊覽歌詠陶陶然暮夜而散未嘗醉人人皆有婢僕

此條錄卷之三

十九

皆自然謹慎知人所要不煩役使隨意屋廡不壯麗其國六畜唯有馬馴擾而駿不用芻秣自食野草不近積聚人要乘則乘乘訖而却放亦無主守其國千官皆足而仕官不自知其身之在仕雜於下無以職事操斷也雖有君主而君不自知為君雜於千官無以機事昇貶也又無以迅雨風雷其風常微輕如屢襲萬物不至木有鳴條兩十日一降降必以夜律潤調暢不至地有流潦一國人皆相親有如親屬人各相惠多與無市易商販人輩以不求利故也古弼既到其國顧謂元之曰此

和神國也此非神仙風俗不惡汝四當謂世人言之吾  
既至此過即求別人負笈不用汝矣因以酒飲元之元  
之引滿數巡既沉醉冥然既醒已活矣自是元之踈逸  
無官情之意進行山水自號知和子竟不知其終也

### 盧公渙

黃門侍郎盧公渙為明州刺史屬邑象山縣百姓溪谷  
迥無人處有盜發墓者云初見車轍中有花磚因揭中  
知是古塚墓乃結十人於縣按狀請路旁居止縣君  
之逐種麻令外人無所見即悉力發掘入其隧路漸至

傳語道盜弗允說兩扇欵關大水漂蕩盜皆溺死一盜

壙中有三石門皆以鉄封之其盜先能誦呪因齋戒禁  
之翌日兩門開每門各有銅人銅馬數百持執干戈中  
其制精巧盜又齋戒三日中門一扇開有黃衣人出傳  
語曰漢征南將軍劉名使來相問某人有征伐大勲及  
死敕令護塋及鑄銅人馬等以象存日儀衛奉計來此  
必感財貨而門所居之室實無他物且官墓不瘞貨寶  
何必苦以神呪相侵若更不見已當不免而損言訖却  
入門復合如初盜又誦呪數日不已門開一青衣又出

魚田而出自縛諸官具說本末黃門令覆視其墓其中  
門內有一石牀骸枕之類水漂已半墮於下因却為封  
兩門室其隧路矣

### 齊饒州

饒州刺史齊推女適湖州參軍常會長慶三年常以妻  
方娘將赴調也送歸鄱陽邊登土國十一月妻方娘之  
父齊氏忽見一人長丈餘金甲仗鉞怒曰我梁朝陳將  
軍也父居此室汝是何人敢此穢觸舉鉞將殺之齊氏  
叫乞曰俗眼有限不知將軍在此比來承教乞容移去

將軍曰不務當死左右悉聞齊氏哀訴之聲驚起來視  
即齊氏汗流洽皆精神恍然遂而問之徐言所見及明  
侍婢白於使君請居他室使君責正直執無鬼之論不  
聽至其夜三更將軍又到大怒曰前者不知理當相怒  
知而不避豈可復容跳來將用鉞齊氏哀乞曰使君性  
強不從所請我一女子敢拒神明容至天明不待命而  
移去此更不移其於萬死將軍者拘怒而去未曙令侍  
婢洒掃他室移榻其中方將輦運使君公退問其故侍  
者以告使君大怒杖之數十曰產尊虛虛正氣不足妖

由之與豈足遽信女泣以請終亦不許入夜自寢其前  
以身為椽堂中添人加燭以安之夜分聞齊氏驚痛之  
聲開門入視則頭破死矣使君哀恨之極倍百常情以  
為引刀自殘不足以謝其女乃殯於異室遣健步者報  
常會常以文籍小差為天官所黜異道來復凶計不遂  
去饒州百餘里忽見一女人儀容行步酷似齊氏乃援  
其僕而指之曰汝見彼人乎何以似吾妻也僕曰未人  
刺史愛女何以行此乃人有相類耳常審觀之愈是躍  
馬而近馬其人乃入門斜掩其扇又意其他人也乃不

續錄卷之三

三

下馬過迴而視之齊氏自門出呼曰常君忍不相顧常  
遽下馬視之乃其妻也驚問其故具云陳將軍之事因  
泣曰妾誠愚陋幸奉巾櫛言詞情禮未嘗獲罪於君子  
方欲竭節閨門終於白首而枉為狂鬼所殺自檢命籍  
當有二十八年今有一事可以自救君能相哀乎悲恨  
之深言不盡意常曰夫妻之情事均一體鷄鷩翼比  
目半無單然此身更將何往苟有歧路湯火能入但生  
死異路幽晦難知如可竭誠願聞其計齊曰此村東數  
里有草堂中田先生者須村童教授此人奇怪不可處

君能去馬步行及門趨謁若拜上官然垂泣訴冤彼  
以大怒乃至詬罵屈辱擣擊拖拽穢唾必盡數授之事  
窮然後見哀即妾必還矣先生之貌固不稱馬晦冥之  
事幸無忽也於是同行常牽馬授之齊氏哭曰今妾此  
身故非舊日君雖乘馬亦難相及事甚迫切君無推辭  
常鞭馬隨之往往不及行數里遙見道北草堂齊氏指  
曰先生居也救心誠堅萬苦莫退凜有凌辱妾必得還  
無忽忽答遂令永隔勉之從此辭矣揮涕而去數步間  
忽不見常收淚詣草堂未到數百步去馬公服使僕人

續錄卷之三

三

執謁前引到堂前學徒曰先生轉食未歸常端笏以候  
良久一人戴破帽曳木屐而來形狀醜穢之極問其門  
人曰先生也命僕呈謁常趨走迎拜先生蒼拜曰某村  
翁求食於牧豎官人何忽如此甚令人驚常拱訴曰妻  
齊氏享年未半枉為梁朝陳將軍所殺伏乞放歸終其  
殘祿因扣地哭拜先生曰某乃村野鄙愚門人相競尚  
不能斷况冥晦間事乎官人莫風狂否火急須去勿咨  
妖言不顧而入常隨入拜于床前曰實訴深冤幸垂哀  
宥先生顧其徒曰此人風疾來此相喧寂可拽出又復



入汝共唾之村童數十遊來唾面其穢可知常亦不敢拭唾歇然後拜言誠懃切先生曰吾聞風狂之人打亦不痛諸生為吾擊之無折支敗面耳村童復來群擊痛不可堪常執笏拱立任其揮擊擊罷又前哀乞又救其徒推倒把脚拽出放而復入者三先生謂其徒曰此人乃實知吾有術故此相訪汝今歸吾當救之耳眾童既散謂常曰官人真有心丈夫也為妻之寃甘心屈辱感君誠懃試為檢尋因命入房房中鋪一淨席席上有案置香一爐爐前又鋪席坐定見黃衫人引向北行數百

幽怪錄卷之三

廿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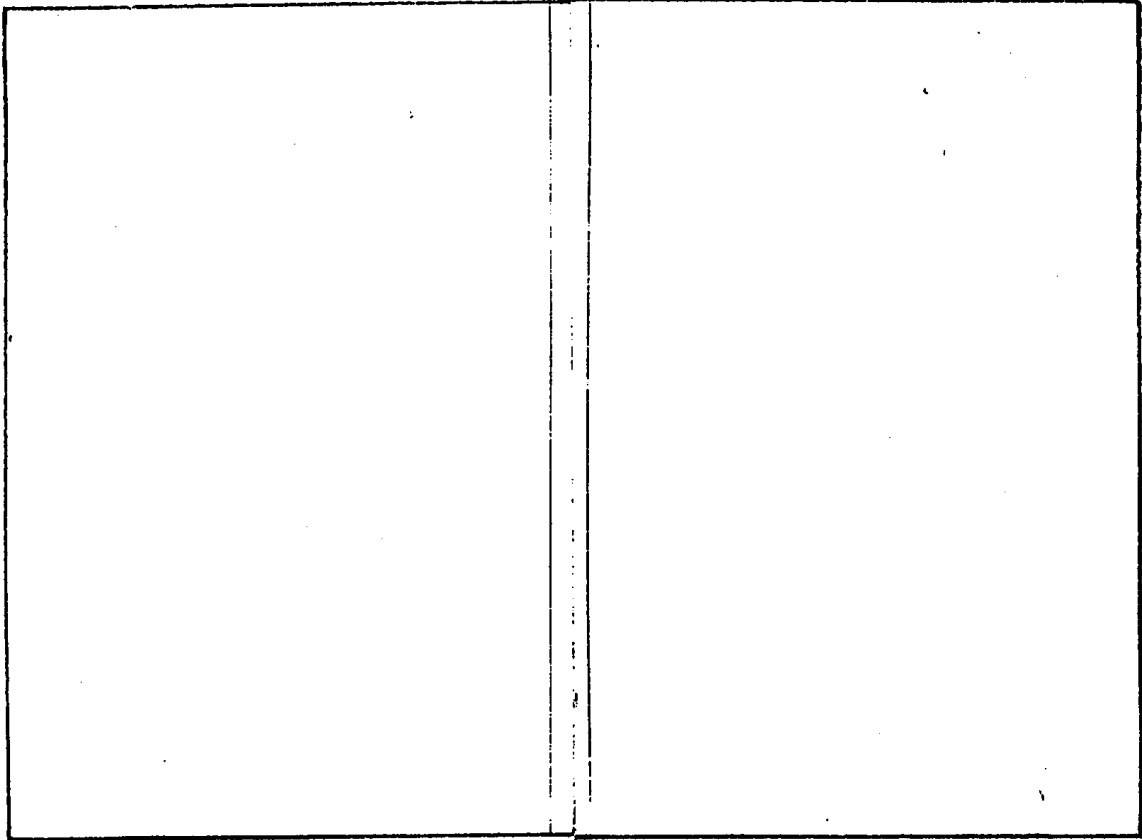
里入城郭鄆里鬧喧一如會府又如北有小城城中樓殿若若皇居衛士執兵立坐者各數百人及門門吏通曰前湖州叅軍常某乘通而入直北正殿九間堂中一間卷簾設床案有紫衣人當面坐者常入向坐而拜起視之乃田先生也常復前窺左右曰近西通狀常乃趨近西廊又有授筆硯者執為訴詞常問當衙者曰何官曰王也吏收狀上殿王判曰追陳將軍仍檢狀過判狀出瞬息間通曰提陳將軍仍檢狀過如有齊氏言王責曰何故枉殺平人將軍曰自居此室已數百歲而齊氏

猶得再宥不移忿而殺之罪當萬死王判曰冥晦異相不相干久幽之鬼橫占人室不相自省仍殺無辜可法一百配流東海之南案吏過狀曰齊氏祿命實有二十年王命呼阿齊陽祿未盡理合當回今將放歸意欲願否齊氏曰誠願却回王判曰付案勒回案吏召齊氏宅舍破壞迴無所歸王曰差人脩補吏曰事事皆陳脩補不及主曰必須放歸出門商量狀過頃復入曰唯有放生魂去此外無計王曰魂與生人事有何異曰所以有異者唯年滿當死之日病篤而無屍耳其他並同

幽怪錄卷之三

廿五

王召常曰生魂只有此異常拜請之速令齊氏同歸各并而出黃衫人復引南行既出其城若行崖谷遇跌而墜開目即復跪在案前先生者亦遷案而坐先生曰此事甚秘非君誠懃不可致也然賢夫人未塋尚瘞舊房宜飛書塋之到即無苦也慎勿言於部下微露於人將不利於使君再賢閣只在門前便可同若常拜謝而出其妻已在馬前矣此時却為生人不復輕健常擲其衣馱令妻乘馬自跨衛從之且飛書於郡請塋其柩使君始聞常之將到也設館施總帳以待之及得書驚駭



不信然強葬之而命共子以肩其迂焉見之益閔多方以問不言其實其夏醉常以酒迫問之不竟其述使君聞而惡焉俄而得疾數月而卒常潛使人覘田先生亦不知所在矣齊氏飲食生育無異於常但肩其之夫不堯其有人也余聞之已久或未深信太初二年秋富平尉宋堅塵因坐中言及奇童嘗有御王府參軍張奇者即常之外弟其言斯事無差信聞且曰齊嫂見在自婦復已拜之精神容飾殊勝舊日冥史之理於幽晦也豈虛語哉

續錄卷三

一七

吳全素

吳全素，蘇州人，舉孝廉。五上不第，元和十二年寓居長安。求興里十二月十三日夜，既卧，見二人白衣執簡，若責院引牌來召。全素曰：「禮闈引試，分甲有期，何煩夜引？」使者固邀不得已，而下床隨行。不覺過子城，出開遠門二百步，正北行，有路潤二尺已來，此外盡目深泥。見丈夫婦人，捧之者，棖倒者，枷杻者，鎖身者，連裾者，僧者，道者，囊盛其頭者，面縛者，故駐行者，數百輩，皆行泥中。獨全素行平路，如數里入城，却見官府同列者千餘人，軍

史錄卷三

十九

吏佩刀者，分部其人，率五十人為一引，引過全素在第三引中。其正街有大殿，幃設床几，一人衣緋而坐。左右立吏數十人，衙吏點名，便判付司獄者，付監獄者，付鑛獄者，付湯獄者，付火獄者，付案者，聞其付獄者，方悟身死，見四十九人，皆點付訖，獨全素在，因問其人曰：「當衙者何官？」曰：「判官也。」遂訴曰：「全素恭儉儒道，年祿未終，不合死。判官曰：「真司案牘，一一分明，據籍帖追，豈合妄訴？」全素曰：「審知年命未盡，今請對驗命籍，乃命取吳神戶籍到，檢得吳全素，元和十三年明經出身，其後三年，

食亦無官，祿判官曰：「人世三年，總同瞬息，且無榮祿，何必却迴？既去，即來，徒煩案牘。」全素曰：「辭親五載，得歸，即榮何況？成名尚餘三載，伏乞哀察。」判官曰：「任歸，仍試引者曰：「此人命薄，宜令速去，稍以延遲，即突明矣。」引者受命，即與同行，出門外，羨而泣者不可勝紀。既出其城，不復見泥矣。復至開遠門，二吏謂全素曰：「君命甚薄，突明即歸，不得見判官之命乎？」我皆貧，各惠錢五十萬，即無慮矣。」全素曰：「遠客又貧，如何可致？」吏曰：「從母之夫居宣陽，為戶部吏者，甚富，一言可致也。」既同詣其家，二吏不肯止，皆令全素入告其家，方食煎餅，全素至，燈前拱曰：「阿姨萬福，不應又曰：「姨夫安和，又不應，乃以手籠燈，滿堂皆暗。」姨夫曰：「何不拋少物，夜食香物，鬼神便合。」全素既憾其不應，又因為鬼神意，頗忿之。青衣有執食者，其面正當，因以力掌之，應手而倒，家人競來拔髮，嚼水呼喚，良久方悟。全素既言情，不得下，皆問二吏曰：「曰：「固然，君之還生，非鬼如何？」鬼語而人不聞，籠燈行，掌誠足以駭之。」曰：「然則何以言事？」曰：「以吾唾塗人大門，一家唾塗人中，門內人唾塗堂門，滿堂人睡，可以手承吾

史錄卷三

十九

全素曰：「審知年命未盡，今請對驗命籍，乃命取吳神戶籍到，檢得吳全素，元和十三年明經出身，其後三年，

而塗之全素拘乎二吏交嚙遂巡拘手以塗堂門緋  
清堂不伸促去食器遂入懷二吏曰君入去床三尺  
立言之慎勿近床以手搖動則魔不悟矣全素依其言  
之其姨驚起泣謂夫曰全素晚來歸宿何忽致死今者  
見夢求錢言有所遺如何其夫曰憂念外甥偶為熟夢  
何足遽信又寢又夢驚起而泣求紙於櫃適有二百幅  
乃令邊剪焚之火絕則千緡宛在地矣二吏曰錢數多  
固不能勝而君之力生人之力也可以盡奉請負以改  
寄之全素初以為難試以兩手上承自肩挑之巍七然

幽怪錄卷三

子

極高其實甚輕乃引行寄介公廟主人者紫衣腰金杖  
吏受之寄畢二吏曰君之還生必且思便歸為亦有所  
見耶欲取一人送之受生能畧現否全素曰固所願也  
乃相引入西市絹行南人家燈火熒煌鳴而泣數  
僧當門讀經香煙滿戶二吏不敢近乃從堂後簷上計  
當窺探有抽瓦折椽開一大穴穴中下視一老人氣息  
奄然相向而泣者周其床一吏出懷中絕大如指長二  
寸餘令全素安坐一之一頭垂于穴中誠全素曰吾尋  
以彼人人來當掣繩全素尋出遂出絕下之而以右手

老人左手掣繩全素遂尋出之披於堂前以繩四縛  
二吏更荷而出相顧曰何處有屠案最大其一曰布政  
坊十字街南王家案最大乃相與往焉既到投老人於  
案上脫衣纏身更上推撲老人曰肯其聲感人全素曰  
有罪當刑此亦非法若斥罪責何以苦二吏曰近君之  
問遲也凡人有善功清德合生天堂者仙樂綵雲霓旌  
鶴駕來迎也某何以見之若有重罪及穢惡合墮地獄  
者牛頭哥鬼缺叉枷杻來取其又何以見之老人無  
生天之福又無入地獄之罪雖能備身未離塵俗但繫

幽怪錄卷三

廿一

其身淨無瑕穢既捨此身只合更受男子之身當其上  
計之時具母已孕此命既盡彼命合生今若不回撲令  
彼婦人何以能產又盡力揀撲實竟漸小湏臾其形才  
如拳大百骸九竅莫不依然於是依上提行喻子成大  
勝業坊西南下東廻第二曲北壁入第一家其家復有  
燈火熒煌言語切切沙門二人當窺讀八陽經以因苦  
來不敢逼僧直上塔見堂門斜掩一吏執老人投于堂  
中才似到床款子已啼矣一吏曰事畢矣送君去又借  
入永興里旅舍到寢房上內尚黑畧無所見二吏隨自

此企俟光儀唯足下但東馳耳誇即即策馬從之可一  
十里忽見泉石紫微異花駢植賓館宏敞穹極瑰寶門  
懸青綃幕下宛一尺餘皆藝獸炭誇即與封即相見方  
顧異之平仲回叱一小童曰捧筆奴早令汝煎火浣蒸  
何故客至猶未畢但令去火而暮色尤鮮坐未幾又有  
四人出宅皆風雅士也封生曰主人王二兄三兄四兄  
六即子其名曰准曰推曰惟曰淮誇即相見坐訖即有  
六青衣皆有殊色悉衣珠翠捧方丈盤至珍羞萬品中  
有珍異無不殫盡王淮曰有少家樂請此奏娛即有女

海樓錄卷之三

廿二

娃十餘人並出別有胡優咬指翹足一時拜真外貨次  
即為給舍淮指二妓曰石崇妾仙娥娘也名稱亞於綠  
珠於是絲竹並作鏗鏘清亮日晚王氏昆弟醉覆封生  
謂誇即曰此亦是為富貴然丈人為太守當不以此為  
誇即曰不以鄙賤賈陪行來不審何以致之封生曰君  
誠能結同心僕便請為行人拙室有姨美淑善音請去  
君思之誇即曰但恐龍門下難為魚耳封生因入白王  
氏尊長即出曰允矣明日吉便為迎日誇即大悅許之  
明日王氏昆弟方陳設於堂下茵榻帷帳赫然眩目及

後乃推全素大呼曰吳全素若到而頭眩苦良久方定  
而術數方動姨夫者自宣陽走馬來則已蘇矣其僕不  
知覺也乘肩輿懸於宣陽曠復故再由子城入勝業生  
男之家歷歷在眼自以明經中第不足為榮思遠侍親  
卜得行日或頭眩不果去或驢來脚損或兩雪連日或  
親故往來因循之間遂逼試日入場而過不復以舊日  
之用意俄而成名笑別長安而去乃知命當有成棄之  
不可時苟未會躁亦何為舉此端是可以誠其知進而  
不知退者

海樓錄卷之三

廿三

拉馬使

拉馬使元方外兄裴璞任邠州新平縣尉元和五年卒于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將客于隴右出關遠門數十里低偏店將憇逢武吏躍馬而來騎從數十而貌似璞見元方若識而急下馬避之入茶坊無簾于小室中其徒街散坐簾外元方疑之亦道其即及塞簾入見實裴璞也驚喜拜之曰兄去人間復効武職何從吏之趨馬裴曰吾為陰官職轄武士故武飾耳元方口何官隴右三川掠刺使耳曰何為典耶曰吾職司人刺財而掠之

世說新語卷三

世三

常曰何謂刺財裴曰人之轉貨者馬也命當即什忽遇物之稍稀或主人深顧所得乃踰數外之財即謂之刺故掠之馬曰安知其刺而掠之裴曰生人一飲一酌無非前定况財寶乎陰司所籍其獲有限獲而踰籍陰吏狀來乃掠之也常曰所謂掠者奪之於囊即竊之於懷耶裴曰非也當數而得一一有成數外之財為吾所運或令產耗或潔橫事或買賣不及常價殊不關身小始吾之生也常謂商勤得財農勤得穀士勤得祿只款其不勤而不得也夫獲舟之商早歲之農屢空之士豈不

勤乎而今乃知勤者德之基學者善之本德之為善乃理身之道耳亦未足以邀財而求祿也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一斤過此遺子又當復掠故不厚矣子之是行也岐甚厚而卻甚薄於涇殊無所得諸鎮平平耳人生有命時不參差以道靜現無復遠撓助之哉璞以公事頃入城中陰冥數限不可踰越遂以白金二斤授之揖而上馬元方固請曰闊別多年忽映集會款言未幾又隔晦明何適如以璞曰本司雁署置在涇隴阻吐蕃將來慮其侵軼當與陰道京尹共議會難非遠

世說新語卷三

世三

圖聊亦紆患亦粗安之計也戎馬已駕來期不遠事非早謀不可為備且去且去上馬數里遂不復見顧其所遺乃真白金也悵然而西所陸之獲無差其說彼無天知命者蓋知事皆前定矣俄而蕃渾蹙動朝廷知之又慮其叛思援臣以為謀宰相相國崔公不欲賂境遂為城下之盟卒如其說也

葉天師

關元中道士葉靜能講於明州奉化縣與唐觀自陞  
座也有若父白衣而髯者每先來而後去必遲遲  
然若有意欲言而未能者講將罷去愈更淹留聽  
待畢去師乃召問泣拜而言曰稱鱗位曰有意求哀  
不敢自陳既蒙下問敢不盡其誠懃位實非人乃  
寶藏之舟龍也職在觀南小海中千秋無失乃獲  
稍遷為或失之即受炎沙之罰今九百餘年矣胡  
僧所禁且三十春其僧屢心有大呪力今憂午日

出校錄卷五

十五

午時其術即成來喝水乾實無所隱弟子當死不  
敢望榮遷然千載之炎海誠不可忍惟仙師哀之  
必免斯難不敢忘德師許之乃泣謝而去師恐遺  
忘乃大書其柱曰午日午時救龍其日赴食于邑  
人既迴方憇門人忽讀其柱曰午日午時救龍今  
方欲午吾師其懃豈忘之乎將入白師已聞邊問  
曰今何時對曰頃刻未午耳仙師邊使門人執朱  
書符上奔往海一里餘見黑雲慘空毒風四起有  
婆羅門伏劍乘黑雲持呪于海上連喝海水

半矣青衣使亦隨聲墮馬又使黃衣門人執紫符  
奔馬以往去海一百餘步又喝尋墮海水十洞七  
八矣有白龍跳躍淺波中喘吐馬又使朱衣使執  
黃符以往僧又喝之連喝不墮及岸則海水纏一  
二尺白龍者奮鬣張口於沙中朱衣使執符于海  
隨手水復婆羅門撫劍而嘆曰三十年精勤一旦  
術盡何道士之多能哉拘怒而去既空海恬然波  
停風息前墮二使亦漸能起相與偕歸具白于師  
亦舉老父者已到泣拜曰向者幾死于胡術非仙

出校錄卷五

十六

師之力不能免矣位歎也思不克報然終天依附  
願出門人可指使也若承師命雖秦越地阻江山  
路殊一念召之即立左右矣自是朝夕定省若門  
人馬師以其觀在原上不可穿井童稚汲水必于  
十里之外闔覘患之他日師謂髯父曰吾居以多  
日憐其汲遠思遠覓有泉以濟之子可致乎曰泉水之  
流天界所有非力可致然師能見活又脫千年之苦豈  
可辭乎夫非可致而致之鬼神將拒使戰勝然後可全  
諸人皆他徒其日晦明三復然後歸庶幾有從命

之功合觀從之過期而還則石甃繞觀清流潏潏既周而南入于海黃冠賴焉乃題渠曰仙師渠師所以妙術廣大天下益龍之所助焉

許元長

許元長者江陵術士焉客淮南御史陸俊之從事廣凌也有賢妻待之情分倍愈於常俄而妻亡俊之傷悼情又過之每至春風動處秋月明時衆樂悲征鴻韻咽或展轉忘寐思苦畏歎或竚立無憀心傷永日如此者踰年矣全失壯容驟雪髮他日元長來陸生知有奇術

也試以漢武帝李夫人之事誘之元長曰此甚易耳曰然則能為我致亡妻之神乎曰彼所致者但致其魂瞥見而已元長又異焉陸曰然則子能致者何曰可致其身若生人有以從容盡平生之意陸喜極拜曰孰誠能致之顧某骨肉手足無所措矣曰亡夫人周身之衣亦彷彿能記乎曰然於是擇癸丑日良宮直音空其室陳設焚香之外悉無他物乃備美食夜分使陸生公服以俟焉老青衣一人侍立元長曰夫人之來非元長在此不可元長若去夫人隱矣待御夫人父喪枕席單然魂



王國良

庄宅使巡官王國良下吏之克暴者也憑恃宦官常以凌辱人為事李復言再從妹夫武全益罷獄陵臺令假城中之宅在其所管武氏貧往往納傭遺約束即言詞慘穢不可和解賓客到者莫不先以國良告之慮其謗及畏如毒蛇元和十二年冬復言館于武氏國良者五日一來其言愈穢未嘗不掩耳而走忽不來二十日俄聞緩和之聲遣人問之徐曰國良也一家畏其悉辭出而祈之乃訝其羸瘠曰國良前者奉辭遂染重病卧七日而死死亦七日而踈寘官以無禮見捶杖瘡見在父

不得來復言呼坐請言其實國良曰疾勢既困忽有壯士數人擅奉露肘就床拽起以布囊籠頭拽行不知里數亦不知到城郭忽去其顛囊乃官府門也署曰太山府君院喘亦未定梓入廳前一人緋衣當衙坐謂案吏曰此人罪重合沉地獄一日未盡亦不可追可速檢過其人走入西廊逡巡曰國良從今日已後有命千年判官令拽出放歸既出門復怒曰拽來此人言語慘穢抵忤平人若不痛懲無以為誠遂物坐决杖二十拽起不

蘇者久之判官又賜廳前池水一杯曰飲之不忘為吾轉語世間人慎其口過口之招非動挂網羅一言以失駟馬不追國良匍匐來歸數宿方到入門蹶倒從此忽悟家人泣問將殮問其時日身冷已七日矣唯心頭似暖不忍即殮今起五六日矣瘡痛猶去祖而視之滿背黧黑若將潰爛然四際微紫款從外散且曰自小兇頑不識善惡言詞狂悖罪累積多從此見戒不敢復怒矣凡若有錢幸副期的勿使獲罪于上也乃去自是每到必若仁者明年九月忽聞其死計其得杖從滿十月豈

非陰司之事十年為月乎

幽怪錄三卷終

唐隴西牛僧儒編

張寵奴

長慶九年田令公弘正之失律鎮陽也進士王泰客焉  
聞兵起乃出城南走時兵交于野乃晝伏宵行入信都  
五六里忽有一人黃色隨來俄而大顧泰曰此路絕險  
何故夜行泰默然久之以誠告之曰鎮陽之難矣大曰  
然得逢捷飛亦即之福也許捷飛為僕乃可無患泰私  
謂夫人行莢于顯明之中者有人責行莢于幽冥之中

者有鬼誅今吾行無爽於吾何誅神祇尚不懼况妖大  
乎故可以正制之耳乃許焉大忽化為人拜曰幸得奉  
侍然捷飛鈍于行請元從暫為驢借捷飛乘之乃可從  
行泰驚不對乃驅其僕下路未數步不覺已為驢矣大  
乃乘之泰甚懼然無計禦之但伏正而已偕行十里道  
左有物身長數尺頭面倍之赤目而鬚者揚眉而笑曰  
捷飛安得事人大曰吾乃委質於人乃曰即奉無怖大  
頭者低而走又數里逢大面多眼者赤光閃閃呼曰  
捷飛安得事人又對如前多服亦遁去捷飛喜曰此二

物者以人為上味得人則戲技而爭食之困然後食今  
以去矣餘不足畏更三五里有居人劉老者其家不貧  
可以小憩俄而到焉乃華居大第也大扣其門有應而  
出者則七十餘老人行步甚健啓門喜曰捷飛安得與  
上客來大曰吾遊冀州不遇迴茨山口偶事于即即以  
遊鎮陽之難不敢晝行故夜至今極困願得少休老人  
曰何事不可因揖以入館泰於廳中盤饌品味果粟之  
屬有頃而至又有草粟筐貯飼馬化驢亦飽焉當食而  
捷飛預坐曰倦行之人夜蒙嘉饌若更有酒注人之分

唐隴西牛僧儒編

甚矣老人曰不待啓言已令滌器俄有小童陳酒器亦  
甚精潔老人令捷飛酌焉遂與同飲數巡捷飛曰酒非  
然飲之物大凡令家樂有上客而不見復誰見乎老人  
曰但以山中妓女不足侍懼安敢惜馬遽召寵奴有須  
聞寵奴至乃美妓也貌稱三十餘拜泰而坐其兩辭色  
頗不平泰請歌即唱老人請即必辭拒大曰寵奴之不  
肯歌者當以無侶為恨耳側近有花眼者亦善歌盍召  
乎主人遽令邀之未頃呼入乃十七八女子也其服半  
故不甚解華坐寵奴之下巡及老人請花眼即當請

妖即不唱其意愈不平似有所訴巡又至老人執杯問請不得老人頗愧乃樂曰常日請歌寵奴未省相詎今有少客適棄老未耶然以舊情當奉金替終請一曲寵奴拂衣報曰利穉被段足碑隸却張寵奴乃與老野狐唱續善燭火俱滅滿庭暗然徐窺戶外似明遂匍匐而出趨其扉即其妻也為醫長松下携僕立于門前月輪正午春問其僕曰汝向者何為曰夢化為野狐人所乘而與馬偕食草鳥黍考尋前路而去行十餘里天驕遂耕人問之曰近有何異對曰此十里內有晉朝耕州刺史劉琨歌姬張寵奴墓乃知是蘇東所止也又三數里路偶有朽骷髏傍有穿穴草生其中視之若四眼蓋所否花眼也而思大頭多眼者杳不可知也吾嘗以儒視世界人死固有鬼以釋規之輪迴之義理亦昭然奈何此妓華落千載猶歌于冥之中則信乎視之衣聖賢有不言者也

葉氏婦

葉誠者中牟縣梁城鄉染人也婦耿氏有洞晦之目常言曰天下之居者行者耕者桑者交貨者歌舞者之人鬼各半鬼則自知非人而人則不識也其家有牛驛而角者夫婦念之可知矣元和二年秋忽有二鬼一若州使一若地界入園視牛曰引重致遠牛角筋骨可愛者吾州無如此牛也若地界者曰何遠後追牛曰王之季女造南海君次子從車五百兩上一牛皆天下之策俊者河南道配供十牛當州唯一只此牛耳盍報使乎遂去其婦視牛則惴惴然喘汗流若沃水矣其翁染也遽取藍花塗之纔畢有軍吏紫衣乘馬導從數十騎咲而仍視牛則異前所報矣軍吏大怒執地界將決之責曰貴主遠嫁一州擇牛既此牛中柰何虛妄對曰遣與衙官對定所以馳報及迴失牛乃本牛主隱匿也請收牛主問之牛不遠矣乃令促主人來遂數人登塔梓其翁以出其家只見中惡呼不應矣長幼遠而呼之婦獨不哭乃汲水洗牛藍色盡見界吏牽去而翁復來上塔乃承呼而起曰吾為軍吏責以隱牛方欲洗滌賴新婦

自沈遂得於歸使視其牛已死矣楊曙方宰中牟聞此  
說乃召而問之一無謬矣

馬僕射總

檢校右僕射總元和末節制東平長慶三年六月十日  
午時寢熟夢二軍吏乘馬入中門及堦而下一人握刀  
拱于前曰都統屈公公驚曰都統誰耶曰見則知矣  
公欲不去使者曰都統之命僕射不合辭不竟衣服上  
馬一吏引一吏從遂出鄆州北郭門數百里入城又數  
十里見城門題曰六押大都統府門吏武飾威容甚嚴

幽怪錄卷之四

五

入一二百步有大衙門正北百餘步有殿九間垂簾下  
有大声曰屈上堦陰知其声乃杜司徒佑也遂趨而陞  
二閣豎出卷簾既而見之果杜司徒也公素承知友交  
契甚深相見極喜慰勞如平生遂揖坐都統曰莫恠奉  
邀否佑任此官年勞將轉上司許自擇替中朝之堦付  
重權者今揣量無踰於閣下者將欲奉託耳此官名大  
押大都統誰能不死而又福不再遇良時易失苟  
生世白駒過誰能不死而又福不再遇良時易失苟  
非深分豈薦自代權位既到幸勿因循公曰生為節制

死立為民陽祿方崇陰位誰顧直使為王且不願况都  
統哉杜曰上請授公天命難拒文符即下何能違天公  
曰天聽甚卑亦從人欲奈何自取求替其天命乎杜  
鬼相逼豈無天乎杜乃顧謂群吏曰公既拒事不諧矣  
公曰渴請兩盃茶杜乃促前茶從吏曰僕射既不住不  
合飲此茶况時熱不可久住宜速命駕俄而牽馬立於  
故處公辭將去都統步步送之既下堦執手曰勉脩令  
圖此位終奉遂乘馬南行攜吏引從如初乃却從故道

幽怪錄卷之四

六

亮超元者司州印陽縣人元和二年隱居華山羅敷水  
清明年冬十二月十六日夜近三更天晴月朗風景甚  
好忽聞扣門之聲令童候之云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容  
色絕代異香滿路超元邀之而入與坐言詞清辨風韻  
甚高固非人世之材良又曰君識妾何人也超元曰夫  
人非神仙即必非尋常人也女曰非也又曰君知妾此  
來何款超元曰不以陋愚特垂枕席之歡耳女咲曰殊  
不然也妾非神仙乃南極之妖狐也學道多年遂成仙

業今者業滿願足須德凡例祈君活之耳枕席之娛  
言之會不置心中有年矣乞不以怵懷疑若拘微情願  
以命託超元唯唯又曰妾命後日當死于五坊簣下未  
晚獵徒有過者宜備酒食以待之彼必問其所源即曰  
親愛有疾要一獵狐能逃私誠必有殊贈以此懇請其  
人必從贈禮所須今便留獻因出束素與免曰得妾之  
屍請夜送舊穴道成之後奉報不輕乃拜泣而去至明  
乃帶束素以市酒肉為待履之具其夕果有五坊獵騎  
十人來求宿遂厚過之十人相謂曰我獵徒也宜為衣

亮所惡亮即傾蓋如此何以報之因問所須超元曰  
願感有疾醫籍臘孤其疾見罔非此不愈乃祈于諸人  
幸得而見意願奉五素為酒棹費十人許諾而去南行  
百餘步有狐突走遠大塚者作圍之一箭而斃其徒  
喜曰昨夜亮人固求今日果獲乃持來與超元奉之五  
素既去超元洗其血卧于寢床覆以衣衾至夜分人寂  
潛送穴中以土封之後七日夜半復有扣門者超元出  
視乃前女子也又延入泣謝曰道業雖成佳例當死為  
人所食無計復生今蒙深恩特全斃質情理得活以證

此身磨頂至踵無以奉報人塵已去雲駕有期仙跡遙  
遙難期會面請從此辭藥金吾十斤收充贈謝此金每  
兩值四十緡非胡客勿示乃出其金再拜而去且曰金  
烏未分有青雲出于塚上者妾去之候也火宅之中慈  
焰方熾能思靜理少慰俗心亦可一念之間暫臻涼地  
勉之勉之言訖而去明農事視果有青雲出于塚上良  
父方散人驗其金真奇實也即日携入市人只酬常  
備後數年忽有胡客來詣曰知君有異金願一觀之超  
元出示胡笑曰此乃九天掖金君何以致之于是每兩

四十年收之而去右不知其所在耳

戶縱之

戶縱之元和四年八月肄業中條山西華月朗風清必吟嘯鼓琴以怡中一夕聞屋外履步之聲若女子行者縱之遙謂曰行者何人曰妻山下王氏女所居不遠每聞即君吟詠鼓琴之聲未嘗不傾耳向風凝思于蓬戶以父母訓嚴不敢來听今夕之親有遠人者父母俱往妻乃獨止復聞父慕之聲故來潜听不期即之聞也縱之曰居止接近相見暴常既來听琴何不入室坐縱之出

迎女子乃拜縱之果獲之引以入戶設榻命坐儀貌風

態綽約異常但耳稍異縱之以為真材女之尤者也山居閒寂頗精愁思得此甚愜心也命僕夫具果蓏茗棹琴以怡之山深景靜琴思清遠女意歡極因留宿女辭曰父母如何縱之曰暮春是赴國不夜婦五更潜復閉戶為獨宿者父母聞則亦何竟之矣笑而止相得之歡皆將白首綢繆意無不備及夫秋曙衣服將婦縱之深念慮其得婦而唯君也思番質以繫之顧床前有青花毡履遽起取一隻鎖于櫃中女泣曰妾貧無他履所

以承足止此耳即若番之當跣足而去父母召問何以

說告焉杖固不辭絕將來之望也縱之不听女泣曰妾父母嚴聞此惡聲不復存命豈以承歡一宵遂令死謝縱之之言聲未絕矣必忘陋拙許再侍枕席每夕尊長寢後由可潜來若終番之終將殺妾非深念之道也綢繆之歡棄不旋踵耳且信誓安在又拜乞曰但請與之一夕不至任言于隣里自五更至晚泣拜床前言辭萬端縱之以其辭懇益疑堅番之將明又不敢住又泣曰是妾前生負即君送命于此然即之用心神理所極慘

文求名終無成矣收淚而去縱之以通宵之倦忽寢熟

日及窓方覺聞床前腥氣起而視之則一方凝血在地點點而去開櫃驗毡履乃猪蹄殼也遽策杖尋血而行至山下王朝猪園血踪入焉乃視之一大母猪無後右蹄殼血引搗下見縱之怒目而走縱之告王朝執子矢逐之一矢而斃其年縱之山下求貢雖聲華藉盛終終無成豈負承之罪歟

本府王煌元和三年五月初申時自洛之緜氏莊乃出  
 其舊門二十五里道左有新塚前有白衣姬設祭而哭  
 甚哀煌微覘之年適十八九容色絕代傍有二婢無大  
 夫侍婢曰小娘子秦人既葬適河東裴直未二年裴即  
 乃遊洛不復小娘子訝焉與其輩二人偕來到洛則裴  
 已卒矣其夫塋于此故來祭哭耳煌曰然即何婦曰小  
 娘子少孤無家何婦頃婚禮者外族其舅已亡今且駐  
 洛必謀從人耳煌喜曰煌有正官少而無歸莊居緜氏

幽怪錄卷之四

亦不甚貧今願傾誠試為咨達婢笑徐詣姬言之姬  
 聞而哭愈哀婢牽衣止之曰今日將夕矣野外無所止  
 歸秦無生業今此即華有正官而少年行李且贖固不  
 急于衣食必欲他行捨此何適若未能抑情從妾亦得  
 婦体奈何不听其言耶姬曰吾結髮事裴今客死洛下  
 綢繆之情已隔明晦碎身粉骨無謝裴恩未展哀誠豈  
 忍他適汝勿言吾且當還洛其婢以告煌、又曰婦洛  
 非有第宅決為客之于誰何傷婢復以告姬顧日將夕  
 回稱所抵乃歎哀拜煌言禮故申哀咽良久煌召左右

師騎與煌同行十餘里偕宿彭婆店札設別榻每開燈  
 言必嗚咽而泣不敢不以禮待之先曙而到芝田別業  
 于中堂泣而言曰妾誠陋拙不足辱君子之顧身今元  
 婦已沐深念請備禮席展相見之儀煌遽令陳設對食  
 華入成結褵之禮自是相敬之意日愈懇懇規其容、  
 婉婉言詞閑雅工容之妙卓地當時信誓之誠惟死而  
 已後數月煌有故入洛、中有道士任玄言者奇術之  
 士也素與煌善見煌顏色大異之曰即何所偶孰形神  
 如父耶煌笑曰納一夫人耳玄言曰所偶非夫人乃鬼  
 幽怪錄卷之四

神之鬼也今能遠絕尚可生全更一二十日生路即斷  
 矣玄言亦無能奉救也煌心不悅以所謀之事未果白  
 不遣人請歸其意尤切纏綿之思不可形狀更十餘日  
 煌復入洛遇玄言于南市執其手而告曰即之容色映  
 死矣不信吾言乃至如是明日午時其人常來、即死  
 矣惜哉惜哉因泣與煌別煌愈感之玄言曰即不相信  
 請置符于懷中明日午時賢窅入門請以符投之當見  
 本形矣煌乃取其符而懷之既替去玄言謂其僕曰明  
 日午時芝田妖當來汝即必以符投之汝可視其形狀

青面耐重鬼即赤面者也入反坐汝即必死時  
視之生死耶其僕潛記之及時煌坐堂中芝田妖恨來  
及門煌以懷中符投之立變面為耐重鬼執煌已死  
矣問其僕曰如此柰何取妖道士言令吾形見及梓煌  
卧于床上一踏而斃日暮言來候之煌已死矣問其  
僕曰何形僕乃告之玄言曰此乃此天王右脚下耐重  
也例三千一替其鬼年滿自合替故化形成人而取  
之煌得坐死滿三千亦當求替今既卧已終天不復  
得替矣前觀煌屍脊骨已折玄言泣之而去此傳之僕

幽怪錄卷之四

十五

### 岑曠

進士鄭知古屬宗朝容於相國岑公門下有日矣一夕  
寢于內廳夜分遠聞衆開柝表之聲傾耳聽之聲漸  
近既而分明聞其所敕人曰岑氏與微未達于天下幸  
而生之曠謬掌朝政其心畏懼未嘗敢危人設使婦人  
而持權者其心亦猛于曠矣即曠請謝御物生無怨人  
死無怨鬼何所觸犯而當此戮唯使者怒之甚等當使  
曠以陰錢百萬奉謝泣告之赫盈路俄見大鬼戴蓬頭  
朱衣執長劍踰墻而入有丈夫婦女老者少者亦隨之

幽怪錄

十四

入或自投于墻下遷拜其辭慷慨大鬼不顧又踰中門  
衆以紛紜而入食頃聞闔門大哭之聲驚起聽之大鬼  
者執曠頭仍出門內哭聲極哀若有大禍衝鼓將動稍  
稍似息知古彷徨不知所為行於廊下以及鳴鼓發  
中門大開廐吏乃驚馬導棧之士儼立于門下矣知古  
微覘之聞曠起而覘危矣有頃朝天時至執炬者告之  
曠簪易而出撫馬欲上忽捫其頭曰吾夜半項痛及此  
愈甚如何急命書吏為簡請展前假小憩遂還復入行  
數步迴曰今晨有事須自對別強投簡而登馬知古所



見者蓋岑氏之先也僕常聞人之榮辱皆稟自陰靈惟  
以鬼吏其何神速矣乃知幽晦之內其可忽之乎

李沈

隴西李沈者其父嘗受朱泚恩賊平伏法沈乃逃而得  
免既而逢赦以家產重僕悉施洛北惠林寺而寓生焉  
讀書彈琴聊以度日今荆南相公清河崔公辟群弟沈  
士于皆執門人禮即其所與遊者不特言矣當以處士

李沈

五

李權為劄頭交元和十三年秋權自謂沈曰吾有海邊  
宋四期未卜兄能泛舟相送乎沈聞其去離思浩然遂  
登舟初約一程程盡則曰兄之情豈盡于此及又行言  
似有必竟不能別直抵睢陽其幕擢謝舟人而去與沈  
乃下汴堤月中徐曰承念誠又兄識擢何人也沈曰辨  
憚之士也擢曰非也擢乃冥官頃為洛州都督故在洛  
多時除道公事故不任事乃得與兄同遊今去陰遷陽  
托孕于親已五載矣所以步步邀兄者意有所託沈曰  
何事曰擢之此身難為足唯慮一捨此身都醉前業

新與醒之耳然擢孕五載寓親腹中其家以為不祥

精神祝佛之法竭貨而為擢尚未往神固何為兄可往  
其家書朱產字令吞之擢即生矣必奉兄緇素兄得且  
去候擢三歲宜復來視之且曰主人孫人不產者某以  
朱字吞之生兒奇惠今三載矣思宿以告之故復來也  
可取兒抱卧夜火伺堂人閉戶即抱於靜處呼曰李權  
記我否兒當啼啼即掌之再三問之擢必微悟兄宜與  
擢言洛中居處及遊宴之地擢當大悟悟後以生之業  
無子道矣此事必醒素以婦擢乃後榮感兄不可使得

李沈

六

從容矣兄聲名籍甚不火當有大諫之拜慎勿赴也赴  
當非壽也郡此三十里有胡村村前有車門即擢新身  
之居也言訖泣拜而去遲明沈策杖訪之果有胡村叩  
門求慈掌人翁年八十餘倚杖入既命坐似有憂色  
沈問之翁曰新孀孕五載矣計窮術盡畧無少微沈因  
曰沈道門留心頗善呪術不產之由見之即辨遷令左  
右召新孀來沈診其臂曰男也甚明惠有非常之才故  
不詢常月耳於是令遷具產所帷帳床榻畢沈執筆者  
祝者朱書產字令吞之入口而男生焉翁極喜奉酒三

十死沈乃受焉曰此兒不常也三歲當復來為君相之言訖而去及期再往乃曰前所生子今三歲矣願得之一宿占相之事人喜而許之沈夜靜伺人抱之遂處呼曰李擢今識我否兒驚啼沈掌之曰李擢何見我不記耶又掌之兒愈啼而問之者三四兒忽曰十六兒果能來此耶沈因與洛中事遂大笑言若平生曰擢一一悟矣乃抱之歸宿足明朝告其掌人曰此兒有重祿乃成家之貴人心宜保持之胡氏喜又贈絹五十疋固取別乃憶醒素之言蓋以三才五星隱其成數耳以沈食祿

雜錄卷之四

吉

續幽怪錄卷之五

李俊言編

楊恭政

楊恭政魏州閹鄉縣長壽鄉天山村田家女也年十八

適同村王清其夫貧力田楊氏奉箕帚供農婦之職甚

謹夫族日之曰勤力新婦性沉靜不好戲笑有暇必洒

掃靜室閉門閑坐雖隣婦押之終不相往來生三男一

女年二十四歲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

妾神識頗不安惡聞人語當於靜室寧之請君與兒女

暫居異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與許之不問其

故楊氏逸沐浴着新衣洒掃其室焚香閉戶而坐及明

評其起遲開門視之衣服委於床上若蟬蛻然身已去

矣但覺異香滿屋其夫驚以告其父母共嘆之次隣人

來曰昨夜夜半有夫樂從西而來以着雲中下于君家

奏樂久之稍稍上去聞村皆聽之君家聞否而異香酷

烈遍數十里村吏以告縣令李即令吏民遠近尋迹皆

無踪跡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戶以棘環之真其或來也

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雲中仙樂之聲異香之

揚

行身才德王氏宅作樂久之而去王氏亦無聞者及明  
來視其門練封如故房中彷彿若有人聲遽走告令李  
抑親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則新婦者宛然在床矣但  
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即問曰向何所去今何所來  
對曰昨十五夜初有仙騎來曰夫人當上山雲鶴即到  
宜靜室以俟之遂求靜室至三更有仙樂綵仗霓旌絳  
節鸞鶴紛紜五雲來降入于房中執節者前曰夫人准  
藉合仙仙師使者來迎將會于西岳於是仙童二人捧  
玉箱來獻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製若道人之衣珍華

香潔不可名狀迷衣之畢樂作三闋青衣引白鶴來曰  
宜乘此初尚懼其危試樂之穩不可言飛起而五雲捧  
出緋伏霓旌次第前引至于華山雲臺峰峰上有盤石  
已有四女先在彼焉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  
州人一人姓郭荆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  
同會于此傍有一小仙曰並捨虛幻得證真仙今當定  
名宜有真字於是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脩真夏曰  
守真其時五雲參差覆崖遍谷妙樂羅列間作卜前五  
人相慶曰同生濁界並是凡身一旦儻然遂與塵隔今

何多教會於斯宜各賦詩以導其意信真詩曰幾劫  
塵煩思今身僅小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行 湛真  
詩曰 綽約離塵界從容上太清雲衣無綫日鶴駕淡  
遙程 脩真詩曰 華岳無三尺東瀛僅一杯入雲騎  
翠鳳歌舞上蓬萊 守真詩曰 共作雲山侶俱辭世  
累塵靜思前日事拋却幾牛身 藏真亦繼詩曰 人  
世紛紛擾其生似萍華誰言今夕衰俛首祝雲霞既而  
離盤珠果名不可知妙樂鏗鏗響動崖谷俄而執節者  
請曰宜往蓬萊謁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為誰曰茅君

也妓樂鸞鶴復次第前引東去倏忽間已到蓬萊其宮  
闕皆金銀花木樓殿皆非人世之製作大仙伯居金闕  
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真喜曰來何晚耶飲以玉盃賜  
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冠配居蓬萊華院四人者出  
恭政獨前曰王清父年高無人侍養請迴侍其殘年王  
父去世然後後命誠不忍悖樂而忘王父也惟仙伯哀  
之仙伯曰恭政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當之會無  
自墜其道因款四真送至其家故得還也却問昔何脩  
謂曰村婦何以知但性本虛靜閑即疑神而坐不復俗

虛傳入胸中耳以性也非學也又問要去可否曰去與  
道術何以能去雲鶴來迎即去不來亦無術可召於遊  
遂謝絕其夫服黃冠即以快聞州州開廉使時崔尚書  
從按察陝輔送之會于陝州紫極宮請王父於別室人  
不得昇其階惟廉使從事及夫人之瞻拜者總及階而  
已亦不得昇廉使以聞之召見舍於內殿虔誠訪道而  
無以對嚴之今見在陝州終歲不食時啗果實或飲酒  
三兩盃絕無所食但容色轉芳嫩耳

辛公平上仙

洪州高安縣尉辛公平吉州廬陵縣尉成士廉同居泗  
州下邳縣於元和末偕赴調集乘兩入洛西榆林店掌  
店人甚負待賓之具莫不塵穢獨一床似潔而有一步  
客先憇于上矣主人率皆重車馬而輕徒步辛成之來  
也乃逐步客于他床客倦起于床而回顧公平謂主人  
曰客之賢不肖不在車徒安知步客非長者以吾有一  
僕一馬而煩動乎因謂步客曰請公不起僕就此憇矣  
客曰不敢遂復就寢夜深二人飲酒食肉私曰我飲之

之言彼固德我今或召之未覓也公平高聲曰有少酒  
肉能相從者一召而來乃釋衣更也問其姓名曰王臻  
言辭澆遠辨不可及二人益狎之酒闌公平曰人皆曰  
天生萬物唯我最靈滿書亦謂人為生靈來日所食便  
不能知此安得為靈乎臻曰步走能知之矣人生一言  
一懋之會無非前定來日必食于磁澗王氏飲疏飯而  
多品宿于款安趙氏得肝美耳臻以徒步不可盡隨而  
夜可會耳君或不棄敢附末光未明步客前去二人及  
磁澗適旅聞其姓曰王中堂方饌僮得僮之餘悉奉客

故疏而多品到新安店叟召之者十數意皆不往試入  
一家問其姓曰趙將食果有肝美二人相顧方笑而臻  
適入執其手曰聖人矣禮欽甚焉宵會晨分期將來之  
事莫不中的行次闕御臻曰二君固明智之者識臻何  
為者曰博文多藝隱遯之客也曰非也問不識我乃陰  
吏之迎駕者曰天子上仙可單使迎乎曰是何言與甲  
馬五百將軍一人臻乃軍之籍吏耳曰其徒安在曰右  
左前後今臻何所以奉白者來日金天置宴謀少酒肉  
奉遺請華陰相待黃昏臻乘馬引僕携羊承各半酒數

山海經卷之五

斟來曰此人間之物幸無疑也言訖而去其酒肉肥  
濃之極過于華陽聚散如初宿灞上臻曰以行乃人世  
不測者也幸君能一觀成公曰何獨棄我相祇尚侮人  
之衰也君命稍薄故不可耳非敢不均其分也入城嘗  
舍於開化坊西門北壁上第二板門王家可直造焉辛  
君初五更立灞西古槐下及期辛步往灞西見旋風卷  
塵迤邐而去到古槐立未定忽有風來撲林轉時聞一  
旗甲馬立于其前王臻者乘且牽呼辛速登既乘觀馬  
前後戈甲寨路臻引辛詣大將軍者火餘貌甚偉

公平曰聞君有廣欽之心誠推以心於天下鬼神  
者且不敢侮况人乎謂臻曰君既召來宜盡主人之分  
遂同行入通化門及詣街舖各有吏士迎拜次天門街  
有紫衣吏者俱頓首曰人多并下不得請逐逐配分將  
軍許之於是分兵五處獨將軍與親衛館於顏魯公廟  
既入坊顏氏之先替裾而來者逐入舍臻與公平  
止西廊幕次備饌馨香味窮海陸其有令公平食之者  
有令不食者臻曰陽司授官皆稟陰命臻感二君也檢  
選事據籍誠當駁放君僅得一官耳臻求名加并吏曹

山海經卷之五

許見矣居數日將軍曰時限向盡在于道場萬神護躍  
無許奉迎如何臻曰牒府請夜宴宴時腥羶鬼神自許  
則可矣遂行牒牒去遂得報曰已救備夜宴於是部  
管兵馬成時齊進入光範及諸門門吏皆立拜宣政殿  
下馬兵三百餘人步將軍金甲仗鉞來立于所宴殿下  
五十人從梁殿露兵若侍非常者殿上歌舞方歡俳  
優簫鼓燈燭熒煌絲竹並作俄而三更四點有一人多  
髯而長碧衫皂袴以紅為標又以紫殺畫虹蜺為幘結  
于兩肩右腋之間垂兩端于背冠皮冠非虎非豹飾以

紅廟其狀可異忽不知其所來執金七首長尺餘拱于  
將軍之前正聲曰時到矣將軍物几掛之雌而走自百  
扉歷階而上當御座後跪以獻上既而左右紛紜上頤  
時音樂驟散扶入西閣久之未出將軍曰昇雲之期離  
道頃刻上既命駕何不速行對曰上深身否然可即路  
聞其俗之聲三更上御碧玉與青衣士六衣上皆畫  
龍鳳有昇下殿將軍揖介胄之士無拜爵慰問以人間  
紛擘萬機勞苦浩聲蕩耳妖色感清真之懷得復存  
舌上曰心非金石見之能無少亂命危有離閣亦釋然

此書卷五

將軍笑之逐步從環殿引翼而出自內閣及諸門吏莫  
不嗚咽群辭或收血揮與不忍去者過宣政殿二百騎  
引三百騎從如風如雷纒然東去出望仙門將軍乃救  
臻送公平逐勒馬離隊不覺竟已到一板門前臻曰此  
開化宅宅家成君所止也仙馭已遠不能從容為臻多  
謝成君牽轡揚鞭忽不復見公平扣門一聲有人應者  
果成君也秘不敢泄更數月方有攀髯之泣來年公平  
授揚州江都縣簿士廉授兗州瑕丘縣丞皆如其言元  
和初李生疇普寧彭城而公平之子恭徐州軍事得以

詳聞故舊其實以警道途之傲者

涼國武公李愬

涼武公以殊勲之子將元和之兵擒蔡破郾數年攻戰  
收城下壁皆以仁恕為先未嘗枉殺一人誠信遇物發  
于深懷長慶元年秋自魏博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詔  
徵還京師將入洛其衙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涼公自  
此登天津橋季武為導以宰相行呵叱動地有道士人  
乘馬持絳節幡幢從南欲上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公  
安知宰相招季武與語季武驟馬而前持節道士曰可

此書卷五

記我言聞于相公其言曰韓排金闕乘軒上漢橫浮  
名何足恋高舉入煙霞季武康不識字記道士言之再  
聞已得道士曰已記得可先白相公乃驚汗流滿体  
喜以為相國由宮上仙况俗官乎後三日涼公果自以  
登天津橋季武為導因入懽夫官寺月餘而薨時人以  
仁恕端慈之心固合于道安知非謫仙數滿而去乎行  
著於國史不書

薛中丞存誠

御史中丞薛存誠元和末由臺丞入給事中未期倭亞  
臺長憲閣清嚴塵俗罕到再入之日浩然有開曠之思  
及聽吟曰卷簾疑客到入戶似僧歸後數月閣吏因晝  
寢未熟彷彿聞見僧數十人持香花幢蓋作梵唱次  
第入臺閣吏呵之曰汝御史臺是何法事高聲入未其  
一僧自稱識達曰識達是中丞弟子來迎本師師在臺  
可入省迎乎閣吏曰以中丞官重臺本非僧侶奈何妖  
僧敢入臺門即欲擒之識達曰中丞元是源彌山東峯

靜居院羅漢大德綠悞天下人言意涉近俗謫來俗

界五十年年足合歸故未迎耳非汝輩所知也閣吏行  
報速驚覺後數日薛自臺中遇疾而薨其年

正二十病唐紀

麟客

麟客者南陽張茂實家傭僕也茂實家于華山下大  
中偶遊洛中假僕于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愛年可  
四十餘傭之立月五百勤幹無私出於深誠苟有可為  
不待指使茂實蒸之茹其名曰大曆將倍其直固辭其  
求孟情之居五年計酬直盡一旦辭茂實曰曷本居山  
家業不薄適與厄會須備作以饑之固非無資而賣力  
者今厄盡矣請從辭茂實不測其言不敢留聽之曰今  
暮當去迨暮入白茂實曰感君恩有深何以奉報復家

去歲甚遠其中景世可觀肯相逐一遊乎茂實喜曰

何幸然不欲令家人知潛一遊可乎竟曰甚易於是截  
竹杖長數尺其上書符授茂實曰君杖以入室稱腹痛

左右人悉令取燕去後潛置竹於衾中抽身出來可也

茂實後之履喜曰君真可遊吾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  
餘有黃頭執青麒麟一赤文虎二俟於道左茂實驚欲

迴竟曰無苦但前行既到前復乘麟茂實與黃頭各乘

一虎茂實懼不敢進竟曰相隨請不復畏且以物人間

之極俊者但試乘之遂憑而上穩不可言於是從之上

升峯越怒凌山舉意而過殊不知峻險如到三更計數  
百里矣下一山物象鮮媚松石可愛樓臺管觀非世間  
所有將及門引者揖鞭曰阿即來紫衣吏改百人羅拜  
道既入青衣數十人側容色皆珠衣服鮮華不可名狀  
各執樂器引拜遂入中堂宴食畢且命殘實坐復入更  
衣迺坐衣染冠冕儀貌堂堂然實真仙之風度也其室  
持階闥屏牖床榻高梅之盛固非人世之所有歌鳥舞  
鳳及諸聲樂皆其所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之事歎  
極主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之所到以君宿緣合一刻

幽棲卷五

七

此故有逃厄之遇仙俗路殊塵靜難離君宜掃情其心  
三五叔當復相見更此昔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太  
清真人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夫之樂令下復積生死  
海波耳曰樂雖難在易山者拘土高不相  
則止穿則陷大舟高者不上難而下易乎自是備習經  
六七劫乃識以身向視業積如山岳四大海水半是  
吾宿世父母妻子別泣之淚然念念候之條已一世形  
骸雖遠以不忘脩致其功即亦非遠亦時有心遠氣清  
一言而悟君免之遺百身身之助復乘麒麟令黃頭

執之曳步送到家家人方環泣茂實投金于井中復取  
去竹杖令茂實持外余亦兼回我嘗蓬萊謁大仙伯明  
旦于蓮花峰上有綠雲東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茂實  
忽呻吟哀驚而問之茂實給之曰初腹痛忽若有人見  
召遂攜然耳不知其多時人也家人曰取藥此迴呼之  
不應已七日矣憐心頭尚暖故未驗明日望之蓮花峰  
果有綠雲去遂兼官遊名山後歸出井中金與春屬出

幽棲卷五

續玄怪錄卷第一 六月二月初三日雪後

幽棲卷五

七



星傳射從史

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因鎮陽拒命跡涉不

臣為中官驃騎將軍吐突承璀所給縛送京師以反狀

未明左遷驪州司馬既而逆跡盡露賜死于康州寶曆

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自嗣自以海隅郡守無葦閣

之親一旦造王國若扁舟泛滄海者聞端溪縣女巫者

知未來之事惟舟召馬巫到曰某能知未來之事乃見

鬼者也呼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

之鬼福德者精神俊真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多神

悴托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所能知也湘曰安得福德

之鬼而問之曰應前楸林下有一人衣紫佩者自稱澤

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服執簡向林而拜女巫

曰僕射已吞拜湘遂揖上階空中曰從史死于此馬

弓絃所逼今尚惡之使君床上弓幸除之湘遽命去馬

時駟應厠階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共貴將坐問之女巫

曰使君無禮僕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

怒去也急隨拜謝或肯却來湘匍匐下階問其所向一

步一拜凡數十步空中曰錯公之官未敢吾一科

奈何對我而自坐相再三辭謝方却回女巫曰僕射

已距矣於是拱立而行及階女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

而設榻褥以迎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

問對曰湘遠官歸朝憂疑日極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

連天狀伏乞畧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援引

到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終更不言湘因問曰僕射

去人裏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冥曰吁是何言

哉人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灯城爭撲名利愁勝而向

醫神敗而形羸方寸之間波濤萬丈相殘相賊猛於如瘴

敵故佛以世界為火宅道以人身為大患吾以免離下

視湯火豈復無身而卧其間乎且夫憺其生死明晦未

殊學仙成敗則無所異吾已得煉形之術也其術自無

形而煉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無

不可也吾之形所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明

亦可也萬乘之君不及吾况于民乎湘曰煉形之道可

得聞乎曰非使君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終而不言

乃去湘到華下以奇貨求助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

刺史皆如其言竟死于梧州盧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

李岳州

岳州刺史李俊與元中舉進士連不中第次年有故人國子祭酒通春官包結者授成之榜前一日例以名問執政初五更俊將候祭酒里門未開立馬側傍有鬻餅者其氣熾熾有一吏者外鄉公差者小囊毡帽坐于其側欲糕之色盈面俊顧曰以甚賤何不以此易之客曰囊中無錢耳俊曰俊有錢顧敵一飽多少難意客甚喜唱數片俄而里門問來競出客獨附俊馬曰少故願請少間俊下路聽之曰某乃真東之送進士名者居

非其徒即俊曰然月送堂之勝在以此可自尋之因出視俊無名垂泣曰苦心筆視二十餘年借計而歷試者亦僅十年心破魂斷以望斯舉今復無名豈不終無成乎曰君之成在一年一年之外成名祿位甚大今欲求之亦非難但於本祿耗半且多屯則綿獲一即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勝于真吏即于此取其同姓者去其名而自書其名可乎俊曰幾路可曰陰錢三萬貫其感恩而以誠告其錢非其敢取將遺贈更某日午時送可也復授俊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

名俊昔措之客邊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

下有李少温名客曰可矣俊乃措去温字注俊字來怒目地坐徐出曰吾與主司分深一言姓名快頭可致公何躁甚相疑頻頻見問吾豈輕語者即俊再拜對曰俊雖于名者若思此一朝今當呈勝之最冒青奉謁祭酒曰唯唯其聲甚不平俊見其責慶疑愈極乃交服伺祭酒出之到于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勝將赴中書祭酒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誠知獲罪負荆不克以

謝然迫于大權難副高命祭酒自以交春官深意謂無阻復俊之怒色甚峻今乃不成何面相見曰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諾今君不副然諾後俊於某蓋以某官開也平生交契今日絕矣不揖而行春官邊追曰迫於豪權留之不得切持深顧外於形骸見責如以辜得罪不權右耳請同尋勝借名填之祭酒開勝見李公夷簡欲措春官急曰此人宰相屬分不可去措其下李温曰可矣遂措去温字注俊字及勝出俊字果在以前所措處其日午時隨眾參謝不及即歸客之

將歸道逢糕客泣示之背曰為君所誤得杖矣牘吏將  
舉勘某更他祈吳止之其背實有重杖者俊為謝曰且  
當如何客曰既而勿復道也來日午時送五萬緡亦可  
無追勘之厄俊曰諾及到時焚之遂不復見然後莖士  
之後追勘貶降不敬於道才得岳州刺史未幾而終人  
坐之窮達皆自陰隆豈虛語哉

張質

張質昔侍氏人元和中明經授亳州臨海尉到任月餘  
日初暮見數人執絲來追其僕亦持馬俟于階下遂乘

馬隨之出縣門初其昏縣吏猶列門下坐累無起者質

怒曰州司轄追官不邊廢人吏敢無禮如此人亦不顧  
出數十里刊一柝林使者曰到此宜下馬逐去馬步行  
約百餘里入城郭北有大府門門額題曰地府入府  
經西有門題曰推郭比吏士甚哀門人曰臨海尉張質遂  
入見一美鬚髯衣緋人據案而坐責曰為官本合理人  
因何曲推事遣人狂死質被棒槍地叫曰質本任解褐  
到官月餘未嘗推事又曰案牘分明訪人不速府命追  
勘仍放詆欺取加加之質又曰訪人既近請與相見曰

寬人來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視質曰此人年辦  
推某者乃刺祿庫檢到報猗氏張質元和十七年四月  
二十一日上臨海尉又檢訖狀被屈抑事又牒陰道毫  
州其年三月臨海見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希  
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見任尉江陵張質年五十一  
元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上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受替檢猗氏張質年四十七檢狀過判官曰名姓偏洞  
速不審勘錯行文牒追獲平人開于上司豈斯容易奉  
典決十下改追正身其張尉任歸執符者復引而廻

德錄卷五

尤

行高山墜于崖下遂如夢覺中在栢林中伏于馬頸上  
而襄衣皆痛不能自起且不知何處隱隱聞樵歌之聲  
知有其人遂大呼救命樵人來視之驚曰縣失官人并  
焉以莫是乎競來問質不能對扶正其身縈以逸縣其  
栢林在縣北三十里言吏大喜迎馬質之馬為鬼所加  
僕人不知及乘馬出門門吏維環坐為鬼所隱人亦不  
見有頃家童求質不得問於鄰廳並云不在入廐馬亦  
不在而僕夫不覺訪于門吏吏不見出其字感之且疑  
質之初臨也嚴于吏吏怒而殺之是夜坐明者及門人

嘗宿之吏莫不禁錮尋求不得者已七日矣質婦歸  
日方能言然神識遂闕元和六年質尉城李生者  
之宰訝其神蕩說奇以導之質因具言也 唐紀三十五

常令公臯

公初無官薄遊劔外西川節度使兵部尚書張延賞以  
女妻之既而惡焉厭薄之情日露公鬱不得志時入  
幕延與賓朋後遊且憶其慎張公愈惡乘間謂公曰幕  
寮無非時考均賞尚欽憚之常即無事不必數到其見  
輕也如以他日其妻尤甚憐之曰男兒固有四方志大

大夫何處不安令厭賤如以而知者惟然度日奇哉推  
故舞人豈公之樂去辭家事君子荒隅一間茅屋亦君  
之居炊菽蕡藜單飲亦君之食何必忍魂強安為有  
血氣者所哭時公之道未行自疑其命常希乘張之權  
於任一旦悟以身茫然於是入告張行意張公遺帛五  
束夫人薄之揣知發意不敢言乃於遺二十束公將別  
而行也自中堂歸院益州女巫適到見之問夫人曰向  
之綠衣人西院者為誰曰常即曰以人極貴位過丞相  
相遠矣其祿將發不久亦鎮以宜味待之問其所以曰

貴人之行必有陰走相國之侍一二十人耳如綠衣常  
即者乃百餘人夫人既憫常之是行也其女且嫁之又  
聞是大喜遽言於相國相國怒曰聞闈中人魚端乃如  
是如且延賞女已嫁此人憐其貧而贈薄請益則加索  
何以託妖巫以相調平物怒與之帛五束是日常行月  
餘日到岐岐帥以西川之貴婿延至幕中奏大理評事  
尋以鞫獄半七加監察以隴州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  
朱泚窺神器駕幸奉天兵戈亂起征鎮路絕輦下軍士  
衣食將闕 隴西貢獻不絕于道天子忠之乃除御史

中丞行在軍糧使既而妖氣廓清 惟管關乃投兵相  
尚書西川節度使辭相嚴餘代居其位相國聞之拔劍  
將自抉其目以懲不知人之過左右執之久而方解聞  
知常路入朝蓋以輕忽之極無面目復見噫天人未遇  
其必然乎非妖相之忽悔亦足以戒天下之傲新

鄧魏州駒夫人

弘農令女既笄將適盧氏卜吉之日女巫有來者李氏之母問曰小女今夕適人盧即當來巫當屬見其人官祿厚薄巫曰盧即非長而髯者乎曰然然則非夫人之子耳也夫人子耳中形且無髯夫人大驚曰吾女今夕適人何以非盧生曰不知其他盧非子耳之貌俄而盧納來夫人怒援巫視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乎即盧納其身非夫人之子耳也其家大怒洪迷馬及夕盧乘軒車未展親迎之禮賓主禮具解珮約花盧若驚奔而

出乘馬而道殺賓追之不及掌人素有氣大夫不勝其憤且恃其女之容也邀客皆坐呼女出拜其貌之麗天然罕敵指曰此女豈驚人乎今若不出人以為獸形也衆莫不嗟賞掌人曰此女已奉見衆賓中有能聘者願赴今夕時有鄧駒為盧之債相在坐起曰願事門館於是奉擇相登車成巫之言貌宛然乃知巫之有知也後數年鄧仕於京途盧問其走狀盧曰兩眼赤且大如盃牙長數寸出于口角得無驚奔乎鄧素與盧善乃出其真以示之盧大慚而退乃知結縞之親命固前定不可

符其驗其巫言有徵矣 唐紀卷二百五十九

薛偉

薛偉者乾元二年任涇州青城縣主簿與丞郭滂尉雷濟裴衆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覺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即殮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其子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其我觀群官方食鱸否言吾已蘇矣甚有奇事請諸公罷筯衆聽也僕人走示群官贊歌食鱸遂以告皆停餐而求偉曰諸公勅司戶僕張弼求急乎曰然又問弼曰漁

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于常間得獲獲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戶吏某坐門東糾曹吏坐門西方奕某入及培卸甯方博裝裝嚼桃實乃言幹之藏巨魚也曰五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然皆然乎遽相問誠然矣曰子何以知之曰向然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初疾困為熱所逼殆不可堪忽問志其疾惡熱求涼策杖而行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如我也漸入山山行益闊遂下遊于江畔見江潭深靜秋色可愛輕漣不動鏡涵遠空忽有思浴意

遊脫衣於岸跳身任入自幻狎水成人以來絕不復戲  
遇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  
而徒遊乎傍有一魚曰願天下不願耳正授亦勿何况  
求攝當為足下圖之快然而去未頃有魚頭人長數尺  
鱗鱗來導數十魚宜和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前  
非其好則味通彼薛儻意尚浮深跡思性廣樂浩沔之  
域於懷清江厭嗽嘔之情投藉幻世弊從鱗化非遽成  
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悻悻長波而傾弁得罪於晦昧  
縲釣而貪餌見傷於明無或失身以蓋其黨尔其勉之

卷五

十一

聽而自顧即已魚腹矣于是放身而遊意往斯剎波上  
潭底莫得從容三江五湖騰曜將遍然配留東潭每暮  
必復微而餓甚求食不得循舟而竹忽見趙幹垂釣其  
餌芳香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人也暫時為魚不能  
求食乃吞其鉤乎捨之而去有頃饑益甚思曰我是官  
人戲而魚服縱吞鉤趙幹豈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  
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半之將及也備連呼之幹不聽  
而以繩貫我腮乃繫於蒿間既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  
魚頭大者幹曰未得大魚有小魚十餘斤弼曰奉命取

大魚安用小者乃自于蒿間尋得而提之又謂弼曰我  
豈汝野主簿化形為魚遊江河得不拜我弼不聽捉之  
而行罵之不已幹終不顧入縣門見縣吏坐者奕奕皆  
大聲呼之畧無應者唯嘆曰可長魚直三四尺餘既而  
入階卸雷方博裴啗桃實皆喜魚大促命赴厨弼言幹  
之藏巨魚以小者應命裴怒鞭之我呼諸公曰我是公  
同官今而見擒竟不相捨促然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  
君不顧而付贖手王士良者方持刀喜而投我于枕上  
我又呼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膾手也因何然我何

卷五

十四

不執我白于官人士良若不聞者其吾願于帖上而斬  
之彼頭適落此亦惺悟遂奉召耳諸公莫不大驚心生  
愛忍然趙幹之獲張弼之提縣司之奕吏三君之臨階  
王士良之將熬皆見其口動實魚開焉於是三君共提  
膾終身不食備自此平愈張華陽坐  
戒辰十一月初二日約物交書楊和花  
非是之論一得諸君實為不項馬十  
寫山阿味精也

續幽怪錄卷之五終

古雷流

幽怪錄一卷附續幽怪錄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幽怪錄唐牛僧孺撰僧孺事蹟具新唐書本傳唐

書藝文志作元怪錄朱國禎湧幢小品曰牛僧孺

撰元怪錄楊用修改為幽怪錄因世廟時重元字

用修不敢不避其實一書非刻之誤也然宋史藝

文志載李德裕幽怪錄十四卷則此名為複矣唐

志作十卷今止一卷殆鈔合而成非其舊本晁公

武讀書志云僧孺為宰相有聞於世而著此等書

周秦行紀之謗蓋有以致之也未附唐李復言續

錄一卷考唐志及館閣書目皆作五卷通考則作

十卷云分仙術感應二門今僅殘篇數頁並不成

卷矣然志怪之書無關風教其完否亦不必深考

也

續幽怪錄四卷

〔唐〕李復言撰

北京圖書館藏宋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

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元怪錄

四卷》提要

續幽怪錄目錄

第一卷

李復言編

楊恭政

辛公平上仙

涼國武公李愬

薛中丞存誠

麒麟客

第二卷

盧僕射從史

李岳州

張質

韋令公臯

鄭虢州騎夫人

薛偉

第三卷

蘇州客

張廈

竇玉婁

房杜二相國

錢方義

第四卷

張逢

定婚店

葉令女

驢言

蔡榮

梁革



李衛公靖行兩

續幽怪錄目錄

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

續幽怪錄卷第一

楊恭政

李復善編

楊恭政號州閩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適同村王清其夫貧力田楊氏奉箕帚供農婦之職甚謹夫族目之曰勤力新婦性沉靜不好戲笑有暇必洒掃靜室閉門閉居雖隣婦狎之終不相往來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歲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識頗不安惡聞人譴責於靜室之請君與兒女暫居異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以許之不問其故楊氏遂沐浴着新衣掃洒其室焚香閉戶而坐及明訝其起遲開門視之衣服委於床上若蟬蛻然身已去矣但覺異香滿屋其夫驚以告其父母共歎之次隣人來曰昨夜夜半有天樂從西而來似若雲中下於君家奏樂久之稍稍上去闔村皆聽之君家聞否而異香酷烈遍數十里村吏以告縣令李邕遣吏民遠近

尋逐皆無蹤迹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戶以棘環之冀其或來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雲中仙樂之聲異香之芳從東來復王氏宅作樂久之而去王氏亦無聞者及明來視其門棘封如故房中髣髴若有人聲遽走告縣令李邕親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則新婦若死在床矣但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邕問曰向何所去今何所來對曰昨十五日夜初有仙騎來白夫人當上仙雲鶴即到宜靜室以俟之遂求靜室至三更有仙樂彩仗霓旌絳霧鸞鶴紛紜五雲來降入于房中執節者前曰夫人准籍合仙仙師使者來迎將會于西岳於是絳童二人捧玉箱來獻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製若道人之衣珍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之畢樂作三闋青衣引白鶴來曰宜乘此初尚懼其危試乘之穩不可言飛起而五雲捧出絳仗霓旌次第前引至于華山雲臺峯峯上有盤石已有四女先在彼焉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

郭荆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會于此傍一小仙曰並捨虛幻得證真仙今當定名宜有真字於是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脩真夏曰守真其時五雲參差徧覆崖谷妙樂羅列間作於前五人相慶曰同生濁界並是凡身一旦翛然遂與塵隔今夕何夕歡會於斯宜各賦詩以導其意信真詩曰 幾劫澄煩患本身僅小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行 湛真詩曰 綽約離塵界從容上太清雲水無礙日鶴駕沒 遙程 脩真詩曰 華岳無三尺東瀛僅一杯入雲騎絳鳳歌舞上蓬萊 守真詩曰 共作雲山侶俱辭世東塵靜思前日事拋却幾年身 恭政亦繼詩曰 人世徒紛擾其生似薜蘿誰言今夕裏俛首視雲霞既而雕盤珍果名不可知妙樂鏗鏗響動崖谷俄而執節者請曰宜往蓬萊謁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為誰曰茅君也妓樂鸞鶴復次第前引東去條忽間已到蓬萊其宮闕皆金銀花木樓殿皆非人世之製作大

仙伯居金闕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真喜曰來  
何晚耶飲以玉盃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  
冠配居蓬萊華院四人者出恭政獨前曰王父  
清年高無人侍養請迴待其殘年王父去世然  
後從命誠不忍得樂而志王父也唯仙伯哀之  
仙伯曰恭政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當之  
會無自墜其道因勅四真送至其家故得還也  
耶問昔何修習曰村婦何以知但性本虛靜閑  
即凝神而坐不復俗慮得入育中耳此性也非  
學也又問要去可否曰本無道術何以能去雲  
鶴來迎即去不來亦無術可召於是遂謝絕其  
夫服黃冠邴以狀聞州州聞廉使時崔尚書從  
按察陝輔延之舍於陝州紫極宮請王父於別  
室人不得昇其堦唯廉使從事及夫人之瞻拜  
者才及堦而已亦不得昇廉使以聞上召見舍  
於內殿虔誠訪道而無以對罷之今見在陝州  
終歲不食時啗果實或飲酒三兩盃絕無所食  
但容色轉芳嫩耳

### 辛公平上仙

洪州高安縣尉辛公平吉州廬陵縣尉成士廉  
同居泗州下邳縣於元和末偕赴調集乘雨入  
洛西榆林店掌店人甚貧待賓之具莫不塵穢  
獨一床似潔而有一步客先憩於上矣主人率  
皆重車馬而輕徒步辛成之來也乃遂步客於  
他床客倦起於床而回顧公平謂主人曰客之  
賢不肖不在車徒安知步客非長者以吾有一  
僕一馬而煩動乎因謂步客曰請公不起僕就  
矣客曰不敢遂復就寢深夜二人飲酒食  
肉私曰我欽之之言彼固德我今或召之未惡  
也公平高聲曰有少酒肉能相從否一召而來  
乃綠衣吏也問其姓名曰王臻言辭亮達辯不  
可及二人益狎之酒闌公平曰人皆自天生萬  
物唯我取靈儒書亦謂人為生靈來日所食便  
不能知此安得為靈乎臻曰步走能知之夫人  
生一言一憩之會無非前定來日必食於礎澗  
王氏致飯蔬而多品宿於新安趙氏得肝美耳

臻以徒步不可畫隨而夜可會耳君或不弃敢附末光未明步客前去一人及礮澗逆旅問其姓曰王中堂方饌僧得僧之餘悉奉客故蔬而多品到新安店叟召之者十數意皆不往試入一家問其姓曰趙將食果有肝美二人相顧方笑而臻適入執其手曰聖人矣禮欽甚篤宵會晨分期將來之事莫不中的行次闕鄉臻曰二君固明智之者識臻何爲者曰博文多藝隱遁之客也曰非也固不識我乃陰吏之迎駕者曰天子上仙可單使迎乎曰是何言歟甲馬五百將軍一人臻乃軍之籍吏耳曰其徒安在曰左右前後今臻何所以奉白者來曰金天置宴謀少酒肉奉遺請華陰相待黃昏臻乘馬引僕携羊豕各半酒數斛來曰此人間之物幸無疑也言訖而去其酒肉肥濃之極過於華陰聚散如初宿灞上臻曰此行乃人世不測者也幸君能一觀成公曰何獨弃我曰神祇尚侮人之衰也君命稍薄故不可耳非敢不均其分也入城當

舍於開化坊西門北壁上第二板門王家可直造焉辛君初五更立灞西古槐下及期辛步往灞西見旋風卷塵邈迤而去到古槐立未定忽有風來撲林轉所間一旗甲馬立於其前王臻者乘且牽呼臻速登既乘觀焉前後戈甲塞路臻引辛謁大將軍將軍者文餘良甚偉揖公平曰聞君有廣欽之心誠推此心於天下鬼神者且不敢侮况人乎謂臻曰君既召來宜盡主人之分遂同行入通化門及諸街鋪各有吏士迎拜次天門街有紫吏若供饌者曰人多井下不得請逐近配分將軍許之於是分兵五處獨將軍與親衛館於顏魯公廟既入坊顏氏之先簪裾而來若迎者遂入舍臻與公平止西廊幕次餽饌馨香味窮海陸其有令公平食之者有令不食者臻曰陽司授官皆稟陰命臻感二君也檢選事據籍誠當駁放君僅得一官耳臻求名加等吏曹見許矣居數日將軍曰時限向盡在於道場萬神護躡無許奉迎如何臻曰牒府請

夜宴宴時腥羶衆神自許即可矣遂行牒牒去  
逡巡得報曰已勅備夜宴於是部管兵馬戍時  
齊進入光範及諸門門吏皆立拜宣政殿下馬  
兵三百餘人步將軍金甲仗鉞來立於所宴殿  
下五十人從卒環殿露兵若備非常者殿上歌  
舞方歡俳優贊詠燈燭熒煌絲竹並作俄而三  
更四點有一人多髯而長碧衫皂袴以紅爲標  
又以紫縠畫虹蜺爲帔結於兩肩右腋之間垂  
兩端於背冠皮冠非虎非豹飾以紅縠其狀可  
畏忽不知其所來執金匕首長尺餘拱於將軍  
之前延聲曰時到矣將軍頻眉揖之唯而走自  
西廂歷階而上當御座後跪以獻上既而左右  
紛紛上頭眩音樂驟散扶入西閣夕之未出將  
軍曰昇雲之期難違頃刻上既命駕何不遂行  
對曰上澡身不然可即路遽聞具浴之聲三更  
上御碧玉輿青衣士六衣上皆畫龍鳳肩昇下  
殿將軍揖介胄之士無拜因慰問以人間紛拏  
萬機勞苦淫聲蕩耳妖色感心清真之懷得復

存否上曰心非金石見之能無少亂今已捨離  
固亦釋然將軍笑之遂步從環殿引翼而出自  
內閣及諸門吏莫不嗚咽群辭或收血捧輿不  
忍去者過宣政殿二百騎引三百騎從如風如  
雷颯然東去出望仙門將軍乃勅臻送公平遂  
勒馬離隊不覺足已到一板門前臻曰此開化  
王家宅成君所止也仙馭已遠不能從容爲臻  
多謝成君牽轡揚鞭忽不復見公平扣門一聲  
有人應者果成君也祕不敢泄數月方有攀  
驂之泣來年公平授揚州江都縣簿士廉授充  
州瑕丘縣丞皆如其言元和初李生疇昔宰彭  
城而公平之子忝徐州軍事得以詳聞故書其  
實以警道途之傲者

涼國武公李愬

涼武公以殊勲之子將元和之兵擒蔡破鄆數  
年攻戰收城下壁皆以仁恕爲先未嘗枉煞一  
人誠信遇物發於深懇長慶元年秋自魏博節  
度使左僕射平章事詔徵還京師將入洛其衙

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涼公自此登天津橋季武爲導以宰相行呵叱動地有道士八人乘馬持絳節幡幢從南欲上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招季武與語季武驟馬而前持節道士曰可記我言聞於相公其言曰聳轡排金闕乘軒上漢槎浮名何足戀高舉入煙霞季武元不識字記姓名又少及隨道士言之再聞已得道士曰已記得可先白相公乃驚覺汗流被體喜以爲相國由當上仙況俗官乎後三日涼公果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爲導因入憩天宮寺月餘而薨時人以仁恕端慤之心固合於道安知非謫仙數滿而去乎材行官業著於國史故不書

### 薛中丞存誠

御史中丞薛存誠元和末由臺丞入給事中未暮復亞臺長憲閣清嚴塵俗罕到再入之日浩然有閑曠之思及廳吟曰卷簾疑客到入戶似僧歸後數月闈吏因晝寢未孰髣拂間見僧童

數十人持香花幢蓋作梵唱次第入臺闈吏呵之曰此御史臺是何法事高聲入來其一僧自稱識達曰識達是中丞弟子來迎本師師在臺可入省迎乎闈吏曰此中丞官亞臺本非僧侶奈何妖敢入臺門即欲擒之識達曰中丞元是須彌山東峯靜居院羅漢大德緣俱與天下人言意涉近俗謫來俗界五十年年足合歸故來迎耳非汝輩所知也闈吏將馳報遂驚覺後數日薛公自臺中遇疾而薨潛問其年正五十矣

### 麒麟客

麒麟客者南陽張茂實家傭僕也茂實家於華山下大中偶遊洛中假僕于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篋年可四十餘傭作之直月五百勤幹無私出於深誠苟有可爲不待指使茂實器之易其名曰大曆將倍其直固辭其家益憐之居五年計酬直盡一旦辭茂實曰篋本居山家業不薄適與厄會須傭作以穰之固非無資也而賣力者今厄盡矣請從辭茂實不測其言不敢

留聽之曰今暮當去迨暮入白茂實曰感君恩宥深以奉報負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甚可觀能相逐一遊乎茂實喜曰何幸然不欲令家中知潛一遊可乎負曰甚易於是截竹杖長數尺其上書符受茂實曰君杖此入室稱腹痛左右人悉令取藥去後潛置竹於衾中抽身出來可也茂實從之負喜曰君真可遊吾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餘有黃頭執青麒麟一赤文虎二俟於道左實驚欲迴負曰無苦但前行既到前負乘麟茂實與黃頭各乘一虎茂實懼不敢近負曰相隨請不復畏且此物人間之極俊者但試乘之遂憑而上穩不可言於是從之上外掌峯越壑凌山舉意而過殊不覺峻險如到三更計數百里矣下一山物象鮮媚松石可愛樓臺宮觀非世間所有將及門引者揮鞭曰阿郎來紫衣吏數百人羅拜道側既入青衣數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鮮華不可名狀各執樂器引拜遂入中堂宴食畢且命茂實坐負入更衣返坐衣

裳冠冕儀皂堂堂然實真仙之風度也其窓戶階闥屏幃床榻茵褥之盛固非人世之所有歌鸞舞鳳及諸聲樂皆屬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之事歡極主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之所到以君宿緣合一到此故有逃厄之遇仙裕路殊塵靜難雜君宜歸修其心三五劫當復相見負比者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樂復令下指壘死海波且曰樂雖難求亦易造如爲山者樹土增高不掬則止穿則陷夫昇高者不上難而下易乎自是修習經六七劫乃證此身迴視委骸積如山岳四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別泣之淚然念念修之條已一世形骸雖遠此不忘修致其功即亦非遠亦時有心遠氣清一言而悟者勉之遺金百鎰爲修身之助復乘麒麟今黃頭執之負步送到家家人方環泣茂實投金於井中負取去竹杖今茂實潛卧衾中負曰我當蓬萊謁大仙伯明旦於蓮花峯上有彩雲東

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茂實忽呻吟衆驚而問之茂實給之曰初腹痛忽若有人見召遂掩然耳不知其多時日也家人曰取藥既迴呼之不應已七日矣唯心頭尚暖故未殮也明日望之蓮花峯上果有綵雲去遂弃官遊名山後歸出井中金與眷屬再出遊山終不知所在也

續幽怪錄卷第一

續幽怪錄卷第二

李復言編

盧僕射從史

盧公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因鎮陽拒命跡涉不臣爲中官驃騎將軍吐突承璀所紿縛送京師以反狀未明左遷驩州司馬旣而逆跡盡露賜死於康州寶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閣之親一旦遣上國若扁舟泛滄海者門端溪縣女巫者知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到曰其能知未來之事乃見鬼者也呼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悴假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廳前楸林下有一人衣紫佩者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林而拜女巫曰僕射已荅拜湘遂揖上階空中曰從史死於此廳爲弓弦所遣今尚惡之使君床上弓幸除之湘遽命去焉



時驛廳副塔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坐問  
之女巫曰使君無禮僕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將  
吏視之僕射大怒去也急隨拜謝或肯却來湘  
匍匐下塔問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數十步空中  
曰大錯公之官未敵吾軍一裨將奈何對我而  
自坐湘再三辭謝方肯却迴女巫曰僕射却迴  
矣於是拱立而行及塔女巫曰僕射上矣別置  
榻而設裊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  
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憂疑曰極伏知  
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伏乞略賜一言示其  
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一月當刺梧州  
湘又問終更不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寡久矣  
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冥曰吁是何言哉人  
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  
髮白神敗而形羸方寸之間波瀾萬丈相妬相  
賊猛於豪獸故佛以世界為火宅道以人身為  
大患吾已免離下視湯火豈復低身而卧其間  
乎且夫據其生死明晦未殊學仙成敗則無所

異吾已得煉形之術也其術自無形而煉成三  
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于變萬化無不  
可也吾之形所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  
入明亦可也萬乘之君不友吾況平民乎湘曰  
煉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所且聞也復問  
梧州之後終而不言乃云湘到輦下以奇貨求  
助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  
終於梧州廬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

### 李岳州

岳州刺史李公倭興元中舉進士連不中第次  
年有故人國子祭酒通春官包結者援成之勝  
前一日例以名聞執政初五更倭將候祭酒里  
門未開立馬門側傍有鬻鮓者其氣爍爍有一  
吏若外郡之者小囊羶帽坐於其側欲鮓  
之色盈面倭顧曰此甚賤何不以錢易之客曰  
囊中無錢耳倭曰倭有錢願獻一飽多少唯意  
客甚喜啗數片俄而里門開眾競出客獨附倭  
馬曰少故願請少間倭下路聽之曰某乃冥吏

之送進士名者君非其徒耶倭曰然曰送堂之  
勝在此可自尋之因出視倭無名嗚泣曰苦心  
筆硯二十餘年借計而歷試者亦僅十年心破  
蒐斷以望斯舉今復無名豈不終無成乎曰君  
之成在一年一年之外成名祿位甚盛今欲求  
之亦非難但於本祿耗半且多屯剝纒獲一郡  
如何倭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賂  
於冥吏即於此取其同姓者去其名而自書其  
名可乎倭曰幾賂可曰陰錢三萬貫某感恩而  
以誠告其錢非其敢取將遺贖吏來日午時送  
可也復授倭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公夷  
簡名倭欲措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  
也又其下有李溫名客曰可矣倭乃措去溫字  
注倭字客遽卷而行曰無違約既而倭詣祭酒  
祭酒未冠聞倭來怒目延坐徐出曰吾與主司  
分深一言姓名狀頭可致公何躁甚相疑頻頻  
見問吾豈輕語者耶倭再拜對曰倭懇於名者  
若思決此一朝今當呈榜之晨冒責奉謁祭酒

曰唯唯其聲甚不平倭見其責憂疑愈極乃變  
服伺祭酒出之到子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榜  
將赴中書祭酒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誠知  
獲罪負荆不足以謝然迫於大權難副高命祭  
酒自以交春官深意謂無阻待倭之怒色甚峻  
今乃不成何面相見因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  
者能立然諾今君不副然諾移妄於某蓋以某  
官閑也平生交契今日絕矣不揖而行春官遽  
追之曰迫於豪權留之不得竊持深顧外於形  
骸見責如此寧得罪於權右耳請同尋榜措名  
填之祭酒開榜見李公夷簡欲措春官急曰此  
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溫曰可矣遂措  
去溫字注倭字及榜出倭名果在已前所措處  
其日午時隨衆參謝不及即饒客之約迨暮將  
歸道逢饒客泣示之背曰爲君所誤得杖矣贖  
吏將舉勘某更他祈共止之其背實有重杖者  
倭驚謝之且曰當如何客曰既而勿復道也來  
日午時送五萬緡亦可無追勘之厄倭曰諾及

到時焚之遂不復見然倭筮仕之後追劾貶降不歎於道才得岳州刺史未幾而終生人之窮達皆自陰隲豈虛乎哉

### 張質

張質者猗氏人元和中明經授亳州臨渙尉到任月餘日初暮見數人執符來追其僕亦持馬俟於階下遂乘馬隨之出縣門初黃昏縣吏由列坐門下略無起者質怒曰州司暫追官不遽廢人吏敢無禮如此人亦不顧出數十里到一栢林使者曰到此宜下馬遂去馬步行約百餘里入城郭直北有大府門門額題曰地府入府經西有門題曰推院吏士甚衆門人曰臨渙尉張質遂入見一美鬚鬚衣緋人據案而坐責曰爲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質被摔搶地叫曰質本任解褐到官月餘未嘗推事又曰案牘分明訴人不遠府命追勘仍敢詆欺取枷枷之質又曰訴人既近請與相見曰召寃人來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視質曰此人年

少非推其者乃刺祿庫檢到報猗氏張質元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臨渙尉又檢訴狀被屈抑事又牒陰道亳州其年三月臨渙見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并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見任尉江陵張質年五十一元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上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猗氏張質年四十七檢狀過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審勘錯行文牒追擾平人聞於上司豈斯容易本典決十下改追正身其張尉任歸執符者復引而迴若行高山墜於壘下遂如夢覺乃在栢林中伏於馬項上兩裊衣背痛不能自起且不知何處隱隱聞樵歌之聲知其有人遂大呼救命樵人來視之驚曰縣失官人并馬此莫是乎競來問質不能對扶正其身策以送縣其栢林在縣北三十里官吏大喜迎焉質之馬爲鬼所加僕人不知及乘馬出門門吏雖環坐爲鬼所隱人亦不見有項家童求質不得問於隣廳並云不來入厩視馬亦不在而僕夫不

覺訪於門吏吏不見出其宰感之且疑質之初臨也嚴於吏吏怨而殺之是夜坐門者及門人當宿之吏莫不禁錮尋求不得者已七日矣質歸憩數日方能言然神識遂闕元和六年質尉彭城李生者爲之宰訝其神蕩說奇以導之質因具言也

### 韋令公卓

公初無官薄遊劍外西川節度使兵部尚書平章事張延賞以女妻之既而惡焉厭薄之情日露公鬱鬱不得志時入幕廷與賓朋從遊且據其憤張公愈惡乘間謂公曰幕寮無非時彥延賞尚欽憚之韋郎無事不必數到其見輕也如此他日其妻尤甚憫之曰男兒固有四方意大丈夫何處不安今厭賤如此而知者歡然度日奇哉推鼓舞人豈公之樂妾辭家事君子荒隅一間茅屋亦君之居松菽藜藿食瓢飲亦君之食何必忍媿強安爲有血氣者可笑時公之道未行自疑其命嘗希乘張之權於仕一旦悟

此身茫然於是入告張行意張公遺帛五束夫人薄之揣知深意不敢言乃私遺二十束公將別而行也自中堂歸院益州女巫適到見之問夫人曰向之綠衣入西院者爲誰曰韋郎曰此八極貴位過丞相遠矣其祿將發不亦鎮此宜殊待之問其所以曰貴人之行必有陰吏相國之侍一二十人耳如綠衣郎者乃首餘人夫入既憫韋之是行也其女且嫁之聞是大喜遽言於相國相國怒曰聞聞中人無端乃如是且延賞女已嫁此人怜其貧而贈薄請益則加柰何假託妖巫以相調乎物怒與之帛五束是日韋行月餘日到歧岐帥以西川之貴彙延賞幕中奏大理評事尋以鞠獄平允加監察以隴州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朱泚窺神器駕幸奉天兵戈亂起征鎮路絕輦下軍士衣食將闕獨隴州貢獻不絕於道天子忠之乃除御史中丞行在軍糧使既而妖氛廓清駕還官闕乃授兵部尚書西川節度使辭相國歲餘代居其位相國

聞之拔劍將自抉其目以懲不知人之過左右執之久而方解問知韋路入朝蓋以輕忽之極無面目復見噫夫人未遇其必然乎非張相之忽悔不足以戒天下之傲者

### 鄭虢州駒夫人

弘農令女既笄將適盧氏卜吉之日女巫有來者李氏之母問曰小女今夕適人盧郎當來巫當屬見其人官祿厚薄巫曰盧郎非長而驕者乎曰然然則非夫人之子聳也夫人子聳中形且無驕夫人大驚曰吾女今夕適人何以非盧生曰不知其他盧非子聳之負俄而盧納采夫人怒援巫視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乎即盧納其身非夫人之子聳也其家大怒共逐焉及夕盧乘軒車來展親迎之禮賓主禮具解珮約花盧若驚奔而出乘馬而遁衆賓追之不及掌人素有氣丈夫不勝其憤且恃其女之容也邀客皆坐呼女出拜其負之麗天然罕敵指曰此女豈驚人乎今若不出人以爲獸形也衆莫不

嗟憤掌人曰此女已奉見衆賓中有能婢者願赴今夕時有鄭駒爲盧之僮在坐起曰願事門館於是奉擇相登車成巫之言自宛然乃知巫之有知也後數年鄭仕於京逢盧問其走狀盧曰兩眼亦且大如盞牙長數寸出於口兩角得無驚奔乎鄭素與盧善乃出其妻以示之盧大慙而退乃知結褵之親命固前定不可苟求爲驗巫言有徵矣

### 薛偉

薛偉者乾元元年在涇州青城縣主簿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察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即殮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與我觀群官方食鱸否言吾已蘇矣甚有奇事請諸公罷筋來聽也僕人走示群官實欲食鱸遂以告皆停殮而來偉曰諸公勅司戶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於葦間

得藏者携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戶吏其坐門東  
糾曹吏坐門西方弈碁入及堦鄒雷方博裴嚼  
桃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曰五鞭之既付食工  
王士良者喜而熟之皆然乎遞相問誠然衆曰  
子何以之曰向熟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  
曰吾初疾困爲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  
惡熱求涼策杖而去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  
欣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如也漸入山  
山行益悶遂下遊於江畔見江潭深淨秋色可  
愛輕漣不動鏡涵遠靈忽有思浴意遂脫衣於  
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已來絕不復戲遇  
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  
攝魚而健游乎傍有一魚曰顧足下不願耳正  
授亦易何況求攝當爲足下圖之快然而去未  
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鯢來導從數十魚宣河  
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  
波薛掌意尚浮深跡思性廣樂浩汗之域放懷  
清江厭爨愕之情投箸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

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罪  
於晦昧纖鈎而貪餌見傷於明無惑失身以羞  
其黨爾其勉之聽而自顧即已魚服矣於是放  
身而遊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  
湖騰躍將遍然配留東潭每暮必復俄而飢甚  
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鈎其餌芳香  
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人也暫時爲魚不能  
求食乃吞其鈎乎捨之而去有頃飢益甚思曰  
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其鈎趙幹豈熟我固  
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  
將及也偉連呼之幹不聽之而以繩貫我腮乃  
繫于葦間既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  
幹曰未得大魚有小者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  
魚安用小者乃自於葦間尋得偉而提之又謂  
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爲魚遊江何得不拜  
我弼不聽提之而行罵亦不已幹終不顧入縣  
門見縣吏坐者弈碁皆大聲呼之略無應者唯  
笑曰可畏魚直三四斤餘而既入階鄒雷方博

裴啗桃實皆喜魚大促命付厨弼言幹之藏巨魚以小者應命裴怒鞭之我叫諸公曰我是公同官今而見擒竟不相捨促煞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顧而付繪手王士良者方持刃喜而投我於机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繪手也因何煞我何不執我白於官人士良若不聞者按吾顛於砧上而斬之彼頭遺落此亦醒悟遂奉召爾諸公莫不大驚心生愛忽然趙幹之獲張弼之提縣司之吏三君之臨塔王士良之將煞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於是三君並捉繪終身不食偉自此乎愈後異華陽丞乃卒

續幽怪錄卷第二

續幽怪錄卷第三

李復言

蘇州客

洛陽劉貫詞大曆中求丐于蘇州逢蔡霞秀才者精彩雋爽之極一相見意頗勤勤以兄見呼貫詞既而携羊酒來宴酒闌曰兄所泛浮江湖間何為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控耶遂行鄰國耶曰蓬行耳霞曰然則幾獲而止曰十萬霞曰蓬行而望十萬乃無翼而思飛者也設令必得亦廢數月霞居洛中左右下不貪以他故避地音問久絕意有所託祈兄為回途中之費蓬遊之望不擲日月而得如何曰固所願耳霞於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白日逆旅中遽蒙同念既無形迹輒露心誠霞家長鱗出宅渭橋下合眼叩橋柱當有應者必邀入宅孃奉見時必請與霞小妹相見既為兄弟情不合疎書中亦令渠出拜渠雖年幼性頗聰惠使渠助為掌人百緡之贈渠當必諾貫詞遂歸到渭橋下一潭泓澄

何計自達久之以爲龍神不當我欺試合眼叩之忽有一人應因視之則失橋及潭矣有朱門甲第樓閣參差有紫衣僕拱立於前而問其意貫詞曰來自具郡郎君有書問者執書以入頃而復出曰太夫人奉屈遂入廳中見太夫人者年四十餘衣服皆紫容兒可愛貫詞拜之太夫人荅拜且謝曰兒子遠遊以絕音耗勞君惠顧數千里達書渠少失意上官其痕未滅一從遁去三歲寂然非君特來愁緒猶積言訖命坐貫詞曰郎君約爲兄弟小娘子即貫詞妹也亦當相見夫人曰兒子書中亦言渠略梳頭即出奉見俄有青衣曰小娘子來年可十五六容色絕代辯惠過人既拜坐於母下遂命飲饌亦其精潔方對食太夫人忽眼赤直視貫詞女急曰哥哥憑來宜且禮待况今宵患不可動搖因曰書中以兄處分令以百緡奉贈既難獨舉須使輕賚今奉一噐其價相當可乎貫詞曰已爲兄弟寄一書扎豈宜受其賜太夫人曰郎君貧遊兒

子備述今副其諾不可推辭貫詞謝之因命鎮國梳來又進食未幾太夫人復瞪視眼赤口兩角涎下女急掩其口曰哥哥深誠託人不宜如此乃曰孃年高風疾發動袷對不得兒宜且出女若懼者遣青衣持梳自隨而投貫詞曰此刻賓國梳其國以鎮灾癘唐人得之固無所用得錢十萬即貨之其下勿鬻其緣孃疾須俛左右不遂從容再拜而入貫詞持梳而行數步回顧碧溜危橋死似初到而身若適下視手中噐乃一黃色銅梳也其價只三五環矣大以爲龍妹之妄也執鬻於市有酬七百八百者亦有酬五百者念龍神貴信不當欺人日日持行於市及歲餘西市店忽有胡客周視之大喜問其價貫詞曰二百緡客曰物宜所直何止二百緡但非中國之寶有之何益百緡可乎貫詞以初約只爾不復廣求遂許之交受客曰此乃窮賓國鎮國梳也在其國大穰人民忠孝比梳失來其國大荒兵戈亂起善聞龍子所竊已僅四年其君



方以中國半年之賦召贖君何以致之貫詞具告其實客曰刻有守龍上訴當追尋次此霞所以避地也陰冥吏嚴不得陳首藉君為郵送之耳殷勤見妹者非固親也慮老龍之嚙或欲相啗以其妹衛君耳此枕既去渠亦當來亦銷患之道也五十日後漕浴波騰淺澗竟自是實歸之候也曰何以五十日然後歸客曰吾勢過驕方敢來復貫詞記之及期往視誠然矣

張庚

張庚舉進士元和十二年居長安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僕夫他宿獨庚在月下忽聞異香氛馥驚惶之次俄聞行步之聲漸近庚屣履聽之數青衣年十八九艷美無敵推開庾門曰步月逐勝不必樂遊原只此院小臺藤架可以樂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艷絕代莫比衣服華麗首飾珍光宛若公王節制家庾側身走入堂前垂簾望之諸女徐行直詣藤下須臾陳設華麗床榻並列雕盤玉樽杯杓皆奇物八人

環坐青衣執樂者十人執板立者二人左右倚立者十人絲管方動坐上一日不嘗掌人遂欲張樂得無慢易乎既是衣冠且非異類邀來同歡亦甚不惡因命一青衣傳語曰姊妹步月偶入貴院酒肉絲竹輒以自隨秀才能暫出作掌人否夜深計已脫冠紗巾而來可稱踈野庾聞青衣受命畏其來也乃閉門拒之傳詞者叩門而呼庾不應推門復閉遂走復命一女曰吾輩同歡人不敢望既入其家門不召亦合來謁閉門塞戶羞見吾徒呼既不應何須更召於是

一人執樽一人紉司酒既巡行絲竹合奏餽饌芳珍音曲清亮權貴之極不可名言庾自度此坊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住謂是坊中出來則坊門已閉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以逐之少頃見迷何能自悟於是潛取枝床石徐開門突出望塵而擊正中臺盤眾起紛紜各執而去庾越及奪得一盞遽以衣繫之及明解視乃一白角盞盞中之奇不是過也院中香氣

數日不歇其蓋鑱於櫃中親朋來者莫不傳視竟不能辯其所自後十餘日轉觀之次忽墮地遂不復見庾明年春進士上第焉

### 竇玉妻

進士王勝蓋夷元和中求薦於同州其時客多賓館頗溢二人聞郡功曹王翥私第空閑借其西廊以俟郡試既而他室皆有人唯正堂以小繩繫門自牖而窺其廂獨床上有褐衾床北有被籠此外空然更無他有問其隣曰處士竇三郎居也二客以西廂為窄思與同居甚喜其無姬僕也迨暮竇處士者一驢一僕乘醉而來夷勝前謁且曰勝求解於此所得西廊亦甚榮君子既無姬僕又是方外之人願略同此堂以俟郡試玉固辭接對之色甚傲夷勝銜之夜深將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堂中垂簾帷喧然語笑於是夷勝突入其堂中屏帷四合奇香撲人雕盤珍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妖麗無比與竇三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端妙燒

爐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兒郎突衝人家竇三者面色如土端坐不語夷勝無以致辭啜茗而出既下階聞其閉戶之聲乃復聽之聞曰風狂兒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隣者豈虛言哉致相突乃如此豈非君率易也竇誅以非已之居難拒異客必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懽笑及明往覘之盡復其故竇三者獨偃於褐衾中拭目方起夷勝召詰之不對夷勝曰君晝為布衣夜會公族非習妖幻何以致之麗人不言其實當即告郡竇曰此固祕事言亦無妨比者玉薄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於孝義縣陰晦失道夜投人莊問其掌莊僕曰汾州崔司馬田也令入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馬年可五十餘衣緋儀貝可愛問竇之先及伯叔昆弟詰其中外自言其族乃玉親重表丈也自幼亦嘗聞此文人恨不知其官慰問殷勤禮禮優重因令報其妻曰竇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兄之子也是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

之從官異方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  
即梳頭相見少頃一青衣曰屈三郎子入其中  
堂陳設之盛矐若王侯之居盤饌珍華味窮海  
陸既食丈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  
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萍蓬之士也丈人  
曰君生涯如此身事落然蓬遊無拉徒勞往復  
丈人有女年近長成今便令奉事衣食之給不  
求於人可乎玉起拜曰孤客無家才能素薄忍  
蒙采顧何副眷憐但慮庸虛敢不承命夫人喜  
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  
賓客吉禮既便取今夕於是言謝訖復坐又進  
食食畢揖玉退於西廳具浴浴訖授衣一襲巾  
櫛一僕引相者三人來皆聰明之士一人姓王  
稱郡法曹一人姓裴稱戶曹一人姓韋稱郡督  
郵相揖而坐俄而禮輿香車皆具華燭前引自  
西廳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遶庄一周自南  
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已滿成禮訖初三更其  
妻告玉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

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數子無非冥官妾與君宿  
緣合為夫婦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以住君  
宜即去玉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屬已為夫婦使  
合相從信誓之誠言猶在耳一夕而別何太驚  
人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邇但君生人不合久  
居於此君速命駕入辭而行常令君篋中有緡  
百疋用盡復滿數萬減焉所到必求靜室獨居  
少以存想隨念即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未聞  
晝別宵會爾玉入辭丈人曰明晦雖殊人神無  
二小女子得奉巾櫛蓋是宿緣勿謂異類遂猜  
薄之亦不可唱言於人公法訊問言亦無妨言  
訖得緡百疋而別自是每夜獨宿思之則來供  
帳饌具悉其獲也若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  
果有緡百疋因各贈三十疋求其秘之言訖遁  
去不知所在焉

### 房杜二相國

房相國元齡杜相國如晦微時嘗自周偕之秦  
宿數水店適有酒肉夜深對食忽見兩黑毛手

出於燈下若有所請乃各以一灸置手中有頃復出若擲又各斟酒與之遂不復見食訖背燈就寢至二更聞街中有高聲呼王文最者連呼不已忽聞一人應於燈下呼者乃曰正東二十里村人有筵神者酒食甚豐汝能去否對曰吾已醉飽於酒肉有公事去不得勞君相召呼者曰汝終日飢困何有酒肉本非吏人安得公事何妄語也對曰吾被界吏差直二相蒙賜酒肉故不得去若常時聞命即子行吾走耳呼者謝而去二君共喜識之竟同入鳳城詔爲名相焉

### 錢方義

殿中侍御史錢方義故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徽之子寶曆初獨居常樂第夜如廟童僕無從者忽見蓬頭青衣者長數尺來逼方義初懼欲走入以鬼神之來走亦何益乃強謂曰君非郭登耶曰然曰與君殊路何必相見常聞人之見君莫不致死豈方義命當死而見耶將以君故相害耶方義家居華州丈兄依佛者亦在在此一

且溘死君手命不敢惜顧人弟之情不足能相容面辭乎蓬頭者復曰登非害人出亦有限人之見者正氣不勝自致天橫非登煞之然有心曲欲以託人以此久不敢出惟貴人福祿無疆正氣充溢見亦無患故敢出相求耳方義曰何求對曰登久任此職積效當遷值以福薄須得人助貴人能爲寫金字金剛經一卷一心表白迴付與登即登之職遂乃小人必有厚報不敢虛言方義曰諾蓬頭者又曰登以陰氣侵陽不人雖福力正強不成疾病亦當有少不安宜急服生犀角生玳瑁麝香塞鼻則無苦矣方義到中堂闕絕欲倒遽服麝香等并塞鼻尚書門人王直溫者居同里久於江嶺從事飛書求得生犀又服之良久方定明且召經工令寫金字金剛經三卷貴酬其直令早畢功畢飯僧讚嘆迴付郭登後月餘歸曰州別墅下馬方趨丈人有姓裴者家寄鄂渚別已十年忽自門入徑到階下方義遽拜之丈人曰有客且出門遂前示

方帝從之及門失丈人矣見一紫袍牙笏導從  
緋紫吏數十人俟於門外俛視其兒乃郭登也  
欽勞前拜曰弊職當遷只銷金剛經一卷貴人  
仁念特致三卷今功德極多超轉數等職位崇  
重爵為貴豪無非貴人之力雖職已驟遷其厨  
仍舊頃者當任實如鮑肆之人今既別司復未  
就食方知前苦殆不可堪貴人慈察更為轉金  
剛經七遍即改厨矣終身銘德何時敢忘方義  
曰諾因問丈人安在曰賢丈江夏寢今夕方困  
神道可求人非其親人須可自詣適已先歸耳  
又曰廁神每月六月十六二十六日例當出巡  
此日人逢必致災難人見即死見人即病前者  
八座抱疾三旬蓋緣登巡畢將歸瞥見半面耳  
親戚之中須宜相避方又又問曰幽冥吏人薄  
福者衆無所得食率當受餓必能推食沒祭一  
切鬼神此心不忘咸見斯衆暗中陳力必救災  
厄方義曰晦明路殊偶得相遇每一奉見數日  
不滿意欲所言幸於夢寐轉經之請天曉為期

唯唯而去及明因召所欽僧念金剛經四十九  
遍又明祝付與郭登功畢夢曰本請一七數又  
六之累計其功食天厨矣貴人有難當先奉曰  
不爾不敢來贖也沒祭之請記無忘焉復言頃  
亦聞之未詳其實大和二年秋與方義從兄及  
河南兄不旬求歧州之薦道途授館日夕同之  
宵話奇言故及斯事故得以備書焉

續幽怪錄卷第三

續幽怪錄卷第四

李復之編

張逢

南陽張逢元和末薄遊嶺表行次福州福唐縣橫山店時初霽日將暮山色鮮媚煙嵐藹然策杖尋勝不覺極遠忽有一段細草縱廣百餘步碧鮮可愛其傍有一小林遂脫衣掛林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轉既而酣甚若獸蹶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爛然自視其爪牙之利臂膊之力天下無敵遂騰躍而起超山越壑其疾如電夜久頗飢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駟犢之輩悉無可取意中恍惚自謂當得福州鄭錄事乃傍道潛伏未幾有人自南行若候吏迎鄭紉者見人問曰福州鄭錄事名璠計程宿前店見說何時發來人曰吾之出掌人也聞其飾裝到亦非久候吏曰只一人來且復有同行者吾當迎拜時慮其悞也曰三人之中慘綠者是其時逢方伺之而彼詳問若為逢而問者逢既

知之攢身以俟之俄而鄭紉到導從甚眾衣襟綠甚肥巍巍而來適到逢前遂跣街之走而上山時天未曉人莫敢逐得恣食之殘其腸髮耳行於山林單然無侶乃忽思曰本人也何樂為虎自囚於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復耶乃步步尋之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猶掛杖亦倚林碧草依然翻復轉身於其上意足而起即復人形矣於是衣衣策杖而歸昨往今來一復時矣初其僕夫驚其失逢也訪之於隣或云策杖登山多歧尋之杳無行處及其來也驚喜問其故逢給之曰偶尋山泉到一山院共談釋教不覺移時掌人曰今且側近有虎食福州鄭錄事求餘不得山林故多猛獸不易獨行郎之未迴憂負亦極且喜平安無他逢遂行元和六年旅次淮陽舍於公館館吏宴客坐客有為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已之奇事事不奇者罰巡到逢逢言橫山之事未坐有進士鄭遐者乃鄭紉之子也怒目而起持刀將斮逢言復父讎眾共隔之遐怒不

已遂白郡將於送還淮南勅津吏勿復渡逢西邁具改姓名以避還議曰聞父之讎不可以不報然此讎非故煞必使煞逢還亦當坐遂遁去而不復其讎也

### 定婚店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歧求婚必無成而罷元和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見議者來日先明期於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且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布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固步覘之不識其字既非虫篆八分科斗之勢又非梵書因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世間之字自謂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覩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因何得見固曰非世間書則何也曰幽冥之書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其不當來也凡幽吏皆掌人生之事掌人可不行冥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辯爾固曰然則君

又何掌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常願早娶以廣嗣爾來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與議潘司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命苟未合雖降衣纓而求屠博尚不可得况郡佐乎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繫夫妻之足及其生則潛用相繫雖離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追君之脚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為曰此店北賣菜陳婆女耳固曰可見乎曰陳嘗抱來鬻菜於市能隨我行當即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煞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天祿因子而食邑庸可煞乎老人遂隱固罵曰老鬼妖妄如此吾士大夫之家娶婦必敵苟不能娶即聲妓之美者或援立之奈何婚眇嫗之陋女磨一小刀子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為我煞彼女賜

汝萬錢奴曰諾明日袖刀入菜行中於眾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固與奴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間爾後固屢求婚終無所遂又十四年以父蔭叅相州軍刺史王泰俾攝司戶掾專鞫詞獄以爲能因妻以其女可年十六七容色華麗固稱愜之極然其眉間常帖一花子雖沐浴間處未嘗暫去歲餘固訝之忽憶昔日奴刀中眉間之說因遍問之妻潛然曰妾郡守之猶子也非其女也曷昔曾幸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次沒唯一症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弄三歲時抱行市中爲狂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前叔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仁念以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竒也命也因盡言之相欽愈極後生男鯤爲鴈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乃知陰騭之定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

### 葉令女

汝州葉縣令盧造者有女勾大曆中許邑客鄭楚曰及長以嫁君之子元方楚拜之俄而楚錄潭州軍事造亦辭滿寓葉後楚卒元方護喪居江陵數年間音問兩絕縣令韋計爲子娶焉其吉晨元方適到會武昌戍邊兵亦止其縣縣隘天雨甚元方無所容徑往縣東十二里佛舍舍西北隅有若小獸號鳴者出火視之乃三鹿子目猶未開以其小未能擊又且不忍投於雨中閉門堅拒而已約三更初虎來觸其門不得入其西有窻亦甚堅虎怒搏之樞折陷頭於中爲左右所轄進退不得元方取佛塔擗擊之虎吼怒拏攫終莫能去連擊之俄頃而斃既而聞門外若女人呻吟氣甚困劣徐問曰門外呻吟者人耶鬼耶曰人也曰何以到此曰妾前盧令女也今夕將適韋氏親迎方登車爲虎所執負荷而來投此今即無損兩甚畏其復來能相救乎元方竒之執燭出視真衣纓也年十七八禮服



儼然泥水皆敵既扶入復固其門拾佛塔毀像以繼其明女曰此何處也曰縣東僧舍耳元方言姓名且話舊諾女亦前記之曰妾父曾許妻君一旦以君之絕耗也將嫁韋氏天命難改虎送歸君疰去此甚近君能送歸請絕韋氏而奉巾櫛及明而送歸其家以虎攫而去方坐且制服禮見其來喜若天降元方致虎於縣具言其事縣宰異之以盧氏歸于鄭焉

驢言

長安張高者轉貨於市資累巨萬有一驢育之矣元和十二年秋八月高死死十三日妻命其子張和乘往近郊營飯僧之具出里門驢不復行擊之即卧乘而鞭之驢忽顧和曰汝何擊我和曰吾家用錢二萬以致汝汝不行安得不擊也然甚驚驢又曰錢二萬不說父騎我二十餘年吾今告汝人道獸道之倚伏若車輪然未始有定吾前生負汝父力故為驢酬之無何汝餽吾豐昨夜汝父就吾筭侵汝錢一緡半矣汝

父當騎我我固不辭吾不負汝汝不當騎我汝強騎我我亦騎汝汝我交騎何劫能止以吾之肌膚不啻直萬錢也只負汝一緡半出門貨之人酬亦爾然而無的取者以他人不負吾錢也麤行王胡子負吾二緡吾不負其力取其緡半還汝半緡充口食以終驢限耳和牽歸以告其母母泣曰郎騎汝年深固甚勞苦緡半錢何足惜將捨債豐秣而長生乎驢擺頭又曰賣而取錢乎乃點頭遽令貨之人酬不過緡半且無敢取者牽入西市麤行逢一人長而胡者乃與半易之問其姓曰王自是連雨數日乃晴和往覘之驢已死矣王竟不得騎又不負之驗也和東隣有右金吾郎將張達其妻李之出也余嘗造焉去見驢言之夕遂聞其事且以戒欺暗者故備書之

木工蔡榮

中牟縣三異鄉木工蔡榮者自幼信神祇每食必分置於地潛祝土地自揔角至於不惑未嘗

暫忘也元和二年春卧疾六七日方暮有武吏  
走來謂其母曰蔡榮衣服器物速藏之勿使人  
見仍速作婦人裝梳覆以婦人之服有人來問  
必給之曰出矣求其處則亦意對勿令知所在  
也言訖走去妻母不測其故遽藏器物裝梳才  
畢有將軍乘馬從十餘人全弓矢直入堂中曰  
蔡榮在否其母驚惶曰不在曰何往對曰榮醉  
歸怠於其業老婦怒而笞之榮或潛去不知何  
月餘日矣將軍遣吏入搜搜者出曰房中無  
亦無器物將軍連呼地界教藏者出曰諾  
責曰蔡榮出行豈不知處對曰怒而去不告所  
由將軍曰王後殿傾頹此巧匠期限向盡何人  
堪替對曰梁城鄉葉幹者巧於蔡榮許其年限  
正當追役將軍者走馬而去有頃教藏者亦復  
曰某地所由也以蔡榮每食必相召故報恩耳  
然莫不驚之計即平愈遂去母視榮即汗洽矣  
自此疾愈俄聞梁城鄉葉幹者暴卒幹妻乃榮  
母之猶子也審其死者正當榮服雌服之時有

李復者從母夫楊林為中牟團乃於三異鄉遍  
聞其說召榮母問之迴以相告泛祭之見德者  
豈其然乎

### 梁革

金吾騎曹梁革得和扁之術者也大和初為死  
陵巡官按察使于公敖有青衣美色而艷者曰  
蓮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語獲罪斥出貨焉市  
吏定直曰七百緡從事御史崔公者聞而召焉  
命革誅其脉革誅其臂曰二十春無疾佳人也  
公喜留之送其直于公公以常深念也偶怒  
而逐之售於不識者斯已矣聞崔公寵之也不  
悅之意形於顏色然業已去之難復召矣常貯  
於懷未一年蓮子暴死革方有外郵之事迴及  
城門逢樞車崔人有執紼者問其所葬曰蓮子  
也呼載歸而奔告崔曰蓮子非死蓋尸蹶耳向  
者革入郭遇其樞載歸而請往蘇之崔怒革之  
初言悲蓮子之遽夭勃然曰疋夫也妄惑諸侯  
遂齒簪裾之列謂二十春無疾者一年而死今

既葬矣召柩而歸脫不能生何以相見階前數步之內知公何有革曰此固非死而尸蹶耳千年而一苟不能生之是革術不神於天下何如就死以謝過言乃辭往崔第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臍下各數處鑿去一齒以藥一刀圭於口中衣以單衣卧空床上以練索縛其手足有微火於床下曰此火衰蓮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葱粥伺焉其氣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縛以葱粥哺之遂活矣正狂令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復入府謂崔曰蓮子即生矣崔大釋其怒留坐廳事俄而蓮子起坐言笑界吏報于公公飛牘於崔蓮子復生乃何術也與革偕歸入門則蓮子來迎矣于公大奇之且夫蓮子事崔也非素意因勸以與革崔亦惡其無齒又重于公遂與革得之以神藥傳齒未踰月而齒生如故大和壬子歲調授金吾騎曹與蓮子偕在輦下其年秋友人高損之以其元舅為天官郎日與相聞故熟其事而言之命余

### 纂錄耳

#### 李衛公靖

衛國公李靖微時嘗射獵霍山中寓食山村村翁奇其為人每豐饋焉歲久益厚忽遇群鹿乃逐之會暮欲捨之不能俄而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歸悵悵而行困悶益極乃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墻宇甚峻叩門久之一人出問公告其迷且請寓宿人曰郎君皆已出惟大夫人在宿應不可公曰試為咨白乃入告而出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廳中有頃一青衣出曰夫人來年可五十餘青裙素襦神氣清雅宛若士大夫家公前拜之夫人荅拜曰兒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將何適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往還或夜到而喧勿以為懼公曰不敢既而命食食頗鮮美然多魚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床席裯褥衾被香潔皆極鋪陳閉戶繫之而去公獨念山野之

外夜到而開者何物也懼不敢寢端坐聽之夜將半聞扣門聲甚急又聞一人應之曰天符大郎子報當行兩周此山七里五更須足無慢滯無累傷應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歸行兩次到固辭不可違時見責縱使報之亦已晚矣僮僕無任專之理當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適觀廳中客非常人也盍請乎夫人喜因自扣廳門曰郎覺否請暫出相見公曰諾遂下階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妾長男赴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兩計兩處雲程合踰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頃刻間如何公曰靖俗客非乘雲者奈何能行兩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也遂勅黃頭被青驄馬來又命取雨器乃一小餅子繫於鞍前誠曰郎乘馬無阻衝勒信其行馬躩地嘶鳴即取瓶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慎勿多也於是上馬騰騰而行其足漸高但訝其穩疾不自知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霆起於

步下於是隨所躩輒滴之既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憩村思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其久旱苗稼將悴而兩在我手寧復惜之顧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兩畢騎馬復歸夫人者泣於廳曰何相誤之甚本約一滴何私憾而二十之天此一滴乃地上二尺雨也此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已愛謹杖公矣祖視其背血痕滿焉兒子並連坐如何公慙怖不知所對夫人復曰郎君世間人不識雲雨之變誠不敢恨即怒龍節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勸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於是命二奴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貞和悅怡怡然一奴從西廊出憤氣勃然勃怒而立公曰成獵徒以鬪猛為事一旦取奴而取悅者人以我為怯乎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既賜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爾遂揖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回望矣宅顧問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

而歸及明望其材米已極目大樹或露梢而已  
不復有人其後竟以兵權靜寇難功蓋天下而  
終不及於相豈非悅奴之不得乎世言關東出  
相關西出將豈東西而喻耶所以言奴者亦巨  
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即位極將相矣

續幽怪錄卷第四

二冊統五十八卷全



嘉慶丙寅孟夏月杭州書友介其族人陶蕪揮  
傳宋刻李注文選於余以此續幽怪錄二冊為副  
蕪揮曰此書向於東城書坊獲之後歸知不足齋  
今仍返故土古書殆亦有靈耶余檢卷中藏書家  
圖記有鄭印數枚一章則其為東城故物無疑  
桐菴先生秋水軒其去余縣橋新居不遠同里  
旭亭韓又嘗言之茲書歸美而余適遷居東  
城因遂得此以慰書之願云尔 竟翁

此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本也余所  
得茅亭客語以為尹家刊本行字多寡與此同  
然茅亭客語經遵王記之而以書絕未有著錄者  
可云奇秘矣此錄結牛僧孺書本名之怪見於陳  
晁兩家之書其云幽怪者殆避宋諱歟陳云五卷  
晁云十卷今多推陳而少於晁其分卷當出史  
字晁又云分仙術感應三門此不分者殆合并  
而玄貫門類也尹氏所見諒已不全就其所載  
事核之屬二十三則耳述古堂目所收抄本止  
三卷較此更少矣近彙刻書目云稽古堂日鈔

此列其未知其卷者何然以宋刻為據則此  
四卷者固足以明而此之梗槩而竹後未之疎  
畧矣余喜後未見書者此小種依從舊本利  
宜不可備百宋一屋書錄三錄也 竟翁文記



憶題鄭桐卷秋水軒今比隣周氏所居即其舊址

縣橋東去路一境足清幽世事雲方夏

人心水是秋典型嗟日莫文字見風流

勿謂我生晚遺書幸可求余向收桐卷先生手書佛經數冊

贈同年蔣賓端後遷居縣橋知桐卷即同里之先輩而反無其手澤心珠快之頃適得此詩出佳錄上有先生印章急購為藏焉以當合浦之珠同時又蒙先生族裔贈先生遺墨爰進題秋水軒以寄景仰前賢之志云

黃丕烈草



續元怪錄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唐李復言撰是書世有二本其附載牛僧孺幽怪

錄末者蓋從說郭錄出一即此本凡二十三事與

唐志卷數亦不符蓋從太平廣記錄出者雖稍多

於說郭本然亦非完帙也

集異志二卷

〔唐〕陸勳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陸氏集異

記四卷《提要》

唐比部郎中陸勳

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為丈夫京房曰女子化為

丈夫為謂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為謂海陽

厥咎亡一曰男化為女宮刑濫也女化為男婦政行

也

齊潘王時齊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

聲別後燕昭王代齊潘王出奔為淖菴所殺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肌夾狄眼

凡十二人見於臨池天戒若曰勿為夷狄之行將受

其禍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喜以為瑞銷天下兵器

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後十四年而秦亡

漢景帝二年九月膠東勝西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

時膠東膠西濟南菑川四國有葦葦及蘇葉有吳王

漢起連楚趙九七國下齊縣居四齊之中角兵象上

御者也老人吳王象也年七十七國象也天戒若曰人不

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以御京師也禍從老人生七國

俱敗亡

漢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

長安陳鳳言此湯變為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

嫁為人婦生一子者將後一世乃絕

漢武帝與群臣宴未央殿方食黍惟忽聞語云老臣尋死

漢武帝與群臣宴未央殿方食黍惟忽聞語云老臣尋死

不見梁上有一公長九寸柱杖傳中帝問之公下得首不言  
向仰視庭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問東方朔朔對曰其名為  
孫無水木之精也夏巢林冬潛河陛下與造宮室斯伐其  
居故來訴耳仰視庭者殿名未大也俯視脚者脚是也願王  
足於此吳帝為此暫止後幸河清閣水底有絃歌之聲敬  
聽芬芳前梁上公及年久教人絡衣帝皆長八九寸黃髮  
而出或有挾樂者帝命坐於食案上走之曰老臣前昧死  
歸新華蒙陛下即息斧斤全其居宅不勝欣躍故相賀  
耳便治絃而歌聲大小無異於人清婉繞梁帝悅酌酒乃獻  
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又曰可思以歟吳見昭老公  
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下波湖帝使忽得一大珠數寸明耀

絕世俄而公等忽然而去東方朔曰螺殼中是蛟龍以傳面令人  
好顏色又女子坐草中用之產為帝武惑於神仙故有此怪  
漢靈帝是年二年維陽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無骨共胸供前  
人咸以為不祥直地即棄之自此之後河內婦食大河南夫食  
婦時靈帝召諸宦官專政其後亦石被廢此其應也 光和  
元年五月壬午有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自稱梁伯夏教上殿為  
天子中書門桓賢等呼曰史僕射欲收縛須臾還走來深不得  
不知姓名其後張角作亂漢室遂下  
漢獻帝初平中長以有人姓桓氏既死棺斂月餘其每開棺中有  
聲聞棺出之遂生占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曹操由庶士  
建安七年越雋有男子化為女子同群上言哀帝時亦

五字

此異尚有前代之事至二十五年漢亡  
漢末靈帝嘗從洛陽未遠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世來寄  
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世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靈帝  
居感載故以相語世固私請之婦曰不可不燒如此君可馳去  
我當續行日中大雷發世乃還歸還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世念之當於宮中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世皆有條緒  
未幾即自崩其人泣死  
吳孫策欲渡江襲許都于吉供衛時大旱所在燒厲崇備諸將  
士使速引或身自出皆切見將士多在吉所策因此謝  
怒言我不如于吉耶而先趨附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

早不雨道途艱澁不得得過故自旱出而雨不同吳鬼女  
坐瓶中作鬼物態或五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累之使  
晴雨若龍感天地中兩者當原教不爾竹錄而雲乘上蒸  
膚寸而合至日中大雨總至漢聖聖將士善悅以為吉心常  
並往慶慰策遂教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至夜更更與雲慶之  
明日往視不知所在策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類  
有失帝後治劍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  
再三因獲覽大司劍皆崩裂須臾而死  
吳孫權太元年元經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長用旋民間語言飲  
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  
李崇奉輜圖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通崇俱出典崇及所



在郎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場所雁山川輒道碑與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洛龍門外為立第舍數使近臣貢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性性有數

孫盛曰盛聞國將興聽於民間將亡聽於神權年老志衰雖臣在側廢嫡立庶以妻為妻可謂涼德矣涼薄也而偏故肯命來福妖邪符之兆不亦顯乎

吳孫休特為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之若不覺其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十教里其憐人有者必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為責讓懼以禍福員物者以為鬼神即顯幽界之其人亦自不知其所以然也亦此故異也

吳孫浩寶馬元年丹陽宣齋母年八十日浴化為龜兄弟開戶街之掘堂上坐一池寶水其中龜入池游戲二日帝引頸外望伺戶小問使輪轉回躍入于池潭遂不復還死吳三之象也

吳成將對喜教宿祠神治畢慈之忽見一人頭生食肉喜引弓射之昨昨作聲繞屋三日後人自喜謀也取聞門被謀

後周保定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如尾兩足指如獸爪陰不當生皆而生於背者陰陽反遷君臣顛倒之象又足不當有爪而有爪者將至覆人之象也是時晉陽公宇文護專擅朝廷征伐自己已懷善逆天或若曰居臣之分已俱矣特什獲嗟之禍也免矣而特遂誅晉公親萬機亮平齊國號為高祖轉福為禍之徵也

五武帝咸亨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義病死棺斂已家人咸夢義埋已

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親撫不能行語年復死京房房傳曰至陰為墮下人為上厥故入死復生其時也晉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同世年八歲漸化為男子至十七而氣性成京房房傳曰女子化為天夫法謂陰昌陽人為王此則劉石漢

湯天下之故也

晉惠帝元康元年會稽謝真生子頭大而角髮兩腋反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下人代上病指三僧亂之象也晉惠帝時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其夫成長女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強迫之不得已而去尋病卒其夫成還問女所在其家備言其事夫經德基所甚哀便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大聞之詰官事之不能決也書即王導以為宜

選前夫胡廷從其議

晉懷帝永嘉元年吳郡萬計婢生子高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青色大如枕此亦人妖龍之象也五年五月抱甲令嚴報懷座一龍女一為京房房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為天下之大者是時承惠帝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于平陽高劉也所寄此其應也

晉惠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得妻產二女腹心相合自胸以上胸以下各分比畫天下木一之狀也將肉皮呂舍上言按諸想團異根同休謂之連理是以國難指之嘉木草木之異猶以多瑞今二人同心身補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之瑞也將皆同之徵而四海分崩亦治波

晉元帝九年南陽葉遵妻在坐忽聞空中有人呼其夫婦在甚喜

夜乃止殊自為懼後數日婦產後遂忽擊體衣服總是血未及一月而夫婦相繼病卒

晉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于提其頭未生別床血淋漓不可忍視又所服約皮裘血澄滿襟及為結川別飯中忽有大蟲謝靈運被誅

魏公孫淵家數有怪大杜慎終夜上屋炊自小便蒸死籠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版有頭自口咬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邪不成有怪不声其國滅亡始公孫度據遼至淵三世而亡

漢劉聰建興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聲如雷水亦如血赤紫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已起于辛午入紫微觀於委地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臭

于平陽肉者常有死者晝夜不止數日聰沒劉氏產一蛇一獸各言人而去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陰肉之旁是時劉聰納劉敏二女為后天或若曰聰既自姓劉二后又俱劉氏豈骨肉之親亂人倫之則陰肉諸妖其禍亦大哉而劉氏死矣嗚呼

漢劉聰時光義人羊充妻產于二頭其兒病而食之三日而死劉聰子約死一指猶發遂不腐飯及蘇言見元海於不用山經五日而還後從至竟於山三日而後反於不同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虎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直演美圖無主後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未後國中大亂相殺生三家死二家去但可永明筆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未見汝不久約拜辭而回遂過一國曰特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裘一枚曰為吾惜

皇中約解而歸謂約曰劉即後年未必見過當以小女妻之約歸置史囊於机上俄而蘇使左右机上取史囊開視之有二方白玉題文曰特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道演美圖天王或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皇聰

唐淑范然劉聰滿堂無道亦其符之先兆也

晉元帝永昌元年車將襄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亦性慈覽不見其頭尋為王敦所殺遂廢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被害

其有才辨與公言良久及鬼神事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邪僕便是鬼於是安為異形通史便成恍惚然

大惡二年餘卒

東晉王綏為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于床而血淋漓滿俄拜刺州刺史生其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

晉元帝大興三年十二月謝平妻生女道地海濱有聲須臾便死鼻目項上面處如項口有齒都連為一胸如盤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句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後二年王敦又有石頭之敗

符靈時新年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符靈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而者歸中而安泰門姓名不存俄而不見新年今以聞傳滿天下皆

獄會寂而河渭海滿津監監登得一侯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運載之中何所不張靖所見定不虛也公救之

也公救之

宋文帝元禧年長原人病差使能食而不得以飯餼其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殿宅為州刺史度之長三丈後還漸縮如舊經日而亡俄而文帝為山劾所害

梁武帝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服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墮地而言曰兒是早獲鬼不得住母曰富令我得遇夜鬼曰有上言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假帽以絳紫髮自是早獲者二年楊徐亮豫尤甚莫氏鄉鄰多以絳免他上效之無驗

梁武帝天監五年七月荆州市殺人而身不僵首直于地動口張曰血如餅箭直上天餘然淡如雨細不是歲荆州人早此龜年之慮後魏肅宗熙平二年并州祈野人婦信其女從母右物而出胡太后令付掖庭養之太后臨朝為元后劉騰幽於衣卷後竟沒殉

朱榮沉於河魏室因麻大亂

後魏時有高勿麗者出於夫餘其先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開於宮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遂脫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於水穴水不食棄之於野飛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剖剖之不能破遂置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一椀處有一男子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後夫餘王遣教一東南走遇大水欲濟無從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於是魚鱉並浮為之成橋得度至紇斤營城遂居焉號曰高勿麗因以為氏

兩頭之應也

後周文帝時有珍練者往往持一瓢至字文護門而擊必之曰身尚可

晉吳王時薛專政因朝太后帝擊殺之發六捕其諸子皆備楚毒而死魏練又行乞於市人或遺之粟麥輒以無底袋盛之因大笑曰空木幾周哉隋高祖移都長安城為唐矣

陳後主禎明二年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言凶多驗得酒醜飲之經三四年乃去有船下河心聞人言明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三尺而無頭明年陳亡

陳周文帝高祖南將軍初文帝有據三陵時有流星墜其地如雷地陷方二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為聽之在上下軍人掘得棺木長三尺文帝惡之俄而見救

殊不過不久被誅

隋文帝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朱暉在道忽為回風所飄并車上千餘夫乃墜皆碎焉京房易傳曰象逆同志至德乃消厥災風後二年漢王諒在并州潛通謀亂車及驛騎之象也并室而墜顯治之應也天戒若曰無妄動車騎終當覆敗而諒不悟及高祖崩諒發兵友州縣獨遺眾至數十萬月餘而敗

於腐門

隋煬帝大業六年正月朔旦有雲衣白練裙福手持香花白稱獨勃佛出世入是腐門奪衛士仗持為氣齊王暕過而斬之後三年楊

武后作亂引兵圍洛陽戰敗乃伏誅

武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門至通天宮閣

伏衛不知覺將來後臣呼產肉塊如三升高前之有赤毒漬史也為

峰盤然而去

武后時武三思妻絕色士大夫皆訪觀伏罪人亦性為妾進直不見

三思授之在壁隙中語曰我乃花月之妖天道我奉君其災果公時

之正人我不可見蓋婦人正士精爽清明鬼神難惑自不敢近所謂

德重而神歎鬼神之所以近人者此由人之精爽自不足爾

咸通十三年四月太原晉陽民間有嬰兒兩頭異頭四耳聯足此天下

不一之妖也

天寶五載揚慎於為御史中丞慎於至溫陽正食忽見一怪物長天

餘朱衣冠情立於其後快於比之良久不滅以熱爇之乃滅未幾因

罪下獄死

周赧王二十九年亦有雀生鷄於城之城上之曰小而尖必霸天下亦赧王

喜起兵滅滕伐薛乘救齊南敗楚西敗魏與齊魏為敵救復之正

成射天等地新社稷而楚滅之又為長夜之飲天下之謂人之葉亦齊

潘王起兵伐之民散城不守亦王奔魏死於溫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頭烏與黑鳥群闖楚園宮白頭不勝連泗

水中死者數十時楚王成暴逆無道王孫及鳥群闖者歸滅之

也白頭者小小白者敗也墮於水將死水地其後王成及兵敗走為人所殺

漢景帝元鳳元年有烏與白頭闖楚王宮池上烏連連死時燕王且謀為亂

六步伏辜

漢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岳谷有鳥焚其巢男子孫通等聞山

中群鳥為鳥鳴聲性視見巢焚盡地中有鳥數樹大白團巢是五

大五及子以聞於人皇之教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唯

山成帝五年之長王者為性告燬之屋也其後趙飛燕得幸立為皇后

妹尊寵後宮有子者殺之并殺其母中崩后坐誅此焚巢之教也

兆之應也曰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年為易姓之禍云

漢靈帝中平三年八月懷陵上有萬餘將先怪鳴已咽龍關相殺

皆折頭懸著樹枝樹數到六月靈帝崩大將軍何進以內寵奸弄

惡日以散悉料以隆更始而大右持疑事又不夫進從中出於省

內兒殺

魏明帝景初元年夜雷開始播有鶴巢其上鶴體白黑雜色帝以問高

唐隆對曰詩云惟鶴有巢惟鶴居之今與起宮室而鶴未巢此宮

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於是帝改容動也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谷白一色掘出谷

者飛之冲天曰者止為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秋泉明谷地也白者

金色也谷為湖象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事

晉安帝雅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績成壽陽城被賊忽有群鳥集城上

承敬婢駭逐不去有獵狗咬殺兩鳥餘鳥因云承敬狗大殺其肉唯餘

骨存明年六月將死此其應也

晉安王子勳傳覽一曰雲雨晦合行禮三福萬歲其夕鳩棲于屋中

集其德又有禿鶻集城上後以安陸王子綏為司徒又有鳩棲王

傅士昇敗皆伏誅

陳後年時時出有象鳥數翼而鳴曰李何帝京芳步聯候白鳥鳴門

關如人言色且下壽山三之望也鳥於上鳴吳邑空虛之象又陳之運

康高復之末未亡時有一足鳥集於殿前以當盡地也文曰獨坐高

臺登羊表成灰獨足者叔舅獨竹象無之象應變也

政無穢被清大德所其除也叔實至長安館於部水臺之意也

咸通中吳越有異鳥極大四目三足鳴山林其聲曰羅平占曰國有兵人

相食此後亂亂相繼

平昔懷帝末基四年五月大雉自幽并晉吳至于秦雍草木牛馬毛鹿皆

盡是時天下兵起陳雖生氏國家惟任司馬越句稀三人統為暴

刺經各無法故有此異

貞觀二年六月京畿旱雉太宗在苑中得理祝之曰人以殺為令百姓有

週在于一人當食我無害百姓持吞之伴臣懼帝致疾還為以揀帝中

曰所冀移火朕躬何疾之辭遂吞之是歲雖不為災

高宗嘗夢頭身召名醫於四方終不能療人有自陳世業醫新請修

藥餌者帝時之初安地置藥爐忽有一坡暴出雖色如黃金者有朱

書式字宮人不敬應奏之帝頗驚異遂命於苑苑池之仙人別穿地得蟻

蟻如初帝深以為不祥命殺之其夕宮人暴在後武后克革命

後漢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鳩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未

未至於頭而上冠之是其象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故無所效頭冠

或成焉靈滿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中破壞四方

清之帝關蓋中有人上書言頻歲以來編鳩不鼓翅類按下有物而妨之類

不得舉舉射服之臣當為其失書奏不日其後大臣多被夷狄諸

王廢燕太子幽廢

後魏孝文太和元年五月京師有鳩鵲二頭上生冠如角時文明太后臨朝

信用群小之應

後魏宣武

有頭四目具

時帝頗淫群小朋黨相侍干政之也

玄宗好開鵲賣在外感地高之貧者或弄水鵲識者以為鵲西屬帝

生之歲聞者亦象

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于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去之

止之莫吉卜請其繫在少歲之乃吉於是布幣祭告之龍亡而聚

在乃度歲之其後夏文下傳度於啟曰三代莫發至禹王授而觀之

繫流于庭不可除也屬王使婦人無而燔之祭化為玄蛇入後宮屢

妾媵之而孕生子惟而棄之宜王立一皇鵲曰察氣也其服

也實亡國國後有大婦南是者宮王使執而傳之既去見履者

所棄妖子聞其度親而衣衣之遂亡存獲後獲人有罪入妖子以

贖是為獲妖也王見而安之生子伯服正廢中后及太子之白也

帝似伯服之廢后之父申侯與諸國西天於成其女殺幽王劉向以

為夏后在位周之出厲皆怪氣逆天故有龍蛇之怪

宣世公時有內地與外地關鄭南門中山地死先是鄭厲公叔相祭仲逐

先昭公代立後厲公出奔昭公復入死于厲代立厲公出外劫大夫

曰...以手對曰人之所忌其家欲以取之故出人也...  
作人美也故有故

晉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有淵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

三將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於惠能以信

亦之故也

漢惠帝二年五月登園山有兩龍見於園陵遂東出溫陵中至乙亥

夜去劇向以爲龍黃象而日於庶人井中參諸侯持何龍龍之德

後曰大后勸教趙王諸呂亦故救城

漢靈帝熹平元年四月甲午有龍見御座上是時靈帝委任宦者

王宮微弱

晉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抱中意妓產一龍子色似瑞文帝就母乳

見神先以得就視木久中竟淪沒

晉武宣帝中司徒府有大蛇長十許丈居廳事平捺上而人不知但府

中怪數年教失小兒及婦人之屬後有一蛇夜出被牙傷不能去乃

也也知發徒改葬物時以死漢靈時地見御坐攝賜以爲靈瑞也

應之

晉武宣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氣百僚持

賀劉毅獨表曰昔龍象受道禍發周室龍見則此子產不負也

卷曰以龍改米倫未有以應受其祥遂不負也

晉惠帝元康五年正月癸巳臨池有大蛇長十餘丈負二小地入城北門徑

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時齊王問建興後之巧而歸使

取禍此其微也

晉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出居故神祠樹中每出頭從人處食人有

王教之流

晉武帝大同十年夏有龍夜出宮而潛匿人家井中明旦視之大如龍將

以戰教之微見連中夜空中各有大蛇如教百斛船中人於夜後侯

景文勸教問文於酒庫宗室王侯先死

梁元帝時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米分明江陵故老竊

相近日昔年龍出建康秦淮而天下大亂今復有爲禍至無日天

帝聞而惡之踰年遭禍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異作焉曰龍尸尸數者韓曰氏特之也言

尸尸者盡死意其後龍誅誅而爲國時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

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

又及攝換不用從參至辰必亡矣其後三世嗣王亦甚位

吳孫權赤馬十三年八月舟陽向卷父故彭寧國語山崩洪水溢劉歆

以爲國主山川崩川竭之徵也吳緡稱帝其年劉國火發舟陽

天言見之後二年而權薨又二十六年而吳亡

晉惠帝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殺人五月壬子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地

方三十丈殺人六百壽春大雷山崩地坼人家皆死上庸郡亦如之八

月長備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出大觀上庸四處山崩地

唐三十大長一百三十大水出殺人皆備治亂朝之應也

武后高宗二年九月己丑雍州新豐縣露臺空鄉大風雨雹震而有山湧出

高二十丈有地周二百畝池中有龍鳳之形木麥之異武后以爲休

應名曰慶山制州人何文俊上言天象不和而寒者隔人象不知

而驚流生地氣不和而惟阜出今陛下以女生居陽位爰易剛柔  
故地氣隔塞山夾為穴陛下以為慶山房為非慶也且則身修  
德以答天譴不然恐災禍生后怒流于嶺南永言中華州亦水南岸  
大山晝日忽風有聲隱隱如雷頃之漸移東數百以壘赤水壘  
張村民三千餘家高二百餘丈水深三十丈坡上草木悉然全勝曰山  
徙者人居不用道祿去室(念)竟到不由后使人與政在女主不出且  
年有老至其後武后廢唐宗而唐宗居唐

玄宗開元十七年四月乙亥人與雲雷雷田山摧裂自餘步數為山也  
占曰人君德消政易則然。天寶十一載六月魏州開河黃河中  
女媧墓因大雨將冥失於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乙未瀕河人聞  
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下有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時號風雲

堆占曰塚墓自移天下破。

高祖公二十三年秋洛水開將毀王宮以傳推之以曰漢比諸侯洛水  
次柳大夫之象也為柳大夫持分中以危亂王宮也後數年有知  
五是歲早霜雪王崩景王立二年傳括侯殺王而立王弟侍天保天  
不知景王并謀侍天及景王死立大天爭權或立子猛或立子朝王

室大亂

景武王三年渭水亦者三日起王三十四年渭水又亦三日泰有連坐之法  
藥於(因)道(音)網(音)而刑(音)加以武代(音)橫(音)出(音)城(音)滅(音)海(音)而(音)於(音)表(音)紀

五行氣也謬記

是桓帝延熹二年四月濟陰火即源比河水清靈高是年四年三月  
河水清燕自郭璞曰大河之會黃河數千里而不可及清者也

凡物及常為效而勿心清道也而山堆阜山而神湧泉非所道有  
變異之象也故非表階言曰未何河清者後世乃以為大慶君臣  
勤也戰于年號善于色也而於政誠紀于史牒不亦善乎至若大  
海潮宗乘流自排並岸風水激薄沙泥渾濁之屬則高里停滯未  
去而回而後人始謂又有以海清為賀者下亦異之甚乎  
晉武中大康五年四月魯國池水交赤如血七年十月河陰雨赤雲  
項是後四載帝崩王宮遂亂

晉穆帝永和二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四年四月城澤水又  
有火明年張天錫殺中地軍張邑邑執政之人也  
陳宣帝太建十四年七月江水赤如血自建康西至荊州頃明中江水亦  
自方州東至海曰法散則暗傷水性也五行更節陰陽相

色珍亂敗亡之象示焉曰水化為血兵且起其後為隋所破

高祖武德七年河間王李孝恭任輔公祐安詳師于舟中孝恭以金  
酌江水將飲之則化為血孝恭曰盤中之血枯故曰之也  
武帝時末俊臣水交赤如血井中常有吁嗟之聲俊臣臨也  
神龍二年二月壬子洛陽城東七里地色如血樹木盡為塵鬼影漸移  
至都月餘乃城長安街中往往見水影皆符堅之符死也長安

志有是異

大歷末涼州東鹿溝中有水影長七尺八寸望見人為怪夫如在水中及  
至前則不見水

至前則不見水

咸通八年七月泗州下邳雨滿殺鳥在水沸于火則可以偽物矣兩者皆  
上而降為庶民象

漢高祖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出流四千餘家 四年秋河南大水

伊洛流千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 八年夏漢中南郡水

復出流六百餘家南陽沔水流萬餘家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

漢文帝十二年十一月河決東郡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

山水出流九百餘家涿郡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時斬平匪

得幸之涓陽且帝廟却見上帝後歲餘諸為逆夷殺入自奴數

犯北邊殺掠甚衆漢軍威征討

漢高祖十二年五月即國三十七大水傷稼量仲舒曰水者清氣也

是時帝在襁褓劉太后專政

漢元帝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暴至壞民田壞屋

泉水出深三丈是時司空周章等以鄧太后不立皇子勝而立晉

河王子致謀欲廢置十一月事泄司空被殺後年四十一即國水出

源漢人民占白水者不食之積也陰氣盛洋溢者小人專制權推之應

晉武帝咸寧二年七月庚亥河南魏郡泰水數百人閏月制州郡

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是年採擇良家子女選而入殿帝親問閭

務在安邑不妨德行有蔽匿者以下獄論婦紳怨也天下非之法

盛之應也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表大水泰山流三日家殺六千餘人江表亦殺人

時平吳後王濂為元功而詆劾竟加首領為無謀而並封重賞狀

吳惟五千納之使宮此其應也

晉惠帝元康六年五月前楊二州大水是時皇后亂朝寵樹賈郭女

三五 西漢氣盛之應也 八年三月金土崩城并遊漢志成帝時

有此。王莽倍逆今有此妖隨王倫篡位倫廢之于北城并遊所

在其天意也九月前楊徐冀豫五州大水是時皇后亂朝寵樹賈郭

盜竊情猶前卒害太子定以禍滅

晉惠帝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應黃帝澤水入石頭

南振之舟萬計深數流斷斷皆相望江左繼頻有濟災未有若斯

之勝三月義軍克京都克敗走遠夷散之

閏元八年夏吳舟為蔡洲樓閣中卒後一宿漏池之閩門營數水之夜

半山水暴至萬餘人家溺死三百餘人夜殺洛流入而上陽宮宮

人死者其七八歲內諸縣回稼虛舍湯主聖守樹止溺死千餘

人京師與道坊一夕為池若民五百餘家皆沒不見是年鄧州

三鴉口大水塞空嬰兒二小兒以水相沃須臾有地大十圍張口仰天

人悉斬射之俄而暴雷雨潦溺數百家

晉元帝大興四年癘江滿縣何地家忽聞地中有大子聲掘之得母

大青髻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三大子雌一

雄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為大善嗥野獸其後地里中為菜賊

所害

晉懷帝永嘉元年以陽地陷有卷石二鴉出卷者飛翔冲天白者止

焉時言白者金也昔以金壯國之行也卷者為羽人之象其可蓋言

乎白者止而卷者冲天晉衰而羽人飛盛之徵其後州湖石勒相姓

亂華晉室東渡

晉成帝咸寧初地生毛羽盛以為人帶之意也

晉安帝元興二年五月江地生毛羽也八月江陵之兵禍

五言字一 興二年五月江地生毛羽也八月江陵之兵禍





漢獻帝太初二年六月支舞髮頭編四足一尾鳥則俱為武帝置甘露殿

館更以餘編配之得種類而不能為諫者云孔鸞無展性家之宗今

能及顧長安哀鳴故有詩言曰三七志也鸞不為人不以宮中制教也

相繼言有九虎爭為主皇王奔之篡將皇有九虎之號

後漢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皆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走時更始在

長安漢光武為大司馬平定河北後更始為赤眉所殺也祖自河北

漢光武建武六年有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鼓當後走時公孫述僭號

于蜀時人竊言王莽稱帝遂欲建之故稱曰巨跡漢室錢名明當後

也遂遂救滅

漢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按順帝即世

實短祚大將軍果靈公負之初主久專國柄大尉李固以清直五年長

有德欲立之黑曰太后策免固而立桓帝固是曰死于飲是戶通落而相

唐題成未湯俱封侯

漢桓帝初天下童謠曰小兒青背大麥枯誰當復有婦共姑丈夫何在四

擊胡吏買馬產且軍請為諸君鼓龍胡樓元君中涼州諸君供天大

為民言命將出師每戰當敗中國益發甲卒來多亦來但何婦人收

獲重寶馬居信軍言調於重且又有巨者也請為諸君鼓龍胡者不敢

公言私相相語

漢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通公為吏子為徒一死百乘車

班班入河間河間地女子數錢以致為室金為室石上慎慎者苦果果

下睡致我歌擊之玉繩想此皆為故食也城上烏尾畢通者處高

利獨食不食下世謂人主為聚斂也公為吏子為徒者言官吏將

逆父既而軍失其子又為卒徒性擊之也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

性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車班班入河間者言上將崩乘車班班

入河間也童謠也河間地女子數錢以致為室金為室石上慎慎者苦果果

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為室也石上慎慎者苦果果者言永樂太后積金成慎

慎然當若不足使人春黃梁而食之梁下有懸鼓我歌擊之玉繩想此皆

永樂教童帝使賣以長錢所採非其人天下之為之士怨也鼓擊擊

鼓以永見丞卿主數者亦復指順怒而止我也

漢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貴印自有平不避豪貴及大姓接延嘉之

末鄧皇后以道自投乃以實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每城門夜

及太后攝政為大將軍與大傳漢者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緣所加威

得其人豪貴大姓皆絕望矣

漢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芋田一頃中有井四方鐵鐵不可整爵侯爵今年

尚可鏡按方曰按方如其案征吉茅論辟賢也井者法也井中

帝侍臣曹華等專作威福築園蓋人芋田一頃者言辟賢衆多也中

有井者言甜酒富不失法度也四方鐵鐵不可整者言惡好大權不可

整理爵侯者言都相得飲酒之詞言肉食者言不恤王政徒肥其腹

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言但禁錮後年洗者使富貴被誅天下大壞

漢童帝之將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印按中平六年

史使皇子封侯封侯人女子登輝至攝未有嚙號為中心侍殿建等

數千人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未遲此為非侯非王上死

中者也

王莽元初童謠曰呼汝後何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於是志壞諸心城以樓之

符堅初童歸曰河堅重運三十年後若故收時首在江湖邊及堅在

位凡三十年收於肥水是其應也又語語云河水清後符堅死於

城及堅為姚萇所殺於新成後姚萇云魚羊田十當城之空城者以

魚羊評也田斗平也堅自號秦言城之有羊早也去群臣謀堅全主且

殺鮮卑不從及淮南劉暹初為秦容冲所攻卒為姚萇所殺

符堅滅秦容冲休為清河公主年四十有殊色堅納之號冠後宮

年十二亦有龍陽之說堅又幸之姊年事冠宮人美狀進長安歌

曰惟後一雄雙飛入紫台誠惟為亂堅乃出冲長女又語曰風

風止尚房堅以風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

萬株于河房城以待之冲少字風風使終為堅賊入河房城焉

梁武帝天監三年二月八日武帝幸佛經於重雲殿以門城公忽欲歌舞樂

源史悲注因賦五言詩集載三十餘悲哉五十乘但有八十三地故吳

起倭臣作欺妄賊臣成君子若不信新信龍時便願起且且為中願悲

不見喜梁自天監至於大同二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大清三年蓋城

陷帝幸國四十八年所吉五十表也大清元年八月十五日而侯景自無

未降在丹陽之地于地空忽來昇之言以網侯景之作亂始自侯辰之

歲至十年如長角

清煬帝大業中童歸曰龜李李鴻鶴逐陽山宛轉花林裏是浪詩誰

道許李密其後生楊玄感之逆為是所拘在路也後廢結即素自湯

城山而來經夜破路了倉後獲也六苑內莫浪語密也字文化及自既

許國許者破城之道許之蓋蓋為之詞也

齊後主武平七年之中有樹大數圍夜半無故自拔齊以木

王之無故自拔亡國之應其年齊亡

漢靈帝中平元年襄陽郡濟陽濟先句離狐成阜清武城

郭路遠生羊悉倫龍蛇為獸之形續漢志曰其色毛羽頭

目足趨皆具或作人的操持子弩牛馬萬物 狀是戴黑山

賊狼角等十餘輩並起抄掠後進陳權漢遂微衰又董卓兵

起焚燒宮闈之應

吳孫皓天運元年孫即福平湘自漢末織塞是時一夕忽聞

除無羊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問天下平吳壽亡

而加版為一家

晉安帝長安中宮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獲菴菜菴菴有刺不

可踐而竹生宮墻及馳道天戒若曰人君不聽政難有官室

馳道若空廢也故生獲菴

隋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

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其狀人狀

呼聲遠絕蓋草妖也視不見之坐時晉王陰有奪宗之計言

祖不悟所稱言廢無罪因此而亂也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未至華陰望見秦車白馬從

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至止而待之遂至特壁與客曰為我當

銷池君張氏西地有地也因言今年祖龍死祖龍也龍人君也心不

見客奉壁始皇使御史視之即二十八年通江所沉壁也

然之入久曰山鬼不過一歲事也

劉曜時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前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

皇亡皇亡收趙昌井水竭橋五梁等四小表因雲長鳴呼

為字和牛僧翻其盡手時解下成質以為勒城之徵懼大

悅齊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教境內以終為長山大夫中書

監劉均進曰淫聞國事山崩川竭居為之不舉終南不

師之類也前時無故而崩其山為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

也如是今朝歷皆言祥瑞怪獨言非誠上梓聖旨下達衆

故然臣不達大理籍所未聞何則王之典山石也猶居之於臣

下尚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收趙昌者此言蓋宜持為

趙所收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勤跨全趙之地

趙昌之應當在石勒石在我也非水竭橋五梁者井請東井

秦之分也五謂丘車梁謂大梁丘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

將增城以攝成趙也言者歲之次名作梁也言歲取作梁而之年

言有收置殺將之享因謂用殺歲在子之名玄鳥亦在子之次

言歲取於子國當衰亡亦牛奮朝謂亦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

謂奉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於丑當衰亡蓋無復遠

也此其誠悟蒸蒸然歎嗟下動修德化以深之

昭公八年冬石言於晉晉平公問師曠對曰石不絕言神或憑原

作事不時恐地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景一候方諸

鹿角之宮

漢成帝鴻嘉二年五月乙亥天水滂南河有大石鳴聲隆隆如雷

有石止開平水二百十里野鴻皆鳴石長一丈三尺闊厚略

似石有骨岸去地二餘丈民呼曰石鼓凡石鼓鳴至有兵是

歲廣漢縣徒其效字却取死因難躬等盜庫兵劫略吏民後四

年時氏建並等謀反殺陳留太守時帝起昌陵五年不以此其德

也特起曰改效

魏明帝青統元年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實石負圍狀象龜立于川

有石馬七及鳳麟白虎犛牛璞珙八卦列宿字聖之象又有之

封書此晉之符命而於龜為效

晉惠帝大安元年長樂湖有大石浮三百步登岸民驚為龍相

告曰石來子寶曰尋有石水入建業

晉少帝開運元年七月大雨門內井亭石盆走水槽有龍首悉

觀數十步而龍首斷識者曰石國姓也石氏其遷于後果治虜

後趙石季龍時東海有大石自立傍有血流刺西山石門血流

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太武殿臺古賢志交為胡自餘頭悉縮入

有中季龍大忌之

至德二年昭陵石馬汗出昔周武帝克晉州齊有石像汗流濕

地此其類也

漢武帝征和二年春汝郡鐵官封鐵鐵銷皆飛去此火為爰使之

然也其三月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徵生祝祖賜斬

漢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封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

鐵音二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陷分為十一墮中銷

鐵散如流是皆上書與征和二年同象其爰帝男五人封列侯

元漢主鳳樓以始始丞相王高京兆尹王章許生發趙

為名徵害皇子以音之詞

魏明帝青龍中盛脩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檠檠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為異也

晉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啟前六鍾皆出涕兵刻六年賈石致揚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為惡不止致鍾出涕猶傷之也

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郡王伐長沙每夜必戰鐘有火光如懸燭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為光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則自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晉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金

可採人盜鑿取以賣賣已復生此金不從革而為變也五月汲桑作亂郡寇起初帝為清河王世子時所佩金銜忽生

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毀棄之又後為惠帝太子不終于位卒為司馬越所殺

晉元帝元年車將魏王數還家多災怪覽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為杖也尋為敦所滅

陳後主禎明二年五月更治鐵鑄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墜鑄所

陰陰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燒人家東治者陳人鑄兵之所鐵飛為吏金不從革之應天戒若曰陳國小兵弱其後

七 隋堯君素守蒲州兵器夜有光如火鑄金火金所畏也敗亡之象

元和十翰林院有鈴衣中文書入則引之以代傳字長寧中

河北兵鈴輒自鳴兵軍中忌耗相應聲急則軍事急若絃則軍事絃

漢昭帝時日色王質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郎中樞遂曰熊野獸而米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忘宮室持空危之象也加不政悟後卒失國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城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者謂其文曰武形有虧金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為言兆也京房馬傳曰足火者下不勝任也干貴以為數者陰精居于陽金數也南陽大明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故也六水數出言水數既極火德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十四大始終相乘之數也向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

五年

晉武帝太康七年丙辰四角數見于河間河間王顯獲之以獻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方之象當有兵亂起於四方從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為亂階殆其應也

長慶二年五月間有吐蕃至者捕鹿上自去歲以來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皆迅猛見蕃人即捕而食之過漢人則否

秦孝公二十二年有馬生人占曰諸善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者至始皇采呂不韋子

晉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牛生犢一犢兩頭京房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持分之象運東晉之世終不能復中原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琮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

死之畜牛一足三尾司馬彪曰兩頭者政出私門京考曰足多者所任非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王敦等亂相繼

晉惠帝太安中江夏張聘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

懼而還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入立而行聘使善卜者

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為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黑江夏

騎為將師於是王州賊亂騎亦族滅

後周建德三年楊肅有獸二狀如水牛一青一赤一黑赤黑者關久

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赤于河近牛觸也黑周所尚色也

者滅亡之象後數載隋代周旌旗尚赤成敗以黃

武后長安中有獸半無前蹄三足而行者又有牛背上生教足蹄甲

皆具武太后從婢之子司農卿宗晉卿家牛生三角此皆武后

滅亡之妖

漢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衣卷中取出團環都龜御其麟六七枚

置殿前時燕王曰與長官主左將軍謀為大逆暴急無道寵

者生養之本家而敗寵陳歸於虛歸寵將不用官官皆廢卒也

燕王不政卒伏其辜

晉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塘人家微家產兩子而皆人面如胡人狀其

身猶承曰曰承生人頭承身若危且氣今此變承而產異之也

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京師人家產子一頭二身八足是後軍相况

面不似胡政述晉用事漸亂國綱至於大壞也

漢成帝末年大興家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司隸御史門

有之者道賢時林禮與大冠民冠等毀于承並升俄而關死殿上

后懷恩而不見卜之禍王如意為宋遂病腋傷而崩先是高

后嬖殺如意支斷其母戚夫人手足摧其眼以為人彘

魏司馬大傳討公孫淵父子先時淵家有犬著絳幘絳衣又

襄城北市生肉有頭目無手足而動徑言者曰有以不心何

終無其國滅

王莽居攝東即太守翟義知其得篡漢世謀奉義兵兄宜

教授結生滿室群鳩鵠數十在中庭有狗從外入齧之皆驚

比救之皆折頭狗走出門求不知復宣大恩之後數日莽夷其

三族

晉元帝大興中六郎太守張懸聞齊內昧也大聲求而不得既

而地自折見有二犬子取肉養之皆死尋而懸為池光所害

晉安帝隆安初五郎注下狗常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狹而

吠聲甚哀或有夜視視之云一狗微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

幾孫息亂于共會焉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妻歸人家園地中有大聲極之得婦體各

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時高阮表稱潘王相借故

有大禍

桓玄時解楚王已設拜席則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溺其席

莫不驚怖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遂狗政席而已桓玄無德而切

竊大位故大便其席示其受禮之甚也八日玄敗亡

宋建平善相附謂燕王云居年六十三位為常伯當有厄先此年

宿而美有見其八者

貞元元年二月京師民家有生子兩首兩足首多者上一也老歲  
宣州大雨震電有物墮地如猪子足各兩指跳亦班地食之頃之雲  
合不復見

隋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聞二豕對語其一曰豕將盡可各  
明日殺我供歲何處解之一豕曰可向火北村家回相隨去天持燒豕  
人覓豕不得疑是宿客得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所言得豕其後

蜀主秀得罪文帝特殺之平崇公主殺之得全  
魯定公時李桓子穿井得土壘中得燕若羊之豕也羊者地  
上之物出於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之言而聽李氏暗昧不明  
之應

晉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麻羊生無後足明年蘇峻破  
京奇導與帝俱燒石頭是其應也

後魏孝文太和二十三年肆州陽曲縣羊生羔一頭一身一性一此三  
耳六足是年高祖六輔用事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六月繁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雞羊黃色  
大如新生犬鬪而墜悅獲其一數旬失所在羊國姓羔羊子也  
皇太子勇既升儲戴晉王法毀之而被廢黜二羔鬪一羔鬪一羔鬪  
之應之

乾符二年洛陽建春門外因暴雨有物墮地如瘦羊不食頃之  
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或以為雨土也曰當早  
漢高六年三月伏臘上祀高祖也選過軹道見物如蒼狗撒高

當見一白狗而傍人見也瓊六十一為侍中直內省欲見白狗問  
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其親田里欲要白標過其一年年六十  
三果卒

齊後主時犬為閭府儼同雌者有夫人命居之既給兵以奉養食之  
以梁肉藉以綢褥天奪其心壽如於天大意若曰卿士皆數人後  
主不悟遂以取滅

晉庚翼嘗令郭璞望其後璞曰卿後垂貴盛有白龍者山微至是  
後庚翼之孫庚遠為廣州刺史其產善犬子不全獲知狗轉  
長大益入見狗眉目分明而異於衆後失所在益慨然曰怪白  
龍乎後果悉桓氏所滅

晉宗暹為丹陽內史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為揚州刺史嘗式  
所殺

三諸言恪征淮南婦持朝犬御引其衣恪日犬欺我不行乎還  
坐有頃後起犬又御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被室

新野庾護母病兄弟三人白日侍疾常燃火自見帳帶自捲上  
自舒下如此數遭護史又聞床前狗鬪聲非尋常家犬視  
不見狗止見一死人頭在地其頭猶有血兩眼尚動甚可惜更  
其家人懼因夜不曾持出門乃埋於後園中明早往視之  
在上上兩眼猶動又埋之後早亦復出乃以埋者頭合埋之自  
此不復出數日其母遂亡

謝之靜于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御謝頭來以乃失所在婦  
具說之謝容無恙色是月絕



漢昭帝元鳳九月燕有黃雀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  
之舉舞如故主使吏以酒脯飼舉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時燕  
刺王曰謀反時死之象

李林甫有疾晨起盤歸將入朝命取平日所用筆囊忽覺其  
囊頗重於平日問視之有二鼠出投於地即變為蒼狗柱目  
張牙仰視林甫取牙射之憊然即滅林甫惡之旬月而卒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為褒邑長有鼠從之出語曰王  
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完後至期更冠履皂衣  
出語曰周南爾日當死又不應鼠復入完斯鼠更出語曰前  
日通教中畢入須史復出出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通中畢曰  
周南汝不應我更何道言絕頭處而死即失衣冠取視具如

常暈時曹爽專政魏為此周故學作史也  
晉武帝太康四年會稽彭越及解皆化為鼠甚眾復食  
縮為史時帝聽諛設疑任曰見光揚發之慮

集異志卷下

玄宗時有白鼠上天下天女先鋪白也地上有千錢時幽州又有白鼠  
來誘戴字今年不堪看但看五月裏清天河邊見契丹止後祿山

天

漢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流上言所也  
子幼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木大宮尚方掖門內諸樹覆  
者美兒空向有禁中而覺得向諸樹樹火民以水相驚者清象  
盛也亦女而入宮殿中者下人將因女寵而居有宮室之象也名曰持  
子有似周家厚祿之象是時者每匡太后年歲始為上將乘國政  
天知其後將滅天下而入宮室故象先見也

漢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為走持索或振麻林一枚傳相付與曰  
行語善道中相通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既或夜折開或論境  
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經歷即國三十六至京其京  
師即國

師即國

張傳具辨我之教舞詞西王母又傳主昌母

昔百姓仰此言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下當有白鼠相也時  
祖母傳太后輕典政事故對曰春秋史亦以指表為言語善  
所以紀教民陰水親也以此來流為噴走而兩行反類逆上象教度  
於益安以相子連梓民心之德也西王母婦人之極情夫男子之事於  
街巷乎昭明雜聞內典理外臨事然陽之意以愛長年之象  
雖尊性弱難理亦亂門人之所由極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其其  
也其明其善今外家丁傳並侍惟懼有於列位有罪惡者不坐年  
罰亡功祀者卑受宜得此指象昭昭以見聖朝奈何不應後

帝崩成母太后臨朝王莽為大司馬城下得一日傳所記者小此異  
乃王太后養之德也

王莽始建國元年長安狂女子巷呼道中婦曰曰高皇王莽大怒起掃  
我國不過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

漢靈帝熹平二年六月維陽民訛言虎食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

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師將師生

布吏士外屬因五六疫饑幸而勝之

晉武帝初齊王同昌義兵誅亂逆乘輿及正心有婦人

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勝便去耳其後  
同果斬殺

晉大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

當作中書堅即收斬之干寶以為禁道尊秘之殿今賊人  
徑入而門庭不覺者宮室將虛而小人踰之妖也是後也此

遷葬又遷長安宮闕遂空焉

晉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掘姑孰百姓訛言瘟病食

人大批數日入胸則死瘵之有方嘗時白大膽以為藥自注  
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瘟病又

云姑在外時當燒鐵以灼之於是倉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  
白犬暴貴至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灼者  
價灼百姓日得五六萬傳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婦人  
類而人為之三分云強食人言本同矣頓而相殘賊也自下

而二其通也必入版者言也山中出不由外也大有守衛

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賊心

受復言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攻京邑明年諱聞又有異謀是

以上逆下腹心向燭也天賦風池虎等逆兵四合而高王師所探

月而高能濟水也中郎劉暹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眾以救朝

廷胡其誦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強罪人受首是用白

大膽可救之效也

晉大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中名曰鬪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

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初改年為大寧改通鑑言曰二月了政事謀以仲春發也玄憂

立又改年為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永始求始後是王莽受封

之年也

符堅時有人於明光殿大呼曰甲申酉乙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

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彤等因請殺鮮卑堅不從也

齊武帝時父惠太子立接親於鍾山不既曰東曰太子優游幸

之東而反語為賴童也武帝又於青溪立宮號曰舊宮又之

窮廡也至舊林王果以輕佻而至於窮窮又武帝時卜史姓

皇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於是移惠於外易名

太子慶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才之所係今化而

為大不得立矣既而父惠太子薨舊林海陵相地之廢點

此其驗也

貞觀十七年七月八日詔言官道限棧校人以登天狗言其來也

身不約皮幾凡每於閨中取人心肝而去於是相更震怖每  
夜驚擾皆引弓切自防無兵器者刺竹為之却外不敢  
行太宗患之令通夜開諸坊門宣旨慰諭月餘乃止

王莽地皇元年七月杜陵使殿乘輿虎文衣履履在石匣中  
出白樹五外堂上良久乃去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

漢桓帝元嘉中京郡婦女作愁眉啼泣馬為折腰步戲盡  
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泣者薄拭目下若啼履直馬  
若作一過馬者別傳曰善啼折腰步者足不在膝下舞戲者  
若盡痛樂不欣欲始自大將軍梁善家所為京郡會飲時  
憂皆放效此服也果善二世上將始婦王室大作威福持  
危社稷天戒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是為敗局也近更

卒舉頭折其腰脊令彎傾邪難救強語笑無復象味也  
至延熹二年舉宗遭戕

漢桓帝延熹中梁美我後京都噴顏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  
常侍單超左悺徐構丹瓊之名使醫或曰使頭至於貧家不  
能自辨自既無頭執人借頭還布天下無幾將奉武安駕  
而天下騷動所殺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險皆刻木及燻

或縛羊為頭是使頭之應也

晉孝武太元中帝每開手中箱中有鼓吹舞角樂於是諸侍  
齊會夜見一臂長三丈許手長數尺未季經帝帝是歲

崩天下大亂  
後祿武平時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樹觀衣縲縲之狀而竹乞書

其間向矣集多令人脈為衣以相執縛後主果為周所敗破  
虜於長安而死妃后窮困至以賣燭為業又婦人皆剪別  
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舉為至於南面則憂心正西始思  
內為之被於西邊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為刀  
刃者皆使細名曰蓋舉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  
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意蓋高氏運祚之本也

唐衛在帝左右縱其深恩海內惶曰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家有  
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糞騰膏上短下長與梁善  
同占到八年桓帝因日食之變乃并掃宮為司隸校尉以水  
戮之京都正清

漢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笠使胡笛胡舞京  
城貴戚皆競為之此服狀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填塞  
街衢屠掠宮掖發掘園陵

漢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驪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為大  
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輶以為騎從互相侵奪  
價典馬齊夫行地者莫如馬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  
所用耳何有帝王擲于紆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書

太子之應也

晉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綰髮傾髻以為盛飾用髻多不可  
恒戴乃先於水及鏡上裝

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主枝葉有蟲食  
其葉或文字曰孫病已立又昌邑王園社有枯木復生枝

其葉或文字曰孫病已立又昌邑王園社有枯木復生枝

葉姓孟以為下... 受命為天子者昭... 後若帝崩無子... 立衛太子之孫...

漢元帝初元四年... 漢哀帝建平二年... 形身青黃色面...

樹卒... 喬後夜帝在位... 後漢靈帝熹平... 一林宿多至夕...

魏武帝建興十... 出又攝徒糾根... 晉惠帝元康九... 甲辰枯死班而...

位危則亡家... 大亂 又永康元... 就東宮柔不生... 武國有宗化焉...

晉孝懷帝永嘉... 突是時東師... 亦得覆沒宗... 晉元帝大興四... 日而萎落比...

陽給園之間... 也其後數果... 晉劉雅時西明... 尺積眉長三寸...

惟無日身每... 晉明帝大寧元... 作逆調致無... 晉海西公太和... 柔楊者柔晚之...

齊後主高祖五... 德哀下人將... 大略臨後後...

陸氏集異記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舊本題唐比部郎中陸勳撰書錄解題及宋史藝  
文志並作二卷陳振孫曰語怪之書也凡三十二  
事言犬怪者居三之一此書較陳氏所載多二卷  
而事較振孫所記之數多三四倍亦不多言犬怪  
豈後人附會非其本書歟

劍俠傳四卷附錄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隆慶三年履謙子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劍俠傳二

卷》提要

劍俠傳引

凡劍俠經訓所不載其大要出莊周氏越絕  
 吳越春秋或以為寓言之雄耳至於太史公  
 之論慶卿也曰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  
 則意以為真者之不然以項臣之武嗜鳴吹  
 突千仞皆廢而乃曰無成哉夫習劍者先王  
 之傑民也然而城社遺伏之奸天下所不能  
 請之於司敗而一夫乃得志焉如專聶者流  
 僅其粗耳斯七鳥可盡廢其說然歎快天下  
 之志司敗不能請而請之一夫君子亦可以  
 觀世矣余家所蓄雜說劍客事甚夥間有擬  
 於稟管撮成卷時一展之以據諭其悌鬱者  
 乃好事者洙務神其說謂得此術不試可立  
 破冲舉此非余所敢信也 殘卷居士書

目錄

卷之一

老人化猿 扶餘國王 嘉興繩技

車中女子 僧俠 京西店老人

蘭陵老人

卷之二

盧生 聶隱娘 荆十三娘

紅線 田鵬郎

目錄

一

卷之三

崑崙奴 許寐 丁秀才

潘將軍 李龜壽 宣慈寺門子

賈人妻 虬鬚叟 韋洵美

李勝 垂崖劍術

卷之四

秀州刺客 張訓妻 潘辰

洪州書生 義俠 任愿

花月新聞 俠婦人 解洵娶婦

附錄

張裕 白廷讓 青城劍術

目錄

二

劍俠傳卷之一

老人化猿

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蠡曰臣聞趙有處女  
國人稱之願王問之於是至乃請女女將見  
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曰聞女善  
為劍願得一觀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惟  
公所試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桔槔末柝地女  
接取其末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  
公即飛上樹化為白猿

劍俠傳卷之一

扶餘國王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  
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稟望崇者莫我居也  
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  
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  
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  
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

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

為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為心不宜踞見

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

退當公之騁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

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

公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領而去

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聲低者公

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

楊家之執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

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

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

絲羅非獨生顛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

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

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已

計之詳也幸無推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

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



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邸既設火鑪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草囊於爐前取枕歌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親猶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

御傳卷之

三

頭畢歛衽前問其姓卧客荅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禮問第幾曰第三曰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禮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遠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

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草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七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街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為曰州將之子也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曰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為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日曰期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回顧已失公與張

御傳卷之

四

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承期入太原侯之果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即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遣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襦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

續傳卷之二

五

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訪我於馬行東酒樓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於上矣到即登焉又別而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同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安妹處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即道士與虬髯已先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

揖起而語少焉文靜飛書召文皇看棋道士對文靜奕虬髯與靖傍立而視俄而文皇來長揖就坐神清氣朗滿座風生顧盼偉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歛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罷奕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勉圖之勿以為念曰共入京虬髯路語靖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宅為李郎往復相從一妹懸然如繫欲令新婦祇謁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靖亦馳馬速征俄即到京與張氏同往至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出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奴婢三十餘人羅列於前青衣二十人引靖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備請更

續傳卷之二

六

衣衣又珍奇甫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也紗帽紫衫趨走有龍虎之狀相見歡然命妻出拜亦天人也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亦不侔也四人對坐陳饌次出女樂二十人旅奏於庭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度食畢行酒有蒼頭自西堂舁出二十床各覆以錦帕既列盡去其帕乃文簿匙鑰之類虬髯杯告靖曰此皆珍寶貨帛之數吾之所有悉以

御覽卷之十一

七

充贈何者其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二三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材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力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及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合固非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真主施

功立業勉之勉之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意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復回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可善事之言訖與其妻戎服乘馬一奴從後數步遂不復見靖據其宅遂為豪家得以助文皇締繡之資遂匡大業貞觀中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數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靖知虬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共瀝酒向東南拜而賀之乃知真人之興由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是虬髯所傳也

嘉興繩技

唐開元年中數敕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司監競勝精技監官屬意尤切所由直

獄者語於獄中云儻若有諸戲劣於縣司我輩必當厚責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觀者即獲財利歎無能耳乃各相問至於弄瓦綠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囚笑謂所由曰其有拙技限在拘繫不得略呈其事吏驚曰汝何所能囚曰吾解繩技吏曰必不然吾當為爾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於監主主召問罪輕重吏云此囚人所累逋緜未納餘無別

續傳卷之二

九

事官曰繩技人常也又何足異乎囚曰某所為者與人稍殊官又問曰如何囚曰衆人繩技各繫兩頭然後於其上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麤細如枝五十八不用繫着抱向空中騰躑翻覆則無所不為官大驚悅且令收錄明日吏領至戲場既戲作喚此人令効繩技遂捧一團繩計百尺餘置於諸地將一頭手擲於地空中徑於初拋二三丈次四五丈

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異後乃拋繩虛空餘十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尋身足離地高二十餘丈勢如鳥旁飛遠颺望空而失脫身狴犴在此日焉

車中女子

唐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至京間步曲坊逢二少年着大麻布衫揖士人而過色甚恭然非舊識士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

續傳卷之二

十

二人謂曰公道此境未得主矣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實獲我心揖請便行士人雖甚疑恠然強隨之抵數坊于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極整二人引士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床對坐更有數少年禮亦謹數數出門若伺貴客及午後方云至矣聞一車直門來數少年擁後直至當筵乃一鈿車捲簾見女子從車中出年

可十七八容色甚佳梳滿髻衣純素二人羅拜女不答士人拜之女乃拜遂揖客入宴升牀當席而坐諸少年皆列坐兩旁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酒數巡女子捧盃問曰必聞君有妙技今煩二君奉屈喜得展見可肯賜觀乎士人遜謝曰自幼唯習儒經絃管歌聲實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是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沉思良久曰某為學堂中着靴於

御俠傳卷之二

十一

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士入內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仰望屋頂唯見一孔自旦至食時見繩垂一噐食下日餒甚急取食之食畢繩乃引去深夜悲惋之極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乃人也以手撫士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女子也云若君出矣以絹重縛士人胸臍訖以絹頭繫女身倏然飛出官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伺他日士人幸脫大獄乞食而歸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御俠傳卷之二

十一

### 僧俠

唐建中初士人韋氏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回與連鏡言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能顧乎士人許之曰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從者供帳具食行十

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煙曰此是  
矣及至又前進時已昏夜韋生疑之素善彈  
乃密於靴中取弓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  
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  
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乃彈之僧正中其  
腦僧初若不覺凡五發必中僧始捫中處徐  
曰郎君莫惡作劇韋駭之無可柰何亦不復  
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

製像卷之二

三

韋生一廳中笑曰郎君勿憂問左右夫人  
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  
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  
泣即就僧前掣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  
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  
日固已無他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  
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丸墜焉有頃布筵  
具蒸犢犢上劊刀子十餘以齏餅環之揖韋

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  
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叱曰拜  
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齏粉也食畢僧曰  
貧道為此等向今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  
子技過老僧幸為我斷之乃呼飛飛出叅郎  
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腊僧  
曰向後堂待郎君僧仍授韋一劔及五丸且  
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為老僧累也引韋入

製像卷之二

五

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俟飛飛  
當堂執一短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  
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若猿獲彈丸盡不  
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  
不尺韋斷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  
常與老僧除得害乎常具言之僧悵然顧飛  
飛曰郎君謚成汝為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夜  
與韋論劔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常路口

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京西店老人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

黎黎傳卷上

十五

杖勢漸逼樹杪規乃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盡矣鞭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籬榻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常入後院指鞭馱言却領取聊相試耳又出榻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一二焉

蘭陵老人

唐黎幹為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十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鞭革掉辭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曰我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衣壞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闕黎唯而趨入拜伏曰迷丈人物色罪當

黎黎傳卷上

十六

十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此即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為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非證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咲曰老夫過也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言約理辨黎轉敬懼曰曰老夫有一技請為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囊盛長劍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霍棍光電激

或橫若掣帛旋若歛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鬚黎叩頭不已食頃擲劍於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尹膳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供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也揖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劍俠傳卷之一

劍俠傳卷之一

七

劍俠傳卷之二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居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于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氣相合盧亦善爐火稱唐外氏遂呼唐為舅因與同之南嶽中途止一蘭若夜半笑語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可以梗槩論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跡從師祇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懇祈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期日秘不肯言盧因作色曰舅今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曰某與公風馬牛耳邂逅相怜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眦之眦之良久曰我俠客也如不得術舅死於此因探懷出匕首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泥唐懼死乃言其術盧笑曰幾誤殺舅此術十得六七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



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者殃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其父得乘躋之道者因拱揖唐自後遇道流常陳此事以戒之

### 聶隱娘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形響父母每思之相對啼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呪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

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猿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其攀緣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猴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為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非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七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七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

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為汝開腦後藏匕首而無所傷用即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曰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為夫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夫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

劉傑傳卷之二

四

以金帛召署為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韶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筭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九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祗迎也術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傑射真神人不然者何以動

召也乃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一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

劉傑傳卷之二

五

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于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于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踏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為

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  
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  
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影隱  
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  
但以干闥王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為蟻  
蠅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  
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  
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

劍俠集卷之三

六

如俊鶻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耻其不中耳  
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七首  
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  
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  
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  
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  
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中昌裔子縱除陵  
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

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  
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  
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  
不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  
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  
有人見隱娘

### 荆十三娘

劍俠集卷之三

七

唐進士趙中立家於溫州以豪俠為事至蘇  
州旅舍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  
為夫亡設大祥齋因慕趙同載歸揚州趙以  
氣義耗荆娘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  
第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以與諸葛殷  
李悵恨不已時諸葛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  
駢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語於荆娘  
荆娘亦為之憤惋謂李郎曰此小事我能為  
郎取之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

正午時一我李並依之至期荆娘以囊盛妓  
與妓之父母首級授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  
知所終

紅線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  
咸又通經史嵩召俾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  
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甚悲切其  
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

魏傳卷之三

八

召而問焉云其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即  
遣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塗陽為鎮  
命嵩固守控歷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  
廷命嵩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  
男娶滑臺節度使胡章女三鎮交締為媼姪  
使蓋相接田承嗣常患肺氣遇暑益增每曰  
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  
乃募軍中勇武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

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宅中卜良日  
欲併潞州嵩聞之日夕憂悶咄咄自語計無  
所出時夜漏方深棘門已閉策杖庭除唯紅  
線從焉紅線曰主公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  
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汝能料紅  
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公之憂嵩以其言  
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誠暗昧也遂告其  
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厚息一旦失其疆  
土則數百年功勳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  
足勞主公憂某暫到魏境觀其形勢覘其有  
無今一更首途二更可復命請先定一走馬  
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却回也嵩曰倘事  
或不濟反禍之速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  
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烏蠻髻  
插金鳳釵衣紫繡短袍着青絲輕履胸前掛  
龍紋七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

魏傳卷之三

九

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時常飲酒不  
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  
一葉墜露驚而起問紅線回矣嵩喜而慰勞  
詢事諧否紅線對曰幸不辱命又問曰無殺  
傷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合為信耳又曰  
某子夜前三刻即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  
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  
卒步於庭下傳叫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

魏城傳卷之二

十

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  
枕前露七星劔劔前仰開一金合內書生身  
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味壓鎮其上  
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  
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  
蠟炬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森羅或  
頭觸屏風軒而擲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  
某乃拔其簪珥褰其裳衣如病如醒皆不能

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  
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鐘動野斜月在林  
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  
謀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五  
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勞苦嵩乃發使入魏遣  
承嗣書曰昨來暮夜有客自魏中來云從元  
帥床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卻封納專使  
星馳夜半方達正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

魏城傳卷之三

十一

者以馬樞揭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以  
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惶絕倒遂留使者止  
於宅中狎以私宴多其賜賚明日遣使齎帛  
三萬疋名馬二百疋及珍異等以獻于嵩曰  
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  
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彼當捧鼓後車  
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  
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

是兩月之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馬往又方賴汝力豈可議行紅線曰某生前本男子游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證某誤以茺花酒下之婦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而殺三人陰力見誅罰為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賦綺羅口窮甘軟寵待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達治慶且無疆此即違天理當盡弭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保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為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為餞別悉集賓僚宴中堂嵩以詞送紅線酒請

座客冷朝陽為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是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詎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偽醉離席遂亡所在

田膨郎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雕琢奇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禁衛清密然非息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上密謂樞近及左右軍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固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期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衛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伏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貯之略無尋究之迹聖真嚴切校繫者漸多坊曲間里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將王敬弘常蓄小僕

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弘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妓善鼓胡琴四座酒醉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中漏已傳求之不及因起解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坐客歡笑南軍去左軍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旅既而

劍俠傳卷之二

詰

僕曰偷枕者田臆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怕勇力過人且喜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其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晚埃塵頗甚還北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觀臆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歛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唯懼於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右軍一欵而伏上喜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臆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宮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蓋非常之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臆郎已告敬弘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

劍俠傳卷之三

詰

劍俠傳卷之二

劍俠傳卷之三

崑崙奴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為顯僚與蓋天之  
勲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為千牛其父使往省  
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  
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  
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語時三妓入  
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梔而擘之沃以

劍俠傳卷之三

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  
生食生少年報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  
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  
而去一品曰即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  
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  
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  
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滅  
容沮恍然疑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悞到蓬

劍俠傳卷之三

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  
月應照瓊芝雪豔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  
中有崑崙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  
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  
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為郎君釋解  
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之磨勒  
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  
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  
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  
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  
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不自勝謂勒  
曰何計而能達我鬱結耶磨勒笑曰後夜乃  
十五夜請深青綃兩疋為郎君製束身之衣  
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  
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孟  
海州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



夕當為郎君搗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  
攜鍊錘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  
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  
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缸  
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伺翠環初墜  
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深  
谷鶯啼恨院香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  
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隣近聞  
然生遂掀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榻執生  
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  
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  
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  
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  
朔方主人擁旄逼為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  
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筋舉饌金鑪泛  
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

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為脫  
狴牢所願既伸雖死不悔請為僕隸願侍光  
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  
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  
勒請先為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三復焉然  
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  
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  
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  
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高鑰甚嚴勢似飛躡  
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無更聲聞徒為  
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  
遊曲江為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  
異之召崔生而詰之事懼而不敢隱遂細言  
端由皆曰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  
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即不能問是非某須  
為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

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  
瞥若翹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  
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  
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  
止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  
容髮如舊耳

許寂

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學易於晉徵君一日

御覽卷之三

五

有夫婦同詣山居攜一壺酒云今日離剡縣  
寂曰道路甚遙安得一日及此頗亦異之然  
夫甚少而婦顏色過之其次以壺觴酌許其  
丈夫出一拍板徧以銅釘釘之乃抗聲高誦  
已而談劍術俄自臂間推出二物展而喝之  
即二口劍也躍起在舟頭上盤旋交擊寂甚  
驚懼尋而匣之飲畢就寢及旦乃空榻也至  
日中復有一頭陀僧來尋此夫頗寂具道之

僧曰我亦其人也道士能學之乎時寂道服故也寂  
辭曰少尚玄教不願為此其僧傲然而笑乃  
取寂淨巾拭脚徘徊間已不見矣後再於華  
陽遇之始知其儒也杜光庭自京入蜀宿於  
梓潼廳一僧後至縣宰周樂與之有舊乃云  
今日自興元來杜異之明日僧去宰曰此僧  
乃鹿蘆躡亦俠之流也詩僧齊已於瀉山林  
下親遇一僧于指甲下抽出二劍跳躍凌空  
而去

御覽卷之三

六

丁秀才

卽州道士少微頃在茅山紫陽院寄泊有下  
秀才者亦同寓宿舉動風味不異常人然不  
汲汲於進取盤桓數年遇冬夕霰雪方甚二  
三道士圍爐有脆羝羹之羨丁曰致之何  
難時以為戲言俄見戶開奮袂而去少頃蒙  
雪而回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廚中

物目是吟咏忻笑擲劍而舞騰躍遁去唯銀  
楹存焉院主以狀聞于縣官詩僧貫休俠客  
詩曰黃昏風雨黑如磐別我不知何處去得  
非江淮間取此事而構思也

### 潘將軍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

志其名聚為潘鶴碎也

家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僧乞食  
留止累日盡心檀施僧歸去謂潘曰觀尔形

解傳卷之三

七

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皆享厚福曰  
以玉念珠一串留贈曰寶之不但聚財也後  
亦有官祿臥而遷貨數年遂鏹均陶鄭其後  
職居左軍列第於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  
囊玉合置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  
開合啓囊已亡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  
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為其家將破之兆  
有主藏者常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

八十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非此攘之盜也  
某試為之未知固得否超他日曾過勝業里  
北街時春雨初霽有三騷女子可年十七八  
衣裝縵縷著木履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  
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  
超獨異之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  
居蓋以紉針為業超特曰以他事熟之遂為  
甥舅居室甚貧與母卧土榻煙爨或不動者  
往往經于累日或設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  
初進洞庭橘思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  
以二枚贈超云有人於內中將出而稟性剛  
決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一旦攜食與  
之從容徐謂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何  
如曰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可施必能  
赴蹈湯火超曰潘將軍失却念珠不知知否  
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

解傳卷之三

八

外甥忽可尋覓厚備繒綵酬贈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為戲終却送還因循未暇舅詰且於慈恩寺忍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頃刻至矣將寺門始開塔戶猶鎖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走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歛然攜念珠而下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為意超送詣潘具述其旨因以金玉繒帛密為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馮緘給事嘗聞京師多任俠之徒及為尹密詢左右引超具述其語將軍所說與超符同

宣慈寺門子

宣慈寺門子不記姓氏酌其人任俠徒也唐乾符二年韋昭範登弘詞科昭範乃度支使楊嚴懿親及宴席布幕器皿之類假於計司嚴復道以使庫供借其年三月宴於曲江亭

供帳之盛罕有其比時游士同日都人觀者甚衆飲興方酣俄覩一少年跨驢而至驕傲旁若無人於是俯逼筵席張目引頸復以巨筭振卓佐酒譁浪之詞所不能聽諸子駭愕之際忽有於衆中批其頰者隨手而墮於是連加毆擊又奪所執筭筭之百餘衆皆致怒瓦礫亂下殆將斃矣當此之際紫雲樓門軋然而開有紫衣從人數輩馳告曰莫打傳呼之聲相續又一中貴驅殿甚盛馳馬來救復操箠迎擊中者无不面仆於地敕使亦為所擊皆奔馬而返與從人俱入門亦隨閉座內甚忻愧然不測其來又慮事連宮禁禍不旋踵乃以緡錢束素與被毆者徐詰其人曰尔何人與諸郎阿誰有素而能相為如此對曰某是宣慈寺門子亦與諸郎無識第不平此人無禮耳衆皆嘉嘆悉以錢帛遺之復謂衆曰

此人若不亡去我能殺之後旬朔座中之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門子皆能識之莫不加敬焉

### 李龜壽

唐晉公王鐸僖宗朝再入相不協於權道哇公心以宰天下故四方有所請碍於行者必固爭不允由是藩鎮忌焉而志尚墳典雖門施行馬庭列鳧鍾而尋繹未嘗倦于永寧里第

初傳卷之三

七

別築書齋每朝退獨處其中忻忻如也一日將入齋唯所愛卑脚犬花鵲相從既啟扉而犬連吠銜公衣卻行叱之不解既入花鵲仰視嗚噪亦急公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劍按于膝上仰空祝曰若有異物可出相見吾乃丈夫豈脇於鼠輩而相逼耶言訖歛有一物自梁而墮地乃人也朱髮衣短皂衣色貌黔瘦頓首連拜唯曰死罪公止之且詢來意及

姓名對曰李龜壽屢龍塞人也有人賂某令不利于公某感公之德復為花鵲所警形不能匿公能赦某罪願以餘生事公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傳存初錄之日明旦有婦人至門衣裝卑急曳履而背襁嬰兒請於闈者曰幸為我語李龜壽壽出乃妻也且曰訝君稍遲昨夜自薊來尋及鐸卒龜壽盡室亡去

初傳卷之三

七

### 賈人妻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為主司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丐食於佛祠徒行晚歸僦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資翔稍備儻能從居乎立既悅其人又幸其給即曰僕之阨塞貼

於溝瀆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然子又何以營  
生對曰妾素賈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  
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  
公授官之期尚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  
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  
儉得其所至於扃鑰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  
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攜米肉  
錢帛以來立日未嘗闕乏憫其勤勞因令傭  
買僕隸婦託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彊也周歲  
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為乳耳凡與立居二載  
忽一日夜歸意態徬徨謂立曰妾有冤仇痛  
纏肌骨為日深矣伺便復讐今乃得志便須  
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  
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  
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  
可留止視其所攜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

御傳卷之三

十三

人笑曰無多疑慮事不相縈遂挈囊踰垣而  
去身如飛鳥立開門出送則已不及矣方徘徊  
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俟曰更乳嬰兒  
以畢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迴  
燈褰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  
則以財帛買僕隸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  
竟無所聞某年立得官即貨鬻所居歸任爾  
後終莫知其音問也

御傳卷之三

古

虬鬚叟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中和  
四年秋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  
揚州用之凡遇公私來悉令偵覘行止劉妻  
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下劉獄納裴氏劉  
獻金百兩免罪雖脫非橫然亦憤惋因成詩  
三首曰寶釵分服合無緣魚在深淵日在天  
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踪青鳥罷嚙箋金杯倒

覆難收水玉軫傾欹懶續絃從此靡蕪山下過  
祇應將淚比黃泉其二鸞辭舊伴知何止鳳  
得新梧想稱心紅粉尚存香幕幕白雲將散  
信沉沉已休磨琢投泥玉嬾更經營買咲金  
頽作山頭似人石丈夫衣上淚痕深其三舊  
嘗游處徧尋看覩物傷情死一般買咲樓前  
花已謝盡眉窓下月空殘雲歸巫峽音容斷  
路隔星河去住難莫道詩成無淚下淚如泉

製傳卷之三

五

滴亦須乾詩成吟詠不輟因一日晚凭水窓  
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行步迅速骨貌昂藏  
眸光射人彩色晶瑩如曳冰雪跳上船來揖  
損曰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掩鬱塞之氣損  
具對之客曰祇今便為取賢閣及寶貨回即  
發不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意必俠士也再  
拜而啓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可不去募除  
根豈更容奸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

愛室若令誅極固不為難寔愆過已盈神人  
共怒祇候真靈聚錄方合身首支離不唯難  
及一身須殃連七祖且為君取其妻室未敢  
逾越神明乃入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上叱  
曰呂用之背違君親時行妖孽以苛虐為志  
以姪亂律身仍於喘息之間更慕神僊之事  
冥官方錄其過上帝即議行刑吾今錄尔形  
骸但先罪以所取劉氏之妻并其寶貨速還  
前人倘更悅色貪金必見頭隨刀落言訖鏗  
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懼遽起焚香再拜夜遣  
幹事併齎金及裴氏還劉損損不待明促舟  
子解維虬鬚亦無跡矣

韋洵美

韋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鄴都從事辟焉  
及挈所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姝麗才藻使  
賞二百疋及生餼而露意焉洵美無所容足

遂令粧束更衣修緘獻之素娥姓崔氏亦大  
梁良家子善諧謔洵美乃不受辟夜渡河宿  
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事寺有  
行者排闥而揖曰先輩畜何不平事洵美具  
語之歛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  
門乃貯素娥而至侵曉問寺僧言在寺打鐘  
勤苦三十年已不知所之洵美即遁跡他所

李勝

劍俠傳卷三

七

書生李勝嘗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  
同人五六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雪勢  
如此固不可出門也勝曰欲何之吾能往人  
因曰吾有書籍在星子君能為我取乎勝曰  
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攜書而至星子至西山  
凡三百餘里也游唯觀中道士嘗不禮於勝  
勝曰吾不能殺之聊使其懼一日道士閉戶  
寢于室勝令童子叩戶取李處士七首道士

起見所卧枕前插一匕首勁勢猶動自是改禮勝

垂崖劍術

祝舜俞察院言其伯祖隱居君與張垂崖公  
居處相近交游最密公集首編寄祝隱居二  
詩是也隱居東垣有棗合拱矣挺直可愛張  
忽指棗謂隱居曰子勿我勿惜也隱居許之  
徐探手袖間飛一短劍約平人肩斷棗為二  
隱居驚愕問之曰我往受此術於陳希夷而

劍俠傳卷三

六

未嘗為人言也又一日自濼水還家平楚間  
遙見一舉子乘驢徑前意甚輕揚心忽生怒  
未至百步而舉子引避道張因就揖詢其姓  
氏蓋王元之也問其引避之由曰我視君昂  
然飛步神韻輕舉知必非常人故願加禮焉  
張亦語之曰我初視子輕揚之意實將不利  
於君今當回宿村舍取酒盡懷遂握手俱行

共話通夕結交而去  
劍俠傳卷之三



劔俠傳卷之四

秀州刺客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  
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  
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  
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  
我亦知書豈肯為賊用况公忠義如此何忍  
害公恐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公  
問欲金帛乎咲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  
我乎曰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  
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  
明去如飛

張訓妻

張訓者吳太祖之將校也吳時人謂之大口  
張吳太祖在宣州嘗給諸將鎧甲訓得故弊  
不如意形於顏色其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

劔俠傳卷之四

二

但司徒不知苟知之必不爾明日吳公謂張

曰尔所得甲如何張以告公乃易之後吳公

移廣陵嘗賜諸將馬訓所得復駑弱形不滿

意妻復言如前明日吳公又問之訓以為言

吳公曰爾家事神耶訓曰無之公曰吾頃在

宣州嘗賜諸將甲是夜夢一婦人衣真珠衣

告予曰公嘗賜張訓甲甚弊當為易之今賜

諸將馬復夢前珠衣嬪人告予曰張馬非良

馬也其故何哉訓亦莫之測也訓妻有衣箱

常自啓閉未嘗見之一日妻出訓竊啟之果

見珠衣一襲及妻歸謂訓曰君開吾衣箱耶

初其妻每食必待其夫一日訓歸妻已先食

謂訓曰今日以食味異常不待君先食矣訓

入廚見甑中蒸一人頭訓心惡陰欲殺之妻

謂曰君欲負我耶然君方為數郡刺史我不

能殺君曰指一婢曰殺我必先殺此不爾君

劔俠傳卷之四

二

必不免訓遂殺妻及其婢後果為刺史

### 潘裒

潘裒常遊江濠間自稱野客落魄有大志鄭匡國為海州刺史裒往謁之匡國不甚禮遇館於外廐一日從匡國獵匡國之妻曰詣廐中覘裒栖泊之所弊榻莞蓆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顆餘無所有裒還發籠視之大驚曰定為婦人所觸幸吾攝其光鏄不爾斷

不

三

婦人頸矣匡人異之聞于匡國匡國密召裒問曰先生其有劍術乎裒曰素所習也匡國曰可一觀乎裒曰可當齋戒三日趨近郊平曠之地請試之匡國如期召裒俱至東城裒自懷中出二錫丸置掌中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指端須臾旋轉迤匡國頸其勢奔掣其聲錚鏦匡國據鞍危坐神魄俱喪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之幸收其威靈裒笑舉一手

二白氣復貫掌中少頃復為二錫丸匡國自此禮遇愈厚表薦于烈祖

### 洪州書生

成幼文為洪州錄事叅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窓一日坐窓下時雨過泥濘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賣鞋狀甚貧縷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搶鞋墮泥中小兒哭求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旦夕無食賣鞋管具今悉為所污

不

中

有書生過憫之償其直少年愧怒罵曰兒就我求錢汝何預焉生甚有愠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留宿夜共話成誓入內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至前曰旦來惡子吾不能容已斷其首乃擲於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首流血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藥傅頭上捽其髮瀝之皆化為水曰謂成曰無可

奉報願以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領  
書生長揖便去重門鎖閉竟不知所之

### 義俠

頃有士人為畿尉常任賊曹有一賊繫械獄  
未具尉獨坐廳上賊乘間告曰某非盜公若  
脫奉報有日尉視其貌且異其言意已許之  
佯若不知夜呼獄吏放之仍令吏逃竄及明  
獄中失囚獄吏又走府司譴罰而已後官滿

御僕集卷五

五

數年客游至一縣聞縣宰與放囚姓名同往  
謁之果放囚也因留中廳對榻而寢歡洽旬  
日不入宅一日歸其妻問曰公有何客十日  
不入內耶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所保至  
今未能報之妻曰公不聞大息不報何不看  
時為機宰不語久之乃曰卿言良是尉偶廁  
中聞其言急呼童僕乘馬便走衣裝悉不暇  
取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縣畛止宿村居僕

人怪其奔走乃問其故尉歎定乃言此宰負  
恩之狀言訖吁嗟僕人亦泣下忽見一人從  
牀下持匕首出立尉衆悉驚倒其人曰我義  
士也宰使我來取君首適聞說方知此宰負  
恩不然枉殺義士也不捨此人矣公且勿睡  
當取宰頭以雪其冤尉心懼媿謝而已其人  
捧劔出門如飛二更已返呼曰賊首至矣命  
火觀之乃宰頭也揖別不知所之

御僕集卷五

六

### 任愿

任愿字謹叔京師宦家子也稍學書藝家粗  
紹祖業無他圖但閉戶而已熙寧二年正月  
上元晝游街時車騎驕溢士女和會愿醉仆  
觸良人家從姬歐擊交至歐既久觀者環遶  
有青巾忽不平俄歐其人仆地乃引愿而去  
愿曰與君舊無分極蒙荷見救青巾者不顧  
而去異日愿又遇青巾者在途中召之飲乃

同入市邸既坐熟視目聳神峻毅然可畏飲甚久愿謝曰前日見辱於傭人非豪義之士則孰肯援哉青巾曰此乃小故胡足多謝後日復期子於此無前却也乃各歸愿及期而往青巾者亦先至矣共入酒肆酒十餘舉青巾者曰吾乃刺客也有至寃銜之數年今始少伸乃於跨間取烏革囊中出死人首以刀截為半以半授愿愿驚恐莫知所措青巾者

御傳卷之四

七

食其肉無子遺讓愿愿辭不食青巾者笑探手取愿盤中者又食之取腦骨以短刀削之如劈朽木棄之於地復云吾有術授子能學之乎愿曰何術也曰吾能用點鐵為金愿曰旗亭門有先子別業日得一縑數口之家寒綿暑葛日食膏鮮自謂踰分常恐召禍安敢學此幸愛之青巾者歎伏曰如子真知命者也于當有壽仍出藥一粒云服之百鬼不近

愿以酒服之夜深乃散後不復見焉

花月新聞

淄川姜廉夫祖寺丞未第時肄業鄉校嘗與同舍生出遊入神祠觀捧印女子塑容端麗有惑志焉戲解手帕繫其臂為定方歸即被疾同舍謂其獲罪於神使備牲酒往謝於是力疾以行奠享禮畢諸人先還姜在後失道恍惚見白氣亘空正當馬首天將曉始抵家

御傳卷之四

八

妻孥相視問訊勞苦方就枕忽聞外間呵殿轂一女子絕色自簷出上堂拜姜母啟焉妾與即君有嘉約願得一見姜聞欣然而起妻時引避女請曰吾久棄人間事不可以我故間汝夫婦之情妻亦相拊接懽如姊妹女事姑甚謹值端午節一夕製綵絲百副盡餉族黨其人物花草字畫點綴歷歷可數自是皆以仙姑稱之居無何與姑言新婦有大厄乞

暫適它所避之再拜而出門遂不見姜盡室  
驚憂頃之一道士來問姜曰君面不祥奇禍  
將至何為而然姜具以曲折告之道士令於  
淨室設榻明日復來使姜徑就榻堅卧戒家  
人須正午乃啓門久之寒氣逼人刀劍擊戛  
之聲不絕忽若一物墜榻下日午啓門道士  
已至姜出迎咲曰亡慮矣令視墜物乃一髑  
髏如五斗大出篋中刀圭藥滲之悉化為水

梨園傳卷之四

九

姜問其惟道士曰吾與此女皆劍仙先與一  
人綢繆遽舍而從汝以故懷忿欲殺汝二人  
吾亦相與有宿契特出力救汝今事幸獲濟  
吾去矣纔去女即來同室如初罹姜母之喪  
哀哭嘔血姜妻繼亡撫育其子如已出靖康  
之變後不知所終

俠婦人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人宣和六年進士第調

萊州膠水簿會北兵動留家於鄉獨處官所  
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  
相得憐其羈窮為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  
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為已任罄家  
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麵自騎  
入市鬻之至晚負錢以歸如是三年獲利益  
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別滋久消息杳不  
通居常戚戚意緒無聊妾叩其故董嬖愛已  
深不復隱為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在鄉里  
身獨漂泊茫無歸期每一想念心亂欲死妾  
曰如是何不蚤告我我兄善為人謀事旦夕  
且至請為君籌之旬日果有客長身虬髯騎  
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至矣出迎  
拜使董相見叙姻戚之禮留飲至夜妾始言  
前事以屬客是時虜令凡宋官亡命許自陳  
匿不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泄漏又疑兩人

梨園傳卷之四

十



都過河朔孤單羈困或見憐為娶婦奩裝豐  
厚不暇深詳其出處正無以為活殊用自慰  
偶以重陽日把盞起故妻之思不覺墮淚婦  
惻然曰君豈非欲本朝乎茲事易辨也經旬  
日來告曰川陸之計已具惟命是從我亦俱  
行倘君夫人固存自當改嫁而分囊橐之半  
萬一捐館當為偕老遂登途水宿山行防閑  
營護皆此婦力也今在舟中未敢輒叅謁潛  
嗟異遽命車招迎見其眉宇秀整言詞明慧  
益加敬重時荆楚為盜區潛屯枝山縣以天  
氣向暑別創一廬令洵居止且贈以四妾洵  
意婦不相容欲辭之婦曰正需也得之誠大  
幸當兒女撫之何辭然洵武夫壯年稍移愛  
婦怏怏見辭色一日因酒間責洵曰汝不記  
昔年乞食趙魏時事乎非我力已為餓莩矣  
一旦得志便尔忘恩獨不內愧於心耶洵方

被酒忽發怒連奮拳歐其胸婦喜不動又唾  
罵之至詆為老死魅婦翩然燈燭陡暗冷風  
靡人有聲四妾怖而仆少焉燈復明洵已橫  
尸地上喪其首婦人并囊橐皆不見從卒走  
報潛使壯勇三千人出追捕亡所獲

### 郭倫觀燈

京師人郭倫元夕携家觀燈歸差晚過委巷  
值惡少年十輩行歌而前聯袂喧笑睚眦窺  
伺將遮侮之倫度力不能勝窘甚忽有青衣  
角巾道人來責衆曰彼家眷夜歸若輩那得  
無禮衆怒曰我輩作戲何預尔狂道事哄起  
攻之婦女得乘間引去倫獨留道人勃然曰  
果欲肆狂暴耶吾今治汝矣揮臂縱擊如搏  
嬰兒頃之皆顛仆哀叫相率而遁道人徐徐  
行倫追捕拜謝曰與先生素昧平生忽蒙救  
護脫妻子於危難先生異人乎念無以報德

敢問何所欲曰吾本無心偶見不平事義不容已吾於世了亡所欲豈望報哉能一醉足矣倫喜邀至家痛飲辭去曰先生何之曰吾乃劍俠非世人也擲杯長揖出門數步耳中鏗然有聲一劍躍出墜地躡之騰空而去

劍俠傳卷之四

劍俠傳卷之四

五

附錄

呂用之欲薦張守一於高駢一日謂駢曰宰相有遣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潛於他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彘血灑於庭宇如格鬪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曰先生於駢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

進士崔涯張祐自稱俠張祐下第後多游淮海常嗜酒侮謔時輩或乘飲輿即自稱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因酒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徃徃播在人口以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



以互相推舉一旦張以許上牢盆使其子受漕渠小職得堰俗號冬瓜人或戲之賢郎不宜作此等職張曰冬瓜合出枯子戲者相與大笑後歲餘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裝飾甚盛武腰劍手囊貯一物流血於外問人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張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讐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問張

附錄

曰有酒否張命酒飲之客曰去此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之若濟此夕則平生恩讎畢矣聞公氣義可假余十萬緡立欲酬之是余願矣此後赴湯蹈火為狗馬無所憚張且不覺喜其說乃出囊燭下篝其練素中品之物量而與之客曰快哉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及其不至五鼓絕聲東曦既駕杳無蹤跡張慮以

囊首彰露且非已為客既不來計將安出遣家人將欲埋之開囊出之乃豕首耳因方悟而歎曰虐其名無其實而見欺之若是可不誠歟爾後豪俠之氣盡矣

萬州白大保名廷誨即故中令諱文珂之長

子也任莊宅使時權五司兼北巡檢

宅皇城內園浴苑官苑也平蜀有功就除萬州刺史代

歸歿於荆南白姓好奇重道士之術從兄

附錄

廷讓為親事都將不履行檢屢游行於鄜市中忽有客謂廷讓曰劔客嘗聞之乎曰聞曾見之乎曰未嘗見客曰見在通利坊逆旅中呼為處士即劔客也可同往見之乎廷讓如其言明日同至逆旅中見五六人席地環坐中有一人深目豐眉紫黑色黃鬚廷讓拜黃鬚踞受徐曰誰氏子至此客曰白令公姪與某同來專起居處士黃

鬚笑曰尔同來可坐共飲須臾將一木盃  
至取酒數瓶滿其盆各置一磁碗在面前  
昇一椀驢肉置其側中一人鼓刀切肉作  
大臠用杓酌酒於碗中每人前設一器廷  
讓視之有難色黃鬚者一舉而盡數輩者  
亦然俱引手取肉啖之顧廷讓揚眉攝目  
若怒色廷讓強飲半碗許咀嚼少肉而已  
酒食罷散去廷讓熟視皆狗屠角觝輩廷

附錄

四

讓與同來客獨歎曲客語黃鬚曰白公  
志士也處士幸勿形跡黃鬚於床上席下  
取一短劍引出匣以手簌弄訖以指彈劍  
錚然有聲廷讓觀處士他日終願乞為弟  
子黃鬚曰此劍凡殺五七十人皆恠財輕  
侮人者取首級煮食之味美如猪羊頭尔  
廷讓聞之若芒刺滿身恐悚而退歸具以  
事咨於弟廷誨貴子弟聞異人奇士素所

尚且曰某如何得一見之可謀於客遂告  
之客曰但備酒饌俟之明日辰巳間客果  
與俱來白兄弟迎接之延入白俱設拜黃  
鬚踞受之飲食訖謂白曰君家有好劍否  
對曰有因取數十口置於前黃鬚一一閱  
之曰皆凡鐵也廷讓曰某房中有兩口劍  
試取觀之黃鬚置一於地亦曰凡鐵尔再  
取一視之曰此可令取火筋至引劍斷之

附錄

五

兩無傷缺以手揮擲若舞劍者久之告去  
廷誨奇而留之黃鬚犬率少語但應唯而  
已一日謂廷讓曰於尔弟處借銀十錠皮  
篋一好馬一疋健僕二人暫至華陽回日  
銀馬却奉還白兄潜思之歎不與聞其多  
殺恠財者欲與慮其不返黃鬚果怒告去  
不可留白弟遜謝之曰銀馬小事尔却是  
人力恐不中意處士指顧間勉借與之不

辭上馬而去數日一僕至曰處士至土壕怒行遲遣田又旬日一僕至曰到陝州處士怒遣田白之兄弟謂是劍客不敢竊議恐知而及禍踰年不至有賈客乘所借馬過門白詰之曰於華州買之契券分明賣馬姓名易之矣方知其詐數年後有人於陝右見之蓋素善鍛者也

至正間有道士真本無文固虛不知何許人

附錄

六

容威順王門下饒智畧精於劍術王未之奇也惟樊口衛君美重之後二人以諫王不聽入蜀隱青城山王遭亂思二人之言百計求之不能得洪武初君美兄君彥為西充縣丞君美往候之田途舟敗負得一板得抵岸不死而行李喪盡投近岸民家主人視其非常人善待之居數日縱步山間值二道士告以困苦之狀挾往其家則

青城山也居奉瑯琊殆非人世所有飲君美以酒酒酣論曰陳番南乃蓋世英雄方其出時亦欲了大事忽遇宋太祖不覺啖墮下驢曰真主出矣遂隱去世人但知其為神僊而不知其英雄也古人謂英雄回首即神仙是也明日求歸二人曰唐有紅線今有碧線當令送君也至則一好女子年可十七八負竹箱同真文送君美青城

附錄

七

道上顧謂曰後會難期請為起舞碧線開箱取白丸四大如雞卵乃雌雄劍也二人引而伸之須臾天地晦冥風雲慘淡惟于塵埃中見電光歛翕交纏互繞君美股慄行不成步回望其居皆陡壁穹崖殊無踏徑舞罷失二人所在獨碧線旁立君美傾皮囊中酒與共飲握手而歸三更許抵家但見金珠在榻碧線亦已去矣

刻劍俠傳跋

是刻也雖非載道之器然舒懣決憤而逞  
心於負義者亦仁人孝子之所不廢也故  
當盧杞嗾李万侯据岳之日得是輩而用  
之寧非萬世之一快乎噫而胡其不相值  
也存其書尚有待焉舊板近胡塗是用審  
刻

明隆慶己巳春三月毘陵履謙子識

跋

八

劍俠傳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為唐人撰不著名氏載明吳瑄古今逸史  
中皆紀唐代劍俠之事與太平廣記一百九十三  
卷至一百九十六卷所載豪俠四卷文盡相同次  
序及句下夾注如潘將軍條下所附忘其名疑為  
潘鶴碑也九字亦復昭合但訛鶴碑為鶴碎耳蓋  
明人剿襲廣記之文偽題此名也

# 錄異記八卷

〔前蜀〕杜光庭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錄異記八

卷》提要



杜光庭長安人應九經舉屢不~~中~~意歎  
 脫屣利名道逸物外會僖宗幸蜀以蜀  
 中道門宰落思得名士推之時潘尊師  
 道術甚高德高~~以~~重光庭數~~以~~  
 僖宗駕回詔尊師於兩街設其可者  
 遂以光庭應~~僖~~僖宗召問極旨即令  
 披戴仍賜紫衣號廣政先生馳驛赴蜀  
 及王建據蜀待之尤厚又號為天師光庭  
 嘗以道德經注者雜多未暢厥旨因著  
 廣政義八十卷他術稱是識者多之

右出清岳五代史補

己丑季夏雨巖子錄



錄異記目錄

卷一

仙

卷二

異人

卷三

忠

孝

感應

異夢

卷四

鬼神

卷五

龍

異虎

異龜

異龜

異蛇

異魚

卷六

洞

卷七

異水

異石

卷八

墓

錄異記目錄



錄異記叙



怪力亂神雖聖人不語經語史冊往往有之前達作者述異記博物志異聞集皆其流也至於六經圖緯河洛之書別著陰陽神變之事吉凶兆朕之符隨二氣而生應五行而出雖景星甘露合璧連珠嘉麥嘉禾珍禽珍獸神芝靈液卿雲醴泉異類為人人為異類皆數至而出不得生數訖而化不得不沒亦由田鼠為鴛野鷄為蜃雀化為蛤鷹化為鳩星精降而為賢臣歡靈升而為良輔今古所載其徒實繁文若晉石羊神憑人約物烏血魚火為災為異有之作驚于聞聽驗之延闕于數歷大匠之內無日無之聊因暇辰偶為集錄或徵於聞見或採諸方冊庶好事者無志於披繹焉命曰錄異記巨光庭謹叙

錄異記卷之一

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蔡國公杜光庭



仙

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軒轅之代歷於周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泊周末復還中國居漢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神仙好縱橫之術時王綱頽弛諸侯相征陵弱暴寡干戈雲擾二子得志肆唇吻於戰國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泰以辯誦相高爭名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秦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

到去春亦宜

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柏華霍之樹上葉凌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斤斧之患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血蓋所居者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冬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馬悲夫二君痛馬悲夫二君儀秦答書曰先生東德舍弘飢必~~渴~~芝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味儀以不教名聞不昭入秦

味不昭作昭裏

德作德

樹下有字字無下字

伊先子女中女也男欲平培此年志又長相中推測也古書力心速平

巨霸欲翼時君利以河邊喻以深山雖素空閣誠嘶斯旨儀等曰儒哉先生玄覽遐鑒興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蠶之樂接竹蕭之巢自擬泯滅悲夫痛哉

梁林叔

廬山九天使者開元中皇帝夢神仙羽衛千乘萬騎集於空中有一人朱衣金冠乘車而下謂帝曰我九天採訪巡糾人間欲於廬山西北置一下宮自有木石基址但須工力而已帝即遣中使詣山西北果有基跡宛然信宿有巨木數十段自然而至非人力所運堂殿廊宇隨類致本皆得足用或云

蘇符班

此木昔九江王所採擬作宮殿沉在江州滄浦至是神人運來以供所用廬山長廊柱礎架座在巨澗之上其下汨流奔響泓冒不測久歷年歲曾無危整初構廟時材木自至一夕巨萬皆有水痕門殿廊宇之基自然化出非人取築常有五色神光照燭廟所常如晝日揮斤運工畢無餘暇人力志倦旬月告成畢工之際中使夢神人曰藉堊丹綠廟北地中尋之自得勿須遠求於是訪之採以充用略無所闕既而建昌瀛有靈官五百餘人若衣道士服者皆言詣使者廟今圖像存焉初玄宗夢

神人因召天台鍊師司馬承禎以訪其事承禎奏曰今名山嶽瀆血食之神以主祭祠太上慮其妄有威福以害蒸黎分命上真監臨川嶽有五嶽真君焉又青城丈人為五嶽之長嵩山九天司命主九天生籍虛山九天使者執三天之錄彈神皆為五嶽上司蓋各置廟以齋食為饗是歲五嶽三山各置廟焉

鄂州黃鶴樓前江中云有羅真人碑言是羅真人嘗於鄂州化見頭為雙髻年可四十餘於民家傭力未嘗言語忽一旦郡中大設於衆中叱責一人令

其速去此人驚懼拜謝奔入樓下江中衆皆異之太守問其所以答云所叱者江中白龍也潛欲害此城也吾故叱之遣去太守疑其詐試請一見白龍驗其虛實此人與太守登樓以符投之俄而江上晦冥白龍即見長數百丈衆皆見之尋復遣去此人是羅真人也今羅公遠真人於蜀頻見多矣

水旱之事鄂州所見亦恐是公遠耳淮南王安好神仙之道海內方士從其游者多矣一旦有八公詣之容狀衰老枯槁偃僕聞者謂之曰王之所好神仙度世長生久視之道必須有異於

人王乃禮接今公衰老如此非王所宜見也拒之數公求見不已聞者對如初八公曰王以我衰老不欲相見却致年少又何難哉於是振衣整容立成童幼之狀聞者驚而引進王倒屣而迎之設禮稱弟子曰高仙遠降何以教寡人間其姓氏答曰我等之名所謂又五常武七德教百英壽千齡紫萬椿鳴九皋修三白舉一峯也各能吹噓風雨震動雷電傾天駭地迴日駐流復使鬼神鞭撻魔魁出入水火移易山川變化之事無所不能也時王之小臣伍被曾有過恐王誅之心不自安詣

闕告變證安必反武帝疑之詔大索王持節淮南以索其事宗正未至八公謂王曰伍被人臣而誣其主天必誅之王可去矣此亦天遣王耳若無此事日復一日人間豈可捨哉乃取葛葉藥使王服之骨肉近三百餘人同日昇天鶴犬舐藥器者亦同飛去八公與王駐馬於山石上但留八馬蹤跡不知所至宗正至以此事奏帝大懷恨命誅伍被自此廣招方士亦求度世之藥竟不得其後主母降時接仙經靈方得尸解之道由是茂陵王箱金枚再出人間抱獲道經見於山洞亦示武



成都書列起

帝不死之跡耳成都至真觀道士黎元興龍朔年

中於學射山欲創造觀宇夜夢神人引昇高山大殿之中謁見中央黃老君身長數丈鬚鬢皎白戴金鳳冠者雲霞衣侍衛十餘人顧謂元興曰吾近有材木可構此觀無煩憂也如此再夢數日有人於萬歲池中乘舟取魚或見水色清澈池底大木極多以告元興元興令人取之得烏揚木千餘段至有長百尺者以用起觀作黃老君殿依夢中像塑之又制三尊殿講堂齋壇房廊門宇皆足用永平四年甲戌利州刺史王承賞秦深渡西入山二

十里道長山揚謨洞在峭壁之中上下懸險人所不到洞中元有神仙或三人或五人服飾黃紫往往出見是時所見人數稍多詔道門威儀疑真大師點鑒先生任可言內大德施昭訓齋青詞御香與內使揚矩淑同往黜謝又復出見如初詔改景谷縣為金仙縣道長山為玄都山揚謨洞為紫霞洞仍封玄都山主者為玉清公置紫霞觀以旌其事縣令李鑄賜緋魚袋正授

末有耶  
官書三

恩州大江之側崖壁萬仞高處有洞門中有仙人江中舡人叫聲呼之往往即出多著紫衣下窺江岸

躊躇久之方去洞下江灘水淺往來舟舡於此般載上岸船輕然後可行有旭川劉宰宏曾過此灘舟人具語其事因呼數聲仙人果出山上絕頂多有石笋迥然挺拔高者僅十尺亦有數百尺者皆光色潔白如凝酥積雪人跡不到大都黔峽諸山有大酉小酉皆是絕跡勝境為神仙所居

蘇校書者好酒唱望江南善製毬杖外混於衆內潛修真每有所聞即以毬杖干於人得所酬之金以易酒一旦於郡中白日昇天約是壬申癸酉年也

晉州汾西令張文渙長官說此

仙人許君居世之時嘗因修觀工用既畢欲刻石記之因得古碑文字形缺不可復識因刻去舊文刊勒新記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殿砌聞空中語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官求救不然即有不測之變愕然異之再問其事杳不復答乃炷香虔祝願示求救之由良久復語曰所刻碑舊文雖已磨滅而當時為文之人見語水官相訟奪我之名願已之名由此水官將有執對之命宜速求之許君乃訪得舊文立石刊紀一夕夢神人相謝云再顯名氏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八醮普告山川萬靈得三官

舉明可以證道君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陸

黥法傳於人間成都道士揚景昭說此

馬道流名智能常游歷江湖間乳寧丁巳歲至玉梁

觀時有大齋智能徑上山頂時道衆留之不住至

山頂九仙得道處安座儼然而化神色不變手足

柔軟與生無異

司馬疑正改書好道游江湖間久矣咸通初與道士

白無隅張堅白於洞真觀繕寫真經尋復遊歷諸

山貌如五十歲人天復中來往西山玉笥表言諸

郡人皆識之但性多闢茸未嘗拘檢每於市肆里

巷與人鬪毆忽於洪州生米埠止僧院中累日諠

醉為人所擊衆患之醒而謂之曰師不拘道行作

此猖狂不惟汙辱道風亦且誼亂於我疑正怒曰

我為僧人所辱何用生為即仆地而死迨巡肌肉

青黑手足堅勁即為官中檢視縣申於州時當暑

月傳醫數日驗覆方畢了無臭敗州司命給衣物

祕器沐浴將殮履然而起振衣出棺神色自若入

肆飲酒與常無異衆共驚嘆笑測其由猶在江

西境內時天祐庚午年也

隱士朱君記靈池縣圖經云朱挑槌者隱士也以武

德元年於蜀縣白女毛村居焉草服素冠晦名匿

位織屨自給口無二價後居棟平山白馬溪大磐

石山石色如冰素平易如砥可坐十人石側有一

樹垂陰布護於其上當暑熾之月茲焉如秋挑槌

休偃於是焉有好古之士多於茲遊朱公或斲輪

以為資前長史李厚德後長史高士廉或招以弓

旌或遺以尺牘並笑傲不答太子少保河東薛稷

為之圖讚云

先生知足 離居盤桓 口無二價 食惟一餐

築土為室 卷葉為冠 斲輪之妙 齊扁同歡

隱士朱挑槌茆茨賦

薛稷撰

若夫虛寂之士不以世務為榮隱遯之流乃以閑居

為樂故孔子達士仍遭沮溺之譏叔夜高人乃被孫

登之誚况復尋山翫水散志娛神穩臥茆茨之間屬

想青雲之外逸世上之煩襟遂明時之高志而已矣

其辭曰

若乃觀余庵室修諸陋質野外孤標山旁迥出峭壁

則崩剝而通風懸崖則摧頽而漏日時或居焉脫思

景媚青春陶斯洞谷委此心神削野蕪而作杖卷竹

葉而為巾不以聲名為貴不以珠玉為珍自然風前

引嘯月下高眠庭唯三徑琴則一弦散誕池塘之上  
道遠巖壑之間逍遙若無所託志意若還自樂向明  
月以彈琴對清風而緩酌望嶺上之青松聽雲間之  
白鶴用山水以優游忘琴書之寂寞谷中徧覺鳥聲  
多聲多音韻自相和見許毛衣真亂錦聽渠聲韻宛  
如歌調弦聲緩急向我若茨集時逢雙燕來屢值遊  
蜂入冰開綠水更應流草長塔前還復濕吾意不欲  
世人交吾意不羨功名立特知世事盡徒勞事似幽  
棲長自戢

初薛公為彭山令聞其風而說之作菲茨賦以贈焉  
洎解印還京假途就謁其室已虛矣但遺蹤宛然  
訪於鄉里云朱公或出或處或隱或顯蓋得道者  
薛公題讚於其壁而還長安復數年鄉人時見朱  
公而竟不知所在其所隱之石今亦不見巨木之  
下惟石洞存焉近年石洞長亦閉塞後宰邑好事  
者刻賦為碣立于洞門于官道之側然鄉邑祈請  
焚香禱祝者頗有靈應自非得道證品孰能與於  
此乎

錄異記卷之一

錄異記卷之二

光祿大夫南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蔡國公臣杜光庭纂

異人

李特字玄休廩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  
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  
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韓氏樊氏拓氏鄭  
氏五姓皆出皆爭為長於是務相約以劍刺穴能  
著者為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  
為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為廩君務  
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

當夷水而下至於監陽監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  
此魚監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  
曰我當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監神夜從廩君宿  
旦輒去為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殺之  
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即以  
青縷遺監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  
汝監神受而嬰之廩君至碣石上望廩君有青縷者  
跪而射之中監神監神死群神與俱飛者皆去天  
乃開玄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  
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嘆曰我新從穴中出今

又入此奈何岸即為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承原  
君登之岸上有半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 八作夫

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  
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歛之歲出錢

四十萬已人呼賦為實因謂之實人焉

袁起者後漢時湘中人在鄉忽醉三日始醒起吐皆

聞酒氣自云起與天人共飲後任漢陽令逆說豐

儉有驗白日判陽夜判陰忽乘雲而上天不知所

在

契真先生李羲範住地印山玄元觀咸通末已數年

未前後  
人傳云  
某仙降  
凡此也

矣每入洛城微安門內必改服歌樂焉有李生者

不知何許人年貌可五十餘與先生叙宗從之禮

揖詣其所居有學童十數輩生有一妻一男其居

甚貧寔日不暇給自此先生往來多止其學中異

常款狎忽一夕詣印山與先生為別擁爐夜話問

其將何適耶生曰某此別辭世矣非遠適也某受

命於冥曹主給一城內戶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日

限既畢不可以住後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某於

此山之下所款者顧送終之人少一千錢託道凡

貸之故此相囑兼告別矣因印入世用水不過日

用三五升過此極有減福折算切宜慎之問其身

後生計生曰某妻聘執喪後夫姓王某小男後當

為僧然其師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間

且寄食觀中也先生曰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

僧材不可為道非人力所能遣此蓋陰陽品定言

訖及曉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

初竊李生之妻與教輩詣先生云李生謝世今早

莖於山下欠一千錢云嘗託先生助之故未取耳

仍將男寄先生院後江南僧行成果至宿於先生

之室因李生之男委之行成欣然携去云既有

成約當教以事業度之高僧二歲餘行成復至已

為僧矣誦得法華經甚精熟焉初先生以道徑授

之經年不能記一紙人之分定信有之焉果僧材

也

李業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號山路值暴雨兩枝村舍

避之隣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業舉驢庇

於簷下左軍李生與行官揚鎮上投舍中李有一

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暮矣小童曰阿翁歸

歇歸不喜見賓客可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

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須更先爾歸見客欣慰

異禮延接留連止宿既曉懇留欲備饌業媿謝再  
三因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賓客某又疑夜前去  
不將甚憂怪及不意過禮周旋何以當此翁曰某  
家貧無以供賓慙於接客非不好客也此三人皆  
節度使某何敢不祈奉耶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  
官耳言之過矣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  
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節鉞勉自愛  
也既數年不第業從戎幕矣明年楊鎮為仇士良  
開府擢因累戰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典鎮同  
時為軍使領邠州節度業以討項功除振武帥

汪凡五鎮抗敵一如老翁之言

景知果上有道者也居寶圖山與虎豹同處馴之如  
家犬馬為鴉數隻集其肩臂之上鳴戲為常又有  
巨蛇時出知果叱而遣之蜿蜒而去虎三數頭於  
庭中月夜交搏騰踏既甚知果怒持白挺擊之遂  
散去知果於現側雜草兔卧草中不驚手移於他  
所如猶犬耳其狎異類也如此一旦失所之  
鳳州賓佐王郡負外時在相國滿門相府幕中等登  
賓佐最為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馬府中僚屬咸  
與之相識而独親於王居無何忽謂王曰或者小

失意抑吾子之福也又旬王忽失主公意因稱  
疾百餘日主公致於度外音問杳絕任亦時來一  
日謂王曰此地將受災官街大樹自枯事將逼矣  
葉墮之時事行也可速求尋醫以脫此禍王以主  
公之怒未息深以為不可任曰但三貢啟事必有  
指揮如其言數日內三貢啟乞於開隴已來尋醫  
果使人傳旨相勉速以出院例錢匹段相遺倍厚  
於常王乃入謝留宴又遺絲纈錦繡之物及其家  
不旬即促行北去滿相於郊外宴餞臨歧之贈僅  
二百餘十五六日至吳山縣僦居而止又十來日

鳳州人言已軍變矣滿公歸寢中同院皆死於難  
王獨免其禍任公問其所舍再往謁之其所在

黃齊衛隊軍偏裨也常好道行陰功有歲年矣於朝  
天嶺遇一老人鬚髻皎白顏色瓔孺肌膚如玉與  
之語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後當有大厄吾必相救  
勉思陰德無退前志其後齊下蛟舟舡覆溺流至  
灘上如有人相拯得及於岸視之乃前所遇老人  
也尋失所在自是往々見之忽於什邛縣市中相  
見召齊過其所居出北郭外行樹林中可三二里

即到其家山川林木境趣幽勝留止一夕因言曰  
蜀之山川是大福之地久合為帝王之都多星前  
代聖賢鎮壓萬源穿絕地脉致其運晚凡此去處  
吾皆知之又蜀字若去虫著金正應金德久遠王  
於西方四海可服汝當為我詹之及明相送出門  
已在後城山內去縣七十餘里既歸亦話於人終  
無申達之路數月齊卒

夔州道士王法玄古大而長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  
為恨因發願讀道德經夢老君與並其言覺而言  
詞利精誦五千言頗有徵驗

道士郝法遵居廬山簡寂觀道行精確獨力檢校  
歷數年全無徒弟忽夢玄中法師謂之曰汝無人  
甚見勤勞會有二童子所恨年小耳既覺話之於  
眾出山遇民王家有孩子年純一昨見法遵至未  
抱其足不肯捨去法遵去後晝夜啼號累日不息  
法遵至則欣然迎之其父母曰三五年後即捨為  
童子又一小兒姓劉眼有五色光父母疑其怪異  
因灸眼尾其光遂絕已四五歲捨在觀中今稍長  
成相次入道果符玄中夢授之語矣  
湖南判官鄭即中菟庭今為蓮州刺史頃於岳下寄

禍其兄魚監亂誕一男當生之時有鶴七隻盤旋  
居處至七日鶴又來至百二十日二十七鶴俱來  
天地晴朗雲物稍異皆經日而去所產之子性頗  
淳厚儀貌整肅即以鶴為名天復庚申年也四明  
山道士焦隱黃立傳記其事矣

燉煌公李太尉德裕一旦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昇  
巨木請謁為閣者不能拒之公異而見之叟其  
家藏此桑寶三世矣其已老矣感公之好奇搜異  
是以獻爾木中有奇寶若能者斲之必有所得洛  
邑有匠計其年齒且老或身已歿子孫亦當得其

旨訣非洛匠無能斲之者也公如其言訪於洛下  
匠已殂矣其子應召而未視之曰此可徐而  
斲之矣因解為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鶴羽翼爪足  
巨細畢備匠料之徹失厚薄不中一鶴少其翼公  
以形羽全者避之自留其一今猶在民間水部負  
外盧延讓見太尉之孫道其事  
洪州北界大王埠胡氏子以其名胡本家貧有子五  
人其最小者氣狀殊偉此子既生家稍充給養桑  
營墾力漸豐足鄉里咸異之其家令此子以缸載  
麥泝流詣州市未至問江岸險絕牽路不通截江

而渡船勢抵岸力不能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其家益富市置僕馬營飾服裝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未往城市稍親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馬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岸中得錢馬所跑處亦恐有物因令左右斲之得金五百兩齋之還家他日復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頭中有珠使人誘之以其狎塾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半毬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既還家親友眷屬咸共嗟訝自是此子精神咸耗成疾而卒

其家生計亦漸凶落焉

宣州節使趙鏗額上亦有肉隱起時人疑其有珠既為淮南攻奪其郡縣鏗為亂兵所害有卒訪其首級剖額得珠而去貨與高胡云此人珠既死矣不可復用乃售與塑畫之人為佛額珠而已

趙驚奴者合州石鏡人也居大雲寺地中初其母孕數月產一虎棄於江中復孕數月產一巨鼈又棄之又孕數月產一夜叉長尺餘棄之復孕數月而產驚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其自項已下其身如斷瓠亦有肩夾兩手各長數寸無肘臂腕掌於

圓肉上各生六指繞寸餘爪甲亦具其下有兩足各一二寸亦皆六指既產不忍棄之及長只長二尺餘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詞喙辯給頗好技戮以捕魚宰豚為業每關紅驅雞及歌竹枝詞較勝必為首冠市肆交易必為牙保常髡髮緇衣民間呼為趙師晚歲但禿頭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躍倒踏於地形必裸露人多笑之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之橫卧鞍中若衣囊馬有二妻一女衣食豐足或擊室家力不可制軋德初年僅六十腰腹數圓面目如常人無異其女右手無名指長七八寸

亦異於人

符氏始王開中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符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秦關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符健以馮妖下靖獄會大霖雨河渭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間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非虛也赦之  
吉州東山有觀馬隔瀨江去州六十里咸通中有楊尊師居焉師有道術能飛符救人觀側有三井一井出鹽一井出茶一井出豉每有所闕師令取之

皆得食之能療衆疾師得道之後取之無復得矣  
邵州城下大江西南面潭中昔開元年天師申元之藏  
道士之書三石函於潭底元之善三五禁咒之法  
至今邵州猶多能此術者為南法焉

白鶴山屬岳州湘陰縣接潭澧二州界即晉代陶真  
君拔宅昇天之所所有陶仙觀在焉山不甚深而兵  
戈寇盜不可得至居者數百戶晏然無虞處士胡  
恬卜居於此父為晏州刺史恬獨好道高卧雲林  
善陰陽緯候星曆推步爐火黃白之事彭素道易  
占術篆隸詞賦皆曲盡其能調元煉氣專以神仙

能作妙

為務景福年於安州遇上蔡人馬履謙賣卜於世  
憫其瞽疾而致孝於二親學術未至旨甘不足因  
挈入山授其推課之訣歲餘業就送之出山時鄂  
州大旱相國杜洪與恬相遇話及祈禱之事恬為  
考召投丹符於江中俄而大霽合境告足厚贖金  
帛不顧而去雖諸侯辟召皆不能致屈至今猶在  
山中嘗誠虔謙曰吾之所學為身也非以為人以  
子純孝恭謹故以相教欲豐終身之給黃白之術  
吾欲言之足以速子之禍夫子之命矣非所惜也  
勿以知數而誇誕輕言以取患夫人噴五氣而生

此非作  
生下有  
天地

此非作  
西如注

有升降陰陽有盛衰五星有逆順年命有吉凶然  
積善者貽福積惡者貽殃視其所履災沴可知耳  
苟善之不修非禳請所及也由是履謙雖與人言  
休咎未嘗行禳厭之事是後仕蜀為少將作檢校  
僕射

未有也

錄異記卷之二



錄異記卷之三

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梁國公程光復墓

忠

光啓二年丙午正月二日壬午河東兵士入京師是

時車駕已巡幸陳倉諸侯奔問相次而至河東之

帥搜索都城諸朝士於新昌井窰中得奉常牛公

叢及甥姪三四人與軍將盧謙將往河東盧謙方

有疾捨於井畔而去牛公既至河東晉王承巡稟

敬逾於師寶公亦以忠孝之道君臣之禮以諭之

馬朝廷欲實政理體要晉王亦時訪之於公焉是

改書作  
破宏

安王有  
書字  
時宗有

歲六月僖宗幸褒梁蕭遠裴徹五乘王於長安號  
曰監國京輔左右洎江南河北皆傳乘王教令以  
懷撫之或就加勅爵或徵督貢奉亦使諫議大夫  
鄭合敬與中官費教令官告以入河東牛公謂晉  
王曰傳聞聖上駐蹕陳倉必恐南幸梁洋哀王之  
立非得衆心蓋蕭裴輩嫉姻尹持權不欲危衛南  
去故有此立有君在外乘王之教非真命也晉王  
勃然遂戮其使焚其教令月餘道路阻絕不復得  
知朝廷之信牛公憂戚不憚因之遠疾晉王臺命  
醫藥或躬詣而居勸以飲食不能致捐盧謙疾愈

自西京乞食開道求公之信息亦達河東晉王嘉  
其誠節授以右職謂其左右將校曰事主勤盡有  
盧謙者吾將脫衣以衣之均食以食之豈復惜官  
爵重賞乎一旦醫工忽謂牛公以行路謬傳之信  
云乘王正位聖主昇遐公失聲號呼嘔血而絕良  
久方蘇自草遺表懇陳晉王忠孝誠節自言老病  
不得扈衛奔問辭旨激切覽者感動公嗚咽涕泗  
移時絕筆而薨晉王驚痛者久之斬醫工以謝焉  
乃驛表俾盧謙奏於行在上聞於岐府下詔褒美  
贈牛公忠貞公盧謙授滑州別駕

僖宗在蜀以司封郎中王愷授萬年令兼御史中丞  
先次歸京乙巳年駕回長安轉右散騎常侍十二  
月二十五日乙亥蒲帥犯關是夜三更駕出寶鷄  
慄方寢疾不得扈衛自居平康里奔南山下自是  
杜門息跡養疾累月其夏乘王稱制京師搜訪具  
言教令峻切蕭裴乘機中外畏憚愷不自安昇疾  
起既至僞詔加左常侍愷稱疾不朝謝襄王使御  
醫視之賜藥物一無所受號慟而薨朝野聞之莫  
不痛惜焉  
僖宗幸蜀黃巢陷長安南北臣僚奔問者相繼無何

執金吾張直方與宰臣劉鄩于悰諸朝士等潛謀奔行朝為群盜所覺誅戮者至多自是阨束內外阻絕京師積糧尚多巧工劉萬餘樂工鄧慢兒角觝者摘星胡第米生者竊相謂曰大寇所向無敵京城糧貯甚多雖諸道不貢外物不入而支持之力數年未盡吾黨受國恩深志効忠赤而飛竄無門皆為逆黨所使吾將貢策請竭其糧外貨不至內食既盡不一二年可自敗亡矣萬餘黃巢憐其巧性常侍直左右因從容言曰長安苑囿城隍不啻百里若外兵來逼須有禦備不爾固守為難請

自望仙門以北周玄武白虎諸門博築城池置樓櫓却敵為禦捍之備有持久之安也黃巢喜且賞其忠節即日使兩街選召丁夫各十萬人築城人支米二升錢四十文日計左右軍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功不輟而城未周以至於出太倉穀以支夫食然後剝榆皮而克御厨城竟不就焉餘懼賊覺其機出投河陽經年病卒鄧慢兒善彈琵琶樂府推其首冠黃巢頗狎之因授其右手託以風癢終不為彈禮之甚厚而未嘗為執器奏曲每三五日一召入禁中輒与之金帛一旦謂其友曰

吾嘗聞忠節之士有死而已吾頻為大寇所逼終不能為之屈節奏曲今日見召吾當就死不復歸矣與妻女一見訣別使者促之遂入見黃巢黃巢欣然謂曰汝樂官推所藝第一而久云風廢吾亦信待於汝豈不致三兩聲琵琶乎不全曲也慢兒曰某出身應後朱紫之服皆唐天子所賜固不忍負前朝之恩以此樂樂於他人也巢大怒命斬之屠其家為摘星胡第善射發無不中巢甚愛之衣以錦服出入常在馬前謂橋為官軍所奪黃巢親領兵以禦之既至橋命米生引滿以射凡發十數

箭箭皆及遠而不中黃巢詰之箭皆及遠而不中物何也對曰聖唐兵士非親即故故不中爾巢怒亦殺之

### 孝

資州人陰玄之少習五經尤精左史父歿廬墓六時臨哭常有虎助其號聲久之亦有鬼神助哭每夜常有二燈來照墓前至明乃息又丁母憂廬墓凡六年草庵破壞終不再葺處於土穴中每患冷氣腰脚聲音嘶啞而講誦不倦每謂人曰干名求進非為己身吾二親俱歿祿不及養何用名

為竟不應卒貧苦終身八十餘而卒

楊太博資州人也年十六廬父母墓三年有神燈照墓猛虎馴伏有白兔之異蜀相王公上聞降敕褒獎表其門閭

勾龍弘道居梓潼山下偃武亭南廬墓於官路之東年逾八十髮長丈餘父母二墳各生紫芝一莖高六七寸馴伏猛獸以為常焉廣明辛丑歲僖宗幸蜀親幸其第坐于庭中巨石上弘道尋作亭子覆護其石乙巳年駕回又臨幸之頒賜錢帛衣物甚多徠徃皆如之駕駐劍州詔復其租賦三年仍賜旌表

感應

嘉州夾江令檢校工部尚書朱播常居官得疾四支不能運用奉體沉重每轉側皆須數人扶昇以為風廢藥餌攻之未効忽眼痛且癢晝夜煩楚又數日俄而渴作嗜水及湯飲不知石斗之量又數日心狂憤、若有所親賴其沉頓不能轉動若不然亦將披髮保走無所畏憚矣旬日之中四疾相屬風露之危期在旦夕矣既晝夜不寐疲倦之極忽如睡不醒見七仙人列坐在前繞長五六寸衣帔

刀子後

冠服眉目鬚髮歷歷分明五人相倚而坐二人兩畔橫坐揣心自思之正坐即有橫坐如何忽聞側畔空中有人應曰既為仙人無所不可何怪橫坐聞訖亦不見所語之人七仙人亦復不見自此常覺有人為握搦手足捫拍背膊所疾漸損其日所嗜冷水湯飲頓減一半如是三五日便能主持公事祇對賓客所疾全愈因畫北斗七星真人供養焉

刀子判官右僕射尹瓌永平三年痲疾初患下痢晝夜五六十行久之即成心風狂熱言詞無度忽忽

多忘常欲顛沛馳走一家為鑄守護之遂手足不遂肢體沉重每一起止即四五人扶持方能僂於几案又歷數月家人看視晝夜勞倦忽見一老人鬚髯雪白着白衣來謂瓌曰病已効矣何不速起即以手擡其頭便能起坐遂巡自起添油注燈就前牀取鞋着之四顧見僕使皆困臥不欲驚之自持燭出門遊行一宅然後乃復其處一家驚異自此都愈

異夢

禮部尚書度樸舉進士時甚有聲稱必就冊名夢入

警籍

錄異記卷之四

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蔡國公臣杜光庭纂

鬼神

進士崔生自關東赴奉早行潼關外十餘里夜方五  
鼓路無人行唯一僕一驢而已忽遇列炬呵  
殿旗幟戈甲二百許人若節使行李生映槐樹以  
■匿既過乃行不三二里前之隊仗復回又避之  
然後徐行隨之有一步健押茶擔其行甚遲生因  
問為誰曰岳神迎天官也天官姓崔呼侍御秀才  
方入闕應本何不一謁以上身事生謝以無由自

桂宮折得桂枝將婦人間視之已焦枯矣俄而下  
第是歲婚歸氏親迎之後旬日間竊視歸氏額上  
指許常塗藝油問之云小年為火所燒有痕而無  
髮也故又名桂娘子竟不登第也

前源州中令宗凌光天戊寅歲夢一萬斤秤如北者  
三度夢挂秤於樓屋脊桁之上俄而桁秤俱折心  
甚惡之是歲十月八日戊申薨時年六十一

廣明辛丑歲正月僖宗車駕已及左綿郫縣鎮使任  
時當晝假寢于廳事忽夢巡街小吏告之曰大將  
軍迎駕合同于道左任即奔詣通衢之側兵騎數

千已直北而去旌旗部伍異常嚴整戈甲之盛首  
尾十餘里不絕久之介金曳地者千數擁白馬朱  
纓金甲一人五綵日月旗羅列以從任鞠躬兩食  
頃隊伏方絕問報者大將軍為誰云是法定寺後  
李將軍也既覺流汗沃體想其所親猶歷然在目  
是歲余奉詔青城修齋話其事光庭記

錄異記卷之三

建步健許復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步健約生伺  
之於門側押茶擔先入良久出曰侍御請矣遽引  
相見欣喜異常即留于下處逡巡嶽神至立語便  
邀崔侍御入廟中陳設帳幄筵席妓樂極盛項之  
張樂飲酒崔陪赴宴約教侍者祇待於生供以湯  
茶所須情旨敦厚飲且移時生倦徐行用晚不覺  
出門忽見其表丈人握手話舊顏色憔悴衣服繼  
縷泣而相問生因曰丈人恰似久辭人間何得於  
此相■答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詣近作  
教水橋神倦於送迎而嘗於衣食窮困之狀迨不

可濟知姪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  
薦故未投誠願為述姓字若得南山甯神即粗免  
飢窮此後遷轉得居天秩去離幽若矣生辭以乍  
相識不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為道之言罷復下處  
侍御尋亦罷宴而歸顧問久之曰後年方及第今  
年不就試亦得余少頃公事亦畢即當歸去程期  
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  
甯神似人間遺補極是清實敷水擒神其位卑雜  
豈可便得然試為言之嶽神必不相阻即復詣嶽  
神近奉生潛近伺之歷一聞所託嶽神果許之即

命出牒補署俄有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人  
侍從甚整生因出門相賀甯神沾灑相感曰非吾  
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他後一轉便入天司矣今  
年地神所申渭水泛溢姪在當漂壞上下隣里一  
道所損三五百家已今為姪護之五六月必免此  
福更有五百鎰相酬須臾甯神驅駿而去侍御亦  
發嶽神出送生獨在廟中歛如夢覺出門訪僕使  
只在店中一無所覩於是復入闕却回止別墅  
其夏渭水泛溢漂損甚多唯崔生莊獨得免莊前  
泊一空舡水涸之後舡有翁五百匹生益信不虛

使只作  
若如  
居作廟

復明年果擢第與宗正卿大卿郭說  
鄒平公段文昌員才做俗落魄荆楚聞華牛酣報後  
於江陵大街往來兩齋泥甚街側有大宅門枕流  
渠公乘醉於渠上脫履履足旁着無人自言我作  
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皆掩口而笑不數年  
果鎮荆南遂買此宅又嘗佐太尉南康王韋皋為  
成都都巡忽失意常公遂之使攝靈池尉蒼惶憂  
命羸僅劣焉奔迫就縣去靈池六七里日已昏黑  
路絕行人忽有兩炬皆前引更呼曰太尉來既及  
郭門兩炬皆滅扣閤良久令長差人延之然後得

若作倉

入時自部巡與韋奉使入長安公與劉禹錫深交  
禹錫為禮部員外公往謁之禹錫與日者從容之  
際公遽至日者匿於階下公既去日者出謂禹錫  
曰負外若圖者轉事勢殊遠須待十年後此客入  
相方轉本曹正即耳自是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十  
餘年鄒平入相方除禹錫禮部郎中歸闕果如日  
者所言蜀朝庚午年夏大雨岷江泛漲將壞京江  
港口堰上夜聞呼譟之聲若千百人列炬無數大  
風暴雨如火影不滅及明大堰移數百丈堰水入  
新津江李冰祠中所立旗幟皆濕導江令黃瑒及

王若

鎮靜軍同奏其事是時新津嘉眉水害尤多而京江不加溢焉

鄭君樵為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見兵士旗隊若數千人在水東堤內屯駐旗幟帶幕人物喧闐共軍行無異不敢探報莫知其由但是州內警備突來而已未脫差人密探之大軍已去只三五人在後探者問之各曰江濱神也數年川府不安移在峽內今遠近安矣却歸川中差人視之有下營及衣帶蹤跡一、可驗遂州東岸唐村云古有一人寬衣大神著古冠幘立於道左與村人語曰我鍾離大

遂州志

王遠

王也舊有廟在下流千餘里因水摧壞今形像泯流而上即將至矣汝可于此為我立廟村人詣江視之得一木人長數尺遂於所見處立廟號唐村神至今水旱禱祈無不徵驗或云初見時似道流

廣都縣有盤古三即廟頗有靈應民之過門稍不致敬必加顯驗或為人毆擊或道途顛蹶由是遠近畏而敬之縣人楊知遇者嘗受正一盟威錄一、醉甚將還其家路逢月黑因廟門過大呼曰余正一弟子也酒醉月黑無伴還家願得神力示以歸

路俄有一炬火自廟門出前引之比至其家二十餘里錙狹橋細路略無蹉跌火炬亦無見矣鄉里之人尤驚異之

廬山九天使者真君廟門外有石如瓦甃光滑瑩潔人嘗看說之頗有靈異或廟中穢觸者多被靈官執於石邊撲之忽有寄居士人家小童戲弄此石或坐或溺如此數四俄有劉敦者詣州陳狀訟此小童州官差人就廟所追尋但有小童戲弄此石之事而無劉敦廟前居住蹤跡時有毛尊師寄止廟中云近有官人劉敦云在廟前居止曾相訪言

話甚是風流稽古之人亦曾訪之不知居處既言坐其頭上又云溺之恐是此石耳因與眾人斫掘其下線三四尺即連大石根甚廣潤眾共神異因立小亭作紗牕以護淨之

房州永清縣去郡東百二十里山邑殘毀城郭蕭條榜宗時有孫令自京之任逾年其第寧省乍觀窳落不勝其憂暇日周覽四隅無非榛棘見荒廟掃掃然土偶羅列一神當座三婦侍側無門榜標記莫知誰氏訪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第徒侍久之莫雪其悶賦詩于壁以詰以嘆頃之昏然成

寐與神相接神謂之曰我名跡不顯久矣鬱然欲  
自述其由恐為妖怪今吾子致問得申素誠以據  
積年之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隱為大將軍吳書  
有傳將虎誅南山之虎斬長橋蛟龍與民除害陰  
功昭著余素有壯志以功佐時余名字廓浦為上  
帝所命於金商均房四郡之內嘗有驚歎暴害於  
人漁樵不通道途斷絕余數年之內勦戮猛虎不  
可勝數生聚頓安虎之首帥在西城郡其形偉恃  
便捷異常身如白錦額有圓鏡光彩閃爍害人最  
多亦誅之殄滅其類若人懷恩為余立廟自襄

漢之北藍關之南肖形構宇三千餘處及此廟貌  
皆余憩息之所也歲祀綿遠俗傳多誤以余祠為  
白虎神廟謬之甚矣幸君子訪問得叙首末願為  
顯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話於襄中賓客編述書  
版寘於廟中塵侵兩漬文字將滅大中壬申歲襄  
州觀風判官王士澄督審文郡覽而異之恐板木  
銷訛乃刻石于廟故祀典曰捍大災禦大患功及  
於民者世祀之周君紹厥父之勇膺上帝之命  
四郡之境豐祠相接其惠人也博矣其受享也宜  
然吐俗莫知謬以為白虎之廟非孫生之賦詠激

發廓浦之幽靈感通神功不彰邪正莫辨矣後之  
覽者審而識之

合州巴川縣兵亂後官舍殘敗移居寨中稍可自固  
崔令在官日有健卒盜拔寨木擒之送鎮：將斬  
之卒家元事壁山神卒死之後神乃與令家為崇  
或見形往來或空中詬罵投擲火燭損破器物錢  
帛衣服無不遺失箱篋之中鎖閉如初其內衣服  
多皆剪碎求方術禳解都不能制令罷官遷相去  
千里崇亦隨之鳳日夕飲食與人無異一家承事  
不敢有怠費用甚多事力將困忽一旦舉家聞大

鳥鼓翼之聲俯近屋上久之空中大呼曰我來矣  
一家大小皆迎奉之崇自稱大王曰汝比有災值  
我雍漢兄弟非理破除汝家活計損失財物作諸  
怪異計汝必甚畏之今並與發遣去矣汝災盡福  
生大王自來且暫駐泊亦將不久且借天蓬龍子  
中安下兼此天蓬極好借上天上傳寫一本三  
五日即送來數日後揀天蓬於令營高處並無活  
損自此日夕常在往召主人語話忽令小大念  
詩賦作音樂一能隨聲唱之所念文字或有錯  
呼必為改正言論間多勸人為善亦令人學氣術

修道或云尋常乘鶴往來天上初邑中有群鶴現神云數內只有兩隻真鶴我所騎來其餘皆常鳥矣或自云姓張每日飲食與人無異亦有女名錦繡娘及妻僕使等食物所費亦甚不少大都見善人君子即言話稍近凶暴強惡之人即不與語亦云上天去忽有醉僧健卒三人來謁之言詞無度有所陵毀因即不語僧去之後徐謂人曰此僧餐狗肉飲酒兇暴無良不欲共語然人之所行善惡災福吉凶了，知之言無不中至於小名第行一，皆知若子細問之即以他語為對未知是何

神也

永平初有僧惠進者姓王氏居福感寺早出至資福院門見一人長大身如靛色迫之漸急奔走避之至竹簷橋馳入民家此人亦隨至撮拽牽頓勢不可解僧哀鳴祈之此人問汝姓何也答云姓王此人曰名同姓異乃捨之而去僧戰懼投民家移時稍定方歸寺中是夕有與之同名異姓者死焉

晉書

錄異記卷之五

光祿大夫尚書都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蔡國公臣杜光庭纂

龍

海龍王宅在蘇州東入海五六日程小島之前湖餘里四面海水粘濁此水清無風而浪高數丈舟舡不敢輒近每大潮水漫浸其上不見此浪舡則得過夜中遠望見此水上紅光如日方百餘里上與天連舡人相傳龍王宮在其下矣柳子華唐朝為成都令一旦方午有車騎犢車前後女騎導從徑入廳事使一介告柳云龍女且來矣

俄而下車左右扶衛升階與子華相見云宿命與君子為匹偶因止命酒樂極歡成禮而去自是往後為常遠近咸知之子華罷秩不知所之俗云入龍宮得水仙來

柳孫君度軋符中為節度押衙青城鎮邊使頗好善常以藥石救貧民之疾每自躬親撫視健卒民庶孳孳勤恪奉公推誠及物為時人所重有一珠大如毬子云是其祖所留數世傳寶矣然物形狀毛髮形色一一備足但皆倒立耳是時晉源賊帥韓殊攻陷青城及諸草市柳為都鎮領所部將士



救陶埧鎮為賊所圍健卒三十輩與柳戰數百人  
兵力不均將陷敵猶有步卒十餘人擁柳突圍不  
果為賊所害遠近知者莫不痛惜

荊州當陽縣倚山為廨內有劉文龍井極深井中有  
龍窠傍入不知幾許欲睛齋及將雨往往有雲氣  
自井而出光化中有道士稱自商山來入井中取  
龍窠及草藥而去其後有令黃馴者到任之後常  
繫馬於井旁澤穢流漬盡入于井中或有譏之者  
餽辭以對歲餘馴及馬皆誓

蜀庚午歲金州刺史王宗朗奏洵陽縣洵水畔有青

煙廟數日廟上煙雲昏晦晝夜奏樂忽一旦水波  
騰躍有群龍出於水上行入漢江大者數丈小者  
丈餘或黃或黑或赤或白或青有如牛馬驢羊之  
形大小不一壘壘相次行入漢江却回廟所往復  
數里或隱或見三日乃止

癸酉年犀浦界田中有小龍一青黑色剖為兩片旬

日臭敗尋亦失去

摩訶池大廳西面亦有龍井甚靈人不可犯  
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煙觀內古井中有魚長六  
七寸往往遊於井上水必騰涌相傳井有龍

### 異虎

知州永歸葭萌劍門益昌界嘉陵江側有婦人年五  
十已來自稱十八歲往往來民家不飲不食每教  
諭於人但作好事莫違負神理居家和順孝行為  
上若為惡事者我常令猫兒三五箇巡檢汝來語  
畢遂去或奄忽不見每歲約三五度有人遇之民  
間知其是虎所化也皆敬而懼之

吉陽治在涪州南泝黔江三十里得之有像設右碑  
猶在物業甚多人莫敢犯涪州碑將蘭庭雅妹因業作怪  
過化中盜取常佳物因即迷路數日之內身變為

虎其前足之上銀纏金釧宛然猶存每見鄉人隔  
樹輿語云我盜化中之物變身如此求見其母託  
人為言之毋畏之不敢往虎來往郭外經年漸去

### 異龜

明皇帝嘗有方士獻一小龜徑寸而金色可愛云此  
龜神明而不食可冥諸枕笥之中辟巨蛇之毒上  
常賜中箱中忽有小黃門息溼方深而為骨肉所  
累時竄南微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龜救之曰南  
荒多巨蟒常以龜置於側可以與苦閻者拜受而  
懷之泊達象郡之屬邑里市館舍悄然無一人技

宿於旅館飲膳藹燄燭供具一無所闕是夜月  
明如晝而有風雨之聲其勢漸近因出此龜置於  
堦上良久神龜伸頭吐氣其大如繩直上高三四  
尺徐徐散去已而龜遊息如常向之風雨聲亦已  
絕矣及明驛吏稍稍而至羅拜庭下曰昨知天使  
將至合備迎奉適緣行旅誤殺一蛇衆知報冤蛇  
必此夕為害側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  
氣某等不敢遠去止在近山巖穴之中伏而待旦  
今則天使無恙乃神明所佑非人力所及也久之  
行人漸至云當道有巨蛇十數皆已糜爛自此無

復報冤之物人莫測其由逾年黃門應召歸安復  
以金龜進上泣而謝曰不獨臣之性命賴此生全  
南方之人永祛毒類所全人命不知紀極實聖德  
所及神龜之力也

武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廣漢太守孟彥暉奏

西湖有金龜徑寸遊於荷葉之上畫圖以聞

有賈客維舟汴河上獲一巨龜於竈火中煨之是夕  
偶忘出之明日取視皮殼已焦矣拂拭去灰置於  
食牀上欲以勸餐良久伸頸動足徐行牀上其生  
如常衆共異之投於水中游泳而去

宣州下流採石山之西岸有西梁山馬與東梁隔水  
相對西梁居民捕龜為業主解其板以為灼卜之  
貨既解其甲與肉俱棄水中猶能運動或云其板  
獲主歲歲取之日供貨不知紀極而此山出龜未  
嘗竭盡天下所卜之龜皆出於此莫知其所以然  
也

唐高祖武德三年老君見於羊角山秦王令吉善行  
入奏善行告老君云入京甚難無物為驗老君曰  
汝到京日有獻石似龜者可為驗矣既至朝門果  
有邵州獻石似龜下有六字文曰天下安千萬日

武德末太宗平內難苑中池內有白龜游於荷葉之  
上太宗取之化為白石瑩潔如玉登極之後降制

曰皇天春佑錫以寶龜

蜀丁卯年會昌廟城壕岸側穴中龜生四龜各三二

寸皆上有金書王字大吉字

蜀皇帝乾德元年己卯七月十五日庚辰降誕廣聖

節棚口鎮將王彥徽於羅真人宮內得白龜以進

長沙縣東晉太始元年有神龜皎然白色其形長四

五尺出其水中巡行岸上因名龜塘下有良田百

餘頃

異龜

龜其狀如鼈腹下赤者為龜白者為鼈俗云龜之身有十二屬肉漁人捕得之懼其所害必加鈎鏃利器制之然以長柯巨斧鈇而碎之雖支分鬻祥隨其巨細未投湯鑊者皆能跳走鼈與龜雖至大者如蚊蚋嗜之一夕乃死

民有於蜀江之上獲巨鼈者大於常長尺餘其裙赤色鍋中煮之經宿遊戲自若又加火一日水涸而鼈不死舉家驚懼以為龍類也乃投於江中浮泛而去不復見矣

異蛇

劍利門有蛇長三尺其大如甕小者亦如柱馬兔頭蛇身項下白色欲害人也出自山上輪轉而下以噬行旅必穴其腋而飲血焉其名曰坂鼻每於穴中藏微出其鼻而鳴聲若牛哢聞數里地為之震業焉民有冬燒田者或燒殺之但多貽耳

乾符中神仙驛有巨蛇黑色高三十餘丈諸小蛇如椽如柱如十石五石甕者數百頭隨之自東向西群隊行旅自辰時已前見之至酉時方盡不知其長幾里也將盡有一小兒執紅旗立於蛇尾之上

跳躍鼓舞而過是歲山南節度使陽守亮敗

南海中有山高數十里周圍百里每年夏月有巨蛇繳山三四而飲海水如此為常一旦飲海水之次有大蛇自海而來吞此天地晦暝久之不復見鷄冠蛇頭如雄鷄有冠身長尺餘圍可數寸中心死會稽山下有之

爆身蛇長一二尺形如灰色間人行聲林中飛出狀若枯枝橫來擊人中者皆死黃領蛇長一二尺色如黃金居石縫中欲雨之時作牛吼聲中人亦死四明山有之

鄞縣有民於南郭渠邊得一小蛇長尺餘剝剔五藏盤而串置於煙火之上焙之數日民家孩子數歲忽遍身腫赤皮膚炮破呻吟痛楚異常因自語曰汝家無狀殺我剝剔腸胃置於火上且令汝兒知此痛苦民家聞之驚異取蛇拔去刻竹以水灑之焚香祈謝送於舊所良久蜿蜒而去民家兒亦平愈焉

異魚

南海中有山高數千尺兩山相去千餘里有巨魚相聞鬻鬣挂山半山為之摧折

即縣侯生者於滙麻池側得鱣魚大可尺圍烹而食

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自此輕健

天復初馮行饜侍中節制金州洵陽縣永南鄉百姓

栢君懷於漢江勒漢潭得魚長數尺身上有字

云三度過海兩度上漢行至勒漢命屬栢君

前進士崔道紀及弟後遊江淮間過酒醉甚卧于客

館中其僕使井中汲水有一魚隨桶而上僕者得

之以告道紀道紀喜曰魚美甚能醒酒可速烹之

既食良久有黃衣使者自天而下立於庭中連呼

道紀使人執捉宣敕曰崔道紀下土小民敢殺龍

子官合至宰相壽合至七十並宜削除言訖升天

而去是夜道紀暴卒年三十五

鱣魚狀如鯉其文亦班長者尺餘豫章界有之多居

汚泥池中或至數百能為魃子改鬼幻惑妖怪亦

能魅人其汚池側近所有田地人不敢犯或告而

真之厚其租直田即部豐但臣已姓名佃之三年

而後捨去必免其害其或為人患者能換人面目

反人手足祈謝之而後免亦能夜間行於陸地所

經之處有泥蹤跡所到之處聞嗷嗷之聲祀帝二

十五部大將軍有破泉魁符書於磚石之上後其

池或書板刺釘於池畔而必因風雨雷霆以往

他所善此術者方能行之

鯪魚文班如虎俗云羹之不熟食之必死相傳以

為常矣饒州有吳生者家甚豐足妻家亦富夫婦

和睦曾無虧間一旦吳生醉歸投身牀上妻為整

衣解履扶昇其足醉者運動誤中妻之心胸其妻

驟然而死醉者不知也遽為妻依所陵云毆擊致

斃獄訟經年州郡不能理以事聞繫繫控牢以俟

王命吳生親依懼救命到必有明刑為舉族之辱

因餉獄生饋鯪魚以啗之冀其獄中自斃吳生食

之無苦如此數日竟不能害益加克悅俄而會赦

獲免還家之後梳鬢繁盛年伯八十竟以壽終且

無之不熟尚能發生啗數日不能為害此其命歟

錄異記卷之六

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蔡國公巨杜光庭纂

洞

長安富平縣北定陵後通關鄉入谷二十余里有二

洞一名東女學一名西女學其東女學崖壁懸絕

洞門在崖面躋攀不及夜往往聞讀書之聲其西

女學約山有路可到洞門近門有一石室可容一

二十人其洞門時有人秉燭可入行一二十里兩

面有五門皆各有題記或通蓬萊及諸仙境近年

有石摧下遮閉洞門不通人入又山頂有一天井

直下深二丈許有自然橫石旁出石下天井亦可

二丈余可通人過其底旁有崖龕掃經而上屈曲

甚廣龕內有道經數萬卷皆置於栢木板牀之上

有一石人俛首僂素而坐形如生人天井之底有

道門所投之簡委積朽爛不知其數其大順年中

富平奉道人姓徐第七曾於洞內取養生經出外

傳寫却送山洞中又向北行二十余里有三泉山

谷中有石巖可容三二百人當谷內有三石盆其

盆各廣丈餘制度光滑迨非人工三盆涌出泉水

常滿餘水流出山外古老云時有仙人浴此盆大

都此山有人觸犯即立致雷電損傷苗稼由是鄉

里多隱蔽蹤跡難於尋訪山上有仙人闢聖蹤跡

極多東女學山前有神鵬一窠常護洞門人或侵

犯者神鵬擊之立致殞斃古有通流刻五石人致

於山上民有鋤禾者為鵬所驚走避於石人之下

置豈於石人頭上鵬即擊之石人頭殞盡余見在

其山下通關鄉多姓公孫賈家山上石保村多姓

閻氏麻氏

繁陽山麻姑洞即二十四化之第一陽平之別名也

在繁水之陽因以為名本際經云天師張道陵所

遊太上說經之處在成都府新都縣南渡江十五

里衆山連接孤峯特起是也神武皇帝潛龍之時

光化二年己未五月四日丙申山上摧落洞門自

開縣吏時康卿所由楊靖道士張守真等以事申

府云自洞門閉後每日有百姓往來者府差縣典

揚澤畫工任從與張守真同往檢覆畫圖申上稱

把燈燭入洞看檢其第一門對北高二尺濶三尺

五寸入至第二門約五尺己東第二洞門方一尺

六寸大內並是黑巖長一丈二尺濶六尺有石窟

西處在東畔并西南有洞門兩路南畔一路圓濶

一尺六寸入內長一丈二尺濶一丈高四尺南畔有石窟三處西畔兩路入內通遠門圓濶一丈七尺內各濶五尺高六尺已來門相去一丈門屋一所高五尺濶四尺後內往來有刻料拱甌瓦約山作石日月兼作日字月字隔子房一所濶二尺五寸高一尺五寸刻料拱甌瓦石竈一所高一尺濶一尺五寸門濶五寸三窟三處各濶七尺又西又洞門圓濶一尺七寸彎曲入向南門屋一所高六尺濶四尺後內往來有石料拱甌瓦又有竈模兩所共一楹高一尺濶二尺三寸門濶八尺有石料

拱西北角又有一門方一尺六寸內方二丈已來南畔西畔北畔各窟一所南角又有一洞圓濶一尺六寸已來將燈煩近前有黑氣出燈火即滅更入不得其洞連接繁陽本山相去三里已來其山據諸御觀生張贊等狀稱繁陽是古跡山每雜教祭祀其洞亦是元有往往閉塞元和中南康王幸韋後蜀洞忽開時人咸云洞門開即年豐物賤尋又閉塞至是復開其後累年適近豐稔其洞本名麻姑洞山側有麻姑宅基蓋修道之所也

開州後侍盛山東枕清江沂江而北三十余里至温

湯井井有湯泉北山上麟德年雷雷雨震霹山脚摧裂洞門自開當門有石鐘自然成形如數千斤鐘大懸身去地二尺許外像而中實扣之無聲門兩壁有石如金剛力士之形者數人鐘旁有小徑高六尺已來行二三丈稍闊有石斛巨龜負之自然而成但無文字而已碑側有巨屏上與鼎相連下有一穴側身可入一二尺許自是廣濶中有路徑平坦與常無異路之左右滴乳為石羅列衆形龍麟鸞鶴頽雲巍山如柱似動似躍乍飛乍顧千形萬態不可殫紀僅一里許傍疎蓮臺周迴

數步高三四丈層級重疊皆可攀躋旋生乳石如臂如指者以燭照之通透瑩徹隨折脆斷及出洞門外得風皆為白石矣自臺側三四十步步有蓮花羅布於地旁有甘泉水色温白避洞者煮茗於此前有橫溪湍波甚急其聲喧吼流出洞外溪上有橋長二三丈濶一丈許非石非土功甚宏壯過橋得黃土坡高四五丈道徑險滑行者累息方至其頂坡上有臣堂四壁平靜中高數丈壁上皆有遊山之人題記年月歲堂之極處曲角有一穴高四五尺廣三四尺去下文余躋攀莫及相傳云昔

有游人攀緣而入累月之後出於巫山洞中自後無復敢入者

岐府西隴州路七十里有魚龍洞中有石或大或小隨水流破而看之石中皆有魚龍形人過洞前並不敢語語者便聞風雷之聲立致驚懼奔走但諸人不聞耳

綿州昌明縣豆園山真人豆子明修道之所也西接長崗猶通車馬東臨峭壁陡絕一隅自西壁至東峯石笋如圖西崖中斷相去百余丈躋攀險絕人所不到其頂有天尊古宮不知所製年月古仙嘗

策繩橋以通登覽而繩架朽絕已積歲年里有言曰欲知修績者脚下自生毛如此相傳久矣咸通中有道士毛意歡山下居人幼而為道常持五千言誦不輟口著弊布褐日於市誦經乞酒醉而登山攀緣峭險以絕道為橋焉山頂多白松樹以繩繫之橫豆中頂布板掾於繩上士女善者隨而度焉行及其半動搖將墮而其底不測莫敢俯視數年繩朽橋壞無復緝者咸通壬辰歲與賓客驪山於西峯展禮時毛師他遊人有謂今日此峯之側有小徑抱崖緣通人跡與所攀援意歡常此

而去逾旬而出今疑其隱在穴中座內有廣陵郭頭陀者令請由此徑而往探求之頭陀久之驚駭始

不能語而後言曰此徑去約三十余丈然別一穴口終三五尺下去平地猶數百尺穴內可坐十余人中有巨木匱絨鎮極固意歡讀經處石面平滑有足膝之痕而經卷在焉不知意歡之所其家有妻一女而已疑其得道者也意歡每多持燈梳度繩橋山側居人視之以為常矣山多毒蛇猛虎里中人莫敢獨往意歡夜歸亦無所畏焉常有二鴉有客將至鴉必飛鳴意歡整飾賓皆坐榻未畢

客果至矣

壬子歲七月十三日責城鬼城山日滯雨崖崩暴水大至在丈人觀後高百餘丈殿當其下將憂摧壞俄有墜石如岸堰水向東竟免漂陷觀中常沒溪水以供日食甚以為勞自此暴水出處常有流泉直注厨內其味甘香冬夏不絕東柱西柱金州之比乾元之南六十餘里地名東柱西柱衆山連接峰巒秀異鄉人云有山自南而來其北有巨石而柱山穿柱過目以為名又東有數峯峭拔一峯最高云是蒲仙上昇之所蒲仙山下側近崖上及溪

澗中有石版篆文凡六七處人多不識往往亦可尋見

陽洞古老相傳在陵州陽山之上從來隱蔽人莫知慶乾德三年辛巳正月十六日癸卯井監使保義軍使太保馮全章中夜夢一人紫衣束帶戴冠古服狀若道流揖之俱行至崖壁所告之曰此陽洞也閉塞多年能開發護持可以福利邦國史指其地近開小徑亦可斷之勿使常人踐路言訖而去及旦全章往尋其所果見土勢微陷以杖導之深不可測即令本軍節級侯廣之勾當人夫斷

掘漸獲蹤由相次開掘見三重石門其內並是細砂一無蟲蟻他物其洞自東入西深三丈九尺闊五尺三寸其洞完全是石洞門第一重高六尺闊五尺二寸第二重門高五尺五寸闊三尺七寸第三重門高四尺七寸闊三尺五寸第三重門內從頂至底一向高六尺一寸其門三重相去各只三四凡鑄鑿精巧迥非人功第三重門內南畔石房凡作又澗七尺四寸高四尺八寸深四尺二寸其後別有一小洞元有一片石遮掩其門旁通一縫以燈燭照之深不知其底北畔石房深四尺二寸闊七尺

三寸高五尺其房內有石牀一所西畔小石房深二尺闊三尺五寸高三尺一寸西北畔石牀長三尺八寸闊二尺八寸西北畔石竈長三尺三寸門額闊七寸竈深八寸周圍三尺五寸從洞門向東一直至監井面相去四十一丈八尺洞門面正東全章召得當井監天師院主內大德道士費省真願問云天師院見有元和年刺史李正卿著天師聖德碑云張天師以東漢建安二年自沛遊蜀占乾為分野見陽山氣象指為門弟子曰此山直下有監泉焉今驗此洞正當井上即是陽燄洞也

錄異記卷之六



錄異記卷之七

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秦國公臣杜光庭纂

異水

益陽縣在長沙郡界秦時立此縣至今不改地理志云益水在其陽今則無聞北臨澧水源出邵陵武崗縣界東北流入洞庭縣治東望時見長沙城隍人馬形色悉可審辨或平旦或平午覽騰移數仍漸散滅縣去長沙徑道三百里跨越重山埋絕未顯時是山嶽炳靈真像所傳者乎其土謠曰長沙益陽一時相叩昔光武中元元年封泰山禪梁父

是日山靈秉成宮室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浮海採藥於波中見漢家堦基棲觀參差宛然備騰公侯第宅皆滿目班超在渾耶國平旦雲霞鮮朗見天際宮館嚴列侍臣左右悉漢家也如斯之類難可審論

新康縣西百二十里有清潭在漳浦溪源極深常有白龍藏此中天旱令人取猪羊糞擲潭中即有洪兩大水至今有驗

錢唐江潮頭昔伍子胥累諫吳王忤旨賜屬錢劍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懸吾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伐

吳以鯀魚皮裹吾屍投于江中吾嘗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白海門山潮頭洶湧高數百尺越錢唐過漁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乘其聲震怒雷奔電激聞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

廬州城內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廟前高一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俗云共錢唐潮水相應焉

中宗景龍年東京之西四百里官路之地皆如水影人馬樹木行立其上歷馬影可俯視月餘乃滅

昭潭山下有寒泉水深不測名曰昭潭諺曰昭潭无底插舟浮昔人覆舟于此沈其銅甕有銘題後于洞庭湖中得之疑有潛穴相通耳  
湘水瓮中有石林上有石棺和蓋宛然其色如青

銅鏡泉之能測

廬山西南七十里有湧泉觀昔太極仙公曾玄煉丹于此感致泉水自石竇中湧出流百餘里入浮陽湖溉田極廣其地舊多水蛭農人患之仙公刻符于洞門之下水沃其上自此水所及處皆無水蛭之患遠近賴之後人鑿此符移于湧泉現中但舊

跡在耳而靈驗不改

漢州赤水有湧泉焉水脈五六自山下湧出圍成大

池流三二百步可激碓禮流為大溪

藥水在房州西四十里九室宮亭中此宮大底基址

在巨石之上唯藥水一穴徑二尺已來乃是土井

深三四尺水常數寸不耗不溢古老相傳云昔有

二鵠栖於雙栢之上時飲此水居人因取飲之有

疾皆愈漢淳刀劍銘利倍常因名藥水雙栢夾井

至今猶在魏周之間敕構宮宇以其山有九處神

仙洞靈因名九室宮宮北五里有湯口村昔有温

湯院宇崇麗郡人浴於此廬陵王在郡之日愛女

年幼浴於湯中過屬而爽自此湯泉涸竭今為陵

陸矣初女歿之後密夢於其父云湯下陰閣願置

燈以照之王命樹九幽燈晝夜照灼今並派成無

復舊址但號湯口村焉

青城縣西北去縣三里有老君觀觀門東上有一泉

號馬跑泉其泉水味甘四時不絕春夏如冰冷秋

冬即温昔太上老君與天真皇人於此會真之所

其泉是老君所乘者馬跑成泉焉

六時東青城山宗玄觀南二里已來有峭崖面對觀

皇真

中高五百餘尺其山崖上有授道壇昔齊真君與  
軒轅皇帝授道之所下澗底有石龕玄宗皇帝御  
真每日六時從崖上自然有水出至今不絕時人  
遊禮見焉

異石

遊作有  
見作說

帝先時有五星自天而寶一星土之精墜於穀城山  
下其精化為圪橋老人以兵書授張子房云讀此  
當為帝王師後求我於穀城山下黃石是也子房  
佐漢功成求於穀城山下果得黃石焉子房隱於  
南山從四皓學道其家葬其衣冠黃石焉占者常

見墓上黃氣高數丈後為赤眉所發不見其屍黃

石亦失所在其氣自絕

歲星之精墜於荆山化而為玉側而視之色碧正而

親之色白下和得之獻楚王後入趙獻秦始皇一

統天下琢為受命璽李斯小篆其文歷世傳之為

傳國寶又古今異說又云是大角星精大角亦木

星是也

火星之精墜於南海中為大珠徑尺餘時出海上光

照數百里紅氣亘一天今名其地為珠池亦名珠崖

後有時出焉

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圭峰之西因號為太白山其精  
化為白石狀如美玉時有紫氣覆之天寶中玄宗  
皇帝立玄元廟於長安大寧里臨淄舊邸欲觀玄  
元像夢神人曰太白北谷中有玉石可取而琢之  
紫氣見處是也翌日命使入谷求之山下人云旬  
日來常有紫氣連日不散果於其下掘獲玉石琢  
為玄元像高二尺許又為二真人二侍童及李林  
甫陳希烈之形高六尺已來

水星之精墜於張掖郡柳谷中化為黑石廣一丈餘  
高三尺漢之末漸有文彩未甚分明魏青龍年忽

如雷震聲聞百餘里其石自立白色為文有牛馬  
仙人之狀及玉環玉玦兼文字果應司馬氏為晉  
以符金德焉唐堯之際當天氣窮於太陽地氣極  
於太陰陽九百六交周之運甲申之年洪災之會  
故五星實精日月濁景有此異焉

天復十年庚午夏洪州實石于越王山下昭仙觀前  
有聲如雷光彩五色濶十丈表言江洪四州之界  
皆見光聞聲觀前五色煙霧經月而散有石長七  
八尺圍三尺餘清碧如玉墜於地上節度相國劉  
威命昇入昭仙觀內設齋祈謝七日之內石稍小

清作青

長三尺又齋數日石長尺餘今只及七八寸留在  
觀內

江州南五十里有店名七里店在蛇江之南小山上  
有石青色堅膩俗云石中有珠每至中秋徃徃群  
飛凡十餘枚如流星徃來或聚或散石上時有光  
景相傳云珠藏於此乃無價寶也或有見者密認  
其處尋亦不得

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說用  
為書鎮焉倘有蠅集其上驅之不去視之已化為  
石求他處試之隨亦化為殼落堅重與石無異

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斫之誤墜水中化  
為石取未化者試于水中隨亦化為焉其所化者枝  
幹及皮與松無異但堅勁有未化者數段相並留  
之以旌異物焉

綿州昌明縣山中周迴二十里許流香爐者廣二寸  
未或全破堆積林中莫知其數

洪州建昌縣界野田中有自然石碑石人及龜散在  
地中莫知其數皆如鵝琢之狀而無文字石人倒  
卧者多時有立者又云側近有石井深而無水有  
好事者將火入其中旁有橫道莫知遠近道側亦

皆是石人鳥

昌松瑞石文初李襲譽為涼州刺史秦昌松有瑞石

自然成字凡一百一十字其略曰高皇海出兩字

李九五八太平天子李世民五十年太子治書

燕山人人士國王尚汪謬贊又通千古大五五

七五十鳳毛才子武文貞觀昌大聖四方上下万

治忠孝為善教禮部即中柳廷馳驛檢覆不虛並

同所奏

新北市是景雲觀旧基有一巨石大於柱礎人或坐

之路之迹巡如火燒應心煩熱因便成疾往之致

死或云若聚火燒此石即瞿塘山吼而水沸立老

相傳耳

蜀州晉源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徑二尺已來出地

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徃徃不救又是落溼石東

邊者生即靈驗西邊者死與諸石無異色並帶青

白也

鎮靜軍側近江場中有石長五六尺高大三尺已來

擊之如鐘聲軍使劉師簡送一石長四尺已來形

圓色青擊之如鐘聲吳郡臨江岸崩出一石

鼓捷之無聲武帝以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

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其言果聲聞數里

石李龍王河橋於靈昌津抹石為中濬石無大小下

輒隨沉用工五百餘萬而不成李龍遣使致祭沈

壁於河俄而所沈壁流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

所樓殿傾壞壓死者百餘人

天台僧乳符中自台山之東臨海縣界得一洞穴同

志僧相時尋之初一二十里徑路低狹率多泥塗

自外稍平闊漸有山川十許里見市肆居人與世

無異此僧素習燕氣不覺飢渴甚同行之僧飢甚

詣食肆乞食人或謂曰若能忍飢渴速還無苦或

餐飯此地之食必難出矣飢甚固求食鳥食畢相

與行十餘里路漸隘小得一穴而出餐物之僧

三化為石矣天台僧出山問其所管已在年平海

濱矣

錄異記卷之七

錄異記卷之八

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恭國公臣杜光庭墓

墓

陳州為太昊之墟東閩城內有伏羲女媧廟廟東南隅有八卦壇西南隅有海眼是古樹根穴直下以物投之不知深淺歲旱以金銀物投之可致雨亦是國家投奠之所穴側有龍堂焉東關外有伏羲墓以鐵錮之觸犯不得時人謂之翁婆墓陳州雖小寇賊攻之固不能克以其墓靈也  
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搏土為人民之所

首跡在焉又華陝界黃河中有小洲島古樹數根河水泛漲終不能沒云是女媧墓大曆年中連日風雨晦冥雷電不已晴霽之後忽失此墓不知所

在  
蔡州西北百里平輿縣界有仙女墓即董仲讎為母追葬衣冠之所傳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既長追思其母因築墓焉秦宗權時或云仲舒母是天女人間無墓恐是仲舒藏神符靈藥及陰陽秘訣於此宗權命裨將領卒百餘人往發掘之即時注雨六旬不止竟施不得是歲淮西妨農因致大飢

神異錄卷之八

漢長沙王吳芮塚在長沙縣東二里高二十七丈周

迴六百丈昔諸葛誕長丈吳綱時有人詣綱者云

君酷似吳芮綱驚問君何以知之客曰黃初三年

嘗至長沙見人發吳芮塚中多玉器為僮屍容貌

不異生時君酷似之綱曰是吾七世祖也君子時

見得玉復何在白苾置孫堅廟中

漢長沙定王墓及其母唐姬塚各高三丈周迴三

里墓高十八丈其間相去三丈

宣州當塗縣之東南有橫山焉山下有八墓形甚厲

大乳符中有盜發之得一穴續緝為純凡七十四

繞一人以觀之為黑蜂所螫蜂既甚多繞者驚懼

而去竟無所得相傳云是陶廣州墓莫知其名及

年代矣

洪州大廳前有宅苑樹數人合抱鳥不敢棲人犯之

者立有靈應相傳見之數百年矣大廳中非時不

敢視事因為常美李憲為太守既至命伐其樹吏

民事之咸以為不可靈竟伐去之既而群鴉數千

鳴噪不已憲疑其下有物命掘之而深數丈乃巨

墓也中有石誌識言數百字末云耶璞墓也後五

百歲開基賊李憲是也所識時未之事至今猶有知者即命修完其墓遷廳事以避之按東晉元帝元年時郭璞為王敦所殺事在金陵不知何因墓在豫章東晉元年丁丑至唐文宗敬宗中即五百歲矣

鍾傳初入洪州命修子城軍吏散掘墓甄以稱用工畢傳夢一人古服頎長貌如子孫來詣傳曰將軍何得暴我居屢令我不安速宜修之既覺歷問軍吏賓客莫能知者市老羅通入謁曰舊圖云城東南角三十一步有子羽先生墓相傳甚靈忠軍人

取甄有所觸犯傳使人視之果驗即命質砌修飾立亭子於其上以表古跡既畢後夢致謝傳以束帛賞羅通烏按滄臺威明仲尼弟子也字子羽居於武城貌惡而廉謹武城非豫章郡不知何因有墓於此

許靜墓在城都延秋門外直西七八里田中有巨墓云許將軍墓也耕牧之人牛豕之屬犯者必有禍焉近制置軍營也野外墟墓多不存者唯此歸然存焉人莫敢犯靜在前蜀官至大司徒

不詳

任守官

也作地

橫嶺則到有好事者尋訪山水登嶺行倦息于樹下有村叟亦歌焉共話山川形勝指顧之間見路側一墳老叟曰此墳若是丈夫則無可說若是女人則子當為三公好事者異其言訪于寺僧村民有知者曰此鄭注母墓也初元和中寺有女家人與樹氏石生通焉有一兒十餘歲時有客僧姓鄭遊止寺中病苦痢逾月寺僧常令此兒供給湯粥甚得氣力擬乞為童子將去可否諸僧曰其父石生存待為閻之石生許可固無所怯三綱問石生乃許焉僧將去因姓鄭氏僧以方書伎術教之

三綱作鄭復

又別遇方士願精游藝交謁王公因遂榮進大和中恩陞隆興除府都度使因坐事伏誅即鄭注也其母死後寺僧葬于嶺上則是老叟所指之墳也李道威通末為鳳翔府一舊因推發掘塚賊問其所發云教為盜三十年咸陽之北岐山之東陵域之外古塚皆開發矣又問其所得之物云常入一塚自掘道直下三十餘尺得一石門以物閉之門內箭出不已如是百餘發不復有箭矣遂以物撞開之一盜先入俄為輪劍所中倒死于地門內十餘木人周轉運劍其疾如風勢不可近盜以橫

木拒之機閤遂定盡拔去其刃亦不復能轉因至其中但見帳幄儼然獨得舒展迺于座上有漆燈甚明木偶人共姬妾皆偶去地丈餘有皮裘棺柩鐵索懸挂焉即以木撞之終動其棺即有砂流下如水邊巡不可止而掘四面奔馳出門砂深二尺餘良久視之砂滿塚內不可復入竟不知何人滿塚之墓矣

又一墓在咸陽原上既入得鏡兩面可照人鼻在側畔背面整潔如新磨畢以面照之如常無異以背照之形狀備足衣冠儼然而倒立也

安州東北七里有古墓高七八尺周迴數百步莫知名氏群盜發掘見以生鐵錮之入地丈餘莫見其底矣

城東二十餘里有大墓群賊發之數日乃開得金百餘枚各重百斤有石座維寶奇樣腰帶陳列甚多取其一帶隨手有水滂俄頃滿墓所開之處尋自閉遂以二師子獻太守試司空太守夜夢一人古服侍從極多來謁云南蠻武相公也為群盜壞我居處以太守宗姓之分願為修之盜當發狂勿加檢捕即命修之群盜三十餘人同時發狂相

次皆卒

軋寧三年丙戌蜀州刺史節度參謀司徒李公師泰第成都錦浦里北門之內西迴第一宅西與李冰祠相隣距宅之北地形漸高南走西南與祠相接於其堂北鑿地五六尺得巨塚焉孰覽甚固於孰外得金錢數十枚各重十七八錢徑寸七八分圓而無眼去綠二分有隱起規規內兩面各有著書二十一字其綠甚薄猶刃馬督後音馳其二以白司徒命使者入青城雲溪山居以示余云此錢得有石餘公以命復歷之仍不開發其塚但不

知誰氏之墓也度其地形當石笋之有步所即知石笋即此墓之關矣自此甚靈人不敢犯其後蜀王改置祠堂以龍神享之為立小屋龍堂即在墓之東矣李公不發古塚不貪金錢亦古賢之高瞻也美哉美哉

永平己亥歲有說開封人發曹王墓取其石人羊馬執石之屬見其棺宛然而隨手灰滅無復形骨但有金器數事棺前有罇銀盆廣三尺滿盆貯水中坐玉珮見高三尺水無減耗則泓即所云墓中貯玉則草木溫潤貯金多則草木焦枯曹王自貞

元之後歷二百歲矣盜水不咸玉之潤也

洪州豐城縣舊在灑江之南即雷煥得劍之所也自黃巢後所在干戈縣邑多為攪州所侵制置使唐寶遷邑于江北城于赤崗之上前臨陟崖以為險固發掘丘墓創屋宇居人市井數千家咸居其上甚多厲鬼形狀長大見者輒有所傷唐公在縣居人皆安或時往州使及暫有他適即鬼物恣橫不可禁止唐公復至晏然無苦其後唐典諸郡制置使查鄧代之理縣鬼物敬伏共唐無異鄧或暫出鬼即為害數年之後縣竟荒毀後遂為廢就中廨

署內廳事間尤難居止頃有隣郡避難戶人千百家寄止廨署中者死亡略盡暮夜之際鬼多見形為暴疑是積古丘墓中伏屍鬼耳終莫知其年代



錄異記卷之八終

丁丑七月既望以得別本舊錄後



書錄異後

右錄異記一集凡八卷十七類乃五代杜光庭所纂得於友人家假歸錄出仍抄本總計七十翻時

正德己卯三月望後一日吳門柳僉大中錄畢於桐涇別墅之清遠樓中其日細雨閉門弄筆強述一章以紀之  
鈔書與讀書日日愛樓居牕下滿池水萍間却餌魚時名隨巧拙天道已盈虛莫信村居好山居樂有餘

己卯首夏訪大中村居承做是錄錄畢用書尾原韻奉謝

生平酷好書僻性懽城居洗杓嘗鷓酒焚芸辟蠹魚借荷居函棗秘益我腹中虛好語田園筆

端陽後二日長洲守約道人俞行志

今日五月廿年但知有  
其是而不知其所以然  
乃其以諸其指二老  
風流之愛他日法者  
舊者而日見其多  
存一七原與於其時





# 括異志十卷

〔宋〕張師正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括異志十

卷》提要

白堤錢聽烈全陳思也年已七十矣猶講求古籍不輟口往年游金陵  
 為余購宋本顏氏家訓以歸頃往承中浮明刻黑口今書數百種內有  
 初本括異志一冊識是曹德圃藏書聽翁告余曰此冊頗舊故以示君  
 烏程劉疏而思詩之未許也然欲傳錄一本以廣流傳錄曰仍當歸君  
 耳余取對正德元年江表黃氏抄本間有異同未可定誰優劣當並錄  
 之奈聽翁欲取歸傳錄任其携去議價而未及予銀豈知不及一月  
 聽翁竟作古人余一聞信即從伊族姪探聽此書懼其家之拋擲  
 也九月十有四日余赴河庭鉅非石招觀劇探尋路出金閨過奉古  
 齋適聽翁子在問其書依然無恙急携以歸仍許於前索二  
 兩張以踐宿諾云尔

聽翁黃玉烈識



括異志目錄



卷第一

宋州狂僧

黑殺神降



樂學士

衡山僧

曹門謠

賈魏公

司馬待制

南岳真人

陳靖

大名監埽

來和天尊

後苑亭

會聖宮

醴泉觀

僕射廳

呂樞密

卷第二

盛樞密

劉密學

魏侍郎

張郎中

陳少卿

余尚書

劉待制

司馬少卿

韓侍中

楊狀元

郎侍郎

楊省副

梁學士

張職方

郭延卿

卷第三

馬少保

徐郎中

呂郎中

高唐巡檢

卷第四

陳省副

曹郎中

馬文思

潘郎中

劉太博

錢齋郎

王廷評

王待制

陸龍圖

陳太博

樂大卿

刁左藏

邢文濟

樊預

石比部

宋中舍

馬仲載

夏著作

楊郎中

莫秘丞

張太博

梁寺丞

楊從先

卷第五

李參政

南州士子

李比部

劉觀察宅

梅侍讀

李侍禁

胡殿丞

柴氏枯棗

韓宗緒

李氏婢

謝判官

僧緣新

卷第六

王少保

楊道人

靜長官

張翰

卷第七

張龍圖

曾屯田

畢道人

范參政

李芝

率子廉

許偏頭

孫副拒

郭上憲

段穀

方道士

麥道錄

張白

芙蓉館主

牛用之

芙蓉館主

牛用之

方道士

方道士

卷第九

毛郎中

張司封

羅著作

張尚書

胡郎中

卷第十

鄭前

崔禹臣

薛比部

陸長孺

姜定國

僧行悅

陳州女屬

張郎中

陳良弼

寇侍禁

傅文秀

康定民

鍾離發運

高閻

張酒酒

卷第八

明參政

祖龍圖

王慶

劉德妙

魏進士

孫錯

徐學士

尚寺丞

孫翰林

稅道士

德州民

楊貫

魚中丞

高舜臣

黃遵

寇萊公

蔡侍禁

李敏

董中正

白鬚翁

樂平滂

同州村民

韓元卿

遵道者

括異志目錄

拾異志卷第一

襄國

宋州狂僧



太祖任周日尚未領宋州節鉞時有狂僧携彈走荆棘中顧謂人曰此地當出天子又顯德末一人青巾白衫登中書政事堂吏批其頰曰汝是何人敢至此其人曰宋州官家遣我來擒見宰相范質質曰此病

心耳安足問遂叱去其後太祖果自歸德軍節度使受禪遂陞宋州為應天府後

號南郡一名南京

黑殺神降

開寶中有神降于鳳翔府俚民張守真家自稱玄天大聖玉帝輔臣其聲如雷應歷可辨遠近之民禱祠者旁午太祖祖至京師設醮于宮庭降語曰天上宮闕成玉

鎖開十月二十日陛下當歸天藝祖

懇祈曰死固不憚所恨者幽并未平乞追

三數年俟克復二州去亦未晚神曰晉王

有仁心愿數攸屬陛下在天亦自有位

時太宗晉王太祖命繫于左軍將無驗而

罪焉既而事符神告太宗踐度守真為

道士仍賜紫袍遂營廟於塾屋之太平鎮

神位次序殿廡規模一由神授仍尊黑殺

號為翊聖至仁宗朝追謚守真為傳真

大法師事見翊聖別傳

來和天尊

刑部尚書楊公端為員外郎時嘗夢人引

導云謁來和天尊及見天尊年甚少時穆

之姿若冰玉焉楊公伏謁天尊慰籍之甚

厚及覺莫諭其事後章聖皇帝育德儲闈

尹正神州楊公入幕始謁而歸語諸子弟

曰吾適謁皇太子乃吾頃夢來和天尊之儀  
狀也事在孺本傳

樂學士

樂學士史景德末為西都留臺御史嘗夢  
一人具冠服稱帝命來召共行十餘里俄  
見宮闕壯麗非人世因問使者云此帝所也  
既陞見帝謂曰而主求嗣吾為釋之汝姑  
俟此少選導一人至氣色和粹似醴酣狀

帝謂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辭即頓首祈免  
者再三帝曰往哉惟汝宜遂唯而去旁拱  
立者謂史曰此南岳赤脚李仙人也常酣  
於酒帝亟呼史至前曰適見者主之嗣也  
寤而識之既而密以聞具述所夢曰宮中  
不久有甲觀之慶明年 神文誕聖安返  
慶士劉易嘗記斯事

司馬待制

故天章閣待制司馬公池乾興中以職官  
知光山縣秩滿考績於吏部時 章聖臨  
御一夕夢引對於便殿仰視黼座狀甚幼  
冲即覺竊語交親以為改官之期方遠銓  
司既質成課將取 旨會 真宗不豫  
神文以皇太子監國引見資善堂仰視  
睿姿一如所夢 事見龐相國所撰  
司馬公神道碑

後苑亭

嘉祐末 仁宗於後苑建一亭題其榜曰  
迎英宗廟諱亭未竟 神文弃天下 英宗嗣  
位則亭之名豈徒然哉昔漢昭帝時上林  
柳葉蟲蠹成字曰公孫病已立霍光既廢  
昌邑立戾太子之孫是為宣帝竇名病已  
唐宣宗晚年長安小兒疊布蘸水向日挾  
之謂之拔量懿宗果自郾王嗣立以今方  
古事實符契古語 有云乾鵲噪而行人至

火花笑而得酒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况王者之興豈無開先之兆也哉

衡山僧

嘉祐八年三月衡山縣僧某來湘潭幹事既畢歸衡山至中途宿逆旅忽夢行道中車騎弋甲旌麾衛從去地丈餘蹠空北去僧伏道左少時既過復前又逢數騎叱之曰安得犯蹠僧自疏得免因問何官也曰

新天子即位南岳神往受職耳僧既覺明日至衡山白所夢於邑令令誠僧曰秘之勿妄言數日聞仁宗遺詔至考其所夢之夕正月二十九日也金匱云武王勝殷紂大雪平地盈尺旦日有車馬詣軍門行無轍迹太公曰此四海之神洎河伯來受職也因祀之約束而去與此正類

南嶽真人

李供奉時亮云

龐相國籍既致政居于京師嘉祐八年春三月公被疾至下旬病革一旦奄然家人聚哭數刻復甦翌日命紙筆屏左右書畢密封俾其子奏家人咸謂久病恍惚書字不謹遂寢不以聞公既薨發視之云初死有人引導令朝玉皇入一大殿庭排班廳處下列拜訖有一人傳玉皇詔云龐某令且歸俟與南岳真人偕來既出殿門

又有人前導云當見南岳真人復至一殿庭列班龐居上列卷簾畢既拜熟視乃仁宗皇帝也時神文久不豫龐既復蘇覺躰候小康又聞聖躬亦復常勝乃竊喜故欲上聞三月二十七日龐薨越一日仁廟上仙

會聖宮

進士時濟得之于典教院主僧惠節

會聖宮在洛都東八十里望仙橋 祖宗

之神御在焉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晝  
漏盡宮側之人見王者羽衛陳布道中最  
後三人衣赭黃袍張黃蓋乘馬相次至宮  
前乃不見明日宮門大敞諸殿門鎖不鑰  
而啓主事者大駭少時聞 仁廟上僊

曹門詮

天聖末洎明道中京師市井坊巷之人凡  
物之美嘉者即曰曹門好物之高大者即

曰曹門高者壯童稚無不道者景祐初  
神文詔冊曹王女孫為 皇后曹王為國  
功臣之冠雖圭爵蟬聯者三世洎作配  
宸極居外戚之尊可謂高且好矣主輔  
藝祖定天下降蜀平吳抗醜虜破彊敵將  
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宜乎後裔之興  
也唐郭尚父功蓋天下位極人臣侈窮人  
欲壽登耆艾人謂報施之道猶或歎然至

暖女為憲宗元妃歷七朝五居母后之尊  
人君行子孫之禮唐史臣謂子儀社稷之  
功未泯復鍾慶於懿安焉以曹氏之餘烈  
迨之矣

陳靖

陳靖字唐臣鉅野人少個儻有氣節通詩  
易嘗從范諷石延年劉潛遊景祐五年以  
進士特奏名得三禮出身荐為邑佐皆有

能聲稍遷孝感令以公事忤郡太守輒歎  
所事而去即日僦舟東下隱於葉山未幾  
詔下以太子中舍致任值歲荒徙家京師  
賣藥自給朝之公卿多故人踵門者輒避  
去或遺金帛即散道上丐者未嘗有所畜  
與其妻孔氏皆學辟穀往往經歲不食嘉  
祐四年思武陵山水之嘉畫室住彼王介  
甫高其行以詩送之有知君欲上武陵溪



水自東流人自西之句既至武陵結廬于  
高梧市者數月喪其妻自是不接人事杜  
門稱疾惟焚香誦易而已六年七月十七  
日亭午遽命其子庠具紙札作書遺張郎  
中顯曰送日上帝以靖平生無諂佞主判  
地下平直司候天符下即之任矣張時職  
江東漕運得書以靖為病心者不復報是  
日又躬為一書封緘甚密戒其子曰張公

歸鄉以此書授之不可示他人及私發違  
吾言汝為不孝其子謹箴之自是多為歌  
詩皆有脫去世俗之意七年十一月十二  
日平旦謂其子曰吾數盡矣後事一託張  
秘丞主之言訖而終時張秘丞頓將赴官  
益陽前一日與靖別翌日得其訃亟為辦  
喪事葬于耆闍山之側治平元年七月張  
仲享自江東還其子庠捧父書號泣來獻

封緘如初發之其始末皆叙訣之詞中乃  
云平直司必然先為議定 皇嗣事勿怪  
草草明年秋 英宗由太宗正為皇子而  
靖於六年七月為此書已有選定之語由  
是知帝王之興皆受命於天默有符契非  
偶然矣此皆畧取張仲舉學士所撰陳靖  
傳云

### 醴泉觀

祥符中京師東南隅醴泉湧龜蛇見其側  
飲之者疾瘳即其地營祥源觀其後災再  
加繕構改號醴泉觀熙寧八年又易傾朽  
荐加聖飾功畢落成命教坊伶人奏樂於  
庭是日真武影現於殿脊火珠中其部從  
神官旂纛之類望之悉具京師奔走觀瞻  
者數千萬人 見陳廣部拜云

### 賈魏公

賈魏公昌朝先編名德嘗為棣州推官公  
方在孕一夕夢緋衣冠者之人自空而下  
以巨箱捧貂蟬冠以獻俄而公生始數歲  
先令公為瀛幕公時在膝下契丹數十萬  
攻圍逾月城甚危守陴者聞空中神告曰  
城有中朝輔相勿憂賊也數日虜遁去城  
卒無患公自宰相出鎮擁節鉞者二十年  
官至燕侍中若然則貴賤之分淹速之數

固由默定世之汲汲於進者無所不至豈  
昧於居易之理乎

大名監埽

河自大坯而下多泛濫之患岸有缺圯則  
以薪藁窒塞補薄增卑謂之埽岸每一二  
十里則命使臣巡視凡一埽岸必有薪茭  
竹捷楮木之類數十百萬以備決溢使臣  
始受命皆軍令約束熙寧九年大名府元

城縣一監埽使臣所主埽岸有大龜屢來  
嚙岸之薪藁似將穴焉遂發弩射之中首  
而死是夜夢一綠衣劍首謂監埽曰汝殺  
我我已訴於官矣又月餘監埽病疽死見  
二使者執之而去曰汝嘗殺人監埽竊思  
之此必殺龜事也行僅百里入一城使者  
曰吾有事當先白所由司汝姑止此無他  
適二使既去仰視高閣金碧相照有二神

人守閣如道士觀所謂龍虎君者以姓名  
白之乃引入仰視其閣有榜題曰朝元龜之  
閣下見韓侍中 憑几而坐侍者數十  
人若神仙儀衛乃再拜訖韓問來狀遂白  
殺龜事因曰隄岸有決當受軍令之責非  
徒殺也韓曰汝亦何罪倘見陰官但乞檢  
上清格即出門見二使者至遂引到一官  
府庭下果詰以殺龜事對曰某主埽岸河

流奔猛漲溢不常苟有决漏則當誅龜敗  
吾防不可不殺乞檢上清格陰官取格視  
訖謂曰上清格云无益于世有害于人殺  
而不償罪固難加陰官命前使者引出行  
十餘里若墮管井遂寤聞之於劉大

僕射廳

陳英公執中初以左正言謫為中允監永  
州酒稅郡守常以諫官待之間日具肴膳

就其所治以延款之英公即座周視居宇  
忽於檮杌間注目久之顧侍吏曰見一  
牌否左右對以無覩而郡守以下皆曰未  
嘗有牌陣笑而雜以他語及婦家人怪而  
詢之公曰宛見一金字牌書僕射廳字公  
由是益自負既而兩正召府竟踐此位雖  
以司徒致政然在位之時官為端揆進士魏  
公為舅祖得泰呼美  
聞其事云

呂樞密

呂樞密公以丞相申公之次子始秦國妊  
娠而有疾將去之命醫工陳遜煮藥時方  
初夜逮藥將熟已二鼓坐而假寐忽然鼻  
覆取諸藥品差剉未再煮之俄鼓不  
覺再覆既而又煮而加大焉因甚就榻夢  
一神人披黃金甲持劍叱陳曰在胞者本  
朝宰相也汝何等人敢以毒藥加害陳恐

慄而寤遂以所夢洎覆鼎事白于秦國曰  
在孕者貴人也雖疾當無所損其後生寶  
臣熙寧中自樞密使出鎮而薨焉此事聞

云判

括異志卷第一

括異志卷第二

盛樞密

樞密使文肅盛公度修起居注日嘗感疾而死肢躄猶温故家人未敢殮越宿乃蘇云始為人追攝若行田塹間氣候昏塞如欲兩狀良久入一府見主者被古諸候服起而接公且諭以同姓名而悞追亟命公還既而復行田間遠望有數人皆若舊識

及追視之乃故相沈公義倫也喜揖盛曰審知學士得還為我語家人頗為汗脚襪所若草草別去盛神還疾亦漸愈遂以冥中所囑語沈孤法而不悟汗脚襪之說及服除撤相公靈榻而神座之橫枕有敗襪焉究其所自則守靈老卒之物偶置於此且起忘之謂已亡失故不復索

秦倅日親承文肅公

余尚書

余尚書靖韶州曲江人天聖元年第進士又中拔萃始自曲江將求薦于天府與一同郡進士劉某偕行劉已四預計偕行至州頭驛有祠頗靈余謂劉曰與足下萬里圖身計盍乞靈焉遂率劉以楮鏹香酒禱祠下乞夢中示以休咎是夕余夢神召而告公曰祿甚厚貯於數廩官至尚書死於秦亭劉某窮薄止有祿六斗耳公謝而

退遂寤其後出入清華聲望赫然中羅廢黜者累歲其後竟至工部尚書常語交親曰閔中任使決不敢去既罷廣州至烏江得疾遂入金陵就醫艤舟秦淮扶病登亭視其榜曰秦淮亭公見之不憚數日而薨劉某者以累舉不第就南遷遂攝一尉纔逾旬而卒

李供倫時亮云

郎侍郎

郎侍郎簡致政之年將赴關更圖一然  
後懸車途次奔牛宿于堰下時盛暑月色  
澄亮命從者將寢關船窓默坐乙夜聞岸  
側有人語云吾兒明日過此幸若曹悉力  
或船渠齒幼恐致驚怖即大訝登岸四顧  
人皆酣寢唯群牛卧飼于岸下翌日即駐  
舟以伺俄有緇監簿者年甫弱冠由途于  
此船既及堰群牛不待呵搖旋轉如風頃

刻而過堰郎太息曰吾平生歷官治民自  
謂無冤抑安能垂老更僂俛於王事乎即  
抗章告老南歸餘抗牛之子不傳名氏者  
即為之諱也陳節推之方筆以相示

### 劉密學

天禧中劉密學師道守潭州有衡山民之  
長沙市易者冒夜而行道中見旌旗儀衛  
呵導甚厲民相與拱立道左因詢前驅者

曰何処天官曰潭州劉密學授南岳北門  
侍郎明日礼上是夜復有内臣江供奉者  
來岳廟燒香宿廟下夢供帳紛紜言新官  
礼上洵見乃劉密學也又馬尚書亮時尹  
南京午已之間有一道士至客次展謂謂  
曰侍郎已下廳不敢通刺道士曰無他事  
欲投潭州劉密學書耳典謂曰既與相見  
何不早來又曰為今日南岳北門侍郎上  
事畢方來以故後時言訖失道士所在晚  
衙馬視事典謂以告馬大驚以為不祥數  
日凶訃至者道士求見之辰劉捐館之日  
也先是劉在長沙一日稱受劉子赴關即  
具舟艦立俾徒行李族屬于舟車又曰吾  
未交符印今日且宿寺居明一沐浴訖穿  
衣坐正寢儼然而逝今衡潭之人嚴奉之  
礼與岳神等或聞祖舍人士衡有傳訃者

錄馬運判職辛都  
官子言之既耳

劉待制

待制劉公混彭城人清修檢重時所推與  
自金陵尹移守高密時已抱疾乘船沿淮  
至水車驛舍遂卒先是驛居人見駝羣羊  
及負荷酒食橫陳之其入驛者視之則無  
人如此累日劉既卒始悟鬼神之來近水  
車溝在海密州界得之周都官之絕言

楊省副

楊省副日華自言應舉日與數同年稅宅  
於飲馬巷居數月無他異一日探榜場時  
春季頗暄相與解帶席地而坐俄覺身之  
敬倒者再三以謂地動問諸僕隸則不知  
楊取剔耳篋畫甕罇中冒出淺紅線長數  
寸以手牽之有縑衣如線色隨牽而長約  
尺餘懼而捨之其下若有人引之者徐徐

盡入坐者大駭莫敢發視即時遷於旅邸  
予任渭州推官日  
魏承楊公之說

魏侍郎

刑部侍郎魏公瓚初以金部員外郎知洪  
州罷官舟經大孤山方乘順風揚舠甚駛  
一婢使滌器而墜水援之不及舟速浪沸  
頃刻已十餘里公惋歎良久一女奴忽沉  
冥狂語趨前而舉止語音皆所溺也婢泣

且言曰某不幸而溺於水實命之盡是無  
所恨然服勤左右久矣一旦不以理而終  
夫豈不大戚耶倘歲時月朔賜草具饌化  
楮錢于戶外使某得以飲領雖泉下亦不  
忘報公與夫人聞之惻然悉允其求語次  
一漁艇載所溺婢擢及公舟告曰溺婢為  
浪湧而出獲援之以送婢固醒然未嘗死  
而女奴亦不復降語

得之都官印  
中任粹云

司馬少卿

太常少卿司馬公里自言未冠時侍仲父待制光山縣門下客張某者亦年少全舍肄業常苦資用不足張忽嘆曰願得乾汞法以快吾欲旁有黥卒執汛掃之役者笑曰秀才年少安知世間有此事耶張曰神仙之術不可妄求豈不知之乎卒曰某嘗得此術願試之張大喜脫衣質錢市汞及

炭極夜以水銀乙兩內鼎中出小瓢取藥一粒如芥子投之又以小瓦覆鼎口泥封甚密熾炭圍之急扇良久鼎中如風聲傾之成白金矣翌日召金工視之曰此汞銀也比聞黥卒得此術間或鬻之豈非此人所為乎張亦秘而不言張謂司馬曰斯人而有斯術也圖之固易然緩而取之善也自此屢以美言撫存之一日請浣衣於江濱

去遂不復返竟不知所適

梁學士

梁狀元固博達俊偉人也未有室職于史館數年而卒未克歛憑侍姬玉兒者降靈語云吾今弃世纔信宿家事不治乃尔又召子弟戒勅曰吾家素貧尚有鈇器數十事燕朝廷必有賄賜足辦喪事不得倚四郎中其叔也但託祖舍人可也家人問曰學士

今居何所云見作陰山諫議寄任不輕又索楮筆作啓令子弟作某書還某家於某家取所借某書還者收取者得復索茶飲一盃已手自封記真梁之跡也須臾遂去姬如醉醒詰之殊不自知進士梁正卿云

張郎中

張郎中景晟洛陽人也去華侍郎之孫登進士第始逾強仕為屯田郎中熙寧四年

奉朝請於京師忽瘍生于手痛不可忍時  
有御醫仇鼎者專治創痛呼視之遂取少  
藥傳其上既而苦楚尤甚仇雖復治以善  
藥而痛不能已數日而卒沉困之際但云  
仇鼎殺我必訴于陰府不汝置也月餘仇  
坐藥肆中見二人一衣緋一衣綠入鼎家  
手持符檄謂鼎曰張郎中有狀相訟可往  
對事仇曰張郎中病疽而死何預我事緋

衣曰奉命相逮不知其他仇知不免哀求  
延數日之命二人相顧曰延三日可矣緋  
衣曰雖然當記之而去遂出一印印其膝  
下遂不見所印之處即腫潰創中所出如  
膏油痛若火灼後三日而死始仇之知張  
蒙實良厚欲先以毒藥潰其瘡然後加良  
藥愈之以邀重賂不救之鬼來獨鼎見之左  
右但見紛紜號訴而已噫庸醫之視疾多

以藥逐其病使困而後治欲取厚謝因而  
致斃者衆矣倘盡若張君之顯報則小人  
之心庶幾乎革矣

韓侍中

侍中韓公雅珪知秦州日臥疾數日冥冥  
無所知倏然而甦語左右曰適夢以手捧  
天者再不覺驚寤其後援英宗於藩邸  
翼神宗於春宮捧天之祥已兆於慶曆

中國知賢臣之勲業非偶然而致也  
太常博士姚復云

張職方

張職方太寧宿州人家富於財登進士第  
性惡鴟每至官下必令左右挾彈逐之熙  
寧六年丁內艱權居於符離之佛寺嘗有  
鴟巢于殿之魚尾育二雛羽翼漸成飛習  
於外鳴嘯不已張親彈之中丸而斃既而



二大鷓盤空鳴聲甚悲翌日張步庭中二鷓下搏其中方驚駭一鷓復來攫傷其翼其創亦不甚旬餘潰決腐及喉遂死嗟乎哀子之死仁也報子之仇義也孰謂禽獸無仁義之心乎父子之道天性也處萬物之靈親愛之心宜其甚焉熙寧甲寅乙卯歲天下蝗旱至父子相啖者真禽獸之不若也悲夫

### 陳少卿

太常少卿陳公希亮 曩歲刺宿州廳事後門常局鑰相傳云開則有怪物見陳副方明決不之信遽命啓之果有群妖晝夜隱見于房闔間陳亦不甚懼一日偶至土地堂見土偶數十疑其為妖命碎之投諸汴水妖遂絕蓋每歲立春出土牛牛既為衆所分裂衙卒乃取策牛人置于土地之祠

張供條宗義言

### 楊狀元

前進士黃通與狀元楊公實相善嘗夢揚投刺自稱龍首山人慶曆初既登第丁內艱未終喪而卒其後好事者解之曰龍首謂狀元登第也山人無祿之稱也實字審賢

### 郭迥卿

郭迥卿洛陽人少以文行稱於鄉里呂公

蒙正張公齊賢

未第時皆以師友事之太

平興國中陳搏自華州被召搏素以知人名天下及道西洛三人者皆進謁搏倒屣迎之目呂曰先輩當狀元及第位至宰相張先輩科名雖在行間而福祿延承又過於呂然殊不言延卿於是二人相與言曰郭君文行鄉里所推幸與一日搏曰固知之然亦甚好遂草草別去搏送之門顧張

呂曰二君今晚更過訪及期往搏曰二君  
前程某固已言然所惜廷卿祿薄俟呂君  
作相始合得一命張君作相當得職官耳  
既果狀元及第迨為相薦巡卿得試校書  
郎及張作相益念郭之潦倒一夕語其子  
宗誨曰為我作奏劄子薦郭巡卿京官及  
翌日造朝遽索奏劄宗誨草奏誤書京字  
為職字及畫降制乃職官也竟如搏言進

士魏泰聞之陸經修撰云其始末甚詳

括異志卷第二

括異志卷第三

馬少保

太子少保馬公亮自言少隸業于廬州城  
外佛寺一夕臨窓燭下閱書有大手如扇  
自窓伸於公前若有所索公不為視閱書  
如故如是比夜而至公因語於人有道士  
云素聞鬼畏雄黃可試以辟之公乃研雄  
黃漬水密置案上是夕六手又至公遽以

筆濡雄黃大書一草字音畢聞窓外大呼  
曰速為我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雅不為  
聽停燭而寢有頃怒甚而索滌愈急公不  
應逮曉更哀鳴而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  
我且不為他怪偶以相戲而犯公何忍遽  
致我于極地耶我固得罪而幽冥之狀由  
公以彰暴于世亦非公之利也公獨不見  
溫嶠然犀照牛渚之事乎公大悟即以水

滌去草字且戒他日勿復擾人怪遜謝而去進士魏恭言馬公嘗說於其祖云

潘郎中

潘郎中繼宗清河人以明發第有吏才天聖中自國子博士通判乾字軍其母亡已十餘年一日於堂前呼家人令召其子見母容狀衣服宛如平昔潘再拜號泣母急止之曰可於堂西偏隔以高幕前下一簾

中安二榻吾將與伴我者二婦人息焉既而又語云吾死亦無大過陰官但置我一室中不令他適汝既升朝官封我為縣太君陰官乃縱我出入汝前歲知道導江縣我嘗至彼相視以水晶柱芥倒植扉後吾亦未有生期恐久溷汝聊以為識也今我往生莫州地門內街西磨坊某人媳婦處為女因得來此家人日夕具飲食惟聞匙筋

聲視之如故留月餘告去舉家送之郊外空中有哭泣聲久而不聞潘既受代道出信都詢之皆如所說潘後常以緡帛遺其家潘之子士龍今為正郎胡訥嘗著孝行錄亦記潘夫人之事

樂大卿

光祿卿樂公滋性沉厚少年修學時嘗就祖母寢榻前燈下看書一夕二鼓後燈禁

動搖如人携持周行室中復止故處樂亦不懼明日言于門下客客不之信是夜取警置學舍中明燈而坐纔二鼓復行如初客大呼而走不止遂命斧碎亦無他異

徐郎中

徐郎中萊州人忘其名弱冠侍父假守嶺外乾興中仁宗登極却賀禮赴關至武陵一驛將舍正寢驛卒言其中有物怪往來

無敢居者願易他次雖不以為然亦出寢  
于廳之屏後夜將半夢有神人狀甚偉手  
携竹籃其中皆人鼻也叱汝何等敢輒  
居此以妨吾路徐恐懼謝神乃端視之  
曰形相非薄但其鼻曲而小吾與若易之  
遂於籃中擇一鼻先刺徐鼻擲去以所擇  
鼻安之仍以手指周回四際夢中亦覺痛  
楚神笑曰好一正即鼻也徐之鼻素不隆

正自夢易之後自然端直歷官駕部郎中  
致仕隨其子秘書丞初在維揚簽判 治  
平四年物故

### 劉太博

興州依山為守居層疊而上正寢尤高復  
樓構于上俯視儀門如指掌寶元中太常  
博士劉公中造假守是郡一日與家人登  
樓見白衣者入客次若舉人狀劉遽曰有

客至吾將延之遂下樓升廳果有舉人投  
刺劉接之坐移刻各不語告去遂循東廡  
而下左右告曰當自西廡舉人不荅直趨  
東廡井次投身而入劉大駭遽索井中無  
所得而亦不能究舉人者以何而來月餘  
劉卒 前進士程覺言之

### 刁左藏

刁左藏 刁嘗提舉大名府左廂馬監在

職歲餘卒其家充寓於大名朝城縣熙寧  
二年秋刁捐館半歲次子總忽見父坐於  
城門之側行李從者無異平昔惟從人悉  
衣白方驚懼其父以手招之即詣前拜且  
哭刁遽止之總問曰大人今生何事刁曰  
吾嘗事范希文渠令主陰府俾我提舉行  
疫者今欲往許州以南巡按道出此故暫  
來視汝因曰汝毋明年八月當死但預為

備勿告之恐渠憂挽孫某來年五月亦當卒此皆冥籍先定汝宜自寬孫乃總之愛子也又曰市中仇某不半歲必刑死因懷中取鴉青紙一幅有金書七十餘字授總曰善保持勿失墜遂上馬河道出南門而去閭巷悉見之行數里逢市人張五者避立路左刁謂之曰我欲情君可乎張曰諾乃謂曰若暫到我家語若兒後月南市當

突且慎之我已留從者五人防視必免焚如張亦不知其死也遂詣刁宅欲達其語聞宅中大哭少選總出詢之方知刁久已弃世其妻泊孫如期而死市中官吏知有火災日夕戒居人儲水謹火禁月餘火自空屋發與刁居密通四鄰悉焚惟刁宅獨完仇某者聞當刑死杜門不出一日與客奕碁于所居之門下有誦佛書而丐者仇

屢謝之不去語頗不遜仇忘刀之言殿之即死竟斃於枯木金書人皆不識其字書亦止事聞之借職刀縛言

呂郎中

呂郎中元規治平初為廣濟東路提點刑獄公宇在韶州宅堂之後有園亭亭下植荔枝數株夏五月實蓋丹翌日將召賓僚開尊以賞之其亭墓則高鑰人迹所不至

詰巨啓戶無一實在枝但見殼核盈地於板壁題詩一絕云我嘗今日會家親手把洪鐘飲數巡滿地狼籍不知曉荔枝還是

錢齋郎

治平中有錢齋郎者調於吏部挈其妻居京師一日其妻披夫衣語皆男子也狀如病心召符禁者視之術皆不効聞

孔監丞者有道術能已人疾苦遂詣其居告以妻之所為孔許至其居翌日乃來與錢偶坐其妻冠幘束帶往來於左右詈曰汝是何人預我家事久之孔都不與語俄而獨曰莫須著去否孔因謂曰汝本何人執憑人之室家可乎乃曰我常被一命而死亦曾舉進士頗探釋老書昨到京師無處寓止暫憑附于此人孔曰既若曾涉獵三

教是識理之人也汝在世仕宦之日汝之室肯令他人憑之乎鬼默然又謂曰汝既言曾探釋老有亦許大虛空何所不容而言無寓止之所言訖錢妻愕然而倒半日乃寤詢其前事皆不知也 得之張維珪言

### 邢文濟

華陰縣雲臺觀道士邢文濟嘗掌華陰道司事故得紫其服號虛窳大師既免道職

專主金天南祠鄉人歲時獻施金帛甚夥邢悉哀為私藏間充酒色之費有巡檢某人者知其事密令人喻旨邢屢以所得賂之一夕邢夢人攝至金天殿下見巡檢亦在庭中有若胥吏者詰二人以盜用神物皆服罪各鞭背十二道歸邢既寤覺背間楚痛遂詣巡檢詰之其妻驚曰我妻亦然月餘邢病背創死巡檢者亦患疽相繼

而殛得之董職方總臣錄示

### 蒿店巡檢

渭州蒿店有巡檢廨守率余班行領卒數百戍焉慶曆中羌人寇巡檢張殿直者應援于外其家悉為蕃賊所俘虜既入賊境骨肉皆為賞口其妻分肆一菴箇俾主汝煬之役每荷汲器至水次必南望大慟而後歸其家一犬亦攘掠而得者常隨妻

出入屢銜其衣，啣而吠，搖尾前行十數步，回顧又鳴如此者。半歲，妻因泣謂犬曰：汝能導我歸漢耶？犬即躍，鳴妻乃計曰：住此而生，不若逃而死。萬一或得達漢，計遂決。缺夜，隨犬南馳。天將曉，必擇草木岑鬱之處，令妻跣伏，犬即登高阜，顧望。意若探候者。時捕雉免，銜至妻前，得以充飢。凡旬日，達漢境。巡邏者以聞，訪其夫尚在，乃

好合如故。自此朝暮所食，以分三器，一以飼犬，斯事畜人具知之。

評曰：犬六畜也，惟養是戀，既陷夷狄之域，尚由思漢，又能導其虜之婦間關而歸，可謂獸貌而人心也。有被衣冠而叛父母之國者，斯犬之罪人也。

王廷評

王廷評 俊民 萊州人 嘉祐六年進士 狀頭

登第釋褐，尉廷評。登書徐州節度判官。明年充南京考試官，未試間忽謂監試官曰：門外舉人喧噪，詎我何為不約束？令人視之，無有也。如是者三四時，又曰：有人持檄，速我色若恐懼，乃取案一小刀自刺左右，救之，不甚傷，即歸本任醫治，踰旬方愈。但精神恍惚如失心者。家人聞嵩山道士梁崇朴善制鬼，迎至，乃符召為厲者，夢下

女子至，自言為玉所害，已訴于天，俾我取償。候與釐判同去，尔道士知術無所施，遂去。旬餘，王果卒。或聞王未第時家有井竈，婢養炭不順，使令積怒，乘間排墜井中。又云：王向在鄉間，與一娼妓切密私約，俟登第娶馬，既登第為狀元，遂就媾他族妓，聞之忿恚，自投故為女厲，所困夫，閔而終。

樊預

樊預眉州人登進士第為杭州觀察推官  
素有異相曾有四乳一日忽題於廨之堂  
扉云三聲鼓角雲中見一簇樓臺海上高  
人莫喻其旨後數日若有牙兵數百人來  
云吳山大王遣以奉迎預急延數日處置  
家事還者乃去亟召同僚具以事告且詐  
鄉星途速翔津遣擊深之意同官見其無  
疾而遽有是語以為病狂或說其事之委

曲終不答又信宿乃卒卒時正嚴鼓時也  
吳山即子胥之祠據州中之高阜有樓臺  
亭宇之勝鼓角樓臺之句乃自識也後州  
民間甲馬巡徼之聲或見於總督之者州  
人遂塑其像於神側自是不復見其子視  
安親說

括異志卷第三

括異志卷第四

陳省副

慶曆初陳吏部<sub>自</sub>自三司副使謫守鍾離  
郡比曹員外錢愚時為通倖錢善數術一  
日俾其邑封具酒餼悉召陳宅之長幼會  
于倅居明日錢詣陳謝曰昨日以菲薄奉  
邀貴眷者耶示區區之意以託後事尔陳  
大驚曰足下四躰甚安此言何謂也錢曰

明年正月某日某當死乞護送諸孤歸京  
師故樓則幸甚陳知錢善數術亦不以為  
然愚嘗謂其妻子曰陳亦行屍耳過明年  
後之舊官則不可矣明年十月如期而卒  
月餘陳徙廬州未半歲復召為三司副使  
數月病背疽而死越三日陳有少女奴年  
十二三忽據榻附而降語曰吾昨日已見  
王將設酒我辭以劍痛而止門外從者五



十人悉戴漆皮并衣皂緣緋寬衫烏犢靴  
亦無異人世不復號慕以自苦也又數日  
復降語命設榻如賓主位曰此前濠州同  
官錢比部也吾今得知益州復與比部同  
官前日已嘗宴會相得之樂不異平昔可  
令院子傳語錢家縣君言比部教善視十  
一即十一一即比部之切今再與陳吏部同  
事甚樂勿思念悲慟也先是一日錢之幼

女方十歲睡中哀號呼之良久乃寤曰我  
見比部與陳吏部在一高堂上宴會尊俎  
亦幕無不華麗左右侍衛甚盛因念父已  
去世不覺啼泣被呼方省陳宅女奴降  
語相符昔之小說載幽冥事者多云人間  
郡縣陰府悉同若陳吏部之為益州豈其  
然乎比部之子聞今為供備庫副使之  
甚詳

王待制

天章閣待制平晉王公質之謫守海陵也  
郡之監兵治宇之西偏有射堂堂之前藝  
蔬為圃一日晨興治圃卒起灌畦見一老  
媪立射堂中氣兒甚暇卒為訊之媪曰我  
乃監兵之母也汝亟白我在此卒曰監軍  
不聞有母媪何妄也媪曰第告無多詰卒  
入白監軍遽出視之資狀音息真母也而

語言哀惻監軍哀慟家人已下皆往拜侍  
母急曰以暮暮射堂之軒使不外臨既而  
詢其所取從來母曰冥中有一事應未受  
生與見伏牢者皆給緞五疋我獨汝念是  
以來耳監軍遽謁告且白平晉公平晉公  
朝服往拜而以常所疑鬼神事質之皆不  
對曰幽冥事泄其罰甚重无以應公命平  
晉又問世傳有閻羅王者果有否否則復

誰尸之日固有然為之者亦近世之大臣也請其名氏則曰不敢宣於口公乃徧索家藏自建隆以來宰輔画像以示之其間獨指寇萊公曰斯人是也復問冥間所尚与所惡事答曰人有惡哉言物命者冥間崇之而陰謀殺人其責最重如是留五日遂去或云平晋由此不復肉食平晋嘗為之記其子復以示魏泰云

石比部

比部員外郎石公弁言皇祐中始得大理寺丞監并州之徐溝鎮歲餘夢一鬼來朱髮青膚自中窗下瞰幸臂一女子髮自地而出謂之曰送汝往李專知家作女石驚覺心悸遂不寐逮曉時有酒稅場官姓李者在因問尔昨夕有何事李曰四更初息婦生一女子石歎異久之其後嬰兒有

疾召一老姥視之姥本太原人隨夫寓此僅四十年凡官于此者无不出入其家此解字亦曩日都監之官舍徐溝舊差班行監當今差京官本中窗之下者嘗有排李殿直監臨日鞭一女使不勝楚痛投井而死遂廢不汲仍遭大水湮焉石愈驚駭方省前夢之驗也

曹郎中

曹金部元舉治平中嘗為福建路轉運使

解字中有池亭曹朝夕止於是家人怪其肌腠日瘠精神恍惚訊之即曰常有李家娘子甚美与二婢子來侍我咸謂物怪所惑召醫平視之悉無効乃泅池求之得三鱧一六二小曹遽呼曰勿害李家娘子遂鬻而焚之曹亦謝病歸維揚歲餘卒

陸龍圖

龍圖陸公說尹成都日府宅堂前東南隅

有大批杞一株其下夜則如數女子聚泣者燭之則無所見厥後半歲陸卒于位熙寧五年六月成都關關間遇夜邏卒聞哭聲响然凡數十處就視之則无有至七年八年大旱餓殍盈路繼之以疾疫死者十六七泊至秋麥則无人收刈至於綾羅紗錦綵牋諸物鬻者亦少且乎魄兆之先見也  
丁都官錄日觀

宋中舍

太子中舍宋傳慶諫議大夫太初之子自言其父性嗜鬻嘗一日得數鬻付廚婢權之其一甚大婢不忍殺放之溝中逾年婢病疫疾苦心煩熱始將卒家人昇鼓外舍婢臥以俟終三日視之則自戶闢至婢曾脇間皆青泥塗漬婢亦稍聞詢之則云不究其泥之末伴煩熱差減耳家人伺之速

夜見一大鬻自溝中被體以泥直登婢曾塗之婢逾旬遂愈詢其致鬻之由婢乃述其本末天聖中傳慶為遂寧通守与先君言如此

馬文思

文思副使馬公仲方尚書亮之姪也遇罷官多寓家高郵軍細君之妹亦居是邑嘗以此十饋於公未幾生一羔妹飼數月闌

居患無人收放乃鬻于屠肆翌日臨格將烹之出刀于側且煖水以備燖濯將割而亡其刀良久見其鞞于溝中取而洗拭置于床旋又失之乃羊所生羔銜而投諸溝又以足踐踣使弗見屠者視之大感傷後以羊歸馬氏自此不復屠羊公亦以羊施佛寺公嘗守全州嘗自書斯事于闕禮堂之壁

陳太博

太常博士陳公舜命在任明州觀察推官有二子一男一女皆六七歲一日嬉戲於外逮歸則男子面有黑規其左頰女子朱規其右頰家人怪問其所規之自則云不知家人但謂小兒戲而為之命淋去翌日復然如是幾月餘日一如是而無他怪陳慮為怪之漸也白轉運使取落他局遂訟牒

于浙西麻既監郡給三元以守舍一日二人相与言曰陳察推向見二見面有畫以為怪而竟無他哉嘗驗之有能獨入堂中自朝至暮者醜泉若干賞之一皂欣然携短劍入堂之西孝醉臥牖下及醒日已過午皂喜其无怪又喜將獲所賞也徘徊俟晚而出俄然堂扉啓有數婢從一婦人臂鸚鵡立堂之所若所規畫然皂熟視默

念曰省怪止如是亦何足畏方將以刃劫之忽心動若大博不知其身之所有驚呼携劍突門而走出譙門穿長街若發狂失心者市人睹其持劍以為有變皆恐避之未半里蹙踣道左衆拔起奪劍而詰之移刻始能言竟不知其何怪也建土魏赤遊明州親見此事日

馬仲載

熙寧六年開江南為郡縣既得峽州築為安江城命內殿承制馬公仲載統卒三百戍焉時石鑑以兵馬鈐轄知辰州檢千兵亦駐城中一夕邏卒云蠻兵數千夜當攻城石聞之即欲遁去馬曰鈐轄倘出則誰与守遂杖劍於門令曰敢出者斬石遂留蠻兵亦不至由此石頗銜之末教月馬忽仆地情然無所知僕從乃昇辰州就醫藥

石乃劾其奔城戍將以軍令裁之馬病稍  
間就鞠于武陵乃具饌遙祭訴于南嶽翌  
日有稚子方十歲未嘗讀書忽睡中呼索  
紙筆乃書曰南岳門下牒勅馬仲載念卿  
遙祭之專勤聽其訴聲之恣切據卿之罪  
理當喪命上天愍卿常行善心能守所職  
止命降灾奪官更宜省循以邀福壽懋哉  
幸矣熙寧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復取朱

筆画一印於日月上篆文亦不可辨兒復  
睡少選而寤詰之云有一人青巾黃衫以  
黃勅付我亦不知其手自摹寫也仲載之  
事武陵人無不知者南岳勅好事者多錄  
而藏之

夏著作

尚書郎高公之蔡州人罷官歸鄉里村居  
嘗坐隴上視農事有耕夫于土壤得鉄牌

上有大字云司法參軍夏鈞高亦不俞數  
年授知道州相次有長沙人夏鈞調本州  
司法參軍高方悟鉄牌符之前定也鈞官  
至著作佐郎

真秘丞

真秘丞膺皇祐中知河南府緱氏縣代人  
將至預徙家于洛城獨止于縣之正寢一  
夕夢二女子再拜于榻前問其所以云妾

等是前邑尹家女奴也以過被鞭死瘞于  
明府寢榻之下向來宅眷屋此不敢妄出  
恐致驚懼今夕方敢誠告乞遷骨于野乃  
幸之大也真可之明日發其地果得二棺  
骨紅梳綉履尚在命囊以衣絮祭以酒飯  
加之楮泉埋于近郊數夕後夢中來謝而  
去樂長官詰言之

梁寺丞

梁寺丞彥昌相國之長子也嘉祐中知汝  
之梁縣其肉子嘗夢一少年黃衣束帶紗  
帽神彩俊爽謂之曰君宜事我不尔且致  
禍既寤白梁不信既而竊其衣冠簪  
珥挂于竹木之杪變怪萬狀梁伺其嘯  
擊之鬼曰嘻汝安中我又命道士設醮  
以禳之始勅壇奪道士劍舞于空死如之  
何謂梁曰立廟祀我我當福汝既困其擾

不得已立祠于解舍之側又曰人不識吾  
面可召画工來我自教之繪事既畢乃內  
子夢中所見者會家人有疾鬼投藥与之  
服輒愈至于政事有不合于理者泊民間  
利害隱匿亦密以告梁解官廟為後政所  
毀鬼亦不靈聞之共延進士云

楊郎中

郎中楊公異性好潔淨過甚不近人情寓

居荆南對門民家有子數歲膚髮悉白俗  
謂社公兒異惡焉屢呼其父与五緡令殺  
之民得鋸潛徙去楊止一子俄病癩肌潰  
而卒近時有人死而復生云陰府新立速  
報司若楊氏之報信哉

張太博

治平三年太常博士張名其知兗州奉符  
縣太山廟据縣之中令主廟事歲三月

天下奉神者悉持奇器珍玩來獻公往往  
竊取之既解官寓家于東平一夕聞闔門  
中外如數十人語聲雜沓不可辨晨興視  
之其所盜帝器器皿之類悉次第羅列于  
廳廡間蒙篋封鑰如故若是者凡數夜張  
大怖駭悉取燔之越三日奉符舊事發兗  
州獄吏持檄來捕既就逮在驗明白竟填  
牢戶

楊從先

殿直楊從先至和初監大名府馬監其冬  
夢授樞密院劄子云千里重行行右劄付  
從先准此既覺不喻其旨明年春大雪牧  
馬多死監牧使臣衝替者數人乃悟千里  
重字也以配行乃衝字也再言之者皆被  
責也

括異志卷第四

括異志卷第五

李參政

李參政至性脩潔夷淡年幾強仕尚為布  
衣開寶中有省郎典齊安郡至依門下為  
學讀書著文夜分亦寐一夕有二女子盛  
冠服鳴珮瑞輝李而坐容態殊麗風度婉  
約李悅不知其所從來因定神肅容熟視  
而問曰鬼耶仙耶荅曰奴非鬼也乃仙之

流亞也坐少時出戶不見自此月三至或  
飲之以酒或啜茗而去談幽顯之事辭簡  
而理明守將受代二女復來謂李曰与君  
款奉三年于茲矣見君居常以礼自持未  
有一言及亂器識洪厚終當遠到然君前  
世曾為商賈負人息錢甚夥以貧不能償  
故今世俾君羈蹙于壯歲因出書一封与  
亞曰俟政元太平乃啓不尔當有禍既而

太宗踐祚改元太平興國啓其封曰太平  
興國二年李至第二人及弟既而果然後  
歷清顯入參大政擁旄大鎮而終樂志著  
作嘗言

梅侍讀

侍讀梅公詢端拱二年第進士清裕有才  
早廁文館坐在大泊滯者數十年景德中  
嘗夢為一士人年甚少共射一石牛梅中

賜少年者中首至祥符中真宗東封詢  
被選于太山頂行事宿齋其上是夕燔香  
再拜然禱將來通塞之事既寢夢牛為羊  
布野有二牛闕于前一人被冠服前謂牛  
曰侯呂公再入中書闕亦未晚牛遂解去  
其後自尚書郎帶職知濠州呂申公以太  
常博士通守郡事儀狀酷似向夢中所見  
又守侔之居花園中各有一小石牛梅因

省前夢厚結於申公寶元中呂公入相擢  
梅為天章閣待制其後申公自北都再持  
政柄梅已為樞密直學士判審官院又遷  
為侍讀學士群牧使是歲十二月得疾出  
守許田以至指館夢中所見牛馬乃群牧  
使也二牛間者其年歲直丑十二月又丑  
也二牛者逢二丑而疾作也神先告之矣  
許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語曰富而可求

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明富貴貧賤  
以時而來不可規圖而取梅公早預後  
選出塞不振年始從欲方過知已官歷  
兩省職居禁迤擁旄巨鎮克享遐齡始  
否終泰豈非命耶

韓宗緒

韓宗緒龍圖贊之子以父任補將作監主  
簿皇祐秋鎮廩預薦為偶于相國寺資聖閣



前見其家舊使老僕呼謂曰若非某乙乎  
死久矣何得在此曰某今從送春榜使者  
又問榜可見乎曰有司收掌甚密不可得  
而見也又謂曰汝能密看有我姓名乎苟  
無亦可料理否僕誑諾試為盡力又問復  
于何處為約僕云復期于此他處難庇某  
之迹此地雜沓人鬼可得悉知他日如期  
而往僕果在焉遂開掌元已之名在片紙

上揭其下乃田寶鄰也僕曰此人明年當  
登第官甚卑即君亦自有科名但差晚耳  
况身已有官故得而易之若白身則不可  
因忽不見明年韓登第曾以茲事說為親  
舊間治平中韓王汝龍圖易供備庫使段  
繼文同使契丹至雄州段嘗為雄之監軍  
雄之舉人皆上謁田寶鄰刺字厠焉韓見  
之大驚與段盡道所以段復以韓事本末

語之曰遂密誠夜黥作奏訴于帝帝亦嘗  
侍父宦瓦橋備知之熙寧中突登第為岳  
州巴陵簿縣令王澤嘗談怪異王云應舉  
時聞州東有一人常入冥言人吉凶甚驗  
遂率同人數輩就問之其人在小邸暗室  
中既見遂以將未得失叩之再三不語俄  
又面壁而坐云田寶鄰公事至今未了安  
敢有他科場事不知田寶鄰何人也炎方

省尚者韓段之言實鄰以累舉特奏名其  
後官甚卑

南州士子

虞部員外郎杜公 罷除俸至關奉朝請  
一日遊景德寺訪朝客不值方假筆札以  
譙門偶狂僧嚴法華者自廡下直揖杜君  
杜雅聞法華言事多中因以平生未然  
之事語之僧奪筆索紙杜以刺字之餘

授之大書云南州壬子杜不測其旨後數月授知漳州到州閱圖經則陳氏為據日自漳為南州杜歎訝之自揆以為壬子者有土之號豈隱其為州之意耶後歲餘杜終于位其子煜用浮屠法作七齋飯僧次煜因言及法華之事取其書以示群僧因觀其壬字中一畫差長若壬字遂以甲子推叔君卒之日正壬子也其煜言之于魏

於其書

李侍禁

李侍禁齊善表許之術士大夫多喜之有別業在華陰之東如其妻先卒買一妾生二子一男一女李既死二子始娶觀長男年二十餘乃嫡室所出與其妻謀曰二子長成當有婚嫁之費且分我資產能致之死他家資悉我有也自此二子衣不得完

食不得飽笞罵挫辱無日無之俄得瘞瘦遂絕其藥膳雖盃水亦不与相繼皆物故妾不勝怨憤日走伏齊塾號哭以訴數月妾亦死有鄰家子于闕巷見齊手携二子妾亦侍側顧謂鄰家子曰我長男不孝不友虐殺弟妹又令此妾銜恨而歿若可語之吾亦詐巫陰府不汝置也鄰家子知是鬼將走避因忽不見鄰家子未告之亦

不之信一旦其妻<sup>且</sup>酒館會親舊女客于中堂厥良獨坐書閣中乃父自外至數其罪以杖擊之坐客聞其號呼悉往視之但見仆地叩首服罪言虛殺二子狀數日乃死其妻後數月亦死由宅家資悉籍沒于官噫李齊之事不誣矣世之人父死而謀害幼稚以圖資賄者多矣目親數族雖不若李為鬼矣但見其身天折子孫淪胥以

至無立錐之地者李齊之事足使狼子庸婦聞之必少警其心而不敢為矣董職方廷臣親見茲事云

李氏婢

賈國傳 太冲嘗說有李其屢典郡既卒家人歸京師舊居有老婢凡京城巷陌無不知者家之貿易飲膳衣著洎親家傳道往來悉賴焉邑君愛之如兒姪明道春方淘

溝又俾至親家通起居抵暮不歸數日尋訪无迹邑君曰是媼苦風眩疾作墜溝死矣即命諸婢設靈座祭焉家之吉凶亦來報邑君泣曰是媼雖死猶不忘吾家明年春自外來家人皆以為鬼也拜曰去歲令妾傳語某人至某処風眩作墜溝中某人宅主母見之令人拯出滌去穢污加以藥餌得不死某誓備一年以報今既暮即辭歸

往詢某氏果然是夕有青巾男子見邑君夢曰我清衛卒也向死于巷左昨聞宅女使設位以祭遂假其名竊享焉今聞已歸乃拜辭而去

李比部

李比部 樸周景祐四年隨鄉書來京師與教同人僦舍于藤藉巷嘗五鼓而興將謁親知于遠坊者始啓覆戶即踏于地奴僕

扶視氣息殆絕至巳午間始醒然曰初啓闕見一鬼戴短脚巾衣綠寬衫黝面干頤狀若祠廟中所謂判官者以氣嘘之如霜風之切骨遂昏然亦不知委頓于地也明年校藝不利于南宮

胡殿丞

胡殿丞 僊潭州人至和中授峽州簽判待闕荆州僦居于公安門內暇則坐于廳所

間嘗有持刀鑷者比日過門植足注視良久乃去胡異之一日呼与小兒剃髮因問曰汝常顧吾門內何也曰有一親識姓某在峽州為吏兼管冥曹事多而身勞欲公垂庇是以日踵門而不敢言胡未之信及至任聚群胥出姓名問之有一人前曰刀鑷漢竟多口胡屢詢以冥司所職但云未可輕洩居無何胡以先人忌辰飯僧課經

具疏焚楮泉迄明日其吏至案前以手就懷探昨日所焚疏示若新寫者已而灰滅且曰殿丞見迫不敢隱然某已得罪而殿丞亦不免減祿矣數日吏暴卒暮年胡以病廢于家得之李林秘校云

### 謝判官

謝判官平原人寶元中嘗為曹州觀察推官視事未幾一夕夢老父引之入大第中

家頗豪盛姝媪抱嬰兒飾以文襪指謂謝曰此君之後身也謝問此何郡復誰氏之家老父曰成都府陳郎中宅也貨產甚豐君心樂乎謝亦領之既寤甚不懌謂妻子曰吾其死矣白處置後事既而秋滿復調棣州判官到官數月又夢前老父復引至昔之第有小兒衣純綺戲階下指謂謝曰此前日之嬰孩也今始五歲尚未語既寤

謂家人曰今日之事必不可免居常戚戚不怡者滿又將赴調復夢老父道之入門見昔日之兒冠緋帽紫袍銀帶立于堂北顧謂謝曰此子已讀書矣君其謝我覺大惡之月餘病卒其子納慶曆六年登進士第親說如此

### 劉觀察宅

京師保康門有劉觀察之別第每就于人

翰林學士曾布嘉祐丙申之冬以鄉貢將  
試礼部僦此宅以居一夕不寐聞廳中有  
人呼曰太尉來既而又有若往來問訊切  
切細語或如傳授指令皆以太尉為稱應  
歷歷可審甚訝之翌日究其宅之坊曲地  
里則韓通之故第也通嘗為王彥升族於  
斯第之下進士魏泰親得之於曾子宣云

### 柴氏枯棗

邢州城東十餘里周世宗之祖莊也門側  
有井上有大棗一株世宗時柯葉茂盛垂  
蔭一畝恭帝既禪棗遂枯死明道中枯拊  
復生一枝長一丈餘蔚然可愛井水中如  
覆錦綉柴氏懼遂塞井伐木明年詔求五  
代帝王之後柴氏自邢蔡魏等州諸族被  
甄敎入官者三十餘人井棗之祥亦非虛  
應

### 僧緣新

武陵郡西有佛廟曰栗園院主僧畜一犬  
幾十年一夕夢犬語云累歲荷畜養之恩  
今當與堤頭杜翁家為男故來奉辭僧既  
覺不以為意黎明侍者以犬斃聞因大驚  
乃策杖至堤頭杜迎門謂曰何出之早也  
延僧坐僧曰昨夕擅越家豈有子孫之慶  
乎翁對以媳婦夜生一男及詢以何由知

之僧遂以夢告翁亦駭異因許之為浮屠  
今以披緇剪髮法名緣新鼎人率知之

### 括異志卷第五

括異志卷第六

王少保

少保王公明開寶八年乙亥拜秘書少監  
為黃州刺史時王師問罪金陵公帥師入  
豫章市不易肆至戊寅歲受代徙傳舍有  
黃衣來謁延之坐乃曰公摠兵入州洎解  
任不戮一人惠及物者大矣陰隲垂祐無  
疆袖中出一通青紙朱篆教幅曰他日舟

至大孤山當有黃衣來謁必能識之纔出  
門即不見及至大孤山果有黃衣吏至公  
大喜亟召見即以篆文示之乃曰請紙筆  
易為真字即烏犀丸方書畢而去公神其  
事遂依方合之服者無不効盛太尉乃太  
保之孫女婿得黃衣親書本盛疾作服之  
亦愈

范泰改

文正范公仲淹字希文天聖中以帖職通  
判陳州時郡守以太夫人疾病召一道士  
俾奏章祈祐築壇于正寢郡守邵公預其  
事公竊笑曰庸鄙小人安能達章帝所耶  
但郡守以太夫人之故多方以圖安耳既  
而後謂道士曰仲淹將來休咎可知知之  
乎道士曰唯俟至天曹問之既而秉簡贊  
章伏于壇自乙夜至四鼓凝然不動試擗

其體則僵矣殆五更手足微動遽扶坐於  
床飲以茶藥良久謂郡守曰奉賀太夫人  
尚有六年壽所苦不足憂也又謂公祿壽  
甚盛必得入政府郡守問今夕奏章何其  
久也道士曰方出天關遇放明年進士春  
榜觀者駢道不能得出是以稽留公益不  
以為然問曰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  
字墨塗之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

之母疾苦尋平明年春榜狀首乃王拱壽  
御筆改為拱辰公始歎道士之通神也事  
聞之舉國傳仲達陳著作之方云

### 麥道錄

麥道錄本官者嘗為入內供奉官勾當事  
材場一日出西水門有丐者死於汴河岸  
之側有敗蓆短杖時方大雪獨不積其身  
麥異之為市衫褲麻屨收巾瘞之於隙地

他日奉使鄜延至蒲坂北一郵置有一貧  
人詣門請見仍云嘗受恩故來疑謝麥召  
見詢其由曰自頂至踵皆君所賜也麥因  
然良久方省瘞丐者事乃延坐與語屏左  
右移時而去麥既回京發瘞但見席杖而  
已麥遂弃官為道士後為左街道錄年九  
十餘卒聞之于朱左歲允中

### 楊道人

楊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也往來鄆之京山  
縣豐國范頓市中好與小兒戲狎雖大寒  
甚暑而未嘗巾幘衣裳唯裸露而或以衣  
服贈之旋即施其丐者故人尤惡視之往  
往逆知人心中事復州蘇繹寺丞得一燒  
硃砂銀法試之有驗往見之楊即前曰澀  
澀酸硃砂燒盡水銀乾更不復與語又彭  
長官

直書云二十五千既而果得於翻車村得  
其地以二十五貫市之熙寧癸丑歲辛子  
儀令京山楊每來謁之贈以衫帽或留宿  
外館雖設衾榻密視之以安寢於地矣未  
幾索紙筆橫作二畫豎一二三四書訖授  
子儀諦視之乃四字也果至四月而乃父  
弃世道塗商賈皆云見之死於數處矣而  
形狀不改熙寧七年卒於范頓豪民張絳

家為買棺埋于市側市民未如玉方客京師是日見楊來訪不交一言後朱自京師回白縣聞其箴惟空措焉其異甚多今畧記其一二而已耳幸都官于京錄示云

### 李芝

廣州新會縣道士李芝性厚和藹默居常若愚者間為兩韻詩飄飄非塵俗語常讀史傳善吐納辟穀之術膚軀不屢濯自然

紫清髮有綠光立則委地所居房室不施閤鍵邑人崇尚施與金錢衣物无笑人取去未嘗有言或召設祠醮一夜有教処見者至和中至多虎暴芝持策入山月餘方出謂人曰已戒之矣自此虎暴遂息予至和中親見之今則屍解矣

### 張白

張白字虛白自稱白雲子清河人性沉靜

博學能文兩舉進士不第會親喪乃泣而自歎曰祿以養親今親不遠於祿何為遂辟穀不食以養氣全神為事道家之書無不研讀開寶中南游荆渚時鄉人韓可此為通守延納甚懽會朝廷吊伐江南軍府多事因號儒服為道士適武陵寓就與觀郡守劉公侍郎焯監兵張延福深加礼重嘗以方鑑遺張曰收之可以辟邪曰韜真自

晦日以沉酒為事傲乎其不可得而親者往入廬市中多詬罵切中人隱微之事衆皆異之每遇風雪苦寒則必破冰深入安坐水中永日方出衣棉沾濕氣如蒸炊指顧之間悉以乾燥或共人為戲仰視正立冷思少教筆盡力推棹畧不少偃又或仰臥舒一足令三四人攀之衆但面頰其足不動居常飲崔氏酒肆崔未嘗計其



直家人每云此道士未則酒客輻輳嘗題其壁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无天上南來道士飲一斗臥在白雲深洞口自是沽者尤倍南岳道士唐允升魏應時亦當時有道之士也慕其人常与之游白天才敏瞻思如湧泉數日間賦武陵春色詩三百首皆以武陵春色裡為題一旦稱疾亟語觀上曰我固不起慎勿燔吾屍恐鄉

親尋訪言訖而絕身肌潤澤異香滿室傾城士女觀瞻累日為買棺塋于西門外逾年監兵罷歸其僕過白於揚州開明橋問方鑑在否為我語汝即斯鑑亦不久留僕歸具道張駭曰渠死久汝何見也尋索鑑熟視隨手而碎又鼎之步奏官余安者以公事至揚州亦遇白携大瓢獻貨藥亟召安飲于酒肆話武陵舊游數日安告行白

既飲靜曰方道舊為樂而酒薄不可飲某有藥以資酒味於小囊中出藥一粒如彈丸投甕中復舉口良久飲之氣味極醉烈夜漏上四鼓諸公皆酩酊就寢雞既鳴靜獨謂僕夫曰或諸公睡起報云我且歸真定也既曉相與歎靜藥之為神亟命徒僕走真定問其家云未嘗暫歸予前年寓洛下有鑿助教 襲者於家中常惟一榻枕

薄甚潔人問其故曰以待靜長官靜今隱嵩少間歲或一至或再至靳氏以神仙事之嘗以方書授靳由是鑿術大行家贊數千萬靜今年逾百歲狀貌止如四五十歲人洛人多知之

### 率子廉

衡嶽道士率子廉落魄無他能嗜酒性狠恃於事不多通易辱人以言人亦少與之

接故以牛呼馬居山之魏閣景甚幽邃而子廉慵惰致蕪穢委積而弗加芟掃以是景趣湮沒閣宇圯壞遊者以其境汚人阻人亦罕到故礼部侍郎王公祐以中書舍人守漳州立夏將命祀祝融至衡岳游覽佛寺道廟殆遍因訪所謂魏閣者群道士告以摧陋无無足觀而王公堅欲一視及至則子廉猶醉寢王公入其室左右呼之

而子廉醒未解徐下榻拭目瞪眎王公久之乃曰窮山道士遇酒即醉幸公不以為罪左右皆股慄而王公忻然無忤其應答之言雖甚俚野而氣貌自若王公異之遂載與之還郡日共之飲酒所以顧待之甚渥人亦莫喻何以致然也問辨歸山後止魏閣者又半年然王公問遺時時至山後作詩兩章寄之一日忽謂人曰我將遠行當

一別舍人即日扁舟下潭謁王公且曰某將有所適先來告别公曰往何地則曰未有所止緣某一念所詣則翩然徑行恐爾時不復得別故預耳王公留與之飲居二日辭歸魏閣至之日以書別衡山觀主李公盟浴飾服焚香秉簡即中堂而蜕去聞者驚異李為買棺厚塋之殆半歲有衡嶽寺僧自京師至於安上門外見子廉云來

看京師即途時蒙李觀主厚資而行懷中出一書附僧歸為謝李發其封真子廉之書也人皆嘆王公之默識張都官子諫言

### 許偏頭

成都府画師許偏頭者忘其名善傳神開画肆於觀街一日有貧人弊衣憔悴約四中許負布囊詣許求傳神許笑曰君容狀若此而求傳神得非有所稟而召僕耶曰

非也聞君筆妙故來耳幸毋見鄙即解布囊出黃道服一襲又出一鹿皮冠白玉簪遂頂之已而引其鬚應手而黑且長乃一美丈夫也許大驚謝曰不知神仙降臨前言戲瀆誠負愧場道人笑曰君可傳吾像置肆中後當有識者或求售者止可取一千錢不可逾也許如命寫訖未及語携囊而出許拜謝已不見許遂陳所傳像於肆

有識之者曰此靈泉米真人也求售者日寸數許家資遂日益後以貪直画與不給每像輒云二千是夕夢道人謂曰汝福有限吾嘗戒汝不可妄取厚直安得怨吾言促其壽也遂掌其左頰既寤項遂偏自是呼為許偏頭慶曆中許年八十餘方卒朱真人者乃朱居士挑維也見唐書列傳杜光庭列仙傳事得之裴長官公愈云

### 張翰

張翰江陵人業進士其父前妻生三子而亡父再娶竇氏翰竇出也竇之生歲月日時不利於夫遂減歲遷就吉辰而歸于張氏間與厥夫禱嗣于歸真觀之三清殿祝詞以所減之齒告焉繼育教子而翰父物故會煇真觀火竇審以錢五十萬與道士修殿宇少時竇亦死後數歲翰忽為神所

憑以手執髻鞠躬曰聽聖語竇氏以詐偽之歲誣罔上真又弗詢于子私用家資已受拷子陰府今則為異類矣事皆秘密衆所不知者如是不二跡是荆人率聞之噫女子增減其年以利適人者為過亦小又妄以告神則罪也大專取家帑以用構觀字不俾子知神尚責怒矧非理而用者乎括異志卷第六

括異志卷第七

張龍圖

龍圖張公燾即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樞  
直為殿中丞日奉朝請在京師稅宅于汴  
河南巷中居常閉閤一日有人扣門頗急  
大呼曰小師入去何故便不放出張起視  
之乃一老道士也疑其狂且醉不復與之  
校量良久乃去邑君先姓娘是女生燾

景祐元年第進士甲科後嘗設食犬由夢  
黃衣使者逮至一府宏肅如官闕見一道  
士謂曰何故食廉物張自辨辨曰非敢故  
食誤耳道士曰若然者且止此吾為若言  
少選復出謂張曰可謝恩乃引至一殿前  
通曰張燾悞食厭物謝既拜而寤汗流  
浹脊

孫副樞

字元中副樞孫公諤自小諫以言事左遷  
監永州市征嘗夢一道士喻以牽復之期  
又曰吾有少田在部下為人兩盜可為正  
之俄而孫移侂長沙因祠岳廟遍遊道觀  
佛寺至九仙觀見玉真人像克肖夢中之  
見者詢其公財歲入則云有田數百畝為  
鄰畔有力者所侵遂檄縣窮究盡取故田

還之觀乃梁天監中建後靡唐刺史張觀  
復加營構庭有盤石如壇上可坐三十人  
九仙者皆輕舉于是地晉道士陳與明施  
存尹道全宋徐靈期齊陳惠度張曼要梁  
張始珣王靈輿鄧郁之也建昌李親譔祀  
章岷書石

芙蓉館主

慶曆中有朝士冒晨起赴居至通衢見美

婦三十餘人靚妝麗服兩兩並馬而行若  
前導俄見丁親文屐擁從按轡繼之而去  
朝士驚曰丁素儉約何姬侍之衆多耶有  
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洎宅眷將遊  
何處對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耳時  
丁已在告項之聞丁卒辛都官子言云

曾元田

屯田員外郎曾公奉先嘉祐中知惠州守

居有蔬圃役老卒守之灌時尤力凡曾所  
欲之物必先致之呼而問之汝常逆知吾  
意何也老卒曰偶然耳再三詰之但唯  
而已曾自此善持之時賚之以酒食一日  
薄暮老卒白曾曰荷使君厚顧某非碌  
者今夜三鼓乞使君一到園中有秘術上  
聞曾欣然許諾及期將具公服詣之家人  
皆曰豈有郡守夜半公裳謁一老卒哉遽

止黎明報園子物故仍於腰下得白金數  
十兩曾惋歎不已賈棺殯于野數月有人  
自廣州來園卒附書為謝視其墓四周摧  
陷樞悉破露發之但緼袍中屨在焉曾以  
為尸解也追悔自咎者累月因而頗失心

郭上竈

郭上竈者不知何許人天禧中嘗以備崔  
淪湯滌器于州橋茶肆間一日有青巾衣

袍而啜茶者形貌瓌偉神采凜然屢目于  
郭郭亦既疑其異人又竊覘於袖間引出  
利劍郭私念曰必呂先生也伺其出即走  
拜於前曰際遇先生願為僕從呂不顧東  
去郭乃尾後至一閭處呂回顧曰若真欲  
事我耶可受吾一劍郭唯唯延頸以俟引  
劍將擊郭大呼已失呂所在乃在百萬倉  
中巡卒擒送官杖而遣去自此京城裏外

幽僻之所无不至見人必熟視良久方去  
問之則曰我尋先生自此十年餘不知所  
在天聖末有趙長官者家居磁州邑城鎮  
之別業忽有丐者緼袍而來見趙再拜曰  
某郭上竈也趙亦嘗識之遂問見先生否  
郭曰周天下不之見今為大數垂盡故來  
求一小棺以藏遺骸趙大以為妄問曰何  
日當盡曰來日午時趙曰若然當為汝買

棺又曰仍告于棺首開一穴將一竹竿通  
其節挿穴中庶得通氣趙雖哇之殊謂不  
然明日午時汲水浣身臥槐下遂絕趙大  
異之為造棺河朔乏竹取故傘柄通其中  
挿棺首瘞之于河岸仍恐為狐犬所發植  
棘累石以固焉其年秋大雨河水泛漲數  
日乃退趙慮其極為水所漂策杖臨視其  
棺果露而四際亦開以杖撥之但見敗絮

是亦尸解矣趙嘗為先君言之如此

### 牛用之

道士牛用之真定人幼建事常鐵冠常鐵  
州人有道術祥後隱太山復遊天台頗得  
符中得石見後隱太山復遊天台頗得  
考召符禁之術自餘杭游姑蘇落魄不事  
儀檢好飲酒啗葫蘆犬肉或傳其有道術  
者人不之信慶曆中薛公純中舍監蘇州  
市征嘗外嬖一官妓其妻李氏性悍妬不

勝忿怒謀害其夫俟薛醉歸以刀賊其要  
害家人救之獲免會李之父母過姑蘇聞之  
俾其弟持藥飲之而斃即夕為屬于薛氏  
擊尸牖碎器皿或滅其燈燭或嘯於堂廡  
遂召巫覡辟除之不能去不得已乃告牛  
曰牛此細事今夜可除之乃設酒饌於正  
寢召數客共飲既夕牛設一案於牀下上  
置銅鐸至一更鐸泐案足而下去地尺餘

如人持鵝鳴振而去久乃不聞牛曰俾追捕女厲耳逮四鼓聞鐸聲自南來俄頃入門坐客如負冰雪毛髮森豎牛乃取一物臨案而置如有所詰問曰汝欲謀殺夫死矣其分乎得不弃市乃大幸也安得更為崇厲以擾其家少選又曰汝若不見聽吾當請于上帝銅汝於石室中如止要冠珥桂禱之類翌日當与汝遂丁寧誠勵遣去

明日遂具其所欲洎楮鏹數十萬燔之城外女獨自是不至牛後亦不知所在鬱林州推官崔迪其夕與牛同飲于薛氏之館目覩斯事

畢道人

畢水部潭州人有季父幼嗜酒不治生嘗游江湖間衣弊褐携一扇懷袖間置沙數合偶有所適則藉地取沙寫風雲草木

蛟龍禽獸之字以扇之殆盡乃欣然而去嘗有賈者過洞庭方離岸為暴風所漂幾至沉溺忽見一人循岸以扇招之乃畢也舟漸逼岸遂獲免賈者德之默記其形狀及賊舟尋之不復見矣旬日賈者到長沙偶於閨閣見之遂邀歸酣飲出金帛衣物為謝畢曰汝舟免溺予何力焉固辭不受強之乃取衣服數事旋以施貧者一無

所醫其後竟不知所在得之李林宗秘技

段毅

段毅者許州人累奉進士家豐於財後忽如狂日久冠幘衣布袍白銀帶常游廛市中謳吟云一間茅屋尚自修治信任風吹連簷破碎科拱斜欹看倒也每至倒也呼三五牆壁作散土一堆主人永不來歸見其出入則有閨巷小兒數十隨而和焉

人以狂待之，不以為異。慶曆末，病死，權厝于野。後數年，營葬發視，但空棺耳。王允成承制在許，曰：親見之。

### 方道士

方道士，失其名，不知何許人。隱於塗陽之西山。磁州有護國靈應公祠，每歲二三月，天下之事，神者四集，所獻奇禽異獸，巧工妙伎，珎者異果，无所不有。至期，鄰郡之亡

人多會于祠下，遊覽宴聚。以至夏初，社人罷去，乃歸。方道士無歲不來，常以九蒸黃精以遺一舊一歲，忽不至，皆謂徙居他山。或以為物，故明年春，城隍廟神座後有死人，身上埃塵厚且寸餘。官吏將檢視，忽振衣而起，乃方道士也。後陪諸君酣飲，月餘乃去。自是不復來。聞之，字兗，向知古云。

### 高閔

高閔，蜀人也。本姓向，名良，少為郡吏，抵罪亡命，遂易姓名焉。雖眇一目，而神檢高爽。善詩，往來江湖間，深得養生之術。飲酒至數斗，不乱。許郎中為江東轉運使，每按部必拉之同行。嘗艤舟貴池，亭有九華，李山人者，與高有舊，因謁許，使之使飲。各盡二斗餘，殊無醉態。高取釣竿，謂李曰：各釣一魚，以資語笑。然不得取蟹，投釣餌於生

前麓，罾中俄頃，李引一蟹出，高笑曰：始約釣魚，今乃取蟹，可罰以酒也。後死於滁之琅琊山僧寺，將終，以玉笛授僧曰：此開元寧王所吹者，然不知是<sup>名</sup>時已幾數百歲矣。許申孫子梅言。

### 孫錯

孫錯，不知何許人。祥符末，嘗讀書于鎮州西山之書院。一日採藥，迷入深山，見茅茨



教間有道士裾揭而坐孫再拜問歸路道士俾坐熟視曰窮薄人也今既遇我當使汝足於衣食既而與丹砂一塊如拳又授以一符曰可以召鬼及教以符篆謂曰今歲河朔大疫汝以此砂書符售之一符止取百錢不可過也召鬼之符止可一用蓋救汝之禍也再用則不靈汝其志之既出山鬻符于市果能愈疾錯遂市一牛騎之

戴鐵冠披絳服流轉至大名府時太尉王公嗣宗守魏擒而械于獄將以妖誕惑眾黥配之錯謂獄官曰錯非造妖者問遇神人見教耳乞乘間白之言錯能令人見鬼及其祖先王聞之乃曰昔到根嘗有此術命釋縛試之果然遂送闕下補司天監保章正專主符禁事後砂盡術衰遂逃去寶元中詔天下博之

### 楊貫

楊貫開封府寧零縣人也嘗兩奉進士不預薦送即改業明法人或笑之曰我誦法令苟得入仕則官業已精熟矣一夕夢五色光來自西南入寢室光中有一道士叱貫令起謂之曰汝速今三為人矣始為屠次為人女既笄而自縊今乃得為士人爾頂有戴笄頭有投縲之痕尚在可視也貫曰

人之膚理為狀安可便以屠者洎女子相誣乎道士曰爾以為不然耶遂於懷中探一鑑令視之則操刀施朱之狀宛然貫即再拜謝之乞諭向去休咎道士曰爾壽過中年官至令長既寤而大異之明年遂得明法出身治平二年調邛州錄事參軍今沅州雜官呂昭吉時任司寇屢與之飲數爵之後則頸上縲迹甚明詢其故貫具言

夢之本末及披髮見肉脰圓五六寸若窰  
數然率逾五十授潞州潞城縣令到任而  
終

### 張酒酒

道士張酒，失其名不知何許人也。天聖  
中，主西都張水縣之天禧觀，善淬鑑，經其  
手則光照洞徹。他土不可及。或時童稚有  
持鑑來治者，偶遇其醉，則或抵破之，或引

之長三尺，小兒驚呼乃笑曰：吾與若戲耳。  
乃取藥傳其上，以敗瓊覆之，磨拭良久，清  
瑩如故。得錢，唯買酒未嘗一日不醉。一旦  
拂衣入王屋山，立而尸解於藥櫃中。山始  
村人見有人立於岩石之上，久而不去。經  
旬往視之，故在遂聞於鄉。畜夫就而察之，  
乃一道士拱立且僵也。畜夫以為不祥，推  
仆之。邑尉檢現，頂有一竅如雞卵大，珠無

血漬，面貌如生。尉聞畜夫推仆也，鞭之，即  
瘞於解化之地。

括異志卷第七

括異志卷第八

明參政

明參政鑄器識恢敏才學優贍第進士出入臺閣累歷顯要慶曆中自京尹入參大政未久疽發于背遣使致祭于岱岳以祈冥祐使者馳至岳廟祭訖是夜宿廟下睡中大魘後者呼覺曰夢神呼我立廟庭見百餘人擁一荷校者熟視乃參政也既而

救背二十駟出我不覺大呼遂奔騎而歸明已沉困召使者問祭之夜夢中奚觀其述所以明曰然又云明始病教日即似荒亂有郎官某人乃明之同年進士素相厚善明俾召至謂曰何以不來相視即官曰此為參政暫請服藥却不意實抱疾耳明日曾見無頭鬼語否郎官大駭曰豈未朝食乎曰已食矣又曰豈未餌湯劑乎曰已

屢進矣曰然則斯言何謂也明日召同年正欲說此事又曰未矣可聽之即官即聞如遊絳蒼蠅鳴地下明日語乃胸中出向者妖賊據甘陵奉朝命攻討外圍既固攻具備設~~在~~在旦夕不意文相國來撫師將坐而收功我實急之遂妄殺數人今實稱寃於我病其不起乎教日遂卒夫為~~將~~三世道家所忌謂攻城野戰玉石難分明以

已之私急而殺無罪宜乎見屬於垂死而嗣續洎而不振也

徐學士

熙寧中徐學士禧始受職官中書習學公事自豫章侍親之闕下舟行次彭蠡湖味爽而行期早抵南康軍俄而水面白霧四起始慮風作促舟人疾棹來四五里霧稍開見二朱漆萬斛巨艦旌旗赫奕搖櫓者

肅而不譁相去百餘丈東南而逝未二三  
里又見朱艦間以金碧旛旆尤鮮華而相  
踵而去少時又逢二白艦載甲士數千戈  
戟森列尾三舟而行徐之舟人既見倪不  
敢正視然望其船遠而蓋小泊抵他岸皆  
若一殿宮庭湖廟水經具載其靈迹傳有  
小龍者多出處其中豈其靈變耶徐學士  
嘗言

### 魚中丞

中丞魚公周詢天聖四年第進士甲第初  
命大理評事知濟州金鄉縣嘗畫臥書閣  
中有守閤老卒入白事但見烏蛇蟠于榻  
矯首冠幘叱聲甚厲卒走出呼侍吏共視  
之乃見熟寢未寤後金御史中丞而卒張  
都官居方云

### 祖龍圖

祖龍圖元擇始登第作通濟州歲餘得告  
歸蔡州營葬事畢後任後春李檢視官物  
于禹城縣過石河灘沙中得片石上有數  
十字乃堊其先君之誌也遣人視墳墓無  
一坯之缺竟不測其所從來范郎中微之言

### 尚寺丞

司勳員外郎尚公霖祥符末以殿中丞知  
夔州巫山縣有尉李某者山東人頗幹敏

一旦疾病尚聞其妻頰曰往臨問曰萬一  
不起可以後事告也尉曰願以老母幼女  
為託公倘垂仁惻某雖死敢忘結草之義  
乎尚潛然愍之既死出俸錢送其母及骨  
函還鄉里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李如平  
昔拜且泣曰某懇求於陰官今得為公之  
子以此為謝耳是月邑君姪娠明年解官  
以流赴關或遇難險隱約見尉在岸上指

呼將抵荆渚又夢報李曰某明日當生府中必送一合來宜收之翌日果誕一男子府尹以合貯粟遺尚曰聞邑君育子以為糜粥之具因字其幼名曰合兒其名曰穎穎性純厚敏於行而篤於學官至大理寺丞

### 高舜臣

大名府進士高舜臣嘗言其從兄祥符中

為衙校董卒數百人伐木於西山一日入山瞥役迷路聞樂聲合作於山谷間尋聲視之見婦人數十衣服華麗執笙芋會飲于礪石上居席首者召高坐其側亦及以酒肴謂曰吾欲婦汝何如高但愧謝又曰汝今歸寨中寨者後吾將繼至是夜果來高亦恍然不測自此過夜而至室中帳席枕褥之具備設曉復失之若此者逮一時

役兵取材既畢與高同歸高之父母聞之大驚曰此子為石塚木魘所惑也因即東廡而居家人視之則裝履之具冠衣之類悉已張陳高氏家人亦罕見其面或見其冠珮或見其裙襦而已家屬相與憂懼慮久而發禍乃召巫覡具符水禳詛之術女子咲謂高曰我豈妖怪害人者何見疑之深也然殊不願高氏家亦無奈之何居

半歲高氏會客烹牛為饌女子見而大駭曰我以君積善之家故願奉巾擲於子亦將福汝家不意暴惡如是君家固不當留亟送我歸也高白其父母聞而大喜立俾其子送之去西山數舍其夜不至高亦不敢復前但望山悵恨而歸高氏子竟亦無恙大名進士陳倫因言神怪而及之亦未以為信治平初予為大名鈐兵進士王詹

亦道其事與陳說正同舜臣復以累舉推  
恩得州長史

王慶 李穎附

諸司副使王慶皇祐中差知豐州性剛暴  
刻而少想一日視事覺頭昏痛不可忍捫  
其首生兩角長二寸計數日大叫而死  
李穎者景 初登進士第性豪蕩不檢為  
邢州觀察推官病疫死既歛其頭髮如硃

有兩角長一寸餘 左歲未九中大邑主簿

玉剛信

孫翰林

慶曆中揚內翰 郡封坐堂上見一老姬  
蓬鬢弊衣送入子舍問何之不應頃之復  
出語云郎君教我來老媪婦不敢自專備  
遽呼左右逐之出中間即不見乃召子婦  
詰之云老姬言來日即君欲就息婦房中

宴飲方責其妄語即便走出舉家驚愕翌  
日宅中濃霧昏塞子舍尤甚幸整口鼻不  
可嚮適子舍門闔不能開久之聞語笑歌  
管之聲自辰至申昏霧頓息排戶而入詢  
其所以云有一少年與我歡飲器用珍廉  
是設華煥飲饌音樂无不精美我忘其  
身為楊氏婦也然精神頗失 常即召  
劉捉鬼者禁勅之不能已聞翰林孫郎中

專至符禁亟請視之曰此鬼廟在東南三  
十里將為神矣何敢為如此事遂書二符  
貼婦寢室之門又曰彼知某到宅明日定  
不來更一日必至宜令其夫洎女使二三  
人守之鬼若不得入婦室當變怪於外盖  
欲誘之出也出則不可治也矣越一日果  
至雖昏霧如初獨不入子舍俄而郡封中  
惡婦欲奔視制之不得出少時霧氣解散

郡封六復如故孫乃興揚公假靜宅作壇  
奏章自茲不復未孫云已因海上石室矣  
慶州察推張備嘗言之

### 黃遵

黃遵者家興國軍性疎放頗知書而能丹青善傳人之形神曲盡其妙事母篤孝凡得  
画直未嘗私畜供甘旨外悉歸于母慶曆  
中遵忽感疾而死凡三日心尚煖母不敢

殮是夕遵復甦家人扶坐問皆不語遽索  
紙筆圖画一人形容良久乃語曰始入一  
公府見廊廡肅靜皆垂簾閣吏通曰興國  
軍黃遵今追到有吏問遵曰爾黃遵耶遵  
曰唯即前謂吏曰遵未嘗有過何以見逮  
吏曰尔笑盡乃至此遵方知身死遂號泣  
懇曰母老無兄弟乞終母壽吏曰此不敢  
与聞遵拜泣不已吏哀其誠乃曰候主者

未若自告之後刻兩廡吏喧然曰至矣一  
吏升堂 簾東北隅有洞戶開朱衣吏數  
人前導見一人紫衣金帶者升堂坐諸吏  
僅百人列階下致恭畢引入諸局始見領  
數十人荷杖者露首者至紫衣前訊訖驅  
出已而呼遵問里閭姓名遵號慟叩頭拜  
曰念母老无兄弟遵若死母必為餓殍乞  
終母壽即叩階額血濺地紫衣顧左右索

籍視之乃謂曰汝母壽尚有十餘年念  
汝至孝許終母壽紫衣以筆注其籍命左  
右速奏覆遵拜而出復呼之命俯階此問  
曰汝在人间其人傳神者是乎遵曰愚昧  
無能僅成其形耳又曰尔識我否遵曰凡  
目豈識神儀曰我乃人間所謂崔府君也  
爾熟視吾貌婦人間寫之然慎勿多傳若  
所傳惟肖恐人間祭祀不常返昏吾慮記

之勿忘自後遵在興國凡所寫者三本正  
一本在於地藏院二為好事者所請厥  
後十年母以壽終既塋服除一日編辭觀  
識因大醉數日而卒前進士朱先復常勝  
興國軍熟知其事

### 劉德妙

寶元中夏英公為陝西路安撫招討使駐  
兵鄜時嘗與僚屬言曰向自知制誥出守

安陸郡有羈管婦人劉德妙言事頗中因  
呼而問之爾有何能為丁晉公所知劉曰  
妾本捧日軍營之婦也嘗出詣親家憇于  
汴河柳陰忽一人中幘紫袍就已而坐云  
是扶溝縣錄事有事之府溺水而死訴於  
陰府俾我復生至則身已壞然尚得處于  
陽間今欲憑附於汝我能知人未萌之休  
咎言既驗人必以慙謝汝若事我以此為

報妾惧不敢答泊婦鬼亦隨至他人不見  
也夫亦不信則夫婦皆苦寒熱嘔洩不得  
已而事之始則火伍中人來占事悉驗俄  
而里巷皆知既而公卿之家呼召相繼晉  
公不欲營婦出入鄉相之門遂度為女冠  
丁公南遷某亦連坐編置斯郡實無他術  
但人萌於心則鬼知之夏曰吾心有一事  
爾知之否劉曰知之但乞先書而糊其外

方敢言也某是時苦家貧平執政求知益  
州遂屏左右書畢封置于案劉言如所書  
仍云事亦不諧既而果然予權酒於彫陰  
具聞其說

### 稅道士

景祐中利州道士稅某善妖幻泊符禁之  
術利之富民或有所求不與者即為壇於  
密室置大桶於前披髮伏劍追其魂神入



桶覆之以石其人乃病然後假以符水或  
祠醮厚謝以財乃去其石遣之其人遂愈  
市井有鬻龍餅洎諸肉者求之即與不爾  
為化為白鶴飛去或即虫出利人皆神而  
畏之嘗怒一僧遇於野外作法叱之僧足  
如植手亦不能舉恣行鞭笞僧密訟于官  
命賊曹擒捕先沃以犬彘之血術无所施  
獄具遂斬于市

寇萊公

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  
縣時唐即中涓方為郡夕夢有告者云宰  
相至唐思之不聞有寧相出鎮者晨輿視  
事而疆吏報寇建評入界唐公驚愕出郡  
迺勞見其風神秀偉便以公輔待之仍出  
諸子羅拜唐新飾鞞置廳之左寇既歸  
其子拯白其父曰適間寇屢目此宜即送

之寇果詢牙校何人知我欲此遂對以十  
四秀才既而力為延譽極為孫漢公榜登  
甲成名

魏進士

建州進士魏集者富有詞學履行溫敏家  
亦頗豐天聖中屢冠鄉書既穎計偕夢上  
緋衣人命徒執之弃市始謂必捷科第既  
而不利於春闈凡三舉皆然後歸鄉閭有

鄰里少年對語不遜因掌之即仆地死警  
卒捕送于官時裴郎中守是郡聞其學行  
為眾所推欲罷法脫之闔郡官吏亦為之  
言而魏白郡守曰某殺人償死職也安敢  
仰累明公某三預薦書必夢緋衣人命徒  
執赴市就行刑今明公姓裴乃緋衣人也  
某邂逅一掌致人於死今市死乃前定也  
將刑一郡士庶無不為之嗟惜管師復言

德州民

德州德平縣民某氏者父子數人耕田甚力家頗豐厚其弟素貧傭以養母兄未嘗有甘旨之助也慶曆中新構瓦室三楹所居前後植柳數百株枝如拱把一夕大雷電野叉數頭相逐逸其居折柳盡斃牙擊屋瓦明日視之无一瓦全者泥淖中足迹長二尺餘柳枯悉長二三尺皮盡剝瑩滑

如削遠近居民悉取而藏之予嘗親至平原人說如此亦見其所折柳枝

括異志卷第八

括異志卷第九

毛郎中

毛郎中晦熙寧初卒惟一妻一子處家子荆州常有一女屬朝夕在其家語言歷歷可辨自稱曰芙蓉家人出入動靜無不察也言與邑君有宿寃或問何不遂報之曰渠尚有數年壽耳然所須之物往應虛而望久之厭苦邑君謂曰吾為汝脩功德

能他適乎鬼曰善因賂二僧俾誦佛書具疏幡之鬼去數日復來曰僧之誦經妄也一止誦一卷一則未嘗誦也是以獲未詰其僧果然鄰家毀之曰此邪魅也何足畏鬼大罵發其帷幕之私曰乃邪耳常曰我今往瓦市遊看毛密遣僕使探其伎藝者歸而詢之一皆符合其後毛之子中庸調補永之祈陽簿舟行次石首縣鬼繼至曰

解纜何不相告俾我晝夜奔赴百餘里足  
今野矣至零陵二歲邑君卒鬼自是而絕  
余在荊州親見

崔禹臣

崔禹臣熙寧初以職官知濰州北海縣冬  
夜坐書閣中窓外有小圃聞若環珮声又  
如往來誦佛書者月色微亮穴窓視之見  
一物長七尺餘周身白毛熠耀口中咄々

不已遽呼從人擒之乃鬼也面黧髮蓬身  
縈藻荇冰乱四垂行則丁東遂以挺毆之  
大呼曰我為若有灾來此念經消穢何為  
播我也即人左右互以巨槌痛擊終不能  
斃刃之不傷火之不灼但覺縮小長三尺  
許遂錮縛既曉投之大水良久躍高丈餘  
已復如舊少選遂没是年崔以公事失官  
崔亦自有傳此但錄陳向秘丞官

張郎中

張郎中薦高密人登明經第山東風俗遇  
正月凡五姓處女年十餘歲者共臥一榻  
覆之以衾四面以箕扇之良久有一女子  
如夢寐或若刺文綉或若事筆硯或若理  
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声天下以乞巧薦  
有一女十餘歲因卜有一仙女日來教之  
遇其去即留一女童為伴他人弗見自此

凡女工音律書札不學而自能歲餘女晝  
寢忽驚呼而覺曰女仙今日上天赴會令  
我與童子偕在園中嬉遊園有一井覆以  
匡石仙女去時謂童子曰勿令此女窺井  
也仙女既去我遂發石視之見羣鬼異形  
怪狀攀緣爭出我驚呼童子遽取梧亂播  
鬼復入取石窒之自此仙女怒而去既筭  
而嫁生教子先君與薦善熟聞其事

張司封

建州有張氏夫婦俱四十餘无子居近城隍廟屢禱於神以求繼嗣歲餘夢神告曰汝夫婦不當無子我念汝苦禱之虔令以廟中判官與君為嗣既而其妻妊娠生子名伯玉第進士舉書判拔萃歷臺省仕至主爵正即典教郡而卒其才藻應動為當世所尚而嗜酒不修飾垢貌蓬髮如土

偶判官焉

薛比部

薛比部周至和中以殿中丞知益州成都縣其妻臥疾二婢致藥以殺之薛執二婢送官劾之伏罪一婢妊娠已數月薛以牒訴其詐遂俱就戮既而婢與所妊之子形見其室訴於薛曰見不當死何以枉害薛晝夜脞其語然家有吉凶鬼亦以報薛

後監鳳翔府太平官止其中則鬼不至他所則來嘉祐中薛自尚書員外郎出典涪州行至始平縣鬼曰公將死无用往即乞分司歸長安不逾年遂卒

評曰父母殺子於官不宜置而不論矧在胞中形氣未具者乎而遽有寃死之誣宜釋氏所謂宿世者如是耶張靖學

十云

陳良鄉目錄作良鄉

進士陳良鄉景祐四年自永州隨鄉書赴礼部試十月主長沙慢一人引導入巨艦中見一道士自稱清精先生與之談論辭語高古而義理遠博謂陳曰吾以薦子於堯為直言極諫臣陳曰堯今何在曰見司南岳陳曰堯乃古聖君也安可在公侯之列先生曰堯人間之帝也秉火德而王弃

天下而神位乎南方子何疑焉陳辭以名  
宦未立俟他日先生乃許以十年為期既  
寤甚惡之為異夢錄以自寬明年登甲第  
調全州判官道出岳州南一驛偶晝寢夢  
一使者持檄來召遽驚寤喟曰豈充命乎  
同行相勉以夢不足信復執書帙臥讀之  
晚食具呼之已卒矣夢中袖以十年乃自  
悔得夢至卒止周十月年豈鬼神不欲明

言以一月為一年乎

### 羅著作

著作羅紹漢陽人居俯五通神祠其鄰家  
歲畜一猪以為祀神之具猪无欄券多壞  
羅之藩籬入其宅且穢汙之羅屢誡其鄰  
殊不少聽紹父擒其豕截去一耳鄰人見  
之不勝其忿日夕訴於神且云此豕本是  
神所尊今為羅某所損歲已之祝願神速

報之既而紹生与其弟各無一耳予親見  
之五通神能禍福人立有應驗其可駭哉  
後紹進士及第終著作佐郎

又公安富民鄧氏少時因見二犬交即戲  
以刃斷其勢後生二子俱若閻初為荆南  
牙校其狀貌真閻也事與羅紹相近故附  
之辛都官子言錄

陸長緒 目錄作長孫

陸長緒吳郡人第進士以職官知襄州穀  
城縣其為政務疾惡而遂至外暴察苛急  
視郡吏若執讐扑撻殆死虛日一日晚坐  
廳前有黑犬自門直入怒目狂吠躍而升  
廳陸號呼群吏競持挺逐之入吏舍忽不  
見既而陸妻死百鬼遂進其舍陸子幼有  
數婢其子性白晝見少年入婢室陸聞  
之大怒縛群婢榜掠至髡飲炮烙以訊其

姦而終不得狀又堂前舊有盆池植蓮一  
日盆出於外而無發掘之迹遽命埋之越  
宿復然陸自臨視照水見其形冠服非常  
而立侍皆群鬼陸大怖又有聲于梁棟間  
漸其陸語索紙作詩始見數字在紙每讀  
畢一句則一句出而前句旋滅其詩大畧  
皆譏戲陸也如是二年解官恠始絕長緒  
自與人言如此

### 寇侍禁

寇侍禁 嘗為三司大將與同列李某者  
皇祐中邵普香藥往廣信軍納畢回宿于  
定剡永樂驛之堂時苦寒乃熾炭炷燈擁爐  
而坐夜將二鼓李某先寢堂後吻然如  
小豚相逐亦不以為怪俄頃門轟然大開  
見一媼長二尺許蓬鬢偃倭而前以口噓  
燈焰碧而將滅寇大驚以杖擊之媼走寇

逐之、額抵門扇偃仆於地即開堂之前門  
將走外廳呼其從者忘廳後之有屏也頭  
又觸之而踣因大呼驛吏與僕厮乘火而  
至見寇額破血流燈繁且折門閉如故李  
以被蒙首伏床下詢之驛吏云常有斯妖  
出自堂後古城小穴中寇自說如此

### 張尚書

張尚書 存 吳州人家富於財業進士第累

歷臺省館閣清要之職致政歸鄉間一夕  
園人死一犢盜食馬粟逐而操之但見白  
光奔宅門遂失之門闕如故翌日張病肌  
骨痛者數日間策杖詣馬廐問園人云旬  
日前夜見何物園人曰見一犢竊啖馬粟  
擊之化為白光而去張曰後或見不可擊  
也園人頗疑之歲餘病亟聞者見一犢自  
宅門出追視之乃不見俄聞宅中哭聲乃

尚書卒也 朱左藏允中言

姜定國

高密姜定國業九經一夕寢于家塾夢二  
人身長而貌狠怒氣勃然謂定國曰吾  
身長丈八可殺汝可噬汝定國驚覺號呼  
拒之而退明夜復夢如初大惧乃徙其寢  
具與門下客同榻客見一蛇至取刀斷之  
以頃一蛇復至又熟之明日度二蛇果長

三尋定國後登九經第今為幕官聞之吉  
推官仲容

傅文秀

禮賓副使傅公文秀嘗自京挈家歸鳳翔  
府陽平鎮之故居既而其兄之女為物所  
憑暮則靚妝嚴服處帷帳中切切如蟬人  
語家人問之不對若是者殆半載郡有善  
制鬼者羅禁以其能符禁鄉人呼為羅禁

傳召使視之遂以法劾其女乃云吾韓魏  
公之子也昔侍父鎮關中以病死于長安  
驛舍昨日傳族經由悅其女美因而增之  
羅再三訊詰辭頗屈伏遂去後數夜號呼於  
堂下曰汝雖絕我婚當歸吾子也再飲之  
以藥下肉塊如拳自此不復至矣董職方  
經臣言

胡郎中

胡郎中 指慶曆中予偶會於真州嘗言有  
親舊赴官湖湘舟行至鄂岳間舟忽不進  
人亦無以施力其人焚香奠酒披秉再拜  
懇誠以禱良久舟突然而逝他船見其舟  
後有枯木查牙躍高數丈後沉于水不知  
何物豈蛟龍之變化乎

僧行悅

長白山醴泉寺乃景德寺西禪院之下院

也歲久類地僧行悅志欲營葺因市靈岩  
川董將軍莊大木百餘章有大榆其上巨  
枝岐分向因雷雨枝間有大足跡長僅二  
尺僧伐視之上下如一因斷為數十百片  
俾其徒偽稱佛所踐履持之化誘諸郡三  
歲得錢五十萬寺宇一新極其壯麗事在  
天禧中李山人省目觀  
評曰佛之徒以因果禍福恣行誘脇元

先死生之柄自王公而下趨向者十八  
九悅又能假詭異之跡俾夫庸者破  
蒂傾篋而甘心焉嗚呼人之好怪也甚  
矣

### 康定民

康定軍未建時古城卑缺人得而踰有邑  
君王氏與北郊村民聯親景祐五年秋村  
民與子娶婦王赴其花燭會中二姍家交

爭紛然王不悅遂於厨中得爨餘柴枝長  
三四尺者持之以歸時月色微明行二三  
里過古城道有小兒約十數歲遽來持王  
衣裾啼哭不已問其家不答乃力解其手  
未數步又來相逐遂以所持柴枝擊之即  
仆地不聞氣息王默念曰兒定死即大懼  
又慮路人見而透露乃疾走踰毀垣而歸  
翌日不敢出門恐官捕殺人者日既高不



括異志卷第十

鄭前

治平中武昌縣令鄭前嘗覺膝理不寧晝  
寢曲室夢一老父古衣冠揖鄭曰君小疾  
煮地骨皮湯飲之即愈鄭曰素不奉展何  
故至此云我西漢時與君嘗聯局事君已  
為三世人我尚留滯幽壤即詢其名氏云  
前將軍何復或欲尋吾所居可來費家園

也臨別口占詩一絕云與子相逢西漢年  
半成枯骨半成煙欲知土室長眠處門有  
青松澗有泉鄭官滿之鄂渚遊頭陀寺山  
下城小路見叢薄蔚然問寺僧乃費家園  
也道次有斷碑字已漫滅惟有何復數字  
可辨塚前有澗水泊老松數株 王承制允  
成時為巡檢具知之

陳州女屬

慶曆皇祐中陳州通判廳夜有婦人常出  
與人呖語或見其狀頗美詢其名氏曰我  
孔大姐也本石太尉家女奴以過被殺問  
何不他適云此中亦有所屬安得自便耶  
時晏相國鎮宛丘屢倚新聲作小詞未出  
鬼即謳唱於外或早暮人有登廳祀忽於  
掖下作大聲人恐悸則夾有市買罕時被  
驚喪所持甚苦之遂常以刀自隨後後來

驚隨声斫之數夕但聞呻吟聲曰師與汝  
相戲何便傷我如是自此遂絕

鍾離發運

鍾離理開室間宰江州之德化明年將以  
女歸許氏前一日諭其胥魁俾市婢以送  
女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來問其何許  
人嫗曰撫之臨川人也幼喪其親外氏育  
之女受嫗戒亦不敢有他言君視事少間

婦遇于屏是女流涕有戚容且疑其家詎  
責詰之曰不然某之父昔曾令是邑不幸  
與母俱喪无親戚以為依時五歲育於胥  
家十年矣且將為己女今明府欲得媵妾  
胥與姬以某應命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  
父不覺涕零瑾大驚呼胥姬以審如女言  
誠家人易其衣食如己所生以書抵許氏  
告緩期姑將輟吾女之資裝以嫁焉許亦

惻然復曰君侯獨能抑己女而拔人之孤  
女子固有季子願得以為婦安事盛飾哉  
卒以二女歸許氏久之瑾夢一綠衣丈夫  
造庭拜而謝曰不圖賤息辱君之賜然得  
請於帝願奉十任有土官故來致命後果  
歷十郡太守終於江淮發運使今鍾離氏  
有仕籍於朝常十餘獨出君之後故世為  
肥之冠族若許之名爵父老已失其傳嗚

呼一君之用心非有求於世者特發諸至  
仁耳 附貴而親視然自以為得獨何人  
報施之事儒者蓋鮮言若外教斷蛇杜  
回結草千古豈苟傳爾以警勸之耳

### 蔡侍禁

蔡侍禁者故叅知政事文忠公之逆屬也  
景祐中嘗為京城西巡檢一日冠帶上廳  
事有綠衣蒼頭展刺云郎君奉謁旋見一

少年狀貌如十五五歲人衣淺黃衫玉帶  
紗帽升階拜伏自稱郎君云前生與 為  
兄弟同請納拜蔡知其異不得已受其禮  
與之偶坐凝定神思拭目熟視之曰郎君  
必天地間貴人也何故惠然相遇曰先君  
安上門譙樓三十年今期滿為皇城司主  
者所遣故詣兄求一居止之所蔡曰某之  
廨宇湫隘豈堪郎君之處也即指西廡下

貯蒿桔之室曰乞菴除之補隙封戶得此足矣乃辨去蔡公偃俛令送者縈其室而高鑠馬少時有紅梁自東南抵室門而止見驢駕索馳負載巨索者罔知其數後有金飾犢車垂朱簾張青蓋者數十乘又有衣錦袍屬索鞵而騎者執耨而趨者左右前後亦數十人有伶人百餘衣紫緋綠袍奏樂前導即君者乘馬按轡徐行其後又

有臂鷹隼率獵犬洎四夷之人數百偕入于室中大抵類車駕之儀伏他人弗之見也俄頃即君復至叙謝再三幸得居此必無絲毫奉擾苟有吉凶謹當奉報但勿令家人穴壁竊覘或要相覲宜焚香密啓即至矣言訖不見蔡氏舉族大恐怖雖白晝不敢正視其室月餘寐无他怪聞合樂聲如風吹傳自遠而至者自此差不惧蔡

之細君由隙窺之見節君者乘步輦擁姬侍數百皆有殊色樓觀壯麗池館邃表若官闕然蔡有男卒已十餘年亦侍其側因燔香告啟即君即至曰嫂何為者對以未見亡男曰嫂之子在郎君處甚樂死用見恐因驚而他適則有所苦懇告以母子之情呼出毋見即大慟急就之遂滅去惜曰果驚去矣又數月遇蔡誕辰贊紉素數疋

以為壽舉視之若煙綃霧縠又如以蛛絲組織而成固非女紅之所能杼軸也逮半歲來告曰兄已授明越巡檢明日宣下今先兄往彼擇閨室而止焉揚子江神相身素善恐知是親戚故起風濤相戲不須憚也言訖即不見虹梁自室門而起南望無際輜重儀衛如來時翌日果徙明越巡檢特至任一日即君前方丈悉水陸水品願蔡

曰非敢故為異味有怪於兄恐不益相耳  
到任又半年一旦來見曰與兄緣數已盡  
從此辭矣復由紅梁而去竟不知所適蔡  
族志无他咎故客者張公元元早果之曰  
說斯事公亦有傳

白鬚翁

嘉祐二年大理寺丞常公洎為制州潛江  
縣尉因至徑頭市路次草中有二女

子年十三四裸形如丐者偃偻出馬前云  
是黃公娘家女奴來投官乞命語之一婢  
云媪怒我咱殘矣數商鞭笞百餘又以火  
著遍灼我身一婢云我作少息不覺媪來  
怒我不起縣我是於梁以刀割我尻肉悉  
梳去衣襦肉空因中不食已三日矣常問  
何以得來云適有白鬚翁至因前呼某等  
令躍出某云飢憊而困且深不可踰又曰

但躍不覺隨聲而出乃引至官道云立此  
少選有邑官來可訴以脫常至縣逮黃媪  
詰之一皆承伏即送府時魏侍郎璣尹荆  
南勅治具款贖金而釋之媪今尚在其悍  
戾殘忍真狼也然嘗適教夫或陵虐而致  
死或恐讐而化離前此婢媵潛被戕害者  
數人每陰晦則厲鬼呼嘯于所居之前後  
媪叱之則泯然噫白鬚翁豈非神靈乎指

導三婢復生可謂明且仁矣向之被者茹  
歎街恨於冥漢中翁宜白之真官以直其  
冤易為力矣而令幽滯于黃媪之室豈向  
所殺者當死耶不然凶暴之物鬼神亦憚  
之不可致詰矣斯事常洎云耳

韓元卿

韓元卿泗州人也景祐五年第進士皇祐  
中為峽州推官監司俾鞠獄于武昌事訖

夷陵至荊州黃潭驛忽持刀自剄喉雖斷而未死祖之時為荊湖北提刑韓之同年進士也即視之韓不能語但舉手如索紙筆狀因授之書云賊濫分明罪宜處斬乃弃筆于地祖命取桑根線縫其創自以手概去翌日遂卒先是元鄉調於京師結稱無婦娶富室之女資送良厚洎挈之到任則舊妻在焉有男女數人矣富人之女

欲以書訴子家則隱防甚密无由而達歲餘悒抑而卒又不敢權厝于外但裹以衲席瘞于廨宇之隙地韓既死方具柩而欲為賊濫之誅豈非此耶

### 李敏

李敏嘗為兗州奉符縣主簿會岳廟炳靈公殿歲久再加營葺命敏督其役或曰宜先具公裳再拜啓其事於神李不應遂徹

瓦未半黑雲滿殿庭風電大作李始惧披簡拜階下仰視神座帳上有黃龍長數丈震霆數声穿屋而去凡損稼百餘里炳靈公自後唐明宗聽鑿僧之語遂贈官立祠余謂龍蟄于神帳上因徹瓦而驚隨風雷徙去未必神之靈變也向少鄉宗道云

### 樂平港鼉

潭州樂平橋港乃湘之支流傳有鼉能變

怪食人歲有溺死者天聖中市民李姓者弟溺死不得屍以為鼉食之也李民痛切無方以復其寃因刺掌血濡墨作章表獻奏而赫之祈達于帝是夜夢吏若道士画天神之送官者驅民以行久之至一処深巖虛索若大府廨而屏之外有數吏以鐵索繫一物長數丈如龍而一角目光如電甚可畏吏指告民曰爾將與此共見也民

方悟為毘奴已而俱入立庭下遙視殿上  
若有人物往來而不辨其詳有頃一人下  
殿呼曰江鼉肆暴枉害平人決鐵杖一百  
處死李某不合以掌血腥微上瀆高真宜  
付王碩決脊杖十五遂俱驅出民覺而歷  
歷誌之常惕息寅畏懼罹罪罟杜門不預  
外事後十餘年侍御史王碩知潭州民坐  
遺火延燒一方伏罪竟如所夢得之長沙

僧瑩珪云

### 遵道者

僧令遵陝州人也多智數善附肅權勢天  
聖中出入劉皇城家因而名關宮掖莊獻  
賜與鉅萬於陝州造一寺備極壯麗凡用  
錢十餘萬繕嘗自安業南街乘馬而西呼  
僕取墜策時有替者坐茶肆前仰而言曰  
僧豪也遵異之過百許步下馬復來揖之

未已印曰豈非墮策之僧乎遵曰然復曰  
若之聲名嘗達天聽有之乎僧曰有之因  
問將來之事良久曰自此十五年歲在丙  
戌當有大禍宜杜門避之不午免死為幸  
僧不憚而起既歸陝具以替者之言告其  
徒咸曰遵道者戒行素嚴禍何由而至以  
為不然至慶曆六年傅岩淵烏道人將圖  
不軌陝有市民亦預其謀將自陳于官密

詣僧謀之僧曰若自首于郡不遇免死而  
已我有主人在京師但持我書詣之因其  
言以達朝廷豈止免罪當獲重賞民從之  
行至洛黨中二卒告變籍有民名捕得盡  
道所以然之狀及出遵書時薛神守陝郡  
大怒遂黜遵為武昌城卒

### 董中正

董中正宿州高質戶也邢州僧慈演者寓

于宿有年矣畜錐十餘萬寄於董室其後  
僧病且死錢遂沒於董氏治平三年春中  
正病亟大呼曰邢州不須訶紙待我還你  
錢數日卒其長男為符離衙校既殯父即  
日得病信宿遂恍惚云邢州就我父索錢  
有人監督甚急乞以緩詎敢詆調也既而  
又免宿有樂人張遂自岱岳回出徐州界  
張於弓手杏見衙校者驪馬而來問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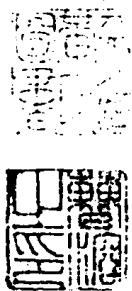
曰大人有少緡錢為券約不明在兗州對  
辨暫往省問若今歸耶可至我家言我甚  
安道中不暇作書也張至宿詣董宅將道  
其事方知董之父子皆已死矣四會縣尉  
呂邁云

同州村民

同州馮翊村民室元中有牛生一兒旋失  
之民家有老翁八十餘夜則來與老翁共

語人皆聞之忽謂翁曰我昨日往延州與  
羌賊交戰南兵失利劉石二大將皆為賊  
擒鄰里相傳喧然聞于邑大夫方將逮翁  
詰之後三日賊問果至自茲州縣屢有呼  
間見謝翁曰我住此令翁家不寧遂去不  
復來

括異志卷第十



括異志十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宋張師正撰師正字不疑熙寧中爲辰州帥文獻通考載師正擢甲科後宦遊四十年不得志於是推變怪之理參見聞之異得二百五十篇魏泰爲之序此本不載魏序蓋傳寫佚之然王銍然記以是書卽魏泰作蓋泰爲曾布之婦兄而銍則曾紆之婿猶及識泰其言當必不誣也